《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四七冊目次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稿十卷補遺一卷 （宋）朱長文撰 （宋）朱思輯
附編一卷 清康熙五十一年朱岳壽刻本 〇〇一
龍雲先生文集三十二卷 （宋）劉弇撰 附録一卷 清初鈔本 〇六〇
演山先生文集六十卷 （宋）黃裳撰 清鈔本 三一〇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稿十卷補遺一卷

（宋）朱長文撰　（宋）朱思輯

附編一卷

清康熙五十一年朱岳壽刻本

樂圃餘藁十卷、附錄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朱長文撰。長文有吳郡圖經續記、已著錄。長文著述甚富。所撰詩詞賦辨表章雜說凡一百卷。以所居名樂圃、故名之曰樂圃集。南渡以後、盡燬於兵。其從孫知漢陽軍思裒集遺文、得詩百六十有三、記五、序六、啟七、墓誌五、雜文六。重爲編次、類爲十卷。又以墓銘表傳爲附錄一卷。鋟木以傳。以非樂圃集之全本、故名之曰餘藁。歲久版佚。藏書家遞相傳錄、惟寫本僅存。康熙壬辰、其裔孫岳壽即舊本重刊、復行於世。外附補遺詩一首、賛一首、則明嘉定陸嘉穎所掇拾增入也。藁中墓銘皆署其父公綽名、蓋長文少時代其父作。思從石刻錄出、亦可見當時搜討之勤矣。葉夢得避暑錄話曰、元豐間淮浙士人以疾不仕、因以行義聞於鄉里者二人。楚州徐積仲車、蘇州朱長文伯原。則長文在南北宋間、與徐積齊名。然積之學問主精研事理、長文之學問主博考古今。積之文章多怪偉駭俗、長文之文章多平易近人。其所造則各有不同云。

圖書五厄自古有之爲人後嗣而不能明著其先[illegible]後世是亦有所負焉樂圃文集舊百卷家藏古今書籍動萬計與夫數世聚族之居堂宇亭榭名花古木羅建炎兵火之難吳城失守一日翦爲劫灰其後獨先生春秋通志復傳本於他郡僅有全編思玷處孫列自幼搜訪樂圃餘藁每得一篇必珍而藏之今裒集有年矣它未有所增益豈非詢之未廣而求之未裕歟伯父都[illegible]痛心疾首之言每竊傷歎思老矣深懼異時墨渝紙筆不能久其傳今雖百卷之中僅存十一然雄文麗藻恐又將湮沒遂止憑所藏得古律詩大小百六十有三記五序六啓七墓誌五世譜題跋祭文賦書銘各一類爲卷十捐俸募工以鋟諸木又以志銘墓表國史特書之傳伯父爲先生而作書題表奏附于卷末且以見吾家義風業儒有所自來而故交名族多爲今代顯人必有博洽君子廣藏遺逸以補缺亡庶使舊編它日再獲全備亦仁者用心也紹熙甲寅孟冬望日姪孫思序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總目

第一卷

古詩

公堂置酒呈諸先輩且用敘別
生雨應祈再敘昔年諸舊友作
次韻毛正仲太博赴名
轉運少卿生日
送魏致遠之吳興兼寄祝修中
次范淳夫蘇子瞻韻寄少章
詠齋偶書呈子通無隱
次韻李子功留別之作
謝虎丘祖印相訪
謁郭道冲唐師德登臺偶作
春秋終講敘謝知府燕勞諸生

第二卷

排律詩

雪夕林亭小酌四十韻
謝使君釋奠命講中庸二十韻
送中散使君提舉崇禧觀
光祿生日

此首在上卷末

次韻使君和推官春望
送知府滕光禄
喜雪上太守
上運使陳兵部
律詩
蘇學十詠（并序）
泮池　玲瓏石
百幹黄楊　公堂槐
辛夷　石楠
多幹柏　並秀檜
新杉　泮山
送曹縣丞入京
次韻使君和推官早梅山茶二首
次韻梅評事携詩過訪
次韻使君和推官再詠山茶
次韻練公權垂訪樂圃之什
賀林承務還吳門
寄和晏守
和公權秋暑奉懷
再和

光禄生日
第三卷
律詩
蒙使君名預池光之會
遊虎丘借前韻
次韻蒲左丞遊虎丘二首
次韻朱牧樂圃宴有感
次韻彥舒席上有作
謝使君晏公臨顧園居三首
次韻祖印秋日寄懷
重九與子通遊虎丘謁祖印三首
彥和談性理次韻子文偶句
次韻彥和與子文相期卜隣
次韻子文抱病幽居之作二首
佳雪應時呈司封使君三首
次韻使君新歲喜雪
次韻使君立春紀事
次梅評事韻
和梅公書齋掛蓑笠輪檝
次韻公權子通唱酬四首

春晚遣懷　吳門懷古
春日旅懷　牡丹
和使君春日回文之作
次韻使君和程給事
次韻使君和給事寒食感事
賀使君祈雨有應二首

第四卷

律詩

謝知府和喜雨韻
送榮子揚齋郎

次韻公權燈花
次韻俞子文南軒雨後
次韻俞子文感事
次韻楊彛甫見成甫裝褾舊書
次韻公權庚中成詠
喜公權仲逢垂訪
曉坐朋雲齋懷公紹
次韻蘇文饒見貽
次韻樞言龍圖得請祠霄
次韻公紹賀崇靜之賜金紫

再次韻
次韻徐中散見訪
祖母生日
判府曹宣徽生日
郡牧李侍郎生日
判府相公生日
元少保生日
畣人見慶除博士
元少保生日二首
程給事新第

次韻判府蒲左丞贈篇
次韻公權喜太守再畱
次韻南康使君寵訪公權惠篇
陪太守諸公遊虎丘

第五卷

律詩

次韻蒲左丞遊虎丘十首
遊松江十絕
華亭吳江道中偶作十絕
求節杖

求虎丘竹
歸隱橋成偶題三絶
詠齋三絶
次梅評事韻
施柏花開招子通
青龍江上偶書兩絶呈監鎮
海賈
陸寶山
江浦
次韻使君和程給事
次韻使君咏程給事越來溪二章

輓詩

英宗皇帝五首
郤湘母
張虞卿
林少卿
黃朝散

第六卷

記

樂圃記

蘇州學記
賢行齋記
儒學林公祠堂記
蔡公展先塋記

第七卷

序

吳郡圖經續記序
春秋通志序
閱古叢編序
琴史序

題辭

虎丘唱和題辭

第八卷

啟

謝除秘書省正字啟
代太守到任謝執政啟
平章太師　平章司空
僕射門下相公　僕射中書相公
樞密相公　門下侍郎
中書侍郎　左右丞

律賦
樂在人和不在音賦
第九卷
世譜
朱氏世譜
書
與諸弟書
題跋
題丞相范純仁詩後
祭文
祭林大卿文
銘
奠酒臺銘
第十卷
墓志
將仕郎守湖州歸安縣主簿蔡君墓志（[illegible]）
將仕郎守秘書省正字蔡君墓志（[illegible]）
宣德郎知永康軍青城縣蔡公墓志（[illegible]）
將仕郎守淄州高苑縣主簿蔡君墓志（[illegible]）
汝南郡夫人王氏墓志

集外附編
張景修樂圃先生墓志
米芾樂圃先生墓表
蘇軾薦朱長文劄子
國史文苑傳
都講書寄叔父弟姪
都講知筠州進春秋表
樂圃朱先生小像
呂祖謙像贊
袁樞像贊
補遺
太守名陪諸公遊虎丘
三高贊（并序）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藳總目終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一

宋中奉大夫知漢陽軍事賜紫金魚袋姪孫思裒次

古詩

公堂置酒羣彥咸集作詩呈學中諸先輩且用敘別

漢有郡文學儒宮所宗師稚圭雖歎滯鄧禹猶顧爲聖朝興庠序内外振新規嗟余介且拙性與丘壑宜青山起泮水六月開辛夷經術聊辨惑文章非振奇羣英何濟濟屈就董生帷講習良可樂斅學交相資但觀芹藻長不卹顏鬢衰忽傳太學命飛詔下天涯自省草茅賤豈稱廊廟知覩友顧（太上御名）迫黽勉趨官期生平好古心或冀仲此時偶茲春奠畢將與諸生辭濁酒多如澠須睍自守麀鄉飲久不講禮意猶可追高閣矗丹檻公堂煥雲擒袞衣二百衆齒髮敘尊卑籩豆儼在列鵷鴻來有儀珍饔薦瑤觴雖醉尚肅祇式燕固云喜有行尤愴離勉旃重勉旃脩業戒荒嬉黼繡在德義金玉性詩書豫章生拱抱羣木共葳蕤養之得其性自有凌雲枝又如甽澮流不息趨天池居鄉爲閔參得志慕皐夔當令竹帛間炳炳令名垂

佳雨應祈因昔年諸友作詩今再敘舊

晏侯昔爲州歲旱慶霖霔夫君與方子吟思共清苦不才輒繼聲玉石愧同處賡訓自邦君高詠緜幕府開編讀英辭風義恨修阻歷年屈指八閱守今已五（自晏易五守）溫溫劉蘇州（謂夢得）揚仁美風土篇章極清新操行到淳古去年掌膠庠幸此廕德宇遇君來自西暫作皐橋旅（謂公權）並游壺餐裾良宴陪樽俎辱顧眼俱青言詩多見與近當庚伏閒不雨病禾黍田乾如龜裂一溉勞遠取如惔沴氣生望歲羣心沮園居雖閒曠何處逃蘊暑使君憂憫深雩祀以時舉精誠禱祠下若與神告語隨車油飛雲闔境霄澤溥稿苗與膴原涸轍通別浦萬輪水可汲千笠草務去私禾與稏稻指期入我庾清蹕登谿山餘潤滿林圃中吳耆白叟買酒相忭舞掃石邀良朋清風快談麈此時無一詩懽意何以敘朝家日隆平二聖保基緒施仁寒天淵敷政皆堯禹舊臣留旦奭新相拜房杜風和調舜琴俗厚空周圄銷變名泰和協氣應律呂吾儕夙承學嘉慶幸親覩相期美康平復見頌多稌

次韻送毛正仲太博赴召

馬周起布衣一日見紫宸獻言中機會數歲持衡鈞歎息慕前哲誰能繼清塵毛公東南美迥掩竹箭珍尚才與精識卓爾出天真論政明得失談兵到機神天戈討

梅山婉畫昔已伸一官遇賢守相與康吳民孰云芙蓉幕人卧五色麟聖君馭羣材功業圖日新旌麾頗牧用帷幄良平臻奇士求即至當世有偉人君今赴明詔亨會在此辰夕發碧江外秋過清泎津彤庭敞神麗文陛高嶙峋良籌上意合深策廟謨親功名立少壯富貴將追身我亦有志者卧疾松陵濱耰鋤代長鋏韋帶比華身高懷未遐棄荒徑枉朱輪纚纚聽君語懦夫氣益振病騧覩逸驥舉首嘶鳴頻尚期居要路迴光及幽淪

轉運少卿生日

昔在章聖朝先君爲名臣入陪儒林老出擁使者輪忠謨與休烈萬世永不泯惜哉未大任天意昌後人公生韞俊德磊落功絶倫深林有條梅不揉自可珍外隅正以方中府粹且仁沛然施之事迅若般之斤自聯金閨彥頡頏三十春牙籌析經費龍節綏遠民朅來天畿東威譽薄海垠羣情無遁照衆理日益勤吏徑皆敞闢敞根悉鋤耘悍悍舊鰥寡今也皆不貪闔部數百城膏澤一以均正月方在浹是日爲生申東人競祝公百福叢于身同宗復荷德善禱久所陳況公方耆艾百行享明神俾公永且康筆端扶化鈞俾公熾而太膝下森華紳近得舉之躅（荊南侍部）前塋伯虎麈（朱虎）先閫期益顯蹇品庶可

親

送魏君致遠之吳興兼寄祝修中

庠中今多材燦若荊岫玉琢磨觀粹美尤愛魏與祝二子幼相友共學橫山麓抱書來泮宮美質異碌碌文辭堪適用光瑩輕縑幅前年掇高選麗賦人爭錄吳興太守賢好善下白屋貽書勤聘禮掃榻待英躅伯樂過冀北所顧皆騏騄翩翩告別去舟泛苕溪淥南陔急親養聊以奉水菽愧我不能留嘐嘐想鴻鵠良辰振六翮一舉聳羣目雲漢期高翔稻粱非所欲

少章過吳門寵示淳夫子瞻唱和并惠山寄少游之什俾余繼作輒次二公韻以寄之

懷友對華月身如匏繫何遥聆金玉音悵望江湖波覺來誦三篇調飢餉嘉禾蘇范天下賢閱士歲月多憐君似蘭芷長育瑶山阿良工得寶璧韞櫝加琢磨發爲驚人語九曲傾洪河蟠蛇寄短章浩蕩寫長歌一官得武陵萬景盡包羅又如彈響泉餘韻清且和籍湜師韓文其則在伐柯俯視枳棘間翔鸞豈蹉跎聖朝須聲作周雖與商那二公且大用豈得歸岷沱

詠齋偶書呈子通無隱

夙志在蕭閒獲此幽遁迹喬林無冬春蒼靄異晨夕旁

窺疑好峯俯瞰驁峭辟浩然溪山興盡在陶潛宅杖藜行水邊萍際湛空碧良魚不輕游弱羽猶自惜吟髭不禁霜曉鑑見早白古人已深歎信是林園客遺累假禪鋒陶情任詩格寄聲招友人來看亭前柏

次韻李子功留别之作

采蘭無復養嬰此終天悲家空弱妹長恐失桃夭時琴蔓倚長松之子得所隨銜栖款相遇摻袂傷暫離洞庭春風高揚柳緑江湄柴門歸獨掩桂楫暮何之眷眷厚有餘佳什猶見貽散帙渴精論言詩佇良規惜哉片帆去快若駟馬馳東皋多樂事歸計勿遲遲

謝虎丘祖印相訪

支嶺高風遠杼山佳句稀雲巖有開士詩理到精微不知蓬户隘未勘金鐶飛忘形任談笑數椎評是非近師宣城老遠慕蘇州韋我亦有吟癖古人思與歸願聞碧雲篇所得如珠璣漁樵早晚出秉輿叩禪扉

謁郭道冲唐師德登臺偶作

衡寒步郊原煙水照林薄雪餘山色佳浦浚湖波落靜可釣綸垂清欲塵纓濯相逢兩俊友辭義富金艧攜手登高臺談笑有眞樂寸眸周遠近幽思騰寥（御名）逝將飛片帆直到洞庭脚縶維阻並遊搔首向城郭

春秋終講伏蒙知府諫議臨視學舍燕勞諸生謹成小詩敘謝

泰山先生久冥寞世把春秋東高閣腐儒退隱三十年獨玩遺經思筆削濫居師席愧匪才日演微言更歲籥欲遵廣路視堂奥誓闢浮雲窺碧落茲辰講解告終篇敢屈邦君覩視學邦君舊現補衮才忠論嘉謨動宸幄客爲福澤徧寰瀛暫得麾符出京洛愛民如子不忍傷政用中和屏威虐深惟教本在庠序力助儒風止姦惡羣材儻得就長育百堵何爲憚興作躭躭黌舍盡修嚴翼翼公堂驟清（御名）已欣華（高宗廟諱）将落成肯枉雙旌率僚幕清晨初謁二公祠重道嚴師致恭恪更忘煩暑臨講席自降威容聽揚摧羜肥酒醲宴友生金印煌煌對褒博傳聞長幼相告語爭誦詩書親教約歡聲四出屏陰沴雲霧俄收日華爍（久雨是日晴霽）文翁化蜀士皆成魯侯修泮民思樂自慚傳道竟何補祿食充飢免蔾藿幸逢賢守善承流喜與吳人醉優渥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一

二十二世孫岳壽重校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二

宋中奉大夫知漢陽軍事賜紫金魚袋姪孫思裒次

律詩

雪夕林亭小酌因成拙詩四十韻以貽坐客昔歐陽公與人詠雪先戒勿用梨梅練絮白舞鵝鶴等字今篇中輙守此戒但愧不工伏惟采覽

極望鋪千頃平觀徹九霄縱橫隨物象合散委天飈洒竹聲微動粧松勢不搖庭空飛鳥影窓失遠山椒釣罷盈孤嶼行稀覆小橋爭先籠碧瓦騁巧綴柔條片片誰裁製團團似琢琱丘陵平坎險草木起枯焦皎潔那容染輕清秖自飄絅來便幼穪披去羨漁樵篷冷孤舟泊蹄輕逸驥驕危樓明皓皓虛室靜蕭蕭餘霰霏殘夜層冰結霽朝界疑華藏見境入洞天遥嚮晦終難掩居高却晚銷潤滋甘井脉寒減暮江潮思婦啼紅袖征夫擁皂貂履穿愁踐足心悟任齊腰就映猶開卷頻餐愈病痟袁公當獨卧謝女尚能謡旋取茶鐺況多收藥七調任令埋蠟屐直欲鼓蘭橈埽處迷三徑吟餘凍一瓢因思良友至急走牧童邀池館增蕭洒盃盤奈寂寥壺中聞笑語物外覩風標眞樂非絃管奇辭脫篆雕紅塵蕩滌盡凨酒等閒消燭映凝膏淺香清切柏燒談圖終易

解詩將可稱驍閙道羣賢集方從五馬招黃堂催盛燕緹幕會英僚海氣連平野巖光滿麗譙繽紛霑壽斝炫晃照華鑣劉白才名重枚鄒筆力超袴襦歌美政牟麥慶新苗畎畝深盈尺風雲會再（缺）賀聲周四境瑞奏達中朝郡國仁風遠乾坤協氣饒年年書大有擊壤望唐堯

仲春上丁知府金部躬率僚寀釋奠于先聖旣而升公堂命學官講書竊惟中庸之篇自安定先生常以是誨人閱歲旣久嗣音者希某孤陋無似竊慕前哲其啓講也今龍閣黃公嘗臨之其終講也金部使君又臨之羣儒在列咸與榮觀輙成五言律詩二十韻敘謝

天意絡斯文成書在聖孫一篇窮妙理萬古誦微言美行敷華藻精誠固本根並明參日月幽賛極乾坤奧義誰鑽仰眞儒善討論（謂安定先生也）披雲觀泰華行水自崑崙庠序非才處詩書素志（太上御名）崇朝羞倚席暇日廢窺園辨惑開羣聽潛心到本原意將追往哲學豈爲專門盛府連稱治耆英繼典藩始終臨講席前後枉高軒全帳羅金鼎盈庭倒玉樽旌旗來有慶衿佩寂無喧士識師資貴民知道義尊僖公史官頌鄭校相君存芹藻歡欣意陵

阿長育恩中材多杞梓寶器列瑶琨五紀登朝盛羣英著籍繁美哉文正學遺澤洽元元

奉送中散使君提舉崇禧觀

方面威名久朝端聞望隆需章祈玉陛寶詔與琳宮將均勞逸高情保始終他年黃髮老清世紫芝翁迹放風波外心安夢幻中身輕隨壽鶴目極遠冥鴻祖帳羣公集啼嬰萬俗同何緣留名父無路達堯聰誇里金龜重榮先客印崇高堂羅俎豆幽徑剗蒿蓬趂健歌歸去因閑味道冲謝庭常有慶越槖任令空醉帽欹華月吟髭動好風翠虬喬木老錦帳海棠紅平昔高軒過深嗟陋巷窮嘘枯言不絕推轂賜嘗蒙載酒邀彭澤名鄉表鄭公量才如斷木荷德重維崧者俊方圖任明廷正納忠劇藩如擇將猶恐起宗工

光祿生日

卿寺方生棘侯邦屢建旂才鋒周物理智燭見神機壽遠眉毛秀身康鬢雪稀翠筠高挺節古柏暗增圍雲陛朝升對銅符夕佩歸灌苗潛致茂針瘼坐令肥名杜名方重松喬志所希非才學詩禮多幸奉庭闈葉載神龜隱雛隨彩鳳飛晨昏趨膝下永着老萊衣

次韻司封使君和練推官春望之什

目極江湖近心存象魏遥未調金鼎餗新泛玉觴椒賦爲凭欄得憂從散帙消高才方謝守輕舉羡王喬桃結千年蕊松抽百尺條天涯舟一葉風送逸漁樵

送知府滕光祿

牓登龍虎亞倫魁一紀橫飛長憲臺謨議軒昂開日月辭章雄偉鼓風雷朝端已慶明良會廟論咸推將相才一跌雲衢成老大幾遷方面歎邅迴致君事業看霜鬢經國風猷付玉盃驅弩壓鶩園令出引章還喜賈臣來展墳乍覺青松長視學追懷絳帳開榮滿江山增氣象仁霑里閈舞兒鮐齊雲晚詠難留白（白傳將去蘇有齊雲樓晚望之作）綠野新居欲繼裴淮海巨藩雖重寄傅巖須起作鹽梅

喜雪上太守

築壇精禱意通神零雨先期澤此民驟作六花猶及臘更遲一日即回春斜飄燕寢初驚客平壓高樓漸喜匀千里山河忘險穢十門坊墅絶埃塵謝庭賀燕凌晨集郢曲歌聲遇景新細入吟窓粘凍筆輕隨舞袖落花茵膠舟漸進危檣遠汲井彌甘短綆伸遍擁枯根蘇杞柳巧粧寒葉活松筠終朝訟息延佳客幾度年豐達紫宸力可回天消旱暵爲霖豈獨傅巖人

上運使陳兵部

屈指西州當世英我公傑出久知名自從揚馬奇才後又得岷峨靈氣清剛者近仁今始見惠而能政古難并胸羅萬象縱横壯目悦羣情黑白明已借牙籌安右輔尚留金節壓東瀛片章馳上雲霄動一檄飛前草木驚斷割劇繁如簡易鍼砭瘦瘠使豐盈此時阜俗資良策匪夕疇庸在老成竊愧衰姿毗太府幸逢雅量庇寒生欲祈陰施增仙筭幾見蟠桃結子榮

蘇學十題（并序）

蘇學昔有十題曰泮池玲瓏石百幹黃楊公堂槐辛夷石楠龍頭檜蘸水檜鼎足松雙桐是也或云蘇子美命名然篇詠莫傳殆有其名而無其辭也余頃至學中訪所謂十題者其存有六而龍頭檜蘸水檜鼎足松雙桐亡矣蘇學故南園之地南園者錢元璙之所作也錢侯好治園林築山浚池植異花木充其中未久歸于國朝百年承平之間萬物茂遂得（欽宗廟諱）其生厥後割南園之巽隅以爲學舍遺址餘木迄今有存者而建學之後繼有培植然間有爲風霆之所偃拔卒隸之所摧毀甚可太息夫亡則已矣其存者當爲之珍惜因取六物又益之以多幹柏並秀檜新杉泮山復爲十題題各有詩以傳來者庶幾覩是詩而愛

其物勿翦勿伐則騶虞之仁行葦之厚見于學校之間矣豈止孔明廟柏攄少陵之幽憤太清仙檜發曼卿之奇藻好事博雅爲之嗣音元祐壬申正月十有四日許州司户參軍充蘇州州學教授朱長文序

泮池

怪石鋪幽甃芳塘倚茂林泠光開玉鏡清影滌人心芹藻無傷性龜魚各就深泉源應不涸何必傅巖霖

玲瓏石

巨浪洗蒼玉一峯飛我前鑿開混沌竅窺見滄浪天洞敞延華月巖虚生翠煙幽軒相對久古意日翛然

百幹黃楊

寶幹多材美孤根一氣同春餘花淡薄雪裏葉青葱蕃衍非人力堅剛禀化工寸枝裁玉軫可助舜南風

公堂槐

五紀栽培後三春長育中靈根蟠故國密葉蔭儒宮患與般斤遠歌宜魯藻同先儒垂意遠期此出三公

辛夷

楚客曾留詠吳都獨擅奇風霆存老幹桃李避芳時名入文房夢（一名木筆花）功資妙手醫紫微顏色好先占鳳凰池

石楠

昔年曾賞玩移自碧山遥古幹磨文石寒枝颭翠綃雖殊楩梓用終免雪霜凋來者宜珍護毋令困採樵

多幹柏

古柏列重門連枝若弟昆參天分直幹得地共靈根月照龍蛇影風摧鐵石痕鸞凰期可宿香葉向春繁

並秀檜

槃根幾百齡合幹倚冥冥偃蹇雙虬聳聯翩兩葢青紫鱗霜外躍緋葉雨餘馨左紐憑仙宇何如供泮亭

新杉

弱植還生意凌冬見後凋尚低霑雨露更長拂雲霄庭月搖疎影簷風舞細條他年逢匠石寶（高宗廟諱）壯天朝

泮山

山形拱泮宮林壑意無窮自得千巖秀無虧九仞功光延東嶺月清轉碧潭風官冷眞相稱婆娑一釣翁

送曹縣丞入京

忠義家聲久夫君更美才吏民愁既去交友約重來（君有居吳之意）別岫浮雲遠征帆曉月開棣華同郡府眷戀共銜盃

次韻司封使君和推官早梅山茶二首

嫩蘂黏絳蠟輕朶揷珠鈿雪裏心偏苦花中達最先玉階香馥郁煙野態聯娟託植雖然別黃金子並圓

柏葉元同翠桃顏未比紅留芳占春月弄蘂耐秋風自稱階庭翫休煩帟幕籠佳篇補韋白流品重吳中

梅評事携詩過訪欲求屬和因次其韻

築室尋幽處唯求水竹隣心安何必貴累少莫如貧石裏求奇古花中悟道新不須多轍迹猿鶴自爲賓

次韻司封使君和練推官再詠山茶

珍木何年種繁英滿舊枝開從殘雪裏盛過牡丹時對日心全展凌風幹不欹藥階如賦詠欠此尚相思

次韻練定公權垂訪樂圃之什

隱圃甚蕭條驅車豈憚勞境從前代勝岡對遠山高林曉猿抽臂池秋鶴浴毛興來頻就醉奇句僕離騷

賀林承務還吳門

朱顏充賦早蒼鬢拜恩歸煙水鵷鴒聚霜穹鴻雁飛傳經金恥富下筆玉藏輝貴仕毋嫌晚天門受賜衣

寄和晏守

二年懷郡印八度到柴扉曾未陪朱履頻煩友布衣水邊孤鶴睡天際片雲飛拜德知何日煙霞戀翠微

和公權秋暑奉懷

誰謂雲中句能移江上峯清飈隨玉楮爽氣襲塵容劇暑嬰多病嘉招恨未從眷言相與意深荷故情濃

再和

鄉校叨微祿家林傍舊峰散人那適用逋客拙為容良
友幸不棄華軒時肯從早秋須命駕荷葉露華濃

光祿生日

舜庭新遺牧漢寺舊名卿致主丹心在憂民素髮生鷲
峯仙桂老猿澗古松清金簡傳眞理期頤體更輕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二

二十二世孫岳壽重校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三

宋中奉大夫知漢陽軍事賜紫金魚袋姪孫思裒次

律詩

蒙使君召預池光之會

韋公池閣尚依然賓主下令不乏賢郡內欣逢兩耆俊
樽前喜會四同年清談自可成珠玉眞賞何須聽管絃
燕罷旌旗揺暮靄蔡經寂寞别羣仙

遊虎丘借前韻

一丘雖小勢巉然自古登臨歷幾賢門惹白雲常晝日
地藏靈劒不知年清歡相與隨雙旆幽趣誰能解七絃
每月來遊存故事郡中依舊有詩仙

次韻蒲左丞宗孟遊虎丘二首

命相將乘傳說舟愛山尋遍樂天遊先聲汶北安千里
選勝吳西貴一丘靜見髗雲生峭壁寒知海氣入危樓
鏘然佳句留蕭寺剡紙朝來貴此州

蓬島奇峯水四環何年涌出向人間清池不測通滄海
寶玉長存潤碧山曾致神仙留歎咏可憐軒冕樂蕭閒
謝公方為蒼生起戀戀煙蘿日暮還

次韻朱牧樂圃宴有感

竊祿都無簿領迷得錢邀客手頻携春來佳景廻三徑

雪後晴波滿一溪歲月易凋青鬢色塵埃難上白雲梯
煩君枉駕慙荒索空種梧桐待鳳棲

次韻彦舒席上之作

蒼煙寒水滿方塘揷架排籤典籍場喜對七賢閒把手
希逢四皓醉飛觴林深逈出千齡幹（圃中有千齡檜）詩就俄成萬
丈光逸興欲尋丁氏宅雲間老鶴共昂昂

奉謝司封使君晏公臨顧園居

閑卧林泉與世踈使君三度枉旌旟未陪徐孺升賓榻
敢屈文侯式敝閭雙擲魚竿絲半卷旋開松徑艸新鋤
愧無美酒拈巾漉難得金波欵緒餘
未入柴扉即下車茅齋揮麈緩綸書不知銅虎威權重
豈責荷衣禮貌踈此日狂歌希魯望昔年能賦擬相如
篋中殘藁如傳後雖枉朱轓亦不虛
甘盤德業滿天區博學承家行有餘鳳翥頻觀先帝詔
牙籤新補相君書晨羊不飲康衢靜夜犬無聲獄犴虛
風績已應推第一鼇峰深處列仙居

次韻虎丘祖印秋日懷寄

不愛紛華愛寂寥松風竹月共蕭蕭因隨野鶴過三徑
每對江鷗洗一瓢無復塵埃沾短褐尚思煙水泛歸橈
道人肯與羲之友飛錫重來莫待招

重九同子通遊虎丘與祖印三首

絕境良辰少兩全楮節莫倦到山巔清談已可忘樽俎
真樂何勞聽管絃才子就題黃絹語高僧多誦碧雲篇
孤舟欲去更回首天畔樓臺生晚煙
秋山寥曠景無涯執手凭欄到日斜地竦一丘容澗谷
天低四面納雲霞凌風劇飲從吹帽多病忘情懶揷花
深美二難兄弟好共將嵒壑占爲家
浮世誰知金石堅吟鬚俄頃見皤然登山未免懷千古
況菊相期保百年方外逸民猶有傳人間高爵豈如仙
良辰盛燕多遺迹何似江南五柳賢

彦和善談性理子文繼成偈句見要屬和謹次韻

萬法都明一瞬中可憐情膜久相蒙浮雲映月元非暗
病眼生花本是空斷想求真猶未悟將心覓學轉相攻
誰能汲盡曹溪水莫負當年祖道東

彦和與子文相期卜隣子文作詩以遺謹次韻

仙才宜在道家山却學幽人欲閉關清燕曾陪明主問
羣言以助相君刪談圍莫敵書盈腹詩社相過酒滿顏
聞道卜隣同喜慰亦開荒徑待餘閑

次韻子文抱病幽居之作二首

幾年彩筆擅辭場髩髮相饒色更蒼千里舊聞稱驥騄九霄安得接鸞凰醉凭淨几拋烏帽閑捲新詩置錦囊治世莫將公幹比松陵風物勝清漳

好閑不復愛輕肥病起神清與道宜藥竈夜寒新焰歇書窗晝寂竹陰移坦懷莫學窮途哭行已應無屋漏欺里巷遊從須勉強相逢猶記是童兒

佳雪應時呈司封使君三首

蘇臺風雨久如期太守精神不待祈萬廩更爲來歲計六花故就臘晨飛靜裝松桂仙枝老深壅芝蘭土脉肥衡泌棲遲牆仞遠爲公何日賦緇衣

炫晃天花著物新壺中萬景淨無塵光輝只欲饒寒士清潔尤宜比古人韋白吟詩驅入硯鄒枚燕處舞迴茵明年霄漢橫飛去應踏縈霙拜玉宸

千里江山入郡樓凭欄乍喜密雲浮冷光交映天峯色餘潤遥隨笠澤流民疊袴襦看不厭客叢簪履賞應留野人乘興狂吟外引鶴披蓑上釣舟

次韻司封使君新歲喜雪

玉燭均調應改元賢侯喜雪望堯天（太守詩云王正首此書佳瑞三見元豊大有年）暗聲撒竹高齋夜瑞彩連雲畫戟前千里湖山成洞府萬家觴咏展賓筵應憐陋巷袁安卧擁褐孤吟又過年

次韻司封使君立春紀事

碧瓦猶藏臘雪寒東杓初向斗旁觀雪隨華旦天京遠雉舞條風野老歡（立春日條風至雉雊雞乳）官柳嫩黃迎皂蓋園蔬新緑委金盤詩才倒作姑蘇守一曲陽春喜歲端

次梅評事韻

滿目紅塵汩沒深誰能世事總無心買松野老栽成徑覓竹山僧種滿林薄酒時斟資道氣好詩頻諷滌煩襟鳳雛先顯門庭喜應笑陶潛責子吟

梅公書齋挂蓑笠釣綸船檝四物形於詩句余爲和之

快檝輕輪笠與衣閑將四物挂柴扉江頭夜雪好披去湖上春光宜棹歸靜處無憂嫌印綬貧中有味勝輕肥興來願借君毋惜渺渺煙波一葉（缺一字）

次韻公權子通唱酬四首

春晚遣懷

春華急似曉天星誰得年年髩髮青露濯淺深枝上錦風吹離合水中萍吟餘金谷香隨步書罷蘭亭酒欲醒擬把冽泉同一酌爲君林下洗寒瓶

吴門懷古

九曲湮淪茂苑荒吴人誰復怨吴王莫言故國千秋遠

知是仙家幾日長湖上只誇浮海相里中休笑傚顰娘
舊時幽徑今猶在但屬漁樵自採香

春日旅懷

身在塵勞未免憂傷春佇立碧江頭回腸只殢千鍾飲
方寸那容萬斛愁懶看錦袍凌巨浪好乘黃犢傍高丘
池塘得句頻相示直把珠璣爲暗投

牡丹

奇姿須待接花工未必妖華限洛中應是春皇偏與色
却教仙女愧乘風朱欄共約他年賞翠幄休嗟數日空
誰就東吳爲品第清晨子細閱芳叢

奉和司封使君春日回文之作

佳景更同民共樂俊髦皆集盛飛觴花隨客醉還成句
栁贈人行欲斷腸斜月上時霞散錦暖風來處寢凝香
華年惜過須心賞富貴叢身逼鬢霜

次韻司封使君程給事

通波隄上幾鞦韆花接遥山水接天故里松楸霑雨露
神都池苑隔雲煙耕桑交勸紅塵外羅綺紛遊畫舫邊
暫歇甘棠隨衆望不禁野岸更聞鵑（司封感篇甚有歸思輒寫公意以賦是詩）

次韻司封使君和給事寒食城外感事

花如步障草如茵萬景繁華在此旬金印誰來誇故里
衮章皤了貴慈親莫看白髮與千感好共朱轓醉一春
俱是詩人兼富貴只疑元白是前身

吳門比月不雨司封使君深閔而精祈俄有佳應謹吟成七言二首聊代謁賀

賢守憂勞鬢欲霜通宵霡霂滿吳疆五湖水濶魚龍喜
九曲塵清檜栢香（九曲路自胥門外至姑蘇臺）更入高鄉多穲稏雖當淺
處泛艅艎爲霖事業傳家世澤潤應難限一方

一雨歡心幾萬家預期春稻博流霞低侵滬瀆田交岸
（今歲低田畢種松江濵海曰滬瀆也）高傍支山水滿車葉幄謾霑桃李實隄畬
晴長芰荷花豐年闔境渾無事閑把詩毫放兩衙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三

二十二世孫岳壽重校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四

宋中奉大夫知漢陽軍事賜紫金魚袋姪孫思裒次

律詩

知府司封見和喜雨詩韻陳謝

天意分明應魯雩高壇晨拜紫袍濡禽窺舊井寒泉長
魚泳新荷涸轍蘇敏政有餘閑利刃清詩無類擲靈珠
夏畦蒙潤秋皐稔顏巷銷憂卒歲娛

送滎子揚齋郎

茹蔬酌水度清晨自足浮生潔靜身好事頻過三徑晚
愛閑惜別五湖春品泉暗識南零味鑒茗多藏北苑真
且著青袍居膝下少年未羨折腰人

次韻公權燈花

蘭膏未耗結花新花自無情喜在人生向輕籠先得地
開從細熠別裝春飛蛾雖遠光難掩夢蝶初迴色尚勻
更待玉堂清夜直賜來蓮燭影相隣

次韻俞子文南軒雨後

農疇已種圃畦青高卧丘園自放情客少不嫌三徑濕
年豐休歎一瓢清殘鶯喜向風前囀病鶴猶能月下鳴
千載令名如有得莫愁軒冕老無成

次韻俞子文感事

我曾折桂向蟾宮君有文華似彩虹連蹇未酧平日願
嘯歌猶得故鄉同不才甘作耕巖叟有志宜爲結駟翁
窮達由來都似夢幾人曾是黑頭公

次韻楊彛甫兄成甫裝褾舊書之什

儒者須看萬卷書古人精博固難如殘編莫惜裝䙙費
舊迹堪憐繕寫初輕撥蠹魚文未損平齊緗袠架無虛
白頭且更窮經藝誰道忘筌便得魚

次韻公權庚中成詠

坐局偷閑步小橋風隨秋葉過蕭蕭愁多萬斛量難盡
飲次千鍾困易銷笠澤狂歌方繼陸海門高隱莫如焦
（焦光所隱在海門旁世謂焦山）昔儒委吏猶堪處誰道倉公厭寂寥

喜公權仲逢垂訪

高軒相約訪柴關蕭灑如君會合難兩徑偕行穿屐濕
風亭久佇袷衣寒百忙好向閑中息萬動宜當靜處看
公暇再來應不倦東籬金蕊未凋殘

曉坐朋齋懷公紹

曉來乘興步高岡便就幽齋作醉鄉隣寺樓臺分兩面
一家池館得中央南坡嫩橘寒傾日北牖踈筠小帶霜
更待怪松擎積雪莫辭訪戴舉瑤觴

次韻蘇文饒見貽之什

閒釣松陵閱歲多家林終日對煙蘿茹芝深隱慙商皓
獻璧求知笑卞和静送征鴻雲外翼吟看老桂月中柯
洛陽年少才驚俗車馬猶從陋巷過

次韻樞言龍圖得請洞霄之作

世間如幻此生浮寧典仙祠不典州決勝金城勳烈茂
宣風玉壘治聲優遠移遁跡無嘶馬舊得調元問喘牛
耆俊如公宜大用行聞召節趣蘭舟

平生氣節薄青雲不任機心只任真金爲散多虗越橐
衣從洗淨遠京塵吟隨猿鶴滄洲晚醉賞鶯花茂苑春
仰止高賢同里閈掃門羞未效前人

次韻公紹賀崇静之賜金紫

北窓二紀傲羲皇節比淵明事更光共喜遐齡垂紫綬
莫嫌猛退棄銅章文房句就心常佚藥竈功成壽轉長
七品官階三品服滿斟緑醑醉春陽

久脫朝衣襲野裳親逢盛旦日重光耕田鑿井堯民事
垂組懐黄漢服章諸老相懽陶聖治兩宮遥祝與天長
謫仙才調今誰是肯解金龜燕夕陽

次韻徐中散丙寅二月見訪之什

數年解綬隱林扉秉輿頻來訪習池老似樂天兼少病
官如叔夜又能詩身閑幸與耆英接學淺虗蒙國士知

白雪佳章難復繼策駑追驥自嫌疲

祖母生日

挺生賢德對耆英歲物皆新氣淑清年至七旬人羨少
子爲四品世稱榮紫泥屢捧門多慶華髮雖稠體益輕
欲比遐齡何所似蟠桃結實老仙京

判府曹宣徽生日二首

星杓指未月增弦神選良時協半千恭（孝宗廟諱）勳遵長樂意
潔清能紹冀王賢（冀王平蜀克金陵秋毫無所取）綬垂相印淹公論堅請州
符避劇權四十擁旄非不貴更看黄髮珥貂蟬

盛世高門福兩全星辰粹氣萃爲賢釣璜韜畧傳三葉
齋鉞風稜積十年陰德在人宜壽考清才脫俗恐神仙
寒儒欲繼崧高頌不獨生申但美宣（申伯乃宣王舅）

郡牧李侍郎生日

柱史仙翁舊指枝生賢左右太平基居留成就昭陵後
賜告從容故里時籌策久爲當世重勳勞方受兩宮知
欲祈天錫公耆壽更過芳蓮葉上龜

當年弧矢設門闌英氣鍾於曲阜間名覆金甌新品地
香盤容印舊家山腰邉鞓組光華動膝下龍駒禮法閑
五福俱全誰跂及流霞爲壽日開顔

閏月丙子判府柳公被制命升使弼越六月癸

卯公誕生之日某謹齋潔爲詩二章拜獻左右
雖辭句蕪纇不足奉揚盛德姑以述惓惓之誠
武德陰功積在民既生太姒復生申手提將鉞雖三世
身到台衡始二人膝下龍駒環壽斝日邊鳳使捧恩綸（公拜命又生日恩賜荐再至焉）
沙提築就朱衣引富有青春尚四句
宣制初聞下玉墀又逢盛事協熊羆青霄靈昴凝祥久
紫府蟠桃結實奇養志曾添龜鶴筭避權（濮王廟諱）鳳凰池（公建節十餘年至相位有長再濮王廟諱）
從令若校中書考屈指當如郭子儀

元厚之少保生日

四紀勳榮動冕旒倦趨黃閣傍滄洲名如白傅身尤貴

才繼微之德更優千載神龜巢葉穩九霄老鳳帶雛遊
蓬萊水淺公猶健輝照東南對斗牛

荅人見慶除博士

幅巾短褐對江雲閑把群經自討論魯泮未能開後學
虞庠豈稱講微言羸駒久絕騰驤望病木猶沾雨露恩
蔣徑雖荒陶菊在徘徊惟恐去吳門

元少保生日

孟夏堯蓂六葉殘來從仙府瑞人寰幾千彩鳳池中浴
此日神龜葉上閑七老相懽惟將相二疏高蹇欠湖山
羨公退自台衡地長在煙霞縹渺間

體貌方隆避政樞歸來袞繡耀東吳騎鯨才格從天稟
化鶴風姿與衆殊經國文章垂睿想濟民德澤感神扶
堂邊三壽高千丈依舊扁舟泛五湖

程給事新第

朱門不鎖走朱輪東省仙材晝錦人石上雲輕林屋曉
花頭露重洛陽春謝公棊戰烏巾靜裴令吟高綠野新
他日南園真可乞滿池煙水正相鄰

判府蒲左丞寵贈佳篇謹次韻

高文大冊耀天衢新句鏘金擲隱居廊廟方將歸輔弼
江湖猶復念耕魚百城草木知威望一代賢能入薦書

近日東南興節士既旌吳子又褒徐（公既薦吳祖求顧子朝又作高士坊谷口堂以追褒徐復）

次韻公權喜太守再留

不爲機巧不求新坦坦襟懷任道真揭節二方陰布德
分符千里別生春兒童共喜重迎伋父老相懽許借恂
池閣逍遙無一事清風入座轉汀蘋

近承南康朝請使君寵訪林園小酌至夜公權
特惠篇什謹次韻

栝柏森森覆小臺淩風采菊共銜杯東籬寂寞陶翁醉
連騎繽紛衛相來放浪五湖慙釣客均調玉燭仰璇魁
秋河半夜簷前轉誰泛仙槎去却迴

奉陪太守及諸公遊虎丘

何必襄陽孟浩然苦吟自可繼前賢虎丘合去十二度（見白公詩）熊軾再遊三百年雲閣爲君追舊額（飛雲閣本名舊雲樓今追從之）霓裳從古播朱絃（白公在蘇作霓裳曲）此行不減唐人樂暢飲惟無八酒仙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四

二十二世孫岳壽重校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五

宋中奉大夫知漢陽軍事賜紫金魚袋姪孫思裒次

律詩

次韻蒲左丞遊虎丘十首

玉堂紫閣冠英游身作三公未白頭須向鳳凰池上浴
豈容蕭散詠林丘

埽石捫蘿向上行門前坐見白雲生應思夢得多佳趣
獨宿樓中待月明（劉夢得登虎丘望海樓詩云野僧已閉戶山月方出嶺）

地近峰低俗慣遊不知絕景冠吳州從今合與名山等
左轄題詩翠嶺頭

羣山處處盡凌空未若奇峯隱寺中一夜便知名不棄
爲傳佳句滿江東

萬丈澄潭挾兩崖削成奇壁自天開龍泉一淬名因得
不待秦王發冢來（劍池得名蓋古人淬劍之地謂秦王求劍裂爲池恐非也）

層巒稍稍暮雲歸喬木森森衆鳥依再踏石花尋去路
畫船一隻帶斜暉

丘如蹲虎占吳西應得佳名故國時未必金精能變化
空傳怪說使人疑

海湧當年有舊山吳王侈葬倚層巒誰知國破丘陵在
兄弟幽居屬二難（乃王珣王珉舊宅）

西溪風月宜真賞東嶺煙霞稱苦吟他日黄扉勤論道
秋風一夢到山林

雲霞咫尺壓吳郊乘興斯須棹小舠欲往結廬嗟未得
羨他吳氏有三高（南史何求兄弟三人皆隱世號三高皆居虎丘）

秋月乘興遊松江至垂虹亭登長橋夜泊南岸
旦遊寧境院因成十絶呈君勉且寄子通

綵衣幾度醉江濵今日重來淚滿巾惟有舊詩存屋壁
豈知投老負垂綸

前哲臨流猛拂衣身遺憂患是先機非才自合居閑曠
不泛五湖何處歸

雲動鑑中雙槳飛天圍林外片帆歸欄杆倚遍日云暮
坐看丹霞生翠微

人爭軒冕安在哉我愛煙霞歸去來會望有靈還見笑
更同城郭戀塵埃

兩山映日磨蒼玉萬頃涵虛皺碧羅不會樂天猶近俗
謾將絃管雜煙波（樂天嘗携樂遊松江）

長虹穩臥碧江心夢寐頻遊覺莫尋懽友相逢清絶處
酣歌一曲抵千金

漠漠秋煙羃故園沉沉暮色暝漁船月華未出詩翁遠
樂事人間少十全（詩翁懷子通也）

銀潢倒瀉入滄溟身近魚龍夜不驚鳴艣空飛孤鴈過
漁燈照浦一星明

茅舍蕭疎竹葦間開軒處處面雲山詩家不及漁家樂
坐卧湖光百慮閑

江裏鱸魚味不羶江頭酒美滑如泉長橋為席雲為幕
秪欠洪崖笑拍肩

華亭吳江道中偶作十絶

人間出鶴只雲間相合仙經得亦難塵外應多隨羽客
未教流俗等閑看

舟去舟來閱古今夢中憂樂累人深憑將一匊松江水
未洗塵纓且洗心

白日歸來皆有意平生事了最為難可憐萬頃煙波色
只屬天隨醉眼看

千古鴟夷節獨高脱遺富貴一鴻毛館娃宮女曾亡國
豈獨相携泛海濤

妖華傾國豈無情忍復顰眉見越兵若使將軍猶好色
安能三徙更成名

賢哲多為貴勢拘人人空道愛江湖誰將五鼎盈前食
肯換秋風一箸鱸

煙暝重湖日欲明輕篷遥遞浦前聲良魚好入深淵去

不爲鳴榔取次驚

川上飛橋處處橫幾回經此閲平生碧蘆蕭瑟風前韻
一似家林霰雪聲

吹散青雲見好峯家林秖在此山東寄聲猿鶴休悲怨
蕙帳今宵遂不空

獨當家責性難堪五女同孤已嫁三更待人間了塵事
別尋雲外結茅菴

求笻杖

霜筠來自蜀山遥天骨輕清素節高我若得之如佩玉
君應輟此似秋毫

求虎丘竹

勁節難同衆草肴根深更入白雲蟠園廬種此多餘地
爲向西南斸數竿（舊說種竹須取西南引鞭根不然不生也）

歸隱橋新成偶題三絶句書呈同志（樂圃記改名招隱）

幽居處處映煙蘿歸隱橋邊月色多蟾桂有情憐病叟
清光終夕照酣歌

挂却簪纓裹幅巾清流遠舍斷紅塵小橋何用通來往
猶爲凝冬病涉人

逢人尚欲開松徑送客應休過筆溪（此橋下臨筆溪）林下有誰頻
肯顧春深好聽子規啼

詠齋三絶

泰伯祠邊舊圃開半栽蔬果半池臺閑門不放紅塵入
門裏清流自在來

塵冠寂寞更休彈車轍荒蕪晝掩關一片清暉長在眼
多情惟有四飛山

非山非市且優游尚有塵緣未自由巖下結廬應更好
石門西去近松楸

次梅評事韻

瓶盂蕭洒似村家任有籯金豈足誇自入醉鄉頭不白
新詩何用祝蒼華

施柏花開招子通

桃李芳時不肯來俄隨風雨落莓苔齋前施柏花如錦
猶待詩仙醉眼開

青龍江上偶書兩絶呈無逸監鎮

潮滿溝塍稻滿田暑天不雨自豐年海商有貨官無擾
遊子爭來就一廛

卷碇初來海客船脱身鯨浪見吳天千帆總約秋風至
應助關征額外錢

海賈

千艘萬貨集江邊爭較錐刀逐利遷生理幸逃魚腹餒

夢魂猶怕（孝宗廟諱）樓煙

陸寶山

陸家山色隱平蕪文彩如虹照碧虗痛爾臨刑思鶴唳

輸他謝病食江鱸

江浦

一川吐納五湖深海裏三山何處尋料得鴟夷從此去

古來煙水秖如今

次韻司封使君和程給事

勝地寬閑舊卜隣耆年得意闢高門中吳晝錦如公少

好作坊名責故園（程公以其地右雨寺左南園置爲宅甚久矣近歲始成而未聞有功名）

次韻司封使君和程給事越來溪三章

溪色如藍照舳艫越王金碧獻姑蘇館娃宮裏長高枕

不覺舟師到國都

萬舸連雲載水犀旌旗倒影蔽長隄誰知數歲干戈後

不是吳溪是越溪

忠亀自逐滄波去往恨空隨茂苑春若使吳王思後患

屬鏤只合賜讒人

輓詩

英宗皇帝輓詞五首

仁廟規模遠慈闈教愛隆承平萬世策臨御五年功玉

鎖開犬上金縢納匱中秉雲那復見陵柏起悲風

英斷能承祖慈祥善繼仁詩書敎宗室禮貌待元臣損

已遲徽冊恭天徹步茵昔年平水患盡力在斯民

代邸推賢久甘盤授學精持盈周鼎重立長禹謨明仙

館靈芝秀嚴祠宿潦平歷觀唐漢盛未若廟稱英

鳳翼行將遠龍髯斷莫尋白雲留穆御黃屋豈堯心雖

享天齡淺終成睿筭深垂鴻須萬祀累葉奉姜任

有德三宗後無憂累聖間鳳當金粟翥龍隔鼎湖攀玉

几言猶在霓旌去不還園林饒瑞氣東接永昭山

郜湘母

華屋辭榮養佳城合舊封浮生無定相衆善有遺蹤家

盛金籯在山長玉案重浮圖傳勝事寶殿壯天峯

張虞卿

一臥東吳七十春區區南北笑鄉人盛開黌舍招英俊

敞闢華堂待縉紳婉婉重孫勝綵服煌煌兩壻擁朱輪

銘旌已去空回首通德門前舊是隣

林少卿

壽考安榮遇聖朝（高宗廟諱）成門戶自勤勞閨中萊婦皆華髮

膝下荀龍盡綠袍堂有金籯身更約案披玉簡道尤高

人間厚福終歸盡漲海難停一夜濤

黃朝散

持心平厚勝澆浮仕路徊翔四十秋政事每於談笑辦
交親多向急難收命由眞宰隨窮達身在勞生任去留
舊治昔年應畫像龎眉聞訃涙先流

江湖嘗佩左符歸一臥漳濱素願違平日華旌過里巷
此時丹旐下巖扉羣峯拱揖開新穴萬木森羅長舊圍
佇看于門驅駟馬想應丘隴亦光輝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五

二十二世孫岳壽重校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六

宋中奉大夫知漢陽軍事賜紫金魚袋姪孫思裒次

記

樂圃記

大丈夫用于世則堯吾君虞吾民其膏澤流乎天下及乎後裔與夔契並其名與周召偶其功苟不用于世則或漁或築或農或圃勞乃形逸乃心友沮溺肩黃綺追嚴鄭躡陶白窮通雖殊其樂一也故不以軒冕肆其欲不以山林喪其節孔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稱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可謂至德也已余嘗以樂名圃其謂是乎始錢氏時廣陵王元璙者實守姑蘇好治林圃其諸子徇其所好各因隙地而營之爲臺爲沼今城中遺址頗有存者吾圃亦其一也錢氏去國圃爲民居更數姓矣慶曆中余家祖母吳夫人始（高宗廟諱）得之先大父與叔父或游焉或學焉每良辰美景則奉板輿以觀于此厥後稍廣西壖以益其地凡廣輪逾三十畝余嘗請營之以爲先大父歸老之地熙寧之末新築外垣盡覆之瓦方將結宇而親年不待旣孤而歸于是遂卜居焉月葺歲增今更數載雖敝屋無華荒庭不甃而景趣質野若在巖谷此可尚也圃中有堂三楹堂旁有廡所以宅親

黨也堂之南又爲堂三楹命之曰邃經所以講論六藝也邃經之東又有米廩所以容歲儲也有鶴室所以（神宗廟諱）鶴也有蒙齋所以教童蒙也邃經之西北隅有高岡命之曰見山岡岡上有琴臺琴臺之西隅有咏齋此余嘗撫琴賦詩于此所以名云見山岡下有池水入于坤維跨流爲門水由門縈紆曲引至于岡側東爲谿薄于巽隅池中有亭曰墨池余嘗集百氏妙迹于此而展玩也池岸有亭曰筆谿其清可以濯筆谿旁有釣渚其靜可以垂綸也釣渚與邃經堂相直焉有三橋度谿而南出者謂之招隱絕池至于墨池亭者謂之幽興循岡北走度水至于西圃者謂之西磵西圃有艸堂艸堂之後有華嚴菴艸堂西南有土而高者謂之西丘其木則松檜栝栢黃楊冬青椅桐桱柳之類柯葉相蟠與風飂飀高或參雲大或合抱或直如繩或曲如鉤或蔓如附或偃如傲或參如鼎足或並如釵股或圓如蓋或深如幄或如脫虬臥或如驚蛇走名不可以盡記狀不可以殫書也雖雪霜之所摧壓飈霆之所擊撼槎牙摧折而氣象不衰其花卉則春繁秋孤冬曄夏蒨珍藤幽蔓高下相映蘭菊猗猗蒹葭蒼蒼碧蘚覆岸慈筠列砌藥錄所收雅記所名得之不爲不多桑柘可蠶麻紵可緝時果分蹊嘉蔬滿畦標梅沉李剝瓜斷壺以娛賓友以約親屬此其所有也余于此圃朝則誦羲文之易孔氏之春秋索詩書之精微明禮樂之度數夕則泛覽羣史歷觀百氏考古人是非正前史得失當其暇也曳杖逍遙陟高臨深飛翰不驚皓鶴前引揭厲于淺流躊躇于平皐種木灌園寒耕暑耘雖三事之位萬鍾之祿不足以易吾樂也然余觀羣物無一物非空者安用拘于此以自贅耶異日子春之疾瘳尚平之累遣將扁舟河海浮遊山嶽莫知其所終極雖然此圃者先光祿之所遺吾致力于此者久矣豈能忘情哉凡吾衆弟若子若孫尚克守之毋頹爾居毋伐爾林學于斯食于斯是亦足以爲樂矣余豈能獨樂哉昔戴顒寓居魯望歸隱遺跡迄今猶存千載之後吳人猶當指此相告曰此朱氏之故圃也

元豐三年十二月朔吳郡朱伯原記

蘇州學記（元祐五年歲次庚午秋七月甲子朔建）

兩儀定位禮義興矣五教既敷學校立矣禮義不可一日忘故學校不可一日廢也昔唐虞三代之盛未嘗不以建學嚴師爲先務內則王庶子羣后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其入以齒外則塾黨鄉遂之間其敎以時下至于四方萬國之遠皆命之爲庠序其法詳矣故始于直寬

剛簡而防其失次以歌詩音律而致其和者此堯舜之典樂所以教也以智仁聖義忠和爲之德孝友睦婣任恤爲之行禮樂射御書數爲之藝此周大司徒卿大夫所以敎也上之所以敎于下下之所以應于上若置郵而傳命也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書美萬邦黎獻可以共爲帝者之臣詩稱成人有德小子猶有所造其材之可用如此蓋當是時風化行習俗美人人有士君子之器雖畎畝之賤山林之幽亦爲仁義之所漸摩禮樂之所陶染咸入于善罝兎而不忘敬敦（詩音徒端切）葦而不忍踐豈有暴亂萌于心姦宄害于事者哉此建學之效也王道衰禮義廢獨一魯侯能修泮宮囚馘之獻猶不離此邦人頌焉戰國之際孟軻猶歷說時君謹庠序之教申孝悌之義終濶而不用習大亂汔于秦棄儒任法民不知學而疾視其君蠭起而墟秦矣漢方休息元元未遑先王之敎世宗奕奕首善于京其臣有若董仲舒者爲大夫文翁者爲守吏皆尚儒術迺詔置博士弟子之員而立學校官于郡國其課士必以經藝蓋士不素養則德難遽考使因學以知經因經以會道庶乎有成矣東京内盛三雍之儀不及于外而鄭興賈逵馬融鄭康成之徒繼爲人師以經相授囊括六典六學寖明是以時

政雖亂于上而義士交起于下抗節濡足用救陵夷漢賴以不亡者百餘年魏分晉弱事不足道唐之文物盛矣而尚賦以取人世薄經術以文辭相夸夫文所以宣志也觀其文則志可度哉故元臣碩老多由詞科以出神宋受命遏亂興治乘輿嘗幸國庠親臨講席是時勳臣宿將並列藩鎮庠序雖未興而鴻儒碩生聞風以起有若戚堅素在睢水种明逸在終南皆聚徒講授髦俊歸之其後陪京方面之守臣稍請興學自景祐中范文正公作學于吳又創于潤滕子京建于湖慶曆之盛文正公參豫機政而石守道孫明復首居太學是時仁宗開天章閣召輔臣八人問以治要文正公復以學校爲對于是詔天下皆立學神宗之時立三舍法置方郡教官皆試可而後授今上嗣位申命近臣薦堪内外學官者方聖朝承平之久而長育之勤雖瀕海裔夷之邦執耒垂髫之子孰不抱籍綴辭以干榮祿裒然而赴詔者不知其幾萬數蓋自昔未有盛于今也凡命敎之法以經術觀其學以詞賦觀其文以論策觀其智所取兼于漢唐而德行道藝之士參出乎其中矣然欲合二帝三代之法使人人有士君子之器皆在吾君相之所潤色也始姑蘇郡城之東南有夫子廟所處隘陋及文正公

以天章閣待制守是邦欲遷之高顯相地之勝莫如南園南園者錢氏之所作也高木清流交蔭環釃乃割其巽隅以建學廣殿在左公堂在右前有泮池旁有齋室是時學者才逾二十人或言其太廣文正曰吾恐異日以爲小也于是名安定先生首當師席英才雜還自遠而至厥後登科者逾百數多致顯近由景祐迄今五十餘載學者倍蓰于當時而居不加闢也某適忝命掌學周視黌舍傾陊褊迫寒薄暑熾諸生病之來者無所處乃與同僚議請南園隙地以廣齋廬屢詥于郡守部刺史病財用之不給會文正之子兵部侍郎公純禮以厚

德遠業見器朝廷出自奉常制置江淮六路漕事擁使者節過鄉上冢廼以學舍之徵白公公既即學拜文正公遺像延見諸生感慨陳迹即奏言蘇潤之學皆先臣所建後人久不葺而齋室不庇風雨講習無所願給錢修廣而今太守諫議王公在潤先以潤學爲請有詔給以度牒十紙充其費時元祐四年五月也前守戶部劉公珵選官治役度用賦工會王公自潤易蘇下車三日臨視興作命之裁築填汙立基如請之素益以關賦之財助以亡命之卒（欽宗廟諱）舊創新累工逾萬期歲而告成不以一分取于民公堂（御名）如也廊廡翼如也齋室凡二十

二而始作者十爲屋總百有五十楹而初建者三之一立文正公安定先生祠宇遷校試廳于公堂之陰榜曰傳道庖池澡室莫不嚴潔窈然而深曠然而明其處也寬其容也衆南楹引愛日北牖延清風咸適其宜矣凡學田之佃于人而隱沒者爲之括而實之屋之僦于市而已壞者爲之新而復之養士之資由此不匱皆太守所命也夫儒者蚤暮孜孜從事典籍苟居處不佚餱糧不豐而責其勤難矣故嚴其宮足其餉所以教也且吳爲東南都會自泰伯三遜天下延陵脫屣千乘言偃以學稱嚴助以文著朱張顧陸世多顯者此誠禮義之區

儒雅之藪也今夫興學以教者豈徒貴其中程課躐科等哉必也爲文足以貫道爲經足以通理立于朝廷則謀王體贊國論仕于郡縣則宣惠澤興事功其餘風所扇猶將使人老老而幼幼夫夫而婦婦室有忠信俗有廉潔然後知新學之作豈專以棟宇爲哉君子爲兵部公善述其先志可謂之孝正諫公樂成于教育可謂之仁唯孝與仁于是著矣正諫公以道立朝忠精不回其治吳朞月吏民感其德而安其政晝坐郡閣事至即決已而與賓客雍容笑語沛然有餘裕方學之成吳人莫不欣悅鼓舞望車馬之來而樂芹藻之采也見命作記

確辭莫獲輒系之聲詩刻之隆碣以告于後世云

詩曰

惟帝光宅　錫民保極　曷以臻茲
惟孝之積　降漢迄唐　以經以文
元臣碩老　世偉其人　天保神宋
七聖繼德　右儒尚文　經緯九域
肇開雍庠　周設泮序　興賢舉能
歲幾千數　維吳有學　文正是興
師明友諒　俊傑紹登　歷載五紀
烝然髦士　將圯其隘　士罔能止
翼翼膚使　繼述其先　建言于朝
授牒易泉　邦牧承命　以新以廣
匪憚厥勤　資我教養　高堂邃廡
環闢羣齋　潭潭其深　濟濟其來
孰居是堂　勿尸厥職　亶爾誠心
傳道解惑　凡處是齋　勿嬉勿息
道德淵源　辭章潤色　拱把之木
長而參雲　涓勺之水　滌而流坤
匪學之設　惟材之成　是明是翼
永賛丕平

賢行齋記

余少時思友天下賢士而抱病退居所遇者少然亦得數人焉其後有以才業步廊廟有以風采名當世者由是自信其取友不謬也既歸吳下吳爲俊英藪澤所交者多善士或愛其學問或偉其辭章或嘉其行義或奇其志氣然後取之也晚得一人曰林德祖盡仁于親可謂之孝推爵于弟可謂之友博洽慕向雄論著望韓杜真可畏而仰也始德祖顧余于林圃之間一見躍然以喜恨相見之晚也後數年復會于吳聽其言而說玩其文而服其相期如金石相和如塤箎也或問曰子之知德祖者深矣其詳可得而聞歟曰余言非妄也德祖少而警敏生數歲其伯父今天章公嘗獲一鑑背題龍朔德祖在旁曰此唐高宗時所鑄也公中奇之他日諸父有所見問之即對皆與史合孔常父掌揚州學德祖年十七試爲諸生冠會神宗初罷尊號坐客或論尊號之所起德祖避席曰宇文周宣帝生號天元唐高宗自稱天皇自是美稱寖多矣常父即取筆札命書之擢爲都講辭不受元豐中試太學第一司業博士以謂三舍之置未有此作也厥後試二浙江東漕司嘗在魁選又用賦舉開封名第五而連見黜于禮部一時諸公幸得

之以爲功見其失也莫不驚愕嗟惜嗚呼近世以糊名取士雖曰至公其弊至于失才如此可爲太息先公太僕當任子德祖以遜其弟碩孺太僕不許德祖即取奏牘以碩儒名上之會有詔任子必以長幼爲之序德祖遺書諫官曰某當以廢疾自棄矣是時岑巖起仲子亦推與叔弟德祖聞之諗巖起建請乃得改法碩孺遂得入仕太僕捐館河東德祖號頓幾不勝間關扶護下太行而歸未卒哭葬吳西山所以奉終顯親之事無不自竭鄉里敬服其平居論議必以帝王之佐爲師而頗喜賈誼汲黯諸葛孔明魏鄭公之爲人其志可知也嘗擬

作節度留後制辭其舅氏今丞相蘇公見之曰此非盡讀一部唐史不能知此也天章公當世大儒視士大夫少所許可于誌太僕廼稱德祖曰好學有賢行夫仲尼獨賢顏子且嘉其好學楊子賢顏淵黔婁四皓韋成以謂爲人所不能爲然則賢之實豈易許哉天章之言何敢私也余之譽德祖非過也問者曰子之言然余既荅問一日過德祖遂名其所居之齋曰賢行雖德祖謙不敢受然使鄉里之士慕其賢而勉于善豈無補哉且欲當路者聞之儻以推轂人物爲己任則德祖豈宜久蟠于閭巷哉遂作記云元祐癸酉三月望泮池書

儒學林公祠堂記

寶元中集賢校理儒學林公以大理評事知長興縣公之道德文章名震天下擢第甲等試才茲邑始時邑人懵不知學公闢庠校躬自教飭相率以從俗用丕變勸課農桑開浚畎澮凡下敎令稚老歡呼政成逾年陟守于連邑人懷思生立祠宇歲久闇故又繪而新之逮元祐二年丁卯公之元子朝奉大夫集賢殿修撰公出典斯郡眷言故邑西嚮懷慕四年正月徙鎮金陵解印之初即走祠下饋羞捧奠感咽涕洟自邑大夫縣佐衆士胥吏父老百輩咸列于位退而咨嗟塡道溢郛曰惟賢

令君克祐我民民思不忘願見其子惟公元子復守吾土嗣其敎令如公再至敬省顯考慰民之思父子相望歷載五十象賢合德以福此邦載懷載承永永無斁發于歌咏形于翰墨歡聲洋洋旁溢澗壤已事言旋次于中吳夫爲政之感至于立祠秉德之報至于有後民之懷仁天之福善于是信矣公名在國史澤在黎庶有子六人既顯者四貴冑濟濟流慶無窮韡然光華孰與爲媲昔甘棠之愛相戒勿剪緇衣之敝猶願改爲居則見思服則見美林氏世濟令德罔愧古人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豈不休哉長城士民咸願刻石以告于後而

長文居于吳下親見其事辭而記之使來者知所勸慕云是年三月甲戌長文記

蔡公展先塋記（代光祿作）

蔡氏之先世有名德著于睢陽自少保公在蜀以一城挫亂兵民不喋血太傅公雖屈卑位拯危滌冤無憚苛吏君子知其有後是生侍郎資政二公侍郎爲宋甘盤壽不副德資政沉謀遠畧器兼將相向者出擁帥旄料敵制勝戛戎遁死莫敢犯塞及夫運籌禁幄助新百度河隍千里復爲我疆憂勞機衡疾起無妄懇祈南臺用自怡養神祐氣沖逾歲乃愈丙辰孟冬朔日維申孝思恭勤親拜先冢既獻烈考即奠元昆徘徊舊植之松柏歷覽新成之梵宇華胄詵詵以引以翼已事旋旆都人嘆美益公之此行榮與感并何者位至于樞廷年逾于耳順功名赫然書在史冊而諸子顯仕諸孫善學朱金印組爛其盈門此衣冠之華觀至美也可不謂榮乎朝霜零空拱木飛葉莫逭蘭陔之養無復棣華之照而復朱顏易流素髮垂領覽物興念多爲陳迹臨觴引滿罕逢故人此人世之深悲永傷也可不謂感乎然公智窮物理心脫羣累雖在閑佚乃誠本朝方當蠲感慨之懷圖榮盛之報使大和內充微疢良已天錫眉壽永弼太平仰悅先公之靈俯協多士之望不亦偉哉其視太傅爲外舅謹以是日同拜墓下哀念平昔喜觀盛事因書之屋壁以貽後來時熙寧九年也朝散大夫守光祿卿前知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借紫朱公綽謹記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六　二十大旬字

二十二世孫岳壽重校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七

宋中奉大夫知漢陽軍事賜紫金魚袋[illegible]思裒次

序

吳郡圖經續記序

方志之學先儒所重故朱贛風俗之條顧野王輿地之記賈耽十道之録稱于前史葢聖賢不出户知天下矧居是邦而可懵于古今哉按唐六典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圖凡地圖命郡府三年一造與版籍偕上省聖朝因之有閏年之制葢城邑有遷改政事有損益户口有登降不可以不察也吳爲古郡其圖志相傳固久自大中祥符中詔修圖經每州命官編輯而上其詳畧葢繫乎其人而諸公刊修者立類例据録而刪撮之也夫舉天下之經而修定之其文不得不簡故陳迹異聞難于具載由祥符至今逾七十年矣其間近事未有紀述也元豐初朝請大夫臨淄晏公出守是邦公乃故相國元獻公之子好古博學世濟其美嘗顧敝廬語長文曰吳中遺事與古今文章湮落不收今欲綴緝而吾所善練定以謂唯子能爲之也長文自念屏迹陋巷未嘗出庭户于訪求爲艱而練君道晏公意屢見趣勉于是參考載籍探摭舊聞作圖經續記三卷凡圖經已備者不録素

所未知則闕如也會晏公罷郡乃藏于家今太守朝議大夫武寧章公治郡三年以政最被命再任比因臨長文所居謂曰聞子嘗爲圖經續記矣余願觀焉于是稍加潤飾繕寫以獻寘諸郡府用備諮閱固可以質疑滯根利病資議論不爲虗語也方聖上睿謨神烈聲教光被四海出日罔不率俾廣地開境增爲郡縣儻或申命方州更定圖籍則此書庶幾有取也事有缺畧猶當刊補其古今文章別爲吳門總集云元豐七年九月十五日州民前許州司户叅軍朱長文上（圖經續記府治有本今不具載）

春秋通志序

夫孔子何爲而作春秋也所以存王道而見已志也孔子之志堯舜禹湯文武之志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志見于天下孔子之志見于春秋其揆一也昔周室東遷王綱絶紐朝覲會同之儀不修于京室禮樂征伐之柄皆出于諸侯三綱五常蕩然墜地號令無稟典法大壞周之所存位號而已更歷數世亂日以甚荊楚吳越交亂天下夫隱（欽宗廟諱）之後諸侯無王矣成襄之後大夫無諸侯矣君臣之道父子之恩至于泯沒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既無以有爲于當世又懼王者之法于是乎絶嘗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玆乎于是因魯史而作春秋

所以尊王室繩暴亂舉王綱修天常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者之事公羊子云撥亂而反諸正是也明常典立大法褒善黜惡賢賢賤不肖不失纖介其道以堯舜爲祖以文武爲憲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所以治天下之術無不具在可謂聖人之極致萬世之成法也孔子既殁師説各傳而能言其要者莫如孟子孟子之言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推是以見扶王法以繩暴亂也又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推是以見隱（欽宗廟諱）而下

譏諸侯之無王成襄而下譏大夫之無諸侯也又曰春秋無義戰推是以見諸侯之不得專兵也又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推是以見春秋非王命不得擅廢置也蓋孟子深于春秋惜哉其不著書也其後作傳者五而三家存焉左氏盡得諸國之史故長于敘事公穀各守師傳之説故長于解經要之互有得失漢興以來褒望碩儒各信所習董仲舒平津侯治公羊而公羊之學施于朝廷孝宣帝劉向好穀梁而穀梁之義顯于石渠劉歆賈逵之徒好左氏而左氏之傳列于學宮是非紛錯準則靡定誠君子之所嘆息也其秉毫牘焦思慮以爲論注疏説者百千人矣攻訐毀訾黨同斥異恬不知怪范甯解穀梁畧言三家得失故文中子謂使范甯不盡美于春秋歆向之罪也唐儒啖助始作三傳集解趙伯循又爲之損益陸淳會粹其説作纂例辨疑微指之類取其長而棄其短撮其是而刪其非又頗益以己説由是春秋之學初得會通學者賴焉本朝孫明復隱泰山三十年作尊王發微據經推法洞究終始不取三傳獨析諸聖人之言明諸侯大夫功罪得于經之本指爲多慶曆中仁宗皇帝鋭意圖治以庠序爲教化之本于是興崇太學首善天下廼起石守道于

徂徠名孫明復于泰山之陽皆主講席明復以春秋守道以易學士大夫翕然向風先經術而後華藻既而守道捐館明復坐事去國至和中復與胡翼之並爲國子監直講翼之講易更直一日長文年在志學好治三傳畧究得失日造二先生講舍授兩經大義于春秋尤勤未幾明復以病居家雖不得卒業而緒餘精義不敢忘廢頗欲著書以輔翼其説而嬰疾弗遑也熙寧中王荆公秉政以詩書易禮取天下士置春秋不用益病三家之説紛糾而難辨也由是學者皆不復治此經獨余于憂患顛沛之間猶志于是會元祐初詔復立于學宮而

余被命掌敎吳門于是首講大經以授學者兼取三傳而折衷其是旁考啖趙陸淳諸家之義而推演明復之言頗繫之以自得之說不二歲講終獲麟紹聖初被名爲太學博士復講此經廼裒其所録次爲二十卷名之曰通志使學者由之可以見聖人之道如破判榛而瞻門庭披雲霧而觀日月也異日立朝端斷國論立憲章施政敎可推其本旨而達于行事豈小補哉古之爲師者以講解爲職故能傳道而解惑而從學者以聽授爲業故能立身而揚名若夫務規矩之末而倦于講解守簡編之義而忽于聽授其何以繼前哲之用意哉余所

以早夜孜孜探討大經之意亦求稱其職而已紹聖元年正月　日序

閱古叢編序

古之聖賢有三立上曰德次曰功次曰言得其一可以名天下猶謂其傳之不遠也于是託之于物物之久者莫如金石故可以寓焉吉日之題岐陽之鼓比干之墓正考父仲山甫之鼎後世頗有傳焉嬴秦震矜厥勳勤泰山鐫鄒嶧刻之罘刊會稽自以謂三代莫已若而人弗信也西漢陋秦之爲雖封嶽省方未嘗刻石而羣公庶士若蕭相國善篆張京兆古文不聞鐫鏤者逮于東京碑祠始作碑者古之葬祭之一器也葬以繞綍祭以繫牲而宮中亦有碑說者云所以識日景測陰陽也古者用大木穴其上以便于用後世賢者易之以石觀漢碑上亦有穴此其遺像也既易以石于是假以銘焉楊震劉寬之高爵郭林宗陳太丘之潛德宣父老子華嶽之廟皆因碑以製文焉由是貴賤競作美詞相誇寖繁于魏晉而尤盛于隋唐或矜己以耀世或裒親以垂後或譽天以求福或記事以謹時不可勝言矣雖所述艱于盡信而事有可考文有可師迹有可法至于群經衆篇妙札奇帖往往傳于琬琰者甚衆是以學者務觀焉

然不幸爲干戈之所蹂躪風霜之所摧剥或因時主之所詆毀或遭野叟之所殘斲其存者蓋十一焉亦可爲之歎息也余少也學古凡古人之文無不求而讀之又從而藏之好其書如其文也古書之載于紙墨者幾希而存于金石者類在于故都之外四方之遠與夫山林墟墓之間雖勢位赫赫衆所翕附而好之甚篤者爲能多置也余以疾退隱迹與世遠雖欲致之豈不艱哉顧嗜此爲癖早夜不捨所遊必問所居必求丏于交游（高宗廟諱）于市里不憚勞費月增歲積自周穆王以來下歷秦漢魏晉隋唐至于本朝諸公之迹莫不皆有于是裒精擷

奇刀筆在手字剪行綴不失舊文有冊有軸悉隨其宜斯亦勤矣裒而次之名曰閱古叢編蓋不獨取其墨妙亦將以廣前代之異聞正舊史缺遺也其書不以世次爲其編之未已也古刻之石若其卷第載之目録其詩之可評事之可辨言之可述爲之題跋于後又録焉蓋墨本易朽而詞章可傳也或謂余曰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碑亦物也何其聚之多余解之曰人情固未免有好觀其所好何如耳金犀在篚珠玉在堂良疇連阡華宇并疆吾所未嘗好也美食方丈旨酒千鍾貪餮自安沉湎無窮吾所未嘗好也妖妍悦目淫蛙

亂耳秦箏羌笛齊（欽宗廟諱）蜀綺吾所未嘗好也故情嬉遊爭勝博奕白日孜孜從事無益吾所未嘗好也吾于四者忽之若遺而能韜櫝六書之妙迹網羅千載之遺文庸何傷乎乃書石刻之所興與其所好爲之序

琴史序

琴之爲器起于上皇之世後聖承承益加潤飾其材則鍾山水之靈氣其制則備律呂之殊用可以包天地萬物之聲可以考民物治亂之兆是謂八音之與衆樂之統也自伏羲作琴而樂由此興女媧氏之笙簧朱襄氏之瑟葛天氏之八闋陰康氏之舞伊耆氏之土鼓蕢桴葦籥源源以流黄帝作咸池少皥作太淵帝嚳作六英堯之大章舜之九韶皆資琴以成樂三代之盛此爲重焉周官大司樂　之奏宗廟也關雎之詩云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施之房中也鹿鳴之詩云我有嘉賓鼓瑟鼓琴作之朝廷也禮云春誦夏絃太師詔之教之庠序也士無故不徹琴瑟施之閨門也故奏之宗廟則祖考來格用之房中則后妃和順作之朝廷則君臣恭肅教之庠序則俊造成德施之閨門則長幼咸序是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充養行義防去淫佚至于移風易俗遷善遠罪而不知者琴之德也故古之君子未

嘗不知琴也達則推其和以兼濟天下窮則寓其志以獨善一躬其操弄遺名或傳于今孔子既没下逮戰國禮樂廢缺人忘其學寖及漢唐之間薦紳士大夫不以樂爲事間有賢智異能之士超然遠覽得意于徽絃之間載在前史班班可述後之君子宜爲之裒次而襃顯也余經術之暇每顧學焉而病故相仍是以未就嘗謂書畫之事古人猶多編述而琴獨未備竊用慨然乃疏其所記作琴史方當朝廷成太平之功謂宜制作禮樂比隆商周則是書也豈爲虚文而已元豐七年正月吳郡朱長文序

華嚴經讚序

夫華嚴者（御名）諸佛之心境萬法之本際也其為經廣大溥博淵邃微妙以言其性窮法界之無盡以言其相視塵刹之交徹以言其理包空色以皆真以言其事攝一多而同現雖釋天之寶網海藏之靈珠不足以喻其光輝炤徹也無往之來異無古今之辨無作之作鼓舞萬類無言之言充徧羣有初心既悟雖凡夫可入積學未解雖聲聾莫覩速證菩提而為功不滯兼濟六合而妙用難窺此誠離權而就實超漸而即　也蓋降神出明為　大事始成正養即演是經至於小乘之戒以善制惡三乘之教談空破有淨名之辯佛刹法華之變龍女咸所以應機接引隨根示化爾非華嚴之比也余嘗謂釋典之有華嚴猶六經之有大易易列卦以明昔立文以通變設象以盡意而兩儀之道萬物之情具矣華嚴陳世以宅性名佛以筌德布位以表法而一真之體萬行之果備矣故學儒而不為易學佛而不為華嚴烏足以窮理盡性也嗟夫含識之類自始迄今為無明之所覆翳隨瞋惱觸貪網揭愉慢高憧行謟誰　林入生死大苦海中波濤飄泊不求出離者滔滔皆是也萬一志樂佛乘迴向清淨又多厭苦忻寂趣求自了蚩蚩生民耽教孰矜若知夫華嚴之域以無明為智海用本智為法身仗願為勝緣（御名）大慈為能事衆生未到彼岸我不獨登正覺衆生未脫苦海我亦輪迴世間或化而天或孚而人或主世導俗或入塵同行亦不必蹈飾好就寥曠遁山林藉草石然後為得也是故雖通居五位而還向文殊之妙智雖總成十力而勿捨普賢之至願聖神極致安可思議哉某自嬰禍酷銜哀持誦日月如流祥禫甫迫親恩罔極云何可報經云亦以無窮偈稱述供養人中調御者是稱讚者佛事求福之一端也於是閱逝多長者論撰其指歸每品為之讚并普賢行願凡四十篇其卒章皆述薦親之誠庶幾助我先君光祿證道超生之因也噫秋毫豈足　太空勺水未能增巨海誠之所發不自知量手自繕寫禮佛以陳感神洋洋昭鑒丹悃長文謹序

虎丘唱和題辭

虎丘之景蓋有三絶望山之形不越岡陵而登之者見層峯峭壁勢足千仞一絶也近臨郛郭矗起原隰旁無連屬萬景都會西聯穹窿北亘海虞震湖滄洲雲氣出沒（欝名）然四顧指掌千里二絶也劒池泓渟徹海浸雲不盈不虛終古湛湛三絶也兼是絶景冠以浮屠（宋宮寶塔）僧舍精廬重樓飛閣碕礒崚嶒梯巖架壑東南之勝罕出其右故自晉唐至于聖朝儒先文士宗工逸客風什相繼比嘗集錄吳郡詩得虎丘之作七十餘篇其遺落而失傳者又可勝道哉左丞河東蒲公自杭帥鄆弭節閭扉一登此山坐小吳會歎賞不已形于詠歌于是樞密豫章章公使君劉公通守王公欣聞嘉製屬而和之觀夫思與境會情以辭宣高義薄雲霞正聲合鐘律足以爲海涌之榮觀中吳之美實也長老先禪師喜於見賜而懼其失傳願刊翠珉以託不朽使顏李大句劉白高風不專美于是山矣蒲公又有六詠刻之他石云元祐三年四月蘇州州學教授朱長文題并書

以下有蘇學十題詩序有題無文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七（初九日大雪積劉呵凍校畢）

二十二世孫岳壽重校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八

宋中奉大夫知漢陽軍事賜紫金魚袋姪孫思裒次

啓

謝除秘書省正字啓

講論璧水徒愧素餐校正蘭臺誤叨清選寵逾望表感溢情涯竊以東壁垂文肇見于乾象西焜闢宇（迴）迥鎮于坤靈龍馬出而八卦分皇策與（典）而六書作神明之賾形於字道德之奧發于辭紹厥后王寶爲丕訓周官致治建良史以司典墳漢世尚文命儒臣而志疏畧觀載籍之興替係吾道之汙隆自昔則然于斯爲盛國家舉新儒館賁飾人文蠱層（高宗廟諱）於中央裒逸書于寰海簡編森（林）列籤軸充盈粵自興國咸平之時稍復正觀開元之日于是旁求俊哲典校篇章以大雅宏達之高材加往行前言之博識切磋琢磨而各懋所養優游泮渙而用待有成德茂然後位高材顯然後器使雖石渠天祿之所名道山瀛海之爲榮較其得士之多未若本朝之盛於皇神考訓廸治官即舊守之崇文正新名之中秘簡厥有常則其選益（孝宗廟諱）罷其在外則于實不浮合堯舜稽古之用心繼祖宗養賢之盛意凡任是職實難其材矧當上聖之緝熙循用元豐之典則臺閣是重賢能並升人

抱連城之珍家儲照乘之寶與之匪易得者幾希如某者樸樕常材支離朽質生逢華旦早預俊游策名偶入於（高宗廟諱）中養志久從于膝下當其行有餘力必也記誦之空言賦就兩都竊比班張之作例通三傳深明啖陸之遺奄畢內艱歸休故里效尚平之畢嫁希仲子之灌園利不謀躬隱將絕俗皋橋棲遁猶愧伯鸞之高笠澤行歌僅同魯望之散親族共嗟其浩首交朋半處于青雲顧環堵之屢空就泮宮之特起學素專于六藝道期授于諸生說或解頤講毋倚席豈當師範幸有朋來開其聰明率以忠信忝上庠之承乏逢紹聖之作新林然英豪

戾止都邑如衆羽之附丹鳳若飛雲之從應龍幸聯郡儒欲奉成法有仲舒下帷之業庶幾折衷于大經無韓愈進學之篇何以見憐于當路疲瘦多疾迂闊少通序難綴于鵷鸞聲想聞于猿鶴屢丐江鄉之便敢期省闈之遊辭恐近名受慙非據雖未能掃山中之塵榻而幸得觀天下之奇書入紫府而窺琅函登神仙而望金闕少懷鉛槧行泛煙波蜩鷃低飛敢與鯤鵬而並處麏麚遠去難隨驥騄以爭驅揆趣尚之已然荷甄收而非稱此蓋伏遇某官權衡時論品藻人材進賢不以遐遺樂善猶于己有矜其無求于仕宦察其有志于藝文特加奬稱俾承優渥敢不（孝宗廟諱）其所素履探其所未聞校讎當及闕文條撮稍增于著錄迹畱藏室雖勉企于古人心寄釣臺尚可收于晚節

代太守林和中到任謝執政啟

平章太師

折獄致刑早誤提綱之選承流宣化尚叨分竹之行自視闕然何以稱此伏念某鉛黃學淺塵露效微每希匠墨之不欺尤恥囊錐之自見一昨崎嶇嶺表玷冒使華歎補報之未聞駭謗非之已至雖多言可畏幾成息壤之疑然公議自明果免羽山之殛涵容寬典臨莅小邦

足以庇身豈敢忘德此蓋伏遇平章太師功業滿天下聲名高古人出入將相之榮薦歷師保之重儀刑百辟輔導兩宮緊盛事之所傳皆曠代之未覩俾耆而艾寧資綠野之遊式舞且歌永慰蒼生之望顧茲迂拙亦被寵臨某敢不益勵素修身圖後效庶幾犬馬之力少酬陶冶之恩感懼所深敘陳罔既

平章司空

平章司空靜一不變從容以和韋氏之傳一經家存素範伊陟之格上帝世濟元勳仰成百姓之昭明坐見三公之燮理顧惟鄙野玷在陶鈞誓堅遠到之心圖報太

公之賜其於感戴實倍等倫

僕射門下相公

僕射門下相公權衡庶品陶冶萬徽挺山甫將明之才養孟軻剛大之氣丙魏之于西漢克振厥聲房杜之在右唐孰覩其蹟光昭可久之德隆（高宗廟諱）太平之基在某何知受賜爲大謹當宣愷悌之化導中和之風庶幾有成免爲無補其于感懼曷究敘陳

僕射中書相公

僕射中書相公柔嘉而剛正淵靜而高明挺尹陟格天之才蹈皐夔濟世之美夷險一節勤勞百爲廟堂登賢

不旬月而克至海宇仰德豈已日而乃孚激昂多士之心鼓舞羣生之類顧惟闒茸亦在甄收某敢不席石存誠氷霜思畏勉圖菲效仰荅巨恩竊倍感銘曷伸悃愊

樞密相公

樞密相公嶽猷經遠懿德蹈中仰成廊廟之機坐消兵革之氣陶鈞所逮動植曲成如某何知蒙賜爲厚方秖官守阻拜賓閎感懼所深敘陳罔罄

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左右丞

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左右丞當裁成輔相之休運挺燮理寅亮之全能舜舉皐陶蓋咸事者九德湯得伊尹無不獲之一夫某懋非共理之良報在大公之厚方秖吏役正遠台躔惟堅報稱之心以示感銘之素

律賦

樂在人和不在音賦（以聖人治民情以作樂爲韻）

盛德興樂至和本人不在八音之制蓋由萬化之純既備情文用寫歡心之極豈專聲律誠非末節之因竊原樂與天同音由人起蓋喜怒哀樂既怵于外而噍嘽散厲遂形于此惟聖人圖化俗而有作（孝宗廟諱）感民之所以積中發外必資悅豫之深易俗移風非特鏗鏘之美于時神武外震烈文內宣躋八荒于壽域陶萬彙于仁天于

是制以雅頌播之管絃旣乘時而更制唯探本以相沿順氣正聲爲羣情之影響黃鐘大呂乃至理之蹄筌羽毛干戚兮是謂繁文管籥鐘鼓兮孰稱至樂惟羣元咸得其情性而雅奏密調于商角理出自然識歸先覺四時當而天地順旣致緝熙百姓樂而金石諧未論清濁且夫不偽者惟樂可畏者惟民聽暴君之作則蹙頞而多懼聞治世之奏則忭躍以歸仁匪聲音之異道蓋憂樂以殊倫是以鼓清角于晉邦曾遭旱暵歌後庭于唐室誰復悲辛是以興替關時盛衰在政桑濮非能致亂也亂先起于淫僻英莖非能致治也治必逢于睿聖未

有功成而樂乃不作未有民困而音能自正荀公嘗定于新律終貽晉室之憂鄭譯雖改于舊音曷救隋人之病噫莫備乎二帝之大樂莫隆于三代之仁聲庶尹允諧兮聽其擊拊嘉客夷懌兮感其和平小則草木之繁膴大則穹壤之充盈非皦繹之能及實歡忻之所成舜廟笙鏞鳳有來儀之應周庭簨簴民懷始附之情異哉樂出于和而還以審政之和音生于樂而復以導民之樂逮王道之既遠嘆古風之寖薄絳灌（高宗廟諱）害而孝文之議遂寢房杜未備而正觀之時不作幸逢聖代之緝熙繼有名臣之咨度揆太府之尺以爲之度累上黨之黍以爲之籥推樂本之先立感輿情而咸若上方秉百年之極治而集六聖之睿謨臣請告成于簫勺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八

二十二世孫岳壽重校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九

姪孫
宋中奉大夫知漢陽軍事賜紫金魚袋姪孫思裒次

世譜

朱氏世譜

高辛氏有才子曰先虎臣於堯當舜之舉益以虞也蓋嘗薦虎代巳自虎之後遂氏以朱歷夏商無聞焉周有朱張以逸民顯其後在齊者曰毛在魏者曰亥在楚者曰英而譜氏族者以謂高辛氏之後有六終產六子其第五子曰安周武王克商封安苗裔俠於邾附庸於魯後爲楚所滅子孫去邑爲氏此亦朱氏之所出也二漢之間魯有家吳有買臣平陵有雲杜陵有博宛有暉會稽有雋沛有浮寓寓爲司隸校尉坐黨錮誅子孫自相遠避難丹陽遂籍吳郡吳時有治有然有（欽宗廟諱）頗著勞烈陸機詩云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四姓者朱張顧陸也迄于江左間出顯者唐有敬則實相武后逮唐衰譜牒淪滅其詳莫究至我高祖爲越州剡人高祖諱滋會董昌亂越錢氏據杭隱居田里涵德匿耀鄉人尊之武肅王嘗召寘幕府卒辭以去年八十九卒生于唐乾符之丙申卒于本朝乾德平蜀之歲葬剡之游謝鄉有子四人長曰某次曾祖也次曰承厚次曰承福曾祖諱

瓊百行（欽宗廟諱）粹達于從政錢氏以宗子守明州高選僚屬仕于四明遂家焉卒葬于蘄縣生四子長曰曙某次曰昉次曰萬季吾大父也昉生正倫公言公輔正倫三班奉職吾大父諱億始來京師太宗皇帝名對便殿仍命以官自壯年越于耆齡其所歷皆有功最接人和待物厚取與義治家嚴賙親戚不吝以內殿崇班閤門祗候守邕州卒葬于蘇州吳縣南峯山西贈刑部尚書生五子長曰炳才高文奇不幸未仕而死次先君也先君諱公綽少從學范文正公爲高弟以辭章魁冠士林擢進士第仕至光祿寺卿歷彭州廣濟軍舒州太守民聞至而

喜去而思有智謀才術而未盡其用也曜早世次公彥長洲主簿次公愿今以宣德郎致仕先君生六子長曰長文宣德郎太學博士次百藥早卒次仲方明州象山尉次季端穎昌府節度推官次叔暐早卒次從悌瀛州防禦推官監陳留酒稅自承厚之曾孫曰昱與大父同徙姑蘇昱生何登進士科爲循州司户參軍卒何生二子曰昢曰虎昢今爲朝散郎通判楚州高祖之諸孫在剡居宋村崞山者曰德昌曰德倪德昌之子曰仁賞德倪之子曰仁長曰仁遇曰仁盛四人者各有子皆服先疇不失舊業嗚呼自伯虎著名于帝典儀父見美于春秋發源既長醲派不絕逮本朝之興昂顯于荆巽顯于楊符顯于蜀寀稱于宋其他列于朝者亦衆而華亭朱氏至郡守監司者三人于東南爲盛惟姑蘇之族遷自會稽祖考濟美艱難勤苦夙夜事事用克有家施及子孫繼襲簪紱迺爲之譜以示于後在我後人追孝于前哲繼志于奕世勿墜厥緒勿隕厥聲豈不休哉紹聖二年九月明堂禮畢後五日裔孫長文謹識

書

與諸弟書

某自幼稚知以事親養志好古讀書爲樂生十年既代

先人筆札十五能代書啟挾策執筆日侍左右一日不見則愁然不樂先人于余也亦然以此跬步未嘗輒去膝下先人嘗曰前哲有云祖孫更相爲命吾與爾之謂也嘉祐中侍行之彭州與成都漕臺薦將赴禮部父子相視不忍別是時先人初爲正郎當任子而遵義弟始生余因白曰使其偶得科名則恩可以官一弟先人亦曰起吾家者必汝其勉行明年果擢第而遵義以蔭得官余既登第不俟賜宴歸省于彭未遑仕進既而還都偶墜馬傷足嘗嘆曰吾因是疾可以脫遺軒冕專事溫凊此人子之至樂也先人倅東平守定陶居姑蘇治

同安往還二十年皆侍焉在同安會郊禋先人愍余久不仕欲以任子恩丐除一幕職官且曰吾將從汝之任余固辭不肯剡奏願以薦季弟先人不得已而從之拊季弟曰兄以官畀汝汝長當善事汝兄因名之曰從悌使其顧名而思義也熈寧末奄丁大禍自睢陽走吳門首治大葬奉終之禮敢不曲盡重椁巨甓要之無悔旣葬乃即圃中作遂經堂增廓廡數間以聚兄弟存親戚惟先人以清白遺子孫于鄉里罕嘗置田宅遺孤滿室纍然無依兩叔父愍之稍分先祖之舊業聊以周贍後自取囊中器皿粥之即葺其壞稍稍增置粗周日用伯

姊喪其夫李元魯挈家相依比數年之間歸十五妹于曹氏十八妹于賈氏二十妹于李氏二十二妹于史氏二十三妹于陳氏末又歸伯姊于石氏爲遵義景仁兩弟娶婦嫁娶凡十數所靡多矣其後戚屬加多用益不足頃者諸公論薦被命掌學始將固辭旣而曰得微祿自贍推舊產以畀諸弟可以紓憂豈非幸哉居官三年來學者甚衆誦講課程孜孜所職于俗事固無暇然三弟相繼家居余不須治近旣還居學舍難省其私可以推避今以姑蘇祖父田產其數已具別幅推與三弟余更不取之庶成辭遜之素志惟園宅之地于此隱居久矣前郡守章公伯望名其坊曰樂圃以旌幽迹當與諸弟共守之用傳子孫不可壞也先疇舊產自祖父以來置之實艱諸弟善治之勿致隳損猶可以資飲食伏臘之費豈得忽諸夫立身治家莫若勤儉勤則無曠儉則易足古人所尚不復多云先人起於寒素仕至二千石雞鳴而起夜分而寐出則涖事入則閱文未嘗休已平居早膳不兼味晚或茹蔬飲酒不過三觴而已汝輩所親見可不履踐哉兄弟人之大倫也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故孝友者百行之本余與汝當勉之范文正公置義田義宅至今四十年而丞相侍郎兄弟繼成其志近益

增廣九族之間莫不被其惠況汝諸弟皆同生守其舊業可以同處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可不（孝宗廟諱）哉元祐五年十月　日兄某白

題跋

題丞相范純仁詩後

范丞相至和中始除文正公之喪會其族兄龍圖公貫之諱師道自許州通判名爲御史作詩三篇以送之貫之之孫耕欲刻石願有述也長文竊觀貫之精忠峻潔其爲御史當仁祖之時中外穆清而能危言直繩詆相使罷去而天子疇咨舊德登用文富繼以韓公嘉祐之

盛人物典章庶幾於三代之隆者貫之之益爲多與丞相詩意之所屬者無所不合然則此詩之諷與風雅何異刻石貽後不亦宜哉范氏自文正公爲全德良弼而貫之嗣稱名臣及丞相以直道致台輔吏部以厚德儀中臺寶文以籌策帥邊州奕葉載德爲邦家光彩可謂世濟其美者也元祐癸酉五月朔吳郡朱長文題

某既題丞相詩後而德充德雍求書石比以倥傯未遑也行過惠山酌清泉拊古松廼歸舟次面山臨水躊躇久之援毫揮汗爲寫累紙媿不工也幸使良工模之七月三日長文祗白

祭文

祭林大卿文

嗚呼漢稱汲鄭唐美王魏峻節直聲世難其繼公起孤童騰聲八龍辭嚴氣偉光彩長虹銅章既綰威行愛克位卑名崇聞于堯聰執憲熈寧廷爭是議毅然觸邪毋憚用事維時大農勢炙可熱朝登此官暮入紫闥公辭是命確不可奪寧紬海隅（欽宗廟諱）我大節治邑維何鋤刈姦慝副麾邊州河災以息邅廻歲紀歸覲京國（高宗廟諱）我二聖任之臺郎平昔省寺苟安習常公若治外嚴繩謹防室私抑倖功罪自彰後邦御史有違必糾排殛憸苛追復忠厚讜言屢獻十用八九並塞數城僉爲難守公言我疆弃我戎醜河隍臯蘭是保是有公請外補廼桉淮堧粒民于殍孰困凶年剔賊剗蠹孰息孰愆廼升都司綱領衆職疑讞必宥益廣天德抉弊燭隱吏皆斂息引嫌避劇我長蓬瀛兼直華閣進爲列卿將翺將翔羣望已傾忽持漕節于晉之坰彼蒼者天喪我老成遐蘊不究奄歸冥冥神理莫問胡嗇其齡公之爲人鍊金追璧疇爲强矯吾以理詘疇爲淑良遇若友戚推賢與能樂盡己力不用不已心以義激嗟我固陋適于丘園公初來臨泉石之間薦之譽之不倦嘉言連蹇莫報徒銘厚恩

老從杖屨夙願則然半途永訣淚洒幽泉悲甚輟舂歎幾絕絃絜酒雖薄公其格焉

銘

奠酒臺銘

重桉横前羣岡抱麓封高穴深不置金玉歷千百世過之必肅疇窆於斯朱氏光祿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九

二十二世孫岳壽重校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十

宋中奉大夫知漢陽軍事賜紫金魚袋姪孫思哀次

墓誌

宋故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守湖州歸安縣主簿蔡君墓誌銘

表弟吳郡朱長文撰

君諱昕字景叔世為宋人曾大父贈太子太傅諱陟以吏能仕章聖時大父贈太師諱希言位卑守正慶流厥家是生秦州密直公資政敏肅公有七子君生最先少時率其弟四人者共學而材藝相比雖塤箎同音蘭玉並秀不足以喻也君資宇端深動作有度事親至勤與人交和而信少工屬文年甫十三有盛集賓客而名君者君于石上賦詩援筆立成闔坐嘆其清警尤長于賦磨礪鐫切瑩然無瑕密直公精敎子姪每閱君文未嘗不稱善君益自勉進視時輩莫出已右既而程文屢冠太學聲滿都邑擢嘉祐六年進士第與其弟君弼如晦為同年生景祐中敏肅公兄弟三人聯榜至是復繼其美密直公時在館閣拜恩上前館中諸公作詩為慶搢紳歆慕之君嘗固辭父廕以官其弟後數歲迺登科焉調湖州歸安縣主簿事敏而達太守張田及沈杭州（高宗廟諱）

皆器其為人湖學盛于東南久矣郡命君掌之且不欲縻以簿書也君誨誘不勌而士樂從之學連舉得人當路交薦君才代還道病終于楚州旅次享年三十有六時治平三年二月三日也弟如晦勝道馳至楚挈柩以歸視其室唯有琴書而已其後敏肅公帥慶渭有大勳烈以為時樞臣而浚明諸弟顯于朝持節諸路使加君以壽豈不能自致于青雲哉君以妣王氏早亡未及封邑為恨自敏肅公歷使外臺冀有追榮之請而有司前無此比及公大用奏于殿中詔特封南陽郡夫人又攺封太原顧君不及見之哀哉君娶田氏初太原夫人嘗約以婚久之其家微弱不聞問或欲為之議于他族君曰義不違慈母志必娶焉及婺居哀毀沉頓自誓靡他以敎二子長曰歆守秘書省校書郎監鄜州酒稅次曰韶為進士以元豐二年八月初二日葬君于宋城縣七里村先塋之側某于君為内弟昔被博約於銘宜無避銘曰（前第三行敏肅公下疑再有敏肅公三字）

瞻彼高山　有楠有梓　烈烈敏肅
生此良士　事公于早　既勤且才
公始顯大　子喪而哀　維學孜孜
維德懋懋　奄不一施　戚友之疚

梁城陂陁　從葬其兆　我思若人
播名幽石

宋故將仕郎守秘書省正字蔡君墓誌銘

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許州司户叅軍向
兄朱長文撰

君諱欽字承辟樞密直學士知泰州蔡公之子也泰州晚始有子君爲之次頎秀娟整雖襁褓人固以爲佳兒七歲而孤以恩授秘書省正字其兄如晦爲之教育而君能承其訓好學善爲詩日與諸兄姪並遊羣而能靜裕而能約其趣習操守有可奇者雖抱羸瘵讀書自力

其兄震仲頃嘗疾甚君晝夜不解帶藥劑飲食嘗而進燔香于其頂臂以爲祝俄而有瘳未幾震仲親迎親湖外而君病作且亟于死生之際若無所動而獨以不見震仲爲戚戚乃作三篇遺焉以元豐元年二月二十九日卒年十有九蔡氏世家睢陽曾祖諱陟國子博士贈太保祖希言泗州軍事推官贈太師泰州公諱抗爲英廟舊學之臣特見信重贈禮部侍郎母曰會昌縣君張氏聰明而仁族姻推賢嘉祐中卒君未娶而歿後一年八月二日葬睢陽城北先塋次某高其行而悲其夭敘文刻墓又辭而哀之因以爲銘曰

謂明智宜在高位兮有不幸而窮約謂孝悌宜永年兮有在幼而凋落自古嘆息其然兮嗟神聖之難度猗吾子之禀生兮居高門之顯大茁蘭畹之芳芽兮煒棣華之秀彩躬欒棘于髫年兮服天倫之善誨旣柔嘉以飭己兮亦方靜而樂内至行可以通神兮胡不延之秀眉奄遺辭而正命兮亶修短之不移仲父臨喪而摧慟兮諸兄欲語而涕洟衛玠不及壯齒兮童烏促于九齡已矣宅此嘉壤兮庶有存乎令名

宋故宣德郎守尚書屯田員外郎知永康軍青城縣贈尚書都官郎中蔡公墓誌銘（代光祿作）

朝散大夫守光祿卿知舒州軍州事兼管内勸
農使上輕車都尉彭城縣開國侯食邑一千二
百户借紫朱公綽撰

天聖中范文正公講學于南都四方英才踵門受教睢渙之上實爲淵源是時蔡氏有四賢焉君其長也子淸其弟也故泰州密直公今資政南陽公其從父弟也余以勤苦獲交于四賢之間而君之叔父太傅公以其子妻余由是相與甚厚及旣從仕離羣索居久矣而君不幸沒于中年君之子無一存者風迹之美人罕知之于其將葬也南陽公屬余以銘余安敢辭姑述其世閥官

資與其所聞之美行以誌諸幽君諱拯字仲仁應天府下邑人也曾祖諱堅潛德儲慶以南陽公貴贈太子太保妣曰陳氏慶國太夫人祖諱陟位國子博士知泗洲用强明爲世吏師贈太子太傅妣曰張氏康國太夫人考諱希顔殿中丞治邑稱惠以君貴贈尚書祠部員外郎妣曰謝氏永昌縣太君蔡氏世稱經術而吾外舅酷愛進士以敎諸子君孝友明悟强學勇進足以克其科初雖黜而業益工尤善爲律詩琢詞練意得唐人之清學中翕然稱誦焉景祐元年試于廷賦等幾中魁甲以脫誤才得及第與子清及南陽公爲同年拜慶于家鄉黨歆慕君子喜蔡氏之興焉初命德清軍判官以廉辨聞河北轉運使李綂舉監倉草場于天雄軍庚會無弊薦牘交上改大理寺丞知下邳縣屬家艱解職又宰并州之平晉徐州之沛三司使才之舉（高宗廟諱）當北作坊遷殿中丞太常博士出知永康軍之青城縣又改屯田員外郎卒于官年五十七皇祐六年十月九日也以子官贈尚書都官郎中君少時名聲籍籍在人口自郡縣以至列于朝風力遒勁所臨必最其爲人軒闢磊落洞去事可爲無少憚也于朋友直而不隱親善謔以發其懽心人莫不欣欣願交焉太常博士沈唐頃在楚州幕與州將有隙因致于罪君時過楚聞其狀即以書訊于大理少卿王告告怒以進坐是齟齬累年嗚呼世俗之友閒居式（哲宗廟諱）（哲宗廟諱）相親囁嚅諂笑惟懼不合一有急難則棄不之省若秦越相視肥瘠者多矣如君能蹈危以救其友論者高之君之所爲皆倣是當世名公卿或器待之然君不亟于進趨也俾其克壽未必不顯而止于此哀哉自子清終于建州推官又逝去而秦州爲英廟舊學之臣貴重于世南陽公秉鉞殪戎致位樞府英冑聯進咸見器使天下以蔡氏爲華族而君與子清不及見也夫人李氏封萬年縣太君居家整整有法度方君之喪人皆以道遠欲火之獨爲不可力護全柩自蜀歸宋後五年卒三子長曰天經淄川高苑縣主簿次天球都官員外郎次（太上御名）不仕二女長適國子監直講楊褒次適著作佐郎劉瓌今皆亾矣孫男曰從曰復孫女三人睦州巡檢張從愈橫海軍節度推官淩浩進士張充其壻也嗟乎君亾逾二十年祇見其孫從頗善學庶幾有後南陽公嘗讀君之遺編乃慨然作詩曰一孫身後立百紙死前書痛之深也以熙寧十年五月二十三日合葬君夫人于宋城縣之三里村銘曰

浩浩蔡源　旣浚且長　方宋之隆

繼才萃良　濟濟四賢　從師于庠
君倡厥倫　有蔚其章　亦旣起家
謂宜聯仕　不剉其剛　不懾于義
滯淹即潛　用未盈器　死于岷陽
疇不嗟欷　君亡二紀　子喪孫孤
昔時流輩　零星丘墟　棣存一萼
嘗運天樞　是友是懷　涕泗盈裾
睢陽北原　岡陵迤邐　壤沃水深
祖考則邇　旣吉其藏　貽後之祉
勒銘于幽　庸示來世

宋故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守淄川高苑縣主簿蔡君墓誌銘（代光祿作）

朝散大夫守光祿卿知舒州軍州上輕車都尉

借紫朱公綽撰

資政殿學士南陽蔡公以其從兄之子天經文編與其子從所書行狀畀予且曰天聖中吾與君學于睢陽天經已頎然于前矣其後僅二十年遂登第後三年不幸早死吾甚傷之今其孤從將卜葬焉請爲之銘以攄吾懷予竊謂南陽公洵友且慈旣悼其兄又閔其子將以文辭賁于窀穸安得無述焉君字元愷天經其名也贈太子太傅諱陟之曾孫也贈祠部員外郎諱希顏之孫屯田員外郎諱拯之子蔡氏世爲睢陽人持家修嚴鄉黨矜式自祠部與其弟贈太傅府君教諸子爲辭章舉進士遂以起家而屯田亦善教其子君旣聞誨于父又受學于師弱冠時嶄然出羣試文府庠嘗爲諸生冠慶曆六年以鄉薦屢試武成王廟名在第二是年登科當時士子翕然慕其文以試校書郎守淄州高苑主簿年少仕初與大夫辯正枉直惟其是而後已鄰境有河每役夫爭渡或挾仇怨以至溺死及君總役將罷先期告民度舟之力以次爲渡且戒舟人曰有溺死者必刑是日坐于水濱俟其皆濟然後去以無患會歲饑勸民出粟以賑貧他邑納粟于縣而後給君獨請各輸于其村之富室立期遣官就發焉富者不勞而餓者以活時大丞相富公安撫青[illegible]嘉君之爲每謁府慰待甚渥方將薦之而君以疾卒于官時皇祐元年四月九日也享年二十有八君資孝友而倜儻有節志大而氣豪邁美才跼于短數悲夫自屯田昆弟四人擢進士第君能嗣之其弟天球又繼之其後南陽公有才子數人而三人又爲同年光焰暐暐縉紳榮之而君亡久矣娶劉氏虞部員外郎說之女秉節自誓以育其子子二人長即從次

景脩夭喪女適睦州巡檢張從愈孫男尚幼熙寧十年五月二十三日從奉君之柩葬于宋城三里村先人之塋次銘曰

凡物之生　或華而易槁　或質而難老
吁嗟之子　夙敏而成早　胡齡之夭
自旅而歸　終安其兆　維後人之孝

宋故汝南郡夫人王氏墓誌銘（代光祿作）

朝散大夫光祿卿上輕車都尉彭城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二百户朱公綽撰

資政殿學士右諫議大夫南陽蔡公在治平熙寧中以經略使治慶守渭禦戎有大勳天子嘉之名拜樞密副

使一日奏事上前延問甚渥遂及其私乃請曰臣幸得備位右府臣之考妣若妻皆被褒贈獨亡妻王氏實與臣同在寒苦格于彝例寵典未及臣竊傷悼惟陛下憐之天子曰俞有司其封之于是有詔以南陽夫人告第實熙寧五年六月也其後郊祀霈恩累封太原汝南郡夫人先是夫人葬于先太師之墓側十年夏五月壬申改葬大塋之西原與繼室睢陽夫人同兆域縣曰宋城村曰三里先期使來速銘某謂夫人佑德娠才以成其君子以衍其後昆實有休烈于蔡氏是宜銘按王氏之先原祈人也其七世祖徙家虞城遂居睢陽曾大夫諱化追位太傅太傅生屯田郎中諱礪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太師生禮部侍郎諱渙贈工部尚書夫人侍郎之子也頎秀端淑齋誠敏工而天資孝幼時其從父妹失乳夫人親爲之哺妹以獲安皇考甚異之求可以妻者時南陽公才數齡警悟絕倫侍郎遇于里巷一見奇之許以遠到故夫人歸于公歸之年夫人既笄南陽公猶未冠也當是時王氏寖以顯盛才如伯庸文如原叔遝進聯起而夫人之舅太師公爲譙縣主簿官微節廉以貧自樂英髦雖衆學而未仕夫人既歸事舅姑婉婉

聽命不翅寒女衛國太夫人常愛而賢之其友姒婦待族姻無一不得其懽心者余之亡室南陽公之姊也與夫人尤相厚嘗謂余曰王氏女至孝而和其待我也如其姑真賢婦也南陽公抱藝决科調虔州從事夫人以衛國治家之法治其閨門檢梘肅嚴而承順于公以獻以適南陽公至今思之曰夫人助我多矣太師授益州觀察推官南陽公曰大人將老而遠涉蜀道吾不忍親勞而已逸也迺請代行得陵州推官然公及夫人猶以辭顏爲戚戚迺留一子以娛悅左右時天申未離乳保而夫人能以義割愛曾不留客聞者舉以爲難道途間

關淹歷寒暑夫人感疾於途比至陵益甚自度不起謂南陽公曰女子有行沒于異方命也妾有從父妹實賢可以繼成臺事拊育四子君其念之且聞死于蜀者多不能以柩還而從浮屠氏之法今君官小力薄柰何苟得全父母遺體以歸夫復何恨享年二十有六以景祐五年五月十六日終于官舍其子之長者九歲幼者未晬也南陽公悼之及奔太師之喪竭其所有護柩還鄉卒窆先隴葢深念于平生而不欺于逝者陰德之報不亦遠乎久之南陽公再婚于王氏實夫人幼時所哺妹也終以温惠用宜厥家封曰睢陽夫人二人者幼而相

友長而同歸蔡氏由是以大豈偶然也歟夫人未嫁時其家嘗出諸女使相者視之相者指夫人及睢陽夫人曰是皆當爲夫人然姊也夭妹也壽以今觀之太原既沒而封延安生享其貴亦可信云王氏諸女無慮三十人多衰謝不振其封夫人者特此二人而已南陽公既拜賜退與諸子諸婦慶慰于家族中以爲榮夫人之子長曰昕次曰朦次曰天申次曰燁皆有學問才藝朦最先仕而昕天申燁爲嘉祐六年同進士第其後昕終于歸安主簿天申終于殿中丞河北東路轉運判官今朦爲贊善大夫京東東路轉運判官燁以太常丞直集賢院副廣南西路轉運率能奮其事業爲時所器有子曰堪爲太常寺太祝繼以才仕曰轂守將作監主簿曰脩尚幼有女五其嫁于士大夫者三人諸孫凡十七人曰令將安持夷直安時秉蕃禾式方秉元紘厚孚彥昭餘未名安持守秘書省校書郎秉蕃並爲守將作監主簿孫女一人適趙伯通爲潁川司户嗚呼夫人鍾愛于父而不見其大耋盡孝其姑而不終其奉養（高宗廟諱）賢夫于窮約而不享其貴盛生才子于弱齡而不逮其成立此亦人生之至悲而永傷也然存有淑譽沒有殊贈福羸子孫既遠愈彰先民有云死而不朽孰謂之夭夫人其不

朽者歟昔莊姜之賢韓（徽宗廟諱）之譽列于風雅萬世是稱謹述銘詩以贊汝南之德寫南陽之悲慰嗣子之孝銘曰

民之伉儷　猶非偶然　陰定默受
孰曰非天　賚時良弼　宜配之賢
伊王與蔡　號宋名族　奇公于幼
匪媒匪卜　志合年均　予才爾淑
惟孝與悌　生則有之　移于夫氏
疇不謂宜　擺棄華靡　循規蹈矩
士曰承家　女曰進德　内則既修
外治迺飾　國器以（欽宗廟諱）　豈無助力

子勞父逸　公爲蜀官　懷姑之養
泣涕（欽宗廟諱）瀾　留嬰于抱　以悅以安
碩人其頎　躬不蒙耻　呱呱四男
或乳或稚　疇克毋之　有齋其季
月缺復盈　四十其齡　愷悌君子
累功享榮　登陛伏奏　追寵泉扃
天子有命　高風顯號　式慰且傷
涕零訓誥　局惟龍光　庸起風敎
譪譪俊德　在宋之廷　實蕃且碩
維葉青青　胚祥胎慶　愈遠愈明
窆之封之　旣崇且厚　泗水有窮
蔡宗益茂　百世是稱　太原賢婦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十

二十二世孫岳壽重校

樂圃餘藁附編

樂圃先生墓誌銘

奉議郎太常寺主簿張景修撰
宣議郎試國子祭酒充崇政殿說書周常書
幷篆蓋

樂圃先生朱伯原卒於京師識與不識者皆歎之先生故人自玉堂青瑣與夫一時賢士大夫多挽之以詩先生妙齡登乙科以疾求閑學且養踰三十年特起爲蘇州敎授歷五考名爲太學博士改宣德郎除秘書省正字兼樞密院編修文字先生文章前宰相范公今宰相章公嘗薦其典麗可備著述矣先生行義中書侍郎許公嘗薦其純固可爲師表矣先生博聞强識篤學力行樞密林公先除禮部侍郎及寶文閣直學士嘗薦自代矣前後薦者葢不可殫數謂宜得名公鉅儒誌其墓而諸孤乃以其季父明州象山縣尉仲方之狀屬予銘予豈足以知先生耶按先生家譜昔高辛氏有才子曰朱虎先生其後也先生諱長文伯原字也其先爲越州剡人自其祖居蘇者三世曾祖諱瓊仕錢氏祖諱億始入朝太宗皇帝召對便殿命以官數有功遷内殿崇班閤門祗候知邕州累贈刑部尚書考諱公綽光禄卿知舒

州為時名儒妣蔡氏封宣城郡君所生周夫人方娠夢覆錦衾或謂光祿公曰生子能文必矣先生果幼而不羣光祿器之十歲善屬文讀書輒終夜光祿公命徹燭先生伺其寢不徹也泰山孫明復講春秋于太學往從之明復韙焉先生書無所不知尤深于春秋擢嘉祐四年進士第吏部限年未即用時光祿公守彭先生不俟宴歸州人榮之既冠除秘書省校書郎守許州司户參軍詰有美辭先生無他疾第傷足不果仕非行怪而固隱也郊禋光祿公欲以任子恩丏先生幕官先生推與其季弟光祿公拊之曰兄以官畀汝因名之曰從悌先生逮光祿公捐舘左右凡二十年以孝稱居喪如禮服除人勸以仕無意也撫弟妹畢婚嫁安貧樂道因舊圃葺臺榭池沼竹石花木有幽人之趣州侯貴客山翁野叟或觴或詠去則醉臥便腹不知身世之在城郭也太守章公伯望表其所居為樂圃坊鄉人相與尊之稱樂圃先生當是時也使東南者以不薦先生為恥遊吳郡者以不見先生為恨左丞鄧公先在翰林與給事胡公孫公中書舍人范公蘇公列薦先生于朝先生不得已起典鄉校州有兩教授以先生故也同時徐積舉于楚陳烈舉于福世號三先生先生之教人先經術而後華

藻彙歲作東都賦自視不減班張太冲輩前宰相蘇公嘗薦先生曰稱述歷代京邑之盛莫如國家汴都之美深有可觀焉客有使之獻者先生曰此吾少時好也今老矣尚何賦為哉講春秋洪範中庸學者無慮數百蘇學范文正公建也歲久隳甚其子侍郎公時領大漕得請脩（欽宗廟諱）先生有力焉吳中水災先生陳五浦之利郡不克行逮右丞公之守是邦先生作救荒議四篇以獻黄公從之民賴以安其仁心類如此晚遊辟雍著釋問以見意後罷春秋博士亦頗有歸志想聞猿鶴數請還鄉內相蔣公詩曰玉盃舊學無施設空有新詩滿錦囊蓋歎之也暨登芸省有喜色嘗曰天下奇書在吾目中矣明年樞密曾公林公薦兼尚書局未朞月以疾終于家命夫實元符元年二月十七日丙申也享年六十家徒四壁大臣以聞賜縑百喪歸吳人迎于境上行路為之流涕先生天資忠朴有致君澤民之志不少見于用中年仕宦先疇悉委諸弟所同者一圃藏書二萬卷且曰以此遺子孫不賢于多財者乎遺以財是教之為利也遺以書是教之為學也可不（孝宗廟諱）歟著書三百卷六經皆有辯說樂圃有集琴臺有志吳郡圖經有續記作詩雅馴得古風及類古今章句為吳門總集以備史官采録善

書有顏魯公體藏碑刻自周穆王始至于本朝諸名公帖皆有之作墨池閱古二編嘗謂書畫事昔人猶多編述而琴獨未備元豐中作琴史其敘曰方當朝廷制禮作樂比隆商周則是書也豈虛文哉今太常少卿曾孫爲之後序亦曰琴史之作固有志乎明道而待時之用者也元符巳卯果詔太常按協雅樂命前信州司法參軍吳良輔政造琴瑟教習登歌惜乎先生不及見斯時也娶張氏三子耜前婺州東陽縣主簿耦（改名絲）耕舉進士皆有文行一女未嫁孫男曰愈以元符元年六月乙酉葬先生于吳縣至德鄉南峯山之西從先塋也銘曰

先生之樂　非玉非金　室則有書
几則有琴　出而不返　猿哀鶴吟
壁水師筵　蘭臺儒館　未如命何
丹旐云遠　吳山迎喪　學者大半
有丘有園　有子有孫　清白傳家
孝友盈門　我銘永久　南峯之原

炎宋樂圃先生之墓

樂圃先生墓表

江淮荆淛等路制置從事米芾撰

樂圃先生吳郡朱氏名長文字伯原光禄公之子十九歲登乙科病足不肯從吏趨築室居郡樂圃坊有山林趣著書閱古樂堯舜道久之名稱藹然一邦嚮服郡守監司莫不造請謀政所急士大夫過者必奔走樂圃以後爲恥名動京師公卿薦以自代者甚衆天子賢之起爲本郡教授以爲未廣也起爲太學先生以道授多士未幾擢東觀仍兼樞府屬元符元年二月丙申（高宗廟諱）疾不禄享年六十子耜杭州鹽官尉耦耕舉進士以六月葬至德鄉從光禄之塋先生道廣不疵短人人亦樂趣先生勢不在人上而人不敢議益見之如麟鳳焉方擢欲使大施設而命不假朝野惜之著書三百卷六經有辨

說樂圃有集琴臺有志吳郡有續記又著琴史其序畧曰方朝廷成太平之功制禮作樂以比隆商周是書也豈虛文哉此先生志也至于詩書文藝之學莫不騷雅造古死之日家徒藏書二萬卷天子知其清特賜縑百匹嗚呼先生可謂清賢矣余昔居郡與先生遊知先生者也表曰

窮達有命　出處有時　司出處者
非命而誰　時與命違　士能不出
出而無命　孰諭於時　升公之堂
理公朱絲　清音不改　樂圃堪悲

嗚呼哀哉

薦朱長文劄子

元祐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鄧溫伯胡宗愈孫覺范百祿等劄子奏臣等伏見前許州司戶叅軍蘇州居住朱長文經明行修嘉祐四年乙科登第墮馬傷足隱居不仕僅三十年不以勢利動其心不以窮約易其介安貧樂道闔門著書孝友之誠風動閭里亷高之行著于東南本路監司本州長吏前後累奏稱其士行經術乞朝廷旌擢差充蘇州州學教授未嘗施行近奉詔中外臣僚自監察御史已上並舉堪充內外學官二人此蓋朝廷博求人才廣育士類之意如長文者誠不可多得其人行年五十餘旹苦足疾今亦能履臣等欲望聖慈褒難進之節收久廢之材量能而使之特賜就差充蘇州州學教授非惟祿餼賙養一鄉之善士蓋使道義模範彼州之秀民取進止

國史文苑傳

朱長文字伯原蘇州吳人年未冠舉進士乙科以病足不肯試吏築室樂圃坊著書閱古吳人化其賢長吏至莫不先造請謀政所急士大夫過者以不到樂圃爲恥名動京師公卿薦以自代者衆元祐中起教授于鄉名爲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元符初卒哲宗知其清賻絹百疋有文三百卷六經皆有辯說又著琴史而序其畧曰方朝廷成太平之功制禮作樂比隆商周則是書也豈虛文哉益立志如此

都講書寄叔父弟姪

先人自嘉祐八年未冠登乙科俄墜馬傷足弗能仕即隱居求志居吳門鄉人稱之爲樂圃先生元祐初諸公論薦特起于鄉校後名居太學端明蘇公知定州貽簡留別云搢紳喜公疾平歸國以爲儒林光但恨出處不齊止獲一見而已紹聖間復除秘書省正字兼樞密院編修元符初不幸不祿于京師自玉堂青瑣及諸賢士大夫莫不嘆息爭挽之以詩翰林承旨蔣穎叔云十載虀鹽困京轂一竿風月負滄浪玉盃舊學無施設空有新詩滿錦囊太常少卿張天覺云盧醫照髓難廻數楚些招魂不救亡又有金殿鵷鸞舊綴行之句起居郎吳天用云李廣不侯真有命陶潛雖仕本無心奉常簿張敏叔云薦禰未霑新祿米登瀛空帶舊芸香勞生可嘆昔已死好學共知今也亡自憐身迹同桑戶誰使潸然淚幾行編修勅令陳子貞云道山歲月徒爲爾樂圃風煙安在哉一醆白醪人不見兩行清淚客重來益重[illegible]

其出仕而不有所施也自少年登科即嬰足疾已絕意仕宦待先祖少師遊宦周流四方以著書立言爲事嘗友天下士授春秋于孫明復得發微深旨作通志二十卷書有贊詩有說易有意禮有中庸解樂有琴[illegible][illegible]自成一家書又有琴史六卷續吳郡圖經記三卷[illegible][illegible]今文章詩詠爲吳門總集二十卷又所撰詩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章雜說編纂凡百卷號曰樂圃集平生尤邃于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蘇庠及太學博士皆講此書往往多流傳于人間先人以清白遺子孫素不治貲產嘗曰遺子孫以金不實于多財者乎遺之以書是教以義也遺之以財是教以利也樂圃所居曾祖母吳夫人所創先大父分得之今與諸叔父共居者也藏書二萬卷所蓄前輩鉅公及諸賢大夫所贈書簡筆精墨妙不啻千餘軸又與一時名公酬唱歌詩賡和篇什集爲樂圃篇章錄二十卷皆藏于家庚戌春虜人犯浙右吳門失守發與一子縋城而出竄身于江湖之間望故廬之火慟哭者幾月故生生之具一無存者與夫所寶書籍先世著述皆爲煨燼惟春秋通志後傳本于他郡僅有全本其他皆莫能追記可不爲痛惜哉平江自車駕巡幸嘗駐蹕焉委樞臣須重兵[illegible][illegible]守付以郡政十萬生靈恃城池之固可與共守悉不爲去計無何叛將悍卒陽爲備禦而陰實結連周樞湯守相繼而遁是僅閉十萬平民付之賊手以二百年承平富庶之俗一旦資于毒焰可不爲之大哀邪嗚呼先人之志既不能少施于一時其著爲空言者又不得流傳于後世皆不肖罪逆之所致也天之彰善癉惡至此乃大謬如是何其荼毒痛苦如此之極也樂圃所存有朋雲齋齋中有數石刻俾同居弟姪滌磨于牆壁間尚可觀考皆姑蘇前後賢太守部使者與夫鄉邦耆德宿望者英之詩猶可傳示好事顧此纔所蓄百分之一二耳然類而推之亦可以取信于士大夫於先德不爲無補也因書其後以呈叔父中大兼寄樂圃諸弟姪庶可以知其詳幸博訪遺逸以補其亡冀無怠厭志紹興四年五月朔左朝請郎通判嚴州軍州事朱發謹題

都講知筠州進春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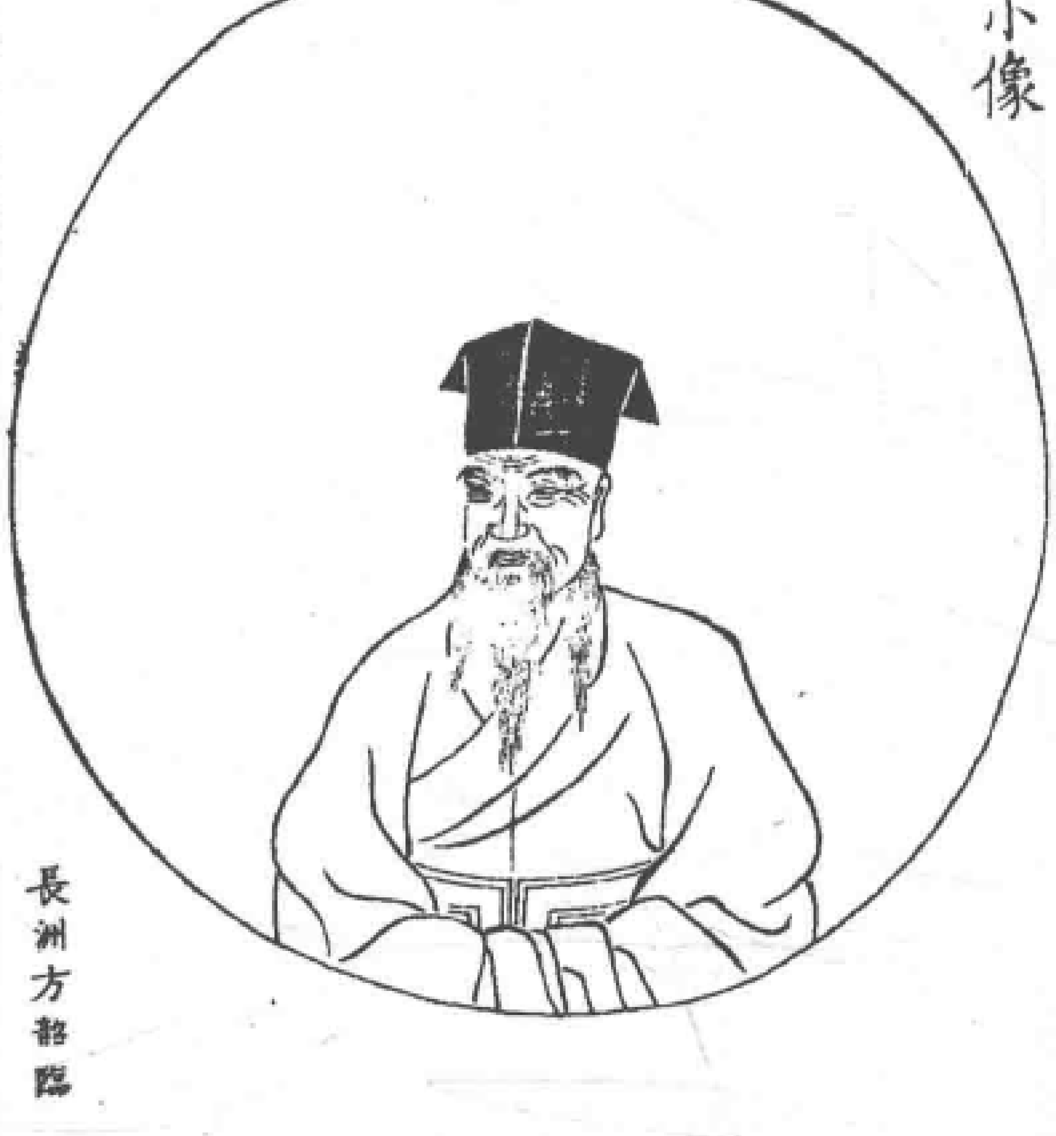
元聖素王之道參緯地以經天六藝載籍之傳實同條而共貫夫缺一則不可豈道二而當然臣某中謝竊以周自平王東遷雒邑而姬室衰微詩於黍離降爲國風而小雅盡廢征伐肆出名號僅存聖人傷周道之不行春秋因魯史而有作筆則筆而削則削是其是而非其非歷載一十二公行事之當懲以代二百餘年時君之

賞罰非獨貴中國而賤夷狄又將尊天子而抑諸侯于以明禮樂而立政刑莫不禁戰伐而繩暴亂片言示貶戮甯人旣死之姦一字或褒發潛德幽光之美知我者罪我者當時有感而終麟在則人亡則書後世遂資於古鑑故亂臣賊子以之知懼雖言偃卜商不能措辭卓哉大經孰明厥義嗟去聖之旣遠悼爲說之紛更稽之左氏則有敘事之長考之公穀則有解經之善啖助之集解復爲之損益陸淳之纂例自較其短長要之探採其淵源未免互有于得失發明聖師之微旨允歸極治之熙朝在仁宗時嘗命以師儒迨元祐初復詔以科舉

力贊盛時之治頗號得人之多伏念先臣幸生斯世風紹清氊之業每耽黃卷之書未冠而擢巍科旣壯而事高蹈棲遲樂圃閉門著書者垂三十年特起泮宮鼓篋授業者數百輩晚被鉅公之薦旋膺璧水之招翺翔芸閣之雋遊紬繹樞庭之密議雖平生之述作于羣經固無不該通而終身之討論在此書尤深于凡例其去取三家當否旁稽考諸儒之異同遠殊董仲舒劉歆向所治之偏近取孫明復程頤顥立言之要酌以自得之學著爲通志之編屬時論一起于要塗使斯文遂束於高閣天祐吾道運于昌辰恭惟皇帝陛下大一統于朝元張四維而御極下襲水土之治上律天時之和且欲因文武而憲章又將紹堯舜而祖述首念恢隆于此道聿先復用于是經立之學宮取以士類所以撫四海而奄九有是將舉三綱而明五常而臣以一介之微生際千齡之嘉會早竊科名于俊域屢叨講習于王宮尋常不墜于箕裘鑒寐敢忘于堂塾因贊部條之暇自貽傳癖之譏況此難逢實爲幸遇追念前人之志覬揚後世之名與其獨善以傳家孰若建敎而輔世謹涓筆札恭綴簡編所有先臣某著春秋通志并序凡二十卷計一十策謹賫詣登聞檢院隨表投進以聞恭願天度包荒聖

心稽古輔以緝熙光明之學資于施爲注措之時或備乙夜之觀庶少俾于德政倘示諸生之好亦有補于方來遂忘鈇鉞之誅仰瀆神明之聽臣無任

樂圃朱先生小像



長洲方嶅臨

休休其度兮炯炯其神清操雅量兮特立挺生學窺微奧兮志篤忠貞明理兮盡性朝野兮蜚聲瞻儀型而輿感兮想音容而式欽

呂祖謙題

崇正黜邪眞鄒魯之垠于不瀆尊王賤霸障洙泗之源于常清衛防聖道之功非淺範圍後學之惠彌深天朝之佳士吳地若先生者誠子游之後一人信其然乎

文華殿修撰分修國史建安袁樞謹贊

樂圃餘藁補遺

太守召陪諸公遊虎丘

海湧一小山遠視如陵丘中藏天下奇巖谷峻且幽石壁立萬古劒池照千秋叢爾小吳會隱然瞰瀛洲能令軒冕客到此忘沉憂樂天擁千騎一月常一遊高賢愛絕景塵事莫可留我公初下車明斷速如流千里滿和氣訟庭無繫囚三英皆虜使金節憩南州（楊次公張仲謀林和中）同聲約眞賞相應如鳴球半刺富文雅嘉賓張與劉（德文景文）清晨出西閶山翠逼蘭舟拼変迎彩旆佳禽和鳴騶馮兕闌共四顧湖海入危樓雲低未作雨萬象圍寸眸憲老揮散

隸妙絕與古儔河漢淡輕靄天門跳驚虯才名三十年餘事及銀鈎茲遊雖偶然千載仰芳猷日暮下危磴玉梠相獻酬一篇間一局豪放不自休樂哉文字飲相與喜賢侯短篇春事勝可與吳兒謳

三高贊（并序）

古之人有時隱者有志隱者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柔義安命動息惟天夫是謂時隱憤世嫉邪矯以端清逍遙雲泉終老不詘夫是謂志隱昔之范蠡張翰陸龜蒙皆隱者也鴟夷子知勾踐可與平吳而不足以與霸中原于是遁而遊五湖季鷹知衰晉之將亂于

是去而歸江東會望逢懿僖之昏季于是退而居舟里此三君子之隱皆得其時而又能固其志者也百世之下其清風猶凛凛竦人毛骨饕夫思廉夸者思止可勝計哉舟次呉江江之濵有鱸鄉亭亭旁圖三君子之形榜曰松陵三高畫像此前宰林君肇之所作也欽覩容儀遂爲之賛云呉郡朱長文書

恢恢至人在物無累道用則行功成廼逝卓哉鴟夷逢此周季　禹之苗才可經濟深鎖雲岩爲君一起沈幾電燭遠畧人秘劬躬疚心以日以歳民阜其財士溢其氣不疾不徐廼御戎器滌越之憤墟呉之侈奮威諸侯

致貢天子儻終所施一正華裔罔使夷吾在昔專美烏喙多猜龍泉戢鋭脱屣公卿浮雲富貴删瀹江海席幕天地世無足爲吾獨全己遯迹韜光寄貞育粹藴一仲財擅當世退而爾高隱不失利中古以還一人而已寥寥松陵澄湛天際雖曰至清曷爲公比

勇退維仁前知維哲飄飄先生茂有風烈衰晉失綱强宗構孽盛氣方炎危機欲發衆皆沉酣子獨超越旁睨冠珮如處縲絏海鷗忽飛一去寥泬衣無俗塵身並江月我厭蓴鱸彼懼鈇鉞潘石難追機雲永訣莫如先生遠禍安節千載清風革貪思潔

退不期進文不干榮古之眞隱見于先生先生之時唐棟將傾綱紀不紊戈矛欲興子維布衣車輿盈庭超然遠引遯于松陵右覩震澤左瞰滄溟鱸登秋網蓴薦春羮嚋不憂慄我獨安行嚋不諂笑我獨潔清放懐蕭散養性和平言奇而古金石厥聲逍遥終季孰敢覊嬰歌闋接輿醉有淵明猗歟君子異代同稱

崇禎癸酉暮春望日練川陸嘉穎簡補於呉門之
西郊草堂

二十二世祖樂圃先生平生所著詩文百卷兵燹之後盡爲灰燼其傳于世者僅有吳郡圖經琴史墨池編數種而已岳壽家舊有寫本餘藁十卷附編一卷係先生姪孫令達公裒次蓋其時已非全豹今則并其板亦不存矣嗟乎士君子讀書立言以期不朽班固藝文序云自漢以前文章家不下二萬人皆不傳夫傳之不傳天也後之人知其名不睹其文未嘗不欷歔嘆息况親爲之苗裔乎岳壽不克承家學敢秘諸篋衍而負先世制作之心乎用是忘其僭陋重加校讐付諸剞劂使好古之士讀之有以景前哲而貽後學有餘幸焉至于先生之行誼與文之典麗詩之淵雅前代鉅公述之詳矣余小子更何容贊一辭康熙壬辰中秋二十二世孫岳壽拜書

龍雲先生文集三十二卷

（宋）劉弇撰

附錄一卷

清初鈔本

龍雲集三十二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劉弇撰。弇字偉明、安福人。元豐二年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初知峩眉縣、改博士。元符改元、進南郊大禮賦、除祕書省正字、歷實錄院檢討。事蹟具宋史本傳。是集名曰龍雲者、書錄解題謂龍雲、安福鄉名、弇所居也。其文不名一格。大都氣體宏整、詞致敷腴。周必大作是集序、謂其醞經飫史、吞吐百氏、爲足繼歐陽修之後、而上接韓文。則推許未免溢分。宋史本傳稱其文劌削瑕纇、卓詭不凡。庶幾乎近其實矣。詩雖才地稍弱、要亦峭拔不俗、異於庸音之足曲也。其集初刊於浦城、僅二十五卷。紹興四年、其鄉人羅良弼搜求別本、益以彰德源會如晦等所編、又得宏詞時議諸篇於郭明叔家。總六百三十一首、釐爲三十二卷。後附誌銘及良弼跋。歲久版佚。明宏治中劉璋復序而重刊。吳之振撰宋詩鈔、不及弇集。曹庭棟撰宋詩存、始補收之。蓋傳本較稀、故之振偶未見云。

龍雲先生文集序

宋有天下四百餘年廬陵郡以古文倡明斯道自歐陽文忠公始繼之者龍雲劉先生也先生諱弇字偉明龍雲其號也登元豐進士第繼中博學宏詞科元符中有事于南郊嘗進南郊大禮賦哲宗覽之動容以為相如子雲復出予每以不獲見先生之文為恨今年春吾閩大叅安成劉公孟旬宣未延、平語予曰吾祖龍雲先生著述甚富歷世既遠流落天地間漫不可省天順間先君始得龍雲集於彭文憲公出自秘閣窮晝夜手抄弗懈乃有是書吾雖王事于外亦必載以偕行出以示予〻受而讀之以償其夙願先生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見諸文章一以羽翼聖道為先務才雄氣駕縱横開闔千姿萬態生〻不窮其南郊賦龐鬱雄邃如殷卣周彝龍紋漫滅古意獨存又如泰、山之雲層鋪疊湧杳莫知其端倪詩書序記誌銘數腴渾涵如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龍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宏詞時議策問瓌奇峻逸如江海駛而蛟龍拏風霆薄而元氣溢森乎其芒寒鎬乎其輝煒巍然獨任斯文之重而使有宋之文章與古之作者侔盛乃先生之功也或曰周益公必大謂廬陵郡自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續韓文公正傳遂為一代儒宗繼之者龍雲先生也信歟予曰文之難言久矣周秦以前固無庸議下此惟西漢為近古晉宋齊梁趍於綺靡弗振至唐韓文公始斥而返之韓氏之文非唐之文也西漢之文也逮宋歐陽文忠公始振而、效之歐陽氏之文非宋之文也西漢之文也先生之文醲經飫史呑吐百氏直欲追配于韓于歐而非宋之文也乃西漢之文也哲宗以為相如子雲復出可謂知乎文者矣周益公之論豈欺我

哉先生真古之人豪一代之儒宗也歟大參將鋟梓以傳屬予為之序予惟韓氏之文李漢序之歐陽氏之文蘇軾序之先生之文周益公已嘗序之矣予何人敢於焉置喙雖然大參之父秋官郎中秩予之同年碩德雄材所著有思秩齋詩集大參先仕都給事中正色立朝議論剴切其奏疏必收諸青史皆足與龍雲文集並垂不朽何一門之多賢也不亦盛哉而廬陵郡之文獻於此足徵矣是可書也予故為之序

弘治乙丑夏四月之吉

賜進士資政大夫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

經筵官致仕七十七翁 延平劉璋書

龍雲先生文集序

廬陵郡自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續韓文公正傳遂為本朝儒宗繼之者龍雲劉公也公諱弇字偉明居安福縣之龍雲鄉文忠薨於潁公方冠不及從之游然斯文未喪何害為韓門籍湜也先是訏宗及麻沙刻公集二十五卷紹興初予故人會昌尉羅良弼編求別本手自編纂增至三十二卷凡六百三十餘篇

嘉泰三年　賢守豫章

胡元衡率一表鄭公之鄉里訪襄陽之耆舊欲廣其書激厲後學予亟屬羅尉之子泓繕寫定本授庚刻之頃嘗與鄉人論公之文如南郊賦氣格近先漢已為泰陵簡擢詩書序記往往祖述韓柳間或似之銘誌豐腴規摹文忠讀者可以自得至於才學出處具載李彥弼誌銘羅氏跋語皆月旦評之不可易者也四年六月　日

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必大序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一

安成劉弇偉明

古律賦

進元符南郊大禮賦表

臣弇言臣疵賦坎壈至亡益縣官紹聖中有司第臣宏辭程文入等奏御蒙　陛下誤恩擢太學博士厥績弗底祿尸食浮今者歲一再見矣平居訓講之暇不敢自畫於錄錄間驤意翰墨因得窺知古人所以班班槩見而不可厚誣如三都二京客卿烏有之比者竊嘗謂詞人文士之作雖取經不醇去道日遠至於變化飛動神開筆端得不因人自我作古新一代耳目起太平（一作帝王）極功有如此曹殆不多得屈宋已還賈生相如向褒雄固最號高手能使往漢光華至今數子力也自時厥後苟作之徒弊毫殫猪或文不足以起意或趣不足（一作得）以會真而其

時君至有持一時疇〻盛烈甘心低回委之斯人之手磨滅就盡豈不痛哉恭惟　皇帝陛下光明緝熙　纂業七世自　親政以來事條物理包乾括坤　縟儀豐藻符貺休顯維古號丕乎極隆無以加此矣乃者冬至　有事于南郊其日甲子最道家所貴協吉登良曠古難值況復肇營齋宮（一作君）燕　神億　明　行事之始曠無纖雲風恬星輝萬里一色　峻事　復輈　登門　肆青天人統和臣弇時則猥預祠事耳更目悉竊自慶快以爲出於昔人以有事爲榮欲焉而弗獲者遠甚夫易難遭忽希闊閱

熙事而不榮鬱　主美而弗宣亦懷薄技而不郊者罪也臣弇不避僭易煩復采摭兩漢氣質課庋　元符南郊大禮賦一通使萬世之下知有吾　宋如白日之麗慶霄茲臣志也夫餘力逸勁　於石梁上方宋人之弓則不足然臣之精力自以爲盡於此矣謹昧死繕寫隨表上進伏望　陛下清閒之隙少紓　睿覽則臣雖沒齒榮莫大焉臣無任云〻

元符南郊大禮賦

粵若溟涬鴻濛之始登魚奠獻肇豺獺之知圖顓方趾厥協精純肅專於是乎有祭及稽諸載籍則郊之禮尚已傳曰帝王莫乎大承天記曰惟聖人爲能饗帝以其祖配則七代之所更立如指掌諸者蓋明乎郊社之義虞夏商周胚胎前芳緜冥礜黃用詔于後王（京本無此字）厥惟舊哉及陋者爲之則誣天贅祖神醧雜擾其語弗經見搢紳者不道九天太一三一八神則方士之說試黃蛇白帝陳寶鳴雞（京本作鷄鳴）則秦餘之祀擧或龍馬寓木或待敘而五或遙拜竹宮或依予旁午故漢三十年間天地之祀五徙而稚圭之徒罷去四百七十餘所有唐末造闕漏莽鹵

殆不足數是則數千百載寂寥無詔之闕典誠有待乎我宋七世彌文之貞主矣昔者五季不綱嘯叱拏吞童阜魁陵蕩去典制遇民則雜氏刈草置國則累碁十二圣桃薦屨顛倒本末飲洋璞鼠瘦廣寳貞盛鶴列者羞綿蕝笑章甫者高惠文翼飛虎使（一作與）婪食冠沐猴使搢紳惵〻遺黎沸糜擾雲柴薪燔之弗嗣丘故國而益泯凡時君惡其害已也十去八九而先王所以揭虔妥靈者其間僅存（一作序）雖有天成長與之字圖同已恫懊逮超翦〻焉獨奚補吾世之討論哉（京本無世字）我藝祖之初也皇武奮張拱揖宅師冀九圜而業萬世支傾柱而紐（京本作紐）絕維道籠德絡藥療砭疲于斯時也武而未熙太宗熙文僕我景命汾晉江吳以次係頸去鼠竄之苛後茹黃之諍于斯時也熙而未宅維貞底綏謐寧貯祥儲休汾脽（當作脽）云亭于斯時

也定而未成然猶一祖二宗式五式三嚴配昭升往遵于南曰仁曰英承憲履緝乾酬坤眷轂不及停爰迨神考基命宥密鑒正丕誕無文咸秩劉侲陋典蓮脆獨飛謎而蓬質上咸五而下登三墳作四而籍言七更載十九上儀越軼則有元豐之祀典存焉及陛下繼之也履紹聖躋元符鬱夏子觀唐虞童劉李厮魏吳掃攢蠹如殫痤開吏執乎破觚鼻後蹇前屩錯珮摩洗渭巢箕來游來歇憩往者易稹頹而鑿方心毖新者厭（京本作厭）淡泊而醒醇和摩同瀨之秀而穀人腹沐塗旁之枝而桑者衣霜顛卒齒而不兵黃吻嘯儔而課嬉褎衣短後羽褔袛袚陶冶於既醉風胎而鷙灌莽苞皂長懋（京本作楙）乎由儀雞犬之聲相聞鳥雛之巢可窺若乃史不絕書則廿醴歲濡華滋霄零夲精標南而照老榮波釀曲以薦清緇文黃輝

素烏（京本作烏）朱英四肩九尾不可殫名彙來致福則髽首鏤耳之俗頭飛鼻飲之鄉濮鉛儋耳之酋長戴斗蠕蠕之名王解辮剃衽踵係乎職方然猶雍上久虛傳國壽昌之玉刻雜赫申旦下貲不捨之景光仙驥儷翼於武夷騈竹笨尊於豫章是謂麐期紹至不特創見豈徒諸福之物可致之祥也邪　聖上則攬膺禧初瞿然謙挹損採撝謙休哉孰為此者我則歸賴於天於是

條頌祇之書下發中之詔天姥之日練掌故之儀草即是歲之冬至將有事乎南郊之兆禮也先是齋宮僅存翼以縵城有司弗度拄頹支傾天啓人惎厥營端城觀夫端城之成也司空充徒太史揆星審曲面勢匠人是經爾乃計工僝課匠石順陰陽象村度霰眉而捕蟹山礎壑協庶民之子來謹百堵之皆作於是捊木始錄之墟薦緝苑蓬之巔負璪光而撊太乙走神皋而

賦綺阡飛驐軒〻而鵲起脩梁亘空而虹鋺左平右城青鎖綺疏的皪連蜷承阿結隅叢芝栖與繡楶雕賦白而騈朱衡環羅指千詭萬殊豈惟仙靈雲氣倩練而羅靡厥有飛廉翁仲瞟睽而睢盱其前則崛起泰禋嶽臨朱垠象嶢闕之中天疑徙居於化人其後則崇墉屹〻配以扶極嘉德中豁揭之金勒承和迎禧左右迭披告慶則寅明東峙表事則肅成西直銅題釦砌徼

道外周扶拱棲櫨陽烏陰乱狀嵬峩而叢業吁欲擲其中留然而高廟巖除穹窱靚深舒紫蔭之弈〻聊清思而悟〻卷　皇明於寂照攝睿念於幽襟於此而疏瀹澡雪則見其所為齋者於此而　觀天地萬物之復則　顧新陽於故陰於此而　朝群臣則壯　萬乘而取慶重於此而　申懿鑠則有　嘉德而無遠心是謂一舉而四善得豈此夫雲陽甘泉窮物怪而

誇麗淫者哉然後前期七日　受誓戒飾戎容命掌次使設邸　詔封人使遺宮請中嚴而奏外辦毋不恪以彙臣工款原廟而　朝祏室龜食墨而吾從是日也致　天步伏黃麾服大裘翳華芝巾玉輅駟秀騏撰清斿旅飲飛乎盤廓以蠖略兮縹帶颯而葳蕤絢絅杠之孑々兮右闟戟左青旂百神警而陪衛兮千官儀以褵褷於是雲罕啓行憓弩射私[illegible]矟星羅柯舒鱗差烏號夏服星鍋月弦跳盪虓闞震々闐々塵不漸軔委如汪川初逗隘而取寬俄舉中而包偏清彈曳聲而肅譁班劍竦飾以陸離鼻數獻馴而雅拜天驥貌雲而嚼[illegible]黃道端以絅直兮下朱雀迤南薰物色別之五衣兮翁馬綺錯霍爲霞分貫裂闟以靡旃兮哄閶闔而噫輪詰蚩尤使當兵兮戒雨師使清道空波涌而烽揚兮默霆吞而鯨宵岌[illegible]丘而跳巒兮悅神騰而鬼趡（子癸切出河東賦）辰十二以效時兮車抗指而司方逢勃鬱蓊蹂以戢晉兮半岸叱緈沛以相羊騰蚰白澤詰阿神姦兮挑弧棘矢攘却不祥決句始而掃攙搶兮飛蒙茸而去陸梁酉乃責諸之儔拗怒立發陵危睚眦陰伺微察鏤朱涅墨裂眥直髮當之者糜碎過之者氣奪胥徒手之不抗兕臂弧而腰鐵於是乘輿之至端誠也適脯馬然後金吾誰何挈壺警昏雞人叫巾車而呼旦太宰眂濯之前陳物告備攢題揭貢蒼璧豆（京本作王）登設器陶匏席槀穌牲孔時酒醴潔時也天形東磬萬籟寂絶王繩依隅而黏波霜華飛清而漲（一作張）闔蒼虬蟠閨而不動燭龍噴坰而布藐班馬蕭々七萃卷舌絳紗萬枝扶鑣夾轍烘麟髓與鳳膏邀珠還而雹掣　天子乃步自大次暨小次而須馬左延右揖樞臣禮官以引以翼遂造乎（京本作乎）壇端柴（京本下塗字）煙升帝謳寫

靈斯斿下風馬　藝祖是配禮無遺（當作違）者百神受職魚々雅々將事之臣罔敢不共肅胥嚴類秋々（京本作秩々）顒々弁匝首以星俯球飾趨而鸞噰若乃（京本作萬）堵以備樂磬簫笙鏞孤竹之管其宮闈鐘卯獵後先翠葆崇牙宣和播粹金枝秀華般裔々以衣永貴人聲而登歌以亞以終　飲福受祚熙事備成權（京本作爟）火斯舉御端誠而大朝會于以萬萬世無疆之祜（二本同疑作祐）於是　屬車改轅　先驅復路乾熙坤恬協泰齊豫號祥飈而舒徐翥游雲而布濩奪騁目而解夸心矜藪足而瞻林羽千乘萬騎不惕而瞠望彷彿以依約至緋細而蟬聯霓衣差絲以蜡地雲韶紆聲而撲鄽車轍馬跡無取獨謠白雲之穆滿騤龍駕鳳尚陋按行蓬萊之列仙　上乃御應門弛金科天德既（京本作天德既）百福荷鏜萬石考雲鼉奏隆安協猗那　皇心懌賜顏色揭雞竿縶囚釋　亢言布漸動植翔　仁風滂膺澤紬繹祀典攬蒐潛德興滅繼絕蠲逋已責徧存問乎高年秩牛酒與粟帛於是歡呼之聲沸謂鉼洋德庶千官環瞻　播黃慰若大旱之望霓榮若湛露之晞朝陽快若熙烏之崇鵬鷺埭若衆山之景嵩常也今夫施洪則報斯腆德茂者禮逾文其事則立　上帝而　廟祖考其教則尊尊所以為義親親所以為仁然而傳碩肥腯亦或吐諂則貴德不貴物齊戒沐浴有取乎爾則在誠不在人豐羨省則大饗不足以大旅牛慤禴則東鄰不如西鄰此固　元符所以材兆物瑩吾民時斟酌樂精真陋前代而講嚴禋也頌嚴　宗祀明堂格于蒼昊寢對　神考既往之聖孝也聞者　爰兆北郊媼神是報以須　敬造方来之順道也　今又腊夫端誠之岩岩擔空跋藊方地此而天到擁和纆休賫神明

之所損傍非曠右盛德效耶茲亦羸國削君冗儀紬藻羌不可得而匹紹也且夫留滯周南馬談則沒有　餘恚當君而謦究舜亦蔣生之所深恥正得春而不拳信寠艷頑芟而已矣況若小臣親陪祠事旬藝吭而固毫持此將復誰（京本作復將）誘不其鄙歟不其鄙歟敢拜手稽首而為之頌曰

頌洞蒼莽辟元精兮陽司陰覸（京本作瞯）無臭聲兮契彼自然壇園成兮百聖差軌欽拳擊兮宋更七世邈飛英兮紛綸煥爛賁朱桐兮瓊（疑作夔）開金閨蹹端誠兮躡漢轢唐奄上征兮帝諶爾將臻百靈兮俾彼慶霄薦請明兮於焉降格若見情兮自時厥後福罔陵兮若之風雨爰日星兮臣夷妾狄寢五糸兮疇蟠攏縈稼坻京兮顯允　天子我民寧兮於萬斯年揭鴻名兮

德至者色澤洽賦（德輝發形顏色斯洽）

德既能至形斯有歸故茲色澤之洽率由充實之輝根百善之大全初志物我暢四支之積美罔汨脂韋竊原樂莫大於誠人之生也直厥有脩善是為至德苟本諸中病者未始虧贅則見之外貌者何煩藻飾立其大者性命默爾以皆安人焉瘦哉色澤油然而可識外秉四重中清五藥其中周旋而盛亦已至其蓄剛健而新秩可知純德發若粹和在斯朝廷之上闇〻而儼儼閨門之內愉愉而怡〻志意致修居有潤身之積英華發外形為睟而之滋接物非特既其文成己為能用其極如霧豹焉澤彩於幽恥如山玉焉揚輝於伏匿杜人偽之彖恭發天貞之韞息黙然而喻始符通理之黃中即之也溫粹異鮮仁之令色誠以矜墻祭而歸者驕泰可戚取夏畦之病者諂容孔艱又孰若藻德小言容之廷美身畀口耳之閒竊而衡泌則神王而氣

逸達而朱金則心舒而體闊陋骯髒之元叔體柔嘉於仲山觀我朶頤微義步捨龜之躁赫如渥赭得衛詩錫爵之顏有動之而斯遠暴之明無就之而不見畏之忽趨行奚事於舜禹肝膽靡憂於楚越何假地文之示自得天光之發所以養氣而無是餒嘉孟氏之醇々樂內而何其臞脩顏生之勃々向若蒿目自累火馳弗寧宮勞倦不括之貌面睢盱承豫之形槁項黃馘者既中已無主曼膚駢肩者又愚而不靈遂使皺皺而非所知徒憩表襮詡々而相取不舉眛沉冥夫豈知慮外之君子不誣踐形之聖人可法蓋泚顙而達面目者未免愧積則養指而失肩背者良由智之故曰德至同於初色澤何從而不洽

仁人之言其利愽賦（仁者之語其利誠愽）

君欲圖治臣當志仁至矣斯言之告愽哉為利

之均始陳溫厚之辭徐裨庶政終致休明之澤廣被烝民夫惟四海之廣無窮一人之臨至寡謂為之法制雖係於君上然物疑之寬恕實藉乎仁者優游亮直來篤論於上聰普惇淵深洽湛恩於中夏誠以惻隱之德素備惜怛之心內持一啓沃盡蓼蕭之澤一贊襄皆行葦之慈禍貽無俟於後悔罪苦靡容於橫罹凡有說也民皆利之觀過斯知方自立談之頃成功則一果周時措之宜膏澤於是下乎民匹夫無不獲其所方明己任之莫重豈止悔亡而有序淵若達德謟如法語推陳賤蹐嘉晏子之告齊別白蹊田美叔時之悞楚豈無厚貌終身戚施豈無邪說觸塗詭隨蓋愛己甚篤則愛物亦至而處情彌厚則處人豈欺是必取布帛以惠媵恥風波之數危慮既及此言斯善其大人格君之非初不勞於自反惠心盡物之願曾莫見於容私故

夫物則能供其求以民則昏受其賜濟人何補於陋術務棄何喚於末利又孰若天回上聽之默識作起積年之弊事已殊咸口徒深轉未之勝無取也膏終愧未先之施厥後俗既持講說非用情鄙矣啚夫之便捷紛然戰國之縱橫膏脣拭舌而何有理奪副膚稚髓而適資患生煩或勝簡僞斯奪誠利口覆乎邦家悲開班固傷人甚於矛戟歎起荀卿异哉守中無待於多言寡信或生於輕諾蓋世濟其美者由及君於道民受其弊者亦逮君之悪故知仁人之言其為利也博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一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

安成劉弇偉明

宏詞四首（紹聖三年丙子第一人）

第一場二首

太史箴并序

代宰相已下謝賜新修都城記表

第二場二首

紹聖元會頌并序

誠諭士大夫敦尚名節

太史箴并序

寥霄之清明星日之輝融寸眸甫運而全體斯得則臺輿牧圉預有其察及夫手揮堪輿神交浩茫形遊城中而致在前堵雖有智巧將嘗試而不得也於是器數出焉日有闔背月有万歷星有圜角氣有濫彌使知有器取夫三佰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寓焉使知有數器數具故

雖處蔀室之幽間（疑作閽）而視周於崇樹之高明臨風雨晦明之霄分而察如於白日之正中然則歷世之相與攸賴不曰中規之渾儀乎昔我神（一作皇）考之在宥也命以司天監為太史局而遷之其後築臺別置渾儀象激金水其下機挈輪呑排晦幹明至與造化分疾徐低昂上稽落下閎圜儀旁採張平子靈憲若乃貫達黃道金常游儀與夫匯〻合璜之屬方之恧如也然天體與人每遠至其情則與人莫近焉其於人君顧有所謂譴然畏愛之者愛之欲其登假至於道故發祥隤祉有不待頃而契畏之使知兢兢凜〻於有天下而如有覕乎其左右者則夫流孛或蝕侵射暈珥時亦不免而已矣取以告諸上焉太史事也不恪職是誰之過歟竊惟春秋日食星隕且孛皆所謹書以戒後世之為人君者而漢儒之陋必待變異發見君親策于庭然後告則已無及矣敢符虞人牧臣之末廡幾視太寶丹扆為無愧而塵露之補誠有在於是者謹拜手稽首而獻箴曰

茫〻古初孰測孰窺人不自智器將安施爰有作者揭為渾儀以智分人攜器而知兩曜合璧萬芒旋蟻四七是經錯若綦峙誰其尸之小臣太史舒魄曦輝俯事仰參德隆昬星初不廢占天子命我敢窺而恬焯彼軒象内治既飭三能協明燮進皐陶太一萃旣算開南極勿謂軌道而靡或蝕勿謂助順弗見它譎晝餔宵飴室靡襄釜雨渥雲油長我稷黍歲雖守心當庤先具偏褩縵胡化為神綏一兵不試維彝耋嬉芒匿角伏當謹我師剸致醇醲民則不犯覆視貫索作我刑鑒魚罩駒維英收俊攬揆之少微為得賢騶從右盛王靡不抑畏杇凜薄兢常生于未損滋避正非德之貴福莫盛於保戒莫進乎祗

史臣司天敕告執綏
代宰相以下謝賜新修都城記表
臣某言云云鐵甕崇墉更通臣之筆助龜趺妙
勒章　上聖之龍光祇服有初黙循知幸臣某
中謝竊以聖人畫坎而設險以守則寧若予因
萃而除戎不虞是戒運際　烈考策收故臣拓
上世之金湯就積年之备築屹臨綺甸矗起雲
陴控函夏之襟喉憲紫垣之象緯固侔統霤順
劇建鐃下陋雍強遠畀壘守雖翼然京邑扵此
乎即安而成若靈臺不可以弗紀是資翰墨以
揭日星恭惟　皇帝陛下英麗重光宅中圖大
政事黙修扵閒暇道德馴致扵安強託不朽扵
豐碑喻難名扵黎獻露零沾溉柴壘本以争濡
漢倬昭回飭部居而增賁而臣考覽前代搆量
極功詰洛宅則止取丁寧賦漢都則曾微欵識
岐鼓不聞於遠下嶧山何補扵亦夸非如　盛

朝式在　先業臣敢不體防微杜漸之意稽經
久持遠之功矜耀里閈閟藏巾衍辭無所愧皆
寫諸琬琰之餘家有其傳非副在　京師之比
臣無任云云
紹聖元會頌并序
臣伏觀唐虞盛隆五服迭朝更夏商周斯制加
密禹會塗山玉帛萬國至于商湯爰有景亳豐
宮岐陽成康是因三朝受圖漢人賦之區〻朝
儀末造有唐亦或不廢況膺正統席歸運未有
若我　宋之盛而　陛下之璿闈休緝隆典也
邪若乃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此而不
綴非翰墨者罪歟小臣被學最舊於頌為宜為
頌曰　皇帝嗣位十有二載天麻地溢與物開
泰曰臣曰妾罔有内外章甫短後秀顛髮脺陶
粹飲和萬室一態朝躋暎良獄洗鉏欽錙文黃
輝擾藥恃瀨　皇帝曰嗟當飭蠱壞奉　先紀

元庶靡洞悔有司聽言月征日邁往雖郊見繼又　禰配協休登乎民物和會惟是班朝亦禮之大懿典徽網不可弗再請以孟陬百執前戒帝曰俞哉往踐毋懈于時三朝錯事展采初陽戴曒晨陰剝解稍魖扶魑飛廉肅瞌旋頭陛楯穌齡金介萬官翔洋至止藹鵠鵷紛鷺綴屏息收噫冠纚聯聯漼璨轂佩五路中陳駟亂沛芝芝蓋葩華煜爚縡縩如星拱極如水委海如天斯臨如日斯徃衆樂倫舉縹以清籟乾安正安迭用並株稟業騰拏柷戛敔投么麼利落攬離傑侏奄臻八紘放琛走具地官宗伯履貢斯在四夷君長立列叢〻濮鉛皃更遼差羌華藋心歸陽左言維髮舌人象胥委體司話尉臣稽首赫我昭代農敏于疇夷康于緯卧鼓囂兮不怵遑薰萬宇更始擁相駢奮天子萬年福祿攸介（元作备一作介益上已有全介）尉臣稽首禮則不忕玉色粹溫旁諏下逮孰為蟊螟孰致劬勸时力孰嬴仕課孰最孰有國急孰斯民害孰俊未蒐孰冗未汰孰懋孰華孰勞孰徠百辟愉〻並受誥誡天子萬年衎衎樂豈尉臣稽首竣事而退於皇緝熙襄時之對雯我渥恩鴻濛汪濊聖敎日躋取乾用夬天子萬年萬世永賴

誡諭士大夫敦尚名節

朕惟先王所與圖治之人修潔雅馴殖德甚固初若與世無營而及　諸朝典寄之民上則不懲而夸者化肅不督而陋者化通浮鍥不待鎮而厚濁墨不待激而清其久也臨大節而不可奪居盛名而不為難非盛世之效歟朕甚慕之今則不然士大夫或肎設輕儇阻深不情驚勢者以詭祿為壯圖喜高者以養望為得策責之事而身偷激之言而氣索甚者掉之以得喪慄之以死生則低推沮奪惘然自失名節若此朕

何望馬豈卹之者未至歟意者忨日歌歲忸怵
狃末流所謂風聲氣俗者　靡使之然歟夫中
人之性惟勉乃至僥倖之習不可滋長好是正
直者福必介罷弗任事者不待頃而廢古之道
也其布告士大夫使知朕意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三

安成劉弇偉明

古詩一

贈賈仲武

賈侯器宇何軒昂下視齷齪真粃糠眉分八字
鬚根黃自許忠膽鐵石剛彫弓一挽一石強錦
臂錯出虬青蒼匣劍排射星斗光壯心飛過祁
連傍架鷹朝按血染蒙鐵驄騎出轡閙裝健兒
前呵擁列行捷矢齊指雲中鵠豈惟武力稱擅
場亦有文價騰焜煌新詩字々古錦囊清論灑
落飛天潢隙韻千百敢獨當管鋒落紙鏗琳琅
古文探討屋壁藏史傳山岳遺毫芒酒酣往往
歌慨慷連卷大白鯨吞航自云疇昔冨文章家
在冀北邊一方天書屢上貢州鄉雲衢卜日横
騫翔中間落泊志不償武科拉取如截肪况有
豪氣十丈長蟠蟄僅類絆驌驦苦恨天驕久頡

頓撫臂便覺大快攘坐糜歲月耗囷倉台厭醇醲飽肉粱吾非斯人可相望要且報國真不忘我來自東甫春陽邂逅紺宇同一觴幅巾輕蓰追徜徉促膝調笑初無妨自知投分出泛常豁如餒腹得糗粮短長不復置形相落去睥睨决壅防稽生轉覺嗜鍛忙高陽還因酒發狂漫叟戲規秖攪腸聊嘈不減笛弄羌截竹岳頂掀滄浪撥雲春若誇頭湯爽齒旋復行蔗漿黃金大顆披襟穰捧首生往羅幽芳頃茲行樂殊未央更辱邀我臨山岡大壺載酒洌鼻香果飣梨栗庖麏麞韓劉黃胡狄與張一々瀟灑雜佩珩高談終日佛老莊妙理密契矣捧房絕倒頓足爭蹌踉罷去追惜成恨々誰謂夫君氣特揚拔以大句尤加詳啓函愜興剔爬瘍忽疑寫睇臨望羊高躋欲斧李杜吭麟鳳自是品物祥邀予屬和馳縹緗直取夷陰分駕良九牛犒師始落鉎正喜先獲大鸞嘗洪河下湧淼沛滂因此衆鬼納犬荒脫走來縛投術揚濘郎瞰臨獲與臧滿注羿矢連九暘沉魂夜泣青女霜此來繼辱辱意將殆欲引轍觀怒螗狗尾續貂獮足傷蜩胡未易加揀撻搏空方見一鶚颺短翮便可擒揄枋呶嗟豈得不知量區々鎖碎久嗜蔦食魚誰敢期大紡尚欲勉強韋斗藉無盐弄姿眏康莊難工秖益羞姬姜聊將充礫酬琮璜終愧後乘非騰驤

元豐辛酉七月九日夜大風四十韻

海傍七月無好天頑雲夜半爭糾纏雷公轟車電操熾如以墨汁當空濺門闌刺眼不見地逼塞四野可築拳須臾霾風屭起便覺怒竅呼喧闐茫々平地駕轣轆礧石雜下麗譙顛訓狐投隅狗走竇拔木僵仆踵不旋鏗轟時聞擲飄瓦泓沸錯以池羹煎藩垣卷去甚撤幕屋壁如受

象挻挻憂空飛礫正激射況復急雨篩湧泉初
疑昆陽道猛獸又詡伏弩攢龐涓黔頭豹褌健
肘髀剖析囊袋椎鈴鍵天吴馰強馬御舞鼉龜
嘷嘯尸陰權爭聲過於赴趙日烈勢更甚焚崑
前酣奔劇驟春未已陣馬沓奏摩雙鞬蚩尤濺
師灑腥血驅駕山岳揮秦鞭海濤撞舂萬鼙震
岌業直恐三山騫林掀宿鳥亂挨墜齊息豈間
鳥與鳶蝦蟆何知妄嘈嘖似為得意驚翩翻流
螢迸草戢光耀啾烱縮宂愁踆跧泓窊往〻走
湍瀨臥内自可淨長鱣伊余竟夕不成寐縱有
短炬誰復然屋如漏釜直下注坐取滲漉攢兩
肩竄童仰鼻臥東壁噤不謹駭如束繵黎明下
堂踏新淖秋覺撫髀成憮然平時里閈悉傾隳
饑民寒竇突不煙田苗畦甲披殆盡草木豈復
根株連蔕鍾隨磬相鳥折笠豕逸澤如遺畋我
閑大塊初噫氣蓄泄蓋亦有節宣助天撓物箸
自昜標為玉燭存禮篇條無鳴聲瑞盛世反禾
兗在隆周年厥惟反此是為戾標落下土災所
緣兗羅長風饕滋甚糜以大徼尸諸酆飛蝨蔽
空廪君懟一昔嘅起標戈鋋往時大旱幾赤地
韓子訟藁于今傳詩人或以況感虐歌沛自是
所見倘爾來暴旱亦時有孰與掀屋揚楣析小
家破蕩大家耗飲泣茹恨肩相駢胡為斯民罹
此患孰任咎責當尤愆我將叩天吐噴瀌坐使
百怪成拘攣是非曲直當有辨略舉大較歸吾
編飛廉譴誅豐隆斥庶幾復使斯民痊

同朱彥周遊元陽洞兼示文吴二羽人

窮雨三湘隣奔迫禹岑會盤拏崩騰根疑此先
草昧不周遷大荒勢落燭龍外遠徹混沌鑿晚
休大塊噫平跳一注玉寬削四隅黛前崖岌初
豪傳寶戢如塊暗蹊青黏臥（一作滑）側足得無殆
霜麩擁凝液叉綴（京本作布）倚空盖危呀傲天禎九

地一瘍瀆鬱然嵩崒姿似與石廊配閭闠赫幽光吹作雷雨解石鼓形似餘擊考亦砰礚陰陰隆冬户塞向真瑣碎鴻濛挹氣毋茫昧超物恠不應私開闔（京本作閤）曾是閱成壞黄熊非鯀化九肋蓄（一作嬉）碩大蹣跚舞陰機無乃盍主宰（頃有人窮深見二鼇大如畚對路賣傍若有伺馬者）肉芝桂（疑作挂）紀白仙物今故在雲烟更斐亹巧弄非一態質當下蕭槭（京本作瑟）往々到竿巔片桃仙凡隔愁絕止飛瀨誰為篝火遊遨叩無底界世傳元崇隱茲事或虛採驕陽五月竟客予短輳邁火鈴擲奔曦酷勢捎林薈追隨郛閭彥及此洸長慨俯窺曾冰拆孽收借泠汰孤清凜毛髮生意自百倍清絕兩羽人驚我鳳翰鍛掃開數尋天援挽霓幽隘嘯儔欣魚貫詣極愁鷂（京本作鷄）退仙者如可作庶或喬松頼（一云立喬松背拊）咄嗟早衰身樊籠信誰罪便可冥三奔呑漱駐童彩收攝自煎明茲焉迹長晦

儀真呂明父席中觀新曲

有客揚楚舲歸歟汨吾事波神慳東漲呑過限脩螮轉頭彫歲陰蓬行變匏繫一逢金鑾人摻我若清吹挽置十尺牀淵襟掃苛細壺封拆袀黄露液攢沸蟻老賣侑股（一作秋）紫枯螯嚼霜漬坐有豪爽賓讙々脫雲驤迄雲刮凝白有如擁天箏跳擩烔蕭森北固扶遙背半酣大軸出鯨窟咀甘飴當中傾玄圃琚瑀紛百緩物愁殫耿情神妬奪孤闋快霓跣泠々大吡回熟寐況復儀真曲不減銅堤畏淒清激吳音皓齒曾未愧辛鹹皆可口卷舌得真意初如嚴冬逼肅物有餘惕末似陽春回悅入衆骨醉將壇凜先登樂府仍一洗呂侯斯人望胷中予古氣二十佩青綸三十清間侍高纏見騰踏茂渥擅震貢頃来笑薑脂無補當身寄卜築傲園綺秋蜩一官蚍大筆橫利槊興来即摩壘非如騷些徒冗語釀

愁排珍重白玉舡虹吞楚狂子

送方絢解元赴試南宮用桂林一枝荊山片玉為韻八首（時方氏李孟三人五名前易刻字者避方家諱耳）

紛〻束書兒穿冗蠹栖桂及當千人軍往〻出下計誰如冠軍豪飄揚選鋒銳刺手接鯨牙灑落見孤詣更有扶重閬喜色動春袂

其二

人言蜀道難歷井如（一作加）捫參何如棘圍衷對面橫霜鐔聲價一日中不数雙南金秋風大情生半入瀟灑襟袖有百鍊骨躍馬辭家林

其三

馬家白眉良由来罕儔匹誰諧虞帝音貴在得夔一顧預康樂後況有阿連出春留棣蕚好影厠（一作側）領原密定是金華遊羊邊起高叱

其四

君王十二閑一〻登權奇飽之青玉芻絡以黃金鷰南宮舊冀北雜遝追風姿驌驦固神物豈病孫陽嗟如聞有桂約暗滿秋風枝

其五

我来蕭之陽與子初班荊巖〻太古鏡中有不蝕明青緗無留賞理到刃必迎雖肝腐儒後数見胷膽橫詩嘅逼振綺酒吸擢奔鯨君看老雄變冠距将而鳴

其六

病夫亦何有愧彼小酉山賴君不佁儗拔捷捫吾閑意豊報逾儉叩迫出盂慳経郛榛菜翦聖海波瀾閑茲人不易得坐使幽懷刪

其七

天王坐明堂温詔飛赤縣家〻書儒生群星會頭弁坐愁谷駒空豈直罩魚擅子行殊未央去逐淮雲片神鋒正吹毛顧看長鯨剸

其八

女牀同饒鳳方流亦生玉百年海邦莆文雅殆成俗之人卷鯨波浩汗寄高躅鼇笑洴澼子長年事痺瘃嘻乎拾壯圖未負春顛緑

古風謝汪都講示惜惜吟

番陽先生萬人敵少来繙書始成癖風前白眼望青天笑捉短鬚吟惜〻地祇閟鐵掣臨賀天家寶場正中劃萬空（一作工）扶坎覓坤苗鑿盡頑陰治清液鍥磨鑱鑢歸高乎養水工夫價連璧別斷圜處費鈷鉧粉白黛緑低真色傳看代北青纔踰一泓幾動春消息無論丞相戒撲滿先許司空熾（一作識）然石楚萍赫赤浪傳甘奈缶模糊徒薦客由来此祕似未覩瑣〻搔爬唾美炙先生早茂椿松姿道韻仙風方日逼胡麻青餌飯調饑夜搨抱亐跬七尺粉闌聊當襆被遊齋携不斷胡奴力大斛酣〻動蟄雷霜颯澁盡銅壺滴青螺仙女暮成炊緑竹夫人寒卧壁興来治筆卷天演南國小巫陰槐魄悠〻萬物何親疎新故終緣世情陽夏裘秋箑竟誰負寢廟偃溲轉身易昨布東皇九十春馳治一番浮綺席莫學長縈換短縈惜〻鴟夷兩抛擲

癸酉歲暮壽春道中五首

有城有城半蕪没偪強當年開疚窯青韉白馬成底事魏得其狗空凌突青淮不洗饕利魄石馬崔嵬化英物據鞍浩歎為踟躕但有悲風起蓬勃

其二

有鳥有鳥高飛鴻哀鳴嗷嗷傻影東枯聲策策霜後葉狂態騷〻空際蓬秋毫不礙掛天斗一氣正在胚腪中客邪中饑亂心曲短裘垢襪催衰癃

其三

有渡有渡背北城凌排駕淮吹暮聲郵程未央

豈病涉寄汝一檝推生平古来豪士重感槩車
下未之宵衣征出廠任天幸無苦有如此水吾
其行

其四

有叟有（叟）餚兩顛杖藜道周傲天年懐（疑作壊）頹發
咲挽行子胡乃傯為忘舍旃吾儕小人敢不勉
孔孟卷轍如趨然男兒充脛乃始已非爾所知
徒憮然

其五

有客有客垢髮鬒羡跣掛鞍無宿儲翹心北闕
北寒藿他日南山拋舊廬逆旅丈人（一作夫）貞脆
意揖我下牀邀踞鑪悠々高門繫鮮子弄匏殊
根勿誚渠

建陽縣 二首

東甌消沉故王日俗號剽輕如故賈挾策不数
應門兒雅尚儒人鄒魯匹頃来官長稍自安市

里頗聞浮訢室陳侯健者吾故人坐致豈康得
無術

其二

紗民趍高市日高紅女機杼仍分曹雙橋卧虹
上下水石脊瘦龍狂闞牢穡登爾場俗豈樂匹
馬比客方滔滔轉將身掛利名網擲此故歲如
騰猱

贈相掌文廖生一首有引

相掌文廖生自云前十年余舊也（一本云余十三年前舊也一本云與生見許畧同）
因追計登第以来符驗畧如生言
今又相遭於螺水之上求余詩尤力因攬筆滿
生之請云
廖生術天與如鑑掛高堀能以禍福語感動諸
奔馳至有不旋踵坐獲百萬貲推排鬼氣奪擯
亦海岳移自云前十年負術驟螺湄閙中出雙
掌得子如沙披乃今十年後所契了不疑況有

遠大語未易論銖錙曾聞物外償不若君家詩吾謂廖生曰一詩何補為生云等詩爾我則如渴饑一詩固不惜為生試言之天地有文理俯仰自可推有文在其掌乃晉魯嬰兒方其表異態覽者礿亦癡生當千年後把握論蓍龜顧（京本作顛）生勿輕許角立非生誰

贈廖相手一首（有跋）

廖生得掌訣礿（一作爰）自庬眉緇（生自云得術於南嶽老僧）來身事覘臠羞為不情兒力（一作閒）持禍福語傾動諸奔馳所至餉自倍如賈操贏奇從衡辨侵射側正分陰庳夫緘砉礿閼鬼覵慳幽披環〻太史氏抱珥司渾儀臺與〻侯（一作公）王礿（一作自）不前論何誰寫照阿堵中唯生鼓領顧自（一作因）云前十年挾術驤螺湄伸縮殆萬肘較量但（一作止）肥贏最曉得子掌決背逾灼龜九方揖孤駿神覩歸心師子姑詰奇中褎言寧肆欺今者非他須子盡償吾詩冀因拂衣還松丸染高楣我聞（一作有生）囿形質至文（一作款）識從可推懸象麗霄極川岳羅坤維逸獸別庇炳（京本作炳鬱）激水生（一作坎）漣漪上飾石縉綺高甍紛瀠栖石鼓賁刻畫汾攝珍陸離鑑靈不漫理節煥餞豐彝器澈緣有疊玉指（京本作甲）因見疵況當筋骸束前構了不疑縱理〻尚驗（一作騐吻角）萬字胄猶宜（一作萬胄表西慈）握鉤瑞宣父方蓐識（一作符）曾姬灑壁亦公耳刻文徒帝為妙寄斲輪外如生信天資秋高撼萬木客竈倦孤炊徑捽直東臂喜動雲林姿贈言愧非澤聊以當瓢齏

生俚之尤者一日持兩盎自副曰是名兵廚冀以當子詩償子其就章毋辭余笑謂曰方事之殷了不復有詩興視盎中物正自天遠亟持歸無多餌人也決起剖盎長跪見酌曰世所謂以軟腕此真是矣其不擇緩急如此

不得已為倒盎詩以畀之且跋其後以見拳拳於一時云

走筆答郭子隆句揩

春歸幾何時綠樹陰已滿蕭條子雲巷誰借吹嘘暖常日雙柴扉深扃類休澣稚燕掠翩翻踈錍弄捿斷擷芳聊自娛併食習成嬾嶷〻捿鳥郎蝸居闇三款兒童憚逢迎應客事謾誕謝絕高軒槃衹增鼯鼠短類君不吾斬尚復斗筲算南薰破笑語慇懃接闇侃酸然梅雨天煩褋斗瀰浣波瀾信苦孔風力到微管加育建安作大軸舒噴瀎力関神臂弓傳以青玉笴自宜造英華豈直駢組纂居然膺寸毫搜判入稀罕諷疾煩渴飛把持手爭盎索然貧窶家連挹茂陵盎久矣吾衰頷占數還鄙鄭長年苦中乾吏事筋骸緩比鴈自不材方木宜登散赫如千尺光旁爍幽竅隘處此得無猜神觀迷町疃誰如囑青箱利器未施攢匹馬青螺城戢東聊授館愧無青田核相與申燕衍曾是翻瓦甌掇疏仍淪郊雖非夸雕俎猶喜從跣祖吾人重解携茲游未應鑽行看赤驥駒萬里脩程坦

送李侯朝散還任一首（有引）

李侯朝散倅秀之三月沿牒來洪幾一稔矣今已事還任好事者率有詩送行僕雖不敏敢不

佐之西山閱今昔章水弄青泚雲陴插天半滕閣中隱起青鶩千萬家湖光豁如洗鍾陵一都會信亦非偶爾君來無幾何所得已倍蓰笑談送白日慷慨拾遐軌成詩殆百篇天籟落凡耳秋標拔孤　　膽掉百思顧我佁儗人晚乃識君子未漫補生刺先倒蔡公從清揚舞眉間秀語眉瓊藥囊間錐立見公今無乃是柰何迫歸歎笑把吳雲指六月江南天煩抱劇含渟輕篙下鯢浪畫鷁搖犖尾焉懷傲兕廬醉眼寬彭蠡

山長楚甸轉駃席（當作駃）扶空紫珠璣紛滿篋銀鉤赫虢紙野蔌饒擬英水豢是鰷鯉人生不知他安與樂而已行：初　吳中古未美一宦維翁翼爲往不爲仕洞庭五湖開明月清可泚鹽鼓誇未下蓴羹責千里由來張翰與今復見松水吾兒洗眼看吾豈倦游士九月秋風高緹騎迎攜李

寄李彥衡端臣

吾生木何爲筆墨代耨（京本作耕）未拂衣辭雲林偶與寸祿會隨翔俗子後如垢不時靧幾欲臨紫虛標身飛鳥外時哉不吾與歲晚怵顛沛烟：平生心誰與論梗槩李使西南秀胷腹無留礙表衣起孤韻迴飆寫蒼摛筆挫三十英壯甚敵王愾高寥若木枝直撫靈鼇戴前年帝王州暗語早傾蓋欣逢妙年容良愧睨睍態謂我文字工超起（一作忽）到前輩去年清漳澥經從不辭再高談破三鼓陰騰掉百怪是時方窮冬悲縮寂萬籟滕閣掛星斗歎根脉江帶懸非徐孺榻僅飽吳兒鱠忍爲鴟夷笑侍（一作時）有太白在四騶馳頹年遺迹掃荒昧君今覘壯圖吾隸方未政青原心欲折合散幾裡霱空懷簡書畏未卜簪褪對飜思謝家吟拾月弄雲海

石廊洞（洞在永新之蓮花村）

君不見仙家三十六洞天西南大半盤蒼巔此外元陽擅薪絕况有石廊人喜傳碧蓮參差陽地澇徙倚危梯飛蝃蝀陰：洞戶半空開一縷縣凹愁寄踵萬鈞崔嵬挂礌石吁可怪（一作畏）兮若飛動天然湫面尋丈開寒掬衲慳媼神捧紫崔蒙茸瑤草秀懸泉涓涓挹天酒潄靈豈即乾坤秘竄宅究是神仙舊飛鳥點影陽光回遊子鑊深驚殷雷九夏三冬自回斡雨暘寒燠爭喧遯神物奄有似無謂突兀古廟當巖隈離離咲

舞助怪變落日愁絕松風哀颭臨一方殆天意累露之疑此其是仙乎仙乎胡不歸忽使秋燐泣陰鬼

同楊方士存彌攝圓潭漩同賦詩即事

媼神劈嶮關一水下夜卻青玉走萬岑收來不容稍盪為無涯津舘硏究深窅誰乎張饕咽吞嚌爭一飽復疑剌秦魄環柱怒方㧢直前執長驅橫騖執侵鈥或來浩無旁或去削（京本作迹）如剽長年雷車轟盡心轉蓬掃春容送日月汩淵亂昏曉老蛟非無須一掬擅困窮鯿魴雜鰍鰕嬉沫佐陰徼翩彼晉高貞羽駕殄遺狡直下錮三泉孱補決非小令無垂涎憂過者色猶愀蒼波耆舊空斷石風烟老琳宮跨崚嶒像設儼緗縹尒來南北帆坐閱幾飛鳥我作六月遊未覺煩暑到撫舊感徂遷商功愧論穀方寸洗濯心得君此同調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三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四

安成劉斧偉明

古詩二

次韻和毛正仲胡潛畫鶴歌

青田有仙物脫略衆凡外駕彼輕舉人遨與五雲會一朝羽群空誰識貢意態有客筆氣捎雲莊寫以全體翩低昂月棲宛是煲清影露警似許聲圓吭舊傳蟬雀傳輕筵末技枉奏貢孱琮非如楚綃削（一作割）秋水迹未接陸心先翔叔寶踞瘦骨巢父洗塵戀屋壁檀新誇巾幐捨餘玩展疑洞天遥緘恐神物怨因舞成賦良未真緣相作經那足神萬黃金輕寸毫重劔術豈齊移斐旻薛公鶴手高唐世其人已逐東波遊儻得胡生肖似歸古人未必今人非

李寧新成假山

夫子絕俗姿趣尚豁雲海花發落下品池割天潢派中間疊嵳峩石手紛磊〻功倍一簣始正爾臨爽塏羅浮窮南勢迎日出巧怪洗昏新鐫發秘匿若有待騫騰天吳搏攫削丸尾擺當頭七八峯縹緲散青靄直下三四溪何年取東匯洞指白鹿迷路認桃源改時〻攻冥煩瀟灑遞天籟得非緣夜半提挈有真寧俗物畢培塿高標想衡岱我家香爐傍登躡素心在一從羈宦綴未省識嵒嵬俯窺攬雲骨逸興幾十倍無為議真假自可蠲塵說何日升君堂把酒取一快

遊浮洲寺寒林亭

吴牛喘月齒髮頹晚陰閣雨雜飛雪一番重釀驅人暑往欲濯澗撊崖嵬潭〻招提此亭在鷗鷺慣容無驚猜番君故國魏藩洒匠浸沃日西南來別為瀰茫浩汗之沼沚中有晶熒照耀金碧之樓臺多塘未應遜北顧真悠哉飲牛之津幹星渚一色藍英玉奩貯連圍十里卧晴虹近

竹遠柘如抹堵就追神觀所得多清風為我生曾波有生弔暑乃天性獨快踈懶亦吾病無論承露盤未議清涼境安得大地變廣寒相與一世振絺屏箑纓頭冠

黃魚鮓寄狄後之因佐以詩

魚有徤且脩供庖厥名鱣紛〻水豢中嗜者貪肥鮮領根來短喙鮎皮突鱓肩十月天風高三濡滌聲乾脩鮀列長罛獵〻排曉湍魚師頓舣艓（疑作）柔髻掛鉤竿小团不足數大或斤盈千丹膚染霜鍔珠鱗脫連〻吳儂喜徤噉日取充盍盤我食幸有餘鮓法得新傳薑芹間紅椮漬以春醅瀾置腰恐後熟羃塵防弗蠲興未發新坩正喜供饞咽瓊蕤附骨脆黃膔豐脂團糜鬻信非一豈復數蚳蠔醢馬試何事屠虹祇誇謾福州鼉如斗密覆恨不寬勁〻寄我交持以敵琅玕君識茂先比舉鸞知所然此味勝他味句

向何許真成等閑愁殺人我欲揖君空酒樽君刺野航朝涉津翩然揮手謝春去我欲留之良苦辛沙堤漫漫失故處下有清海濤頭奔濤頭奔可柰何江淮由來水事多田家遣丁繞取具吳歈行勸不煩訶蝸牛小廬亂雲錘椊（一作捽）土把草夷陂陁我聞神禹又九土息壤能塹千丈波獨坐敗堤去民吏齜笑王尊禦濁河李侯方精強程督宜有科民事不可緩田疇久滂沲嗷

嗷老將稚意在却蛟鼉無為坐歎息勞事非蹉跎山膚雜水豢強飯時吟哦暮歸泊煩從不厭玉顏酡他時觧肴官門北千里長虹臥歎涉

憶昨

憶昨年甫壯弄翰白玉京自許稍不凡笑談揖公卿矯蝫貯書滴彩筆當桉橫秉琴推隻彈後出笑商聲搴芝得狐秀濯璽抽繁縈將時騎箕尾僜儗諸儒生斷絓謹誰何森羅護千兵白裕

作等閑看

石港高侯見遺鷄鶴輒成十五韻

我生好鶴乃天性得自高侯非所祈啄捶錐芒初穎脫頂埋丹顆未依稀親携鷄究髭籠返細看恐先喬爲飛三島夢現迷曉色九秋舞影怯霜威長戢自異晨烏啅瘦骨全勝野雀肥無迹可尋華表舊有程應想洞天歸精神瀟洒元非俗飲啄安閑似見幾載以畫船休觖望浴之野水好生輝漢宮舊拂仙人掌遼海今看羽客衣勿為稻粱生健羨第令鷄鶩許扶衣鳴皋不隔高騫志截脛初忘過分識夜砌行聞清露警午窓終伴醉棊園右軍鵝謾誇真賞海容鷗空駭晴機煙月此生真不負蓬茅他日肯相違片心便擬成高謝騎去揚州弄悅暉

送李令如堤上部夫

東風日作催花計減去年來大半春未省春歸然青春綠鬢影華纓步兵卒燭罵禰衡有虛名寫懷紫蘭閣指日邁西清短翮無逸飛顧與俚俗并七年甫一第脫籍緣白丁溥書聊牽強袒褐戒徂征十月揚瀾浦千里海陵城風濤寸心通節物兩毛驚茂陵饒渴肺臨淄少宦情掣肘亦奚補隨翔終少成有如蛄蝥虫蠹米取腹盈丹往徒虛語欲仙骨不輕頹年負壯圖白日阻丹誠鄧禹解咲人斯言良未早

人日

去年人日螺江邊今年人日在通川故家浩蕩五千里客子騷屑心茫然霜蘆盡解故時葉生意斗爾歸蘭荃海風如刀冰塞波欲航野水雪暗天佗鄉信美非吾土香草悅魂真浪傳南冠故聲祇操楚劉章雅志惟歌田五秉如單費廩粟一囊就盡持食錢顛毛冉々不吾與齒根浮動輕於鬭小雀誰言畏死鷄未肯屈折同杯棬

章貢直西三徑在爾来望眼欲成穿科桑洗竹真合事熟使齪〻緫充員何時解得無拘束歸釣潭頭楓葉鯿

同李端臣遊薦福寺禪院

相期来真遊驟得青蓮界戴公舊棲隱綿構化祇樹古老張祖乘參兒走巾鉼百年沸魚鼓壯（一作壯）乙聯青冥白門三面水天末蘋風起衣重寒濕雲苔幽涼履齒南来雙春鋤乾雪點晴湖憐渠之閑淡悅欲與之俱蟹眼課谷汲分餉雲腴泣落日轉金繩林瞑歸鳥急束身事幽討我駕苦不早及茲一騑然微君孰傾倒

敘舊贈董承君（并引）

余十年前與董承君承議摻執淮上今又相直於故鄉幇與比舊則有加矣聊欲見之於詩遂賦古風云

掾〻不根舟瀰漫隨（京本作從）所適朝辭呂梁險暮駭瞿塘迫長波送日月滯與雲海隔晚從天末歸良愧故人識夫子吾王傑（一作秀）久任詞翰責刺手翻天漿灑作弔古墨班〻出素蘊想見豹姿澤憶昨長淮壖半面欣相得君時天涯宦我亦西風客薰絃破愁顏奐（一作寸京本作懷）抱洗連壁吳參刻（一作削）玉瘦吟對挹佳色顏年瞥眼過十見溪草碧鍾陵旅學子宦況秋蟬翼影撇愧西崦弔影心惻〻[illegible][illegible]競揶揄甚者得鴟嚇由来次公狂僅免陳遵謫敢意今者見依然得江國（一作在江國）復卅鄉情比重裘暖氣回肘腋南閭與東阡問躡車馬迹古人重交契遠（一作恍）有千里憶連墻彼何人老死不相覿張陳汩勢利光祠竟何益青原秀撞天螺水藍膏擘襟期（京本作居情）方未央更約浮我白

送邢清臣赴左選

泊舟梅林浦解纜墨潭灣曾波日〻生雙槳那

杉溪驛（驛有鮑朱二婦題識）

竹巖杉溪道路長道邊古驛開蒼茫分流溪水薄狂渚挨石人家環上方王程星火懼將恐霜冬草樹芸其黃去來今昔幾男子姓字喧傳兩女郎

送席延昌奉議

章水如有情為君生曾波匡南萬岑玉遙知清無多四年一官去擲此歲月挍恨無青田核遣得閒庭眉青翰客相與春風還江梅吹欲盡江柳未勝攀無以持贈君對君成強顏宜兕斬新好晚步兆問閣直北清夢多半落夷門山憩憩尺素語毋為魚鴻慳

送真歲主赴泐潭乾老會中

昔別大仰巔今逢章江濱浮雲限南北歲月一夕伸上人郢閣秀落髮早辭親滄浪浴日月（一作白日）初不點垢氛問師頃何事學佛苦賓々納踵居韶顏酡

贈法雲守光上人（守疑作寺）

日邊開神皋古刹面青嶂寂寥千年後凜々發孤壯上人詹蔔英絕軔超性相獨鶴嶷瘦姿曾冰爛清尚雲遊始丁年自副乃孟扙鞭羊去智害盡巠契郢匠喉呀般若音浩汗卷瀕漲衢尊灑法味如取赤子餉九夏天無雲暑風濁於釀汩吾耿西征揮汗迷背項耽々清涼境一塌岌不輟屨（京本作屩）無乃大勞神自云吾西兒腹寶珠（京本作猏）不貧是身難再得所惜劇飈輪十年躋楚嶠六見匡山春槐祐遷委晉（五人者皆當世禪伯）誰踈復誰親（西押）束身從之遊驪領一々捫如瘦得熟歇似笑回孤嘆近聞邑別境寶峯椑高旻中有挍俗老疑馬駒後身飡風了不制癢與如爬欲鬧綠稍稭地梅雨吹南雲輕於涼風翩笠首携節孫男兒責決裂勉哉行問津

贈前住瑞竹寔禪師（將有刑住持勅中已放有足賤）

清臚上人四十餘二十爰祝髮與鬚性柔與梓舊螺水四維飽與臥起俱（京本作經雲百敬不禪渠）陽岐有嫡嗣曰勇得法殆亦（京本作與）西佛如（京本作俱）昂〻出世建業寺譬（一作如京本作以）土囊口納眾爐金彤子有吼物志（一作師閑初廢寢乎食）卷絲攝邪（一作卷來箭錄）重跡趨玄契妙悟似不偶得未曾有才斯須（京本作穿他須）生平學解一朝盡貳負臣忽脫帝拘無端梅柳彌春信成蹊桃李言略無（京本作巧遲拙速歸双泯一日如脫貳負拘春風破地艷百卉形有桃李言略無）頃拋瑞竹依章滸埋照接祖最下徒褚衾營蕭聊卒歲末俗未覺誰龍豬蒼岑白澗謝人境南若楚岳旁達廬斜幅繞腰湊初學禪聯大剎知幾區又其甚者控關闠金碧欄目傾國都如師不使正法席笑眾釋子何朱（京本作其）愚玉虎勢音久不吐（京本作發）是使一世後猊虛陋禪趁塊捺孤唱何壹鷄鵝隄江湖瀘川南子（一作安成男子）索狂直為不平者有矣夫雖師（京本作理師雖）自無固必志欲得垂手可後乎由來世事多反覆使我北望長嗟吁

了頭巖

弋陽之東當古道有石突兀號了頭若侵蘚剝風雨蝕骨幹肇削如鑱鏤不知何寃上訴帝吁闔之勢難稽留草木焦禿僅北髮獨黴平阜疑秀發滲深丹頰耀晴霞髻鬟瓊梳掠初月行人躇躊眸子眩癡女晝羊疑（二字疑）亦何別惜哉偽態若胃真土俗傳誇疑有神陰崖黝黑嶄脅腹石眼六七流歃根君不見望夫薪〻亦頑石似不徒然肖真魄顛頂廟食爾何補登進雖脉始棄隙安得擲置八荒外化作膏腴豐稼穡

車盤嶺

去年踏雪車盤去今年執熱車盤來去年險澁自其分車盤於我何有哉道傍飛礫如積糝幽

蔓緣崖不盈攬懸知到此客脛酸慈絶雲舒與
烟慘半山棲壓擊華藏旋覺陰機萬鈞壯鐘梵
時聞一兩聲妙界还疑落天上袒裼頭陀猙我
言此途詰曲知何年名情利慾過萬計未聞厭
者仍紛然造物驅人不留瞬車盤有盡人無盡
勸君莫歌行路難人〻未老華雙鬢

過紫溪驛讀黄安中〻丞留題（其卒章云如今只見經遊處不見慈顏淚滿衣）

金鑾天仙才滲漉膚寸管由來風騷將要出江
謝遠一生忠孝心倫匹世所罕暴聞奉安輿駕
言得茲館喜先行輀動榮八綵衣暖佗年逝波
痛故國松楸眼春暉草心盡日力烏哺短銀鈎
壁間字刺落歸粉板捉拎未執復如竭醽掌殘
顧我幺麽婆娑公披沙揀波瀾泝汾瀾藻大止
覘巒公今青雲上功業壯圖滿此詩落人間鼎
味綫一臠

宿孫彥傃舍居

先生綠髮隱為已得能（京本作一何）多瘠田止三稜
藷蔗紛陽坡自言世情确氷火相憂磨刻身一
不售暫去扇隨和爾來人累輕但起歸歎歌青
冥遥鴻賓紛〻空雀羅我來臥（京本作臨）松搒（京本作竹）
斗酒客頽酡揮手勢刹徒寄之相諧呵梦明又
南首其如梁鴻何

宿法藏禪院二首

斜河左界懸朱提泠爐掠天縈椽飛高梧泣液
涼參差前村後村烏夜啼雕甍繡拱絶坤維知
自何世張禪扉有睆釋子尨兩眉清梵一聲捎
翠微亂我心曲天之涯寂歷故感迎新悲帰歎
誰是真忘機獨鹿水深愁濁洸

其二

白汗泣珠霍如洗枯槹聲嘩松風死班如匹馬
家戾止化人之宮矗天起錯寞形骸寬一寄天

涯特地悲身世齟齬由来直慱齒白頭匡〻忘
男子跋狼之胡疐狼尾世路傷哉澁如砥

清思

羲和日車說其幅白雨洗天消煩促綠蒲紫荇
娟回塘搖〻瘦青環擁矗景長臺擲翳復明百
尺紅腰精淨漾抻觀翛然物外歸一簪班鐘動
涼颸天上廣寒之宮不足羨人間縹清百斛真
吾師（縹當作醲）

憶黃天倪

遊練骨空生別愁我車欲駕羌無軔鷲風吹花
濺紅雨白日西注僚丸技青春九十行過半天
腳空隨江水流思君度日倚高閣時〻長懷寄
廖廓古人不顧身後名但願即時一杯樂次得
此身生羽翰高騫便似追飛鶴

村南

村南行吟踏新場馬乘款段壺懸漿稼如濃雲

穟含黃柿葉（一作黑）亞枝收趁霜臘團雞髀盤餚
香簫鼓下神巫正狂呼兒往問當壚娘清美何
如顏建康

安成道中作六首

故家楚尾隣三湘粗有晴地麻與桑利機未判
身輕嘗生涯寄將一葉上帰釣艇尾秋滄浪

其二

翠篠娟娟棲晴芳半隱半見誰門墻分曹戲兒
嶷庽行令我畫〻老境通竹馬鳩車隣汝狂

其三

波面擲鱗銀作刀波裏險壁紛暗清秋駛艑
吳兒操會待長風十萬里躍入雲海翻鷲濤

其四

愚智紛〻同一朽剪斷愁根莫如酒誰是瓢齎
不離手但令秋秫登我場不應他日羞牛後

其五

新里當南義挴北一水中飛抹山帛吴歙楚俚
愁狂客十年仍作嶁嵯遊羞拾靈棋鬧通塞

其六

駭然軟雨吹空濛忽掛萬丈橫霄虹陰晴回互
倏翕中由來天意不可測惜哉庶物終鞠窮

夜嘆

丹鳥白鳥（一作丹烏白烏）争吞吐還雲去雲無定度不
無夏箪工變體況有秋蟬競扶户一嘅三嘆詎
如許客思紛〻野烟縷宵明景晏掛斜河叢萱
茸蕗團清露有美一人在西方白玉珮環珠兩
璫明眸皓齒艷朝陽企予望汝涕泗滂安得鵲
汝羅衣裳

送曾該

紛〻夸毗子什伯羅秦缶擊考非無聲頹出俗
物後曾侯西昌来穎拔殆天就等閑發秀語珮
灑如振垢渠黄（京本作久）為世時（一作生）駿骨謝前朽
整頓萬里足徃奚擅天廐

畏日三首

畏日杲〻天東隅盤踆逆旅進山廬岑崟遠岫
不知數磊落近松如有須旅人墳〻信物役逝
嵛滔〻皆利徒目送長雲藉平隰赤騱（一本作騱子）正
愁青王匋

其二

畏日赫〻天南隅漫〻白道盤鬱紆過蛇搖毒
宿莽死陰崖發赭懸泉枯沉還未肯招楚些激
越可是歌吴趨目送長雲指蔞蒨轍鮒愁絶（一作
汜西江濡

其三

畏日燦燦（二字疑別本作慘〻）天西隅半規銜山我僕痛
招提訪尋數里近半華斷續前村孤揚塵動湍
治臟瓜好風不借清凉驅日送長雲下碕礒鶩
亂（疑作聲見還賦）恥愁對陂陰嵬

相向屢滿寧嫶猜目擊自張王禪場推選鋒究是暗鳴將洗我若空語盡決濛羃蠢覺羅辭鍩棣何有挂諸妄露地非端倪灑灑白牛放惜哉功名誤未爾寄物當佗日虎溪傍還期杖藜訪

黃洴

不出東城隅三月今者忽作黃洴遊渾渾大江刮海窟黃洴一水學潮頭潮去潮來朝復暮蕭索千里空滄洲沙渺上唧亂人眼分曾豈魯魚鰕網纍粉飄霜縈折木着水凍雲銀簏救老漁鈎壇踏新灘嫠婦績草當空壘總攣愁鬧路人語新年已非故年熟故年楚麥破分收新年來首飽饘粥保丁催科不貸人行且秇桑賣黃犢向秋但無惡風濤含北相將拾種稑

北禪水閣走筆

西風涼客衣弭檝滄江淨晚（一作曉）吾事瀟洒聊復此登臨雲容不礙秋清樾有餘陰煩心洗東詖寸目明遠岑樊籠脫鳥窮採落弔野吟莽墟閱今昔長慨撫孤鐔故楚冠劍（一作蓋）盡物情幾浮沉懷哉歲將月無為空滯淫持語朱陵翁須矣吾抽簪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四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五

安成劉弇偉明

古詩三

感遇二十首

歲月忽其除颯焉悲凜秋商飇號晨林脫葉舞
梧楸鳥還下白道木末揚寒流閨人從幽佇客
子悵遠遊雲閒耿天半俯景獨遲留陰霾掃不
得千古空滄洲

其二

西方有佳人弱齡三春蘭一顧迷下蔡再咲傾
邯鄲青樓十二曲容輝勝廣寒寸玉耿孤抱時
時寄哀彈孟娵久不作宿瘤駭朱丹世道終如
此美惡隨所觀吞聲句復道留與寒條看

其三

日月跳雙丸陰陽馳四驪海水復清淺萬古信
悠〻嗤我世俗子真如貉一丘三楚冠劍盡空
看逝波流悲未俯長劍詀聽淚不收何事馬蹄
間非夫良足羞終恐鄧禹咲三十未封侯

其四

廬山何崔嵬直上九千尺藤蘿翳蒼茫猿鳥閟
今昔寧寥飛甍閒了與塵垢隔三十六騰亂瓊
扉挂空跡中有墨漬翁不飲亦不食文鮚為之
使侍衛羅白額遺我一卷書生平所不識小兒
其無忽持以永朝夕淌掌受翁賜恍若吸月液
吾將稅楸丘蛻覓揮八極

其五

㛹娟誰家子粲〻生輝光弄姿俯春蘭臨風振
微芳秋水揚清矑白玉雙明璫渠家何許咲指
南山陽去〻不輟軌恍若遊雲翔遙看入縹緲
明月斷人腸

其六

蓬萊三神山夜夢遊其藩岩嵬黃金闕白玉羅

九閽正見王子喬臥把肘書繙顧謂方瞳人持
我謁羨門揮觴清露滋行庖脣㼝璠一酌祛滯
念再酌洗冥昏三酌陵紫烟列甯巴可捫下觀
人間世參差舞丘樊有客撫雲璈長淮眇飛翻
送我若有情徂鑣儀長鯤悵望不得留東隐已
朝暾

其七

我慕徐孺子飄然不繫蹤屢辟竟不起三府爲

一空當時坐支黨啇飈掃萍遂或橫取鉗釱或
迯爲雅春南州畢薄地斯人出其中一丘與一
壑自謂過諸公坐搨解陳蕃生芻弔林宗維顛
非一繩何獨識汙隆至今清漳湄千載揚高風
寫懷寄白社寂寞吾焉從

其八

西山有靈丸五色發光耀餌之生羽翰可以後
天老莊揚擲斗筲宇宙決籠罩往逢洪崖生揖

我顧我笑手披其形圖持杵剖丹竈鍊身致雲
熛一息僅不到終爲俗骨累凜々鶩頭蒜咄嗟
魏文帝空悲逝如掃

其九

士也方蹭蹬愀愴不得官無（浮宦）幾何日刷陵風翰
九衢無關塵暢轂走朱丹一爲鸞逝誤翻身落
波瀾愁未歇黃鵠淒感入脾肝千載上東門爾
来誰掛冠犬遺下蔡恨鶴起華亭嘆冢間與林
下蹊傳正蹣跚

其十

驅車出郭門四顧心茫々玄蟬不知愁十百號
枯桑東北有故宮云是許旌陽旌陽昔仙去鷄
犬亦隨翔云何謗眦予乾沒走康莊徂年不可
挽綠髮忽已蒼我（歎）拂衣始駐景吸晨光駕言從
朱陵荒兮其未央

其十一

鄭謂璞為玉周謂璞為鼠物〻無定形公議歸何許子都斥弗御世或貴嫫母棄鼎寶康瓠楚客非虛語紉彼荃與蘅臨風結雙組吾將駕而崑拾玉老懸圃

其十二

富貴吾不常忽則輙易人青門聚瓜客曾是故侯身金鏡失秦家中原駛烟焚房狗賊縉子閣闇排亂氳一逐細水公濯纓清滄濱信知天地間虛槖鼓游塵冥中有巨力呼吸旋峨岷肘股不輟弄絜故还趨新得失定有寄無為喪吾真

其十三

穆滿騁八駿濯〻萬里足朝賓王母家暮扺胥餁宿揮觴謠白雲擁雪歌黃竹歸來七萃空一坐亡漢曲其樂安在哉禍胎真瞬目荒矣秦漢君雖肝窕前獨射蛟長江波寫涕之累麓弥年滄海傍神仙杳難覓頹年寄西崦未必不為福

其十四

翩〻外黃兒片玉駐青春鏖兵彼項籍嘗义視吾民從容出談笑桑梓脫沉煙龍出蹈海容胡為苦泚泰射戟與弄九解分竟勞神生子不忝惠惜哉襄城人

其十五

神器不可為天下乃大物唐堯禅虞舜茲謂能爭畢索何燕之噲智詐窮晚出子丕代哀漢真情愈難詰切雲鏤豐碑豪誇灑雄筆當時許昌事埋沒十六七那知石勒咲正在驃騎衒茫〻千載間高光竟誰匹

其十六

芒碭彼真人元是赤帝子游氛決秦餘懸後項籍死青雲儕高衢侯王與壯士咸陽初置酒猜似從中起鑄伹化胡越對面邈千里君王忽天贊顏謂封雍齒軍中相與言事故易了耳雍齒

今且侯吾蜀無恙矣炎〻四百秋按堵從此始

其十七

我聞迷塗說未遠勝不还云何之楚客北首鶩
燕山〻魈獨足笑短尾陰狐鷺（疑作弯短狐虫名）荊棘
與風波平地乃芽鬧君平反初役無為跌其間
步兵足長勤楊朱彫泣顏經涂有九軌那以慰
躋攣

其十八

昔人泣崑崙泣使变清流嫠婦不恤緯瑣〻悲
宗周薄蝕叔瓢號負阻愚公愁曽無百年身浪
自遺私憂野馬襲日觀蚍蜉控岑樓齊客有高
蹈箕山無毀穫足已不累物一毛輕九牛寄言
悠〻子母詒尸祝羞

其十九

快牛為犢時數能破人車駃騠生七日超母每
有餘經奇本自天豈直脩斯須里社有病樗黔

南有駮驪一生便凡散蟟彼衆所俱下愚與上
智此理信不誣

其二十

疾雷疑車音出門乃知非抱影長自明流螢點
霜幃羅帶翦秋水黄金縷春衣持看清夜蘭愁
無故時輝食葵心知傾茹臘腸虛肥纂〻棗下
歌惜此歲月遽因聲勸語儂勿復遲〻歸

秋日儀真即事十首

秋風來從越天末痛洗玻瓈出明月雲陴隱起
玉龍眠下有春容萬濤雪獨負之綸歌一葉半
酣老漁棹歌發客[illegible]（心）寸許了無多底事臨風吹
欲折

其二

野雲隨姿渾貼（一作點）江過雨骨風鬧斜行秋聲
夜半洗遼廓十萬屋瓦浮青鴦樓頭縹緲下簾
鼓羅繡綺儷暗行觴紛〻傖楚不足數更甚吳

儂來去忙

其三

雨〻飛來江上鷗顛色白欲逼人頭夢如一雨
過疇昔身似五銖輕轉流紛披葦白狂不徹斜
結蓼紅嬌欲浮五朐之腩一抔鮓究問鴟夷乾
不得

其四

湖海有士豪不除坐客下狀初若無霜瀾洗出
不理魄十里但見陳公湖英雄身外亦何有要
使憎勿遷儲胥彼羞杖睨啞遠者似不名與天
年俱

其五

丁字河頭文錦翼似是東園故鸂鶒天風蕭〻
吹汝急遣汝周章無好色江蘺（疑作艸）暮歷過行
人一顧為之三嘆自我顧舴艋從溪翁變春動
邊作幽客

其六

秋入前山瘦如刻楚雲吳吹沸江國魚龍爵馬
（一作燕爵）安在哉粉白黛黑埋真色迎蠶誰是當時
人胚胎黃金仍掃迹飛來蜀岡爾何事似欲撞
空爭岩谷

其七

客從南來一何癯烏紗不屋非縵胡散堆亂帙
硯午鐙穿冗彈殘貞蠹魚尋撞雖工亦未計立
伏不鳴甘豆粥昔人舉肥我今安爾得外澤如
瓠壺

其八

艾宣芦厲天下知頃閒東園（一作國）頗有之蕭〻
自含風雨韻一一對峙江湖姿隸亿呵護耽不
謹剝蝕睨裂遺松榻由來藝固不遠德究兀但
有文忠碑（祝）

其九

無根濤頭萬瑶埡曾是隨風起生滅不應散裂
氾人綃大似半（一作平）吞廣寒月紛紛何用辨馬
牛曉曉相矜突蛙鼃會得秋時買野航别看吳
兒舞狂雪

其十

曲隄貫無街萬艘户有軒薄千金毫兎甌一引
往舍去客主似獨心相高利機舞眉手搖穿鼠
子乾没窮銖毫只今大門盡老（一作）谿谾死不盈
歐寧此曹

過東流聖感寺

容從西南来明發倦流從寅緣泊煩促羈覔𣵀
（一作點）寒水祇園開陽方百年此經始陂陁一水
去騰蹴數峯峙軒盤仍東闢晚秀皖如洗物隨
眄睞移一息間三起僧閑神自定童野髮不理
平生腐儒計鞍肉蝕兩髀脹力耗蠅頭半谿綴
旒崙崖澗飽所經茲乃形性佼疾走影不休蕉

忘竟何是

按田行

野鳶蹲枯桑白日忽西注一水東南奔驚雷瀉
濤怒越閫凄凉弄滯念劇攢蠹歲皆倦客身雲
窅前村路應門白凝兮覗巒竊指顧強黠咲官
人弥年此来去田家不諱窮誰者富豊阜摘刻
豈吾心寛攸（疑作寛假草書誤）惟爾故行矣渠未央違
恤兒女語

持釣

艇子悠揚打雨来鬢絲越箭青玫瑰昨聞古湫
新雨足漲波泛入西溪來西溪兩岸行人少白
鷺對翹佳客陪低雲弄嬌不成去半與枉渚相
縈回藻間頳尾厠銀鯽正爾作群争暴腮故應
沈餌得所置行醉甕閣新熟醅

宿長山寺二首

蒼山兩蟠虯傑勢分夭矯不緣事迷尋茲地終難

到破瞑紫烟生寫谷（一作涼）清樾好（一作老）村長下
牛羊雲綻（一作次雲）入歸鳥松風捲孤聲夜半秋聲
小客懷方未央千里漫白道庭樹一（一作絛）鳥驚
愁看楚天曉

其二

客心秋螢點更覺永夜孤虎眉波上人主礼良
渠〻揖我頏我笑坐我庭之隅飲我業家白悦
興顯氣俱玉露下金井缺月低雲衢攝〻百年
自終慙窘囚拘綮明禪塵鞅畢景真良圖

遊麻姑觀用黄道士韻

鳥道參差掛空白雲林曾是飛昇迹誰論滄海
復揚塵已識秋杉老參寐玉駕班龍飛九色古
殿崔巍遺石刻會須揖彼丹丘人掇拾頹年盍
偃息

夜泊玉湖口

流溪一瀉驚磨垢夜繫蒙衝玉湖口青登明外

（一作處）梢如村白鳥飛邊衫辨斗風死波閑坐来
久短髮欲搔慵着手一泓清淚墮吳雲橫管叫
秋龍子渡

桃葉行

君如秋菊英妾心流螢光擬吐方寸照明月終
相妨桃葉声亦苦千秋斷人腸渡江不用楫遺
識乃在梁報言青春子慎勿學輕狂

何塘精舍

松閑竹淡（一作靜）清午陰金地少塵門更深忽從
襹縱出重閣飛梯十尺下瞰臨有客觸熱来自
東汗絺裹暑（一作一把）慳天風頽龍揚鬐日戀緩碧
梳先（一作空）愁井絲短

永新法雲上方

右廊西頭物色好別有淨界聳青蓮玉虹掛門
一水劃碧雲（一作鱗）差径千家連浩歌流年客尊
酒高卧白日僧華顛夜涼散髮弄明月更欲挽

駕青翰仙

發廬陵

不作釘根桑翻為凌飈蓬五年三覊旅羞哭畏途窮今者人事縛宛然遊羿弓誰尸造物柄皷我吹噓中雲航閘急漿勢奪編蒲風黃洲轉頭失旋指墨潭東旅鴈聲其儔四五翩書空暝色天水接俯仰僂青銅幽情隨岸愜盼與魚鳥通酒刀秋後葉扶衰借霜紅詩敲千蚍矛稍取别愁攻男兒貴健决吾豈專棲雄

鐵柱觀

鐵柱聞故老藝根長江幽高真以翩蹮瘡痛吾人憂純鈞推三尺斬蛟白涛頭功成去人间鷄犬不得留班龍駕九色一别忽千秋疊構悶琳琅夜壇空斗牛寒捎碎凉月綺絲爍文縣紛吾感遺事寫湧東南流麻姑行老大海变繞蛇丘逝将理荃撓弄睨眺滄洲

舟次生米值風作

東北有雲如捜墨（捜音上声）舟子熟視無人色忽然白氣変飛鬣拗怒波神起秉隙初從下游架王疊頸曳一望熬酥白琳宮蒼茫失向背野鳥高飛避漸翼紛〻翻舞殊未酣萬馬躍入朝周客陽侯雎盱推選鋒勢欲盡取奔鯨磔崩騰豈啻陵谷改刷滌似病津涯窄大舟跟蹌愁失踞小舟呼天手加額間於盤渦拆腥沫疑謀鮫魚助奔禦瀘川病客歎欲僵頼是組縻逃不測等閑覼縷戒衣襦倉卒何功補淪溺曉来風死回安瀾由自漫空認飛礫咄嗟鴻毛寄微命一朝濱死真兒劇明知屛翳不吾欺何堪失便垂涎得

大孤山

章貢（二本作漳瀆）西南来銀涛白（京本作白）浮天揚瀾閒泛濫如剖大腹然茲山遙相望盤薄知何年海風一何高吹落蓬萊巓浮根襲氣毋弄影白日

边赴渴夸父夯閫蕎踵不旋軒々執法臣立當天子前穹螺出佛髻青附帶秋蓮瑠璃千丈脊忽與氷蹈連（二本皆作穿）鳴柳巖腹雨挂席浦外煙鶴駕控不返空遺紫芝田香鑪初爭豪落星繞一拳擢秀蒼梧雲發彩翼黔蹬上窺杳冥無極之層霄下控澂茫不測之重淵松蘿參天歲月老清瀾泛沫魚龍閫中有神蝎臨觪睨舟往還流俗謂女子影纓來此山香脂間綃繒鵝豬捧羞盤至以孤為姑考究初無端可憐俗好怪此語良大漫神囿不可誣何得正以女子觀吾言庶幾為不妄不然茲山徒与望夫女凡爭噴屼

贈知訓上人

英々窗顏芝逑在青蒼岑雲烟適有寄為瑞本非心往闃攀緣人紆軫姿所尋一落城市間逕蒭護蕭森鯨魚叩蒲牢大吼洪鐘音巘清氷骨外始不得侵試從古人求絳鉢中支林定〇發遠挨慧劍黏長鐔招提始嘗聆湊泊塵端駛辨秋黃落一見知非俗儗人懲躁雪煩貞剖膜赤鬚由來號該洽況有新詩堪發藥俊如駝橐筆中出秀甚曉々麟角一耳枝雨過結留莫曲汜萍開窺哺殼蒸葺緝春柔輕屣不躡跟白疊擁方袍皖如崆峒雲時々好事者巾屣喜及門隨綠綴香火高謝乃世紛齒先衆一飯獨傲傾羲輪顧我紛々何所為年來病眼欲成眵風情落莫非故時未適來去唯應詩辱師勤請適六七獨恨瑣々無經奇強顏終篇使持去着足成累庸非師

寄李知章

文章盛自元和間誰其傑者柳与韓二公秋鵙擅神俊天使側翅摧諸謾卷收萬象付寧默神怪鬼慕皆碑殘詩書並馳可終古豈上唐世論

不刊陋儒雕肝百年後摻（摻宜是操字）筆仡〻愁髀肝問津誰當語慱望祊步竟笑非邯鄲紛〻緗縹瀌飛爍埋沒理詣非一端之子清才如振綺綠髮照春容激丹鄉評舊許擅螺水文戰曾是鏖桑乾自云從事二公者用意能到衆所難新詩遺我章江曲百首洗出青琅玕蒼梧雲生逼齒潤溟海月借吹衣寒由來青萍止三尺天末斗牛曾上千流塵不隔自為快寧与折鉄論淒酸何由鞭鯨肅吾駕看子切雲重整冠

贈善懽禪師

善懽禪者南安人巾瓶自副方栖集仁山之隆慶也安成劉弇過焉而異之曰是乃金地之五芝茲林之一鷃也西證外號工古律歌詩今時衲子中決不多得則与之遊為尤舊蓋百往不厭也歲八月予調官就道惜其不得數相即而又恐師忽一日擲去也留詩以遺之且引諸其

端云

却塵吹冥〻人乃萬物一流浪苦趣中奚啻燋烝蟲爰有勇猛子間以徒脛出一念得西證茲謂能事畢誰其秀開士懽也早奇崛親更藥病師熟寐警狐叱祖瀾決重鍵法肆躪通術頹〻空王臣排嶂方山屹又如富兒曹百寶熗私室泥有清整姿宛是青田四憶昨螺水曲艱然契徽審眉宇殊津〻襟期洞無窒詩成泣神姦灘漁溪新帙長驅筆陣閑坐諷秋蛩唧蕭條畫公後微子吾几失方期汗漫遊悵別念茲日孤雲尔錫駐過鳥吾帆疾聊作魚相忘無多喚蚌鷸

送晢公禪老二首（有引）

晢公禪老住奉新之人王院於其取別也送以二詩

有鶴青田未骨傲九秋老羽毛鷞鷟間不復故時好吳霜割清夢一夕落幽島晢乎開士秀佛

路着鞭早世累糊空雲一以凉颸掃性圁琅琊
覔禪海巻狂潦紛〻方袍子未易艤艀到師如
健噉兒把握攫梨棗尒来三十年方寸不貲寳
鯨鍾人誰識卿狗衆擊考又作雲山行方將同
木稿勿牽斷緣人時寄新詩藁

其二

我聞豫章境勢勝所至生山皆撞空活水有照
骨清其間佛老宮（京本作構佛宮）往〻聯飛甍人王邑
一隅古屋纔数楹塵點自不到日飽松風聲十
丈挂溪影虹橋挿峥嵘揶揄下魑魅跟蹌咲麿
麇師方得所歘振錫了不攖非如入流子橫計
多餘贏秋畦蹲鴟老晝飯宜香秔由来介石身
勿作歸雲輕

龍雲先生文集巻第五

龍雲先生文集巻第六

安成劉弇偉明

古詩四

次韻酬蕭器之朝奉

弇也培塿姿狹識謝崇崛業疲迷津梁憂患醉心
骨魯酒笑薄團商聲懃後出魯徽劓犀效澁鉄但
緘室濫紵　元豐詔經名掛千佛中間困甕鹽晚
復掾丹筆同時笨雲英大半空巽匹鄭衛正啾耳
冷落女媧瑟勞生一瓢壺風波信浮沒几欲定蝸
居歸欤訪蔥蔚甘齒婆娑民庶可老鐮帙恩波徒
天傾隨器到豊溢例當薦貧收殆不止夔一春根
耶撥陳敵議得償失積薪無踦村魚須輶囊笏持
此歲月閒尚冀補終訖蕭侯朝闈彥憐我升斗秩
洗以古襟期如巻發新鬱青天方覩樂此語劇招
屈倒持珠玑囊一寫非所恤泠然躅巡抱海若發
鄙室巴飲迫新賡芹膻羞獻術得衰雙騰虬未易
嬰長縡薄言遵醉鄉庶我遨永日幸無孔顏悔妙
外論越軼

次韻和賈仲武同諸公遊狼山

寒林羨朝徽課壤渴膏霖昔聞三神山噴薄擅疑

獨忽迸六鼇頂角趂連天麓我欲追幽尋節龍蹊飛竹呼吸沆瀣滋六合歸蹀蹙苦恨弱羽短弥耳曾憒蓄蝎来茲山遊快甚焦渴沒幽岐䙰脩帶僵木披剝腹桐萼瑩圭姿槐青收兎目藺風遮猻奕天半落芬馥捫蘿躡飛蹬輕屣捷馳陸窮探初来已肯惮罔岑複直欲駐頽陽攬鶩還若木主人山南公白面鬢雙綠載酒邀我行璀璋揮觥玉雄誇倚白馬高謝言詩卜狄侯士林秀智敏衿炙轂江夏拔俗標天驥脫羈東合西四座賓匠手誰甘縮嗟予早不偶投足祇取黷畀飛得海角若畏官謗遠樊籠　瀟灑便覔榮願足濫當新詩酬秦雅懸終曲行將秣子馬更約相追逐

再和賈仲武游狼山

尋春古原頭林梢過朝霖狼山連東南擅美此其獨搏鵬岌駮勢潑黛森孤麓冝樵葉堆松供茹萌抽竹區〻介丘北回視一何蹙渾疑杳靄中其氣每先蓄細泉弄幽清渴師初欣沃爐雲出洞盖入烏洞胃腹茫〻宇宙間千里得寸目照數射冷翠襲裳乘遠馥根株吐乾坤要會控水陸高躋頂初絕却轉道弥複梗楠間桐櫧千霄非一木輩〻鬪寶構殿閣輝丹綠禪客稻餌珠騷人　留王遊嬿後皆進賣貴前期卜睠彼市井走乾　丹轂光死不一到動輒取孥東誰知吾輩　擂縮拂衣便成往握手不嫌黷句外氣爭　机鬪速無為苦役〻坐自絆馳足紛〻簿　物尚直曲會須擺紅塵更着輕鞭逐

贈雪峯長老守超

仰窺玉奩大面穹碽碧顛青自天擲　不管地祇慳十五百徒此其宅流水聲中換今昔粉抹頳糊老椽壁枯木庵回舊日春難提塔亦重來圻公存（自云難提塔折當示現而師住持適當塔折云）超公最後法席張全机樸（師典）落髡毬場曾令天花倏飄墜況有蓮橋符青黄（爰弟彥伯中散公双生〻時橋止有青黄一色人以為瑞）蓮鳥藤橫膝傲佛祖熟識眉宇瞬且揚天吳吹瀾洗羅垢方諸挹月来清涼東甌萬剎盡金布咋舌誰堪論妙悟賺殺參兒走衲雲高枕無乃林泉負廬峯南　真西材叩寂丈室懃宗雷秀巔巇眉逼人其及疑不自塵中来由来山興複不薄畏途何計揮塵傳詰朝匹馬汗羞顏又作揚花無止泊

和仲武苦雨見寄

君来通川居朱门廕重屼近閫植霖雨西舍野水淙平地忽浩瀚頃足疑涉江猛風利如刀觸紙無完牕朝釜魚頭生飄注旋罠缸仰收墮案書俯拾短焰釭凝兒臨欹湫往〻駭影雙我亦有此患漏榻遠屋扛幌如失群鵠感憤愁眉龐狐膺紛填噎更甚雨时撞辱君大句投華旗揭脩社直款却以心不容苟且降森披漢殿戰標徹梵天幢蒼烟短兵接豈暇輒淬鏇區〻苦吏役展驥曾非龐強亦歌巴歈跛鼈憊驕驪

晚晴

翔颯拂層陰孤鏡掛天御幽姿媚澄塘俊活扶秋岳飢鳥下木禾啅崖喧簷角落日銜半規逗翳如新濯海涛晚聲收萬里卷冰箔徹颶飈踈欞輕霤躐叢薄蛛絲裊如狂虐隙野馬躍病軀得愜適更甚鮮攣縛沵洒萬籟齐沖融百飛（疑作非）却熊徑与鳥申髣鬆猶能夸蕭〻寒砧弄天半哀音落客愁轉如蓬萬緒入冥寞不無臨風想曠日歸領晷茹蔬味新脫把酒醮沉粕明朝踏新泥已有躋攀約

贈黄成伯仇覽

翔（一作春）風撓（一作吹）客心爛熳不可收隻舲揚層波益信生計（一作若）浮滄洲濫歸迹飄擻憊吳鷗若人来自東卓犖（一作攬拘）欣嘯儔揖我暮川渼昧明烟天球撳鬚藉芳草闐則數魚鱲詩書見孤詰盤九走軻丘況有掃園筆可擅岐陽蒐陰湖六尺牽初恨不少留（前值君燕湖恨不相肖錄而過）梅根躍高檣笑我仍回頭（過梅根渚君檣飄輒光自戲我以詩隽）繩牀列短炬相与枯春萬清狂到詠誹恭內嗤蜉蝣（一作悠〻）女牀無凡羽渭曲皆清流（若名父之子一作潔流）嘉實（一作種）自弥望（一作青玉）直未歇以挈須笑策高衢　句寧公羞

有詔遷移局寔錄院因成古詩奉別同舍李士諸公卿佐一咲

春秋謹嚴書百史茲考信晲周駕而東翦魯猶足訓低昂心權衡與奪營霄寸包羅三八祀誑始蓋其慎一言閑慘舒九地迴斧衮密雖蒐鯤鮞寬亦漏鯨屭謉負芒蓋忠骨蓋棺齧肉角死西郊風味一朝盡千秋聖人經寐寞風雨烼三子豪未除巧語終不近早時遷固儔雄誇掠秋隼釜鏊謝前規沙場出孤駿森嚴雖時乏猶足儆拘窘黠兒何厚誣乞米誑髻亂至今汗青手縮袖齋痛憤此道竟寐寥斯文有遺恨於皇宋七世輝赫到禹舜起

趯（當作趚趯玉篇騙步）下祥祉郁穆起聲聞載祀盈十六鏟滌無垢冪斯氏被醇和淪浹酣九醖冠劍趋夔皋戊鋋老廉藺君臣不朽計邈子事功運龍催鼎湖去墨熛蟜門潤際會風雲收力尺光景迅脉暉歸太史承之乃碩銑詔遺陪青箱隨宜課程趍攀椽赤霄塏颯漂塵土鬢嗟我佁儗人机杼終不韻早員江湖心晚繇道山進幺麼亦胡為陪躡濫英俊捫奎星辰逼飛韡球琳振計工蠹魚上三載真一瞬今者聯結束如發千里軔鵾鵬渠新林末似故枝穩頳鯉定自劳何取名赤鱓酒徒謝知章詩敵拋何邋迮劳门户成懸愧上車問猶幸親切遵勿負時通訊

送李充咨赴官山陽（時在海門）

去離飛從毋穴傍刷羽澥鮮啼扶桑旦徑崑崙莫砥柱玉山之泰卿充腸歷覽五都遍九土一朝翩然歸女牀夫子故家本山陽樵悴一官緣故鄉時人等閑得重精君家樸滿無餘藏相逢海上真偶尔畢趣論心良慨慷不無幅巾遲蕭散況有逸爵揮淋浪酒酣調笑不嫌靳共指鵾鵬飢鳶翔蕭晨八月渚紅香水風泛入客衣涼溪頭艇子送急漿

輊齋誰識王陽棠根無佳設綴行色匣劍欲解懇非良淮山刻作秋來渡淮水刮眼清如霜謝公何日東南下別浦應尋臨汝郎

送陳師益還建安（時在海門）

南來海舶浮雲濤上有游子千金豪闔山左轉七十（京本作十）里桂席六月天風號俯窺虞淵弄白日彤（京本作丹）霞下爍波歡數陽侯嘯瀾罔象舞出沒金背（一作脊）嬉鯨鼇等閒推徙失向背往〻三山隨所遭我欲徼（京本作衛當作徼）巡驗荒忽脫非值乎終（京本作真）徒劳呉牛喘月玉斗搖金井芙蓉啼桔槔一椽沭葉泛歸夢別興斗与淮雲高青蘋送客淒涼地節物驟〻驚雨（京本作骨）毛家園柿栗行可拾況有擺捶播東皋魯連蹈海徒虛語尼父乘桴安所逃亡時作底（京本作解郎）投快便与子去作滄波遨

送曾雲永赴舉

益簡以不作吾道竟茫〻滔〻天下人生死各利韁誇兒騁新奇剽竊模青黃爬羅尽砂礫氣焰苦不揚初如拆纖綠那復一條長又如抄送客十九為琳琅（近世襍詩有曲進好句不留之説）鄭埋沒太古音啾耳紛蜩螗曾郎春不如閣郎眉間堂十年讀書史一日

胥膳張興來漉酣筆落涔松丸香摧額鴛鶬聞識此雅鳳凰梅天暑氣（一作風）湿江東滌聲狂辭我歸袂擁霜蒲桂高檣飄翩不可留撗鞶趁文場期子勿苟作瓊瑤擲新芳奠夆下俚曲黃花間折楊由來玉山粒粳溢在糇糧河雖一掬波曾是九秋潢行、、事斯語看子摩天翔

送新淦余宰虞卿

昔平循良用墨綬紛委蛇夫子西南英三十朝神柁爰來慈衆兕一掬芝眉和里閭無愁嘆卒歲知婆娑牛解等是刃恩涼誰非波神閑畧朱墨日永餘絃歌及瓜賦歸歟去、、可奈何春容雲濤裏一葉翩徑過羹魚飯香秋涼衣送長哦三年種桃李留得春陰多鄰挽徒虛語稱翩方雲摩行哉尚良食吾君正卷阿

留題王公謨沖閣（謨一作謀）

篬牙排青冥眺聽既蒙眯居然人境寬魚貫出萬態坐疑天機緘發露窮損碎圓清入鳥啼蕭灑送容慨脫中晚吾來靜稱一搨對睨雲巘高興勇欲決蘄奮胡為淫書史歐若嗜炙膾長年馬如狗埃壒頹毛改兹殘恐長負躊、依儕輩何當拾頹齡相与（一作密尒）寄樗來挽君醉鄉衣枯肺時一溉

贈王隱居適中

樗翁臥南郭宛是逍遙鄉朝餐止半菽暮僵仍繩沐如（一作長）松生磽陵不害材資良少也須絕羈駿駿驍雲莊十出九不售髭根半秋霜佗時（京本作遂令）轉蓬于碩嬉過其傍那知胃腹（京本作臆）中固自儲琳琅我曾耳清謦（一本作警）灑落皆天潢謂宜神明相衔衔臻樂康胡為乞刀圭弥年對（一作臥）清漳曼容隱成僻照隣癈堪傷睡虎与蟄虬兒童勿輕嘗（樗翁乃適中自為病辨）

送元奔宮苑秀州鈐轄

捶犀頭角何崢嶸紫棠邑巡長弓騂不李蠹魚只浪死耶困躍馬酬生平奏書明光覓自試臣有瞻武前無勍俞音一朝九天下瑩青渡鉄虬鏗鳴坐上少年勿遽趁精聽此日吳趨行吳中風物妙絕殺（所戒切）矯李騄碧輝連甍紫崖陰洞泄神秘覓旌羽帔嬉仙雪鱸肥秔滑匕筯好鷗眠晃浴波瀾明突烟畫恬夜析死元戎退棄休千兵詩成青天送白眼由拳瀁作千鷗鷺金船爛漫賦春色葉底数花餘幾英吳歌扶陽去宿滞楚舞挑客留瘦情功

名成就付偶尔要是行樂寬吾齡迢〻汴水滴油馱暖煙畫鷁酣數旌回頭應咲東方生胡為索米去安城

再継獾之巖韻二首

庭椿摘初黃畦韭翦柔綠春盤巧飣餖一筋生理足今者鳴噭腸飢花到雙目終慭短豆戀誰轉紫芝驕青烟撲九衢碧瓦酣萬屋朝來好龍客義動重裘燠慇懃斗酒杓豪健賽楊僕吹回麯車夢鴨羽正肅〻九天真龍飛萬物彈冠沐薰短草木妥宴賤衾裯宿叨逾太官粟敢計功利迹惟應杯中物可仗詩筒趨

東風入顛毛非復故時綠生涯蠹蟫裹術智謾蛇足悦作芸香游頗復窺叢目乾坤開清明物色洗膳騰謬當匠石寄搵捅翰夏屋逞隨金閨彥懷抱鄂律燠新詩間模寫勇若驅妾僕千秋赤壁後英爽得瑜肅朝來墻頭花睆睆弄膏沐歸期莽難求不曾樸被宿端成心賞遣誰念客當速聽取提壺聲勿負慇懃趣

送貫之縣丞解官還壽春

西江客袂春風老吹得歸心亂如草覷浪三篙下晚艎去程不學寒蓬掃淮山蒼〻淮水長千里一官歸故鄉舉世由來青眼少孟嫁破黛嫫母狂緹巾十襲盡燕石埋蝕大半雙明璫干霄肖是男兒氣遭與不遭真偶爾人非田文莫彈鋏世有伯喈須倒屣君其行矣重問津蹀月騊駼寧伴死

次韻和彭道源元夕

挽雲挂幕張流蘇革輔夾（一作匼）道青蹕邀黃傘天公下檀榆百萬星點成須臾赤帝鞭車隨雲衢燭龍駢頭浦還珠鏡隨丹翁膏鳳雛麟鬚拂蛾間數踈絃嘈管淚声鬱紆梆比百戲羅侏儒輕紈綉履蹭艷姝妁〻巧笑賺笑旖有客年來倦著書囊錢圍票索無餘短釵（一作缸）列按擁弊襦未肯行樂諍睢盱大奴聽響什屋隅小女行卜迎紫姑子雲門巷正蕭踈誰着戴酒論區〻

書新興羅漢室

應真檀施者誰子僧云福堂隴西李巨無窮盡理則郑明〻善根此其始

次韻林錫遠食蜂兒之句

世人嗜食心專甚鼓記里剖磔供嚼齧誰計物生死紛〻䗪蠃蜮晚亦列甘旨況如兹蜂者攫拾纔

蠡蕭八月陰崖乳戢〻若攅指老房脫枯蓮薦右方物美翻嗟甘口鼠横使童角毀吳藝徒自僮商賈斯遠矣我思天地間材死舉相似鳥壇在澤羽象焚緣揮蠱梢〻挽雲幹斵鋸入儀軌豹胎及鮀岑日飽饞咽子人方懷此憂何暇多議彼異時佳設張更餉勿余鄙

題遠上人休老庵

上人叢林秀襟期支許越往從湖山遊發軔無留轍轉身浮雲空帰與飛鳥豁故鄉得青海下瞰鯨燦窟結廬饞蝸牛勝殘喧早脫叢殘翦荊棘悅救棲嵋埒蘭若錯被逕関鎖晝不掣由来大凛生卓錫果清絕管茅席三徑虛榻掃涼月不持一錢吾未省香火歇鶴骨老亦輕田衣故仍潔高春一飯過野蔬供嚼齏笑作瘡痏內篤語畏饒舌陽岡諸蕨祠乳竇春泉冽行當攬俗駕滯念論一吷

酒家逢徐逸人

嚨唿馬子踏落花落花盡頭逢酒家酒翁酡顏迎墨客五雲冰漿發青悒丹丘羽人笑揖我餉我碧海雲根芽食之奇光襲兩腋小哉天地自幕席（有疑）自脫眼底不辨驪与騧冷風時能借一吷便欲搴芝凌紫霞且唱蹋銅鞮莫歌白浮鳩躍沫寄顏年陰〻馳四騶雲擻駕閶風茲仍竟悠〻却憶東皐醉鄉記鬷笑三閭非所憂安得烏孫青田核下變春江萬斛流

志鴈

東道出海陵儲水得故濼野鴈若烟海於焉避繒繳去来迷春冬嘐喋識領畧子時饑將殘篝火彼童弱羽蔑揚飛熛敦迫海風悪崑陵焚（一作卷）大地竜笑孛霆搏翮〻隨陽侶照影起虛愕嗚呼犯蓬訇騰殘劇殞霓梢〻青雲翮寒烟謝寥廓莫知孰奴王百萬帰一爝有叟家青溪三日舉不洞赤內羅闍陵纆血灑叢漢商人爭行錢煙艇絡瓢泊蓬淥未改故十倍富前昨翻笑任公子釣鯨滄海角

海門故城（俗謂姚司徒城蓋草窃者）

故城巳東南盤〻蟄倚虵借問經始人云是司徒家唐季遭閩山群盜紛如麻淮海尤剽輕時〻起邀遮甚者控壤地相錯臨犬牙斯人何為者尋兵喘鏖鏖擅此一抔土僅倖國於蝸鍖鑽稽天誅至以功爵加百年去隨手遺階臨汀沙牛羊閱朝昏草木自萌芽誰非化黃壤此獨遺雞筱停驂一回

首浩嘆空歌巴

夜飲留李墅岑法曹之筆

君不見東皐酒狂能放懷醉鄉著家身去來又不見昔時西晉把螯字隻手敵以黃金壘流年驚鴻瞥眼過為君特地柴門開鶯雛轉黃吹鵞醅紫蒲白薤雜芋魁始知有神王歡伯解卷霏霂蘇愁芸玉繩桂閣爽氣回烏樹不驚螢點皆熱耳未厭雞声催玉山好約斜河頹枯腸一掬君勿負蓬行九轉真悠哉

我行

我行適東陂野色若可豪問津初無從強驅良苦鞭三溜貯客潦冉々吞吴天故壘何崢嶸荒涼非昔年虹腰截海堰蟲氣噓蜃烟霜封百草乾回風時颯然狐兔死欲盡飢鷹空老拳村深行人稀落日下烏鳶敗荷古堤衲野菊金連錢羈懷自騷屑節物驚徂遷投暮僧舍中誰者同留連

雷塘

盤嬉哉長淮闊自隋天子逞丁大業未從跨遼東始洶湧溝瀆河赤血洗千里江都天東南歲閱翠華指錦帆抹非烟叠鼓逢々起紫幰朱絲絡百萬羅衛士璇房野彩女灼々艷芳李虞公正逢愚何稠甘沒蠱一從水調奏便識還声已浪傳遺箇春不悟羊無尾雷塘一掬上僅尺梅冠履行人為傷心清淚墮如水池荒九曲春尚想迷樓倚落日注蕪城牛羊下坡背

依師小軒獨酌

東籬架佳英依約圓錢帖西消傲霜管滿洒發覡鬣居然客膝地悅亦蓬亦樣始余供煩使浪謂素意愜一當驗物機局縮如跧摺答塵不制人脫去苦不捷誰謂一日間跂倚發踝臏椒漿洒玉瀝蠹簡拔往諜兀爾自忘懷少復進專輒流年苦蹉跎念答真脫葉皤々彼禪客趨尚未易躋正應發再駕萬念茲一攝

早發臨川經回龍寺少刻因謁李供奉壁畫

須菩提

黎明出故壘得此空王宮結廬知何年十里巒岡重居然謝埃墟蔚寮開房攏篋籬漏初日雲木涼高風直疑天邊秋六月到此中辟端故時筆磊落空生容詐言竺乾客燕坐長年逢我来偶拭目滯念為一空野僧強留連稻飯廷高春王程迫星火

特語勿惱儂方懃簡書畏何計捿狂蓮

留題踈山白雲禪院因呈長老秀公

白雲去不還空留白雲額至今飛山顏片々畫秋色蕭々事盤紆劃石轉欹亙觚稜騫古殿粉墨昏絶辟有容倦歸艎瀟洒寄一適松蘿青鳥啼江影卷餘白始時閑山人真意非無得百年驚一吷節物變今昔誰是雲無心脩然彼禪伯

過昆陽城

古裂少荒蹊多枯湟十尺餘陂陀絳霄南來赤龍子叱吒此地揚天戈虎據乃其始龍起寧須時坐令劉宗早天下尋邑百萬徒爾為令來玉璽半剝棘但見蒼烟白日嬉樵見愁來商歌涉長道澤國秋蘭紫堂老九原逢顏日益多世事茫々一飛鳥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六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七

安成劉弇偉明

律詩一

鄱陽湖四十韻

巨浸連吳越高躔直斗牛玄冥開別府江伯匯支流象緯元精通神姦秘怪裒番君疏帶礪彭蠡壯襟喉赴隙如無地憑壖忽有州津涯逾寫潤窟宅定割幽島認瀛鼇戴濤疑陣馬蒐珠跳怜雨駛鏡滑識風收樹帶喬枝隱山餘短碧浮窺覘波罔象睥睨怵陽侯漾月都迷皓蒸雲間作油涵濡均藻荇冗長到鰕鰍蠢幻晴噓閣龍腥夜拔湫萬尋懸圃玉一帶洞庭秋盈縮知誰紀吞洴似力拏鯉矜封赤鯉龜笑斥朱髯嵌竇扶桑豁珍文匠石鏤鷗群馴野客蚖肆傲潛蚪罟數筐零霰檣輕駕激艘孰分浮瓠漫或訝繞蛇丘絃索延商婦艤艘送莫愁陶朱誠得策神禹想遺憂端稱潺湲弄非無隱伏搜豆分高下渚葦視去來舟血脈乾坤活瘡痍稼穡瘳披昌包息壞瑣碎落浮漚蓮女嬋娟棹漁郎芼熛頤有人搴繡被無客傲鶴裘貧貝窮乾沒醪羞肅丐求束枯論沃釜戒覆比傾輒衆水杯盂

外它年吐納允鶺塡功未議鯨吸志應酬何事輕
思濟吾防果未周阽危心骨醉飄泊面顏羞敢討
乘桴去何知戴笠遊片帆真擾擾隻影轉悠悠早
溼嗟（疑作嗟）梁傳星霜挂覣年勞歌慙孺子破箴付
平頭烏鼓緣蓴置黃粻為繪謀清螺取婦日穩棹
聽夷猶

蔣沙莊居十首

它日蓬蒿地吾廬瓦數溝井泉甘勝乳庭竹冷先
秋村巷時情淡田疇歲計優荊菲論日掩冡喜近
松楸
黃嶺虹腰抱鼇山食案橫中非避世士稍為畏時
名傍晚浣慵酒尋春濯足行雞雛嬌底死犢子健
能生
翳翳柔桑活輝輝野水寬蓺蔬蒼芥甲延客白蒲
團點綴花粘夢稀疎粉束笮家風繞茗飲一室聽
冰寒
軟滑香秈顆肥長紫蕨苗盤飧殊不惡隣叟亦時
邀潘岳蕭條鬢陶潛頡頏胥巢枝穩安穩萬物一
鷦鷯
晴屋鳴鳩婦春陂翳雉媒筋頭甘野蔌鋤力到陳
菱掠水千艘健橫風一笛哀冡怜雙白鳥解事等
閒來
十里蛇原近宜杭一畝金亂醒（元作酲）眠嚌術嬌碧
攤雲林早晚歸數計因循愧此心江南吾土樂應
得慰消沉
松種龍蛇子栽培近著行有時窺北榻不日暗東
岡洒落終含韻輪囷未竟長故應容足地投老慰
荒涼
羊棧雞塒接蹊畦麥壠傍蝸涎書老辟苔陣溢高
廂家有青緗學兒傳急就章未甘騎瘦馬跳發事
乾忙
名愧周繁弱材非魯孟勞蛙仍當鼓吹徑任沒蓬
蒿紫芋新廚味黃棖馥繪刀業詩何水部耽酒阮
兵曹
劉宗墳墓國金水耿縈回颭颭鴉巢覆疎疎樘戶
鬧春風持贈柳臘雪試粧梅欲識塵埃少元無俗
物來

莆田雜詩二十首

清樾陂陁外春深四五家叢祠下箭鼓平楚暗桑
麻水國潛蚓傲天程去鳥賒仙山仍在目瀟洒送

生涯
梅雨催晨鑄癡風泣海檣魚龍波浪闊燕雀戶庭
涼縫柱春剳玉蠔山夜鑿霜家園兩痕淚早晚促
吾裝
南北分雙刹公私限五塘蚶祠開瑣碎蝌井幕荒
涼酒熟傳紅泛搶（疑作傖）珍異墨黃飄零晉耆舊冠
劍戟星霜
梅井經疏鑿如聞自昔人玉甃深貯月雲乳暖藏
春桐葉誰新汲葵芽好問津端堪事杯酌冷汰客
襟塵
末麗娟娟妬山丹灼〻姝暖煙品養璞沉碧鳳將
雛刀尺文章拙巾幘礼數迂課成鷗鷺想片夢落
江湖
十里壺公廟喧傳像逼真斧斤剳洞骨風雨流松
鱗氣象乾坤豁涵濡草木春的應雲閣處藏得武
陵人
鶗鴂青春晏髗颮白社驕掠風雛燕翼界雨晚虹
腰醥醁銀牀瀝芊茸紫澗苗到家幸無苦浦淑有
回潮
飽閱何氏子遺迹在仙山節擁三清峰龍騎九色

班曲屏　明轉蕃衰王走潺湲好刷磨天翩祖鑣試
一攀
香憶傳呂號龜曾得寺名禽巢多越思海錯盡牽
烹接食烏兒墮漫閑犢子獰正吟盃酒賤醉叟日
縱橫
鶴唳歸雲急龍移過雨腥桂清飄月岫槎老臥煙
汀洞失壺公舊雩傳妙應靈不緣幽事隔小復理
篁箳
共樂超然構躋攀一氣邉蒼茫雲水國清潤李梅
天碎白淙崖瀑孤青煑海煙三神山自邀何至若
求旃
蠨蛸當戶綴絡緯擁莎吟詩睨干霄上碁魔攬海
深忘机一飛烏藏拙萬黃金昨有逃虛慰支郎下
北岑
直東無際海萬水自朝宗沃日纔分嬀浮天点盪
匈吐吞何楚越冗長到魚龍好在乘桴客吾安議
適從
遠寺梢清梵孤城咽晚笳稻畦眠淨淥榕逕愕懸
蚍尊姐輝琮璧詩書蟄鏌鋣家家餘歲計吉貝與
蒸紗

當日山南寺層楼插蔽虧龍蛇緘柳筆風雨舛唐
碑焚茂雲吞液山稀海襯眉杖蔡揞瘦鶴白髮茂
林緇
功名憖鷄瞬龜組困鳩佻元結郎終漫劉安隱孰
招客塵閑簿領生計負漁樵賴足尊中物時將隗
磊澆
傍海千膝稻由來穲稏蟠異時更虐颶中夕舞驚
瀾竟使魚　有不堪蛙　謹嗟吾無急菜坐視汝
凋殘
荔子綃囊擒蕉花玉糁駢紫髯葷腰裊紺纚走嬋
娟蕭寺千家幕蘭盆七月天壺公仙日月乞汝送
流年
三縣圜扉閒全閩道院傳夜濤慳夢寐晡食厭腥
饘家塾儒風舊牢盆利孔偏塵埃如拂淂定作海
鄉仙
雨露蕭茅浹乾坤燕雀微草萊鞭懶埶廊廟集橫
飛今者誠何補吾其孰與歸夜來天直北劍睨繞
星輝

早發赴蒙縣二首

草露垂〻白溪泥脚〻深槿籬藏吠犬桑蘙漏棲
禽食乞鶩浮世鞭梢度寸陰利名么麽得會是死
灰心
搖落秋無賴追隨月結緣褐衣寒汞授櫪馬老先
顛容思准雲遠鄉硯越鳥邊荒唐故時叟曳尾想
遺阡

贈謝民師

三語君為掾百羅吾厭生江山共鄉思蘭桂敵交
情黃卷真無負龍淵恐不平何當改初服別約紐
荃蘅

臨江

居然兩福地首尾限清江窮窱薑州抱晶熒石澗
淙潑雲和穲稏割雨曉解艘愁絕村南舍馴雞對
小牕

贈李子從三十韻

落〻將家子堂〻儒者宗虹蜺蟠志氣天地貯心
胃骨秀霜含樹神清瀑掛峯才應過八斗業已足
三冬燈辟曾聞鑿螢紗屢聽縫書從蒲葉寫詩向
錦囊封醉把乾坤揖吟將風月供揮毫珠錯落吐
論玉鏘鏦逐逐儒林虎昂〻墨海龍文偷韓吏部
學切鄭司農雨露恩將及風雲運正逢海深鯤定

化霄遠鶴須冲汝乃今王粲予非昔蔡邕敬家修客刺特辱造賓墉遂闢膺門納因施孺榻容礼賢臺再築待客忝頻春磨講詩千首歡諧酒一鍾笑談風對起論難劒交鋒篇什回環數緘題往復重共將諸子探同把異端攻聞見輸君慱賡酬愧我慵便當思閣筆何敢更撞鍾堂舍經宵會琴堂累日從並行花縣密同坐柳陰濃出處漢四皓情懷楚兩龔淡聞君子水久見大夫松正喜陪談柄應難別去蹤短亭情黯〻南浦恨匆〻負笈遊洙泗檐登祉辟雍相如行有日非久客臨卭

傷叚譙叔失意二十八韻

場屋遺才日英雄失意秋薦賢無北海削迹有東丘未遂圖南志先貽敗北憂曠絃多誤奏卞玉郄輕投西逐懲秦客南冠愧楚囚矢亡非戰罪道喪是吾羞命薄聞歌鳳時窮見叩牛丹山摧鸑鷟寘阪困驊騮落日千行淚西風萬古愁壯圖沉草莽歸思動滄洲是理皆前定非人可豫謀悶来宜自遣勢去不須尤消日棊千局忘懷酒一甌更宜思破釜莫便欲乘桴豹匪終藏霧鯨非可在溝此生如富貴未死合公侯子況才華妙身兼學業優文章思頓進志意素加修禹穴書曾探嵩山澗亦搜紗螢頻見聚鄰燭屢聞偷默記踰三篋疏通貫九流賦才肩賈馬詩格駕曹劉肯向清時廢須膺紫詔求不當三徑隱未可五湖遊齧臂盟須復題橋志必酬寧終葬魚腹誠合跨龍頭早弄書生筆當焚敗將舟也知男子志未肯死前休

傷蔡文仲秋闈失意四十韻

側聽秋闈榜君名又不傳病龍頻失水倦鳥久驚弦有意期行道無人肯薦賢長沙傷鵩日西狩獲麟年失意應常理嗟君最可憐雙親堂上老三釜養中偏鬚有千莖雪家無二頃田甑中（疑作室）塵屢起囊乏罄長懸草木荒三徑埃氛滿一廛鶉衣傷子夏蝸舍病焦先雪冷袁安臥風清靖節眠謾誇五色筆不及一囊錢抱玉寃誰雪沉舟恨自牽翼摧雲外鵠身絆駕頭鶤憤氣高冲斗悲號下入泉未甘爲敗將猶擬奮空拳文喪思投筆膠稀欲絶絃悲彈三尺劒悶釣五湖船遷擯當修史雄閑合草玄張衡四愁什杜甫八哀篇臏刖兵書作丘窮易道編文人從坎坷才子本迍邅得失誠由命窮通莫怨天不須吟澤畔何用餓山巔豹匪終藏霧

龍非久在淵鵠候高定中楊葉細須穿子况千人敵身仍百善全平生於傳癖終日被書癲容貌堂堂也冒襟落〻然文章追賈馬德行繼淵騫吐論崑崙決揮毫組繡聯字奇稱草聖句巧號詩仙身瘦文弥古家貧節更堅士流瞻若斗學者慕如羶自合升朝右寧終死道邊此來雖蠖屈前去定鶯遷鄒黍當重秀韓灰決復燃焚舟收後效破釜雪前愆誠顧窮犹鬬何甘廢中權未應豪傑士憔悴老螺川

傷友人潘鎮之失意七十韻

念子多屯蹟秋闈又背馳南陽龍臥久東魯鳳何衰刖足寃誰雪傷弓翅已垂有文須奪席無地可容錐破落三間屋荒涼四壁籬平生萍蕩漾活計葉離披鬢掛囊多乏塵生甑少炊饑寒妻擬棄憔悴嫂貽嗤行古時稀合身孤世早知盡應嫌學僻無不笑書痴讀已周千卷攀犹帶一枝鷦因風檕退蘭為雪深萎卞璞羞空獻齊竽嘆失吹未為横鷹鶚又作曳泥龜東國頻遺黜西山獨忍飢皇〻行澤畔寂〻臥漳湄應下傷麟淚還牽感鵩悲著成孤憤傳吟就八哀詩道喪誰開眼愁來自皺眉迍邅真命也險阻屢嘗之清廟含三嘆明時動五噫野歌成匪虎磯釣本非羆事故多如此心休苦怨咨都緣名是累須用道為醫破悶無如酒消憂莫若棊忽同楊泣路休效墨悲絲得失皆由分窮通自有時海深鯤化早天遠鶴冲遲子况多能者身懷可致資九河流（疑作疏）劇辯萬馬走雄辭學似彫龍巧文如吐鳳奇五車書並覧三篋記無餘解辨魯魚惑能分亥豕疑博聞探禹穴多見識曹碑行止珪無玷周流玉不緇經明人盡仰才大士爭師名價関西振儒風稷下移生徒居若市來者被（當作袪）成帷天道如將復人文未喪斯定伸膏澤志入侍帝王墀豹匪終藏霧蛟非久在池青雲如借路蹇步足通逵定補千裘（疑作羊）腋寧由五羖皮冠彈思貢禹舌在憶張儀已往雖非悔方來尚可追此生當富貴未死屬男兒頑我誠荒斐蒙君愛保持杏壇齊出處槐里久參隨情荷椒蘭契言蒙藥石規琢磨朝切〻講誨夜孜〻小大鐘容叩高低仞許窺開談發吾覆飛辯解人頤較藝思焚硯交鋒擬樹旗奚斯睎考甫子貢服宣尼共有亨途約俱懷遠到期精誠甚膠漆酧唱越塤篪本謂同游

處何圖有別離身從來嶺表音遜隔天涯荏苒年
光換回還氣候推晴驚時倏忽屢見月盈虧故國
書追近他鄉路嶮巇登高魂欲斷跳望力應疲側
望魁鄉薦夫何擯有司臨風心惻怛開榜墨淋漓
場屋非收子文闈更薦誰主盟寧至當提掖豈無
私盡指珠多纇咸疑玉有疵叩天身患遠叫帝泣
嗟卑寫恨憑精衛聲冤付子規彼蒼不可問徒積
故人思

題仰山二十韻

維南斗牛下萬仞聳崔嵬日上光先占江盤勢却
迴一方蒙雨露幾處對樓臺不遜秦鞭去曾經禹
載來雲生風慘淡冰泮谷喧豗險外煙嵐變深中
洞府開巘花春灼爍溪鳥暖毰毸飛瀑含清籟乖
龍走疾雷平川蕭廟闢半腹鄧壇推（蕭公兄弟廟在山下鄧表昔於此上昇山有壇存焉）精緼瓊瑰寶奇鍾杞梓材僧軒宜薜
荔樵徑怯莓苔旁睨龍洲橘前瞻庾嶺梅仙經饒
地脉賦筆讓天台神物多靈兕農田少旱災隱居
須獨行吟咏忽雖才何客能依止伊余敢語哉一
麾成繫滯四友阻遊陪（謝靈運與族弟忠連何長瑜荀雍羊璿之共為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也）未脫紅塵累徒嗟白髮催夢頻生桃

席賞每倒罇罍預忠瓜時代圖歸作醉媒

覽唐元成詩因而有贈

欲識君詩格飄然人所難清風生玉宇白露滴金
盤吟嚼充腸冷披閱遶坐寒迴無脂粉氣字々是
琅玕

春日舟中即事

墨綬蠻鄉去青春瘴海行陋逢愁暴雨小艇畏長
鯨灘惡舟難渡風狂浪易生不堪江上笛時送兩
三聲

讀汪都講邵宮教擬試賦三十韻

文效追前日詞科急俊民儒風穆漢殿家璞走荊
珍汪邵推高手卿雲想後身爭移初律暖競撥老
根陳睥睨三都上吹噓七子隣龍蛇開蟄戶河漢
洗天津堂室誰升入詩書迭主賓剸犀鋒自倍徹
扎手弥親鼓吹立軻外波瀾屈宋新巴歌徒里耳
燕石謾緹巾美觀圭聦辟和聲鼓閶錞駸々新歷
塊（邵）喔々舊司晨（汪）爽實喚烏有阿時陋劇秦鑿
愁神秘露搜恐物華貧楚劍雙千斗吳娃幾學顰
飛揚逼場屋旁午動簪紳儈又幾焚硯脩家舊有
人珠驚對還浦角豈獨推麟價比千瓊玖文成一

欠呻奡端論妙斷使外浮周詢布瑞雲敲昌連深
鯉挂繒豈徒矜羽獵直可絢郊禋究是隋唐舊何
分雅頌真兩畔寬病客一氣到洪鈞捉卷時揃掌
沿涯屢耗神爰居泣韶濩嫫姆駭娥嫀愜興誰爬
背長哦獨哆唇傳夸婦有恃羞縮死將瀕雌校三
千士蹉跎九十春岐周雙鸑鷟不省至何因

七言

次韻奉酬邵美中奉議示同舍

真太忙生苟一時野情幽事每交馳同舟濟者聊
傾蓋吾党歸欲盡指期風日頻開友顏咲珠璣閒
出洗愁詩小儒坐耗大官食羞學飢猿嘯兩頤

覽邵美中擬試賦出詩三十韻紀之邵有詩

謝復次其韻

重棘初無課冣書春風破卷得三都千尋傑氣下
霄上一片降心免胄趨藏室森羅公柱史附庸公
麼我顓臾正緣好語遙推借跛尫猶骶特百夫

試院次韻奉酬趙達夫記室惜春之什

風酣雨軟裊蒼絲端負吾人痛飲師使者嶺梅傳
信遠王孫芳草怨歸遲釀成紫府無端夢鬧到朱
欄第幾枝欲問東君挽流轉顛狂好在曲江詩

酷愛春如蜂蝶迷還憂青帝學班師愁城恨壘挨
排到酒約花期賭當遲端負江湖歸去掉冣闕（一作憐）
桃李別来枝松丸暖動蟾蠩滴渚殺風光盡付
詩

次韻酬朱充仁示同舍

絮撲花然鑰靚深物華看即滿曾陰魯魚是正成
何補鶯燕勾牽著底禁聲迄汾雎連漢鼎報投綠
綺閣南金到家禊事應非晚孤斂懸知出水心

張壽翁朝散有詩紀同舍名銜錄次其韻

柳茸無力杏燒紅春入愁腸不散穷千佛經慹名
姓入一尊酒愜（一作美）笑言同寫成玄圃新聯璧分
與秋風舊轉蓬好樣醉鄉拋擲却百錢輸與杖頭
翁

貢院奏號奉呈同舍諸公

朝來甲乙去聞天喜色胚腪淡墨前千斗已應千
翎躍搏風誰是一鵬騫路岐穩步青霄近閭里傾
心古語傳收拾春光終末晚爛遊端屬綠衣鞭

晉之太博同舍常懀六世外祖鄭氏苗裔中
絕曩訪得丘墓所在歲時享祀不輟鄉里化
之因有詩紀其事謀弇屬和云

綢繆霜露他時感零落昆雲幾葉孫原上有封吞馬鬣道邊無石認羊蹲黃梁暗換塵勞世白草重歸血食䰟未論紛〻悲往逝的應凜〻愧生存

次韻和汪道濟都講惜〻吟（錫製溫体器也汪強名為惜〻）

溫柔鄉定虛言耳炉火功真長物哉疑別有天春不老知誰為雨夜曾來滿移妃子三湯夢暗奪仙家一息胎燕玉浪傳思暖老簡中消歇几沉煤

題福州黃檗山碓禪師息老堂（七言十韻）

項來法席如師少老去生涯似此無直寄天年謾龜鶴聊收化日到桑榆蒼環作抱三臺壯縞帶明空一水紆時拂東齋壞雲衲更開南粵隱居圖買山支遁初無費示疾維摩本不徒夜雨龍腥飛別澗晝煙禽哢落高梧齋餘短捉清生塵坐久柔團暖称蒲三樂榮期犹俗物二毛潘岳信拘儒禪林彪虎新眠熟覺海烏藤舊攪枯不學昔人悲唾遠已將茲世脫魚濡

送林錫遠帳句羅官北引二首（有引）

錫遠帳句羅官北引吾其執也兼不得束味輙賦送行二篇云

五月角黍江南天驪駒送客黃金船悠〻別思不足道去去宦情如欲仙青蘋由來異死鐵綠綺未易論膠絃強懷為君歌短什壯圖輙勿輕流年由來不敵是清才尚喜相逢契此懷直把唯阿平笑語更將尔汝外形骸吾身方愧猿拘檻（無補學舍）君事何疑箭插數（唐勤有日　而學者員溢）天子聖明思急策試論弊事決陰霾

招季山還家

蕭條門巷未足愧晼晚歲時胡不歸綠葵白芋故園老黃領賴尾前溪肥浮名莫羨風過耳久客可憎塵滿衣（元本作涅衣）約君對攤當戶榻聊割一畝（京本）（作片）秋蟾輝

早發襄邑

趁〻汴水吞窈冥白榆多於上星林梢碎漏月痕白草頸冷泣螢腰青雲霄九重近在目鵷鷺百翮誰趨庭雞聲馬蹄正立敵斷送垢褐疲吾形

夜泊建溪豐樂驛前三首

坐看雲葉洗昭回磴東天仙玉宇開水涤東甌清到肯客傷南浦釀於酪雪萌正薦洸醒笋移色渾藏艷眼梅稍覺晴芳窺熠燿更從白石認毶毶鬖鬖彪弁吹頹鬢戢〻懸鵜戒旱寒漂泊昔遊堪

冷笑悠颺短夢迫鷩湍霜潭傲險蒼虯嘯月磧犇波翠篠圍十載南冠歎一葉皆人功業底無端溪靈覓鏬吹灘聲削木刺波舟逆行問津候館得豊樂回首洞天無玉清愁看迮纜疊石予快是隔蓬眠水晶兕曹燈鬧動喜色顩有滑白長腰粳

贈邑宰詹志行長官

頭骨揷犀冰照顏胷襟元自漲清瀾吏歸申午縁無事民臥田閒識以寬晤語早傾程子盍評詩亢（一作元）逼杜公壇如論妙譽無留賞合向驍壷作倚竿

清真観步翠閣

飛梯倒揷玉蝃蝀危檻别刻青芙蕖送涼野水舊涵竹借色春山擬滴裾王喬過凫可坐（異）蕭史鳴鳳徒紛如眸子欲酸跂予望弔世清淚横方諸

清真観清軒

向背仙宮總闌琳（一作僻林）兹軒仍出古城陰千年曽史長存䰠一片巢由不染心秋閣雨高（一作餘）天洗翳夜涼風軟月吹金冰壷早許貯人世況復隔溪蔥清深

清真観齋軒

物理相懸䏻幾何是非得喪了無多仙家日月閑庭户人世浮沉寄唯阿櫨捷曉聲来雜珮漣漪春脉漲青羅箇中故有天倪在持語流光任擲梭

月波楼

玉兎冰魂萬頃連曲欄仍在斗魁邉浮天自作通津去洗客終疑爽氣偏不比尋常閑水墨冡宜三五好殫娟翚飛穩燕明河接更擬憑虚逼島仙

賀氏怡軒

盤薄簷牙紫翠閒正緣天屬得恬（一作治）安已聞名教無三樂況有家聲到二難棠隶蕚韜春色好鶴鴒原占洞天寛友于誰復知真適拾穗榮期似太漫

建德縣作

銅官南部號無事煙火蕭（條）數百家令尹印章希搭紙里胥邦賦早催茶山稠别恨番君國潦晴疑通海客槎石磴落當簾寺面恰渠清絶好生涯

新開湖詩

輸寫由来未易窮渾疑天作水仙宮浩無邉際藍呑野散作霑濡雨卷空未口潦收秋漲縮汀溝波泛暮通會當揮楫乗高興盡把塵濯此中

平鋪縐縠幾千尋瀟洒由來爽客襟天借月華來海上地蒸雲氣出波心魚鰕澤國抛殘玉燈火船窓點碎金聞說蚌胎無數顆又憑風力舞秋陰（湖有火珠天晦暝漁者即之輒失所在）

送廷允决曹解官舟行赴闕

由來佳掾推三語故有能名擅一方投分稠人期李郭平心他日到于張圜扉盡洗沉冤魄貫索時分入夜光舉世謾嗟岐路溢只今騰踏見飛黃春江活碧染衣濃鬧檣初挨鷁首東岸柳躍綠金稍重渚梅收糝玉全空腐儒糟粕追踪後上客風雲感慨中好訪瀛洲綴仙客家山（一作水仙）無苦夢壷公

次韻酬

東書歸伴鶴頭鉏贏得疑根未雪如春甽有田皆社鄂曉牕無夢不衡廬糟床冣與天真近魚沫何妨世態踈鄰足龜腰負芝术曰君特地愧三餘

次韻表民偶作

紛〻儀覆與秦傾何者竟為吾道行物外金朱犹土梗興來詩酒尒功名夢同秋棧縈紆入分比春蘭馥郁生他日未宜輕感慨勸人歸是子規聲

贈致政曾宣德十二韻

自得逍遥物外情肯將冠冕謾勞形門前始種先生柳斗下重添處士星文豹霧中誰逐〻飛鴻天外自冥〻冢憐孤竹人高臥却訝三閭客獨醒放曠七賢林下洞棲遲六逸水邊亭和煙買得花栽潤帶雨移來藥顆馨皃舄印殘蒼蘚綠蝸廬築破遠山青消磨日月棊千局笑傲雲霞酒一瓶隱几旋成招隱句披衣新看養生經小軒靜把琴閑匣幽苑深將鶴剪翎明月有時來竹塢紅塵無路到松扃幾多九老圖中景都為丹青入障屏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七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八

安成劉弇偉明

律詩二

上金陵黃尚書安中二首

南來踽〻拜前塵雅睠仍從轍鮒新四照色溫初似玉一時恩到揔成春非如學者論糟粕須信人間得鳳麟况有珠璣長滿把冥搜終恐物華貧

千豪回斡自無旁逸勁仍闌飲石梁黃卷素心因事見空門真味與閒長扁舟尚錄袁臨汝清酒無論碩建康五載轉頭歸一瞬門闌依舊咲羝羊

和安中東樓會飲

苕蕘飛觀決層雲主意全傾合坐賓談笑龍岡下白日衣冠麟閣識功臣欲窮人目逢山好未老秋容到酒醇忍對南鴻閑廖廓沉冥誰是蜀莊珍

和安中鐵柱留題

隱然平地起嶙峋千古春波比與瀕九牧貢金殊夏后三泉下錮笑秦人力回坤軸陰机壯妙灑銀鉤榜墨新欲識當年鎔鑄意莽蘆（疑）終恐更非真

王公濟四美樓

寸心不與一物隔遠目自為（一作將）千里期便共溪山有情分更緣阡陌識參差層雲異日雖輕舉獨鳥長年可俯窺緹騎到家春滿眼庾公清興不應衰

王公濟蘭荄（一作陔）亭

閭里傳驚飽物華此亭真是一生涯人知菽水歡終異地比蓬蒿徑自佳歲計黃雲千穲稏春心青玉戢龍蛇不須分外開新晥故有兒孫獻謝家

李倅惠詩次元韻酬謝

寸（一作健）毫揮灑敵連城想見仙標白玉京周鼓直須論妙刻陶琴初不費煩聲它年浪許曾窺豹此日誰堪與濯纓寂寞蓬茨今有助病軀那復愧登瀛

再次韻和酬

倍眼紛〻少得青獨君襟義富坻（一作莫能）京揮斤郢鼻時驚巧持鼓雷門浪費聲正喜珠璣生咳唾敢期茅蕝被游纓鯀生謗〻難論報此日方知海是瀛

九曲池

昔帝檣烏下日邊曾留清蹕此蹁躚魚龍窟暗浮春漲鳬鴈行低破瞑煙星閣摧頹空歲月蕪城埋

没舊山川後庭一曲陳家破更看當年水調傳

楮節

蹭蹬年來誰寄聲靜楮節竹了無營照衣簷竹露逼冷過耳海潮風送清豈有稻梁驕雀鼠終慭醅酒費穎瞿請纓自是男兒事咄〻胡為過半生

和重陽感懐

又逢佳節破牢愁天卷微雲盡放秋一水孤飛臨汝漿幾人清興庾公樓螢膏亂試林塘點蠅陣微收几案桐黄菊紅萸滿烏帽椒丘誰是醉鄉謀

次韻酬錫遠孤坐有懐

白簡差差長蠹魚强顔那復計三餘長波不洗客愁去脱葉似将官况疎行樂醉鄉金欲盡投身老境歳還除因持舊史論窻燭太半功名不是書

次韻和劉次公以詩見贈

格老辭巖趣復新百篇洗眼盡驚人喑嗚自是東騷将瀟洒疑非闤闠身快甚天星秋炯〻富於倉廩昔陳〻終慭不敵齊呀喊敢議肴羞與栗榛

寄兜率悅禪師二首

三峽當年一錫飛祖燈曾是密傳西示徒端的只消指灌頂分明別有醍秋衲擁雲驚曉榻病髭鑷

雪照寒溪知誰解吸西江水賴有孤（一作孤）禪覺衆迷

僕與曾約下山顏白足塵緣等是慳貪為水雲留物外肖（一作肯）容紙墨到人間銀潢一掬愁枯肺金鑰千重想上關病客此身似籠鳥何時（一作不應）毳衲對瀾斑

次韻酬何伯修見貽

學非歆向擅家聲僮指仍慭左蜀程夢月自憐名舊識屠龍何補枝先成悲纏風樹新劌鉅心折家園獨鳥驚樵斧漁竿有真趣不應隣叟怪迯名

次韻酬何伯修

廣場較藝號肩摩筆挫千人敏若梭共喜此聲傳烜赫直應無物（一作計）避爬（一作包）羅雅音尚汨多哇鄭荊璞誰收（一作明）屢獻和洗眼今看色絲語快於執熱濯東（一作清）波

次韻酬譚優常送致政徐朝奉

拔迹朝闈太早生不容餘蘊付功名肯緣簪紱重回首似共林塘別有情恰〻冥鴻如素志來〻鋌薄浮榮留贊無有公何恃贏得桑榆慰此行

王適中（一作通直）渝飲約以詩招之

別君倒指倏旬日頓我搖心如旆旌滿引未應勤上客高談聊欲破勞生望梅終恐難酬渴挹露懸知別得清咫尺履綦猶惜到可能無復故人情

送致政吴通直

墨頭貪作隱中仙高謝清時五兩綸物外收將閒日月人間歸去好溪山二疏等作揮金計（通直伯氏前此亦以朝請謝事）五柳猶遲倦鳥還多少有車懸不得規〻鍾漏亦胡顏

謝何舜庸見借畫舫還鄉

好樣（一作漾）江邊青雀舫愧君暫借不相妨帆檣縹緲青天近窻戶玲瓏白日長濃綠追〻春到水衰顛種〻客還鄉却應耆舊遙知羨況味渾如臨汝郎

次韻奉酬何舜庸寄酒

寄來何啻十千價置處曾非六一身自愧無足斗筲算暫見已覺神形親它年換得青田核此日吹回款府春翦却愁根真外助不妨功勝齒亡脣

贈致政李元古二首（二本作原古）

膴仕委蛇四十秋翻然歸作赤松遊無瑕舊是千金璞不繫今如（京本作為）一葉舟舉世風霜空末路此身芝术冣良謀新篇晚更追騷雅何計從公乞愈頭

興味高於鶴在雲去留初不掛毫分鄭公鄉里新門巷謝氏芝蘭好子孫瀟洒笑談寬日月優游在世傲乾坤隣（京本作憐）翁盛說（京本作舊況）歸欽美曾是當年未兩轓

贈吴伯玉二首

少年騰踏屬驊騮骨相疏明玉照秋溢口猶傳舊令尹豫章聊半古諸侯一官身外（一作世上）真無負百歲胷中自不留論薦由來公道在誰將卓犖到需頭

瞥（一作輕）去門闌兩換春標規仍愜此來親能（一作似）將官況為（一作歸）餘事別有陽和到後塵〻何妨流水淡紛〻誰數白頭新擬論一報歸（一作酬）恩地愧我猶為欒（一作無由恋）棘人

羅漢系南長老（一本題云羅漢大泽伯南公吾十年前舊也因以詩遺焉）

諸方喉舌卷春容直指慈幢信長雄驕盡全開攔海月清多平把洗天風相望（一作忘）震旦傳衣後別寄西兒妙斷中好把（一作它日）沃洲論（一作今）五老輾然重（一作曾是）得支公

送螺川張太守二首（時請官觀寓居瑯琊）
西南五馬照青螺衆惜班春未幾何緑髮桑榆收
太早青雲岐路剩來多仙家職事清閒好逋客林
泉取次過正恐此身休不得再看鄒律起陽和
涼颸一水漾清虛畫鷁翩、北去初暫把壯圖收
紱冕只留和氣到（一作滿）閭閻海邊有夢通琳關物
外無心挂隼旟寄語琅琊好泉石使君不是賦歸
歟

和吴伯玉九日同會
上林曾共見鶯遷五百英豪氣戾天闕在並存嗟
白髮成空卑已鎖黄泉菊花酩酊同今日桂籍風
流記舊年愧辱新詩無以報誤煩褒筆比青錢

次韻酬張商佐
崆峒青綸木不春洗君眉宇海津、江湖涵闊青
螺夢歲月飄零北固身俯仰未應羞彼俗激衙仍
喜屬吾人嚼摮擘殼懷哉樂又作秋風一笑新

清涼法和禪師
東南誰是識弥天覺海烏藤攪欲乾金色鬅鬙飛
妙吼雲間頭角傲秋蟠觚稜勢逼嶙峋去杖屨陰
回矗橫寬十載洒然（一作海峯）重洗我一襟通底是清
瀾

陪王純父醼歷陽連雲觀（天門八公二山名）
天門直北八公西杳栱（一作棟）梅梁脫蔽虧金葉卷
空飛鳥影冰紈浮入茂林姿裁雲覆服淮娥踏熨
齒紋綫楚客辭十二王簫渾軸水瘦龍捎月叫參
差（一云廣寒宮）

江舘三首
山川定出書意外魚鳥自閑眠對時艇子黏天歸
一葉濤頭吹雨落千麾截波尚欲論孤翻應容初
憖之大兒聽得漁郎隔溪語夜来秋色暗江籬
無塵一境好仙去有夢九秋應鶴知弱篠嬋娟藏
别塢野莊高下補踈籬秫田百畝堪供酒繪手千
刀門憶鯔未愧鏡湖誇賀監聊將星管覓桓伊
連雲草樹縱横幕點水鳧鷗黑白棊日晏廚煙青
一穗暑餘颸雨暗千緣飽聞楊惲生行樂懶賦張
衡我所　軟碧會湏連月占恣看飛檝界琉璃

贈高郵尉郭奉世
好様仙曹斗野西不將顏色傍人低由来胷腹閑
濛汜故有篇章照黑（當作赫）號来捧掛門虛畫警鵾
夷浮客趂秋躋風胡去世純鈞蟄誰取吹毛瑩鸊

鷄

靈鷲寺（寺有光相洞）

蠹粉侵〻（一作稜〻）抱繚墻佛祠仍是舊仙鄉晴雷殷地溪聲轉頑橐吞空洞脉長且遇客分雲臥冷臘高僧煮澗毛香須知剩得天龍護別繞森嚴十萬岡

光相洞

仙客當年蛻塵土洞天此地老煙霞唄來雞犬如無跡裏（一作知）許山川別是家遼海不歸千歲鶴武陵頻換一番花可能乞上胡麻飯変得勞生兩髩華

自竹巘至杉溪

曉尋葱蒨踏頑雲越俗閩風雜楚民天窄定藏巫峽雨溪深疑有武陵春驅寒萬籟爭奔壑競秀千峯自逼人斷送殘年歸馬首却羞頭着故綸巾

送狄太守清明日燕莆田共樂亭三首（一云陪彭安行龍圖）

青幢翠葆抱參差浮客黃金鑿落暉一日山川如得主兩眸天地不藏机華胥有國真稀闊齊物名篇就是非遊道直西暄絳蠟卷空簫鼓使君歸

赤白觚稜揷庚翰東南重此識多盤（音般）起從海若三山外分得壺公一境寬世事升沉隨過鳥物情瀟洒屬層峦畫圖恐是天拋擲乞與莆人恣展看它年勝踐歸林記（旧亭有林子中記）大半豪誇落蔡篇（亭有蔡君謨詩）

快甚躍壺窺日月悅疑枯海変桑田魷舩照客吹紅液軒檻嬌春撲紫煙到淂無雲（一作天雲）剩寥廓此身仍在鳥飛邊

宿泗洲院

驘驂戢束來閩嶺晚歲峥嶸宿泗洲一縷蝉聯通鳥道萬程層疊掛民疇林標入夜梢雲梵暖色先春動毳裘誰把地祇金鏁掣踏開行客古今愁

建州試院次韻和林原叔監試

鷺袍粉白筆摩秋餘地爭看衆刃游堅壁賴公專細柳淂壺如我愧中流僕姑此日先穿札綠綺何心曉報鏐恰〻豐隆通勢戶論功相與副旁求

出試院次韻和酬鄭通直二首

吏役區〻病足酸愁聞三十六盤山（建安道中有山號三十六盤）偶從物外抽身去又作人閒行路難主意十分濃（一作嚴）似酒客心一縷急於灘夜光莫道無因至乞與扁舟洗眼看

百粵東頭倦客身秋風溪鱠正堪論塵埃洗盡生
風語粉黛仍傳到手罇吹翅自應超世味戓裾誰
復羨侯門臨流共擬張胥膽終恐精微未易言

芝山

當年曾此爛芝英山半樓臺矗化成一點有情懸
客望三休疑路與雲平冷吹蘿蔓陰晴变景落魚
龍窟穴清擬尭謝公前却屐生憎併日計江程

澄心亭（在薦福寺）

心本虛明亭更幽亭澄心外復何求高堂挂鏡来
斯照素月流天翳盡收道力定僧堪對默我忘吟
客映冥搜風痕不動玻瓈軟十萬人家一色秋

贈饒倅陳伯模朝奉二首（時陳權将群事）

畫戟東南第一州番君斥大漢家侯王祥別乘開
風采顏駟潛郎識滯留投飴里豪空兩獄發硎刀
刃失全牛昨聞鈴閣仍豐暇身臥雲濤冣上頭
早窺安定先生奥（君胡先生門人）晚刻慈恩塔下名宜有
璽書旌治狀飽閒玉筍數門生紙翔市價抄書癖
壇遍詩流覓句精（下闕）

次韻陳伯模見贈之作

秀語驚人、自昔年津涯今見浩無邊情逾玉辟虞
卿贈味賽鱸魚宋帝便易駟始慭中且下鑿兵信
是一當千端應消得鄉閭賀橐褚新藏朱鷺篇

白鷺亭逢胡仙尉晋侯二首

漲天緣雨欲肥梅江上相逢秀色開白髮十年歸
夢寐青衫一笑洗塵埃雲邊活碧山圍健汀末跡
明鳥陣回獨向稠人見高義此情須敵萬瓊瑰
老雄冠距舊鳴将它日文闈果擅場聊佐縣章紆
墨綬飽閒家學富青緗占春桃李須慭早駐日桑
榆自審長流水高山空遍耳有誰論列到需章

遇合肥會黄天倪

白狼峯頂共留連一紀于茲剩四年事過已如炊
黍夢髩催難着買春錢飄零慭（一作暫）說相思駕洒
落仍傳到手篇梨栗果盤魚蟹飣悅疑身世上通
川

上王提刑二首

巍〻名節重於山舊作朝廷耳目官鳳闕幾聞隨
仗入龍顏曾許捲簾看昔年白筆驚人凜今日清
風過嶺寒直指近来新有例出疆回使侍金鑾
獬豸冠中筆羅簪却乘驄馬出駸〻手提國憲風

霜重口布王言雨露深古劍夜光（疑作無）衡斗氣甘棠春有逸庭陰澄清好把冰壺水洗却天涯濫濁心

贈致政劉大夫

一章飛達九重天求解黄堂石二千甘守緑園三畝宅肯貪紅藥八花塼利名擺去灰心定功行修來月性圓尤喜掛冠歸第後生涯非欠買山錢

贈連州致政蔡宣徳

挂冠歸慕赤松遊不羡金門萬戸侯一枕清風三徑曉滿船明月五湖秋冥〻宛若高飛鴈逺〻渾如不繫舟几向夜深南極望老人星見照連州

贈致政曾宣徳

何得清時便挂冠歸来高臥水雲間一輪白日易催老百斛明珠難買閒行止盡將随野鶴生涯都付與青山庭前烏影高三丈見説朱扉尚閉関

送友人赴省

佩劔攜書入帝京秋容如畫照行程三千道路雖迢逓萬里煙霄絶坦平丹漢風高鵬翼健曉天霜浅馬蹄輕好將擲地金聲賦奪取前春榜上名

送友人赴省二首

飄〻勒馬出城闉篋裏還為席上珍荊玉始分三獻日瓊林終折一枝春驚天動地文堪擲捉月拏雲手定伸正遇漢庭新用賦子虚須屬茂陵人

久蘊驚天動地文秉秋淂志正逢辰青錢萬選終須中白玉三投始辨真鶚薦北聲鄉貢日鶯遷前試帝城春漢庭方尚春秋學須作平津第一人

冬日呈郭明逺二首

騷雅亾来几百年不圖今日見君篇遒豪壓倒元才子清麗追回李謫仙風月吟窮三寸舌江山歸欠一囊錢此時長嘯出門去但覺遶梁遺韻傳

底事遑〻不見容秋来又見走西東四時花月捜吟内萬里江山険阻中歸去但應存舌在愁来莫更笑途窮從今賣馬休談詠恐起霜天刮面風

春日送簽判陽承議

春山野思萬千重那更江頭来送公別涙滴流紅杏雨離情揺曳緑楊風一枝易遶南飛鵲隻字難憑北塞鴻惟有感恩情不斷夜深長入夢䰟中

春日送林推官

送君南浦忍分襟注目春江煙水深思乱似雲無所着情濃如酒不堪斟杏花燒断離人恨杜宇啼

穿去客心別後顛為深夜蝶翩〻飛夢去相尋

贈柳秀才三首

應被功名誤一身卜居歸就水雲耕詩題招隱同
誰和賦奏閒居獨自成三徑蓬蒿貧處士五車經
史富書生几回醉後顛狂甚便擬騎鯨上大清
奔走文場十載勞歸來三徑滿蓬高麟窮西狩人
誰念龍臥南陽節自高貧裏田園居四壁吟中風
月筆千毫早知今日詩書誤悔不當初學六韜
萬丈飛泉落筆端源流渾覺海波寬若非學造淵
騫寢為淂詩登李杜壇文苑春開紅芍藥詞林秋
剡碧琅玕篇成底事猶多困只為名高折却官

題蓮花市客肆壁二首

男子謀身豈易知魚鰕燕雀莫相欺蛟龍飜海非
無日鴻鵠冲天自有時直把寸心晞孔孟終攄餘
蘊繼臯夔當年張禹荒唐輩枕作炎劉帝者師
片心長是樂清虛一到蓮花喜有餘柳倚古溪風
不斷路迷芳草客來疎樽無美酒雖浮蟻手有文
竿未食魚細草晚天時躍馬紅塵無復上衣裾

真陽阻水

真陽城下漲春濤船覆車摧滿眼愁泛〻我非援
溺手滔〻誰是濟川舟一城直恐為魚鼈四境何
緣辨馬牛焉得長鯨浮到海吸乾狂浪淂安流

春日舟中即事

不因門有北堂親肯泛孤舟瘴海濱萬里江湖愁
去客一春風雨厭行人花朝水國留題懶月夜鄉
園入夢頻每被煙波驚破膽却思雲石自由身

春日舟中喜晴三首

霧歛雲回雨却殘衣單猶尚怯朝寒煙塵暗處江
山窄日月光來宇宙寬漁棹不憂灘浪險客輪惟
喜路程乾閑〻珍重梢頭鳥每到晴中語忩懽
久厭梅蒸蠹客袍一逢晴色喜淘〻疑嵐煙散後
青山出海霧開來日月高四海廓成清世界五湖
消滅悪風濤九衢來往趨名者遂免泥塗僕〻勞
安淂繩絲萬丈長絆留烏影在扶桑三春厭倦泥
塗走一旦親逢日月光山有晚煙青鬱〻天無陰
霧碧蒼〻雨餘更荷風相照吹送黄花滿院香

題清風亭

四面無塵一徑深嵐煙吹盡好披襟寒生醉榻宜
春睡冷入詩窓豁夜吟坐有清涼非待扇夏無煩
惱不須琴泠然試把闌干倚頓起飄〻物外心

題韶州宣溪亭

片江西下泊江亭風物蕭踈慘暮程山色尚凝遷謫恨溪流猶瀉怨嗟聲一朝逐客仙舟過萬古行人玉筯傾不待鷓鴣啼落日自然臨景易牽情

題廣州浴日亭

誰識咸池萬頃中源流窮處與天通氣蒸古木千巖曉浪拍扶桑四遠紅焰〻驪珠初出海騰〻烏翼漸摩空不須更問乘槎客只此波間有月宮

海山樓晩望

登高懐遠思依〻目斷滄洲舊釣磯城上兩三聲畫角天涯千萬里斜暉煙柚綠草隨洲轉風連軽煙貼水飛到此自然堪下淚不須啼鳥勸如歸

春日即事

歲月催人誤壯圖風清官況強支吾春來酒病尋常有老去花迷大殺無慵裏盛添詩債負閒中贏得睡工夫誰知到此扁舟内白面書生痩矣乎

舟中驚夏

壯丹纔過石榴開歲月驚人老易催一面紅顔春逐去滿簪華髪夏催來蠅頭利禄徒勞目蟻鬪功名大晩哉不必更增川上嘆及時行樂且銜盃

觀劉禹錫題湟川記

誰道連州海瘴邊只消禹錫一雄篇江山草木皆增價風月煙霞惣直錢十二亭臺塵外境一千疆界洞中天自經大筆留題後從此湟川勝洛川

贈錢承務吟翁

何事新霜上鬢毛從前都為作詩勞老松經歲材方逆古檜吟風韻更高可播管絃升樂府自堪奴僕命離騷冥搜直到窮源處驚得神啼與鬼號

題清漪亭

平昔江流清得名只今池面勝江清人間有鏡磨秋骨天上無宮敵水晶月借嬋娟相表裏路分瀟洒入蓬迎會雖須（當作）飽占銀潢䰟莫似滄浪濯垢纓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八 終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九

安成劉弇偉明

絕句　五言

次韻譚令尹茅庵十詠

雲卷公餘迹鋒藏用外神故將容足地聊學坐禪人

物華他日好歲月箇中延欲識無餘事饒如一指禪

歇風青苯蕚浴月碧漣漪僅比蝸廬客音慚衡泌詩

訟少聞羅雀（令尹下車庭無嚚訟）囚虛識降神（前此神見燈於獄垣以驗囚之弗直者囚情卒得）借令濃野興不負有民人

所借非佗物能忘是此心絃歌時一到駐作武城音

到佛元非定如仙等是家了忘名利戰秦晉謾彭衙

暫為陶令結（陶詩云結廬在人境）仍愜孝先眠不學笙歌地長年俗耳煎

鑄月明窓紙涼竿掃徑塵却應環堵在瀟洒屬吾人

自有幽芳對無煩黎笑迎清虛歸眼界那計幻漚生

丈室繞鶯子神遊殆化人公乎聊寄迹肯此負朝紳

七言

輦下春懷十絕呈趙達夫（試院中作）

絳闕岧嶤五色中六街風穩柳貪慵金明鮮染波千頃不似君王恵澤醲

欄玉梯金十二樓百花烘作紫煙浮草黏天遠難憑信絲撲人來慣送愁

蝶正治容蜂正狂鶯如羞澁燕如忙低枝莫搭鞦韆索留送嬋娟出短墻

杏紅似為桃紅妬柳緑渾將水緑爭去日背人來日逼新愁特地舊愁并

楊柳絲間黃栗留杏花枝底碧遮油一鞭歸興輸年少十里香塵卷日流

一番勸花寒陣過几竿搓柳日痕流新阡紺幰追追去往事黃昏恰、愁

活琉璃漲金明色鬧綺羅成上苑園須信皇州春自滿莫愁青帝等閒歸

已憑歡伯為愁敵更指華胥卜夢隣数歇賣花敲
過耳誰家鬪草事関身
三逕就荒歸䟴遡五漿先饋懶逢迎較量春色無
花品收拾生涯有酒航
䰟先絮怯青樓女命為花輕白袷郎春色不應睞
病客正緣生計紙千張

再用前韻酬達夫

酒聖無端整日中不堪有七過嵇慵欲知春色詎
如許萬斛浮蛆未傳醲
九重城闕鳳凰樓金碧觚稜曉日浮和氣已從天
上落寒鄉莫賦畔牢愁
擷藥攀枝浔似狂未拚身世事乾忙羽翰不借還
家梦鑰壯衛魚抱綠墻
花為粧成長近妬水將藍比不多爭陽和滅裂窮
塗望獨許侯家擅四并
百兒揶揄成故態一曾隗磊信重圍況清鄭白平
治浔請傍東皇振旅歸
岸柳禁持人學舞墻花勾引客窺隣速將事當悠
悠夢剩買歡歸衮〻身
直取浩歌論纂〻音容三爵徑油〻送花明月憐

人敍怗醉紅波凝不流
露房霞頰迎人咲訂〻芳菲第几流黄四娘家無
数梦玄都觀裏一番愁
罰籌滿把槽仍滴鱠手千刀刃必迎春若肯教花
不老恣挨紅陣燥瑤航
閙睞未可輕愚叟放浪多端（一作）應學漫郎待挽春
工醉鄉去隨教蜂蝶咲雄張

三用前韻酬達夫

掠風社燕窺簾入閣雨溪挑結子慵莫笑嫵眉等
閑盡藁砧情地勝春醲
花氣曛〻活逼樓十分大白直須浮自憐短髮如
煙薄敢買鈿車貯莫愁
柳挽花牽獨自狂鼓催鍾趂几人忙重城特解春
將閙時放紅英笑女墻
得喪三分徒鼎峙是非兩角謾蝸爭人情不似春
情好一氣無私見合并
閑殺節風醲雨時可憐腰帶漸寬圍何因徑作江
南夢泛取陶中竹葉歸
関〻柳幄鶯懷友曳〻花房蝶乞隣來羨西園冠
蓋客稍関南浦別離身

蹀驄草媚障泥錦結妓花烘壓杏油梁父吟輸醉
鄉客拋毬樂稱曲家流
騈棘重関不自由橫將豹鬃代萍流飛絲莫骨林
塘興留與騷人作四愁
酒徒博醉貉龜觧社老賽神簫鼓迎未省揆忙酬
燥吻壁端蠃得掛空航
它日江淹會賦恨几人顋（駟）尚潛郎年来春事稠
於鬓莫把哀絲為急張

四用前韻酬達夫

怯思酣魂九十甲蠶苗鳳子學人慵来〻不會春
工意醞造風光抵死釀
黄金遅日蟻成樓翠色紅光一樣浮短稜（所戒反）五
更無客梦小垂雙手有人愁
高陽門巷有人狂金谷園林數（音所）日忙多事正堪
憐考父不尋花去却循墻
雀緣底事兒童戲蛙為何人口舌爭待割金明一
尋碧恨無霜翦快如并
葉底蜂兒拋寮桶花邉猧子乱棋圍一綑周昉新
畨畫擬就句芒乞取歸
夢草客兒成底句貪杯吏部覔誰隣雪衣女欵留

茶舌金十奴慵刺繡身
樓臺半蘸浮天水燈火頻乾継晷油桃李不須連
夜賞牡丹它日有高流
稍喜濁醪扶病頭強看狂絮點清流王鱣叔鮪成
何事不似吞書鯉破愁
提壺（音鶘）芦䏻送好聲客来長是及門迎惜花待着
連天幞賭酒須翻卷海航
折榔愁生灞陵岸射鵰閑殺羽林郎長安不禁花
時夜京兆于今有趙張

題建州冨沙門樓安濟橋十絶呈大守黄彦

發

冨沙門樓五絶

通莊一日踴青鴛目極須知剩得天競秀溪山歸
筆助撥忙風月看觴傳
文榱繡拱切浮雲喜色先開萬井春未俯欄干窺
獨鳥已驚袵席度遊人
撲閑行人褰底流闤闠縹緲到三休霜魂月魄交
光夜十二冰簾不上鈎
王粲登臨端不負庾公興味故應清廣寒約酌無
多地取〻仙風洗骨生

曾聞仙者好楼居楼外仙山入指呼聊作上游新
粉澤使君不為貯羅敷

安濟橋五絕（編舟為之去玉清洞天五十步許）

誰把靈槎接飲牛主人瀟灑古東甌玉清夜半開
冰箔暗認方平別駕蚪
扶檻侏儒玉刻紅斬新裝飾水精宮武夷不信仙
山近十萬曾孫正踏紅
跨海鼇身傳洛陽貼波虹影老吳江水如截取玻
瓈去穩卧箜篌白玉腔
擁翠拖青淂要津截波仙屐略無塵借令萬鵲填
橋巧何補褰裳一世人
江夏無雙自妙年穎川第一早聞天陽和自滿千
桃李更欲邦人識濟川

送曾道者歸玉笥舊隱二首

踏盡匡山十載雲、却抽秋鶴九臯身明々似為溪
毛熟笑整西風不屋巾
道隱（一作導引）會窺反接猱急人尤喜施圭刀浮生不
絓秋毫外肯把長閑愽暫勞

道旁見牛車因成二絕

由來得計在通津蝕盡冥々古道塵犢子掣轅疲
欲死須知作俑是椎輪
兼兩正緣勝任取推輈終忌大圓生尺塗寸潦皆
吾病何必羊腸九折行

送李德素罷官歸舒城三首

瀟灑由來物外姿文章滿把盡珠璣飛黃蹀月終
難絆肯取蘅臯手一揮
朔風吹眼水溶々白社田（疑）香杳露中千里滄洲
帆一抹遙知此日背冥鴻
水落淮天蟹子肥三年遊子片帆歸東坡穲稏黃
雲滿試傍林椒振客衣

和知府龍圖黃安中淺汲馬跑二泉二首

甃面平吞寸許寒記曾一匊洗中乾定知滿斛（一作
斗）黃金屑會有遊人鏡裏看
飛黃閑跳想當年何啻軍中渴刺泉無補褭蹄空
漢鑄有心流水謾牙絃

和安中詠陳仲舉徐孺子二首

當年礼意號難通南国總傾孺子風戶外爾來多
客屨誰堪一榻與要終
一從辟聘卧樞繩四海誰論目若營衰世竟閑援
溺手林宗好在寄吾毅

和安中鐵柱留題

疾悪情深礙目沙果聞仙秩以功加連年馘毒繞
三尺何似豚蹄祝滿車

和安中上藍横泉井

誰劃銀潢下鶩中更聞南北豁相通窮妖本作終
身計千古鱗成勿幕功

陪彭安行雙蓮亭小酌三首

無塵淨渌桃青鴛箇様清虚不似鄽更喜晚来趐
白鷺伴君和我作三仙
觥籌一（一本作三）峯破愁城似勝長驅十萬兵可是曾
中流隗磊更須鄭白與汾清（汾一作沉）
枯荷榻水楓丹霜十分拍〻鶉兒黄挽君衣袖莫
嫌數直恐跨鯨拋醉鄉

留題神仙院三絶

白鷺飛边盡古今蕭條見冢與神林故時門巷犹
能憶十載重来白一簪
問僧活（一作何）計秖瓶鉢愧我世縁犹網羅小官未
免妄男子較量所淂誰為多
白帝憐秋自不（一作不自）勝等閑時放一番清詩情大
似帰飛崔卿作當年警露鶴

陪林明復功德院小軒對假山有成

候禽幽囀似爭春我亦貪撈不屋巾藏薜煙姿在
眉睫箇中還有傲秦人

試筆

盧蒲裒鬓故蕭〻絳節霓旌不易招若使此身輕
健得會須歸去掇趐蕊

西峯寺

客塵不到勝黄梅竹遶松圍金地開盡撥雲根出
葱蒨翠蕤青蓧一時來

贈慶恩禪師

深顱瘦脛出家人八十終身一衲雲高壽不論松
與寉独留心賞寄迦文

高氏環翠楼二首

雕甍已入千山抱倒影仍浮一水光誰撲曉嵐都
不惜似縁袍色妬刘郎
眼界初欣淂茂林野煙蒙羃此何心擬從複嶺重
閑外便（一作更）借蒼岑十万尋

蓮華峰決雲即事五首

蟬聯封略三湘近縹緲神仙兩洞開待語蓮華峯
上月好将清影逼人来

蓮華峰下蓮華水萬古來蹤天北隅客子會須成利涉箇中還淂問津無渡南渡北閑花草閙綠稀紅隨分好淂意郎適那知非淺近由來貴深湫柰我此身無定居正如飛絮撲江榆兩毛更甚盧蒲短好在朱陵見憶無十十五五跳波魚三三兩〻踏歌姝前山後山碧一色似不多愧瀟洒圖

趙屯阻風書懷示黃成伯章子脩二首

漾〻雲艎躐尾行北來風力大麄生與君更向春容裏暗聽蝦蟆數擊更

故家曾是烏巢南欲折歸心迫片帆十載萍根浮履綌令人羞澁對青衫

再次前韻

心逐雲容初欲遠身同春物乍欣生不緣旅泊蹉跎去一任江波歲月更

白浪差〻沮我南祗成重釀破風帆半生感慨輕兒女翻笑江州淚濕衫

送徐擇之祕校還睢陽二首

華裾照地睢陽客入手當年有春色家山歸夢不須多歲晩青翰天際識

汴水東頭古堞開青鴛舞影幾樓臺莫將歸鴈比行色身未到家春已來

書國清寺清曉上人壁

老師八十大僧生頭捭吴龜見壽徵斸開雲根作活計（一作八十老僧大憎生瘦脛深斸饒壽徵雲根斸盡好活計）隱約百尺飛觚稜

和許亢秀才適軒三詠

畀枝已能分好月況復地力能新培託根又出社木後正使匠石愁無材（右小木）

吾聞水月故相攝小水還同大虛量誰搊銀潢下九秋更想靈槎到天上（右小池）

蟄龍蟠地禿角出便訝雲物儲其間由來浪費康樂屐自可對面酬商顔

題屈原

直魄忠魂不復生後來誰與繼英聲只因一派瀟湘水千古澄波伴獨清

題增城駐舟亭

一亭瀟洒枕江流水色山光四面浮多少客帆簷外過不知誰是濟川舟

題韶州韶石亭

数層頑石立孤岑代往碑訛事莫尋惟有湯々亭下水至今猶似奏韶音

泊韶州宣溪亭

昔年吏部謫韶州曽向宣溪泊暮舟多少煙波愁不盡一時留與後人愁

題吉水南華寺

紫翠（一作氣）浮々奪曉昏生涯（一作盡）谷汲與松焚客（一作紅）塵一點自應少（一作飛不到）終（一作盡）日到過（一作門）惟白雲（今寺有刻石扁其堂曰白雲）

野興由來愜杖藜層巒影裏見翬飛虛堂一炷起凝碧化作力天雲染衣

龍雲觀稼

黃雲撲々擁千塍悪歲嗷々比獨登稍取快襟移遠岫更從始擊見秋鷹

紹聖丙子之既秋偉明考藝于遠（疑）州已事餔飲茲舍弟姪親舊從焉者凡十有二人時主僧設茶奴王少二掖天門冬以腹（疑作複）壺漿云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九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

安成劉弇偉明

生辰詩

知府黃龍圖（安中）生辰五首

弇皇恐再拜弇竊謂天之生是人也雖若無預吾事至於命世大才則人皆欲為時而生也既生矣不幸而用不究其蘊與畧究其蘊而居不得其地於是外焉者人必欲還之朝侍從焉者人必欲使之相天下而後已此世之常情也然則命世大才其生也固與衆人異而人之蘄贊之者亦不得不異矣茲者伏遇判府龍圖慶誕之日弇辱顧最厚不敢自比於默默者謹課成拙詩五篇首篇紀昭武為東南佳壘命世大才於（以字）一鍾山川淑靈而生也次篇紀遭遇　先朝致身論思之地而又其次則見僱藩章淑其悉心疚懷無一不在民物者又其次則言抱負至蘊人皆欲我公之歸而莫先黃閣者至其末篇則大率本之奉觴祝筭皆衆人之所同而五篇則非特為閣下賀又將以賀夫民物它日之有賴於閣下者也蠲祓神觀自以為有所謂不偶然者其本末如此謹持詣台墀上獻伏

望鈞慈俯賜采覽下情無任歡抃激切之至

由来昭武勝天台淑（一作間）氣依鍾命世材天上月華方攝兎（一作縮掛）人間春色已先梅長庚夢白真無敵嵩岳生申世有開直恐龍陂清澈底（昭武有九龍陂照）人都入骨毛来

早歲聲名（一作華）動玉除區〻漢日謾嚴徐高將官況雲難學清得才情水不如端的好光親（一作依日）月分明有（一作得）力是詩書軒〻昭代文章伯誰識麒麟下紫虛

豫章瀟洒古南州偶屈天邊法從遊孺子榻塵終日少曲江詩板有時留（唐張曲江都督洪州日留題尤多今集中存者尚数十篇而云有雙泉鐵柱橫泉井竈潭縢閣等数篇皆傑華出張遠甚）千帆白雪艨艟浪萬頃黄雲䆉稏秋誰（一作欲）識使君經濟處（一作切）長年清法為民憂

從古無雙江夏黄此身親遣玉宸（一作除）傍暫閑十載陶鈞手猶勝一時鵷鷺行況復唐虞新日月不妨伊傅好舟航頼（一作定）酬千里邦人祝直築沙提到大梁

迎春新酒撥鵝黄獻（一作前）壽争持瀲灧觴入夜台躔動符彩怫星旌户集簪裳平時猥辱非常顧賤子初無可録長獨有此心效芹垠頳先歌魯熾（一作壽）而昌

知府熊公待制生辰

弇皇恐百拜茲者伏遇知府待制侍郎慶誕生辰某也久辱麻庇懷不能已謹課成五言二十二韻祝壽律詩一首詣台堦上獻伏乞少賜采覽

天上麒麟瑞人間杞梓良（一作祥）扶周崧孕秀開漢昴騰芒箕月清和半桑弧決拾傍雲旌初驗昉（任母裴夢五色旌四角懸鈴自天降而入懷生昉登梁顕仕）水渚忽臨張（張興家世臨水無有島興〻生門前忽有島生後絲歷貴仕）汗血来西極長離下女牀決科霣漢上箸姓斗牛鄉伊昔聞遭遇維時適凱康輔臣推練達天子賜輝光政府初更贊農曹亦荐揚仰窺惟白日穩步是銀潢西液常揚筆同天舜禹觴（神考之聖日公親上壽觴）岷峨欣惠字邛筰入寥狼襦袴謠南海韶鈴肅桂陽有為皆稷契無地不龔黄藩服今連楚江城故歷章熊憑新傳軾雞馥舊含香賈召行前席曹歸定東裝鈞中揮造化川際起舟航賤子慚麻庇佳晨倍激昂松椿先衆禱芹垠止誠將和逐薰絃遠歡同畏日長椒漿持滿斝何計上公堂

上熊待制生辰二首

雅什曾歌嶽降神今看天上玉麒麟舜絃一弄均和氣堯蓂三收得令辰池到鳳凰須指日符分魚竹未妨身祈公戩穀終何擬星有元台木有椿

往歲曾看九萬飛日邉親得好光輝西清儤（京本作寓）直荷為槖左蜀宣風繡作衣直使聲名過紫塞（京本作致）剩留功業到黃扉蒼生久繫為霖望早晚追鋒合北歸

王運判生辰二十韻

高躡明昌會全收傑俊聲慶緣庚入夢粹是昴騰精朵日麒麟下周年鸑鷟鳴門庭諸謝羨襟韻七閨深姓字黃金榜才華白玉京五車經目盡一賦未晡成在昔闡開泰于時契陂明經綸真主識風采滿朝傾迅擊方秋隼橫騎上漢鯨激昂孤立氣魁壘並遊英決指西清邁低優左省行堯天窺日月漢陛右公卿豸脫臺冠舊軺馳使傳輕瘡殘瘳物瘵荊枳斸姦萌范轡歸餘事萊衣萃極榮陋儒何幸會慶誕適親更芹垷慚無補戕毫浪有情涼颸來翠帟嘉氣動雕搖瀲灔千分酒翩翻萬里程祈公此心切立欲壽如彭

冬至上王丞相生日黃鍾歌

乾坤變化造萬物十有一月生黃鍾黃鍾資養大和氣上賢稟受為三公至音鏗鏘儀鳳凰播在簡冊成文章權衡度量立大法朝廷四海聲洋〻往時霜木立如束原野焦枯無紫綠自從緹室一陽生半夜萌芽動寒谷登堂請獻眉壽杯願同律管容葭灰玉鉉金鼎調鹽梅年〻陽德先春來

狄大夫生辰二十韻

一指斗魁天陛北五新蓂葉帝堦傍降神山嶽全儲秀遍射桑蓬驟發祥麟暖共看駒汗血玉靈爭記水流方家臨入物先賢楚祖擅功名大國梁孝務撫摩驚秀整升卿摽識見蕃昌芝蘭庭戶真難得雕鶚風雲自不常頭角人間知有子星辰天上早占郎州緣綠鬢臨來好路到青梯上正長濯〻柳姿今識緒汪〻陂量舊傳黃鑒盧比戶況宵旰愛結曾陰轉曉棠座上藍田神更潤匣中于越智彌藏（一作緘）龜魚腰重黃金刻珠玉胸開古錦囊放雀籠樊鐃奮翥饋魚尊俎稱淋浪旋倪芹垷懸私禱譜牒松椿入短章李諾佳蒙新睠渥膺門仍出舊恩光昂頭竟類田方禹賀廈空循考父墻堆玉

巑岏方剖眼橫雲纚絚已登場光囬愛日庭希訟喜動前旌客薦鶚况復斕班衣上綵不妨蕭洒醉中卿頤符魯什昌而熾更擁箕疇壽且康

賀提刑生辰二十韻

律中蕤賓候時生翰苑才昴星天上降玉樹暑中開地望無雙也公候有種哉儀刑推虎子頭角號龍媒雅負凌雲操陰懷搆廈材家聲說王謝儒李美鄒枚德宇渾深厚書林早貢（疑）該發談生霧露走筆落瓊瑰仕譽彰宸聽綸恩擢憲臺泥封雲外捧使旆日边来未夏薫風至先春暖氣囬驅馳車翼〻制割丹悃〻欽恤恩涵海澄清令走雷露韡衣照日行部駕揚埃上表除蛇豕飛章薦草萊闈中金韻擲醉裏玉山頹龍印當時伏鵷班異日陪暫来為八使終去面三槐身况推華胄門曾位上台定重調鼎鼐應再作鹽梅適遇懸弧旦宜傾上壽杯下僚何所祝願早見天魁

挽詩

哲宗皇帝挽詞二首

帝所鈞天樂人間弊屣輕夢移黃屋貴丹徙紫霄行（一作軒臺猶信夢杞国竟憂傾）雲絶依（一作從）堯望山餘祝漢声夜長堅絮添川急愴墻菱（一作榆柳歸竹帛想象到墻菱）（榆柳疑是）（榆揚字誤）鴈婺黃金闕樓臺白玉城陋儒孤識擢清血九秋橫（臣元符元年進南郊大礼賦上称善擢秘書省正字）禹迹從容陪虞華舄奕重辰韓頒秘籍（髙麗遣使求太平御）（覽書詔秘書省錄本以賜之）湟鄯撫新封洮獺方（一作初）憑玉顛胡忽挽龍鳳闕盤王氣栢殿邃真容洛照（一作秀）當陽水嵩囬（一作朝）入抱峯傷心守陵女猶認上陽鍾

大行皇太后挽詞二首

摯別王睢德吁嗟巻耳心軸囬坤事退波度月痕侵金暗奩袍澁椒寒壁氣沉生平宗廟福膏澤在民深

東朝功業高參九丞相門閭盛活千二紀再中扶漢日一薰全覆避堯天濯龍春去蠶空老長信衣藏玉不烟與手弄孫神聖上飛騰誰識（一作傳）母儀篇

追尊皇太后挽詞二首

代邸基元命唐侯福萬邦五雲深紫鳳九地轉銀江白玉形容冊蒼煙扈從幢由来閶闔路望絶帝瞳雙

循陔備養虛蘭膳吹棘深慈愴凱風嵗閲括捲餘舊物氣躔龍虎識新宮素冠起慕三年外暖律添

驊六服中百載重論章懿典崇成應得敵嵩嵩

何隱居挽詞二首

人世猶（當作曲）来共一漚如君無憾此生浮蘭陔長
貟平生（一作居）養蒿里方成不測遊故物他年歸石
馬東楹何事捹天球始應羞殺吳中士誤把垣星
決去留

瑟縮神皐萬木悲此中祖較是長辭半生挂向秋
蟾老一日舟先夜壑移終恐短長私造物了無毫
髮愧銘詩青鸳僅（一作近）就千雲構誰是當年識履
綦

歐陽升之挽詞

老爛為儒衆所聞病中猶不廢研論生榮不得文
章力死贈須霑雨露恩賢有鳳毛奚所憾命終龜
壽亦何寛卧牛又得桂山水青紫他年定滿門

哭上藍居晉禅師二首

師在雲無心師化雲無迹明〻身後語究是西来
的胡為西来（一作参幽）子計較歸寸尺膏脣拭舌禁奈
再何咄哉青蠅真弔客

惻〻復惻〻浪生浮世悲清松疏冷風尚想瀟洒
姿一吷寄去留羞殺方袍兒令人却憶當（一作興）陽
剖拔手退身徒爾為

鄧縣君挽詞二首

九原秋草没麒麟哀挽黎明出問津花魄欲招誰
共楚簫声先斷客愁秦家門白鶴空雙舞天上黃
姑定卜隣替〻目存成底事空餘粉墨逼天真

中庭熨吟事多違像設儀鸞總作幃風雨夜花連
子失鈆黃朝鏡覺鸞非一篇瀟賦空齋恨數鼓莊
盆未息機俯仰便成今昔異瓶銀簪玉意何歸

樂府

寶鼎兒

濃陰堆積迴空野曠將回徹慇還是覔早梅依舊
清艶枝〻攢曉樹弄霧影盡脂凝香蕚瓊削纖葩
競吐對幾處園林芳菲消息都因傳去　取次臺
榭等閑院落偏宜獨擅芳步長恁恐壽陽神面妬
射氷膚成暗妒笑杏塢共桃蹊誇麗一霎狂風驟
雨又争似年〻此際先得東皇為主　好是雪裏
精神曾解惱遊人吟顧想當時折贈端的憑誰付
與蕩醉目恨同雲阻畫角声將暮想異時成實和
羹止渴還應得路

同仙歌

淒涼楚弄行客腸曽断濤卷秋容暗淮甸去年時
還是今日孤舟煙浪裏身與江雲共遠
别来舟枕夢幾過滄洲皓月而今為誰滿薄倖若
無端悞却嬋娟有人在玉楼天半最不憤西風破
帆来甚時節收拾望中心眼

金明春

寶曆延洪昌辰開泰崧嶽儲靈特異賢才並時間
出盡一一驚人絶藝捧鄉書氣格飄飄似閬苑神
仙參差相継縱（疑）子墨文章相如才調驟竟雷声
平地　太守賓興當此際正瑞靄寒輕廬堂風細
舞腰旋飛塵髮鬅歌管遞清声嘹唳况相将桂籍
榮登對酒面鱗紅何妨沉醉但管取明年宮花重
戴共賞金明春意

内家嬌

綽約羣芳裏陽和意偏向一枝濃向南國驟驚動
人奇艶未饒西洛百奔（奔疑字誤）卉　千叢斬新弄曉来
無比格半拆断腸紅三月洞天又還疑是賦情楚
客窺見墻東　朱欄千遍倚生愁怕無計奈雨禁
風别有瑞煙羃羃時與遮籠便縱使當日文忠品第
趙昌模寫難更形容應念故園桃李羞怨春工細
想勞生等閑聚散冉冉輕似秋煙蓮心暗苦月意
難圓神京去路三千當日風流有妖娆桃上軟媚
尊前何計訪蓬仙断腸中一葉晴川到而今追思
往事奈向（向字疑何字誤）夢也難到奴边自恨不如蘭燈
通宵尚照伊眠恰道無緣被人勸休莫瞞天多應
是前生負你今世使我償填

佳人醉（元宵上太守）

月到楼臺第幾十里金蟲成綴鬟琅玕争胥絳毬
起試新粧嬉春粉黛盈盈暗香結誰家穠李
擁緹騎簫鼓沸三市别措春風晝肆歸度鼇山影
裏聞紅翠揮觴不待遊人分袂悄朱簾十二

惜雙雙令（新添或云親筆在陸陂曾氏）

風外摛花香暗度飛絮綰殘春歸去醖造黄梅雨
冷煙曉占横塘路　翠屏人在天低處夢断行雲
無處擾此恨憑誰訴恁時却倩危弦語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安成劉弇偉明

表

代陳度支楚州謝上表二首

皇帝表

臣某言云云奉使章瀕百謫自甘於中斥殿邦淮
右一麾尚沐於餘榮釁積誅稽感深涕泫伏念臣
起家蟲篆仰祿斗筲粗安風雨之鷄鳴恥曳泥塗
之龜尾夤緣盛際冒昧亨途　熙寧偶備於按
臨永裕繼終於驅策然猶貪報不已為謀果疎謂
僚執之間勢亦不無於分契而司存所繫法式容
有於中陳不虞朋比之嫌卒撓簡書之畏横干國
憲煩速人言敢謂尚錄其十數年之勞姑付以二
千石之任畀之符鑰開以洗湔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堯（今上御名）性仁湯存物恕徹譴薄責以寬
謬誤遠覽博照以盡幽微知臣本心非它冀臣後
效有補臣敢不載惕舜幽之黜亟圖漢最之聞究
竟朱愚布宣寬大雖人情各言其子不過愛之使
生況祿養尚逮於親其為得也孰厚乃情報稱九
隕猶輕臣無任云云

太皇太后表

臣某言云〻溥博天慈初不遺於覆露翾飛物品
曾未忍於棄捐式寬明刑仍付劇郡擱膺知幸雪
泣無從伏念臣吴會寒宗丘門末孝昭代一命終
比衆人白頭雙親惟仰寸祿一昨　裕陵已事章
許分毫止存自信之朴忠弗計他時之咎譴果緣
繆牽雖逭煩言分當司敗之拘何有剖符之覬而
況山陽故治淮浦名區生齒寔繁賦輿惟錯闤闠
牧魚鹽之積湖陂輸秔稻之饒足奉安輿以息疲
力茲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揆材主節軫物納
隍德邁無疆道存善貸體尚寬之典以作辟開自
新之路以期人夫何生成亦使沾被臣敢不激昂
後效懲創昨非惠綏編齊布諭條詔瘦馬伏櫪未
忘鞭策之加涸鮒問津姑丐斗升之活永言補報
誓極糜捐臣無任云〻

代賀平鬼章表二首

皇帝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報狀稱熙河經略司八月十
九日洮西安撫种誼等領兵禽獲西蕃大首領鬼
章文武百僚拜表稱賀者戎索偏隅金行絶氣僭

惟函覆解網曾恃於湯寬晩乃陸梁摇蠆猥先（京本作同）於鄴小廟堂湊前箸之略彊埸起屬鞬之恩待之盡則（一作者）責之冝詳恩所加者義所當制理雖置於度外虜自墮吾計中拔士籍馬（京本作士差馬）拔以擣空虛鍛戈礪刄以乘罷怠（一作憊）紆鵝鸛而成列舞轒轀而佐攻豈止搴欽侯之旗更甚蹈烏丸之壘巢傾旋帳頸係酋渠懽動捷書快稱武弁臣中謝恭以　皇帝陛下廣文適駿纂禹圖洪體乾坤開闔以運機緘盡日月照臨以啓封畧恱使而民志其死德至則威行如虎視夷狄猶蟁蝱何有越其志者謂威武彖震曜不得已而用之拔士於賁諸（印本作賁育）之倫命將以方虎之事畝歸指顧筭若（一作入）神明蠢茲國紀之自千至是刑書之就正覊致北闕已陳頡利之生俘鄣清西氛不復蚩尤之迷霧臣遠守郡印不獲稱慶闕庭臣無任（云云）

太皇太后表

臣某（云云同前）天生四夷難化以善武有七德誰能去兵曾何附塞之遺種頃有窺洮之小黠種繞喙息地則彈丸謂蟻穴可以潰堤而螳臂方將拒轍脣齒外援當宁軫宵旰之憂蠆噬近邊棄障林風塵之警乃眷西顧惟懷永圖兵十則圍人百其勇搴撓雲之樓櫓傳起土之距闉纍然兜酋如虎入柙貔是餘醜同梟覆巢鎖之琅當係以徽纆方四喧於虜獲舉一決於人聞恭以　太皇太后陛下聖性右慈治功宅厚文武講脩於積日正朔加被乎遠夷謂其幽閒僻陋之難懷所以慰薦撫循者甚備三驅之前禽偶失兩端之首鼠輒窮雖梏茇自絕于天不資雨露使封豕無害於物何事學量畢載逋誅一朝殄滅迅如馳飇之隕霜葉赫若烈火之燎鴻毛諸蠻望風而景從宅羌破膽而烏徒無勞廣利繼出大宛之西將見呼韓別款五原之下臣獲盛烈第切歡悰臣無任（云云）

代江西轉運副使謝上表二首

皇帝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差權發遣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已於某月日到任訖輸將僶俛初乏他勞恩寵叨逾就徙隣部薄深知懼跼蹐靡容（中謝）伏念臣諸生起家孤宦陳力續鳬截鶴非其性命者弗為刻舟守株徒以朴專而自信省闥非塵於備數郡章繼遂於請行毫社一麾句吳再稔謂殿黜偶逃為

已幸而刺举承之亦何功况復星軺仍在江介接境舊俗尚驚鷄犬之相聞問津故家益喜於揄之在目声情已過人食殆浮此蓋　皇帝陛下平均邇遐崇長寬大使愚民皆諭上德知前世尤重外官越自衆人付以十郡臣敢不稽六條而刺吏放九賦以经財振領提綱揚清激濁雖其眇跛之難强頹效萬分如或犬馬之未先誓將九殞庶徵罪悔以荅生成臣無任云々

太皇太后表

臣某言（同前）数月乘軺始温坐席一朝易地亟奉俞音冒寵知慙捫膺載灼中謝伏念臣差池筮仕寒遠起家汨沒四朝侵尋五紀寡先後游談之助止介愚朴陋之身出望外者居多衆嗤瘵在去老境而無幾自幸郎潜敢意晚年連刺劇部按兩驛故鄉之便道得千里長江之上游使者之輶軒此来先人之弊廬若在風俗樂易顧臣何功恩私稠重如臣已足此蓋　太皇太后陛下母慈載育坤厚無疆求賢審官而勤劳每加鼓衆動化而中和斯尚略其駑短挽以事權臣敢不糾逖貪殘須宣條教問民所疾苦阜時之財求（疑）越鳥巢南方便家而效職吴牛喘月敢憚事以包羞倘営蒯未棄於緜麻庶消埃少裨於淵嶽臣無任云々

謝賜元祐編敕表二首　代

皇帝表

臣某言云々玉律金科一新於既往乾開坤闔大布於無私方俾麗辟之成書俄拜自天之嘉賜寵靈曲逮愧負交深臣中謝恭以　皇帝陛下畫象體堯泣辜視禹謂聖人陶鈞之上俗雖有成而司空城旦之書時亦不免凡震曜殺戮之取類皆節文科指之務明靡輕滅鼻之噬膚止取漏鯨之疎綱曾何遠守轍賚新編榮趁故里之家藏戒切當年之座右臣敢不持循三尺祗惕五綦期終日以稽參偕庶邦而遵用於此得難犯易避之意何啻書紳庶幾與遷善遠罪之民同歸按堵臣無任云々

太皇太后表

臣某言云々因革百王成此不刊之筆削重輕一世視猶難犯之江河方頒賚之有初顧兢慙而靡措臣中謝伏以　太皇太后陛下雷風驅號衛響御時威克於愛之已有餘法救於礼之所不及爰命再臣而潤色俾揭昭代之章程敢期金玉之新

書曲逮江湖之外服臣舊懃憒眛偶忝承宣獲觀坦ゝ之漢條益小區ゝ之鄭鑄敢不夙宵迪畏始末遵行杜黠吏之舞文曉細民之觸綱寬科易守遠殊末世之秋荼私室傳觀長對先王之象魏臣無任云ゝ

謝賜元祐編　勑表二首（代）

皇帝表

臣某言云ゝ知囙知華百王所以從宜世重世輕三典於焉迭用大布維新之聖憲例須無補之守臣祇荷寵光伏深愧汗臣（中謝）伏以　皇帝陛下乾行剛健賁揭文明俯哀衆愚迪循大卞雖前王所恃箸乎律必本於人情而上德以寬服其民亦稽諸時變譬彼當更之琴瑟曉然難犯之江河其屬三千而該節文若數一二而得凡要逐孚有截茲謂不刊臣敢不練達章程訓齊品庶肅雷風之大號謹金玉之寬條尚俾愚民知欽哉惟恤之堯舜更期盛世幾措而不用之成康臣無任云ゝ

太皇太后表

臣某言云ゝ物極則情僞滋法遷而因革用屬茲纂承之休運完然刊剟之新書凡厠通潦類拜嘉賜寵靈逮已戰越交懷臣（中謝）伏以　太皇太后陛下垂裕延洪寶慈善貸謂以殺止殺大率務在於勝殘而當更不更末世有至於生弊遠則天聖嘉祐之準則揆度近則熙寧元豊之撙裁補苴出於人情之當然與彼天下而共守言律自微於破析甲庚咸得於後先臣敢不三復寬科五申舊俗遵簡則易從之例類體琛而不漏之慈仁無廢糾虔如得其情則勿喜庶期遷擦茲用不犯于有司臣無任云ゝ

賀赦表二首（代洪帥熊伯通待制）

皇帝表

臣某言月日遞到赦書一道臣即時當官吏軍民宣讀及散下管內縣鎮施行訖者天語粹溫膚慈淵愽弭常寒之積冷開自新之坦途凡在燭臨罔不歡躍（一作抃）臣（中謝）伏惟　皇帝陛下重輕視世先後得天生而性堯舜之仁閒則罪禹湯之已頃緣凝沍曲軫疲羸萬計緡錢澤先泉涌一朝溝瘠生若手援然猶憲弗獲之匹夫婦必歸之九死札神（京本作賢）通貸弛（一作蠲）役寬租渙汗適契於水風鮮作盡亨於雷雨封錢何補於陋術退舍終愧於誠

心豈若視民如傷與物更始帝王之務在簡方自側身天地之德日生已聞周物臣遠守郡印不獲稱慶闕庭謹奉表以聞臣無任云〻

太皇太后表

臣某言云〻應以實者其畏天至厚於仁者其恤民深方寒若以疚懷俄霈然而下澤欣愉所暨普率攸同臣中謝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坤布廣生溥行大號際天窮日以撫六合泣辜觸疑網而哀衆愚屬飛霰之陰淫憫疲民之彫瘵始既發大農之積晩猶寬士師之誅術小淖糜道殣頓還於生意恩逾肉骨囹扉更技於沉魂重陰掃而六沴消協氣流而百嘉至雖患心疑盡其物頤利有不言而好生洽於民心刑斯可措臣獲當宣布倍切悃悰謹奉表以聞臣無任云〻

太皇太后表代賀三后受册表三首

臣某言云〻蓋聞厚德載物者必本地道一視同仁者其惟母慈位號不崇則無以示成功之隆典礼不縟則無以章流澤之遠厥惟成命允屬熙朝凡在見聞靡不鼓舞臣中謝恭惟一太皇太后陛下垂箔佑聖俔天發祥卷舒致一之坤元光大取中之離照固宜傳鏤玉諜增輝蘿圖追任姒以匹殊休軼馬鄧而擅丕懿張是不朽垂于無窮臣限以守藩不獲奔走稱慶闕庭無任瞻天望聖抃蹈激切之至

皇太后表

茂典威蕤閑休越軼增塗椒之懿鑠揭鏤玉之温文自邇及遐式歡且抃中謝恭惟 皇太后殿下儀坤作配開泰丁辰婦德夙裕於两宮母道適隆於上聖不有褒表孰示貴高赫然洪名焯彼彤史臣限以守藩不獲稱慶闕庭無任瞻天望聖激切知帰之至

皇太妃表

載展上儀式揚懿號凡在中外罔不歌謳中謝伏惟 皇太妃殿下肆助先朝篤生上聖誕姜嫄之彌月嗣太姒之徽音苟非邁景鑠於無前何以隆孝思於罔極厥惟茂典實副輿情臣限以守藩不獲奔走稱慶闕庭無任抃蹈激切之至

代謝移湖南 表二首（京本作湖南上任表代人）

皇帝表

臣某言云〻使指肅將方就除於江外綸言極下

旋更役於湖南（京本作相南）祗服寵靈淩兢宮次中謝伏念臣親逢昭代自審孤忠諸生決科束髮從政雖讀書挾筴無有過人而食蘗飲水粗知行己曩緣寸進繼剖在符兩玷冣書之員四刻侍臣之牘類皆適會初亦何功驟已遠而前驚雨方膏而施灌而況長沙劇部吳蜀故區控百越以分封包九疑而奠壤洞有羈縻之獠俗野多鬬閱之猺民歲錯賦輿水稠饋餉厥稱臨按實係重輕豈容譾才獲拜嘉命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克雍變俗湯恕綏人大明既升取照或先於葵藿鴻造雖報貴誠亦及於蕭茅在曲枝之無他尚淵衷而必軫器其所使式些不閒臣敢不愚竭事先效收寄外布宣寬詔竊比周家誦志之攟人採摭俚言庶異漢世輶軒之使者冀因驅策誓極糜捐臣無任云云

太皇太后表

臣某言云云睿慈普博適加垂睨之小臣劇部愷康就付再持之嚴節銜命中灼捫膺退慙中謝伏念臣淮海寒宗西南久次就事無盤根錯節之敏遭時有建隼憑熊之榮五期向更兩課連冣乾坤慶（疑）霧草木欣得於嘉生海岳崇深瀌（禁本作）消埃自顧而何力忽從郡紱輾式軺車存見吏民未溫章貢之席驅馳道路旋改瀟湘之轅揣非據以誰堪緣誤恩之曲逮茲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玩心垂箔寬物憑河擁日東桑增大不遺之末照囬春北陸推輿自造之衆形寸長有聞一介必錄擢臣於疎逖之餘而矜曲藝委臣以浩煩之計而圖後功生成居多父母奚擇臣敢不訓諭德意綏遠抵言從巽軫之故墟使知堯舜之在上仰期優假力究朱愚矢諸東隅尚有桑榆之可勉託其初步顧因跛鼈以求前補報之誠誓將九殞臣無任云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安成劉弇偉明

啓

謝解啓

儒林覊俊敢冀於並遊士版鄉書遷登於上列初非自信中亦多兢竊以大道之在天下也莫適而非眞先王之用人群也無自而不可苟惟善之以教要必求其所長既有庠序斈校之制作其材而使之新又因勸沮掄棄之法驅其後而為之範經不專門而士多自得之真趣斈無異師而人致可勉之中材賢能繼踵以賓興豪傑望風而振起澤浸久而不竭功愈被而彌隆追去聖[illegible]遠而道德裂於經術之不完異端並起而糜散酣於人心之既溺故家遺俗而失淵源之漸奇言異行而無誅禁之防膠墜緒於土梗之既殘而甚者昧適時之大方擅多岐於軌轍之殊騁而孰不乖同歸之中道且道本一致款向父子也而狃於同異之私蓋性非他求緩翟兄弟也而牽於呻吟之弊款啓寡聞者往〻而是離実斈偽者人〻有之抗歲月於有限之終身費精神於無補之末用要之而無宿得爲而不精振古以還其失彌甚適遭上聖之撫會遠覽前世而紹隆去區〻無用雕篆之空言收歷〻可覌聖賢之奧旨張既設之科而厭之以畢足之榮顙完已故之斈而授之以不二之師傳上自京師則既已置員下迨郡國則莫不有教時其三歲之始取以一日之長遂使各以類求是用結登巖之綬將令由此途出無非收入彀之英固宜得不常有之偉人且以當未易量之盛選如某也生而不惠少也多畸能無毫髮之足稱責有立山之自累揣摩揆策而不適世用薄曲謀生而動貽日憂鬻技以百金已意他時之必售吹劍者一吷曾何微韻之足聞弊衣塵垢者二十春大斈蕭盬者五六載轉蓬無定一囊飄泊之孤蹤畫狗非工數幅殫殘之緒業塵埃徒被冠履不完任信而已矣而駭之者指以為姿肆俯仰狥俗笑言自若寄意而已矣而疾之者議以為狂踈而又以一身當衆人風波之衝九十載居有司繩墨之外自知命也其謂人何豈意三獻於楚邦尚鑒荊山之璞一過於伯樂遂空冀北之羣声因高而加隆矢遇風而彌迅為儒魯國宜不止於一人論功平陽猶取

先於諸将原其所自良亦有由茲蓋伏遇某官衡鑑至公菲葑慱取雖有形而必度無下體之或遺凡有滞淹孰不振起煕如陽春而物被其賜者無隱約之間浩若溟渤而川受其助者無大小之殊故使孱庸之資得預甄升之數如某敢不奮曹洙叔齊之氣薄償喪地之羞脁孟明謝晋之駿誓雪中流之憤少酬微志上荅洪私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解魁啓

邯鄲故步失已彌年赤水遺珠得之此日遽超倫等載灼心顏窃以李将為人仕貴得路薰籥雲之敏者志何有於伏櫪資運海之擊者勢不存手枋搶在物則然其誰無意雖抱關不肯录〻而載質蓋嘗皇〻径倫暫屈於壯圖翰墨決然於下策三府辟召漢士知名十上苦辛唐人相吊洪惟睿聖之籲俊參以声律而張科主司熟視其中程郡守力為之勸駕一一之天球在東序纷〻之振鷺集西雝黄卷素心青雲餘事謂為獨拔宜屬薰該如某者慵昧性資闊疎人品事爲無所苟而已李也亦孰知其他越自非年粗知筆氣箕裘爰紹不意李公之復生頭角頗驚皆謂栁氏為有子終南之仕途径雖捷少室之山人價徒高無補蹉跎殆成落魄懲是取贖勉哉應書鼓胷中之氣而僅盈積後来之薪則居上獨慚高固之鼓餘勇誰若票姚之再冠軍前抗第（疑）旋邈飛凫竭伯兄仕路已捷先鳴季弟英躔仍陪逸駕遺耻就刷迷䰟頓還衆口揶揄一朝粉澤董生之賦仕不遇初若可憐元亮之歌歸去来亦其自審敢意疉雙之巧遣成借一之功茲蓋伏遇某官採葑盛時推轂多士山玉移潤秋陽借輝尚大而無所不容行中而歸則斯受遂令孱瑣輙冐甄收某敢不冷汏智源剔劉李數回春於律取敵以勍高謝倦游聊 勇往不類雷門之鼓徒以虛声庶為陶壁之梭使知速化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及第啓

試言無補方将求退於知雖為幸則多旋見兼收而待用冐寵滋甚循涯已踰國家恢百世光明盛大之隆名振五代凋弛决裂之墜緒永念求治洪惟作人士能自脱於顓蒙嚮固之餘俗亦浸敝於放僻邪侈之習爰逮上聖更新遠圖剗去隋唐声

律無益之科雜用商周斈校致養之法每當三歲而下詔許以一经而應書參能於小己所以攬衆而無遺發問於臨時所以掩人之不備既開之以胸臆激發之憤懣又稽之以精力（一作心性）探討之淵源以上則有粥諧輔相之任待豪傑爲異時必得之荣以下則有米塩簿書之職抜淹滞為終身不廢之漸爵禄方且四出巖穴為之一空在異人則不俟乎聘招雖中材爲猶足以成立蓽門圭（疑竇）之下無復平日之阨窮駟馬錦衣之徒類皆新進之荣耀末俗改殢壯之觀故里駭更增之輝然大道之廢興也雖然（京本作要之）亦各有時而君子之出處也於此（京本作烏）可以無悔矯〻西山之霧豹競奮其潛寥〻在漢之冥鴻畢羅而下一勵壯節決為顯塗青雲指期而可躋白首轉食而何愧得之雖曰有道居者尤難其人如某者卑平孤蹤齷齪下品生當太平（京本作平世）而初不廢斈出自晚節而僅能知非浩慱六经之津涯過目隨失紛論百氏之抜葉觸塗生疑師友謂之無堪父兄許其更進鈍虺（京本作軏）萬狀萍蓬十秋行止非人而任天得失自是以聽命轅駒局促而更甍每下杜木擁腫而誰憐非材多兢彌劇於負芒克苦幾同於嘗膽抗塵容而走俗狀益厭薄遊登金門而上玉堂分絶荣望曩自計偕而入報偶同俊傑以並馳力既不量分亦可料爛熳春花之九十豫指歸期閶闔帝里之三千初迷去路妄亦應敵敢圖成功豈意技每出而未窮氣再鼓而滋奮奏名礼部偶麗於下陳著籍宸庭復陳於中列初類怒蠅之見式僅同倦鳥之驚還豈惟遭遇之適然良由奬引以及此茲盖伏遇某官仁於成物公以存心棄小瑕於追琢之中歛寸長於繩墨之外寒荄豫霑於膏澤殘隙亦被於容光借之樂善之片言成此育材之大助遂使鉛刀之割輒從尺蠖之信某敢不激懦志於夙昔丧沮之初收微效於蹉跎成就之後上酬君造次咎己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中宏詞啓

右弇啓蒙恩以弇宏詞入等減二年磨勘仍除前件官者功名爵禄常恐造物之忌人翰墨文章獨笑腐儒之左計初如大行孟門在前而驅跛鼈者責之（一無此字）以勝任恩若洞庭彭蠡方至而挹滄浪者濯之使徐（一無此字）清得則居多醜将安寄且漢家

兼取以数路而唐人連中者八科名實辨故不使病主司途轍優故因以勸能者洪惟上聖之有作申以先朝之未行乃設詞場（一作科）爰代制舉九品以（一作己）往則皆課察以俟一歲之始則間聆風而趍凡砥名礪節之流盡提槧持鉛之手靡羞馮婦之搏虎切陋朱泙之屠龍大而经史之發揮近則祖宗之故实支離他李奚魯公孫数萬之詭辭瑣尾冥搜間及虞初九百之小說表章序記之騰踏銘擻箴頌之葳蕤吮嗽元和粃糠正始青錢萬選有心者所同丹桂兩春所（京本作必）得者無幾要須刻燭倚馬之敏乃副當守亥席之求如某者么麼賦材衰寒綴族含蓼食蘗屢更苦辛鏤氷畫脂殆少成就愚忠貫採金而無益於李枯魚銜索而所惜者時僶俛代耕負緣並仕州縣徒勞入耳豈出本心冨貴吾自有之僅成虛語一昨引對天陛滯留神州泛々類水中之鳧纍々如喪家之狗薪蒭價高而益憊田園蕪沒而将歸稍激懦衷猥偕群俊夜中行獵誰識灞陵之将軍跨下期人半是淮陰之年少巨題鎮而萬牛迴首私娩褫而六鷁退飛固目無奇僅能成綴些魂招楚暖律移鄒驚三（京本作经）二仕於数（京本作四）千里之餘收兩科於十七年之後寘諸首善之地賓以育材之荣亶其有由悸不自定茲蓋伏遇僕射相公斯民先覺（京本作知覺後亦同）吾道主張作股肱耳目而質元首之明取飲食教載而任大臣之事台光燭被不間鄙居鈞力陶成曾微窳器廟堂銷未形之患邦家立太平之基遂使孱愚亦歸甄採某敢不紬繹故李論疏初心收之桑榆庶或未脱困于饒卼於焉取亨間懲五難之易窮尚冀三餘之足用方君相有為之日行或使之在犬馬欲報之情死而後已過此以往未知所裁下情無任感恩衛遇微切知歸之至

謝主文曰斯民先覺吾道主張權衡持一世之儁水鑑得大形之正因其行事爲而行志取所恕已者而恕人和氣每餘有如青春之在桃李公心備盡不以下體而棄葑菲遂使孱愚亦歸甄採

謝改官啓

右某啓蒙恩授前件官者霄露時雨疏汪濊於九天流萍繫匏拔泥塗於一日繇中士稍班於主士見遠臣所主者近臣腰間豈能無愧乎銅章墨綬之榮墀下不復自比於馬走牛醫（一本作牛醫馬走）之賤

語大方之家則足以竊笑顧小己之得則未為背馳如弇者孤根易揺爍石雖汗海運六月有心者所同君門九重無路而自達始也汨海縣沉冥之簿領既而困李宮冷落之齏鹽疾風忽撓於静技故吾旋失於交臂肥頭厚面無嗹（京本作童）相之可憑小黠大癡直窮兕之未送涸鱗（京本作鱗）丐斗升之水飛鳥慳腹背之毛萬里一身四官六考猶幸比陶匏蔫帝圃壇之右仍愰旅苞茅充庭方物之間置之儻來理或可必驚魂未定僅出選人之火坑俾語相傳重登布衣之桂籍茲盖伏遇恩主運使大夫（印本無此六字）在恕不任察達已必達人和氣居多有如青春之仕挑李公議所至不以下體而棄菲葑物取而為低昂士卜而知榮謝惟善人能奉其類與大夫同升諸公弇敢不攄倦客之塵鞭駑馬之駕退俟盤錯收之桑榆底忠（京本作公）清勤儉之節以戕所李之言杜苟且因循之私而宿自公之实亦有人民社稷往服乃官譬猶淮濟江河庶通諸海上酬洪覆次荅卿雲過此云云

謝運使度支奉京官啓

右某伏蒙運使度支奉某充京官任使者彌年竊食甘為劵外之衰遲大吏（元本作使）技材使應需頭之論列寵驚意表靦溢顏初竊以斯人國未易知惟善為能奉類情貌猶山川之異氣俗有楚越之殊簪紳寔繁淄澠奚辨冒昧而擄則不惟賢否之淆混侵尋以久則亦繫朝廷之重輕厥惟升沉正在甄別於是考諸平日之選調委以本路之監司大則鴻騫鷺鱗（京本作聯）而於此有聞小則攀比鱗次而猶將自効苟應茲選是為至公如某者斥鷃卑飛蒲盧稅肖李既謀道則因以謀食仕非為已則亦將為人青雲詎（京本作縱）入於壯圖白屋初驚於崛起儻来寸禄養指何啻於失肩妄意古人畫虎弗成而類狗非緣濫中偶竊冷員懷哉朝暮之齏鹽疎矣方圓之鑿枘片言華衮得則实難中道病㩳過者勿顧而又紛眼花而撫袠颯頭簇以驚簪青春背我而不来藍縷盖人而無色疇憐骯髒自審支離豈意推褒之私忽被屬涼之品茲盖伏遇運使度支及先内恕得成遐遺借之餘光究在隣壁取彼下駟以充王閑某敢不惕是官箴攬茲俗駕技泥塗而思勇往食氷蘗以起孤忠期報所知將畢餘顏此恩莫重猶巨鼇之戴三山他日有歸庶康

瓜李之從九昻過此以往未知所裁平情無任荷恩銜遇激切知歸之至

謝王運判補發陳運使不該收使京官狀啓（京本題王作田）

右某伏蒙運判司封奉某充親民任使者数年邯鄲方咲壽陵之失故步一日赤水不意象罔之得遺珠道将行其在於命歟物未有無因而至者曾何識拔仍（京本作乃）在迂愚如某者汨自昭之明牽多駢之智德矣獨齏鹽之官況塊然絶筆墨（京本作硯）之生涯蒲盧祝形蛣蜣蠹食衆謂獨冷以慚小知説詩無補於解頤眠晝或唾於便腹子雲患事強箸一書元亮浩歌就荒三徑昨緣故歲之冐昧間辱大吏之品題施未報而嘆川功垂成而虧簣自審有非其據方恐轉而之它時哉適來天不終困亡弓楚國還郎餘人失馬塞翁竟成後福茲蓋伏遇運判司封提衡公道用柑恕心變寒谷於再春還此魂於舊幹謂鷦枝甚穩易置則不若使安而鷂肋故微棄去而有如可惜張之欲無厭其望挽之欲皆得所歸某敢不勇往孤忠繕完末季勤晚報於羈靮凛初節於冰霜問津雲濆揮手塵黠（京本作轄）燕葵兎麥久得春風而動搖馬勃牛溲尚幸醫師之收蓄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田運判奉京官啓

右某伏蒙運判朝散奉某充京官親民任使者婆娑卒歲類紅蟻戴粒而遊饘粥勞生慙羣蛛執象而食正應置吾多於自爾何有屢人情之必爭而況摩肩率號於遺材推轂初雖於大吏於此寖援宜為寵榮如某者系本平流姿非秀牽畫脂鏤冰而寡材質含蓼食蘖以嘗苦辛世情炎涼多甘脆飽以屢困客眼青白時與儲胥而得憎薰衰兩毛蕪沒三徑面諛之人至比之拙者皮相之士或過而咲之加以充員無補於師傅章課殆成於書癖荊州髀肉生失流年漢上柳園脫驚合抱顧茲天幸豈郎人謀茲蓋伏遇運判朝散性恕發中鑒明洞末以入報國惟吏便民方其刺奉於十州初不低昂於一物過蒞簪鳥猥加立山決濡轍之西波揮泛絃之南弄某敢不淪䟽故智掇拾壯圖肮身怗耳之驚鄽田首腥臑之鴟嚇弊精黄卷凛節清冰初九拔茅以彙征自幸雖遭之郊冀丈夫蓋棺而事定庶收有補之消塵過此以還罔識攸措下

情無任荷恩銜遇激切知歸之至

謝運判吳朝散發改官狀啓

跧迹季宮久以知其必棄飛章宸陛今乃出於適遭在揣分則未安顧塞責而何有竊以欲造華顯莫先事為一則声聞騰踏超乎如驥足之不羈一則志尚豪爽卓乎如錐端之立見官粟蔑聞於冐食吏課時應於可書苟就仕者皆出此徒（京本作途）則在上者亦易為力若夫藐是孤官置諸散負給使則不過下兵環坐而止有蠹簡一樂初憖於孟氏獨冷更甚於廣文地実使然理宜憊甚朊或有取是誠何功如其者衡泌勞生縑緗脫略少也迫更侵之貧病仕而算必起之風波箸書叢殘正可東諸几閣之上得性真率雅宜置於立壑之中然猶秋潦恍盈憂畦知病雲雨了忘於翻覆鑒柄姑聽於方圓謂廢興命也豈嘗在人而出處人也蓋亦有命審此以决疾之亥多矢人惟恐其不傷擠者又從而下石拳奇蓋脫未還假道之虞羽翮風高每怯退飛之宋敢圖推挽輙被孱涼茲盖伏遇運判朝散扶轂熙辰褰裳公道評外舊傳於月旦冐次獨擅於陽秋育周雅之義而能使在陵征義易之第而更門連茹曲逮寒畯亟為先容錄是收已棄之斷而別傳青黃寬不掩之瑕而猥加追琢迷魂弗些而還幹幽谷未律而先春某敢不驟意経郛暢躬致撿借色續貂之狗尾還淳終雅之鄭声期振纓綏益窺霄漢不意公孫東閤之遇度越輩流庶因豫子國士之知力思報稱過此以往未知所裁畀情無任荷恩銜遇激切知歸之至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二終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安成劉弇偉明

啓

代賀僕射呂晦叔啓（京本作狀無代字）

右某伏審袛膺中撿進督西臺邁常平奕葉之華揆房杜夕聯之右伏惟慶慰切以駿嘏元化奮登顕庸寄真宰於掌握之罏錘攝要津於呼吸之闗鍵表〻有丈夫之格業紛〻繫天下之安危自非可人曷應茲選恭惟某官昴精瑞漢嵩鎮符周甚矣壺遂之深中居然安世之默識竹帛三朝之事業芝蘭十紀之門庭帝方欽念於股肱人皆想見其風采果回睿矚亟遷（京本作造）台躔熊軾隼旟曩久更於劉部（京本作郡）鳳池鷄木今復見於故家然而陰陽有待於節宣民兵更資於綏撫内則澄清百吏外則羈制兩陲若濟巨川既審象而登傳說坐鎮雅俗請拭目以覩謝安某夙荷曲全頃緣外補感風雲之際會初倍常情庚蒲柳之蕭衰預霑膏澤第深爵賀尚阻凫趨云〻

代劉漕賀文潞公啓（寬夫）

右某伏審祗膺制命就起師臣急賢於君天有為之時圖任於官不必備之始通遐均快宗社增安伏惟慶慰竊以闗理亂者其惟渾本休戚者莫如國平則和之使協章乃明而欲宣厥有重權莫易元老恭惟某官昴精播粹嵩鎮儲休公忠一身先後四世大戒有二而命義何擇達尊惟三而齒德居多日者辟穀眷良畋熊契尚林泉咲傲暫輟赤松之遊黼黻神綏再撫渭川之駕風雲盛旦簡冊前徽裴度繫當世之安危較春秋則甚遠孔光稱本朝之俊又方器業則蔑如曾未若擁日東桑拱星北極絶百僚而揆礼優五日而造朝力開经國之壯猷徐下蘇民之膏澤有欲為王留者初徹出晝之行無以我公歸兮徒切居東之望某頃操嚴節出布寬恩職闊典之葳蕤欣微生之灑濯踉蹌賀廈空慙短羽之褷襹毻氅播材顧附洪鈞之坱圠

代熊郎伯通謝司馬温公啓

西清十稔久塵禁掖之華南服一麾偶遂需頭之請土冐黄而有社竹剖左以將符望溢寵初材微寄外職在須宣條詔至則存見吏民惟江右雅称浩穰而鍾陵实為都會控甌越（一作閩）而莫壤直牛

斗以分疆中外棊布者殆十萬家遠近抹連者餘一千里今茲役弛歲輸之布法更日貧之醝桑揄舒（京本作輸）故老之䁡饁餉走疲羸之嗛憂希獄訟更起慈祥薰然樂郊宛在隣境敢意衰遲之晚節猥蒙寬假之休恩茲盖伏遇某官匠物以春揆材（京本作事）知鑑事君無非道者使人亦必器之掃積弊於一吷之餘回已安於九曷之重謝安之起眞有意於倉生魏相所行要必稽於故事顧令疲薾亦預挩推伏望借之涵濡須以歲月掖帝丹遺愛而覌其撫字想孺子高風而俾之激昂他日自期不作陶鎔之長物弊廬相望廢安桑梓之餘生

代賀李公擇遷户部尚書啓

右某伏審擢能天陛峻秩民曹宣力帝念於股肱賦命國貢於喉舌在周則兼司會之職而視察（一作高視）於唐則撫常伯之聯而荐揚橐綯紫荷次隣台象駢来異數大愜輿情伏惟某官惟嶽儲靈自天播粹諸公無以右者天子居然器之軒昂白筆之孤標騰踔凹螭之穩步屬者驟膺宸奨進督邦成賜衣雖識於元絃升殿共榮於善果生盍以上皆書版於是亦足有為富貴於我如浮雲惟公可以無愧若某者喞嘈短韻樸樕下才誤蒙半面之知猥當一道之寄賀雀適欣於成廈疲馬徒劇於戀軒慶抃交深悃悰曷既

代田賀蘇舍人啓（子由）

右某伏審黼扆尚文綸閣煥寵雖曰本朝之故事实為賢者之得君伏惟慶慰切以侍從之班一時盛選文字之職歷世雖能必有雄深雅健之才卓爾不羈然後討論潤色之地處之無愧旁驅巽號上直星垣追古盛典揭諸光明則倬乎雲漢之麗高天論上德意歸之温厚則熙如陽春之回品物忠義之所加也尚足以感零涕之悍卒華藻之所振也或至於悚閣筆之同僚體古人風有如傅昭號大手筆有如李嶠王劇則立成五冊徐晧則兼掌兩宮用方遜猷尚有遺恨恭惟某官英躔閒氣冊府高流夔卨厚躬農黃許國剛柔素志而無所吐茹堅白一節而莫能磷淄當世士大夫久矣慕其風流在人賢不肖皆能道其姓字文章雄放如造父駕騏驥而取道辨議灑落如神禹排淮泗而傾東平日著書盖嘗弔論揚雄班固而下少年發策不意復見晁錯董生之徒果然簪紱之通津忽

視鈞衡於頤步敢圖譴挹辱賜品題憐晼晚於物外之餘齡慰於天涯之孤宦撫躬有寄沒齒知榮應龍翔而雲霧從方幸聖賢之相值大厦成而燕雀賀廈同民物之交欣

代謝政府啓

江城假守蓋承雅俗之久安計局除書忽自中天而下逮力綿寄迫寵溢愧盈切以盛世惟任是圖外臺所繫尤重或興利除害以順民欲或揚清激濁以肅官聯獄訟特（一作時）賴於友平貫粒盛盈於輸入且治劇一道必責成衆材而某孤愚寡儔迂闊自效列郡之最嘗玷兩書從臣之章亟聞四刻俄拜成命使臨列封然而章瀕未究於譾材楚甸輒更於初服疇溫坐席載踐征韉（京本作驂）不淹旬時言就事後民俗罷固土風淳和茲蓋伏遇某官麟翼擧援菲對採掇還賁遠倖於姬旦開閤更甚於平津台末輝光自有及微之燭鈞中造化悉成播物之仁力致孱涼偶霑優渥夫何冒昧適當君相材官之秋廢幾始終不負朝廷寬恤之意（京本無君相朝廷四字）

賀吕司空啓

冊布内朝秩隆空土鮮廟堂之庶務專軍國之要機伏惟慶慰恭惟某官昴星播粹嵩鎮炳靈公忠一身先後四聖智勇仁而成治則一德爵齒而兼有其三裴度繫當世之安危孔光號本朝之俊乂雖功成名遂亟辭龜組之榮然業鉅事叢未釋冕旒之眷式正西樞之峻載加公袞之華二日一至於都堂一月三赴於經席吕望之畋来渭水舊副師瞻周公之老在京師終懷王室曾是慶門之盛事併為熙世之元勳某猥以微生獲覩闕典踉蹌賀厦空慙短羽之襹褷饒覺播材願附犬鈞之玦北

賀范右揆啓

光奉制書進持宰柄伏惟慶慰恭惟某官簪紳間氣宗社元工局量淹宏声猷藹茂竹帛四朝之事業芝蘭數紀之門庭江左衣冠半居王謝西京文物最盛韋平爰丁舜旦之重華適契尹躬之一德增重譚譚之府聯輝兩兩之星笑談雍容足以謀王體而斷國論樞軸運動足以熙帝載而亮天工朝方耆德之是資人謂太平之復見躋俗夏子抗身皋夔比其成功宜不淹日某賀深燕雀禮邈巾

褠撫名器而識勳庸覌風雲而知感會已聞審象初深若濟之旁求願比在鈞庶託猶泥之瓚質

賀　右丞啓

伏審光膺綸命進貳柄司忽從六曹俄正四輔伏惟慶慰恭惟某官粹全葉履腷臆忠嘉備古今雖到之完名究天人未該之極摯薛宣平日早聞數器之能蕪伊尹素心常恥一夫之不獲屢更中外之寄獨結聖神之知果副僉言亟隆寵數居曳履鳴玉之地陪攀龍附鳳之游民指不日之治安士得斯時之矜式某頃緣孱朽獲備按廉黃扉尚阻於凫趨丹悃第深於雀賀敷陳曷既踴躍知歸

賀右丞啓

伏審肅奉制冊亟隮柄司伏惟慶慰恭惟某官六德敦宗千齡感會憂國白首抗身青雲挺特公忠雖強有力而不憚慷慨論列無賢不肖而皆知帝念厥庸人謂必相一昨宵形傳旁世急曹隨臺烏之朝夕未睽池鳳之羽儀斯就坯冶一新之雅俗障隄百廢之末流不意熙宸復見此日而某幸叨陶鑄陪阻巾惜應龍翔而雲霧從親逢盛際大廈成而燕雀賀廣託餘生

賀黃右丞安中啓

伏審祗膺帝訓進貳國鈞伏惟慶慰恭惟某官表著高流经綸茂器斈問無富早有絕人之才科第連收遠出多士之右一昨動中台之夜色拂霄象之冠塵寵膺便蕃聯升宥密落落青雲之事業侃侃黃閣之訏謨抗身皋夔躋俗夏子（京本作飛伊旦躋）式副望霖之衆願別收勳（京本作安）昻之壯圖而某覌感雲龍叢歡燕雀將以考古今得材之盛莫如誦中和布政之詩敢獻丹衷庶同愚衆（京本云考古今得材之盛莫如）（正人誦中和布政之詩庶同愚衆）

代運判賀左丞啓

伏審茂膺中檢進轄左臺朝廷之勢益尊民物之情胥悅伏惟慶慰恭惟某官簪紳間氣宗祐元龜世懷開濟之事功衆識始終之忠赤頃持白筆涇渭一判於正邪晚步黃扉昊昻繼收於勳業然而物論未愜帝眷益隆荐易三騶中居四輔十載皋夔之雅志一時邴魏之休声行見益登顯庸就正元宰更動台躔之夜色別滿槐庭之曉陰某言貳漕符阻攀鈞陀巾惜雖邈鎔鑄知歸元首明而股肱良適遘千齡之會大廈成而燕雀賀第深微物

之誠

代賀除僕射啓

右某伏審肅奉綸言進司昺鉉伏惟慶慰恭惟某官簪紳間氣社稷宗工忠每有餘乃心在於王室物或失所若已納諸溝中生也篤於自诚衆皆謂其必相果符物色亟允僉俞轍迹所環動植咸遂由是當世不意周召之復生益使斯民知有堯舜之在上坯治更新之美俗旂常有待之元勲而某抃躍徒深皃趋莫遂雖無堪之瑣質何補曲成庶未泯之餘齡長覌盛際

賀孫中丞啓（京本作狀）

右某伏審光膺顯命進擢中臺伏惟慶慰恭惟某官一德惇宗千齡感會以天下任結人主知激昂公忠沮金石而彌勁慷慨論列凛毛髮以生風果副簡求亟司彈劾未擊方秋之鷹隼已空當路之豺狼上思韓皐之紫宸人畏沈约之白簡伋補名教障隄澆譌佇聞制麻行即台衮宜有未忘之藥石益進危言庶因不朽之昺彝别紀成績

賀彭狀元除中書舍人啓

右某伏審光膺綸制峻直紫垣伏惟歡慶恭以某官斈奥天人識該今昔羣書縱讀俱下数行盛年決科獨取第一舊想烏臺之風尚睨更軺傳之光華况是賛書之榮尤為法從之選命兼東里地切西清非體要不足以檀蜀相之周至丁寧非辭華不足以追漢人之深厚爾雅宛若成章之雲漢間則驅號於雷風雖五色雜判以名官然歷代皆寶而為訓果聞時傑亟副庭僉黑頭三公此為階漸青錢斈士宜怳騰軒某初阻皃趨最深抃躍登崇良睃方覌盛世之急材聚會精神切幸賢人之得路

賀中書侍郎啓

右某伏審肅奉明綸進升西掖伏惟慶慰恭惟某官謀経天緯望藹民瞻許國以方寸之赤心得君於始終之白首揚歷内外雍容事功比丁舜政之重華適契尹躬之一德扶輪初日使物取中囬律方春與時更始入夜而台符動色予聯而昺鍊增安厥惟隆平宜在朝暮而某賀深燕雀礼邈巾構撫名器而識勲庸覌風雲而知感會行聞審象更深若濟之旁求頥比在鈞庶託猶泥之瑣質

賀中書侍郎啓

右某伏審肅奉制麻進司省掖伏惟慶慰恭惟某官簪紳闈氣社稷宗工有古人風號大手筆十年鵷鷺之綴未始枉尋一日鳳凰之池忽在平步春言樞近果屬老成任獻替敷奏以輔吾君兼討論潤色以率其屬地逼飛階之紅藥人榮揮翰之紫宸伏望重策要津俯慰輿頌更傍依光之日月亟持造物之鈞鎔而某鎰躍初深鳧趨尚邈方幸商周之顯亟再覩熙辰行聞舜禹之都俞別疇茂采

賀中書舍人鼓公啓

右某伏審茂膺中制進陟西臺伏惟慶慰切以王言譬諸絲綸天常為之筆舌周公內史尤重贊書漢號右曹特先文士晉則重（當作董）安于之善名命楚則覘射父之能訓辭自非望超絅人才掩夐古則何以高躋青雲之步俯吟紅藥之堦恭惟某官簪綬清流經綸茂器奮騰科級驚人奚翅於一鳴灑落辭源寫潤更逾於九里實與名而適副李將仕以兼優方急代言旋聞儤直踐青瑣之闥彌亮地崇窺紫微之垣如在天上數寸之管足以澤當世五花之判足以輩昔人是為儒者之極榮行當天下之大任方深頌詠猥辱賤題弗遂鳧趨第勸鎰躍

賀李左丞出鎮河陽啓

右某伏審懇辭機柄榮展藩麾釋四輔之班聯擁三城之節制伏惟慶慰恭惟某官李周貫宇識際浩茫文章宗師社稷輕重雖便藩異數契此壯圖而沖漠高懷悠然勇退未正商巖之律亟有參墟之行汲長孺臥治淮陽徒迷清禁公子牟心存魏闕究在重湖曾未若青雲不繫於去留虛囊獨全於張翁臨土厚水深之雅俗聯車馳轂擊之近畿脫屣黃扉息肩盡隼方寘中外於一致自識功名之兩全某往荷坯埏最深踴躍謂如公者闔天下之事居多不淹時爲副蒼生之望重起

代賀謝梅孔二李士啓

伏審給尚書之筆初驚對語之鏘洋登道家之山旋被褒恩之渙渥多士矜式一時輝光伏惟慶慰恭惟某官秀拳絕塵沉思詣極李觀聖奧經為儒宗咳唾之餘貴甚珠玉文章所在炳如日星輔臣初急於名聞天子尚嗟其見晚果緣洽博亟遂清華將見承明禁廬大啓亨嘉之漸羽陵蠹簡悉成是正之傳益步青雲別吟紅藥敢圖謙借曲逮緘

題好與札以燕稠感將懃而併集朱明式届福履
冀綏展挹方賒頌言曷既

代上江西湖南按察

右某向以薄躬猥當殊眄哀臨汝枉舟於謝尚總取長哦徐孺子解榻於陳蕃初緣夙望曾未若邀爾微傾蓋之故惠然出賞音之知求之可人正自難事伏惟某官沉機叩寂清韻捐徽暫辭治府之故爲亟耀使衣之孤繡掃弊章貢則新爭歲律滲澤瀟湘而和滿春風藥瘡疲羸肉骨寃滯瀾襟照憲當路之材黨悉空鶚褚拔材脫穎之錐端立見要津殆由此始公論孰曰不然況在孱涼更深祈嚮病穩當道曾旁匠石之觀旁頑石化羊行俟金華之叱起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安成劉弇偉明

啓

謝發運張龍圖李大李博士啓

右某伏蒙發運龍圖李某充大李博士者需章亟上申以古人特達至到之知黌舍傳驚指為儒者發揚光大之漸譽浮情外愧溢顏初切以盛世所先溥士其選矩範後李羽儀衆徑爰自秦漢張官以來蓋承孔孟絶李之後秩比六百石負絻數十人茲號上庠之游非徒他職之比大則天人之精浸能識小則師友之淵源可知著蔡今昔之危疑黼藻皇王之憲度公孫仲舒也或牧豕下帷以卒其業稚圭朱游也亦解頤折角以成其名江公則世謂詩宗張憑則（元作蓋）人称理窟流略雖遠声容若存是為清塗何有非據如某者蠹蟫末智技鼠短能從田偶脫於白丁規矞殆成於倦容進既弗能而退或（京本作又）未可上則不足而下則（京本作或）有餘一非謝海邑之沉迷丐主司之被拂兩殫搶（京本作倉）步四躡高躔翩然澤國之行尸此李宮之責揣摩從事僅知戴聖之四興教育非工徒愧孟軻之一

樂而又身與病會蘊將衰臨痟嬰肺絡以戰枯秋入顛毛而化緑再朞泣止百謫樊然間則自尤拱以待斥它日絶交之中散每取深憎當年獨冷之廣文多述初局豈徒孱瓚誤辱推褒兹蓋伏遇發運龍圖連茹熙辰推轂末路羿彀借（京本作謝）中央之所舜陶移若窳之資有味其言豫為之地恥藏文之蔽惠同公叔之升僎遂使平生漂泊之餘亦預當塗考察之獻某敢不夙宵迪撿新故刻精去其所性之不存期於自信而後已孰謂澗溪沼沚之品（京本作水）或補薦羞庶因胞脅腹背之毛終成羽翮過此以往未知所裁畢情無任荷恩銜遇激切知歸之至

謝運判王司封并大李博士啓

右某伏蒙運判司封并某充大李博士任使者排清漳（一作清瘴）之病非岐扁之砭劑則無以起綿惙取大行之道非良樂之銜勒則無以絶阻脩然病客常見困於折肱（京本作服）之家駔駿每興悲於按圖之市以方論薦寧復懸殊惜哉公道之寂寥甚矣仕圖之旁午詭時者右膏粱而左寒畯遂迹者崇勢利而羞賤貧用鮑叔知管仲者其誰若臧文蔽展禽者皆是自非報吾君而以士国是人之必求水鑑九流蘭荃十步覌所主以至於為主并尔知而闕其不知論訛弗奪於朋耶歆艷靡牽於流俗則何以有功推轂無愧征茅如某者李海盤渦英躔末駕讀書皆輪扁切笑之糟粕得禄幾曾參及親之釜鍾往從例試（京本作吏試）之選眞偶寘僅完之膠舍訓説自效介愚弗移不知者謂我何求無常者以儒為戲閑懷見誠磊落胸次任眞者如此而或不免於浸潤膚受寡儔少與屏棄外物（京本作物求）畏事者如此而或見病於蘧蒢戚施歲晼脱而景淹留神休迫而思紆鬱貌先悴以收渥髮迎憂而送華孰憐江滸之戲麋姑聽衛人之煬竈敢希題品爰被孱膚既剡之以粹純温潤之章又挽之以發揚光大之漸兹蓋伏遇運判司封山玉移潤秋陽借輝軒〻吾道之主張炯〻此心之明白使扶盧直鏄無有於廢材而治繲播精亦得以攘臂有所謂公無私者必本之賢不肖焉某敢不撰念（京本作志）清氷撫躬害馬低昂物變吮嗽聖真抽白簡以寄崦嵫哦青衿而慨城闕且華陰之土拭劍已技塵（京本作沈）蹤而海客之槎到天庭非虛覯過此以往未

知所裁畀情無任云〻

代李令謝奉升擢啓

得邑海壖窮食浸聞於冒昧論材宸陛飛章忽領於鑴評賜越溢以驟加愧茫洋而交集且古之設官也以當職為務而縣之有令也蓋得人尤難委之或輕弊亦随至厥惟西門子賤之既往間以中年洛陽之嗣興長才比肩徤吏方駕卓爾擅故家餘（京本作遺）俗之美休然有君子長者之風敏手運於擾〻之末流利刄游於恢〻之餘地廉遜脩而爭訟息篤實長而薄惡消仁興未冠之童暴革不羈之獸烟火相臨（京本作隣）之郊無犬吠之警麻麥徹步之逕而有雉馴之娱洪惟我朝尤慎茲選或給扎於遺行之日以諭其意或撈詔於視治之地以要其能桑榆舒樂歲之暉灌溉裨時雨之潤罷庸不振者至俟之以黜責而去不旋踵強果自效者或拔之倥偬而起如奮毛朝躋墨綬之下陳夕駭朱轓之華覌雖由三歲之綿歷亦有一昔之階緣自非物論奄歸官箴彌惕平日去偷脱苟簡之累大吏加特達至到之知則何以上當薦延坐俟驅策如某者侏儒散質樗櫟下材偶緣世及之私遂擸倖餘之養視營〻而若喪期效一官歲冉〻而不留行逾二紀之剸劇撥煩之敏貽包羞尸素之譏便以深汲而亟窮爝或小明而鮮繼士元驥足孰敢自名言偃牛刀初不知措效顰無補失伍幾多方虞瘝曠之徹聞豈意獎憐之誤及貂不足而續狗尾雅既終而奏鄭声茲盖伏遇某官格物以公不以私事君以人不以己泰茅引類鄒律數和成裘無間於貂蟬構厦弗遺於榰楔急其小善被之先容某敢不亹〻率循兢〻迪畏孰謂脩途之步更託其初庶幾順風之呼卒因於勢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代回廣州蔣待制啓

伏審光奉渥恩進聮法從伏惟慶慰竊以儒臣妙選延閣清班宸翰褒於奎鉤寶構矗於天漢稽故事以張局緣美名而命官舊稱華塗最重昭代厥拜嘉寵莫先高流恭以某官識際幾初斈臻聖處筆端泛灑如合膚寸於泰山襟韻曠爽能吞八九於雲夢五車経目以殆盡三第比歲而連收暫歷烏臺梟鸞自判晚更龍節貫粒取盈一非輟局淮壖偃藩嶺服方詩書而謀元帥儀尊祖以折遐衝

妖巢殄覆以無邊秋析寂寥而不警歲緫一閱績
已四聞雖望之意在本朝尚紆民寄而辟宣身兼
数器素結主知果副推褒亟躋嚴近正應不測之
大用宜亦可料於此行首沐沖私過騰桒翰永言
銘篆交迫悃悰

回廣州蔣待制啓

伏審祗奉明綸榮升內閣伏惟慶慰竊以儒臣之
選待制乃達官御書所藏寶文為近事上做龍圖
天章之號至比金馬玉堂之游文物相望於百年
將相此出者大半自非擅天下譽結人主知則何
以騖（疑）厲昌辰雍容法從恭以某官斈臻聖閫望
藹朝紳智其存物之所為厚也有功而不德椽筆
馳騁連捷三科軺車光華荐更數路霜臺薦傾於
風采澤國晄最於輸將項者加直禁廬出藩南服
殄披猖之妖黨奪氣魄於裔蛮徼柝夜況海瀾秋
晏龔遂之出為渤海固欲安之汲黯之卧治南陽
今君召矣果躋清切俾究將明以是知公論所歸
斯可為大用之驗某阻趨旌棨窃快風雲曲踊茲
多誦言曷既

代賀發運朝請啓

右某伏審祗膺明陟榮揔計摧伏惟慶慰恭惟某
官器幹淹詳聲猷藹茂柬天子之眷知為有舊閱
生民之利疾為已多西指陝郊劇部方新於泥撿
南還淮服故吏重識於芝眉光華六路之提封絡
繹萬艘之轉餉隆最佇成於入奏清班別副於寵
陞某幸以瑣材猥居屬部悵覓趍之尚阻起蚤躍
以居深式屆高秋冀精視履

代起居李公擇

竊伏台符荐更歲籥名弗通於紹介迹初遠於門
墻恭以某官雅量鎮浮沉謀詣極翱翔瑣闥青雲
何啻於二十年酣（疑）泳眾家藏書殆逾於數萬卷
力張忠膽以許國加有愛心之在人方且階次於
民曹行見指期於鈞席某屬當嚴緫居窃陰休未
申伏閣之私第結蔭雲之想歲陰茲晏治府方遥
尚覬保綏式符倚注

代與文龍圖啓

欽風有自展敬無從跂墻仞之崇隆竟魂爽之飛
越恭以某官耆蔡王度箕裘相家藹茂声猷高出
近古慷慨忠義度越眾人翹然廊廟之材焯是圖
書之府行膺霽柬早正鈞除下副輿情力張元化

某因循歲月飄泊江湖未申伏闇之私徒結蔭雲之想徽和式屆尚冀節宣

賀范發運啓

伏審肅將使指總制邦儲六路盡入於提封雙節載華於初命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皐稷帝世常平相門朝推氣尚之激昂衆識事為之開濟果膺乃眷亟有此除劉晏資半菽之饒韓華條屯之利用方盛際宜愧後功流馬木牛更衍萬倉之紅粟鸞坡鳳城別回一日之青雲某承乏江干竊輝淮服悵皃趨之莫遂第山仰以交深

問候潁昌府曾資政啓

緬邈東南猥將使指侵尋歲月阻奉台規跂墻仞之崇除覔魂幹之飛越恭惟某官星躔符彩嶽鎮炳靈經國壯猷蓋嘗差比於管晏傳家盛業不復多謝於韋平頃輟煩機寖更外補雖古諸侯之任暫屈於遠圖而舉天下之情猶欲其再相想符夢肖亟慰師瞻應期蒲柳之衰姿亦塵鈞鎔之故物春容晼晚邦政靖嘉尚冀遵頤倍叢多社

回李允先輩啓

伏審發策廣庭彯纓初仕伏惟慶慰國家張闡文物登崇俊髦既有學拔以閱成材又即山林而起潛德萃珍羣於振鷺符利見於飛龍自非器茂經綸識該貫變則何以奮青雲於初步償素志於當年恭惟某人翰墨高流縑緗積學梗楠杞梓久擅鄉材珪璧琮璜果登國器不待抱玉之三獻遽有驚人之一鳴敢圖曲借於冲私輒辱先行之盛禮敷陳曷既篆刻居深

回程安行先輩啓

伏審發（下同李允至於飛龍）自非下筆不休干雲直上則何以奮鏘洋之大對收翕赫之壯圖恭惟某人貫變通材經綸茂器當年鄉曲已試仲容之青雲今日姓名果慶郤詵之丹桂行看穩步別擅要津敢圖曲借於冲私輒逮先紆之盛禮文陳曷既篆刻斯深

回李介經明行脩啓

伏審發策廣庭彯纓初仕伏惟慶慰國家張闡文物登崇畯髦豈惟場屋之選以盡人材亦有草澤之求以慰民望鶴書式覿於四出蕙帳至為之一空自非究六學博大之指歸揭終身粹完之持守則何以激揚頹俗奮發通津恭以某人學茂經綸

識穷通变竹箭之美舊擅東南月旦之評素高鄉里興如豪傑之不待論與秀造而並升一時輝光多士矜式敢謂冲私之曲借輙辱桑翰之先紆篆刻徒深文陳昌既

代回張建昌啓

伏審光奉宸綸亟還朝籍伏惟慶慰恭以其官清規格物遠器適時奮揚昌辰綿歷膴仕出使兩路間裕九年之儲守邦一麾坐周千里之賜共惜雲衢之鍛翼果聞天陛之飛書大人初得扵困亨北叓竟成扵後福要津始此公論僉然方窃抃扵騫翔輙先紆扵繕染永怀謙借第切銘藏（云云）

回知府黃待制啓

伏審茂膺中制就易雄藩慰安遠民快愜輿望恭惟其官朝聞華貫學海高流厚重鎮當世之浮公忠得古人之粹再期江夏怀不撓之鄧侯千里豫章得方来之杜毋適弃親扵台範輙先枉扵縢音眷奨兼隆篆銘斯極式臨煩溽尚冀遵順

問候趙給事啓

伏自仳違台範更易歲華大厦將成燕雀知賀青天莫都雲霧徒披第揺向往之心旌居窃冲融之德蔭恭惟其官學躬貫變識洞洪徽頃以將明之材亟當封駁之選任當世之所不次心古人之所至難行困瑣闈式正鈞席某輸將遠外覯對差池冀慎歆煩以極榮寵

賀新提點朝散啓

伏審光奉俞恩就更使領伏惟慶慰恭以其官淹通翰局藹茂聲猷平生以忠義自持所至而民物受賜果從郡寄妥督治司數路撫封發賢人之藴未究一朝聯事而拙者之幸固多行挹標規劇深栖倚

謝鼎州知郡朝散啓

伏審言就剛辰趨臨劇郡辱先紆之崇訊認載抑之冲私恭以其官風力敏強事為開爽雖伏態之軾暫屈一方而解牛之刀初有餘地佇聽袴襦之歌暮别符綸綍之發中未卜披承第深企竦

代賀傳漕啓（轉提刑）

伏審茂膺中詔就易行臺伏惟慶慰恭惟其官腷臆嘉猷激昂膴仕屢試煩使連收最聲嚴節暫持雅俗早新扵吳會除書適至和氣先滿扵章瀨二千石而下竦聞其風數十城之廣行受其賜其繆

先驅策辱契交承知即遂於瞻凝徒戴深於歡踴（京本作歡躍）

代劉漕回興國軍朱朝請啓

伏審輙去懷於北鷄反初服於南麾入境承流消辰就事悵搖悰之未控恍桑翰以先披好與礼稠感將愧集恭惟某官慧机敏給智局淹通勇往事功力開經濟風流十郡暫虛行步之幨帷惠愛一方重識班春之晝隼尚鬱輿論行需寵褒涼序式中珍頤是冀

回知軍內翰啓

嚴密省垣官綫曠免浩煩討局恩輙誤蒙擢（京本作撰）期適及於剛辰貽獎亟飛於桑翰好先鈴閣（京本作閣）榮動幨帷伏惟某官翰墨高流簪紳華貫鵷香故在西清十稔（京本作載）之舊游態軾暫更南服一時之茂最公論猶鬱寵躋可期方扸擇以裝懷第瞻凝而寫睇朱明式屆福履宜綏

賀正狀（與吉州吳守）

伏以律鳳宣和星龍還次新百常於周闕標七始於漢歌恭惟知郡朝請絢彩南圉凝姿東箭水雍風資於政撿袴襦以洽於民謠下車以來奏課連冣茲肇臨於上日宜叢嘏於神祺某留綴學宮阻陪壽斝第幸維桑之芘更深俾艾之祈欣頌交中文陳局既下情無任激切祝頌之至

賀冬狀

伏以天統符正陽明應渙鑿冲冰於沍谷回愛日於高躔伏惟知郡朝散肅括風猷淹通器局殿邦樂愷子俗慈祥雖迎刃全牛尚淹歲晚而班春晝隼豫動物和正應福祿有歸是爲神明所勞而某簪紳忝契桑梓寄齡邀尔一觴初未償於展慶篤茲多枯徒有禱於適今下情（云云）

謝升擢啓

竭来海角寖邈使麾每深桑梓之恭徒積簡書之畏望南雲而結想便甚渴飢悵西園之游從如限天壤忽芳歲月之云邁移時竿牘之不脩永言曠稽孰任誅譴重念不肖初非賈生王褒之與拔（一作快）閣下每有河南蜀郡之獎憐略其單平抗以闊大濫吹曲矜於奏校覆醬亦許其成書攬轉遷於衡飈而致爬搔瞰營蟻於漏壤而加培擁北海笑傲客緣滿座而見收荆州風流士以一識而爲快厥惟孱陋敢懔凌兢伏惟閣下泰宇鎮浮除名簿

隐換郎曹之清秩控江表之上流理萬井於指顧之間運千里於談笑之暇脩廉遜而息囂訟長篤實而清宿姦早聞来暮之歌尚勵行春之蓋市燕之骨宜不負於脩塗假虞之珍行見反於内府水陸空曠鈴齋静深伏冀寢餗倍加神爽

賀提刑轉官啓（代人）

伏審光奉渥恩榮躋顯秩拜郎曹而高紹快輿議以增輝伏惟慶慰恭惟某官肅括風稜淹通器局蓄蔡王度箕裘相家照憑載湛於瀾襟中滯殆空於狴户果從綿歷式副甄升前賀揺懷方遡高遙疑之嚴節駢来異数行占別名之追鋒

回謝知府熊待制啓（代人）

漕貟将事粗獲於消辰使規望麾每深於注想悵圓函之未控况疾置以先披好與礼稠感將愧集伏惟某官飛龍蒼諸撫駕逢山任當世之所不為心古人之未嘗到一麾隣壤不殊畫錦之榮千里聞風已極歌襦之慶怏容聲之方迩戢慶抃以徒深昌涉之餘妥綏是冀

回知郡賀上啓（代人）

漕事適將官期亟赴交承伊始抽削未遑豈遐置之弗忘頥桑滕之先及綢繆盛礼想見於高懷煥爛英文曲形於外奬仰惟鄭重茀切感銘行理劚煩冀承蓧綀

回謝知郡啓（代人）

省曹承乏猥厠清流江右觀風輙持嚴節方且永懷於標矩豈期亟布於緘滕伏惟某官學涉淹通幹能强濟光華数路之命東自上心警戒卞（京本作千）篇之詩播在人口行遘匿犀之表佇傾揮麈之談畏兹隂珍尚覬順養

回通判啓

遠持龍節出布寬恩上直斗牛猥當煩使適清辰而就事辱流問以前期藹然聲容貴在緗縹篆懷斯極染牘奚殫邈是披風勉哉視履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安成劉弇偉明

書

上曾子固先生書

先生閣下厥今推文章選鋒擅天下偉望者誰乎徽諸學士大夫必曰曾公其人也使學士大夫類能知閣下所為則弇萬〻無可言者于此爲徒曰曾公文章擅天下而初不究知其精微則弇雖欲不言得乎哉蓋世皆斜舉輩徒知閣下之能文而独不知閣下所以能文者非徒能文正在能変耳使举近而忘遠躐故而不毗其新方將脂轄東引而未始收迹而蹊則窮矣尚安得為完文乎頗以為能知閣下之文要必無易弇者請据摭其一二試妄商爲（京本有慮字）必有合也文章之難也（京本无也字）從古則然雖有傳者莫能該也則処此有一道爲变是已自撲散以来誰非從事乎文者其閒重見沓出雖列屋兼兩犹不能既其実然其大約有四曰經曰史曰詩曰騷而諸子蓋不預也則亦不離乎变而已經之作也使讀詩者如无書讀書者如无易其讀礼春秋也亦然豈唯句讀而已其取名布义也亦然禹貢載禹治水北徂東漸計往返无慮數萬里足所投（京本作接）者几所身所嘗者几事而首尾総千餘言爲及丘明之傳經也件為編年而後几數百倍爲迁之為紀傳世家書表則又倍爲其後有班范晉陽秋魏略之類則又倍爲不害其為史也詩之約也二言而已曰肇禋已而三言曰盧重鋂已而至于五言曰贈之以芍藥甚者如誰知烏之雌雄乃有六言而由漢閱唐又有七言爲不害其為詩也離騷之文則固异乎招魂矣招魂之文則固异乎大招矣于流而為楊爲之麗賦（八字）（京本作九歌九辯）則亦无適而不异經也史也詩也騷也其每变乃如此昔之人倘徉不根宜莫如荘周至其卒收之也乃有天下篇爲賈生之書如陳政事一篇其刼東世故僅如畀〻之申韓及讀懐沙悲鵬至欲援尧孔之外挺而直将以此世与夫未始有極者遊也夫是之謂善变此殆韓愈所謂惟陳言之務去陸机所謂休他人之吾先者与二漢而下独唐元和長慶閒文章号有前代氣骨何則知变而然也如李翱皇甫湜輩尚恨有所未尽下是則出讙烏聒过耳已泯（京本有隨尽）蓋无以該為也韓

子之文如六龍觧騑放（京本作一作著）落足千里而逸氣弥勁真物外之絕羈也柳子厚之文如蒲牢叩鯨鍾驍壺曜俊矢壯㤼捷発初不留賞而喜為愀愴凄淚之辞殆騷人之裔比（一作民）乎李翱之文如鼎出汾陰鼓迮岐陽鬱有古氣而所乏者韻味皇甫湜之文如層崖東端翔霆破柱當之者駭矣而略无韶潤（京本作韻）呂温之文如蘭榱桂燎賁非不美正惣不為杞梓家所録劉禹錫之文如剔柯棘林还相影発而独欠茂密权德輿之文如静女莊士能自檢儆无媒介則躓矣若閤下之文則廓乎其能周煒乎其能明斂乎其若有所待取乎其似不可攬而取也挑（京本作控）之以果而不失于銳罵（京本作睥）之以逸而不至于放声之以嚴而不傷于介振之以冷汰而不过乎絜和平淡泊而非直紆餘委靡也悲惻怨悱而非直騷條感発也蓋自六經已还諸史（京本作子）百氏下至山經地志浮屠老子之書与夫翰林子墨之文章在閤下貫穿略尽矣至于長哦短篇尺簡寸札音朗灑落率有妙趣藻豊（京本作典）而證慱意滋出而又愈暢真博大者之言也語其形似則如白玉田種〻（京本作鑞处）渾璞如青翰客而有秀夆（京本作峯）如天驥蹋影筋理飈灑如喬松弄芝真率徑尽如炙轂　聯環之運而不窮也如疾兎者之抱態脰而絕軀臏也始銛齒錯列初若齟齬而卒乎其相承也如荀生之辯車輞叔向之别勞薪易牙之判淄澠而不可以非道入也嗟夫是其為曽　公之文欲此弇所以有見乎閤下者也弇淡世不韻往者孰謂閤下不以過跡乎已者見略而正用过誉乎人者見取因一介行李之閒北走京師亟欲拔置閤下使与賢子弟游故雖弇亦以為他日之頼空誠有在于是者不可以无償也冒不測之汝漢走千餘里之襄陽于斯時也去人謁之艰无門屏之伺一朝而足迹接為頳不幸哉脫或泯默自同乎衆人則閤下當誰与進者謹因藉乎次一二具之録耶棄耶惟命是聽干冒台嚴俯伏待罪不宣弇再拜

上曽子宣樞密書

樞密中大閤下熙寧之治先華至今要是君相萬世一遇明效決非偶然也闢乾闔坤上追唐虞三代下睥睨不可有加之後世造出法度有如吾神考加惻怛至到（京本作懇懈至意）刷滌滯窳惟新遠圖不

拴奪于异意浮詖也取先後孔孟動符淵衷而後已廟謨国計有如吾王荊公于斯時也進受知天子旁逴茹宰相歩趍玉除出入承明与鳴玉曳履者号一時任事大臣不过二三人而閣下居一焉士亦有前慮却頓尊主庇民如賈生之陳政事劉向之輸忠赤者乎求之无有則必曰曽公嘗建明其事矣天子以為然宰相以為便已而効之民也果然士亦有論列上則侃侃闇闇如嚴助之通籍吾丘寿王之方略輻湊者乎求之无有則必曰曽公嘗可否某事矣天子莫之易諫官御史弗能奪已而効之民也果然大率肇事商功之臣類皆峭刻深中流入于詭智而薄恩如閣下所至則恕心用為得君每専則視吾言之巠入唯所迎合而已如閣下所至則公道存（京本作出）為由此現之閣下信乎其无負　熙寧君相矣及夫時運而事廷論者曽不頓成効何若至出私智追悼前日有為大臣并与先朝不刊之令甲（京本作典）而竊詖之无復忌禅夫圣心賢迩烱若懸象王氏之学不待較而可知也而攻為者不啻晨霾宿浸之蝕（京本作日）請明而一時薄俗子又皆諱治其学方閣下与大丞相親更其間屢析数推（京本作拙）曽不少貶猶玉火而鋼熛濕扶持固護十有余年（二本下有以至今日四字）誰者能之如閣下信乎其无負　熙寧君相矣今者仁聖在上幸恢復先帝偉蹟（京本从系）加惠于天下甚厚始擢用二三大臣而閣下又居一焉夫今日之君相則前日之君相也現会通為有素視成効為不誣且閣下既能无負于　熙寧則其肯苟且于　紹圣乎意者天子非尽用閣下所長驅一世乎仁寿其勢不止則西樞殆温席地而東府行為得志之秋矣某也敢以為賀為某生廬陵薄城疑才与不鍥自彫者异父学吏事取衆人銖両之効刁朱能遠过則已不足自列矣至于區區之家世伶傳蕭衰才取具而已独何足為左右之逸耶故皆畧之而未暇言為頓以謂閣下德望高一時素心期古人昔者雖不得而親炙之然念之殆不置食頃凡二十年于茲今則与霜呑之顛毛黄口之稚子並編為清世幸民受閣下賜矣則在某似有所加損（京本作然在某似未見所加損）有誠顧一日徒席而崇當崛頓盼皆青春咳唾若（京本作幸）霖雨則如某之不肯亦釣上之一泥治中之一礦耳其亦幸而為于將鏌耶不幸而播

形于鋠龐之間皆未可知則凡為是區匕之入謁者知將不進爭必然之陶鑄也夫著造化不到處手唯王公大人能之旧所為古律歌詩并雜文粗可以藉手者件如别編謹以當野芹羊棗与所謂萬蒲葅者亦安敢以為果投閣下嗜好也今夫貴人之倦客也必遮迎甚肅而廚肉（二本作內）每有餘糞除之人拙而守閽典謁辨慧而工于是為之說曰遮迎甚肅則喜自尊大廚肉每有餘則急瀕餋而息應酬糞除之人拙則轍跕益加希守閽典謁辨慧而工則長于拒閉而士不得通吾夫喜客者則反是必生席數潄而將命者更贊送唱矣士之馬不櫪而偵伺者疲于致命矣于是又為之說曰生席數潄客屐敬居多也將命者更贊送唱接引益力也士之馬不櫪在道衆也偵伺者疲于奔（京本作致）命赴為者恐後也嗟夫此盛世事也以某今日之所見閣下則有為其过人遠矣且任大臣責計安宗社所不足者非當貴也人而已矣故曰上臣事君以人顏閣下之終之也于其卒也復為客說以獻于冒釣嚴俯伏待罪不宣某再拜

上許左丞書冲元

尚書左丞閣下士不自重而浮沉低昂于時也久矣士不自重則名易污浮沉低昂于時則所入弗擇名易汙故世不知我貴所入弗擇故迹未加親而踈之者隨至夫以易汙之名投弗擇之所入以不貴之我當隨至之踈者夫如是則浮沉低昂于時果何益于不自重之士乎甚矣戰國之不競也士一切薄惡自視僅如懲艭之細民而所至之國與骹然楊中之矢也奚擇齊之君朝迎一人為則魯之士暮而趍楚之主夕重一士為則趙之客旦而至儀傾秦覆楼緩蘇代陳軫犀首之徒至蝕輪禿脛而不悔謂身累數印為尊榮躡屩擔簦為能事甚者至有彈劍鋏以媒車魚貴雞口而笑牛後不亦（少字）一羞而可憐哉亦可以少已矣而揖洗割肉待篇相門穿屨而行雪中遺風至漢猶在也此曹幸而無所遇合萬一有所遇合功業之卑劣可無疑者而名稱亦隨手埃滅矣某至士之呰窳疵賤者家江而生與頗受一廛而為氓者齒方就學也人已笑其塊独寡與蝸（京本作蛙）跧而蟠蟄及揖一官比衆人已為冣後而嗜拙之癖目加于前高門華屋望而過之者凡凡所一時貴游有勿合未嘗

乞憐于寵者凡几人然自以為庶几矣而達不侈于窮得不償其所失道悠而車遭風高而鷁退于是鄉閭詬病其前士友相與往還者斁迫其後至有比之觭人而曽不知某之中心不獨取士不自重而浮沉低昂于時者為戒几若此其拘々者固將有待大達吾願望者恥一出也閣下道究乎變常名薄乎天淵一日較藝取天下第一猶承蜩者之掇以至揚歷中外荐更事為若乃東府之崇崛于拱百楹居在半天者于此一再入矣且　主上回睿眷加天獎不過二三大臣而閣下與居一焉此亦鳳之儀韶麟之擾囿出瑞吾　宋多士爭睹以為快而天下延首跂踵相須太平之秋也某敢不移守株契劍之愚于既桂齎振衣彈冠之志于適今乎故其扳寒鄉激懦衷幡然改畜方自閣下始伏望誘而進之使顛（京本作○）通姓字公卿間庶几効跛蹇下乘蹣跚而遊乎經途九軌也旧所為古律歌詩雜文合一通竊自比于折揚黃華下俚之曲謹持以為台席摯不以溷涴而替其甄采幸甚不宣某再拜

上葉舍人致遠書

太史舍人閣下伯樂逸馬于碣石之閭里之人有得之者綢而歸之夫里之人常日所熟皆緩肉駑筋得志蹊隧間馬耳亦何嘗見良馬于是捷之桑落藩籬之墟轅駒磑比（京本作肚）負稇揭橐之乘与夫三羸五駑跛驢駏驢生死同價之毛物輩而清馬者以百數秣以腐秸飲以塗潦飢飽之不時也蚊虻之相与緣撲也馬自知失職始仰而悲俯而跽踦若有大負他馬時有侵之者而不校也一日氣血沸揚憤臆外張抔壤掣韁若伺若亡衆馬以為徒戲而不知志在千里也方將弭耳摩頸呦嚶而狎焉則拗怒却立若不可犯噴沫一耽而馬之瘯顛者五突羣敗面而亡者七跛驢駏驢之屬辟易遷延掜愧奪氣羞不敢抑視自是衆馬突據蹄族大擾永逾年里人之馬無故而耗者過半地日其子試取而乘之則害若曳電長子傷馬中手跌焉少子愕眙驚呼而逃焉几不得脫里人大恚絡吻絆蹄扶而斥之舍南之近坰晨風暮日生意慘淡烏鳶群噪而過之尾鬣焦禿揭耳盻目塵蝕其瘡瘠未几而馬之僅存者才囊骨之皮與敗楂束棒無辨會有紫車牛鐸坎鼓而過者馬不知以為和

騫也于是躋絡裂絆鼓鬃揚鬣頸（京本作領）蹥赴節長鳴造之（二本作天）若將就服取道召呼風雲而顧影日憐者里人熟視曰嘻是不祥產也殆遺吾殃且吾絆之絡之扶之斥之日遠其水草之芔而久去疛廄之華韉動之勿加服乘者收視而勿問自以為長謝其曹而賠殆有日矣而猶若是戒其子斥之益力于是伯樂聞之自姑余之西裹糧褰裳重趼迻逸馬之所在而趍焉見之而泣曰天乎使汝至此極也是亦我有罪焉傾其役贖之百金瀹蘭湯十斛而浴之食以麥穳加以剪剔搔爬其垢而起其瘡痍退而謂里人曰夫蘭筋飄灑膝本起如團麴紫艷溢自口中出紅光尾肖雲慧（京本作惠疑當作彗）耳俾捭竹齒平而汗溝深長求之吾馬不奕其一比數者天下馬材而非國馬材也是馬也不馳之崑崙之丘而顧紲之桑落之下不芻以青王飲以白澗而敗薦黃潦日戟其咽服且乘者非造父韓哀而捘（二本作撥）輕於愚弄之弱子一時曹偶非白兔晨鳧八駿之苗裔而相與居者跛驢駈驢羸苶下乘則是馬安得不脫夫遠然長鳴亦見志耳驟得不祥之名斥而弗御亦已甚矣至絡吻縶足馬則猶吾馬也而體加瘠矣窘辱于不知馬者之手亦已甚矣于是四方之憐馬者不責里人而咎伯樂之不蚤贖也今閣下文章問學道德之粹完固一時閣人則亦士之伯樂也有人于此其坎凜嶁嵼（京本作塞）剥更百故出泥塗殆有甚于若馬者至其所負亦不馬讓然進不俟姑餘之趍退不費百金之贖閣下似可坐而得也其亦有意于茲乎不然誠恐世之知馬者一日爭先取去則在閣下不過比之唐肆獨不傷駔儈心遺圉人無竆恨乎不宣

上陸農师書

給事閣下昔孫仲謀因天時投人隙奄長江而有之號居天下三分之一則豪拔卓詭之臣時則有若陸遜寔就厥緒西殄荆楚北撓曹休（京本作操）蹶劉脩夷陵卒死白帝遜功居多抗斥閣官預事蕢吳皓淩必俘晉審而有徽締交羊祜敵境妥綏時比之華元子反君子長者之風有足尚者曰机曰雲焯克紹續揚駿（當作駭京本同）闔之而爭辟張華見之而心醉又其文章瑰瑋道縱騫踔捷出似不從人間來故曰平吳之役利在二陸其晚〻使人愛慕如此然自遜數世皆吳人吳人至今語門第者類歸

陸氏何則吴中氣象比他處最号勝絶層巒遂壑穹岑飛嶝阜陸之陂陁鳥道樵林之掛空大者騰薄小者縈帶鍺者碁布拔者指攢飛烟濛霧雲日之冲融相與蔽吞翕霍于朝暮之明晦而重湖灑其陰大江截其陽梗樀杷梓豫章之宿幹于霄挠雲不大斧斤其餘則鷁翠翬翟設飾之饒篠簜琅玕雚蒲魚塩緜漆之充仞無外求者中有玉室璩臺霞標赤城天牖之虚明右橋之嵌絶應真之所往還仙靈羽客之所（京本所字作相與）窟宅而上下也故天台四明雁盪稽山與夫洞庭松竹山木之称以此冠天下人之生乎其間者氣鐘淑灵質應粹清往往如古人所謂（京本無此五字）與会稽之竹箭迭争東南之美從漢以来閒有人矣然卒未有能肇陸氏之盛者由是言之彼机雲而上其直三吴之望士而陸氏者又他族之望姓歟時更千年鮮復継者丞躡高蹤凌倒景而絶徂鑣不意復見于今日之閣下也閣下才与古人比肩学堪六經表裏策足要津逹丁休明慰彼人望正有自素迎緌而折群惑攝衽而就亊功自孔孟没千有餘年中間不幸酣于冗猥不根之傳注揉以雜駁自私之諸子而聖伏神徂日益無考淺學之士譬蠹蝕木不知皮外更自有味于是王荆公始以粹完絶世之學解剥禎陰揭之明光而閣下從而嗣焉于是學者知有宗師矣辯傾而天潢飛書成而部紙翔其所該渉蓋自山経地志牛醫馬式齊諧急就渾天周髀与夫稗官之説翰林子墨之文章無不畧具其所發明雖尺簡寸札有足以契道者正使机雲輩復生未有能以彼易此者也然論其世如此其遠而表〻特立如此其驗則閣下者其真無負陸氏乎以弁之不肖雖不足以追探本始而助張萬一竊伏下風之日久矣顧無以藉手敢操是説以獻閣下其何以進退之

上張天覺學士書

運使學士煕寧之治至今藹茂赫烜丕〻逼古為盛世中俊傑顧何以得此天子聖而人材用也廟堂之上朝奏暮下居者講盡飾起解後来者激千霄之氣奮藹雲之便九列三事之人雖〻穆〻人主僃精法宮虚當宁俯前旒皇〻為若急材而未已者于斯時也明目張膽論列慷慨求如賈生之右諸老清閒之隙智畧輻湊求如壽王之器天子

意未必尽尓則亦奚啻牛毛麟角之相懸耶一日執事拂衣起西蜀身棍簡緑綬則一官為至跡遠無出力者相与佽助而先後之則一時為尤孤立及夫吐胸中之奇攄千古之憤瞷肰自平進而曾不閱歲履歷清緊驟騫風雲如布武康衢虛徐方洋　指日言邁無不可者故熙寧間得君如執事宜不多有淵源六經旁貫百氏則書生向歆之博古也膚寸筆端勢軋萬鈞卷濤收瀾末力扰壯則退之子厚之懷鉛提槧也隱栝訛謬水鏡人物了無不應其實則子將之月旦孟堅之九等也于是天下殷肰知有張公矣雖肰此自執事當肰耳若夫明白空洞磊砢軒豁豪髮細故胸中不留蓋通人之格物豪傑特起者之迎受而不拒況浮之多又取焉不勤則意造物者其真執事私也礼不妄說人甚也尝獨患古所謂大臣者或失則褊中或失則詐諼或失則蹟而弗通或失則絿柔濡忍禍中故忌而寡容彼田武安則肰詐諼故語漫而効爽彼朱博則肰蹟而弗通故剛愎懟恚亦無所不至彼汲長孺則肰絿柔濡忍故撓折猥釀無益世故彼貢薛常匡則肰此曾顧未尝知有大体皆府憂患而宅怵迫者也曷足為執事取哉故其之有意乎執事是誠在其天肰者人情見淵而思濯望箕而懷清風与至人居者洒肰不知鄙吝之心去伏惟將代之矩矱後進之領袖宿春委屨無趙燕走越之費其擁篲而躐前旌也究在桑梓之近墟則為其者顧不幸哉若乃浮之量陂撓之灵臺特不過空執事方寸許地耳其之來似非悠々衮々者其將何以教之不宣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安成劉弇偉明

上呂觀文吉甫書

判府觀文正議閤下文章功業似是而塗不獨到焉者难正亦兼之者罕矣古所謂豪傑特起者其皆班班可見功業太平在武人而窮愁憔悴不遇于時者乃肯留意文章焉擅文章者一切守柔持謹慶事浮脆揣机決疑倉卒細徨至無復作起其氣者進功業者感槩自喜闊畧細故類皆不暇屈析文字間甚者殆如斲輪者之窃笑糟粕也而又偶然成就于変故之臨時者常在功業难習慣于喜好之一日者莫如文章是則其也而塗之說犹信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荀卿曰大儒之効此則兩塗之說不復用矣就今日求之非閤下誰乎淵乎其精深燁乎其光明寡華擷英萃宿根柢六经之羽翼孟揚之粉澤諸子百家之獨轡而先鞭者故為論說為訓解為記傳為歌詩為表章誥命皆本末忠義師友造化非昔人區區翰墨輩到也故其意閤下文章如此訂正國論如龜灼蓍布而得前知事為之圖回如腐肉齒利劒而成敗立決一日秉總隆揣敵情究是樽俎間折衝枕席上度師比而雖老于兵間者有不能加豈直誦左傳略皆上口暗與孫吳法合者同日語耶天子嘗付以北門今又起而西矣虜墮吾計中勢則當然故其意閤下功業如此其昧陋奮于寒宗芘賴一官身世坎壈譬犹早技撓幹擢本弗厚復託宿磽陵裸壤之上霜侵雨剝僅有生意至于文章皆昔嘗從事于斯者姑置不論乃若所謂功業雖未敢庶几間亦妄有意焉而不幸冗散刼之憂患怵之米塩簿書朱墨符移之騷屑又從而蠹蝕之是以若此其汩沒不知年往而德僊也方閤下揚大旆取道神都也而其適在焉將卜一遇于不待更僕之頃而縷縷之私未知所以進退前却切自億（元作億）度以為世之三尺童子皆能道呂公之賢而其也又嘗有意乎呂公之為人矣曠世一時方自投足而獨得何俟而不望下風耶夫居盛寒近釋重堂之狐裘而退嘗市人之薪芻非人情也舊所為古律歌詩并雜文裒撥之近是謹以當不腆芹塊而自副焉狀望閤下之教之也浮

舟而絶海者驚蛟魚之衝洞鴻沸渭与波濤相出沒首尾失所向背死生之変立至于此有不測土圭不考渾儀而東西南北辨則晝占日景夜指斗極之效也英莖韶夏薦上帝饗祖考堂上之声（元声）（本作鳴球琴瑟）与夫鏞笙磬管合發並奏五声十二律謌肰不乱者考之中声也如閤下則某之日星中声也望之久矣辱一言焉幸甚

上中書侍郎李邦直書

中書侍郎閤下制擧之設也信是科目家一時难能事業多識強記契古而驗今要必身更數百万言中迎受其入而外成誦于口若囊物待用在焉者隨索必得如是而後可以責問學之富呼吸睥睨文成而章就如風雨立至利鈍之不留行犹以為拙若是而後可以責才之縱横自有此科以来問學富而才縱横者殆不可勝計肰卒所以景是人者必才与問學也且其百家衆說之浩汗与夫廋匿猥釀之名數聞見互出務一切多知之拘移其前而博溺其後則去取者雖為精而依據者易為汎一日問焉而以言則往々牽于氣數之終萬奪于函簿之短晷于是敦迫遑遽之私見而雜擾不根之說用及其既得也又皆狃成效而陋通規笑来軨而恬故轍科目者（一作家）大率如此晁董公孫之在漢也僅免斯累肰學為而不契其用々焉而不切其村則亦豈盡能如一時區々策巾語耶至唐人主寵數則有加矣而人材益下居易浮淺元稹迹不如其心劉蕡歷詆閹官無益唐室之紛紜而僧儒宗閔之徒至快私忿排斬宰相卒成牛李鈎黨此數子蓋通人之巨孽閤下之附贅懸疣耳某窃窺閤下藩籬（京本作垣）畦町有日矣殆皆不肰昔在　英宗始親策材于庭而閤下承問之初即自比第五倫之遇光武則有為之志已可見矣既而思湧翰動轉旋閑闔以寸管任萬鈞作吏而農且商者遣漢儒傳會災異非是裁抑奢汰卒之勇怯不相當圖天下之患于未形見推大吾　宋明聖繼出季孟視周漢而輿僕命晉魏此宰相之愧簡緑綬諫官御史之直末　柱後惠文者之事也而閤下曽未以為能焉及夫搢紳　熙寧視草元豊契風志于初功变場屋于王除（疑作涂）以至更元祐起　紹聖獨成一家圖已轆轢西漢作者而功業之在人方將与夔皐周召迭駕而前矣窃以

謂無負制舉惟閤下為肰某宸造物之薄鍾而畜與者讀書業文期古人似不徒用工梗糟粕至于聖賢分際与其心之精微間獨窺見其一二會有愜適至忘寢与食而不知日月之不貸也秩九品祿上農夫比更十有七年而僅脫堵墀歛板之賤間獨念在元豊時誤中有司程式幸得待罪庠序任教育事出後經史間以為可長無負吾志及故步一失則轉側崎嶇方且指西蜀奔走萬里外得牂牁夜郎故時旁近地名不在譜籍而身遠適一行作縣即与中朝並遊者訣飄肰引去為遠實之蒙誚者之過也且去壅而疏蔽有如閤下門墻在焉而曾不以貴賤踈戚限進退前却則其也接武下士妄獨干恩典謁杞台光下燭為遠行慰正其時也夫誦王公大人盛德不為諂進而列其私不為瀆及復煩言不入焉不為懟則顧誠心所向如何耳凡此皆某得而藉口者乃昔其藉手則有僕匱下俚存焉舊所為古律歌詩雜文等比次之近是謹摯諸下執事其不几于鼓之持布与家白而薦遠東者乎顧其誠則至矣閤下亦將何以教之

不宣

上章僕射子厚書

僕射相公閤下自有生民以來天下未嘗無宰相居為者凡何人成就之者凡何事計其大不計其細問其人不問其取充位而已一日得志澤朝下而暮滲漉夭閼之民為期頤耋艾至不旋踵宰相事業大率如此皐夔稷契之擅美于典謨也自是開闢中一時稀闊盛事譬八駿圖之在人間止可想見其風采不能人〻駕褭騰驂乘旦則与伊傳周召之徒姑置而不論直論其三代已還視每下而僉為者可也世之言名宰相不過曰漢則蕭曹邴魏唐則房杜姚宋肰此數子豈盡造化鑪錘手耶豈盡無毫髮遺恨耶夫以生平刀筆之末而直當坐而論道之責已不勝任矣烏在其為蕭曹使其君峭刻任術而日入于羞稱之霸者烏在其為邴魏正視之風不追三代一時礼樂無聞焉房杜不得為無過天災流行而課捕蝗之民矜垂死之智以欺生張說与夫有直声無破賊才則姚宋不為無吝又況出乎其時者風雨未必盡時若三辰未必盡軌道兵革未必盡偃寢人才未必盡班敘而四夷未必盡率俾則此數子者直漢唐宰相

之雄耳緊之以前世盛烈可勝刪耶運丁　紹聖天子方将席唐虞之休燕億廟社于是亟圖柄臣以康天絆而閤下起為更事多故表裏洞見而力常有餘設心一故危疑錯陳而中不怵追蒐訪草澤進登百吏犹大匠度材楹桷椐楔小大各適于用文章紀律以至不刊之成法先後槩侮屹乎如一柱之負明堂中直而不撓議者方以唐虞臣期閤下而閤下已能雍容間暇徐步雅頋疊〻進逼乎夔皐稷卨之烈矣某愚不熟重輕論列少所遜避方俯伏下風之始頋乃尽取漢唐間宰相班〻可見者閒摘發其瑕疵既則又出區〻夏虫之小知妄隱度太丞相不世高蹈信乎其狂而不知量也若是者非他盖以為赫〻盛　宋而有宰相如閤下則功業不宜若是其班又竊意凡數子一時搴責時君亦閤下過之而不暇問耳夫誦清廟之作者始可陋魯宋夸上林之富者必先小齊楚其勢肰也若弁者曾何足道哉徒以頃嘗備數學官冥心昔人翰墨小技似有一日長慶方君相大有為之時幸得待罪冗散生無益縣官于此操筆以跂太平有日矣伏望閤下舉明主于三代之隆留意無使阿衡專美有商之說使秦階六符之光下燭萬物而陶冶日新之美坐周斯民則某也方將禿毫緒紙從論次者之後竊自比于丹臒粉澤少効萬分之一雖未能賡幾吉甫崧高之歌王佐其擊轅之語獨不得與王褒頌聖主得賢臣者侔耶舊所為古律歌詩解經雜文等合一通謹摯諸下執事伏望政事之暇賜之采覽幸甚干冒鈞嚴俯伏待罪

上翟司業子久書

司業執事弁愚不料理不能脫略凡近少浮沉里閭生事敦迫為苟完僅足之計年十五始折節讀古聖人書十八弄筆墨學為文辭則粗識領略在衆輩中往〻与後進爭軒輊從所謂鄉先生者求不吝下世故嬰仍時与顛遺着足一不得地即坐失歲月為場屋坎壈人行年三十纔試一官佐邑就事正　得辟陋窮绝之海壖而區〻声迹出人下滋甚歛衽而累〻伺顏而盱〻衆人之所能笑大吏之所姑置而勿卹歲考三書隨例罷去異時吏用保任者三人資令見而某以不應數法當時選及來京師聞吏部有所謂銓試者就之可

以亟調一出而輙得之又聞礼部有所謂教官者其流彌清其收弥鮮而其獲益艱不知力不堪可妄亦就焉則連出而連得之且操筆出于臨時成效初不前料掠取撓声連進不輟凡為是紛紛者類非其敢正為之也直廹于不得已而已矣今兹事出望外惟是教官之職人材所係士望正自不輕非如他官可冒昧而據也業已及此矣正恐異日無従塞責則追悼始謀曷有窮已耶又鍾陵據一都會文物之富先世則肰儒宗墨客出奇而高驤者宜不可一二数掺椐而編青衿羅列而躋仕版非其南鄙之俊則東閩之彥也其地則西控潭衡旁連九江都陽以至交廣閩越荆巫宣歙遊學之士往往畏粮鼓篋其中動以百数（京本作數百）計加以执事平日臨治其規為標置优在絃誦鏗乎其遺音经席絅乎其前塵風声氣俗至今有以新鄙朴移悍格則继其後者正宜得如何人哉此尤弇自視缺肰者也窃惟三代學校之制教養之方与所以成就人材比稽而作起之者宜莫詳于今日上自京師太學下逮郡国黌舍一視成憲毋敢不恪則其雖不肖獨不与聞乎若乃道之而弗從㧑之而弗廸皖皖以圖其新起起以廓其畢不以所後踔（京本作躐）所先不以違遽拘摯之（京本作廹之）私病曠日持久之習則其尝學之于经矣敢不従事伏望执事矜其愚陋假其万一使得專精一意覲所不逮而力探古人所謂遠且大者以与學者追日力于三数年之久而期終始焉是則不獨某之幸實亦一方多士之幸也某之悵悵具是矣惟执事賜特達焉

上寒司諫書

司諫执事窃觀古之人以彼所知契我所能相与求列乎一世者其初刻意甚苦而用力固勞卒其所以傳者正自不能取必而其勢特係乎幸不幸尔故一字畫之精一圖畫之妙其所得于天者已非偶肰肰必有真賞至識乃始玩祕胠篋而傳世不泯不幸畢吾身而無所遇或更百年或曠数世之後人方拾而宝之則彼為書畫者不亦取償太晚乎世謂鑒書别畫為雅非虚語也賢人君子談天地万物而睹興衰经史百氏而觀書溥濇演議咀英擷實時振發于文章以摩切世故而高視古初者豈真區區之書畫比耶凡欲上之人有以知

我使推其所有餘信其所不苟以与一世共之而已肰放言卓越非流俗之所能知為道徑庭非拘者之所能容以命世之學拔俗之才往往困于地卑勢殼而不見異況欲利澤及天下功業被來世者哉昔揚雄之為太玄也籠絡天地机緘陰陽自以為微幽賾（京本作索）冥矣而當時之人至欲取以蒙覆醬瓿此犹有可誘者不過曰雄出衰世真賢者阨穷（元本作阨龍）之時其不見知也固宜其如是而止耳彼賈生以王佐才遭孝文欲治之主所陳皆當世急務至計徒以不當二三大臣之意讒毀擯斥卒以憂死則亦尚有可誘者乎夫肰後知士之慶斯世也發為文辞雖足以形容窅眇而張閑世教苟不由當塗大人識拔賞裁加焉而徒　欲自致于功名之列希有不蹶者矣譬之駕万斛之舟泛無涯之津没棄維楫猥以力操几何不三里而旋七里而溺耶某不佞駑怯于世事仕宦進取曾不能過膚徒以讀書為文粗不在流輩後凡六经百氏之所載与夫司馬氏所記下逮五季衰乱之迹山经地誌幽荒譎詭之說浮屠老子荒唐繆悠之書蓋無所不覩則亦未尝無擇時時鳴于文以庶几知我者日月逝矣而終無所遇合昨者朓海涯簿領之賤抳足銓選法應舉試而執事實掌文柄以區區無膚之技從衆人後角逐得失以謂嚴黜正其分也不意容光旁逮亟被收録茲誠有所謂不偶肰者恭惟執事有疎通超邁之姿而輔以該綜浩博之問學方先朝急于求理之時拔自選調付之按察未几進陟臺憲則物論奄歸今茲從容諫諍之地拾遺補闕倜肰有古人遠大趍而執事居之若未尝有此其志可量耶弇也徒以往者辱在甄拔義不可以無見肰執事之取也無所狥某之進也無所因窃意古人之知己賞音正若此耳其喜欣感激宜何如哉雖肰執事既已謂其文為可取而録之矣乃若推挽成就實亦有望于門下惟執事少留意焉幸甚幸甚某再拜

上陳按察次升書

按察察院閣下舊傳江淮人以魚食犬初疑不甯往年某之官海旁往來通泰間見水濱積魚如坻土人荷罛罣往必盈載至無有持竿負笭箵者閒一二日不售則往往畚取諸小魚投棄磧中若不甚省録問老漁輩皆曰属饜而肰乃始知食犬之

説為信又嘗怌海旁人撥蓬艾為薪雖禿指不釋垂熟之釜或殫于一燎曾不如大行之顛羌山之旁斷木腐蝕僵若馬牛而持斧以薪者過所弗睨也由是知数御者易替慣見聞者難刧不出手把握之間者未可与語物之罕至埶則肰矣果腹而啗者橡栗足以裕凶年而鼎食之豪以膏梁為弗適則封猩脣檛豹胎加之手豐俎之上稜（京本作積）田塍間一秉之利時旦以快寡婦而敎倉鉅橋万石紅腐而恬以不為怪成風之斤不録技癢重裹之門難与語負暄之鎖術何則張之者識踈故也有人于此生三十五年矣操筆扶棠在俗子輩中號粗自振拔生平好古人文章以謂非此殆無与歸焉者不幸系緒衰落視富貴進取初未能殊無意則不免俛首茹思取所謂時文者閒作（京本作件）而熟之三出肰後有得乃始憮肰自失大覺故步之繆（京本有已无及也四字）自得官已來稍濅追計（京本作緯）前日之有得于胸中者尚十七八焉或本諸當世或見于前代理乱或發之悲愉感槩囊裒幅括粗有倫次肰亦未敢以為真是也今者天与之幸属閤下此來念不献耶正恐墮負方自此始念献之耶是持魚江淮售木太行封鼎食者語嗜而与敖倉鉅橋計粟也且以閣下灑落横放寄之音期視當世士大夫所得宜如何也文工墨客鏗琳琅裂綺繪羅列而進者廡無虛日其目之所眄矚意之所眈翫又如何也而某也方濅撥拾叢残遺之弄筆墨者之後其張之者不亦狂而可憐哉伏惟閤下材技而器周德茂而声宏身當世之所不敢任心古人之所未嘗到知名大人也日者暴繡衣楊大旆布天子德意乎大江之西言徐氣夷所至率以長者稱乎揮陽春高謝郢律以至理究帰申疲瘵無非豈吾所謂悽惻慇憐者其在一介晩節之常塗宜亦無与為間矣肰則某尚何敢束咮坐視乎謹録舊所為文若干篇付之于左伏望察治之暇少賜覽觀（京本有某也終身之幸庶其在此矣）幸甚某載拜

上周提刑書

提刑朝散閤下某樗散讀書為文于茲有年矣誠不敢浪計有得每掩卷輟筆念所以有為而會當致力者萬態以為世所謂功名是真在己也支離久之歲月擲去曾無毫寸效驗奮技流俗為大来机栝于是乃知事固有未尽如吾意而所謂功名

者是在物非在已也且士方蹭蹬坎壈彼其身尽憊矣無一人適為之先而顛人之与其進無一人適為之後而顛人之保其往自非至誠樂与之君子孰肯舜青陽于眉間垂援手于溺人耶重念某系緒單落方少時怵迫世故獨其僅足之一身未（京本有宜字）置耳頃自窃官以来即羈絏簿書備海涯汩沒之後陳而平日墮頁適天幸脫釋以去調官比引旋復例試選曹而鼠技寸長四蹄高躔懷祿于此歲仍再見維曰与學者隷業副朝廷長育人材之意而回首末路已為蹉跎之脩人矣比聞閤下出當按察（京本有惣字）十罷百縣望塵想旨春溫秋肅出于顧眄而今茲親屈玉趾竭臨此邦若某者敢不究竭肝膈以幸留意之萬一耶今夫陽春之煦物也鸎雛鶯匹引吭清轉耳焉者皆属攢紅蔓綠繡繪紛錯目焉者皆注是何耶則時得故也于是乎秉之以颯物之凜秋則残蟬斷蛩若与擁條扶户若迫乎歲序之將暮者其声悲焉未必無意思也肰与夫鸎雛鶯匹引吭清轉者為有間矣水之菊茹濯〻風露之前若競夫節物之已晩者其色凄肰未必無渥澤也肰与夫攢紅蔓綠繡繪紛錯者為有間矣今閤下权衡公道而某也官冷局散頊無學兩萬有一焉曾未得一吐于望塵之隙頊無術兩萬有一焉曾未得自效于應提撕者之後尚何恃耶皇〻之私僥倖高明庶不以其声之悲而弗聽也不以其顏色之凄肰而弗瞩也脫或憐其迫于歲序之遲暮競乎節物之凋晩則丘山之賜是誠有望于今日伏惟取所謂不題者而貸之若乃借飾丹臒拾造物乎尚誰之歸將藻澤焉是幸某再拜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安成劉弇偉明

書

上蔡内翰元長書

國史侍讀内翰閤下神州浩穰為天下劇在元豐時大事剖决立辦小事毛舉不失于苛細而一時寂声翕肰于是世知閤下之為賢大尹過于趙張三王如此蜀為坤維天府趙魏號宿兵重鎮在元祐時銅虎竹使更繒迭佩至使遠誤阜康天子無北顧憂于是世知閤下之為賢方伯恢文翁之治効得郤縠干戈之方畧又如此戶部條疏綱目視他曹凡數倍充斥一日去囯循得鈎考之實財裕而力不屈于是世知閤下之為賢地官蠡縢纍羊涇渭劉晏一切経度又如此史局歷代盛選而玉堂瑣闥儒者之至榮雷動風竹翰落敏手日星麗天獨為成書于是世知閤下之為賢侍從躁常楊之躔接班馬之軨焜燿吾宋又如此是数者使常人適當其一將見神攫于前形疲于後徘徊踟躕日入于委頓安有奮布衣瞯肰若吾囯有褰裳要津疊組重規成功名于從容笑談之餘而起高躅于七箸簪紳之末如閤下者乎古語有之左執行之孫右握銅　虎惟象之未試其非直能道閤下凡（一無此）事功既往而已著（一作効）者若方来而効者固将以試預期而敢懸斷逆料也竊伏蔡公下風之日舊矣道完德粹根柢六経斷以義命之學則得之王荊公胷中恢廓洞達視積財如遺土譬猶洞庭彭蠡回瀾汪洋呑細而納汙有如翰魏公急公緩私淹練名理遇事不擇劇易號有敢言氣有如范文正此宰相器也方紹聖天子急治功闢張先猷規恢不拔基構一日使閤下隮黄扉運樞極視前効寡多重輕宜如何耶竊意造物非徒（一作獨）閤下私殆將福上民遺吾君太平也某故俚生愚不自喋嘿獨妄以文鳴行二十年不迁奪于寒暑燥溼元豐初適天幸僅脫白丁一官而得句稽再官而蒞庠序三官而掾莆之獄事今又服吏役當縣道轉而為左蜀之行矣重念一身（京本一身作集）飄泊萬里外去朝廷声明文物之盛望王公大人履綦日益加遠方是時好賢樂士　有如閤下者而曾不得備數九九拭眥而窺門墻是為塵埃白首与盛世蔭卿雲者長隔矣

故凡前之云云皆某生平屬望而不能自己者非敢以為諛也舊所為古律歌詩雜文一通謹持以自副竊亦有意僥倖左右者之教蚍蜉老馬其智不過知時而識道冀閤下不以其微而忽之也齊有好卜者十而五中隣人不好卜常反之亦十而五中論者至不能定止曰卜与不卜等爾乃若某則以為卜而不中不猶愈妄中而不卜者乎不宣

再上元長內翰書

國史侍讀內翰執事某遊執事之門寖晚又不數請問（疑作間下同）比三見卒數人更番迭前冠屨戢々容主環視殆未有以接其懇懃者汎而問唯而應初無宿昔汲引譸肰先人借譽之口凡所以移情而奪眄特僥倖紙間反覆曲折藉手之書語耳而書又不能徧得心之精微今者缺肰有日矣常人之情不過曰晚遊執事之門則難親不數請問則易替難親者莫入而易替者喜忘卒數人更番迭前則愛博而擇不專容主不接其懇懃則袵席之近方移于楚越之遠汎而問唯而應則雖有積美莫之激發無先入借譽之口則厚信不加于薄訾夫臨患博之愛而得遠于楚越之袵席抱鬱積不發之美而投于易搖奪之信心是為恩地之丘山未加而高門之遺迹先掃矣獨某則以為不肰似未識執事之大体也且古所謂大臣以人事君者謂直道也謂公心也豈亦屑私豐昵者之所為乎況如執事直道不待他索公心不待亟勉取之方自素有由中非徒適今也权衡之低昂近不出于胷次而止水之迎燭小不逃于眉睫亦何有戚踈久近夐邈殊絕接耳目生熟區々較量揣度為邪傳曰日進前而不御遙聞声而相思無戚踈久近之謂也韓子曰志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無夐邈殊絕之謂也抑某又有言焉進見之始執事慰薦之渥熙肰見于發散之眉宇若將喜其來也驟取書語而激賞之若將憐其志之未大遂也既則愍遠宦矜競辰若將挽駑康衢而砥鉛鸞刀也雖某未得效一二胷腹之素亦不可謂無所遇合矣大率士君子之通塞也有命々之通邪將惟執事之取命之塞邪（一作也）亦將惟執事之不取而棄命与不命是誠在某者肰必歸之執事則乃所以見命々而非命于命者也是道也天實使之宜亦某

之不敢自外于左右也古語有之物不得其平則鳴某則以為凡物之鳴不皆不得其平顧自不得不鳴耳是故禽以春鳴蟲以秋鳴豐山之鐘霜降則鳴族（疾）雷殷天雨將至則鳴有情者之鳴与無情者之鳴亦奚以異哉以至雞之鳴晨雁之鳴皐与虎之鳴風而猿之鳴月皆感自中發而不自知鳴之從外著也則亦安有迫而使之者某也于此一再鳴矣执事得無猒其過耳之教邪亦取其感于中顧自不得不鳴可也不宣弁再拜

上蔡元度右丞書

尚書右丞先生执事古之人過河洛之上而思禹功德邵公者愛無所加則至及其身沒之棠是故衣服不當其情則一見漢官儀而喜知倫制之競也對殺舜馬者而悲（二本皆作倫制仁不也詩對殺身升薦者而悲）成敗之結人心如此況取公萬世之道歛肰載之經者告彼方來之學者手視孔孟為無憾惟故丞相荊國文公實肰且其論著也霆發幽賾日爍塗目凉性命談道德波瀾不生而觀奥冥（京本作溟）海洗章句之霾蝕霧剝雲綻而開青天緒餘陶鑄況（京本作汎非）通而咳唾粃糠馬鄭此自儒家不貲賜非直訓說者之事也謝世之始大學諸生之弔為位与望而祭者一日三千人其愛之繫人已出河洛甘棠遠甚況及（一作復）身在時邪今之學者見似文公者而喜矣況親更出處偏得大全禦侮先後獨擅其傳有如执事者在邪他日执經而環文（疑作伏）席非南臻之秀則北奏（京本作湊）之彥跂墻仞錯履舄至鐱躍凫趋也今者大則運之播物之鈞上次則擢貸而培幹又其次猶不失借之容声而出（京本出作楽去）其鄙吝雖使文公復生亦不過如此某也見道晚使与世所謂弄翰墨者馳騁出沒上窺西漢輩流誠不敢多讓至其心思之精微神明之酧拜方寸許地有未究竟處亦豈少邪伏念汙执事題品家為曩舊不幸身一官限南北右江介而左閩粵簡書奪之于今十年虛往之願未伸實歸之賜方隔曾不若繼而前者之得發蒙（京本作朦）鍼盲也謂天不予之幸邪則执事嘗嵩其姓名矣謂天与之幸邪今怵迫邛蜀萬里道恐長負此心君子之教而小人之歸且文公在時矩矱某已不得而親矣此不過為已往之悔如执事則及見焉而又加有一日之雅柰何其及自棄也悠〻此身一落遠外適來之期

後當有不復得者夫抱蔽蒙未祛之末學而委曠世唯遺之發藥豈惟失之執事是又重失一王文公也若此者天子之幸耶天不予之幸耶今京師號仕官（二本作任官）澗藪曹聯局比維非可占度而取願化筆驅之置何許地耳正使此身得留与志乎學者繕經而前時卒業于門下雖抱關擊柝之賤所甘心也竊惟西漢名宰相繼以謀王体斷国論為務肰晚學從而受業後卒為專門者時有焉若倪寬之書稚圭之詩論語之有張禹春秋之有程方進是也以其之去留在執事特不過比之劒首之一吷獨其志可憐而已矣夫圍形而寄當領無可柰何者則知本之天矣至置焉而弗得又以姑置為殆未可知則間用人事卜也卜出于人事則計直下矣而其之區〻又有出于人事之下者執事亦胡忍不一取而運之播物之鈞上乎某再拜

再上蔡元度書

尚書右丞先生閣下凡物苟可以寓吾心之所甚好而弗忘則亦何求而不得夜光明月投人尝害其身連城之璞刖者繼之以泣而卒所以得之把握者必其嗜珠玉者也飛黃騕褭之乘一日失便利覡技而長鳴則衆驚楇（京本作堝）耳方將竊笑而卒所以得之千里者必其嗜馬者也是故好盛服則齊繒蜀錦至貴雅樂則響泉韻磬號鍾焦尾至喜宮室則騰椽怒拱干霄切雲巧于工倕者至以至嗽醪醴嚛滋味則杜康穀陽俞兒狄牙之徒迎意希風則亦無所不至矣肰世徒知物之赴人如此至于視天下人材則若不甚留意是何耶物易接其所好而人材难入于未前定故也抱利器者或窘于良辰之不再齋高識者或挫于庸人之偏辟黃金之臺一日築于燕肆未几而劇辛入又未几而樂毅至則特區〻一始隗之劳耳獨尝怪公孫洪釣名取容汲黯顧指以為齊之詐人及東閣甫開當世遂以賢宰相歸之而班史論西漢得人之盛至乃一切附之洪傳之末彼其意以謂若是者非尽東閣効也肰而東閣之效終亦出于得人而已而世猶疑焉迂以人臣無預招士之說有取于衛青去病者且衛武夫也招士豈武夫任耶由此觀之任公相之責要必若公孫洪而後可恭惟閣下道充德備踏本而宿輿（京本作審）一日（京本有拂衣二字）起而為国華則先帝之琮璧琬琰也副中外之望取

公相若出閤暇則今上之隆棟元龜也而某才復以人才為説至乃上及公麽之弱燕与夫西漢数子之紛紜則亦過計矣竊嘗伏熟故凡忠君許国條汶人品使千宫百吏相与奮庸登能（京本作奮登庸徵）鎔然尽出吾鑪錘槖籥古所謂大臣正不过如此耳伏念某生无所庶几徒以文章自業曾不足以驚世傳後則朱愚人也身落魄江湖独背馳而不偶者相与居則蹁躚人也非其合冠屨未嘗輙染高門之塵則迂闊人也閣下方得吾君如此天下之士揄袂摩轂規摸毫之青春丐啓齒之五山傳羽翮而文青黄者几人于兹矣而某不幸違有拘馬之疾曽未得北薊屋披台光先搞苗而滓霖而也則是豈人情哉昔者群試之下鼠技寸長蓋嘗一辱閣下齒借矣今者操篇以伺相門（二本作相君之門）雖独後衆人竊意閣下未遽棄猶也且夫水沉鍾乳丹砂青（京本作赤）箭五石三奇之劑君子服之已心腹之疾盖所謂神農上藥不加此矣而醫師犹有取乎羊負豕苓似助刀圭之急者文琛文貝雖以綺繒薰両之儲萬金之售西走陽城南浮蒼梧世所謂什一之利不加此矣（什一二本作土）而晋之商越之賈冬裘夏箑時取以為篋匵（本作櫝下同）副也某則陋矣方將托于羊負豕苓与夫區〻裘箑之末独不知閣下能虛刀圭之餘地而置之取篋匵不滿處而廁之乎將持（本作長）物視也旧所為古律歌詩經解雜文并合一通謹賚諸下执事伏望政事之暇少賜甄汞干冒鈞嚴倚伏待罪不宣某再拜

見蔡元度書（时为給事）

世言仕宦可人意當如蔡公伯仲某疑不然今夫矩步踸踔怵不吾先則僥倖嘗為声觧閣慆埶挺（京本作挻）時迫則浮躁移為狼其中心必有惆〻而不（京本有能字）平者使他日通天幸從隱約中拔（京本作挻）去垢汙如有赫烜門地從宦十百而犄角之朝藜藿暮青紫不復為泉寂〻則誰非揚然滿吾意者何則所懐尽是故也兹非势物徒欤是冒貴而已矣亦孰知其他若夫天子揀拔而未已大臣推轂而恐後不由一介獲取不階平日阛闠比肩送連闥佳哉皆他人畢生有不可得者一日躡文石摩鐍頭則謹者未味跂者戢机自以為鼎遠明甚某知蔡公伯仲仕宦以此而已矣且其進為方未已而在吾每有餘世徒見其居利厚是未見其取償薄

也茲非燕越之初步九仞之一起歟然好事者不過曰人孰不仕宦仕宦而兄弟俱早達誠世所难能者以是懸斷耳乃若某則以謂富且貴在一身易一家难在一家易俱賢难彼漢晋之人果何取于兩龔二六三張流耶亦取其賢且能而已矣近毋如二孫三陳二宋輩直利在決科耳摭其美者至談不容口蓋兄弟俱材顯真无負者為富貴云耶然則語蔡公伯仲當曰視兩龔二六而上如何可也頓不當横謂仕宦可人意耳故曰某疑不然伏惟閤下氣鍾清淳識貫浩茫方年少時已能擅場屋声見頭角嶄々出多士右雅叟横經師席学者発蔀幽白日而青天進擢司業詭学不狠一切破去如壊雲墮空綸誥灑落則氣格渾厚閒燕更侍則宏辯捷発今則官為給事中局应門下省非復前日比也其地望之优曹輩之勝每々有加則宜進拜下風為未易矣而某也徒以日来者（一作）羣試之下辱在甄拔始閣閤下拾其程文驟加激賞豈曰斯可教也頓雖某之不肖尚可睥睨墻仞而不一援足乎昔人有亟慕李膺容声蹄其堂者至号登龍門而得郭林宗一言終身以為極榮如閤下伯仲皆某始時尚慕為而盡心者也徒李郭而已乎故并及之惟閤下賜之一言幸甚某再拜

上運使蔡學士書（二本題上提刑求薦举）

運使學士閤下章貢之間有水為（京本作于此有水為）瀦而為淵非江非河亦非惡沱（京本作記非沱）非其瀠則廣經直而挾横邪其派則别外而匯中其源則濟淪澄淳有非一日所能積者停山包谷截醫坂險下則貫厚地而實之泛朝夕浴久月（京本作明曦朝浮而不泛望舒宵濟）而不汩上下推徒各足本体而未始加損列星之參錯河漢之昭回乎夫雲蒸霧欝風馳而驟移形骸目之觀逵遭為則皆能瑩而出之若操鑑燭鬚髮無能逃且匿者鯢鮒鰍鰷居而不辞潢汙行潦時輒一至或留之而不得翹鶴浴鵠鳧鴈之嚶唳朝夕赴憩而莫之逆葭蕭菱芡荇苴菖本水産之饒蘋藻之紛敷雜出其中而不自以為後也而是水也方且耻与衆流得名而独志乎大海之歸涌而上之不能澶漫而亟溢也漩泳渚涯不能潰旁腹而尝出也則必有環為而墆其外者為之感有人為過而壯之發不憚跳決之煩相与捐一昔之力排而注諸江使得遂其始願則是水也必能茫洋

滸澨而下徑彭蠡背震澤又折而東則遂將与潛沱淮漢爭先後而馳取疾徐而進矣已而搏扶桑扶方壺列鯨鮫之怪變噓雲氣而直上瀉而為回瀾放而為奔濤盪而為珍文溢而為大虛合氣同象唯海之為達則庸詎知不能嗤河伯之局々而高謝而集之溝澮也哉且神禹不世出而為水者往々而是則謂決導之元其人可乎亦須之而已矣吾閣下所以簡天子之知慰士大夫之望与夫俊功偉烈炳々在人耳目者某雖无言可也且在某者請試為閣下言焉某世居廬陵生十年然後役事乎学十五学為文則粗識綱領中間知无以异乎世俗則又嘗有志乎古人所謂決非偶然者（京本有蓋有六經已述諸史百代下逮翰林子墨之文章頗亦致覽）以博其所有而求庶几為玩日惕月行二十年以為有得耶似无有也以為无得耶窮亦不敢自誣嘗独念学無以為人則凡為是紛々者皆其贅也于是乃求在進士举凡三出而始得之（京本有今則年三十矣六字）显仕之始辟在海濱日邁月征行役再考余為冥寂々終无有終已也則回將求超世拔俗之君子能落落有所建立成就者往依歸為償其頹望之萬一未知合不合也今者屬閣下按部于此而某也適以屬吏行罪閭閻之始恐然而躍偶然若有所得勇于進而不知有所謂懼也銳於自見而不知有所謂徊惶忸怍也凡此者豈非以閣下操要叔擅一方之寄歲行而霜凜和氣（京本作集）而春煦自此而往用能名還當天子之所眷渥定有百倍今日之淮海乎（二本作西）則某正所賴以排而注諸江者也獨敢默々乎狀惟閣下不以其踈且逖也而忽之与夫狂肆不遜也而去聅睞焉則某也決知异時疏決之賜未必不出門下而海之歸也斯有萌矣故操水說以獻閣下其亦有意乎否也不宣某再拜

再上蔡学士書

運使学士閣下昔海西行六十里得佛宇号刹如殿東南隅閣下墨蹟在焉去年秋以吏事往還時々覽觀其儗至其說有所謂狼山在西滄海在東排徊顧望者久之士亦有秉揨者乎聖人在上可以起而仕矣蓋未嘗不慨然而嘆也常人之情千里而去故國把酒取訣上道且過通邑大都夕閱逆旅傳舍棲遲惻愴南絕越而北窮燕至有所感發不过握筆牆壁間道良苦以洩況嘆謹誌時日

念無与同此役昔耳聞有得佳山水如天台羅浮洞庭蒼梧与夫風亭月觀如抗之望湖巴陵之岳陽鍾陵之滕王閣又不过李足跡所至示臨風取快真足為命儔嘯侶之適其餘則寄傲寥廓鑴鏤物怪覧古念旧弔嘆荒落至下矜筆札弄翰墨斯已矣是数者自衆人觀之直好事耳非若躊躇緬邈足郊野而心魏闕汲：亦病不得人以事君者之所為也嗟夫閣下真可以為无負矣竊嘗謂士之号奇儁拔出者无処而不有彼惟取与世俗子限自許可出頭角争長蠻觸之域是知在上者或不得而知雖知之或不得而加審非必高遊獨往皆棄搓徒也亦犹古人謂郎潛陸沉或相与比肩交臂漫不別識豈率在終南為少間哉然閣下之用心獨某有以知之身按窣一道或不為不要准東西郡十九縣六十有九地不為不廣大率計屬吏小大當无慮千数不求之近而求之遠釋此総熱之後塵睇彼遼絶之滄海豈人情哉乃若某則以為遠者尚求則近者滋所以不忽莫之聞且見者犹寄声使仕則尚任驅策雖非可援而進者是則壁端云：者正所以示廣也蓋雖若某之朱愚朴陋犹足以应閣下之举則所謂示廣者信然也非取其不肖為吏于此殆未有以塞責徒以留心文字間遏喜好從中輙答譬之候禽春轉美好不擇前日不自循揣妄亦摯書左右小官不識忌憚正恐緣此得罪而閣下卓然賜之奬憐随復見録甚于挽不前而亟推之且举者之拔人也非親且旧則不置非豪顯家子姓則不置非耳目所際接与旁有援助与歷試以事而不軼則不置其于此数者初无一焉是閣下之如出于特達者也夫惟有特達之知然後得之可以无愧是某之受知決非偶然者也用某之不肖占淮海一方士之受賜且不可一二数是則壁端云：者信矣其无可疑矣嗟夫若閣下真可以為无負矣凡人驟而獲摩播灑濯則操筆判謝啓如不終朝為飾詞巧譬尚恐卒：不滿意是人也非惟自處不厚亦非所以待知己則某于此誠所不暇且閣下於今固已列為顯人夕驅鋒車則朝踐文石而某之仕宦方自燕適越而發足者也孝閣下之知上此乎若犹未也期之終身斯可矣故某之所以謝閣下者其說如此某再拜十七終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安成劉弇偉明

上熊侍郎書

侍郎閣下其二年于茲矣相與士大夫耳傳口誦凜々皆黄巻中不朽事業則竊伏大君子下風之日不謂不久日望徐動之前塵間廁屬獸之豆觴解剝羈韁使得與載後車者併而進則獲覩大君子之標置矩裁不謂不熟玉除紫闥翰動當日之斂手人謂出常裼上遠甚此文傑也今茲咳唾灑淪方復區々後進無聞焉者之為恤雖其蕪音累句尚使羅列而進犹逵行者之蔭華樓春蔦秋螢之感氣変而移則辱大君子之教不謂不至而某方杜氣鋤色籍喙縮脰初無一言恩左右也夫以填膺集臆欲發不忍之片言而侵尋熟視就吏一再見之歲月曾不得自比于鳴霜之鍾寫潤之礎若某者非直聾喑也徒以韻不俗偕材不舉遠未有以自致尔長年學宮惟白簡是親君所謂明白功狀則無毫分畧与他吏齒者此豈綴人念者耶良樂之銜轡（京本有箠二字）頼未嘗一日不加手衆馬而于此有帖耳長鳴伏阜不試之遺力剗圓削方缶而虛甗而剸（京本作剔）或甕或盂變苦窳而入河濱之陶者不知其几而于茲有鈞末之泥獨不得移質乎鐃甗之後若是而有言哉希不為狂妄且不切也且世事雖復萬態尽肰領其間容有一二出于不得已者今豈泯默時耶重念歲陰將殘吏考行復一書閤下一日擁傳北引副天子倚注眷矚入當鈞席而某終未獲效犬馬之報稱萬一以出門下是為与此方謂　　賜之民長抱無涯之恨也人必曰是嘗竊伏大君子下風之日久而氣類不比者也是嘗獲覩大君子標置矩裁之熟而得貌待者也是嘗辱大君子之教每至而卒擯斥者也雖某亦將曰竊伏大君子下風之日如此其久而氣類不比是必不肖人也獲覩大君子標置矩裁如此其熟而得貌待是必以外物畜也辱大君子之教如此其至而卒擯斥是必異時得譴之深也如此則後雖有憐者尚誰肯出力耶求不為棄人不可得已請試以此行占之也今夫道太行九折趣羊腸孟門馬牛汗鞅箠策交下輈摧軸折百夫魚貫邪揄束前而寸轍不運此車之阨劳處

也一日還轅攺轍梁宋臨其前齊魯出其後是車也勢若流水声若疾雷不俟脂轄砥輪而百迈不挽則恃有经涂九軌為之通道故也瞿唐呂梁下走百仞磨瀨洄洑震掉百怪楫師擢工至焉者往往奪氣褫魄愕眙而不敢前此舟之阨穷處也一日斬緯掛席轉而之吳楚是舟也绝衝波驚跳沫運萬石之重犹航一葦于天末則恃有洞庭彭蠡為之通津故也夫舟車故無情物也其通塞乃如此况有情而人者耶某之言尽此矣閣下其亦忍使長為羊腸九折与夫瞿唐呂梁之阨穷哉將道之经涂（京本下有九軌二字）浮之洞庭彭蠡也唯所以去取之某再拜

上黄冕仲博士書

博士閣下劍浦之湄水激壞绝石廉利而崖峭發天潢派之油雲瀨之播為泠肰之潤不知其所從始中有物焉是為神龍之劍是劒也昔墊豊城之壚彩鏟埋漫一昔恚氣千斗牛而上之見精張華發迹雷煥則何其君子也斯無負于世矣及夫拭以華陰之上藉以文魚之室陸則膽禅百怪水則魄褫竄蛟灵蹤忽蹕一躍不復則何其高士也斯無負于處矣至今劍浦之上蒙誇里閭弔嘆者舊徵神怪而驗荒忽者必歸之是劒肰自晋大康末年迄吾宋中間几千載獨不聞有与斯劍盤薄而遭者豈淵儲與匿憚煩人間欲抑亾神灵之物顕晦不常其出固自有時欲窃意其精芒騰射影迹感發不在乎景星瑞物則宜必有豪傑之士出其旁而踔焉以張此上也慶貽黄宗閣下是生往者蓋嘗躓矣已而輙肆一日崛起居多士右天子貽之聑眛士論帰其愜適末俗之覌改故里之輝增則何其似吾劒也伏惟閣下問學之該綜辯談之飛灑與其文章之拔出類皆有足過人者閩粤自唐已前學士大夫鮮能以文學取稱當世其暴耀里閭灑濯乎當塗大人者蓋自元和中歐陽詹發之晚有林慎思者亦能時〻操筆以振拔汙世肰慎思非詹比也迨及吾宋文物乃大張閩粤一方彼他處家號雄伯士之業文而紛袍者不可一二數駕英躔绝馳鑣驚而躋者相踵也肰擺去羈羈表〻出歐陽生上者殆未有人焉時更百年正得前日之呂公今日之閣下此宜學者所以係〻而未已也窃嘗謂近世科舉輩類為矩步所桎文

韋吉歸索之范肰使讀其文者曉策如曉義辯書如辨論初不知孰為策孰為義而書與論標趣（京本作置）在正何許也若閤下則不肰掃去滯滓不根無當之冗語而廓以粹全高視遠引之獨志藻豐而證博情到而義見淵乎其涵渟泂乎其清明至于長哦短什尺簡寸札音期灑落徑自不凡則其嘗得之所謂延平編者也且閤下之所為方進未已而無窮之後世適將有待自此以往擅要津抗顕膺定有百倍前日之庭試則豈徒斂肰手扎是則剱能掠美于一躍不復之前而閤下乃能特立于寂寥無詔之後獨不知千載之下剱浦之湄楚肰作興慨肰發憤讀其書如即乎其人擴其實如出乎其時則計功商美在閤下當孰与斂多也某愚不適（京本作晩）事窮亦有志于此徒以前日羣試之下辱在甄拔義不可以無見于是退而緝其平日有聞于閤下之士風與閤下異時所以決不沉泯者藉乎以進不識閤下其亦有取于斯乎

上朱舍人行中書

舍人閤下某嘗謂日月星辰之于天山川丘陵之于地旦暮之晦明寒暑之炎涼雨露之沾溼雪霜之毀折与夫萬物之中火熛水濡玉潤珠輝足者嘶馳翰者飛騫脰鳴脇張（一作咮喙）宅藪而掀波下至枯朽裸壤若萬百物之怪变或同類而趍或異類而附率皆不齊要必以其所感者應肰後適于憓爾人之生也使其投足轉瞬（一作之頃）無至誠樂易（一作相与）之心加焉而人人自為則南閭東阡桑落之墟必有闔門塞竇之變而衽席之上賓主楚越矣唯其不可如此是以道有時出之輪蹄門有日操之竿牘腰鉠不暇彈刺字未及漫而傾蓋倒屣握手俱上從容晤語之適猶不廢于王公大人（一作猶不廢于慶顕之家者）則彼誠有以感之故也某不佞窮亦有志乎此請試為閤下言焉某家故江西方尚少已知力學自強窮伏古人為爾寂々鄧禹笑人之說用自著鞭而時命大繆出人下滋甚局步踐跧秋孀不輝行年三十僅取一第而世故更侵衰与病會加以植性孤拙維強宗侈家勢力足以移人者設無故足未嘗輒加其門（京本有或至焉有不合則引而去之矣十二字）人見其如此也因以為傲睨通悅（一作輕躁鮮煕）自處過厚而不知其中心之所懸斷而黙定者固將有待也嘗獨念天下之事固有不得不肰者將縈々紆々

（京本作營營盱盱）求与人接耶則徇物失已之累多而汙顏忸怩之着至將平居却掃于此終吾身耶人將曰是囂〻者是怏愎而無朋者肰後有指擿媒孽之嫌有推擠寡助之憂二者皆在所不免于是不得已而時一出焉庶几可以償其在人者而其之踈狂犹未肯輕身以先于非所宜見則必就其能召吾感者往應爲久矣夫某之有待乎此而未得也方是時蹈門伺際容声捨閣下尚誰乎閣下道德之備具文章之俊偉方駕乎前人而宗師乎當世有日矣昔 先皇帝登拔人材遴之事功一時縉紳類號俊選而閣下首以大手筆駕驅雲濤棹慓百怪（京本作慄）一日取甲科不啻反手已而任臺憲擢諫垣直氣不撓表〻有古人風烈此固後進之士亟欲附著以求漉擢擡摩動以百數而未已者也若某者宜若可進矣肰犹諄複而為之說則正恐閣下未諭其感意某無謂而應也韓子有言志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以某之區〻不足當此閣下其將何以教之

上運判王司封書

運判司封閣下六慱最技之賤者不張之以氣則不勝氛霧集野旦犯爲而氣不主体則百疾緣是而作蓋氣之不可不恃也如此肰有甚乎此者是故有寓物以感動其氣者或相与浮海以覌淵瀰不測之瀾或登泰山而小無窮之天下而是人初非山与水也有因事之適肰以移吾氣者或觀舞劍而進乎字書繪畫之巧或揖社式鼃而鬬士之勇自倍而是人卒与劍相忘鼃異適也庸非氣之鍾乎人昔無索而不得耶亞夫無故殺人于道有折之者必屈不善用氣也（京本作用氣故也）童子立至孟賁懼焉氣足故也翁趙之璧抵強秦之府垂入者數矣相如一睨柱之頃而趙則反璧而秦則不敢售欺曺沫三喪地于齊劍鋒未揣其咽而向所負者按籍不失錙銖氣之不可不恃也如此肰又有甚乎此者其文章欲其氣完者其猝渾（京本作其猝渾以壯）其氣削者其藻局以卑是故排而躍之非怒張也緩而留之非懼脅也遒縱捷發非吝而驕也紆餘不肆非億而瘠也時出泠汰以示其清別（京本作務為）麗渾以示其厚如將不得已以示其平無適而不在于理以示其專破觚掃軌以示其數鼓而不竭也丹臒績繪以示其朝徹而更新也有毅肰不可

紀如汲直之面折者有時（皆）守柔如四車以避廉頗者有省語徑說如曾子之守約者有灑落快辯無敢校對如季布之呵曾武陽者故曰文章以氣為主豈虛言哉孔子之氣周天地該萬變故六經無餘辭焉而其小者猶足以比夾谷之強齊孟子芥視萬鍾小晏嬰管仲而其自養則有所謂浩肰者故其書卒貽後世語賦者莫如相如相如似不從人間來者以其慕藺也語史者莫如子長瑰瑋豪舉視古無上者以其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沅湘以作其氣也唐之文子固無出退之者其入王庭湊軍也視若軒渠乳兒則足以知其氣矣若夫持正褊中禹錫浮躁元稹緣宦人取寵呂温茹便僻視進而宗元感嗟于放廢之湘南皆其氣之不完者故其文章終餒和（京本作）理亦其勢肰也其從事于茲有間矣自以為有得是狂也以為無得是誣也凡此皆非所以恩挽閤下者自頃以來會有感發小復翺筆伸紙時〻各有勝處視古人身後翰墨若冠屣肰戰〻在目直未仰齋而俯納耳得非氣使之肰乎不幸少失嚴訓着鞭不早三十得官拔徒白丁則氣之摇奪者十一二矣愁悽脾

以吟梁父物林情以賦歸歟則氣之摇奪者十三四矣（京本有皆黑四出四字）孤懷無所託宿而流借痛其前妬媚軋其後于是氣之摇奪者殆過半矣夫以拙疎之一身氣之所存纔十五之餘不為孟子所謂持亡者無幾耳方是時文章傑立有如閤下者曾不自列以規一眄之寓則尚誰恃耶萬一閤下矜無廣而貸其賤劉有餘而佐之教左掊右擁使得稍復追緝往時過半之摇奪以完其所自養以振其存焉而未尽亡者則其雖不韙獨不得輩古人後塵而高謝翺湜温稹等數子耶舊所為歌詩并雜著合三通謹献諸下執事凡此皆出于平日氣之摇奪而僅存者閤下獨無意激發之乎

上李提點書

提點執事有人問胡威曰子孰与父清威曰吾父清恐人知吾清恐人不知自以為弗如也其竊意世所謂文章其不欲人知正應如胡威之望其父耳獨嘗怪左思之賦三都也弊神十年僅獲成就晚乃折之于張華之一言碩華絕識耳使華而佁儗是則十年操筆之勤遂廢于率爾之一言乎世之人难乎求知也有已矣馬遷之史必曰藏之名

山副在京師肰後有以高視無穷之来世謂適足以覆醬瓿者漢人之笑大玄也如楊雄則曰姑俟後有楊子雲者乃始無憾此兩人者豈有求哉是故王武子好馬而不知神睹乃在其叔劉綱好術而不知仙道近出其妻彼不告非無意也南隣之呰北隣謂乞釜大瓢蘅小則所從見數故也雖德雖具傾出鴻鵠下則長近人故也嚬眉墮馬弄姿康衢不無誨淫之冶容而世必貴伯姬之不下堂也市人之相与貿貸也持操去来者曽不若坐而待售者之得善價也何則自慶者肰也虎之攫也必弭耳隼之擊也必戢翅与夫金鑛焉而未鍛玉璞焉而未剖所自貴者每在則豈直發露而後為快哉故意文章必若胡威之望其父而後可也某固儒者以文自業有日于此始嘗謂名可以力取而區〻筆墨是真足以媒身也間一二妄發小複槩見其所有者肰其拙者曽未能感動當塗大人一日之識拔而其工者則反為流俗之所詬病視若世仇肰于是退而自詆曰是誠在我夫貯之胷腹丹素不藏（京本作兼蔵）雖有察者莫之能偵則太上吾寧無作〻之而偵之者隨至則其次吾寧畜焉以有待若乃許豪末于紛〻之曲直相与莫已知者千百而啤則寸許之頰舌殆恐难得而給矣暴之欲如黼綉之張抗之欲如懸金石而奏則自非每与聲聾數遭幾何不掉臂而過之斯真下矣魁責懲創句影孤吊若一數（京本作几十）稔而不意天幸適得今茲之執事也伏惟濾辟布藻博古究今決雲潰引日星者此自執事餘事有無俟其言而足者若乃用意至到平日所以眷惓迂愚尤不宜虛辱惟是篋櫝下俚有欲為執事惜真不得矣舊所為文合一通謹献之節下牛場之典鼠坡用之則膏田疇殖五稼不用則為抵糞棄道周矣其之所得如是不犹念于抵糞乎觀覽焉而賜之教幸甚

上提刑鄧度支書

提刑度支閤下文昌二十四司在當今為一時盛選是故史非賢不居非才且有文不輒試其劇而其間事功之所別析治教典常之所關决与夫版圖貫粒經度調發之所叢委視天下至號衆務淵藪自有局以来拜天子嘉命前後率不過十數人可謂鮮矣而閤下頃居一爲綿地千里聯城數十

戚休斯民舒慘百吏古所謂方伯連率今所謂監司者也厥今四海之廣其為郡三百有奇為路二十有三而江西在三伯与二十有三之中（二十有三閩本並作一十有八）畧當二十分之一為監司者不過三數人亦可謂鮮矣而閤下又預居一焉夫輕去故國人情之所甚惜而朝南楚暮北燕又仕宦者之所不免者也一日揚大旆驅弩矢擊羊矢上冢過故時山川出感慨視邑屋閭井方在俯仰使夾道之人拭目晝錦有咨嗟慕憐不已之色若是者舉天下蓋無几矣而閤下又預居一焉方少時用文章擅場屋已而收科第不啻唾手自平進中未二十年取稱高流發彩華貫雖未尽充其志古所謂大丈夫者正復凜々如是耳若是者舉天下獨無几矣而閤下又預居一焉是四者皆揄侈快規重稽挽引而仕焉者欲一而不得而閤下在預居一之中率有其四焉非大過人者能若是乎且江西一道在閤下特其所得之小々者爾鵠民謠徯時望已若不偶然者又况拾壯圖乎青雲躡跬步乎要津方自不涯之異日則凡治（京本作任）而在所察治者誰不竦勇自力以徼轉盼之萬一哉此尤某所以一言而輒不自已者也某家故廬陵疇曩生事外粗自感發知讀古聖賢書蓋自六經已還九流百氏職方歸藏稗官小說牛醫馬經黃老卜筮之所傳与夫客卿烏有九歌九辯騷些之文章蓋無所不窺至其所自得亦往々能跳踊漢唐人藩閫以鳴其文不幸賦性拙踈不能与時低昂平居或不自堪可其意則未嘗輒龍斷從俗于後妄一啓齒干恩要人是以勢卑而效徐交踈而毀來譬馬蹶塊斥仆阜棧雖睨雲奔風不泯初志顧非良樂過之直脅々俛首而已矣然則閤下今者之來詎知非某竦勇自力以徼轉盼之秋耶閤下試置之下陳俯以華　之蔭借之陽春之和使得一吐胷中始所嘗有者姑去取焉則區々擊轅殆恐有補風雅而其先後本末不犹愈于絶代之語見録于輶軒使者乎闇問之始不知欢愉抃躍之集故謹誦閤下能脘々自致于斯時与某所以曩欲列焉而不得者布諸下执事閤下其憐哉否也

上許通判書

通判屯田閤下始某為兒童時過故人長老家因竊聽其私相言凡所謂為時聞人而有事乎吾州

者必曰某人則誠寬厚人也肰而或失則濡忍故不若某人之齊給敏速就事不勞而見功多某人則誠材幹人也肰而或失則簡嚴故不若某人之沉深博大不汲〻于小數而理自得若夫不濡忍而以寬厚則得人心不簡嚴而以材幹則慰人望肆而明約而通則廬陵主簿許公其人也異時某過他邑他邑之人稱道猶若是也已而過廬陵于是旅者歌于塗處者嘆于室皆曰吾邑得賢者為之佐宜惟許公某肰後知前日之所聞尚其遺餘者爾于是時某雖尚少私獨自念幸未即為廢人則異時猶及見所謂許公者其後冒風濤涉不測之江走淮甸抵汝潁侵尋以至于襄漢㝡後遊京師寓太學如是者几十載中間流離播遷蓋無所不至而閤下之勢日益隆所至輒以能名聞而某適奔走南北羈旅憔悴之不暇則宜其夙志尚負而閤下之未及見也比閤下倅府來至此下車之始士無問其賢不肖苟在所知識与夫閭巷一介之小民靡不喧呼慰勞私自喜幸皆曰此昔吾廬陵主簿許公也以至他邑尝所稱道而恨不得与被其澤者亦曰公今貳吾州事民其受賜均矣而某于此時請見乃獨後于衆人若將躊躕顧望而不及進則于心寧能無慊〻也耶某懵甚矣進不能取寸祿退不得私遂其志行年冉三十學久而術愈疎如終日畫墁而不適用屢困而名愈躓如一吷過劍而不足聞也伏惟閤下推奬物之秘不以某也不肖使得一望下風而聽其謦欬之餘因辱收而教之則某之請見雖獨後于衆人庶几乎昔之顧望由及償也閤下將何以處之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安成劉弇偉明

代上提刑宋大夫書

提刑大夫閤下某曩者讀歐陽先生詩至有所謂文章天下無雙譽伯仲人間第一流盖未嘗不輙卷嘆息曰茲宋氏實錄也歐陽先生往在翰墨輩流中視人物予許可為尤慎一日援筆大吒必曰文章無雙伯仲第一是在宋氏此其為予奪重輕萬〻宜如何耶某嘗聞之矣由諸生起安陸矙肰取天下第一不啻唾掌諸儒師其经後學哦其文既則佐佑　仁祖兩擅魁柄更鎮八州白首將相垂四十年無一不可意者方是時厚澤被生民盛烈爭伊周謝世之日洒落天翰時則有碑額之六字申賁幽壤時則有挽紼之兩詩是元憲公所以休顯赫烜于至和嘉祐之間者也嘛嗏百家沉泳道貢決邪說之游氛隄孔孟之末流成唐一書亟与班馬方駕疾驅而其間聖君賢相之所廢舉忠臣義士之所感發元惡大憝逸迹隱緒之所熟爛決不与世磨滅者若揭白日爍彼鄙幽甚者發彩祖運礫户沉泉視萬世而下軒〻為不朽事業是當山公有功于史筆者也肰則彼歐陽先生其真善題品者耶某渡落不韻平時雖無有過人者至其商講流畧在縉紳士大夫間實不多愧竊嘗謂君子之于是人也慕之誠深則思之誠至思之誠至則期之誠遠盖幸而出乎是人之時相与比肩接軫使見聞熟者上也不幸是人之不可見犹得生乎其里閭從故老諏訪于以薰染操習者其次也其亦幸而得見其身後之子孫以覌其箕裘之能世清白之吏遺者又其次也其亦不幸而三者俱不可得肰後有一言焉曰無可柰何斯冣下矣此不亦思之誠至則期之誠遠者耶伏惟閤下凜乎其標規卓乎其事功日者以天子成命出憲江外車轍所至多所平反大旆爰指官聯肅清而內心之所和裕礼好之所綢繆類皆有遠大畦畛其于宋氏子孫真可謂無負者矣而某于此時適得与下執事俱出接臨之下此誠若天賜閤下以償其曩所欲見而不得見者也伏自去歲已來凡三拜後塵斂板隨衆退則就事初不敢以片言自列若是者豈有他哉徒以為迹未稔熟不若姑置則亦

宜有可繼之他日也今者屬閤下被命還朝行且有日矣某雖欲退自卻縮含糊緘默與故歲無異尚可得耶伏望閤下拔而進之回以盼睞賜之咳唾使思之誠至而期之誠遠者有得于邂逅之今日則某雖不及親見元憲常山二公之所為不猶愈于廢唇哆口孜々佗々拾其遺又（又疑作文）而嘆吒不已者耶惟閤下擇所進退之者

代上郭招討書

招討閤下某聞天下之功業至變而後見則適然之效衆人與有焉然必欲經久持遠與古今為先後傳不朽而垂無窮則其間必有大過乎人者得之衆人蓋不與也今夫敵國之患不生于方外則勇者思鬭而憤力之不得逞無隙之可投無釁之可抵則辯者思奮而恥說之不見售以至今者死勢誕音死权而掛功宿名之士雖沒齒折手而不自以為悔者彼非徒以身自累而已凡以為無窮計也幸而一遂其願望則其餘波之所及僅足以閱其一身未能几何而旋與異物俱化以至衰微委弊無以異乎嗃之出管吹之過劍可聞而不可挽（一作得久）直忽然而已矣此其故何耶則其所志者畢所趣者下所培擁者不固所積累者不厚故也以某之愚嘗觀前世號為名將出萬有（京本作死）一生之計從事于窮荒絕徼之外與夷狄爭一旦命而戰必勝攻必取者類皆有人焉然自非有以大過乎人者史所不載而後世之所弗道也若衛青霍去病之于匈奴常惠傳介子馮奉世之于西域竇憲之勤燕然馬援之平南徼至于張騫蘇武班超之徒往々老身于不毛之地而唐之李靖李勣其功業亦累々以見此數子者歷世遠矣當其遺澤餘烈未熄之時盛至于尊中國久至于傳後世俗之被其風流者尚多慷慨想見其為人況見見聞聞者乎此其故何耶則其所志者廣所趣者遠所培擁者固所積累者厚故也伏惟閤下駿功偉烈久矣夫其為天子之所法意而士民之所屬望也前此南寇之叛不幸守臣失利至使區々遺餘之虜掉弄吾民于掌股之上々方軫憂旰食圖任將帥之臣而閤下實董其事而某于此時謬當上官之所獎借使得備奔走于庇庥之下而區々之誠實無以自獻竊惟古之名將其功烈炳煥著見而不可掩者類皆本之以不倦之勤而至誠之守必

斷之明惟所用之而已故某亦欲閣下勉爲夫羣數萬之衆使謦欬指顧莫不承聽坐作進退莫不承順以至卒伍蒐練而以敵則無前器械完密而以攻則必克帷幄之籌有所必運而罇俎之衝有所必折者皆閣下素所講聞而獨得于心者也若某者何足以知之惟其大功既集之後播之声詩勒之金石使數子之美復見于今日而其遺風餘韻与所謂傳不朽而垂無穷者並騖而莫知其孰為先後則某雖不肖庶几托能為閣下賀也故于是行也姑道其畧以獻

代上知府王觀文書

某嘗謂物固有同用而殊功者勢是也千鈞之重方舟託焉而浮坳堂之芥失之寸水則膠騏驥取道一日千里而附尾之蚉与之輙至走坂之車奔濤之艦百夫從後挺之必卻步而後止矢之激于風而加迅也圓石之轉千仞而亟下也利劍之入敵手而不留行也無非勢者下至于槍枋決起疾馳却壓之勢　與夫蛄蠛之轉九水毋之附著（二本作蹶）鼉蛟之蠼蚖猿狙之跳梁（一本奮擲）于崖澗之間亦皆乘所謂勢則又況于人乎方士隱約時非能自達乎世也要必有一二而為之地者始可以為無負拔諸雖轂傳以羽翮拔自緇涅滌之清濟下取文木之殫殘更增鉛黄之新飾肰後出感槩而就功業亦皆勢也（京本自此以下文不同題作上陳運使子先今附卷末）閣下以道德儀當世以器業聞望簡天子之所知還鋒一推黠羌委命灵旗直指舊壤斯闢雖古所謂大丈夫者又何以加此而頃者更以翩肰之一麾出控要地言焉而重丘山動焉而端表的此其勢宜有萬倍常人之所附焉而不可得者而某也方以局々之小材得邑穷陋智促而數殫跡畸而弥晦于此且半周矣而名稱不足以撼當塗之聰重念方是時移聘腆而加慇憐者捨閣下其誰乎伏惟閣下推及物之私回陽春之照當遺謦餘欬之際借之片言之勤使朴陋魯固久幽不振之迹輙得効其區々而時出補報僅免瘝曠以趍夫建立成就則頂踵之賜正在今日也韓子有言曰伯樂一顧馬價十倍閣下其亦忍使之不售乎

代上鍾離朝儀書

某日者与二客慶一客見語曰吾聞某人方今渾雅粹人也盖有道君子者也来臨是邦吏無間

踈慼付之事惟其稱大者推挽振拔小者因奬引之不廢不限閥閱寒素惟其材迎將者知榮負意者茹慙是必不俟咻沮而陰有以权其低昂輕重者子三年于茲矣居職不為不久更事不為不衆今者迹蹤于衆人效削于厥初而居日之多不念亍去日之速也柰何且公弗録予耶將予竟不足録也壹一千乎公庸何傷又一客曰千之似矣而客未嘗聞里婦之說也里有兩婦与其姑處大婦母家故靳比為婦雅不喜飾少婦則塗黄約黛閣眉高鬟揄吳綾之袪曳文綃之裳無時而非飾也一日其姑持百金之璫与文瑰之翹擇所与者已而卒授大婦問者曰翹璫為欲飾也柰何不授少婦而授大婦姑曰不然夫器數御則新入故完就弊且多道墮而少婦則跕跕為過（一作志）乎飾至日夸其隣而恐不得當（京本有其字）嫵媚也其于翹璫殆矣彼大婦靳且不喜飾靳則之兩物吾家可長有也不喜飾則故弊不得而乘焉此其過少婦遠矣故吾以為授之者宜莫大婦若也今公之意似未可期也子卒然耀其說不為少婦者几希矣已說雖工即無自入焉（一作意）是適所以為大婦資也其

閒二客之說始則駭中則惑徐思之恍然得其所自解者若壤雲之决馳飇蟄户之發振（一作翔）霆也以謂由前客之說則彼利蹶捷徑者毋先焉尚須尔耶由後客之說是廢人事任天時不稼而求穫者也顧以二客之說皆不可廢則某于此姑取其必不得已者試為閤下言焉庶必有合也古所謂徒勞吏者于今果何等流耶非郡録參則縣丞簿也一行就事隨即踸踔使終身長不離故處則士無憲志解組引去矣彼必有須少進者焉嘗枕渴者問津知不能恚飲要必一勺然後為快此其所以類欲求為人知也然上之人朝舉一人焉不吾疑夕舉一人焉不吾急（京本作惑）則豈非亦以公議誠在故耶某不幸系緒衰落与時闊踈早飛勞海惟力是視歲月侵尋坐周三曆雖無效驗閒自發耀（京本作輝）然亦天幸少所墮負今茲代者在道無几罷去矣直為此瑣瑣定何時已耶茲乃閤下矜憐涵貸動心疚懷發宿滯而振久淹之時也蓋初官之保任也法當用三人而其二人則某前此既得之矣一人則莫有出力者焉傳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小既有之大亦宜然且天未欲使

成就耶萬一無可言者脫若成就之是閤下用一人力完二人惠而与某三人者卒皆有補也顧不傳欵咸荎韶濩之奏也必鳴鼉而後為備樂琱輿錯衡之載也必文軒而後為備器丹艧晚施而繪畫之功畢砥礪末加而鑪錘之巧進至于孤笛逸発非後出之商声則無自而諧韻何則始之所綫終之所急故也伏望閤下推与人不求備之泛愛而使晚節一介之初仕因得与受賜者俱出門下而圖補報焉則趙賈之牛鐸他日或可以廁樂懸而區〻敗鼓之皮未必不若丹砂赤箭之有益乎醫師之門也某之辞具是矣惟閤下特賜達焉

上運判彭察院書

窃以謂于此有人焉始以驚世之學推文章選鋒取天下第一若未始用力焉而中間荐更事為繞十餘稔已能脫去畀覊犖〻有嚮乎建立成就天子試以為材士大夫望以為當世之傑人入踐師席學者發蔀幽白日而青天進擢臺憲回邪脅肩至無所投足而後已既而剖漕符出當一道之寄凡兵食之足否與賦之耗登物之所利疚民之所疾苦与夫苟弊之所未尽掃去豊澤長利之所未尽講脩以至姦萌貪蘖在所斥攘搏擊而不置者皆得列而言焉雖未能尽充其志可不謂大丈夫者乎于此又有人焉學不加慱業不益進屢奮而更却念出而滋蹪而是人也獨知有志乎古人所謂決非偶肰者得年三十類得一第僅殊不職之平民而筮仕之始僻在海濱肰自聖人之経百家史氏与夫翰林子墨之文章粗而考之已而自知其所底几則又思得有以大慰吾望者試往因焉以質其私心之是非忘其力之不足也此兩人者以勢則不侔以賢有智則不逮以所學則彼廣慱而此挾陋貴賤之殊絶而不抗也器業之相倍而不相埒也閤下以為如何夫忍將使閭巷妄愚人無所豫知者試往窺其疑似亦不過曰遠乎其畛域邈乎其先後尚何敢接足迹于一堂之上交謦欬于声容之間者乎此正閤下与某今日之勢也某患無他長器不周物方髫歲時已知誦讀閤下礼部程文矣潛揣默熟求之雖久而不忘其後遊京師則聞閤下方以詩說見知于王舒王而後又得大學所講易義數千百言由是知閤下念為當世之所宗師而某也窃亦自謂區〻之迹獨何有

（一作百）而翳諸冥々之中耶將久而披邪今者天与之幸屬閣下按察于此宜若可進矣獨以教說者為累而恐不得當其意焉則出抱逡巡惧駭之惑退又不忍自卒于無所聞知之地即以自解曰以势邪賢王猶或忌之則賢士大夫宜亦不外乎是以賢有智邪不才者固才之所容受人之學也有能有不能則狹陋固亦廣博者之所不廢貴賤雖有常分亦有時而相上下為器業雖有必至之會亦有時而相資助焉吾何輙自屏絶又獨後于衆人乎于是書成而疑釋齋且沐而誠意備振衣整冠而不知其喜怒（京本無此字）之忽集也伏望閣下不以社（当有漶字）臃腫而用匠石之斧碩躍金不祥而先大治之弃捐則某雖不肖其剛頑之質異時或可備鑪錘加砥磨而百年之斷木又烏知不得与所謂輪囷拳局者作而進邪惟閣下憐焉

上運判林積書

往年閣下為縣于安成而某尚幼得以桑梓之民与邑之多士就學黌舍中時閣下于紛紜簿領之餘事無巨細一切撥剸敏若運肘而獨以其暇日躊躇迂延相与諸生校足于弦誦之地曠日持久無憚煩不得已之势以至講授有師法劝沮有美意具聲欬指顧足以移人之善心而合竟之内崛起而儒衣冠者至不可勝計士于此時往々知所矜式奮其自強獨立之勇力趨高明所以效區々之誠而慰閣下平日教率敦奬之意者甚備雖若某之不肖力有所不及猶不敢不勉以圖報稱之萬一則其它蓋可知矣其後閣下荐更外補声势烜赫所至率以能名聞而某也適迫于進取御書輙應隨牖報罷行年僅四十堂上有垂白之雙親势不得一日忽去其側則不免下從一介之細民旁午于閭巷阡陌之間以私自便其養差池歲月浸失故步而夙昔膚寸之學皆凋喪于良心銷鑠之餘卒乎無所庶几而嘗所授教于左右者宜若有所負矣前日伏承閣下以術業閎博德望隆重為天子大臣之所柬拔及來江西按察十州之民凡事為有所未設施利害有所未興革老姦宿黠在所糾逐而未尽摩去公廉朴茂在所推致而未尽振起与夫金錢粟帛倉庾府庫舟車漕挽之劳逸在所措置而未尽詳悉者皆得以熟慮而審行之以某之億徐寬閣下之所為定有萬倍昔日之

安成者矣于斯時也士無智鄙皆踴躍淬濯奔走下風而其方且以蹤跡晦暖出于久幽不奮之後未始有一日請見之階則其心亦不能無少懸々也今者閤下按視于此念不見邪則終身嬰無所聞知之戚將有所見邪則進抱逡廵惶駭之惑二者皆所不免則寧去歲而就惑耶未知孰是惟閤下推奬物之私際之以陽春之和使句萌角觡咸知生意條達乎腐株瘠壤之間薰太和而濡膏澤則雖某之區々又烏知不得与所謂輪囷拳局者佇而進耶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安成劉奇偉明

書

上轉運黃司業書

有為鳳之說者曰鳳首戴德頸揚義背負仁足履正　前麟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身燕頷而雞喙某則曰是烏知鳳凰徒羽而已乎有為麟之說者曰麟麕身牛尾狼頸馬足牡鳴曰遊聖牝鳴曰歸和夏鳴扶幼秋鳴養綏音中黃鐘角　武而不用某則曰是烏知麒麟徒足而已乎問鳳者當問無虛集其為祥也不妄問麟者當問擇土而踐之何邪含信而遊又何世知是足矣何有横計外脩之文來曲肖之聲貌邪仁智大人齎圖冠納古履莊首而華鍾則固也有餘于士纓綏成輝光步我契燮龍文繁而礼絆則固已有餘于儒居然者直是身之一蛻尔無關於任斯世之重則毅有道之城遊冶君之藩亦必不免矣故襦褐伊皐猶榮于黼冕沮溺也如彼羽者棲竹食是資天和祇往大皇爰寄高邈翅則弱水濯羽運則覽德輝而下之卒其有以長天羽虫三百六十者非無謂也始彼足

者孕精五行協德歲星視明孔修則有不召而自至者孚〻設机穿衆則迹其如掃奚卒其有以長夫毛虫三百六十者非元謂也由此覌之仁智大人要必麟鳳如則庸非閣下之謂乎溟海浮其陽蒼山秋其陽是爲之閣之真區（疑缺一字）萃英靈鍾爲者宜异則閣下之冊成方樗也道德淵乎其絶全名稱輝乎其焜煌闊步科等脩知揖羽則閣下之鏘〻其鳴翺其其飛乎夫動而彬〻也吳乎秋霜足以漉姦遏彈邪志有若元豐之更憲臺群天下之士而材之乎上庠有若元祐之右師席則閣下之鳴高岡擾君國也雖然有是惜者爲江西視他路誠若遠外其域尚不减十城百縣而與賦之登耗運餉之風匱歲計之增否閣下至一切樽裁夠考若指縷而標擢（享本作）揭之曾冰凜前吏則淂师惠風隨翼民則被賜至于易所宜大及以居小欝比遠器綠出近功是時方幸閣下之不幸也然則今日之江西其無乃不得已如集黄佾之頴川應周南之信厚也耶故曰有足惜者此也抑嘗閣之岐有仁爲号積德累之仁至者受有鸑鷟実茲集地既則天下之人皆知王者興不在他其在此則緣是烏也引吭一鳴而已孝武時雍中獲獸一角五蹄獨敝童以爲殊俗常有觧辮削衽而歸者已而果然盛德之符蓋如此厥今　仁聖在一夔皐之倫頑不無旅瑞物捴　而出者是行也將見仰而横翔俯而曲出百倍周漢而瑞吾　宋方在閣下一游一鳴之頃不尚江西云耶抑又聞之景皇御雲之麗天也有目者均于一覩以爲快何則著故也至于若鳳若麟者于信史之所書不過曰鳳凰集于某國麒麟見于某所天下固知其爲嘉瑞天不幸遠一當其地則至有畢生不獲覩爲者彼爲天下之民者頑無憾耶某也生太平之世有日矣誠着與不幸而不當其地者偶是以有今茲之請見也閣下其能無惜尋尺之地而使屬目乎

上趙龍圖書

嘗聞四夷之爲中國患也自前世已然其勞之強弱嘗視中國之盛衰在乎時君撫循控馭之得失以爲之叛服方舜之盛時中外若乎出一家而區〻之南方猶有逆命之苗民然其爲患最微故其屈之也用力不勞而建仂多詩書之載自嘉以來其盛衰強弱之変雖未易偏致至于撫循控馭之

術已出于中国者犹在也若文王有西方之变而其患在昆夷有北方之變而其患在玁狁則不过命將帥衛中國而已六月言宣王南征其辞上于傳伐玁狁至于大原又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蛮荆來威方此之時來則取其順故外之而不内去則舍其逆故攘之而不追治其犯我之不朝而聽其所自去來蓋古人所謂譬犹蚕室之蟄是驅之而已者也末世偷外之策一弛而邀功生事之臣争言曰夷之利害至使虜与中國抗衡金繒之遺歲無慮萬數而甚者指漢之子為我文人行其淩侮侵肆蓋如此然四夷之間强弱盛衰之有可言者為何則方漢唐盛時其東南之小國如閩粵五漢（當作溪）与夫高麗百濟之類皆在所取而西北二虜比之討之也不過時一挫敗而賈誼有言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匈奴之衆不過一大縣則彼叢尔之東南盖无以為也然周官言獲四夷之隸有蛮隸之戎而東夷不与存焉則豈東夷未嘗為中国患而彼西方之視西北豈所謂小国而交兇之視南方又其尤小者歟書曰乃命羲和宅南交則其地之隸中国先古則然矣自時厥後或離或會或侵奪削滅意其遺種當僅有存者而不幸异時寖以失馭使餘息得以少假至居乃復隸中国為交州則彼其土地之廣狹人物之寡多与夫盛衰得失成敗理乱之迹雖不必入其國攷其俗宜若以懸断而默定矣伏惟閣下材識閎望類皆有所謂過人者方南冦之叛内外之臣惟天子之所去取而閣下独与郭公首當師帥之任自帝以南知与不知靡不敵忾鼓舞庶掃除之功可翹足而須也而某于此竊以謂古之所謂良將非特勇果足以振世而已必有权謀為而文德武畧要皆取諸其中此將之術也於是為之説曰閣下始以文章進己而當方面之寄則無施為而不可全文用其所長以臨區區僅存之虜然則將之術其有不　　　　法同有先声而後寔者聲至而寔加焉則　　虜雖勁亦屈此將之威也于是而　　　　　　　　不動声色而免人帖然　　　　　　　　　　曲頓之憂而共餘威遺烈　　　　　于此郡　　入以西羌之剽且税强且肆畏縮逊遁知所遠引而無復睥睨則微且弱寡且殆者宜如何也然則威其有不行者乎凡此蓋

皆某之有見乎閣下者也頑某之不肖不足以事其才殆未有過于常人者前日雖因上官之所奨借使得偹驅策於謦欬之餘今也將就事矣意之所至輙不能自已故偹論四夷盛衰强弱之變與夫閤下所以結主知而慰民望挈諸將命者蹤光塗像雖足以助秋陽之暴而增時雨之潤而某之區區自以其有所庶几為在乎此也唯閣下汲而教之幸甚

上范教授書

嘗謂天之高遠宜不可度也智者以巧歷索之而千歲之日可坐而致焉地之廣大宜不可測也智者以土圭索之而四方之中可得而求焉聖人之書其高遠而無際如天之不可俄而測其廣大而無疆如地之不可俄而測而明者覌書而得其志循意而達其道若數一二辨白黑無以蔽于胷中是必得其要如巧歷土圭之妙乎不然何知之易耶比單聞淺見者所以慕望嘆服之無窮也某自總角讀書不敢留意于他技末習所謂聖人之經者無日不在目年既往而運矣茫然不知要之所在神疲精耗而未有得也固嘗学詩矣知其風賦比興雅頌之体而已求其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未能也固嘗學礼矣知其辨上下定民志而已求其三代損益百世可知則未能也固嘗学易矣知其陰陽奇偶吉凶悔吝而已求所謂性命之理則不可得而聞也固嘗學春秋矣知其以日繫月以正次王而已求所謂褒貶之意則不可得而見也故曰礼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比古之人所以貴乎近人以学也某誦此言久矣欲求其人而近之者亦久不幸家貧親老迫于饘粥之奉不獲羸糧負笈縱遊四方而以從博文强識之君子以祛其蔽而解其惑惟是索居塊處汨沒自棄而安于小人之歸者積百年矣譬之縲絏桎梏而坐于闇室固知宣戶之外必有日月之明而不得以自見也幸其有仁人君子一為動念矜憐其意恍然為之闢戶牖之昔之昏蔽一旦而去其為樂也可勝量哉今者伏遇先生以高明卓犖之才左右逢原之學來為江左之京师固將以先知先覺為任而使夫莫覺莫悟者皆得聚乎其有聞也則某之所謂祛其蔽解其惑將見于今日矣先生不以荒唐杆格為棄而使得試進其藩而酬味

其餘澤國可以無憾矧能為之闢戶牖而授之以巧曆上圭之妙使天地之理日月之明粲然一見乎其為樂又可量哉

上張教授書

蓋嘗以謂分有通上于是而心欲勉焉以勝其所不能任則其惑將至于終身不解而其愚將至於終身不靈於是得其言於古人曰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所以自任者輕凡此皆不得乎己者之說也其在我曰要必有所慊乎彼故名雖加而实不揜為明暇至而隨之以辱勢雖附而惡不称焉則謗至而繼之以禍于是得其言於古人曰危以動則民不与懼以語則民不應無交而求則民不与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凡此皆得乎賢者之說也以某之不肖在衆人間其處識無毫髮可取然於斯二者切之所處蓋為而又以見今日之不違家也非伏承先生始疑學之始不其以愚且贛也使得与諸生接踵于師席之下固幸矣間則又因其所治經而責之以諭學者為事方是時先生固未嘗知某之所有果如何也不試以一言而遽取之則是過採諸衆人始以某為足以脩員而未暇究之以其寔也自被命而來謾不知所措苟且歲月竊食儲稍浸尋以至于上無以當先生之賜而為之報稱下无以慰學者之望而為之資李勢何可久留也又嘗以謂大之為天地細之于盡芥聖人之心莫不慰為以為之奧而其要則存乎經六經之設類皆聖人不發之微意而後世無窮之公患也而周官之為書又特甚為其間節文度數條指纖解僅如毛髮之多而一代之成法於是為至自非強記博聞无以究作者之淵識深智无以窺作者情則尚未易明其訓釋況能諭其旨歸以引人乎然某自赴學於此三月矣治是經者未及二人為借使某也有得於其間以自諭則非所宜以諭人則將誰使告之則某于是我時僅存之名而已矣且国家崇建學校以三舍取天下之士其間必有德望隆重學為該徧者出而為之上然後擢為而置之上者之上則衆莫不以為宜如某者趣冂紆跡而天資為昧薄方年少時則不能揉抑斂縮以自于俗故至於今指試者時衆十出而九見尤也其畏避罪戾且不尚何暇敢以衆為牽心乎伏惟先生以公心成物以恕心容

物而大小各有所成今也欲乞察其私誠憫其無知遂使退就諸生之列以上則不至于不得乎已以動則不至於不得乎人又因以求其故心也而增其見聞之所不逮則不独先生有養育成就之賜而某于异日亦无所累乎先生过舉之名也所有权周礼經諭謹隨納上

求知己書

里有人爲世故狀之貧賤嬰之惟是藉米鹽酪遷且不既（疑作經）則輙之乎所嘗厚於己者祈爲小取則小自若大取則大自若而漫不知厭足也燕越之人一日過乎其前則未嘗啓齒告之是非前昧去就之分而晚知取与之節然也徒以人情於己有厚薄云耳是故待其有請爲而必得則厚於己者無損于數求諄複委曲出於未前定則一日過之无益於暫告某也纏迫之私非止於薪米鹽酪足以拙助朝暮而苟生者不意又幸遭遇有不在於一日過之燕越而視里人之歸所嘗厚己者而倍而有加焉則時哉其殆可以有言于今日邪重念某江介薄俗其生遭丁于体明頃執事之子孫海昏也猥以先人嬖盧得齒編氓受賜也多望前塵屬下風亦不可謂无一日之雅矣行十五六晚露一命窃食下邑罪浮於功闔門温飽浮脫爾員此其被執事顧遇凡几鹽米（當作薪木闕本无此三字）几鹽酪曽足以計其寡多輕重哉然貪得不已窃嘗有意于古右惻然勤念者雖某齒髮周晩独不得捨晚時于西引之崦嵫乎故不敢默〻於其所厚寧告爲而後已也抑又聞理出於天者無求而可有所謂出於人者則不可無求而上爲勳率直一舍者初不假人力況也潟鹵磽确資之牛場鼠坻則其淑亦歎曰（疑作同）于前豈非人力哉伏望執事勿使遲暮爲而斷〻者卒不少償其志則其不自齒于一易再易之汙萊也真在此行矣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書

安成劉弇偉明

上知府曹內翰書

始某為兒童時聞江西文章之盛近世所未有初未之信也其後齒日益壯乃始斂縮從所謂鄉先生者求為聲律句讀之學聞語及當世之聞文并與其德業之隆聲勢之盛為天下素所信而歸爲者或齊或楚或趙或魏與夫閩越交廣窮幕絕徼之外雖不必徧知其人然可倒指而數者甚衆至其言文章之盛則未始不在吾江西也于是嘗試叩其姓氏則不過三數人而已則何郡歐陽公臨川王文公而閣全曾公也其雖不言心獨異之後數年始遊京師至則盡得閣下与二公之文伏而讀之遂以前日所聞者爲信然而恨不得即乎其人也如歐陽公之本論王文公雜說閣下秘閣十序皆班班播在人口雖不言可知又知而不必言也若夫世之人聞爲而不能知知爲而不能詳者某請因言之蓋嘗使以為真理不言而喻者如道无迹而行則世復何賴於言而言亦無以庇世矣惟其形容之不能寫精微之不能盡中有以類萬物之情外有以貫萬物之變旁有以發其耳目之聰明而截然自造于性命道德之際此言之所以不可已而文章所爲作也蓋自孟子以來号著書者甚衆而漢独一楊雄而已唐自元和間復得韓愈柳宗元之徒垂千百年歷三四人至吾　宋而又得夫所謂三人者何其作之鮮耶孟子之言淳深溫厚楊子之言勁直邃密其為法謹嚴其立法微妙至于楊王三公之文又敍之而不暇也蓋未易軽議而請以韓柳爲閣下之文言爲韓子之文渾鍠振越琨瑋連抃如長河大川一瀉萬里而波濤洶勇震撼砰擺老蛟怒鯨千詭百怪与夫呑風吳日破山發石之勢无所不備可以徼勝而不可以平視以韓子之文也柳子之文如懸崖絕壁立乎仞崒嵂峭拔洞鴻轇轕嶄然独峙于蒼煙藹杳之外使望之者不能躋躋之者不能踰踰之者不能絕此柳子之文也然二子之文其宏壯儁麗雖足以家自爲名而求列于後世顧其間不能无憾而若有所待者亦豈必哉至于閣下之文則不然虛徐容与優游平肆其析理精又寫意微其序事詳

且密而獨馳騁于百家之上渾渾乎其深也暨乎其泚也磬乎其似質而無當於用也黯乎其與物逝而不主於故常也沈乎其若浮欲乎其似无所止而追追乎如將治而不可窮也其光（字少一）彰灼顯者舒發而不可掩者若雲漢之昭融日星之陸離閒見層列時露琢刻以出怪巧及要其終蓋泊如也若此者雖未敢直比之蓋揚然自以為跨越韓柳其過諸子遠矣伏惟閣下道隆德駿為世表的凡天下之所以望閣下與閣下之所以慰天下之望者固已非一日之積矣而某猶為此紛紛者獨何耶徒以有意乎閣下之為人而人嘗觀誦其文也頗某親老矣不量力之不給勉起于壠畝之間掇前人顏蒙魯固之餘補綴完緝思欲有立于成世于此几十年矣前日幸以一日之故得造門下蓋幸望之以為庶几償夙昔慕望之意又將乘此以聽緒言而望餘光也而某初無一言以進則是自此於无知者之列而意未知閣下將何以處之也以某之不肖使擇其所聞加以強力時竊謦欬之餘而閣下因有以本相之也則雖未敢期于有成亦庶幾乎无負天惟閣下哀其愚也而教之憫其毅然欲有立于世者而推挽之則項踵之賜正在于今日也

上劉子先學士求銘文書

世有至感足以移人則非生者立喪死者乎三咽之號閭者悽為一林之墟過者悲之至于無故而俯人之華樓与出其不意而臨人之歌嬉則熟視而徐却者過半是何耶林之者誠疎故也戚衰而腰絰雖孔子必式而士匄尋兵而中道反者特加怒乎有喪之齊也晉人号艶鄰母至而以誘其子而重再之拜而不稽首猶足以感未交之秦伯也由此觀之豈獨子為而身之者乎雖非子為而身之者猶將酸然惻之也是故敝者匍匐吊者泫然舂為之不相者以吾鄰也巷為之不歌者以吾里也周官族供喪器禮親且旧有執紼之助而甚者役三年不呼其門吏而免者雖材甚不奪而起之若乃為位入泣奠含賻贈与天任後事而謗諸孤非其委曲之真情則勿苟之至文也嗟夫有生之與締其愛也至如此愛一也直等差異爾類一也直彼此殊爾且其使人人如相忘之無天下皆秦懸越絕而視苴麻猶紳緌閔倚廬如康莊則不駭

於淺人類乎某不幸遭有皇〻之私故歲酷罰奄丁慈顏是退叩必摧膽埃感無所重念族故蕭衰人品孱下及親在時仕宦進取微赫〻之稱而惟是吉古滌瀡之養曾不得畢足於此身之烏哺也倚門之慰未終陟屺之慘隨至春方暉碩陰薄之木方寂疾風撓之今者斷阡遼闊松楸彌望而事固有闕其一者頤竈窆之期迫矣念尚有塞人子責為不朽計使長往之親撥身徒之榮而藐然之孤慰無窮之思是特在碑之踈逖爾自非得當世之文章大人比次論列与高懸女揚烈婦輩事迹角筆墨勝負使覽者拭而畀叡他无次也執事考古振今下筆不休淵源之渾深軌轍之蹤薦視當世正所謂文章大人者譬之黔白寸薦態觀者之意嘗在毫楮之外而某也一聆之遇激榮乎片石使東者句疑交于斯而不自知其可不可則徒以前所謂至感足以移人者或在于是故也使某去執事雖數千里猶將重趼裹粮而從況近出一步之地乎誠恐日月之忽諸而心腹不得尽布是為長抱无涯之悔也寸管之賜重俾丘小執事留意幸甚抑又聞之唐人之追貴幽壤也字書非公權銘詩非退之時以為不孝孰使毋為唐人羞是在今日也執事留意甚幸

上杜知郡書（投梅詩）

某聞天地之間生固性長同狀凡相與為類者何啻萬端要必一物不可缺然後始可為世令計萬物之緒必將悉數而懸料之則彼所以變相形而互相軋乎夫肆尚為而獨逝者其初与人同何以异惟其舍此之所獨冀彼之所同去比平日之所無取彼一時之所有然後人與物始分而歧而其一乃最勝處也有人於此得其所謂最勝者而不善用則往〻束于見聞之卑操先王已陳之芻狗為遼時之共而不知真知妙理固有非循為而得之者至于時〻為士者又時甚焉是故論神者則曰無乎不在而不知無乎不在果何物也語道者則曰無乎不為而不知无乎不為果何事也以至析理則談精粗騁意則陳妙徼敝莊老者鄙孔孟為麤迹尚釋氏者措霸王為餘事倘佯恣肆高出繩墨約束之外而其下獨不失為夸誕詭譎之論問其學則策論大義而已問其所志則科舉而已一有述農桑之事持魚虫艸木之說則往〻指為

曲士嗚呼不知自謂為曲而謂人為曲士也昔者九方臯之相馬也不論其皮毛而獨取夫馬之在內者而莊周之語道則以履狶之每下者為况何則推其下則道之在上者故可知而焉之內直區焉處也然則卑淺近似之言獨可廢哉不幸生當太平以役父兄之訓凡經傳史氏諸子百家之字少一與夫翰林學墨之文章蓋无所不讀中間独嘗為書數萬言以窺先世廢興理亂得失之迹貫穿馳騁往〻時有到處已而知其無補則又獨於暇日發為詠歌相與獻酬于里閭而其最下乃有聲音腔調之詞出為凡人情之變態風月之情狀悲憂愉逸騷條感發下至草木虫魚山川禽獸之髣髴乎夫童謳里語閭巷鄙俚膚淺不根之說搜括殆盡非敢以為能也頗以謂猶可以備萬物之所不能闕者而用以為世則凡此亦其一也今者伏承執事反来此州下車之始事无巨細一切撥去斂若運肘而卑身下士僅如平日之交遊故士无賢不肖引領注視唯恐以拜下風望餘光為後時而某也違迫於奔走侵尋及此无一音請見之階則獨何能無憾然耶輒不自度謹成早梅詩一闋隨事上獻以勢推之初若瀆冒不識忌犯而某也區〻頗有所謂不偶然者竊嘗思昔者優孟淳于髡優旃方朔郭舍人之徒其辭頗多恢諧汗漫及其久也至有人主為之感悟而後世史隨亦不廢以某之所為獨不得與夫數子者作耶異時執事政益成惠益孚使此方之人相與忻愉感戴如子之親父母而闔境之內薰太和被膏澤方且求操筆之士著詩形容盛德而歌詠偉績則某于此時猶將傾囷而進非特乎此

上陳運使書 子先

嘗謂物固有固用而殊功者勢是已千鈞之重方舟託焉而浮坳堂之芥失之寸水則膠騏驥取道一日千里而附尾之蠅子之輙至走坂之車奔濤之艦百夫從後挺之必却步而後止矢之激於風而加迅也圓石之轉千仞而亟下也利劍之入敏手而不留行也无非勢者下至搶拐次趄疾馳却壓之勢乎夫蛣蜣之轉丸水母之附著鼉蛟之變跖猿狙之奮擲乎聲絕之千仞亦皆乘所謂勢則又況於人乎士方隱約時非能自達乎世也要之必有一二為之地者始可以無負披諸雛鶩傳以

毛翮拔自淄澠滌之清漪下取文水之殫殘更增鉛黃之新飾然後出感慨而就功業亦皆勢也閣下高紹橫出擺去覊羈隱然見頭角與世所謂閫人者爭先疾馳以赫厥聲有日矣方夫子出浮淫閭成就攢（疑）取人材赴事功如不及之時而門下用所長應選為平日无一介援助此其器業閣望獨天子知之每審耳且淮東西郡十九縣六十有九地大人富凡兵食之息耗與賦之贏不足物有利戍（疑）民有疾苦與夫苛嬰伏匿有未尽掃去豈澤長利遺留至今有未盡修講以至蕪萌食（疑作貪）孽有所作攘搏擊而不置者皆所列而言為抗幨睢揚大旆古所謂大丈夫者蓋不過此其勢宜有萬倍常人託為而不得者況某乎某戇憨甚矣家故廬陵年甫三十例登進士第僅殊不職之平民筮仕之始揭來海壖日邇月狃此更再考大吏卒畀不過一至則望道塵進拜聽謦欬從事蓋无几矣譬之卷迹鄙幽不窺容光是真足為映然則閣下比來也獨敢誤默乎竊独念成立已來文字閒差最留意者也所謂名能文者雖未敢自方駕至其所得在囁嚅輩中往往有經奇處且閣下所以簡天子特達之知既如彼落落有嚮乎建立成就又如此他日宜得操筆之士播為聲詩發揮盛美而聳觀萬一使某當之正亦不媿頌勢有未便耳伏望閣下不以社木臃腫用匠石之弗顧躍金不祥以大冶之棄捐加之獎拾拔置門下則某也剛頑之質或可以脩鑪鍾加砥磨而百年之斷木又為知不得與所謂輪囷拳奇者併而進耶

再上陳運使書

中春閣下撓（疑）漕符按部來海亭而某也適以屬吏待罪得與邑之下執事聯曹輩隅道立列望前陳進拜亦若昔之人小事大賤事貴迹郊疾馳入謁偲且稟命之為者既則相與引退就事而閣下獨以某之不肖於其最後辱召置下陳問勞卹至誘之若使激茀而所以回眄睞加慰薦者甚渥色油然而隅　　氣爽然而瀾恬方是時某亦不自知其不可觸想鄰瑩踊步振懈未而忘其凜凜之絕羈燀然之容光在前也故由得任之始及家是邑凡倥侗冗員以至脩指頤或提擕生耗廛稍而寖康戔　月者委亦陳其髣髴晚出一書初不料瑳（作當）理并與脟膽而發露之弗戩也自閣下還西來未

能閣歲今兹大旆直指復自窮海而某之區區比荷辱察治其若有所謂不偶然者窮獨自念生平粗識廉隅往來知婆娑单（疑）優游卒歲為非所以拂身則閤出而求仕雖卑飛孤官未嘗鄰啓齒咕囁妄冒徼覬為悽惻可憐之態進軋上官所閤知又其植性孤拙不能与俗低昂平日无赫烜門地可憑藉然亦天幸少蹈負處今其志巧天繆雖欲含糊泯默重自却縮頹勢不能矣伏自佐邑已來力所不逮不敢不勉事有惕于公便于民雖小碎苟知之不敢不為不幸地處窮絕限以吴会環以渺瀰不測之滄海而聲迹比衆人為最遠夫仕宦者之志不過欲當道耳數應大吏之驅策耳劇有成效耳而某出則无所沿居則止扵瑣瑣之簿書甚者應文移總期會而已雖有犬馬力將安所程乎行年三十有奇矣歲月滋益猖（疑）流平居甚貴中夜伏枕悼志之不就又堂有垂白之慈顏門有聚食之百指旅寄一方他無須也今茲喪考行復三書无幾罷去矣念直為此屑屑之定何時已邪闔初官之保任也法當使成就則某既已得二人矣其一人則莫有出力者為天未欲成就邪斯已矣脫成就之方是時萬一加憐焉而推且挽以收取者稽閤下其誰乎齊之紈楚之綃冀北之絕鞚陳夏之綠漆窮巴之文梓會稽之竹箭豫章之金鐵洞庭之舟宝阿井之泥淡与夫丹砂赤箭或生蠻蜑珠璣象齒文犀大貝翡翠翬翟之饒或出蒼梧或椽儋耳下至燕筑秦缶吴歈賓舞僰僮之屬卒邈在一涯初非近人也唯其人近之然後中国无一物之闕而富家巨室卒取盈焉且以閣下之儒德碩望世所瞻仰久矣揭來此方吏誰不矯首拭目悚躍洒濯求留秦楚齊吴巴越之一物悉貯門下為快則宜某之恨悵之不已也某雖不肖其犬馬之力猶足勉十于千萬定未忍自擯于无所庸幾之地則毋為知己辱未必後於衆人矣豈山之鍾霜降鏗然而鳴則昔人謂之知時設不幸不待霜降无謂而窮發（此下少一段當如後一書）甚矣閣下其一有意乎否也

上范運判書

去歲閣下二漕符按部來耒陽而某也適以屬吏待罪与州之下執事曹輩相屬款路隅望前塵進拜若平時近郊疾馳入謁之為者既則相与引退

乾事而閣下獨不以某之不肖于其最後辱名置坐隅閣勞狎至誘之若使激昂而所以回盼睞加慰薦者甚渥某于是時亦不自知其不肖迎近輒發由歷任已來与其所至之地凡奔走承乏備大吏驅策坐耗廩稍而寖磨歲月者妄輒陳其一二非以是為果足以當閣下意也未幾閣下以天子之命還朝廷歲甫一更今茲復以外臺出臨此方揚風稜抗大旆而某之區區既再辱為屬吏誠若有所不偶然者竊獨自念平生粗識趣操畢飛孤官僅二十載而所至未嘗輒啓齒呫囁妄發冒昧徼倖為悽惻可怜之態進乾上官所閣知人其植性独陋不与時俯昂平日無尺寸地可憑藉今其志乃大繆雖欲泯默孚自却縮頗有不能矣伏自得高制撰以來竊不量揣惟是奔上下漕歲不知幾至而其閣文移旁午下至操筹挽舂鍬而之差綿兩之耗蓋無一不洞悉者行年僅五十齒髮日益彫鍱平居剌責中夜抚枕悼志之不就而又堂有垂白之慈顏室有聚食之百指非禄一日莫之養且給則捨此終无須也退既無以塞人子責進又不得与徒吏輩相齒將加之咎考二書行且罷去矣念直為此竭竭將无已時竊以謂當是時萬一加閣為而推且挽以淑者捨閣下其誰乎今夫无意乎是物也牽皆在所棄耳目非棄必過而必注視再過則俯而加玩又再為則不至于不忘而已閣下之于某亦可謂幾于一再過矣其處之似非無意者而某于异時亦嘗偕一昔之漸則独何敢淪于自棄乎且以閣下之声容德望竭來此方誰敢不矯首拂拭踴躍淬濯期于建立成就以出門下為顯且榮則某之悃悃不能已也某雖不肖其大馬之力猶足以勉十一於千百定未忍自擯於無所庶幾之地則无為知已辱未必後于衆人矣豈山之鍾至霜降鏗然而鳴則人皆謂之知時設不幸不得霜降无謂而竊発其歸要為不知時耳亦不害其為鳴也若某者竊発甚矣正所謂坐蓊室而仰容光之旁燭投空谷而冀足音之亟聞閣下其亦有意乎否也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終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安成劉弇偉明

記上

吉州新修小廳記

古者郡太守廳事謂之黄堂猶三公之府謂之黄閣而學者相與萃而居者謂之黌舍其說以爲治教之所自出必于此乎取中者也後世嘗多故矣民事日出有至（四字京本作穰〻至于）萬端不窮而其纖悉委曲非可以邂逅得也于是須宣詔條歲時月朔之所會聚或旬獄或賓客百時（京本无此二字）之至與夫太守始事之日則類皆臨所謂黄堂者而有弗逮則其旁更起他屋以爲廳事之輔者也（八字京本作以爲輔廳）有詆欺訐訟之軋鬬（一作紮興）聽之欲其徐有疑獄隱慝陰姦舞文之旁午蒐之欲其密有招軍補卒胥史皁隷廢弛存置之不一稽之欲其審有四境之剽攻奪攘物之所利疾民之所疾苦吏之所循否問爲則欲其倚而易即（二字京本作近）也故一切歸諸輔廳爲然則輔廳之設正所以趍便者歟吉之爲州横制大以爲要衝最太守所祭治每号臨劇一日之間甾无慮數百出非有深簷大屋（二本此下有国祕沖密四字）儲思慮其中頗不足以獨決遣之煩而府之輔廳初不闓大民以事至而不即遽驗以獄闓而不即論捉則徃〻曹居（京本作列）伍聚其旁殆无所容足居者陋之臨沂杜侯（京本此以下皆作公）之爲州二年也更于其前列屋以臨爲得地于廢庫之遺址（京本无址字）得材于完葺廨舍之餘得工于漱傭役使之相半地不如闢材不病之工不告勞而其成若出于一日其力若合于一人（七字京本在其成字之上）而以表曠環以脩廡層霤（京本作危簷）穹増臨風雨而脫囂塵杜侯于是方且代去矣不以己所不及處爲廢且怠而犹將畢力以揆其成不以人所專長利于後而更思求者相与圖其久是獨何心哉竊嘗謂君子之爲政也趍先急而已以一郡之大而必有守以太守之所總臨而必有視治之地則輔廳其先急者也致其所先急赴違時之會而吾無所容私爲則推以侯乎人猶其在己也其爲政當孰有易此者然杜侯之爲吉也恬于撫俗而惠足以皁其心剔姦掃蠹而政不苟以撓彼輔廳之作吾雖無以議爲可也然必將使後之人知侯之所爲固有大于此者而特出其一二以折未諭者之心則區〻之言亦

何可廢也故為之書其始卒云

吉陽持正堂記

先王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而唯欲人之相与遠其當也初無意于用刑中間不幸抵巇投隙之釁萌而強凌弱衆暴寡智鄙相龍而真偽相軋其勢卒至于犯分而不上于是律貪懲肆消沮淫悍發摘姦伏之法句出而并與其不忍之心加為方是時民有麗于辟不能以其所自取者免而在所論報則又為求忠厚惻怛之有司使弊斷之期于無所爲而後已比古之人所以聽獄必持其正也死者不復生斷者不復續争奪之心狃于其所必勝則未嘗无（四字二本作如来易可否）横変抵冒殊捍之巧試而窮于自劾則独〻多隱慝而法之為書乃衆罪之息肩處也其間節文科指類皆前此而具凡所以待犯爲者之至僅如操卯圜以契物夫守一定之法御時出之横変以求窮于自劾之隱慝而使死者无遺憾斷者殘支体而不感雖欲无多（一作用）吾正勢不能一朝居也雖然其理非他本諸吾心而已矣夫大學之道始于正心以至脩身治國家天下而孔子之蔽詩以一言也止曰思无邪要之能使聽不眩于是非之所掩情不揉于愛惡之所奪則獄其甚者也故曰刑者成也（京本刑者侀也當依礼記刑者侀也侀者成也兩句並存）成而不可変君子盡心焉是故三刺以為入而三宥以為出八成以為重而八辟以為輕其兩造者聽之以五辟（京本作辭不同）簡五辟者正之以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〻〻不服正于五過而禁民訟則使入束矢所以覌其能直禁民獄則使入鈞金所以覌其能明仁以視之也故內之圜土礼（京本作義）以矩之也故平之嘉石智以勞之也故役諸司空不幸卒不可釋矣然後即誅焉而无疑則凡以吾之正誠在此故也錢塘吴君表臣為睢于言水之一年闢室于所治之西以居而取獄之情有木決于次而未審者時聽于此也因以持正名之且說（京本作獄）詩以見意而其說蓋取范文正公所謂人之聽獄必持心以正之（一作人）者也吾州之邑人而吉水以地大人富當要衝生齒之隸籍無慮數萬而前控大江輸稅儲積貿販所出入一有小弛則椎埋剽攻侵侮凌輕豪奪之獄至相踵以闘以故為縣者每懷倥偬不暇給之憂有所決遺總文具而已及君之來未能几何而繩墨約束

已足（京本作遠近）以孚其民人賦入不踰時訟欺擺合之訟隨以衰息而下至閭巷無賴竊發之姦武斷之豪無敢肆為者而縣遂以治方是時宜若可以升高明臨爽塏列為燕閒之居聚賓客其中風流嘯詠投壺飲酒為事以休暇日而君獨取所治之餘屋為聽獄之所不足汲汲于游衍放弛而獨恨不得閱实民情以副上所以憫憐元〻之意君于此可以為无負矣昔召伯聽訟于甘棠正信不旋踵而與魯侯獻囚于泮宮泮閣不崇朝而效終召伯之身人之愛其材者且不忍伐去而魯（京本作儔）侯之事竟流而為盛德之頌余竊意他日政（京本作救）益行化益洽篤實長而薄惡消民（京本作元）至君之前者无復以獄閱而方且從鄉人長者閱其閭里共屋阡陌之所在戒毋得越法使北方之人視其今如悦其不毋臨其室如即其廬舍与夫既去之後想望其緒風出於平日者愈久而無窮則雖歌毋使詠歌稱誦不息于民之口而後之居是堂者相与圖其廢也庸可得乎故書其落成之始（四字京本作事）尚俾來者有所攷乎此（二本此下有吳君師正字表臣方以材試云十二字）

愚堂記

愚堂者廬陵歐陽通文叟于其舍居之西南隅作之以燕億其暇日而堂之儉修華俚隘庳寬促顯有所謂得中者風扉月牖竹簷藤逕左環右控別一人境而頗有所謂得其淵昊者舒嘯孤窺破顏怡愉劇讀抽毫繙書絃詩以至餞賓觴明決拾投壺一出于是而頗有所謂無求而足者於是堂成七年矣凡八求其執劉弇之記而弗獲最後弇咲謂文叟曰記之作否在君無毫髮增損所疑者特名耳且智甚而横謂愚〻又無实可既而智則文泯豈病不得時者邪將抑前而揚後耶抑亦掃蕩輙迹刓剔圭角寄諸砥而平潦而收者耶豈巧人速而拙已遲耶將謝实瘦名于此直寄耶抑亦逃為而不得以厚与人而已取薄耶然愚又甚病甚不羨甚可去甚不足以昊物而至空至拘至汨（一作）迫而陋至寡附至難求合也君安用是為耶昔有人媒愚揚孽朝一言出口而夕七國擬禍有揚子雲者命之曰愚雖晁錯猶不得而辞也又有人不釋於造物者頗乃过怨乎這〻之山方与螳螂精衛争長稚而力平之有列禦寇者命之曰愚雖愚公不得而逃也柳子厚蜕餘責朊九死見夢湘南

之神而奄有數椽之不毛晚復滽自洗湔故謂其溪為愚溪斉人買牛生犢少年欺之以牛不得有駒而輒取其犢為故謂其谷為愚谷此四愚也者人有髣髴其一亦何嘗相与為五愚耶然愚又不必自名而人將名之則吾意文叟萬无有是也我知之矣文叟少以譽高世材秀物譬舟窩石東窩倚擲將須疾濟二十年于茲而中間一嘗摩壘于礼部謂肆矣而卒又不售一曰賦歸歟先時命之所背而馳者一以為塵隱一以為陸沉然則斯堂之作其殆懲已失頂將至者歟其殆愚外而智中取類子如愚而卒不愚者歟文叟頷曰幾矣于是乎書元祐六年孟秋十四日

蟠齋記

吾友安成劉君公濟于其暇日合里之親且旧（京本有相与二字）觴予於所居之西偏酒數行頻予而言曰是乃吾平日語人所謂蟠齋者也請因以誨予且齋之前壞濬不沃而塗窒高埤之所附水瀦不流而濁撓弗蠲之所鍾外漫客上古道旁出其下怒蛙盤鴝送相鳴喧而不材之拱木毀折之叢篁与文幽苦野蔓柔藤鬖鬖相為紛拔而不知四時之有流轉此蟠之地也吾之屋視其桶与攎幾撓而若將弗支也視其隅与四阿几頹其靡而似无所投足也而吾不以為陋圭竇隙壁僅能蔽風而脫翼誤而其間叢書數千卷足以時其探討暇則彈碁弄琴是以娛玩其耳目心志此蟠之居也方吾少時知所以從事乎學則知所以從事乎世日數千百言落筆立就中間晷除而影索途脩而步限志有餘而力不挑連試礼部輒斥黹遇（京本作偶）人生安与樂耳亦孰知其他耶吾之所以蟠也然世之人方且躡雲臺臨廣闡眺清漪之漱瀰攝茂实（一作）植之芳香以後其游觀而吾則易之以卑污狹陋之地飛甍重窗綺疏青鎖百金之壯麗以至鬆蔓刻鏤藻繢彫柄矗如幻化者不知其几區而吾則易之以客足之所彼得志之士乘肥茹鮮綾佩局青朱了無不可意者而吾則易之以卑居无事之陳是三者吾率皆易之而若將无僕乎世則謂之蟠也固宜予于是復之曰古之人誰不欲達者達卒不可得然後深居遠引不在東閣在南阡欣疇半逼頸步可到宅居鄽而田負郭家有乳鷄豊豚以卒伏歲旦暮扶策恣兒童相遨嬉此仕不得志

而去與歘進而无所從者之所為也今君卤剛而氣渾一切無有是事則宜亦與天追念三逕之就荒退思倦鳥之知還者異矣李何終役々（終役々京本作）（終役々）欲有此土以處也耶既而曰我知之矣且世固有鈍其始而終自利怵于塞而道必至者使物而无蟠則孰且為信哉今茲　明天子在上賢士大夫自以謂無若此時為可以得志獨患不勉耳吾將見其運符志偶雷奮蟄而燭披幽顯遠且大正在異日則是齊之設其殆有激而已雖君亦无能終留也故為之卒其說使知君之所以寓名于蟠者如此

禾山龍溪亭記

所不足乎物者非形也碩有以處其形而已矣烏之木棲獸之陸融螻蛄壞息蚯蚓穴處鼠穿墉蟻營培塿以至蛙疇蠹竅豸蝨蚉啼魚鱉之江湖與夫螢綴蔓而蜩附枝凡相與為類者何啻千萬要必無負吾形然後適于足尔龍之為物神而能變者也其適宅幽而儲容其出離偶而綴獨其騰陵而上則奔霆駭電夾之以飛一息而起千仞其蜿蜒奮揚則瞬息可以與雲霧其散利以致養則不崇朝而雨天下然其小大脩短潛見飛躍猶未離乎形而不忍輕自露以取困則其心與他物亦何以异然則水之有淵固龍之所憑以處而休其無事者也且龍之在天地間非若鱉鱗鯢鮒陰姦祕怪擅天寸水苟延其生匿燹形而庇孤影則討有以容其軀者独窮北之天池而極南之溟海爾而举今天下濫觴之淵穴深之竇與夫泊然鍾水之瀦号為龍之別處者往々而是何其多龍耶然竊嘗推原造物者之意彼非不欲尸衆役以自騁碩以為无益然後必將使此族挾其變怪棊布四出時泄膏沐以遂物類而熟視其致力為故凡散而在人間者皆龍异時息肩之處則亦仕宦者之有府舍欤雖多可无疑也禾山井露寺之左有溪水自絕巘出貫寺垣走東南三里餘驪龍門兩崖間束為飛湍過別層急勢淙下泊々注弯環中相分擘以去傳者以為昔嘗有龍居此而熙寧中長老趙昇惜其勝槩因斬材洞石截衝波跨崖起亭構遂以龍溪名之蓋龍名其君而溪名其所以居者也先是客有以遊禾山來者方投足時外临遭迴已恨力不足以支深入之疲而道兩旁又無憩為

者之所往〻寢有息意及杲師之爲此亭也甫捏絕險孤撐脩綠盤礴于飛簷曲檻之外而下瞰清泚其明可以燭鬚髮故使臨之者始忘劇至之勞而駭浮难窮之趣徜徉注視孤俛眺駭睟乎爲之眩轉而悲憂感慨至不旋踵釋去嗚呼杲師于此何不謂有力者乎雖然吾有說爲今夫倏爾自造默運于冥中而莫見其終窮者变化是已其爲龍也使变化无邊而不自已故以動則神則是龍者邊所以寓变化者也屢晦而不昏行明而无韋非徒与物役〻（京本作役〻与物）守此形也則何水而不可居則是溪者邊所以寓龍者也尚龍不能出潛以與利溪不能宅龍以標異雖洶湧萬態矯首高耶吾固將以龍爲尺澤之覩而溪爲杯酌之蹄涔也何尚亭之爲固杲師求吾文以識之爲之登爲而遂書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安成劉弇偉明

記下

吉州新修天慶觀三清殿記

道家謂天有大羅其上則玄都玉京山也山延袤九萬里七宝成就有城傳其故而各一百有四十閬羅以宝林綠葉朱实城守芝英五色蓮徑度十丈撫然叢生无有彫禪有宮焉是憑穹臺爰上中下之上宮号三清元始天王所治中宮號上清太上道君所治下宮号太清太上老君所治三宮始雖若不屬己而神遣綿一宮如也然玉京天露多至于八十一萬而山嶽洞室邊相直者又八十一萬皆列真君之太宰終始如世人所謂九〻八十一者異時列真朝玉京日或三至或再至或三日一至經行億萬直轉辟汲吸頃耳而卒不敢違彼其宗仰丹（京本作可）到乃如是況擾〻之下土乎然則殿其屋而不吾苟亦瞻篌祈嚮者之所自致也吉州天慶觀唐（京本下有孝子字）故紫極宮　国朝（一作家）别号均慶祥符初書有自天隕者　真宗皇帝感焉因例錫今額九年冬會天大風旁舍大妄行而現

廢于七十年之相望而照他金碧縹寄諸一喝其為力工拙雖易宜如何哉若希白自謂知任斯責可無負矣予友歐陽君通叟与希白游且有旧為於書走洪水求予文以識而未暇也而希白比三請湛却益勤因為之掇其可附箸者使鋟諸石且以志吾里人終易以善起也希白能詩於琴尤工其為人另有信義者元祐七年七月朔日潁昌府臨潁縣令充洪州〻學教授劉弇記

重修共樂亭記

朝散大夫狄公　菁湯之明年夏六月會天大風益海之民以田畴居廬被患者甚衆而軍治之西北隅故共樂事最高時更風尤剧經昔以壓闔院而縣有上宮道蔭材之技于風者以千數公按籍笑曰風仆吾故亭又遺以极材其無乃有意為吾新亭資乎于是訪卒之羨于上者因其隅而廣之得屋七楹前敞鬍石為樓樂之埒稽放材之任度治者繕小亭直其下曰歲寒繕憩客之堂三楹介其後曰燕休皆不浜廠旧而屹然負砠固挾爽氣以出杳冥者前日之共樂也他日公謂弇曰吾亭如是盡件之將子以為考弇遂言曰今夫十區之

之三清殿嵩〻隨羞惟是香火不綴七十餘年于茲矣一　道正金希白護其徒曰吾人生長休明衰枯食嬉非衆真高依尚孰使我有此寵且禍者　現殿若像不幸殫于往歲一者不救之侯焰中閣只椽寸瓦不置于霄切雲播為莽墟殆非吾師所謂元始居佛晨靈宮之意也吾知任斯責矣於是募可與共事者得右姓吳信錢百萬以捐其餘未幾應者走費恐後其為屋五楹高五十尺亘以層櫨曲析塈以丹黝飾以仙靈雲氣龍花藻井列予責瓚之淳動而欄楯堦墀患其數也且勿吏則一切攻之石為之既則建像十二其中若邃至然蔭蔽輝赫覌者總皆經始于元豊三年之季春竣事于五年之仲夏而力不痛之用ネ合七百萬有奇而樂輸者初不俟勸也其本末成就蓋如此先是隆慶禪院沙門利儼者以龍花會締里之嗜佛人為异時福由利益因取其羨財別建轉輪大藏度用錢二十萬勸者方走踊四掠而希白亦以搆殿閣諸豪閭人皆難之其後儼緣事遠告具而希白所治字已矗如幻化矣于是議者謂用隻力纔〻于兩緣合發之時營七百萬錢敵若給芥畚宿

肆百指之間慈祥悌順薰爲休和人倫之樂以比而陰閼訟訴之擾奪之百金之産中家恃爲鄰雞犬相聞戶有無相通庶且富之樂以此而推埋剽攻武斷之豪奪之食怡寢康不在子孫在其身壽考之顚霜否而雪蝕尊生盡耳歸全之樂以比而札瘥夭枉奪之非時之須不急之遽隨以扰捷而奪其遺力淫陰驕陽水旱間作螟螣被南畝而奪其豐年甚者奪之罪罟而筋骸不勝囹圄之慘奪之貪吏而賊餉不勝劇牙之噬一切奪之者如此于是有疾視其上之憤有戚嗟怨誹長逝而輕去故家之忍彼長民者方任其責之不暇尚誰恃而與爲樂邪始公之來莆也歲惡不稔惟是勸分發糶薄徭緩斂爲若可紓者而謹醫藥蘭程督所以劬視之甚至已而益不改飪身不易裼一時親更患苦者窮独喜卒相与卿生之民及亭之成適在邦人安綏和豫之後以故莆之士民安時般嬉与夫四方之使客以事至者皆曰异時神物之奇秘必凡盡取以遺茲土而其得之暇日之臘臨以至風流嘯詠行庖抽觴以御賓者公獨无幾何時爾視昔人之榜无毫髮可恨者試徙倚而南望則前有峭時之壺山如抬世獨技麈拂霄極嘯浮丘而挽赤松遠引之所以寄傲也振衣而東指則停有渺瀰不測之滄海跳濤春容直將与衆掉者游而探虞淵窺白日廣心浩大者之所以吊世也若乃巖菲島蔓之四時風帆雲鳥之千里當暑而涼秋攕入夜而寅斜蟾与夫撫斥漁艇涉素瀨而慶蔥蒨晨蓑暮管鑰遠烟而收夕陽登高能賦者得之泄〻寫感慨于文飛之毫楮而雖有駿日亦不能窮也然則公之興莆人不既多矣乎雖微公弁也固將有請矣敢再拜而次其說以俟公爲治所至大卒放古循良吏寬厚表〻有君子長者風云

足齋記

國家悉海内而州之則古侯伯蓋今之郡太守而其于諸侯常用臣禮親北面而事之者在郡太守率謂之屬吏屬吏有州從事有錄參自錄參而下曰諸曹而屬縣簿若尉其最卑者也太守始至府坐黄堂上曹長率其屬手板束帶立揖下謂之庭參若將盤辟進拜之爲者吏從旁贊曰毋拜然後趨而上不揖坐不敢坐不問言不敢輒發諸口一日有事則告之曰某事如是而可某事如是而不

可輙辨其毋瘵則又趦而退頹已于墀下人施〻僅如平時等夷雖流潦霑漬弗避也胥吏抱案牘上下相与接足迹弗擢也又歲時宴喜或饗它使客之以事至者率不及諸曹唯大張設夾兩翼使坐酒到乎輙驕然猶取太守遠甚傍引卜祝胥吏老兵輩雜廁其間而謂之外庭諸曹之卑乃如是况薄尉其尤卑者乎故使輕險之士為之則僥倖嗜進之心生容悅之士為之則媮悅曠弛之弊時有不免而吝者伺容声走权勢至于巷結轍而户摩肩拘者歙然常為戚〻可憐之態亦其勢然也方是時士有決能自擢而用某每貴者高世自衆人視之獨為避空府而影末之餘波猶足以灑拂塵垢非足乎己者能之乎鄱武黃君德器為薄于静海之一年也闢之西偏得廢宇葺而新之它日走書來告曰吾齋之前平曠虛豁環以野水而古城缺其西介立直其南夏則茂竹席蔭秋則紅蕖漸苞雲煙下鳧雁而蘋藻泳鰋鮒凡吾平日寄逸趣而泊遐曠者略備頗所取城不在是則困楣之足齋聚古書其中暇則居之且以求吾志也子其謂吾記之余聞之也天地為衆大最一則傾東南一則陷西北其不足蓋如此而萬物之中或角而不牙或甲而不翼以脰鳴者或屈于足蹶以陸馳者或困於波濤之洶湧唯人六骸九竅具差可以无憾而六骸九竅又有不足恃為者是以甕盎用其脰肩〻視全人而申屠嘉叔山无趾兀者三齡于夫子離疏之徒独以材全為在乎其内而曹交之九尺猶非真湯文也若君之仕則卑矣而所居又不過容膝之安宜其肩私嶜近嘗身涉求之地而反自以為足其有得于中者歟其殆吾所謂用其每貴以高世者歟故余樂為之道且使知君之足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名鑄以文學第進士覌其名齋則賢可知矣元豐壬戌孟冬望日

澄碧軒記

浮屠惟聰于其寺之東偏列屋以居而取其屋之餘為軒命之曰澄碧蓋軒之成久矣乃始以其記屬予初吾州之東北望之鬱然若堆髻自平地而出者螺岡也其下有水播而為川迤浸渟滀濱城數十折股引而去者螺浦也浦之西崖皆群山道与螺岡相直環尺上下遞列屛障一起一仆躍虎豹而盤蛟螭于其山水之交架虛疊構棲以楣埒

翛然出衆屋之外君披鑑臨物君攫斤候破隱匿之情君綱提領挈而樞制者則此軒也澄言水碧言山以其不出縵々之閑闠而坐致山水之美以寄意也于是遊者日至而軒之前恢詭譎觚怪奇偉麗之觀无不畢足高桅勁楫破浪上下晨曦夕旭照耀發見者出于咫尺之衽席書蒼杳靄而橫絶乎雲烟之間由緗丹翠而相扶于巖崖之上者出于方寸之日聽幽芳遠籟微明踈薄潛投飛躍決驟之變態与夫挾爽氣而躐浮光者皆其四時之榮謝旦暮之聚散而覽者亦不能窮也吾嘗謂天下之美苟可以擅而有者理足必窮托形于天地間唯山水两物以特久嘗時闢且不遷易而有常則澄碧其天觀也不幸流潦時至漲堤齧防蛟龍狂醒疑秘怪陰作麼（京本作磨）淪洄伏碎擺振撼与奐破山發石之勢失迅而衰下則孰為水之澄耶高者隤壓下者童濯陰霾宿祲相与蔽吞于同嗚晻曖之中如翳眉目如烟壅礙則孰為山之碧耶聰師學佛者也使其神能固而不迁其精能一而不搖靜以鑑天地虛以府萬物則水之澄山之碧无豫吾事可也苟惟眷于蔽物之官以襍其外溺外不求之致以榮其內以至方寸之靈府朝与偽湛夕与真喪則彼其山水且不能逃適丞之累師之守此名也尚安所托乎雖然此特語聰師者也若夫乘閑臨隙身適寄而足暫投羅觴以御賓探筹以爭第振滌濤之衣以濯清風捐交錯之履以夸弛放舒遊目寫遠意投衿撫髀高踞而微吟使夫鬱者思奮滯者思通羈客忘歲々不得已之懷而騷人緣是川（京本作以）臨賦則斬之在山水間亦一助也庸可廢乎故為之書熙寧丁巳七月三十日安成劉斧云

獨遊猿山記

白猿五山距道州城東南十里而近卒不百步則嶄然迸起若踞若蹲若前拱後負若翔而赴有待而不相躐而五山者適人時々能道其名有以仙跣其上者曰仙女山有以閭廬曩軍其傍者曰軍山有以形銳且中鐏者曰劍脊曰馬鞍而至臨以佛宇則別号寶塔山五山獨寶塔山秀絕可喜而好事者往々取以誇遊客謂白猿嘗捿而居也元豐四年冬斧按田山傍至則求觀所謂五山者入寺東廡得乳泉号幻公井幽光浚發若上噴狀若

飲者利其井爭至赴掬自始時開山僧智幻故相謂幻公云方丈東阿有石僅十尺許長倍廣三之二而廣厚倍者半能一昔從山椒墮（京本作壓）而正掇号飛來石自堂折而少北貫以漩道躡之纔〻如絙麋上縈道左閣曰棲雲庵曰海桐亭曰半山曰望江皆森爽硿豁可蒞以休而闗加于庵之廣亭加于閣之崚者倍且卑又却稍得楣垺使漩履小覺酸脛廋非三休不至絕頂因力蹐爲方是時朝日初上橦朧如躍金琛莽蒼中洞視上下不隔被襬佛螺娥眉附迤別出則南峙之福山也排天決雲吞嚙淮吳則東浮之三瀛（京本作灵）也稻畦葭澤潮汐（京本作波）上下沮洳斥鹵之所涵夷與夫疏星茂木泊雲而不烏〻頹垣麋丘縈蔓之所而淒靡靡者皆得于轉瞬之頃于是倘然忽鼓從樊籠中出而思古人所謂登太山而小天下者亦宜有是（京本作疑亦有）待而非特寓也絕頂之北有石若圮而中畱綫之令人善畏而得聲考其名則定心石也山後有石如巷硯者洞朝天巖去思亭皆利下視而醒名尤以名著石廣厚略等可坐十輩其上昇履陸名君之用友盧阜陶淵明所謂醉石者醒石之西有紫

石巖取其石紫赤色相錯雜而紫爲多以進至者悉栖名其上今亦頗可別識斂脊馬鞍二山遊者罕至獨峭壁陰〻聳數十仞鼓造物者于此喜出新刻以驚世也軍山宜山茶花号多蕨薇女仙山最外峙有風通中頂安嫗有白龍舒來者年七十餘獨食息其中似得道者山有拇迹鞭痕皆著石或云始皇履是山且鞭以投海中俗之好怪乃如此既而僧有語余者曰今之山附雖皆平陸然前五十年海也其深蓋碇綠千尋莫能測而自軍山左轉皆闠艘其艦與渡而漁且漕者之所出入山前後石齧蝕石鐘釜然者皆水所湔激而言有鏤天祚者尚五代姚存敘舟時（一作時）題識也余聞而异焉且淮海方數千里自江都走海陵絕吳會其間以佳山川著稱無几矣至是而僅得五山爲則又皆盤薄吐吞于窮海僻陋之濱若遯而肥與畏名而逃焉者獨何耶然五山當潮波捍一方如蚕齒傳脣咽使通民特以不沐而閭則蒸油雲泄膏而以利生物其作鎮此土殆天意非可私智測也余也服吏役一授足而五山之美盡得于人迹之所不到臨高而覺宇宙之博大指陸而駭溟海之

変化竊自比于醯雞別舞瓮外之一天則亦不得而默矣故攬其勝賤作独遊狼山記云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安成刘余備明

序上

講春秋序

余謂公天下之好惡者莫大乎好惡之心不存焉好惡之心不存焉則喜不正爲予怒不正爲奪換鍵張闔圭則迎受于是褒貶可寄而真好惡見矣春秋之爲経非醸好惡者也非致喜怒者也非私予奪而加焉者也使陶冶之俗不復多謝檃括而爲孔子者得尺寸之柄以攝有一丘之民以治国張吾已試之效乎當世則春秋亦無事于作矣彼推輪之魯史維與晉之乘楚之檮杌同爲寂寥無記之腐簡可也幽厲既往溢削之周如日而薄蔽彼游氣奄〻就盡而文武未嗣是生康王邦識千里播爲嬴國始則貽禍秕唐乱兵怵挽終乃魚爛猗突国夵衣而家胡越于是無復勤王之舉矣一變而爲葵丘之会政在諸侯可也再變而爲溴梁之会政在大夫猶之可也卒変而爲黄池之会則夷狄橫中国紀綱掃地而盡尚曰可卽且詩在猶足以形怨誹攻缺夫夫詩與王澤斬焉亡矣春秋

欲毋作得乎哉然時無神瞽孰識中声自為金卉不佚甘石則孔子之于春秋維因卽魯故時冊書附著之至其倫制之茂密用舍之委曲褒貶之詳略對校之寬從蓋亦一折于晚出于聖筆矣其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揆人倫者也其法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治功罪者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豈虛言哉孰謂變周之文從夏之質與夫黜周而王魯之說為足以知春秋乎考之于經其排推抑揚猶華袞之與鈇鉞也一加焉則萬世之榮赫歘懍不可以逃猶權衡之與繩墨也一陳焉則是人之重輕曲直不可以情遁其謹屏峭毅猶泰山之不使雪挑而弊冠新屨之不可以首足易也其按約趨順猶天地之中有陽城焉非甚之南至則越之北奏也是故有嫌之以謹其疑者如夏五郭公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之類是也有視世久近而為之者如辭顯乎隱桓微乎定哀之類是也有深討其本而加討者如天王狩于河陽趙盾許世子止弒其君之類是也有微物而書無苟焉者如五石六鷁星隕如雨之類是也比其凡也有字之者有名之者有氏之者氏以志其所自

出名以謹其所當授字則于是乎進之矣有日之者有月之者有時之者其治是人也時為後月次焉日則于是乎採之為已蹙矣而又無不示或示以尊王人薄乎云尔以治戎狄疾首事甚熟惡狄中國人諸侯討大夫略微者則亦無所不至焉此其例也君臣之義塵見之于隱桓之事然也父子之恩絕見之于蒯聵出奔然也兄弟之愛蒙見之于鄭伯克段者然也夫婦之別表見之于姜氏孫于齊者然也書尹氏卒所以譏世卿之尸國爵書公及邾儀父盟所以疾盟詛之始兆亂書公子翬如齊逆女則親迎之廢有如此者矣書天王使凡伯來聘則朝覲之廢有如此者矣書如齊納幣與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則表紀祭祀之廢有如此者矣此其悉也由此觀之殆范甯所謂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極賴綱以律三五數芳風以扇遊塵者歟然則是書也而謂之春秋何也蓋天地之所以舒慘百物其運在四時而春秋為陰陽中非若夏為陽而有建巳之陰冬為陰而有建子之陽駁之也聖人也者倣乎陰陽以信褒貶則其事固植乎不正為

陰陽者也及是而稽焉則襃邪貶邪特未定也襃而有疑于貶〻而有疑于襃若不正為陰陽然紛總〻之後世尚焉從而質諸乎此則魯人命春秋之意而雖孔子亦莫之能易者也自孔子没傳春秋者中間有五而鄒氏夾氏純泯滅不傳後世亦莫知其為何等学則盖自漢興以来已患春秋為難知矣欲賈誼董生歆向父子横置嗜好于其上之傳使何邵左氏公穀其大致不必二盡同至于割析條流探賾理詣博矣而黠焊蹻軒尚恨數有蹶跌可不惜哉至唐啖助趙匡用得失時時窺覘解者僅如對家然自五学而後此兩人者其最有功於春秋者乎何休曰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是蔽其所習者也六藝論曰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讖穀梁善于經是酌其流者也范寧曰左氏富而豔其失也誣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是既其文辭者也若夫不蔽其所習不酌其波流不既其文辭則列餘以謂左氏以情角二傳以法斷情角則不禁法過則不行者為得之矣彼三子者其犹勁弓強弩之合發乎激矢不同而均志于的亦中而已矣然不可為小不中而罷勁強也公羊長于數叙穀梁長于決擇非左氏之本末考據雖二子亦踈矣学者之于春秋患在求之大過拘之大甚耳求之大過則精理漫拘之大甚則流入于峭刻而不知變于此有一言而盡者道而已矣有兩言而盡者公與恕而已矣故曰聖人之言如江河諸儒泝沿妄入昳淪聖人之心如日星諸儒併份雲障霧塞此亦学者之大患也

講論語序

窮一理之微盡一性之妙其命有以至于且然矣間之初其神有以会于寂然不動之際則宜若可以忘言矣然而天下之言常出于不勝其多而言者遂至于不勝其衆則將以寓道而使之有明載道而使之有行故也是故無言而道隱未若有言而道不隱有言而道不隱未若言而與道兩得而無所隱此所以应對答問相與棄世而設教者雖孔子猶不廢而論語之書所為起也昔者孔子以無名之神功無体之妙道居于不見知其礼義信足以小成德其智仁勇足以小成治其溫良恭儉讓足以小成俗其恭寬信敏惠足以小成物而居

子不見用于衛靈公見其際可矣而弗與共天位也子季桓子見其行可矣而弗與共天職也子衛孝公見其公養矣而弗與食天祿也以至再逝于魯削迹于衛絶糧而在陳微服而過宋則可謂觭於人矣然未嘗不欲有爲于世也是故出疆載質而有至于皇〻玄父母國而有至于遲〻而席不暇煖也轍不及環也委吏乘田賤也而不爲屑去者蓋曰有官守而已獵較薄正卑也而不爲苟避者蓋曰有官事而已其有爲辛不可得矣于是收其所欲聞焉而未已者一切寓之以言則詳而爲六經者是矣論語者特其緒餘而已夫以學孔子者其徒至于三千之盛而上自國君卿大夫下逮閭巷一介之小民與其爲時閒人而在所可許者類皆有見于是書及考其所歸非資諸孔子者弗道也方此之時操筆而隨其後者豈惟獵〻之空言也并與其一嚬咲之微一俯仰之細而得之也雖然若孔子者非学也故曰予非多學而識之吾道一以貫之而已矣故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而已矣其成己有如此者其于君也求之以不求之求而所至必聞其政其于神也禱之以不禱之禱而所祭必受其福於燕居則申〻于鄉黨則恂〻于朝廷則侃〻于宗廟則便〻其行己有如此者見所不見于魯礼所不礼於衛則有似乎汚而非汚在佛肸之召諾陽虎之仕則有似乎屈而非屈也于齊則接淅于魯則不脫冕以去其在處有如此者皆聞斯行諸也而対之不必同然而非異也皆崇德辨惑也而語之不必一然而非兩也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于衛靈公問陳則恥其學事君勿欺也而犯之故于昭公失礼則諱其過仁也孝也以其有小大故所陳非一端勇也智也以其有本末故所列非一序利命與仁則處之以罕言怪力亂神則要之以不言其立說有如此者識仡要君宜其不智也而謂之智則智而已矣管仲僭君宜其不仁也而謂之仁則仁而已矣德行文學政事言語科雖不同而同謂之才則才而已矣草創討論修飾潤色雖不偏而不害同謂之命則命而已矣能其仁者君子也于子賤南宮适則與之尚名礼樂亦可爲成人也于冉求公綽卞莊子臧武仲則略之以至叩脛而詠原壤鼓琴而斥孺悲進顏子以不愚之愚點子路以不禱之禱

其處人有如此者凡此皆有見于孔子者也夫聖
人之在上者多矣而制法不若孔子之為詳聖人
之在下者衆矣而制行不若孔子之為備宰我以
為賢于堯舜而不為增叔孫以為不及子貢而不
為損此孟子所謂集大成者雖然均法也而孔子
所為備者不以一行為備此達巷黨人之所謂博
學而無所成名也若夫子歿而下其去聖人遠矣
溺于傳注之異而不能自拔于污俗之中絕行之
后往々以孔子而疑者皆是也書雖非孔子所自
為然其屬辭有要咸文有序肆而通連而閒其本
末先後斂若出于一而斤言度簡無自而不與孔
子合非深知先王之法言者孰能與于此學者要
當熟讀而精思之不必考乎其人也

葉謙甫唱和詩序

郡之有縣猶人之有四支一支或廢則身為之不
完而令之于守乃其運動處也夫舉天下之事（京本作治）
付之不得無事之人則令與守均為難吏至于
治文書赴期會以奉上諜令為己任而其閭土毛
之賦入生齒之登耗與夫抵欺擺合闘鬩侵侮乾
沒豪奪之變它官所不得而無者非令則不治故
令之視守宜若其尤難者也彼有擅百里之轄不
幸為昔劇之所頓挫則居力于不支之變衰皆於
日生之僞者往々而是一旦按視四出方操之以
大吏已蹙之繩墨則選懦者或以緣柔濡忍為寬
仁明猾者或以深文巧詆為刻直詭詐以為廉（京本作質）
而睽通以為迂察察以為斷而守樸以為愚委
曲迎合一逆諸意則居者技擾代者摩觳視其府
如遺廬舍其民如旅人惟以不得亟去為病則雖
後益知令之為難吏也吾州之廬陵環四境多遁
道故在江西比他邑為最詰穰福唐葉君之來為
令也因前政之弊革而新之務約束信賞罰其鈞
考閱吠猶千萬之有十五而東西南北之有經緯
也方是時朝廷更法文書旁午為吏者類皆畢力
殫慮惧無以稱上意而廬陵獨以無事稱既而政
行化洽吏畏民服庭無留獄而姦阻野無巡檄而
魁適于是君至此用三年矣以其將有代也乃為
詩以遺其邑人與其屬且繼者而小子某實預覽
觀焉夫吏不久其職則民之情僞與物之利病未
易熟識如君之來為廬陵也未及下車而弊有撩

古之陳根俗有日遷之故智（一作君）則氏之情偽物之利疚蓋有不待久其賊而熟者矣綱紀條目纖悉備具初若甚勞而卒繼之以逸則才之能否政之詳畧蓋有不足盡其事而見者矣忠意其詩之辭（京本作亂）當廬大繁昌多為顯設以自發露而顧乃謫宦退託以無敗事閟政為一時之喜且幸尚慮（京本作彙）邑人之不字己也復致其意于卒章以見忠厚惻怛之誠皆平日之所固有非待去而後留也豈將見事時里閈之間歌詠稱頌不息于民之口感慕慰懌不忘于民之心想君之遺愛若將不及見而求所以榮故老夸遠人者頼有此詩在則豈小補哉故為之著其說以附篇末使來者尚有攷也

悦禪師語錄序

元祐元年秋分寧龍安山之兜率禪院以始時開山至是更八代矣佛事替不嗣欲得九代者之傳其傳也上其事聞府〻帥延閣熊公為下之廬山諸院聽所謂衆定者于是大祥伯悦公以棲賢上首應選焉師由豐芝棲賢抵歸宗開先諸寺比四升座人已恨其出世之晚而最後予得與洪之官屬令僧裝俗千數人聽開座于上藍禪院是日吐師子音魔膽震落如沃涼泉豁然心拓使飲海于究量而止是令者又相與語曰此其間如皆吾人得其生平所未嘗者也後二年侍者了詮取師自棲賢至兜率前後升座開荅等語併為一編持詣予曰吾師示徒如是〻不可無紀也子幸為我序之予告之曰詮乎汝素道果可以語言得耶是真無易汝師矣道果不可以語言得耶汝師之說秖寄也今汝從而併之亦一寄也予復妄序之又一寄也以吾寄〻汝寄以汝寄〻汝師寄不乃相與著足虵身耶雖然佛祖以是脫衆凡汝師以是派佛祖其久矣吾尚何辭師得法於洞山西堂之文禪師文于黃龍南歸高安者元祐三年六月上澣日潁昌府臨潁縣令充洪州〻學教授劉弇序

諸公紀贈四謝詩序

奉新尉謝君世克過而謂其游廬陵劉弇曰占數臨江之新淦於我為十世不粱肉而藿菽有餘年矣耕蒿蒙之勤而詩書還以代其闤此吾先世相與儒其家而以有子孫之今日也大兒拱其前稚孫環其後宜髮兒齒色然其間課督惟恐不程而夜則燈膏長哦声出金石有聞焉者曰將以為

未身嘗此吾八十之曾王父所以還綠其（一作吾）家而使不得急且止也（京本作不急替也）一日有司懸衡採數寸之管攝盈尺之紙奮拔蓬藿登為王官既則紳縉聯〻躍拜堂下此吾一門四人所以同時而第名元豐也嘗念為太平民時〻而業儒者優不知其幾人矣然而未必盡見效脫或見效又未必適如所志而自與其父兄俱今也以吾之所得反而合乎人之所不得則似亦天幸使然而日者二三顯人因吾父子昆弟之南歸將侖赫之以吉其鄉閭也至賦詩以張其事自正字孔公而下使有所授合數十篇璧之錦繡珠琲壯歎交發誠恐日月之不貸而諸公之辱不宜久虛則獨可移之石刻以蔓其傳茲吾志也敢以序屬諸子余曰且人之相與以有此生也上性萬一中性千百下性則十八九矣閭閻隨寂子弟大則歆豔乎吉利小則弋獵基鞠帳其（京本作以快其）手足耳目之好非知術儒者之能白門梯身也紋則（京本作真）陋矣有能於其閑寐而使之寤酬而折（京本作劫）之酲（京本作醒）則非功焉考之力乎謝氏尾歐禪（京本作禪是）杓清芳更十世而若子若孫率以儒顯三發一拔材數不過五百而視五百之在天下輒當四人焉何其盛哉吾見其隣里族黨後有以儒起家者皆將指詩刻以相告曰是誠諸謝功也然則其力（京本作为）豈特寐而使寤酬而折（京本作劫）之醒之謂耶筆墨真吾事也敢不閔命四人者其三人則宜春傅懋江夏令陂吉州司法參軍蔡康云元祐三年季春中澣日前暉閣序

仁山隆慶禪院第十六代徹禪師語錄序

以無餘公本之性以無取舍歸之法宗當而已不復我費則果誰為與者耶分邊理陸不貸不求横復委重焉殆將拒而不受則果誰為得者耶與無與得無得付之自爾之有生則雖道猶强名也何有于樊〻之言句哉是故瞬日標指自一妙明峯蘆韻竹無非正真拈花破睇何有餘蘊箄橈杜口坐獲孤證如是而足矣亦誰暇寄風波于舌根飛贅于毫楮耶雖然道誠至矣正求之而拘焉求之而肆微求之而逐博求之而不輯則言者乃其寓也道雖非言而言果足以寓道則諸佛以是遷落而有一大藏教諸祖以是遷機而為一時開荼勢自不得不然耳其雖欲膠嘴三尺高謝狻猊措釋費于紛〻之方地其可得乎此古人之機緣語

要有至于重見複出而西意恃以不泯也廬陵仁山之隂廣有大禅伯是曰利從度自遊方逸有天悟不勤師資繇集重臺其所至道蒼凜ゝ犹麟師鳳儀一時禅祠宗仰恐後其機鋒所投犹益勞僕始剃屏織札多簡敵者蓋自熙寧之乙卯得元祐之辛未中間十有七年其該明心要示徒垂手亦衆矣而傳之在人者初不多也予聞從其徒求得之近是然從之徒犹曰吾師非滯　于言者其忘筌者我不得而知矣其求志而有在于是者它日又皆痛翦苛掃不啻卷雲收潦使盡去而後快則此尚其多者耶予方尚少已聞僕嗣法于黄龍之南禅師矣是時黄龍之衆數百有問黄龍者曰將安視僕黄龍曰其視儼以我著家契如此若今東林之總晦堂之心羅漢之祐洞山之文仁山前住之閤興師皆黄龍號法子之嫡者而師之語最後見諸方云故曰佛國澄之門豫章杞梓道安之門崐藍隆羅什之門瑚璉盧慧遠之門庠象齒革慧先之門孔翠羽毛玄奘之門沉檀蘭蕙師等數公視此於黄龍之門其無愧矣序師之語而又因以及諸公者庶使後世知嗣法于黄龍者皆不偶人也孟秋二十有二日序

章文柔詩序

客有抵予以書曰予之州章氏有子孺婉ゝ自幼至其始笄惠裴姝艷殆不類人間人歌吾聞其声不激而圓以清舞吾則（疑作見）其形不驚而翩以輕其所以傳鉛黄飾薰修裝于宛言與其寫于燕游者蓋千態萬狀可以情得而不可以辭詰是物之尤者也吾嘗暗嘗適之矣求以寫吾意者旨而不可得于是寓之以詩播之以曲吾徒有樂其巧而賡且繼者殆百篇今其辞蓋夥以大乾庶幾使覽者尚有樂乎此是在于也予其為我序之辭不獲已遂為之說曰凡出于非人力所能致而盤礴出没與衆物爭為怪變而馳若吾又意夫造物者不能無情於其間至其峯而昇諸人也亦非苟然而已星精月暈光彩（京本作燄）之所發見川游陸馳氣象之所環合與天快勝槩而鍾淑靈者人皆知其不常有而獨鮮者為根然曾不知瑰物之數甚于萬而莫能終窮也則維天地之大犹不能偏其所自有而私為佗其寄于耳目玩好之前者然後羨可貴不亦終吾身而無所庶幾則斯已矣尚何能

惠寡者之不可得而求通于多者悵隱者之不及見而求遂于顯（一作世）者耶今夫虎豹鞟翟之文章楩楠豫章杞梓栲杻之質幹枒枒環于懸崖峭壑邑接窮絕之地非與人接也此其出而用于世也非大廈之選與楹則帷席之華彩旗旌之文飾也珠之未剖而含蚌也玉之未露而蘊石也金之未鍊而藏鑛也陶埴之未化而壁樓罍錄之未曜而埋蝕與夫金貝之龜海雲之糚未灼而泛以遊也隱晦冥黙如此者獨誰乎一旦遺塵埃脫沉淵日新之用供物而不遺不捨之質耀奇而無窮則天固閑而固之者之力暴而顯之者之勢然後為攬爲而得之者之快也至于人也何獨不然其隱約不極則其鬱屈不迅其積美不厚則發而見之其表者弛以早過情之譽暴集投隙之毀隨至則其于物也特狥之而已矣是何耶則是附之者不固暴之者不顯然後攬為而得之者不足以為快也若夫娭娭之于章氏自不脫閭巷之卑而能使豪宗修家俯而避焉不敢以其不及瞷而賤之不敢以其不足籍名為倡而相與交者非偉男子則碩衆之商而勢力之徒也可不謂閑之者固乎其敵

慧叔艾雖有過乎人然不資諸名以成其身則足以感薄俗于冥冥而愛不行乎顯人足以擅一郡之早譽而美不馳乎四方今也乃得客之詩以接衆人之耳目吾于是見易汙而清如美錦之濯漣漪刻骨而明如繪畫之傳丹堊也可不謂暴之者顯乎然觀客之詩不得已而徜徉放肆獨騁于防表繩墨之外若將推而歸諸人也而又以其意之遺餘屬予為之序然則彼所謂攬焉而得之者之樂果誰付乎是未可知也娭娭字文桑今方盛年云道達子序

就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安成劉夅偉明

序下

送盛大夫（仲孫）歸朝序（并詩）

余讀元祐九域志自國初距元豐末天下生齒以戶計者得一千八百萬有奇而潭與吉最其蕃目息者潭戶客主三十五萬吉雖微為不若然犹居潭十九已上固此故吉常為西（一作卥）南劇南接贛北竟淦水東西控臨川長沙環地幾二千里其間皐纏壤東水樓陸壁之民急角其力限尔疆此界如一抔土常官邊幅含居者非皆尽得平川易野則往々負溪掛島道詰曲開闔開明闍豕豆聚落相枕如帶不絕縣官李日叔（宋本作似）摩詹舳艫蔽川即魚貫而下戈輸中都相已慮五十萬斛以至脩廛闠閩湖直戰尋市声陶々正畫爭奔赴南商北宦之吉東絡繹旁午迭逞而邊宮其憧々如此吏時射利之豪右（宋本作民）市井之輕薄無夫博徒飲客過從閭閻相與仍結仇報怨閒失意血酒抽白刃立決格鬭披擁而入邑武斷窃發之奸時々相仍狩獄為之充斥他訴訟略復稱是以故朝廷必得材太守然後遣用慎擇付二三大臣至號堂選士大夫甚者皆相謂吉難治求脫者十常八九曾不知一切煩委賓戶口使然盛侯之來為州也尽得其風俗山川之情狀本末則喜曰是不難治替條小鮮信撓之者有罪我則靜以䛕之于是戢吏胥訟欺舞文使狼噬鴟攫者奪氣論屬縣毋得輒錄奇細使斷頓挂案者後將知免行之未幾民罪趙便一年而撫字忠厚之恩浹再春而慈祥豈弟之俗就維時春陽風融物熙課成還朝行色遠動邦人知將父母吾侯而不克久也家圖其像而祠之既又相與惜其去以為侯嘗吏海卑衡三州不忘其民且吉將侯忘也歟思小人則曰棘楚蝂卧有吾屬在君子則曰志就而文不（宋本作弗）抗奈去思何文豐而義帯迍（宋本作迺）素贈言何我則有詩在于廷合中外屬官與夫士而文者得若干篇謂夅序侯之知為吉舊而吉其桑梓也咸以序見屬觴三行序成且別附詩左方云紹定四年二月上澣劉夅序

及瓜報官期臘斗動行色二月江南春會波回暖碧画船獵渡旌迅奪飛鳥翼二年東道主一日北

歸客利器盤錯空生祠蒲洒遍諸訛禽啼軟飣餖
林英析也雲如有情結戀低羃歷鬱蹊歧路遠大
河風雨隔天淳彭蠡寬月夢夷門直懸想動前旒
吾君席方側

送杜然中序（并詩）

吾友杜然中侍其親以來吾州踰三周星然後歸琅邪而吾遽得第錄京師還于其將行也別不足道也頌情義如何耳今夫閭巷妄愚之人相與別也滿引劇切款款感槩相睽睞不忍上道至皆溢以睫終日為留連計若將一二可撟之為者試問之不曰是嘗朋我以貧者也是嘗感（京本作戚）我而不吾慷者也是嘗居相為（京本作與）徽道而助相為勞于者也比其耶道未能幾何而旋已彌忌甚則漫不省憶矣是何耶分義誠不足故也往者虞部公來臨吾州士子憤不肖槩以一祀當之湛如清沘之映大客蕞象畢投而瀉影斯在吾于是時肖出門下始與然中游然中不以勢不均祀不亢而猶以友處我非徒無厭乎將迎之来（未一作）為與夫閭勞之不謹而至誠篤好之心每有加焉中閭吾嘗頹仆不偶矣仰首斯踴投足斯蹶聽明莊于日侵之憂患而窮蹙積出更亂其後維其平日之所有彫鎪治甚向虞部公時出緒散以誘以掖以至今日之成就蓋然中預有力焉其分義款有易此者今君方將指歸期于數千里之琅邪而吾能尙此土以盡寧尙忍為閭巷妄愚人感感不得已之態也即因將以其歸頌為琅邪慶也且琅邪從古以來號為善地皆東海薄青徐南連淮陽北控淄川高密色厓相望僅數千家年葺環其西叢社臨其東其山川之勝則有浮來棘津魯侯之龜蒙作鎮之沂山其故家遺俗則國于鄅城于向桓公南至之穆陵管仲脫囚之堂阜與夫蘭陵子游荀卿之所從事下至叢薄榛莽神林鬼墟則丘明子野二賤王肅魯公之丘墓在焉魚鹽商販之所出入故其地阜繁生聖之居甚邃故其俗禮義君子是行也順流千里之灘瀨迴舸首而下輕帆馱檣若更鳥度玄而望有榮耀之變親目臨其側望琅邪故鄉如在目睫思乎日遊逢游衍遨嬉之樂不在南閭在北陌可指期而至非君騷人遷客僛僛于別易會難而心攬目亂以重一時之去思則君固未易以輕感槩動而吾（京本有雖字）惜別之多猶無以為也

惟其臨風杞酒嘯哥臺指故都荒蹊古叢出陵高下於雲烟香露之間眺野水之浮白指頹陽之傾而徜然想像洙泗絃歌未泯之遺音與夫消沉之遺迹躊躇輾轉念無與同此樂者而退思吾二人廬陵一昔之会合恍若夢寐則方是時尚冀然中某一為我寄聲無徒為吾羨也于其送以序也又從而詩之年月日序

沂山峩峩鬱參差盤薄旋掉天一涯棘津下注瀹淵元年學業社羅俗放君于此乎指端歸鷁首東下艦銑韡蛟龍吹腥歔奄忽黃雲漲天暮四垂截山健帆悵悵托寬君於此乎歸心馳侍親有裕德孔時食則豐潔兮居則倭嗟兮何者兮不脫卑窮安得從君兮同流乎洙泗之涓

送田曾三許序

熙寧八年秋田曾許公自南東来倅吾州由聖（或作由至或作至田印本亦然宜至由為是）子至明遠三人者以其子侍行而其明年春余乃疑書以見田曾公且言曰碩余懿甚矣行年甫三十學久而時愈陳如伐日畫墁而不遠自出奮而輒躓如一吷過叙而不足闊也闊下苟收而錄之則余請見雖獨後于衆人乎曰之碩陸庸發猶又僃也于是田曾公果以為可與語則又因其它日求見所謂至由而最後乃因至由得與子至明遠遊焉三人者以吾遊其伯仲甚歡而不間也相感召以其志義交相信以其久要而不忘不偈而言相和以聲不挽而勸相美以行仰相酬俯相酢雖吾以無往而不相得焉果在是也故相歡蓋甚今茲田曾公課成東歸由至子至明遠勢不得一日忽去其側合雖欲去其側且不可得而旋復以其子侍行則于是三人者相與更于吾言以送且曰他日之邂逅皆未可知即不得一語我者此行也然則尚可無說乎吾嘗聞田曾公補外餘二十年廉儉忠清樂于仁以為己任而愛民矜物所至卒以長者稱彼其遺物者之報施某一不偶然至而要必有任焉者則非在其身則在其子孫也吾試以夫三人者占之踈明條達事亦可其意而不先物以規所不能至與人交趍于遷而無求備也吾見於至由者如此約而不肆謹而不流猶繩墨之于彈畫衡從曲折所過雖矣必將無出于規矩而後已吾見於子至者如此秀眉而睞目明外而深中齒方尚少而若將與老成

者熟物情而諳世態也若將與中道而善自擇者倚而進也若將與剛明而敏銳輕利而健捷者以波邈洄超距摩壘疾徐而爭上下先後也吾見于明遠者如此吾今于三君區前之別已知不能須臾留而身外之事又知未易錙銖較然及其去而贈以言也丁寧反覆類皆有美而無成則非不得已而和（一作加）之也直欲其去弥劇慮弥句感弥切則思弥深思弥深則勉弥至其固培壅之資自倍于今日未散之前而攬其高大之實默契于冥時明驗之後解當知吾言為不妄于其中間時有脫去羈馬而馳者去焉則庶幾使天下不相知由曾之有子而又知由参子至明遠之有伯仲也三君其亦有志于斯乎

送高與可還儀真序

儀真高君與可尉安成之二年予自京師還始以桑梓之礼見謁又與可揖予于廡下畀休怡声聞視而趨委蛇折旋中則踧踖若將揆予使進而未然已也置予于庠隅閒肯狎至去苟簡（京本作閒）而就誠實若將引予以中道而使不得殆且止也夫安成吾所從出而與可則治我者也以所從出則閭墓在焉者皆隸于民之籍故賓主之禮宜有所不行以治我則升有等降有差俯仰有隆殺之殊謦欬有從違之間故賓主之情宜有所不通至于屈其所以信損其所甚益相與傾如故之蓋于斯須之頃挽不前而又推之則猶何以得此于與可哉與可德望人也佐吾邑雖甚勤倦未嘗有慊慊之意其所作為無冒昧輕脫之嫌而得以清廉平之實將代且去以為肆而通矣輒復一錢（京本作如脫）以羅任闕人皆以為惜而吾獨謂榮謝之去來猶回時之運雖一息不留而彼有攬目前之小快而不知冥中有日阻之變一不得去遂謂造物者之不予畀其不知命乃如是今與可之去氣不怫鬱而辭色不憔悴而愉翩然一舟如逝鳥躍兔東下而不可羈日有菱芡菰蒲魚鰕鳧鴈水產之饒而又覽鯨鯢之出沒而窮其變化睇狂瀾之奔放而寓其感槩觴有酒軸有詩則吾固知與可中有以自得焉在于此也然方今　仁聖在上用人如不及雖才長片善在所必錄以與可之智能識慮猶何能久出以處也勉矣他日華衣高軒擅要权任一方之寄則其勢當萬倍今日之（一本此下有羅古字）安成言

行如驛〻事遊（一作而）事如鼓机上所掉拔惟恐後時刻其過當某信今日之難者（一本以下有安成字）是在與可也吾於斯時某一以故人禮見與可于嗟雖曠隔之中託吾言之驗一以為喜一以為賀則不識与可尚能追念安成時乎

送葉今譙甫序

前年姝予就試鄉有司八邑之士今者以千數時天久不雨黃塵漲空（京本作天）衢道中氣如蒸行者止憊者屏氣以息而予適臥病西城間則閒戶外足（京本作之）迹所如往至終日不絕試訶禁護若與處顯若多先後甚者至于車摩轂而馬銜尾也竊以謂方是時能不憚煩促冒炎濟為奔走計是必趨权勢（京本作門）貨揚厓声譽椎張闊視忽於自售者之所為也且人相與奔競（京本作馳鶩）角逐如此而独匡坐酣寢（一本作酣寢經日）則尚誰有（京本作肯）念我者既而容有踵門道譙甫之賢則固曰是嘗語我知道者以子為責年以易莞徒慨他日未嘗見也（京本作是嘗語我以予為）（知所康凡矣惜手未及見也）予應之曰夫腹笥不交乎其庭声音笑貌未始接于盼睞舒徐之頃于其從而往也初名車馬過逐之勞而坐使人稱譽已寧有是事

卯既（一作後）數日余（京本作繳）以報罷（一作偶罷）不闕（京本作古）客後有見過者則又因譙甫益嘗悽子之不幸而見斥於有司矣欲予之顯且不顯（京本作旦遇）殊況〻也予于是黯然而思曰嗟乎古之人固有連墻不相謁請而容纔（一有趾相二字）闊達（京本作名行）故者彼其于已惟名所待而後及故取信于人也易今以孤立數年之雖人前輕而後軒（二本云前則人所輊後則人所軒）時已運而今不可復得則宜其隨暖頽頽久幽不遂（京本作奮）而譙甫乃萬於見取如是獨何可自墮于阨窮惟悴之中尚留滯而不見也明年春今被它邑道出廬陵因求見所謂譙甫者至則色愉然而和氣休然以（一作而）卒收以一而借之二略其短而不遺其長果譙甫也于是時即為則譙甫之賢引日益加甚言（一本作譙甫之疑弥篤矣）夫以譙甫之賢在士大夫間當未多（京本作見）其比其所許可宜亦不至于妄借使庸人庸夫得其一言尚當刮垢滌污參闕巷而說衆凡（京本作遠人）況某〻有不止乎比者他日某一有望乎人者與譙甫居聞其平時所知識與其昵与（一作所）遊焉而在所獎借者雖去之滋久（京本作弥遠）而隔之弥遠（一作滋久）吾固知譙甫能道吾鄙（京本作其某一）以

客問者之責己而與吾身窮達貴賤相為傳舍而無美毫髮則天下言知人者當自葉公始而棄其受知者也可無勉焉謹甫之材能政事士多能言之（京本有此不稱述四字）於其去也姑誦吾所以得于謹甫者為（京本作以）送熙寧丁巳三月日序

送闡禪師還鍾陵序

鍾陵去廬陵初不甚遠而境之回環往往多佳山水神祠老宮棲真之所與夫隱遁者之室連（一作聯）屬相望不知其幾何而佛氏之宇號為特眾吾嘗意其間當有異人者投足而寄焉以與雲物怪變環合出沒攬雲煙之卷舒而窮日月之朝昏也既則聞黃龍有南禪師者得佛氏最上乘而其徒相與處者無慮千數遂欲因傳者声往見焉而不幸輒以事廢後五年予還自京師至則禪師滅度蓋前此矣于是眾復語予曰禪師之法固亦有在獨得其要且妙以有此土而譬乎凡者于今則為泐潭之揔而翠岩之闡也未幾今吾州仁山廢久不治眾果有以翠岩各闢于官（京本作于州）者予私獨喜且幸以謂是蓋欲從其游而未之得者也及師（京本作以）之来吾日遊焉徘徊與之處若將忘動靜于其身而中有所慕徙容與之語若將忘言默于其口而不能黜然以去及其久也不知歲月之多往来之數動靜之為處而言默之為語也方日以為有助而師舍（京本作棄）予而行矣夫以大江之西環數千里之間學佛者何啻百千輩而吾所慕而樂與之遊者僅得三人焉一人者未及見而逝一人者思欲見而未之得于師則見之矣未幾又舍予而行獨何耶吾固將問乎師也夫無方之不可依無眾之不可聚猶無法之不可付而無道之不可傳也彼將以不動常住止物之機而舍于一無餘涅槃欲物之散而冥于極則尚何能一去一來一彼一此哉然則師之還鍾陵也得無感閶闔之攘攘思欲放懷于巉（京本作嶄）岩之顛清泠之淵者歟亦將汲汲乎因隱之棲遲以久寄為幾於轉蓬者歟其亦無意乎此方之人觀而忘之若蛇蛻之秋蟬凍解之春冰者歟（此下京本有係也於不能自史以治則吾喜師之不有謂也一十八字）師曰是徒（京本作彼）不然子獨不聞至人乎動則直前其發如機而（一作之）不可挽止則直寓其介如石而（一作之）不可精出則龍見而尸居以為處息則淵默而雷声以為語譬諸月焉無水而不可留（京本作流）亦往

之而已則尚何一去一來一彼一此哉吾應之曰。然則師其行矣爲我寄聲懋公實時猶及以此言告也不爭

送道士習順偕序

予還京師之二年客有以道士習順偕善相名聞于吾州者言（京本作曰）順偕能道（京本作之言）人禍福憫（京本作出）于已形未兆而並與其自相爲先後者若僂指數一二而擧挺之占鳴鐘也予初未之信及往來洪梓間聞順偕名益熟因私自念方羈旅進悴之餘而謀所以成吾身者動輒齟齬又其骨目古怪膚理腠靜而五管陰（旦作令）搖殆無有（京本作以）過人者疑貴人不然安得所謂順偕者一至吾前撥吾形祛吾惑以壯吾決也未幾今吾州庠試學者於稠人中有冠且褐長髯闊顙貌甚軒鶩（京本作若自得）而旁無敢睥睨者問其名則順偕也于是試往因爲順偕遂言曰凡子之相姑道頗問吾相說盡吾之說（京本作法）與許負書大略同而吾所推重頗以爲出于巫咸所以顧見壺子而不可得者遠甚吾擇是術走千里之江南來見其（京本有与字）作而雖貴人與中家羸（京本作丁）戶吾所以俟之若出于一人然吾性則愎少（京本作不）遜暇（京本作耻）言人之生死禍福成敗得失之迹不挂於寶則往往中否之以一言欲有憤吾作其短而巫（京本作外）闊也至頻蹙當赤罵訊笑悔以去然吾無毫髮屑也故行年五十閲人不知其幾何而若未始經（一作從）于心又曰吾視某人可以得其富貴則經以其富貴處之其得直若干不以諛說（一作說之）而所取加多焉視某人可以得其貧賤則亦經以其貧賤處之其得直若干不以不當其志（京本作悦之）而所取加鮮焉若是人也富貴貧賤不中吾閲而利苟在焉則吾亦略不以介意故其規求初若不甚彩而卒亦有徒既摺拾以去行復空矣予聞其語始而驚中而得（一本無其規求至中而得三十二字）其所以爲人未暇以相謂而因告之曰凡汝所以自處則良矣至於斥人之短以信已之直得財輒復糜（京本作耗）去而所取無高下豐約之數則似非所以處人也斥人之短則忌者之情日益加信已之直則閲焉者難爲容得財輒復糜（京本作耗）去則自後之困有時而至所取無高下豐約之數則蔽于不知擇以難爲容之跡行必加之惰耗不擇之價取自後之困汝之患于此在矣其後順偕與予或離或合

平日常時唯順偕告予取別而東（京本有歸字）也不相聞最久今年秋予以事（京本作道）過吉文則順偕適在每因踵予而言之曰吾唯未嘗用子言為戒遂以卒及于患去歲不幸以許直欲問相者之怨而投吾于法網之中彼執政者不究其罪辜誰何而例使與誣己者殘其膚而吾輒吏為平民因恥其漫於汙辱而不能自直也以其事哄（京本作聞）于大吏（京本作監司）凡歷月逾時三更大獄而吾之不幸而及焉者粗（京本作始）明今黃冠之名雖僅復而唯是冠褐之餘類皆穿鑿決裂凡朝夕施〻（京本作出入）乎貴人大姓之門者略無完才以至肩未摩而雷踵不軋而保今將用是于有力者而相與固其席也念無以自殺子其為我皆之余嘗謂言天下之禍福者要必自報應始而報應之效無甚乎佛老人之說其教而歸之也亦以佛老若真能禍福我故奉其徒若欲歙（京下作抑揄）人之子而徼（京本作冀）其父之謝已也廣宮大園美衣甘食金珀綵鬘刻雕藻繪之觀尚可一喝而須則其下宜無遺者今順偕既以老子名其家而所求又不過乎冠褐苟（一作若）扶其師禍福報應之說以懼有力者之聽則其于區〻奉身之貴若將可使乎而搏又況素以其術傾動閭巷間哉則亦不待吾言而後使人信（一作諭）也然余哀斯人自傷始時不能以吾言為戒以至擠顛機穽及其過而讒余也其貌癯然若將有所自懌（一作訴）者則余尚忍無說乎故為之併其始卒作送道士習順偕序熙寧丁巳九月三日安成劉偉明序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終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安成劉余　儒明

時議

舉逸民

採朗隱伏姦慝必得是前識者之詭性也要之以達道則躓矣賤近貴遠此所從從是小智者之私嬰也槩之以公心則孫矣古之人於賢者有一言焉必曰求乎云爾而未始置疑於前識小智則非以夫幽必詣遠必崇然後顯乃可用近乃可得故邪斯舉逸民之意也蓋賢者退藏於深渺如畢〻之之迹未易得也潔白不汙如皎〻之駒不從來也應而非由猶也小而非處龍也翔而非苟集也亦失以逝而非不得已也彼將臣之必先賓之彼有饋焉以目獻焉則何世而無逸民哉則亦無時而不舉矣竊嘗謂潛德之士如五噫之梁鴻三黜之下惠無適而不有彼惟恥與世俗子浪自詭激覲由爵末利轉徙蠻觸之域是以錯然罔埃醜縲文封而在上者或不得而知之知之或不得而加當非必高逸獨往皆挽淘洗耳徒也亦猶古人藏畔埋氏自謂陸沉則豈卒在寬閑之野寂寞之濱也邪然人君之求之也不異乎眾而直取之寡不豈昵狎　而先諸振拔之所不遑擇此稔塾之後塵侍從方馳之來黔則亦逸民者誠在所急故也時無有華之能耕則三往之勤聘為處禮人非倚巖之操築則惟肖之物色為徒飾必有識文人之賢然後可載而與之俱必有南陽之高臥然後可以起而興之共事彼漢之君嘗知此矣至其久也弊辛褻焉　武帝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偃而嘆息恕猶不免有方朔之尚容光武奔禮於故舊之嚴光勢適然耳未見有助也而樊英楊厚之徒澂其顏彼至三聘順帝之時而不少屈李固朱穆以謂處士純盜虛名良亦有由也〻於庸人則詒文甚焉士之既文而不既實非士成縞則公之許之之比也徇物而徇己非南榮趎則鵲苟得之類也李泌隱少室韜息甑以索價高而終南為少區〻窮絕之域至號仕途捷徑逸民之辱可一至於此彼孔子所謂天下之民歸心焉者果若是乎　國家踪　祖宗已來士之蔭長秘而藉是一章什獲鶴而輩鹿豕以逸民自占當時有人焉如物朴林放輩或召而不至或至而不留故大中祥符之制

曰領一尺之詔方候於來庭馳驅馬之車未聞於
戒道其意得人乃如是　聖上側席異人惟恐弗
及譬猶割璞剖崖院去埋鉅披豹隱霧發彼幽姿
下取文木之彈殘更增青黃之新飾從歲至有誌
步藤處士而起顛隱者未能問歲旋見躡文石摩
觸頭而廁侍從之列參士於期晴翕然至莫昔於
遠徵之赴陸揮一何盛哉迨今蓋歷幾多至未有
嗣其後者豈遂無其人邪其提警大下肆不無拔
侫之君平末業之急益時有晚出之將焉則兄萬
里之陲隅乎直求之未甚耳然賢者恥於自進則
惟恐人知而未嘗從人而求知緩於必得則惟恐
利合而未嘗赴時而合利東海之濱有賢人焉吾
得而知之然後舉北海之濱有賢人焉吾得而知
之然後舉則是知之每審而舉每隨之也既已舉
之則賢否不待較而明矣方彼胥捉征比角之以
無益之空文則猶科舉老也彼未游泮歌者能句
望之而驚乎前日之敎道是已爲今之說也莫若
於每歲之終縣委之令而舉諸守州委之守而舉諸
監司監司於是乎舉而升諸朝　委之三執政大臣
相與諏遠而稽察之信乎其不爽於實也然後即

其地給傳遣行亦若古人之所謂功駕之為者幸
一道乎一人焉雖句舉可也幸數人而聚一道雖
適舉之亦可也及其用也然猶視是人遺事之材
否而加舉者之懲勸焉則奇偉拔出之士宜有出
而應上之求矣吾之欽甚之循會稽之竹箭豫章
之金鐵陳㚒之蘇漆宮亡之文梓阿井之沉液与
夫丹砂赤箭或生蠻蜒或產儋耳初非近人也惟
其人近之是以中國為一物之淵而富家巨室率
取盈焉又況于逸民者乎顧上之人所求如何耳

井田肉刑

莫為之生則莫為之養莫為之葬則莫為之治葬
之者仁德也井田在焉治之者義德也肉刑在焉
蓋人之所必爭起于度量分界之或無則不根浮
寄之民時出而乘焉殘者陵弱蠅苟而亂以勢殺
者藏鄙投隙而窺以巧人君禁異之術至乃下移
于黑、之黔首而豪宗修家方復專大利侔封君
白晝大都之中拔凡行寄手於推埋攻剽殘人支
休而恬不以為怪然後知井田肉刑之有賴乎世
為不少矣彼楊雄其知務者之言乎故曰井田之
田、也肉刑之刑：也惟民之初林焉而生群然

而華以僅足之一身多不勝更刖之日用則稚臣臣之口腹支体至有畢生不能適于完且遠者累否哀之為之制井田使之相生養焉而不能生且泰者非所患也為之制肉刑使之各寧當焉而不寧當若非所恤也曾謂先王之為之也出于私智乎亦隨時之宜契于理之不得不然者而已矣蓋自上古已來迄于晚周中間豈多故矣率未聞有偃然起而廢之者則是終不可廢也已矣微井田何負邪阡陌一開而經縱備橫隨占射以泯滅則暴秦之罪也微肉刑何贅邪不忍一女子之私愛而棄先王之公義猶之越人之章甫則孝文之過也古者井九百畝八家私之而百畝以為公田公事畢然後敢具于私事故能終身飽于樂歲而不免非天下之公患也至秦則貧者之地無立錐曾救死之不暇則聞起而為盜賊富者連阡陌跨州里厚自封殖而爭衡侯伯則僭擬乘輿秦至不勝其禁一切出苛罰陸其後而驅之則井田之廢于秦果何賴邪枚箠之設也始者三伯已而二百久乃一百然猶死者將武則肉刑之廢于孝文果何賴邪然井刑之制其詳雖見于周官容有未易一

二舉而行之者矣何則自堯舜至周其間人更數聖時歷千載規為經畫初非一人之力補苴繕完然後乃克大備而又不封建鄉遂之法無從寓焉則謂為一旦可復者妄也昔唐太宗嘗欲從事於斯矣已而姑置則非畏事者也漢高帝于秦之苛先王舊制要必有存于一於十百者前出力採拾宜不至於駭民而留弊至今則當為高帝惜也國家前日嘗行方田之法矣而議者尚以未備為患且前代有彼元稹方田圖慨然嘆息以為治天下先急識不出此列豈欺說也哉苟能舉天下之田而方之因稍取仲舒所持限田之義繹焉則彼井田遺刑劓（當作）殆將髡鬄於斯乎若肉刑則愚於比霸商焉以謂凡民百體九竅具然後完人缺一不可則誰且不愛其自彼有用刑之人一旦殘人儀則之天性則酷亦甚矣縱今之刑則決杖讀耳目與夫雖誤盜者不過撲背而止耳夫難挫之慘有盡而之體之殘無已則是忽於重無已而不忍於絕有盡也頗以為大不倫矣彼自無兢〻於當世之禁者何賴焉實生之則酷也禮一不至則悽〻有望〻之色稱責於人者率必有適當之償

焉然後慓則孰謂殘人未保而乃以難扶代邪非飯償之道也且苟如魏武穀如孔融辭如袁宏尚牽制乎此而莫之決則宜後世之困循苴也運丁休明百廢具舉豈此向尚講謎若於序正無倫之道有聞焉惟明有司心存先王之遺意推考成效以稽可否舉以復諸上焉幸甚

守令

國家内起戮自外薄四海以烟火萬里之郊而肅然無狗吠也警則不可謂無其地垂髫之童革叟之老相與休洛乎百年休明之膏澤而生齒之繁籍日益以夥則不可謂無其民也地如此其廣民如此其衆綺欲挈而异之治舍守令尚焉重守蓋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人君直日之所聞見初不出乎一堂久上下而揆之頃已移于手百里久遠則物之所利疾民之所疾苦吳有不得而偏知矣舉一郡之大而任之守守者誰乎而必足以塞千里之責然後方而委焉舉一縣之廣而任之令令者誰乎而必足以當百里之寄然後民託焉夫方面之所專民社之所託每每如此則乾與焉失任之人乎欲天下常治不得已在易陽長之卦謂之臨而孔子之門人獨以雍也爲可使南面若曰惟仁者惟足以臨人故也夫臨人以仁則是不仁者終以賊民而已矣建事功黜諫息赴百刑之會取其不吾疾者舉之如攝羽其古之人所謂循吏者乎以其自愛其民如子使其民愛其身如父母不至成也期月慢而已莫古之人所謂良吏者乎得良吏者安得健吏者治安且治國有天下者之所急則彼所謂守令尚焉取而不重乎三代而上其迹不可見矣由漢迄唐有足稽者焉方其盛時君子長者之風休然布於上而故家遺俗之美藹然充乎下工鼓成誦于宣鳴絃蒸和氣於動植而瑞應以之動收晚暉於桑榆而壽考以之得鍵馴乎繈步之遝而未丱之童子與有仁焉歟從於無人之境而棠讀之亦業矣有華焉猶以爲未也至登爲丞相則黃霸之治潁川也按亦乎於黃池之中而孝宣慰薦之不暇則龔遂之牽渤海也杖筆不設訴牒交履則德秀之化魯山也詞之不延也歟雖以紀之則書其之于碩（有司出字）章也且其衰民刑物貴寧謐而簡苛碎豈獨吏之天惟然哉上寔使之而已是故分州歆則選諸所表以次

用之則專宜之責成功也郡守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則顯宗之意圖治也袁姓氏之不一揭諸身臨之座隅則太宗之重愛（字少）一也三省侍郎缺擇嘗任刺史者郎官缺擇嘗任縣令者則明皇之責蹟庸也此其民所漊娑四里浮游幸歲而幸〻二人非京兆三王之比則潁川四長之徒也雖然豈特漢唐之君為然哉是以　祖宗比稽閱擇之詳而三歲殿最之考循課出其後至紐之以監司督之以采摭其賢否之雜揉也或取保任五人者而升其秩忠其功罪之相掩也給歷紙於道行之日而使之致肅心焉又況布　德音還天翰使朝夕致覽有如大中祥符之士（疑是十字）條者乎嗚呼其愛民而重守令之意亦可謂至矣　主上紹格天之至績久矣夫其能舉天下而措諸覆盂之安也前日儀臣忠守令之本盡得人而澤弗下徧也至為之說曰輕與人官而重與人職茲誠確論也今其說具在苟一二舉而行之澤生民福天下殆將見於斯乎故愚如取以獻

武功爵

漢高帝提孤劍定豐沛轉戰數百以至摧項籍有天下諸將力也嘗觀夏侯靳灌之屬彼棘（當作荊）於沫霜露用力為多而爵之酬也方在一二計城而十百累級也平陽舞陽視諸將功居最至錄中涓列大夫積數年僅得徹侯曾不如黥韓輩計日而王指土而食也由是言之爵賞固自有次第哉無隙可投無巇可抵則辯者騰口而取說之不見售卧鼓報弓無與為敵則悍者揭帯氣驚右武而憤力之下得行與夫桂功宿名之士喪元沒齒而不自以為悔則彼誠有以區（疑作毆）之故也然則漢之議臣請置賞官名曰武功賞爵者豈得為無謂乎蓋勇遺身後者　資可得而去不以力　隕者兆域無從而入死且有激生亦宜然春秋之法與楚者固有不一而足則況積閱之戰士乎昔秦右權尚伯挈國以呼巧利孝公接之商君業之舉其民而頓之必爭之地則武公爵其兆也秦人不愛殊死以饕大利今日之陷鋒胥鏑長為不及之竊歆息乃前日之饕名殊死而後自上造者也欲使之無死得乎哉蓋其法斬一首賜爵一級欲為官者五十石自公士替梟循緣而上以至徹侯等為二十視功執多迎受其至譬猶堂有九陛礼每有加則

取等而進無不可者故秦卒以并諸侯一天下則斯爵蓋預有力也高帝之始法制搶攘文景因之時唯息肩斯爵不暇講勢則然矣比及孝武承奕世之烈奮毒民之武恚彼胡馬之數窺臨以衛霍之飛將南剪勁越北却天驕于褰即序之美僅追一二而中國之罷耗與虜畧相當矣彼議者因縣官之殼也乃始請置賞官則賞官之設不獨純罷戰士而止甭利在五千石入也彼亦孰知古人仰縱推挽更自有術而初不止是耶後世弗究其實一切繁為號名爵列以啓夸跂之隙於是勳階秉之而柱國開府之號每為亟奬則彌非舊矣又況若騎都尉閭内侯而方之爛羊者乎昔 祖宗西取巳蜀南魁嶺表吴會剃巫以次俱下最後珍并汾撫江左以截九有神武之所震疊如屈伸肘唯所欲知則武功爵雖未如或用固不害其為賞功也雖然戰功曰多在司勳固所不廢而昔人之兵法使貪與愚使其終身長不離故處則無慮巷掉臂引去為閭巷自好人也尚誰肯甘長勞而驚危道乎此武功爵宜在所急也若乃賞不視勞爵不酬能則闒士体巳解矣方復掇拾煩委之號名一切紛更之為彼不旋日而徼利者果可以欺美觀乎不幸功伏晻曖怏心之將方得快私欲于一日之去取虛名未移而实効旋廢是重夫衆望未見能飽其貪志者也則漢人之議疑若可緩矣昔之人一避螳怒而士氣百倍一投单醪而（少一字）擧厭足危事之識用有作其真情者彼所謂爵賞特外之一助耳況號名乎亦因時之宜比次之而已矣何必秦

復圜土

先王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而欲人之相與適其當也初無毫于用刑不幸天下之人時有不出乎善人之塗而後刑將不免則先王于是又有不忍之心加為犹曰姑教之而勿殺也斯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之意欤説者曰圜土規規主仁蓋以仁本刑者圜土是巳傳曰唯懼而有以者能行礼然則不能行礼者罷民是巳必于罷民言不能行礼則以加右之所平者知之故也彼民之生天地實囿其形則疑若有拘而無肆矣其或不能強力是自棄也不能由礼是自放也放弃之民唯狀乃可則彼將更自取囿而以拘卹拘者也是何時

而輒肆耶雖欲無休乎圜土不可得矣不力于事教徒弗常則大司寇于是乎言聚之矣一身之至約而莫知孰置則大司寇于是乎言寘之矣瀆如湍水逸如放豚則司圜于是乎言收之矣往而不反流而不止則司救于是乎言歸之矣出圜上之本末也雖然大司寇所施盖亦有序焉坐諸加石後諸司空聚之圜上如是而已礼之為物譬火在木因鑽顯照升也弗取是誰之過欲石無知物也且以嘉穫名可以人而不如石乎桎梏之所取是在我也使能知此則先王尚為取而坐之乎坐之而犹以為不于足是又繼之以司空之役矣夫生已勞矣又況以故取勞哉不為賢已辱矣徒以不能礼而重取辱孰若以礼自克使能知此則先王尚為取而役之乎役之而犹以為不足于是又繼之以圜土之聚教矣先王之于民無夫置之而不恕然又惡夫恕之而不置也不教而誅仁則吾不知也教之不從而不誅義則吾不知也圜土之法施職不如恥之明刊改而反于國中犹三年不齒與夫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是殆所謂仁矣而卒不害其為義欲仁遠乎哉義在其中矣義遠乎哉

礼名其中矣雖然請因卒其緒說焉嘗以謂礼刑相為表裏者也礼之所去是刑之所取彼其拘之乃終將愛之也其教之也惴然改而知礼則良知良能不鑠于形盤体肆之僞而放僻邪侈之習斯遠矣其教之也惴然改而行礼則力不敢身自愛情不敢家自庇向也愚者之所病不肖者之所拘今也可得而樽節矣夫如是則勇鬪好犯之氣弭而和樂豈弟之風穆一旦擇吉他而投足一旦有涯而尊生彼桂身刑禍之肆而為世大戮者尚誰乎此先王之時所以有賴于圜土為不少而卒之以刑措不用欲故曰礼禁將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豈虛言哉末世刻核大至仁不下逮其所以佚民者略方復一切羅取瑕釁俾如析毫洗垢而罷人之辟徙徙傍及於遷就不辜至號其獄為虎穴則慘亦甚矣語曰畫地為牢義不入亦所居之勢然也然則圜土之法其可復于今乎曰道德弗明教化弗行悍民之幸愿民之不幸雖煩為刑禁犹不足以督不勝之姦究況圜土乎貺以謂必復圜土然後慎則今之犯流而加役與夫命城旦牢者去圜土蓋亦無幾矣尚為取而復之乎唯上之人

講修所以惘憐元〻之道謹防範明分守相與趋嘉會之適而一切接以棃然之至文則礼俗成刑斯省矣何必一二而追先王之迹哉是以孝文大宗之治而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則況休明之盛際乎

礼部取士

古人有言伯樂一過冀北之馬群遂空彼伯樂誠知馬者使求馬者很以衆人易之則在伯樂初無增損彼為馬者頗無代耶非為之罪也冀北之不幸也世之取士亦何以異此三代已還取士之法于周為最詳蓋自閭胥而上書其欽敏任恤者或不書其孝友（文當作弟下同）睦婣書其孝友睦婣者或不孜其德行道藝至州長所以書者孜者悉矣然後鄉大夫即其大比而與所謂賢者能者夫文（當作大）夫以智帥人者也智帥一鄉而有大為則其知人宜每審矣人亦孰能病之彼唐以礼部侍郎知貢舉其有以易此乎竊嘗謂士人所取者則義命吾所恤也乃若夫得失則非吾所恤也千人賖之一人進退之故士之去就卒不勝有司之予奪有司取人者則明闇衆所繫也乃若夫勢位則非衆所繫也一人司之千百人責望之故有司之升黜卒不勝士之毀譽夫士或有以非義命而幸一日之私得失者矣彼有司亦烏能以徒勢位而掩天下之公明闇哉則礼部侍郎與員外輕重亦何擇焉蓋取士之失自漢魏則然矣況末造之有唐乎廢鄉舉而為群試則徽倖嗜進之徒相與起而封茂廢（鼓）賓之節因循喪去經術而為詞賦則彫篆一曲之巧易為力而閎深博大之學難為工謂之宋辞則掇拾傳注比綴聲偶而已非能直探聖人之真意也謂以賢良方正則市取直聲撄為言說而已非能論列當世之大利害也又況臨難不顧抅節寧邦長才廣度況迩下潦與夫不求聞達遁佯伊呂蜀可以名一科者無所不用則頗以為少然猥矣雖然其始猶不害其為得人也及夫糊名之法弛而通榜之弊滋或預為題品或丞賞薰獻投人之親者他日人亦拔其親擯人之故者他日人亦擯其故于是苞苴竿牘之巧肆而科舉始為貿易之奇贏矣彼礼部侍郎果何補于唐耶王起三擅文柄當世以為美談許孟客未司考較士子號為晚過其習俗妄自喜好乃如是韓愈薦侯喜等十輩辯則辯矣其如侵官何杜牧識豪士也很吳

武陵何為者從欲以者列居之欺矣甚者至有援宰相子以取具與夫安意顏竟為魯公之裔則可勝慨耶　國朝雖因仍前代之習乃若夫防制則加密矣熙寧初一切剗去隋唐聲律之科既而悼株三代敎養之法行之求幾曠然一變士之應書而起者徃徃騁絶覊凌倒景而持所謂明有司者又能加公心曲直道副上所以急人之求爲譬彼冥鴻初在遼廓羅而下之曾不留賞則其弋者之殊巧也彼礼部侍郎雖非正用獨何慊于得人乎雖然必欲使前代之旧物不廢吾世則姑若前日援一二傑人時即而假之斯足矣愚尚何說以獻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安成劉弇偉明

策問上

第一　傳注

問聖人末迹徂謝留以遺来世者犹其亹亹之賁意布在六經間耳求聖人之賁意當自傳注始則晚學之於傳注其犹涉海者之須斗乎汪茫溟漲一昔非斗則南北無自而正其於問律也踈矣詩之毛鄭易之王韓左氏之服杜與夫何休康成范甯之傳或力訓公穀或轉釋三礼意所獨至徃徃撫鍵重関挹彼冥肆茍即而求之則前迷未祛而晚悟随至使邪說不能亂末學不得騁議者因謂元凱之于丘明師古之于孟堅犹孔門之有禦侮則子注之有補于經盖如此也近世新說一熾而先儒殆為弟録之附贅矣博如康成與如毛萇臻極如輔嗣孤峙如元凱尚泯滅衰間至與蠹蟫為忤則況其下者耶日者朝廷固有意乎復傳注矣欲悉從之耶糟粕土梗不容每是欲去取之邪則是前日之弊終在也二三子從事于學不為不久試語我傳注之果有得者誰歟其傳如此其失如

彼者又誰也欲悉從之與去取之其亦何自而可

第二　時令

問天道難知徂運不留欲國家之無悖時令淂乎哉堯命羲和敬授人時周公著時訓遡觀天象春秋書閏月不告朔以為不足以訓民而特稱日邁月征刺幽王不知議政事乎朝朔則時令之不可不謹也如此夫以區〻之暴秦犹能稽參呂令協彼更剏之四時又況不為秦者乎是故歆向馬遷班固蔡邕之徒或傳五行或書天官或志變異委曲纖悉厥有理詣殆為此也其後魏明帝常讀五時令于正殿會列辟使聽有足稽者焉至晉咸和中輙復行之而太宗之正觀明皇之開元亦遂採掇不廢則彼魏相稱陰陽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豈虛言哉今欲顧魏相之說求經術之士如趙堯李舜倪寬貢禹輩使各主一時因本唐制以四孟月朔旦或四立之日御明堂順五方讀五令粹彼闕典斯亦足矣而議者犹以紛更為憚夫明分至啟閉使雨暘寒燠各淂其序茲盛舉也尚何議者之卹二三子其商之毋忽

第三　賦

問筆端膚寸與經史出沒與鬼神敵與與造物者爭巧其賦乎古者登高能賦始可以為大夫而詩之六義賦居一焉子虛烏有亡是之類始雖誕謾不根既乃歸之諷諫則君子之于相如固嘗有取也其後長楊羽獵之出于楊雄而都起于孟堅二京見于張蘅三都發于左思于是賦始盛行矣其詞詭激故讀之者可喜比綴聲偶故味之者不厭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故博物者特有取于其間彼有以三都二京為並經之鼓吹與失漢世之疑吐白鳳晉人之自謂當作金聲良非虛語也自隋以來進士夹科莫非用賦而李唐之盛時將相大臣往〻由此塗出孰謂一日罷去而不遺恨于墨客耶此前日二三柄臣所以扳復於及手之頃然聲病不講幾二十載于茲矣旧習者已彫鎩于頹年晚進者或恍駭于新律之二者均患也非俱適也諸君方將灑落寸管掇拾膴仕年日不當以篆刻為緩習賦之道宜必有逕焉而不迂者幸以見告

第四　代田

問資有待之哺終卒歲之迫力至則獲力不至則曠以汙者其田乎然田有水事其節則存乎輸灌

瀦洩有稼器其便巧則見于銍刈銚鎛與夫有略之耜斯趙之鑄而其末至于耘耔之後先播種之早晩類亦有要術存焉且農民歲時從田有非必三代如其所自為則上之人卲而教之亦必不免矣則西漢趙過之教代田是也蓋自后稷教民播奏艱食其後乃有周官遂人縣師鄰長之徒或以土宜教甿或以興鋤利甿或辨種稑之種陳于邑閭或稽器于有司之數而見之歲時然考其較然易行頗以為莫代田若者且過教民边城河東洪農三輔太常其後得穀比縵田畝率一斛以上此其效章章有足稽者矣熙寧中　天子疚懷粒民獻說不究利害之本末一切徼倖奮私智竄五種而從之甚者埤不測之漲海淤股引之濁涇以至遺患一方瘡痏千里言地利者始蓋為雖然自京邑以西如唐鄧之交昔召信臣用其地通溝瀆起堤閼增田至三萬頃者也爾來皆汙萊彌亘沼鼃黽而藪麋鹿是豈勢然耶人力弗至故也用此推之天下遺利固已多矣今欲迹趙過代田本末稽其便巧設官張科如古田畯力田歲時勸相其門以與斯民圖利長久誠顯效也而議者以為終恐有前日之弊而適足以遺一方擾則為二三子者其可無說乎若曰前日之弊可以為大戒是因噎廢食說也吾何望焉

第五　聲詩歌頌

問賢者每可以取法故所在為有日者之象魏能盡物之頤故所至為有生者之時雨此前日之大老所以起于暫息之伊川也茂典縟礼萃諸其一身元鈞魁柄折諸其一言人臣得君自近世以來迨未有盛于此者士生斯時漱尋味之和睨合躔之輝頗不快哉然肇有生人未嘗無膴任盛位頗所以及民物者何如耳夫未可以聲詩而聲詩之士誠有罪焉若乃遭風雲盛旦窺歷世闊典相與齊英吮腴噤不餙一辞是誰之過欤且舊德用矣善類引矣沛延下之澤協登平之休期在歲月之頃則棲筆持簡以須者責墨客事焉獨不知歌元首股肱有如皋陶頌聖主得賢臣有如王褒者定誰耳二三子試歷舉古賢卿相有得于君與見之歌頌而無愧者著于篇庶提綮而考之古以驗于今行有取也

第六　銓品

問甚矣流品混并賢不肖雜揉與夫貧多闕少之為歷世銓品患也日者吏部左右選自八路外士之造選者歲尚毋慮數千輩用一歲為注授之彌留用再歲為何闕之久近凡三歲然後僅補一官而又有不幸非三歲而補者存焉夫赴官者一人受代者一人踵而注焉者又一人則是率一官而三人者迭相處徒也亦可議少總猥矣且貧則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此劉祥道所以永慨于顯慶者也自熙寧以來雖號三歲一取士然用進士補與武科調者牓裁數百人而任子流外視前日益復少損則其弊安在哉方周之時內外之士貧合六萬三千六百七十有六而處士者不聞有餘雖區區之漢唐仰祿者猶不下數人適足而已則況休明之盛際乎然則如何斯可使末流之弊一朝革也試敷繹之毋忽

第七　措刑

問法者非盡性之書先王之使民以法也譬彼江河亦使難犯易避而已五代既往觧網去苛劃刈凝寂惠厚細民若視傷者頤吾之仁悉能子焉而慈之此　聖宗之所以有天下也昔　藝祖嘗語為炳曰吾讀漢書見乎定國張釋之治獄乎友下無冤民此有以望女命吏如此況麗辟之科指乎是故釋鉗軍以示恩貸矜鼠竄以戒苛吏有若吾大宗之寬仁者嘉憤（疑）送吉曉知法律重輕祿期疑以不免枉撓有若吾　貞宗之惻怛者其在仁祖之閔大囚奏牘也至或愀愴長喟求所以生之而弗得則雖舜命皐陶惟刑之恤與夫成湯泣孤之意亦何以尚茲哉　先皇帝將順前美愛義黎庶是以前日京師置大理獄于以申雪冤滯底諸無犯而已矣然行之數年抵冒者尚衆而逮報爰書或不勝其猥豈民未有以知方乎意者奉承之吏弗能宣布　聖慈也今欲鞠茂草于囹扉虛貫索于天星使斷獄者如孝文之四百太宗之歲二十有九宜必有謂其試件之

第八　拾遺補闕

問諫其見忠臣之心乎古者天子爭臣七人蓋求物之心虛嗜直之好專則置諸其左右使裨光白日紅（疑作紝）闕華衮獨患吏負弗衆耳唐武后垂拱中置補闕拾遺二人以掌供奉諷諫自開元以來尤號清選問其官則知其人知其人則責其事夫

責之以不得不爾之事則誰且如立仗馬取給芻豆而已乎是故弾劾裴延齡有如權德輿之方介雪抜宋申錫有如常温之剛果握筆草狀不憚左黜是在刘寛夫叩額龍墀力跪畋遊是在劉栖楚至如竇群則自號二十年難進之臣歸登則願寄一名雷霆之下其餘刮垢磨光取否易昏縣玆職鰥〻為唐名臣者至不可勝数遺補之助蓋如此其亦以謂有可以復諸今日者乎若曰省事不如省官則孔子奚取于七人哉且前日嘗復先世之官制矣以為悉應于古則遺補固不宜獨置而弗省也然議者則曰官貴其效奚以名為今之左右司諫正言蓋唐遺補類尚復乎云爾耶佇聞高論以訂然否

第九　史

問文章如向史才最難到自劉知幾著三長五不可之論而操筆之士卒莫有非其說者夫裒掇舊典考覽世故成書既往者信已難矣而出乎其後者又或恕心不存為耀己所長訾累前作進如東家之矛西家之楯莫足以相入是故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貧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班固之詆馬遷者以此其議論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美范曅之詆班固者以此而劉肅則并與二三子而詆之其論馬遷也與固之說畧同以為班固序廢興則蔑德祖述政教則（字少一）理本而右典刑范曅詆公才而釆私論拾典実而飾浮言由此觀之則是從事乎史者類非全才也可乎夫史之難既如此而後世至乃取東觀多為之員舉一代之事而責之以抄撮之衆乎自以為庶幾制作矣今考諸太宗之晋令狐之周魏王之隋五代刘氏之唐其失殆有甚于數子者亦何嘗十一而千百之耶諸君刊精史學久矣若固之訕遷曅之譏固果亦有在于是乎知几之論刘肅之評如何而後可以無恨也如曰不若成之衆乎則歷代之弊已如此矣亦奚足以勝講哉要必有折衷為而不苟者願揆之諸君

第十　老莊

問大不倫而甚無謂者聖人不以之（明一作門）理而無世自老聃莊周作其書雖號詒病世俗其実則貞若不得其平而矯為者放言不根直詩有過處

耳非欲盡拔堯孔之外而靡訖置人世也而近世學者往〻宗彼閎誕見之言為疑陋典近而榮荒忽不乃左乎蹻机営〻舞眉溢睿而曰我能與未始有物者遊視其貌魁然不制察其中無有心而曰我能深根寧極小太山大豪末以之齊有形吾不以為誣也頗不當以為場屋資耳内聖外王以之明本末吾不以為非也頗不當每置諸筆端耳且其使人〻無預乎世如不才之杜木不事〻如攘臂之感雖跳覗大廟之犠以尊生託曳尾之亀以謝聘則是為君者不淂而臣此華士傳乙之徒所以見誅于太公管仲也或曰使人相與遊一世而淂淡泊為茲非老荘助欤或曰亡西晋者其誰乎而日有助若是則王衍山濤不容淂罪于後世矣古人謂此輩正可乘之高閣之上豈虚也哉或曰虚華長而晋室亂非老荘之罪也王通不有是說乎二三子從事于茲久矣盍亦謝之欤盍亦取吾聖人所謂言近而指遠守約而施博者卒其緒業欤既未能洗憒于江島謝縁人封則無為横溪此紛〻也如曰不然請俟来謂

第十一　知人

問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則是堯舜其猶病諸者知人之謂也嘗觀漢高帝語呂后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智有餘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必安刘氏已而果然又謂刘濞曰後四十年東南有乱非若耶後濞卒以亂門且高帝觀是人也僅知操即圂以契物了無不驗者則堯舜之所難者高帝反易之乎古人有言人固未易知〻人亦未易且武帝淂之霍光孝宣淂之邴魏劉備淂之孔明苻堅淂之王猛與夫太宗之于房杜王魏明皇之于姚崇憲宗之于裴度類非有唐許小数以探射隠伏也其知人如此又何說耶又嘗觀皐陶九德止曰亦行有九德尔非曰某人宜必有某德也如郭林宗許子將許靖劉邵趙蕤輩至以月旦著評人物命志長短名說亦無不如志者彼数子者又果賢于皐陶乎孔子不逆詐不億不信子貢欲方人子曰我則不暇以是而繩数子能無纇乎厥令知人之術固有不淂而闕者彼漢唐之君與数子之說其亦足稽者乎

第十二　儀礼

問経礼三百威儀三千言礼而儀及多于礼又孔

子之門人有自許以頤為小相者而動無礼文蓋桑扈之所刺則儀之在礼固有不可廢焉者然自郊勞至于餞贈礼無遺者而君子不以為能禹行舜趨而荀卿詆以為子張氏之賤儒則儀之在礼又有不必先焉者故趙簡問周旋揖遜子太叔曰是儀也非礼也而女叔時亦以為魯侯為知礼屑胥為習儀以亟由是觀之彼所謂貞礼者果安在乎今周官 礼儀與戴聖所傳號礼記者件舉條別殆有甚于 組繪非其揖裔歛衽之小謹則簠簋樋楸之繁文也而儀礼又韓愈敬揖遜于其間而不淂者遽以為儀而緩之可乎厥今承平百年疊〻乎趨佳會之適裁搏茂典紛綸葳蕤以與先王方軌之時也脱有制作彼所謂儀者亦可廢乎若曰必有貞礼者存則彼顯慶開元礼多至于數百卷又何取也詩曰威儀棣〻不可選也又曰朋友攸揖〻以威儀孰謂儀為而非貞礼者試為言之

第十三　　　食以養士

問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孔子不有是說乎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梁之味也孟子不有是說乎　國朝佑文黌宮膠館布滿天下㒷時慮無以為食貧而學焉者之資也應天下州郡賜號弟子員者類給由縣官使歲時食息取具焉非以是為真足以養天下士也而區區之徒頗客喙張遊腹所至之地終為粒食争擲望一小飫則纚纚為相弔甚於權輿之嗟舊臣以試朝揄袂而轉南庠夕掉臂而跳東序用逆旅視學校者於茲幾人矣夫飲食所以為充虛接餕設也不幸而不得絶去則亦適而已矣何乃驟意机俎之末校品經誦之地以為七尺資予不然朝齏暮鹽古人向有以獨甘之長勞也吾與諸君為此寂寂有日矣抗高懷不窘於流俗如吾孔孟之說者有哉無有也此亦以謂必食然後可以養士歟亦將不復從事於區區之口腹以與此簡編坐閲歲月也其試言之聊以觀諸君之志

第十四　　　貨殖

問天下熙熙皆為利来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此貨殖之民所以滋於前代也方其盛時家給足而口壯藩王者資之有可以勸督不業於生事者而閭閻細民慕之亦足以寄孥與賄焉及其弊也視盜賊之餘計累黍之入橫者乘之而不制貪者困之

以佐姦操奇贏擅開闔至與封君爭衡而天下始困于兼并矣史載卓氏而下千餘輩如曹邴氏俯拾仰取刁閒氏桀黠漸詐任氏擅縣官倉粟無鹽氏貸列侯子錢又其掘冢行慱販脂賣漿之家往往伺釁窃發旁連大族如郭解樊仲之儔相與赴急遂仇抵死而不悔嗚呼其撓法蠹民乃尔耶聖宋奄宅四履等視貧富異時貨殖之民稍已落其机牙矣抵禁犯法則無有也而議者尚患吞噬者連阡陌困廋相望矗然而沾手塗足者曾不得置錐也射利之豪擁高貲執楫鱗差而荷任者曾不得究短褐也前日右姓有如青社之麻龍門之李壽春之王大賈之焦氏與夫近世都下之孫郭此六卓氏輩何以異哉天下此儔固不少矣今欲少弭其兼并之欲而使不得輙張則其術宜必有恕為而不迫者　願與聞焉

第十五　　西漢文章

問自周而下文章莫盛于西漢西漢之文章豈特遂事于筆墨而已乎方得意時其精處視古往往無上而其凡近猶不失為宣心之格言其見之君臣相遭也真意亹亹反復不厭其别白民物之休戚利疚也霍若披霧亟觀青天使讀其書者如即乎其人想其風者如出乎其時也故歛天（字少一）之極勢歸之制策有如公孫弘董發治亂之至蘊本之先王有如賈誼孔光之對日食杜欽之矢直言則休咎可得而周知矣梅福之諫妃匹貢禹之學風俗則成敗可得而縷指矣觀劉輔王章之疏則知忠加為有餘味望之方進之語則知慷慨為独至其餘如馬遷長卿楊雄王襃子駿之徒道壯捷發望詩書睚眄若將直躋而弗愧者殆不可勝數亦可謂盛矣唐人柳宗直定著西漢文類豈徒然㦲今諸君必欲講探裒撥資之以輔經術之餘則當誰始萬一置身周行所以設施應世者又誰先也夫履鮑居蘭玩所先入染絲斷梓功在初变苟有志又烏知班書不為大來之機括乎顧一二具之

第十六　　名節

問孰使我嘗身天下而不可得者非名教乎李世之士往往留情犇競之末流而既則了怨其所自為者夫以勢言之夷齊之餓噍固不若齊景之千駟然必安而後已則子貢之結駟已取羞于原憲

之朝飢矣以利言之則董生之江都固不若公孫之紫閣然必當而後已則李郃之登科反愧于刘蕡之下第矣而其甚者脅肩諂笑折腰撓胭膶〻然不見奪猾為卒昧夫孔子所謂不可與事若之鄙夫者士至于此尚可責以風槩也耶日者　朝廷詔郡国以經明行修拔士已而復申以十科至併與士未仕而索焉兹誠敦奬名節之盛舉也而議者尚喔咿訾咫之徒或不免于豢私詭勢與向所謂忘其所自為者無異寧有是耶傳曰井中之霜以箕昴之寒黄蘆之萌以逃暑之犬言麃焉者適契也二三子其亦以謂宜何侯而可以兼負兹選者

第十七　謚

問謚之為言引也周官太史掌賜謚春秋書葬蔡桓侯明天子所加而礼有公叔戍請所以易名者然則人臣之有謚旧矣有唐以來後者故吏以状請謚于尚書省而考行定謚則存乎有司蓋周制諸侯之臣子跡累其行以赴告于王之意也而或者見有以单字顯如周公之文衛公之武則曰于美為未該見有以兼後者如蕭何之文成張良之文終去病之景桓霍光之宣成則曰于實為已漫見美悪雜廁如蕭瑀之正禍元載之成縱則又謂公（功一作）罪莫適與辨也脫以謚為未足多據乎則古人蓋嘗曰得失一朝榮辱千載矣以為率可考信乎則專国而逐君取称曰平無徳而有馬千駟亦進云景帝巨源醜正附邪也昭或猥加許欽宗迷國説道也而恭繆輒易此又何説也况有侵官如嚴郢誣実如林宝者哉若曰单字未暢則彼兼複者宜得之矣用兼複為非則蕭何而下與有唐百一十有五舉當默也可乎然則猥加數易侵官誣實如何而可以寢斯弊也夫以李愬之謚為武于頔之謚為厲而人主或遂而揺奪之矣是又何心嘗以謂考究典礼當今之所宜先者二三子其商為無辭

第十八　将

問兵之司命曰將脫非其人則敝地千里連衆百萬舉而頓之虎狼之喙非不幸也古之人要必一將之身而數器之為備乃始可以塞責故曰一日百变犹以為拙豈虚言哉且趙括之誦讀不若去病之方畧君集之嗜敎不若衛公之天姿是豈篤

於材者然耶淮陰多多益辨而子玉過三百乘則不能以入速豈域于智者然耶唐太宗曰李勣李道宗不能大勝亦未嘗大敗薛萬徹非大勝卽大敗其小体之不齊有如此者賀若弼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鬭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其全軀之不類有如此者背水一也韓信井陘則勝沛公濰水則敗觀釁而動一也卞莊子以此刺虎則效宋義以伺秦隙則談將之難其人也如是千里一人雖謂之比肩可也前日南有盤瓠嘯聚西有勁（一作勍）羌陸梁一日天子喟然思得將帥之臣擧齊斧而盪逋冗不啻飢渴然臨敵之始卒未有能輩前世數公之盛者豈斲輪之妙定自不傳耶抑亦敎養之法未備與夫區〻武科初無補于得人耶夫平居而欵頗牧對敵而思衛霍孰若吾身親與之俱方今遴拔拳勇以備虞憍其爲急策至計明甚然則得將之道宜何自（一作先）而可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安成劉弇偉明

策問中

第一　漢唐

問古人有言當君而譽堯舜犹人子對厥親而生譽他人之父如孝文則曰務卑之而已毋甚高論然則近功急效古人良有取乎耳也前日業文之士往〻以不談堯舜三代爲恥而其後世治功軒輊如刘漢李唐則類以爲不足称述而一切謝去有甚于仆道之芻狗夫孟子言必称堯舜漢人欲擧明主于三代之隆茲誠示庶兆不朽之懿尚也若乃漢之文景武宣唐之太宗明皇雖弗逮堯舜三代明甚然豈無一日之長耶要亦有所謂不可誣者矣　国家七聖繼〻神謀睿緯所以陶冶斯民而綿計長久者甚備則堯舜三代之治信已復見吾世矣至于劉漢李唐平時掌運天下者于今獨無可追錄者乎若曰漢雜霸道唐不純乎道德之序無足道者是夸說耳吾子夸乎其將擬之也

第二　三傳同異得失

問春秋昭回之光不獨之日久矣日昔　上聖宅

心爲詔國子增置博士員自三經二礼外士有他日應書而倫數有司者許別用春秋自占而其說則雜取三傳諸儒所長以闡祕邃兹誠遠覽旁紹力恢經術之盛舉也然考之三傳時有可疑者而諸儒又未能悉到聖處則學者定于誰而質諸乎夫尹氏一人也或以爲女子或以爲巨卿仲子一人也或以爲惠母或以爲桓母謂爲同邪其異既如彼乃若獻公之取虞虢穆公之拒蹇叔其本末先後及若出乎一人之詞謂爲異耶其同又如此以至趙盾許止之事皆經所直書而三子者必曰趙穿謂不嘗藥有是哉又況諸魯黙周戎衛狄晉與夫實與桓文之說爲不一耶且三子之得既如此矣而其解者喜爲怪迂闊誕又有如東漢之何休者遷就立明期于不窘又有如西晉之杜預者彼范甯鑿矣其失頗多在于摘撮衆家而寡所自員然則求不畔于經者獨誰乎孰字少一子之言得之多者又誰也吾子能審擇乎此則有司亦將惟吾之擇矣可無考焉

第三　　養老

問三代之養老也或燕衣或縞衣或元衣然則班序顛毛以爲統紀蓋自先世已然況叔末之後世乎凡人得年多故所養厚就事衆故智益明且其更到之春秋能鑠其暫彫之質而不能反其弥卲之成德日削之餐粥能厭其謝事之欲而不能泯其諳練之素心則有天下者亦何事而不取助于無斁之耋老乎　国家火德紹休教孝乎元〻之民亦可謂盡矣至其歲時養老憲且乞言則莫或聞焉寧亦有未暇耶考之礼有祝鯁祝饐執（將）醬執爵之事在爲參之詩有乞言以成其福祿之美存焉揆之前代則西漢之于孔光東漢之于桓榮晉武之于王祥其區〻典礼有所謂不可誣者矣今必欲迹累前代之闊典與而措之吾世以爲甚盛觀當何施而可耶

第四　　正統霸統

問傳曰王者大一統孟子曰創業垂統然則統之爲言固有天下者之所欲一而又其所其重者歟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秦隋拓跋後唐晉漢周以力魏晉北齊後周齊梁陳以智其所以有天下與所以爲天下雖參差不齊蓋皆不出乎功德力智而不幸其後操于瓜剖豆分之餘割裂四出于

是始有一隅之天下交禪之正朔堯舜三代而下統之最可疑者其魏宋齊梁陳拓跋之魏宇文之後周高氏之北齊與夫未造之五代乎其始也陳壽蓋嘗統魏而偽吴蜀矣而江南之宋至號魏為索虜代北之魏或稱宋為島夷然則所謂統者尚焉攸取正耶此宜前日學士大夫所以有正統霸統之論也夫功德力會則吾固知之矣若乃夫統之正不正是有可疑者二三子商講流略舊矣頗出一二以析考古者之惑然則所謂正統霸統果若是其多岐哉

第五　功名器識

問必將以無窮之後世望乎其一身則可考莫如功託天下之所甚重而處之不吾愧則彌彰莫如名臨功名之會於是焉將之若固有者莫如器成功完名統器而知所從違光後者莫如識蓋不有功則莫益於吾生不有名則卒至於磨滅而無紀器不博則其志近以卑識不至則應為者詘而躓此有為者之公患也然則古人兼是四者而有之者誰乎或功名或器識得其一偏而亦足以有成者有人哉無有也吾子異時方將功以自許名以求聞援器以赴時資識以兼物則固不得而無說也必不得已于古之人擇焉其可

第六　王通

問世傳王氏中說十篇觀其書簡潔峻整毅然如豪士自好者之不可犯而其所自為要不折衷于孔子者蓋鮮世至取其書配楊孟則如通信可謂賢者矣然通平居傾嘗為大言或自謂名世或比董常於顏子至其續六經則尤號少所遜避而所謂中說者又皆模寫剽取老莊論語之文以助瓌壯昔人至謂通書為大公家教厥有繇也或曰通出汚世不激詭不足以明道或曰隋唐史無通傳其事迹又不旁見疑無有通者殆後人託為之也嗚呼通言仁壽大業後事與夫有唐之方興房杜未及禮樂若合符節至其論詩易春秋也有所謂決不偶然者然則非通尚誰者為之乎通之書既如此宜必有可以施之方今者

第七　九流

問王通有言安得圓機之士與共語九流哉蓋學者之於九流尚矣自為遷著書論列百子而比次之其要有六則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陰陽家

是也其後班固述藝文志頗採取遷遺意弗論列者寖廣其術别而為九以為此九者其所自名家者也故謂之九流然固論九家其始必曰某家蓋出于某官則疑固蓋不徒附著也至其論儒家頗頗以為其流蓋出於司徒之宫曾謂大儒之效而司徒之官乃可盡之乎且固號博物洽聞其言要必有足稽者然則所謂九家者於名何官近之使居是官者能各盡其一官之術亦足以為治乎試正是否非吾子安屬

第八汴

問涎涞千里東走長淮歲漕七百萬石以实中都此汴水所以為国家不貲利也元豊中議臣懲創湍悍以為異時霖霪決溢最患之大者而又苦于方冬閉洫不通則于是請導洛水自大梁以東絕睢陽抵盱眙一切畚客土穤而壖而狹之謂為清汴然成未再期間則瀲淤膠涎舟上下相軋失便則首擊尾捩雖檝師櫂工往〻褫氣奪色而隨以惡聲蓋有日矣夫禹釃是渠分水勢為欲已害也而利在後世煬帝從浚而之事盤游也而功在今日是豈天意非人力耶今茲乃甬胎弊彼議者寧復有弗究之道策也將丕為之者固不若無意而直遂者耶抑亦故時自便於今日耶然前日論汴者以為隋已前蓋資梁宋積水以通餉運大業堤而遏之河始為患是說也豈信然耶然則仍故時與從今日孰利講遺策與緝餘弊孰急疏而駛之當自何始求隋以前梁宋積水宜何所考信茲事體大二三子其毋務迂說

第九　錢

問泉幣之在天下侔伍穀帛而子母之則有國者資之以檀闔闢與夫閭閻細民取以利用厚生而阜其財求必是物也然則治鑄之繫縣官利害輕重斷可識矣皇祐中舉天下歲入銅以斤計得五百一十萬入百三十四而為治鑄之州有五曰饒曰池曰江曰建曰韶歲入錢以緡計者得一百四十六萬五千六百六十二方是時雖富民之錢其饒殆可編坪曾不以匱乏聞也自嘉祐治平已還銅額之彫矣治監則增矣侵尋數十年间蠹弊四出未有如濁錢之今日也甬來歲額至豨十二萬以上而地産銅者日益加少且天地之宝藏豈誠有限耶治未即其處耶殺額以趨者豈工不比耶

殆有司過耶若乃銅日弊於鍥鏤之末飾一旦悟而推之則將已既矣其尚可及耶方開元盛時歲之入緡錢三十三萬七千不能當吾皇祐二十分之六而唐錢至布滿天下何今日頓倍而反殼耶其試言之將語吾子予使者

第十　　　司市十有二禁

問以貿貸賄以阜百貨以究其亡癈利害而使（商賈）不足之患去以應適當之償焉而使放於利者不得逞其私欲此治世之濟所以莫嚴於致詳之成周也厥有貿易之地類非有司如司市賈師司虣肆長之徒程督糾逖其後加之業誅彼其饕餮之細民直聽其自相勿罔而已而百家之聚千人之肆飲羊撲鼠以幸耳目之可掩者往往而是以至同墨而有倍售之魚鹽棲滕而有貳價之芻茹布帛器械之不中度也權衡槩量之殊其大小輕重也若是則投足龍斷乃所以資規利之賊商而童子之三尺尚安有適市之不欺耶亦可謂至無等矣今欲取司市十有二禁之在民與工商者出而檢焉意者其迫迂乎亦將以爲真有補也

第十一　　　宗子

問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然則崇建親親屏衛王室雖前代盛時有不能廢焉者也昔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而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弊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是以來率享國數百載則宗子之助所從來遠矣彼有以景帝遭七国之難武帝有淮南衡山之變與夫西晉連更八王之禍遂謂諸侯無足與同憂患者噫是未知主父推恩之令行而姦臣乘之以代漢曹魏躡秦睽孤之迹伺而覬焉者終在司馬也皇家發祥璿源綿慶天枝聖子神孫繩繩翼翼相與蕃昌涵衍於百有餘年如東平河間者不知其幾何人也前日蓋嘗有自族屬之疏者用經術補吏矣有自武秩而更文資者矣然歲不過三四人其殆有才器淹茂而未有諳聞者歟如日益出所以近而底者因使司於儀郡如古諸侯王比則又患民故未悉諳練也如曰擢方聞莊重之士使輔焉若漢諸侯相與宗齋典籤之類則又是掣肘之說也然則深根固蔕爲不可拔者將如誰世而後可耶

第十二　　學者灑掃應對

問灑掃應對雖始學者之末務聖人或有取焉而

礼之有典礼少儀也其本末隆殺大率為後進設則孰謂斯須之欽可于此不講乎今士之游庠序者亦不謂無志于學矣至其能缺然自視而每以不當于礼為恨者誰哉夫趨隅拾級張拱布武與夫怡聲下氣屑々之細謹初亦何預術業而術業非殆此無以資晦養則士獨胡忍自比于野哉之由憩甚之黠且以為閑習未至為猶有說也若乃盱衡抵掌以散木廢庭視一世之人而甚者有弗鋤之驕色自若之矜氣至并與巍冠修袂而出之斯侮道也尚亦有說乎孔子曰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而顏子乃所願則無伐善無施勞嗚呼至矣哉聖賢之事也二三子其亦有意于斯乎願聞所以自勉者

第十三　役法

問唐設租役調三法詳矣租取之田役取之身調取之家夫役之在民也力不輸為然後免以絹則役者其三法之中最準者乎蓋其法歲役人二十日々當絹三尺大率淂六丈為唐自貞觀開元用之卒致太平則　国家前日之役法蓋嘗本諸此矣且民以有限之財隸更到之役以積歲之儲支方来之費一日主者按籍大則軌運之須弊其前小則擁酤倉場之償歷其後貪若可疫者為于是一切弛其平居之力而使入歲輸之泉謂為免役則甚矣　先帝惠厚元々之意無有窮已也日者聖上纂承願以為疇曩奉行之吏或未盡如法意而法又不容無弊也奮然取所謂役事者付之二三材臣使揆叙為蓋自千金之家至一廛之氓皆罷所輸入矣故雖単丁孀户緇黄之流卿大夫之藉役之助為者又過入前日十之四五則休浴膏澤歌詠隆寬其有甚于此時者乎嘗聞之矣法怯持久者一時之苟且不存為弊起功初者力繼之繕完每出其後為草茅之吏如之何其可已也試參周漢隋唐以來有可以佽助于今者言之勿苟

第十四　名

問名者公器與其未吾志也寧取毋多而古之人至有休影息迹絶志功名之會以與無聞為者況浮卒歲寂寥磨滅而不自以為悔是必以名為不淂乎其心者矣而吾孔孟之徒以為磨鈍振汙非名則不可故以名之不稱于後世為可疾以四十五十無聞為者為不足畏以施諸身者為存乎令

聞廣譽以顯乎父母者為在乎立身揚名然則答（名）也果何負哉亦曰實而已矣世之學者則不然居則曰莫我知也進則曰莫吾與也顧其實方如不比之參辰無當之玉危斯邈矣而尚怨人之莫我知不吾與則亦可謂寡所自審矣吾與二三子熟有暇矣必自以為名與實參宜如何也然則所謂名者亦真可逃焉而吾皆為實耶將多取之無傷也抑亦可以初無意而後自得也當審處以告

第五　朋黨

問黨錮之禍痛哉言乎夫以李膺范滂數子之賢而或坐取鉗鈇或相枕以死而不悔則風俗之移人至如此也唐自大和以後掎角擊援平居蔽蝕人主之聰明以私相建置務為不可更易者皆其左右大臣躬自為之甚者至號牛李一日天子南面喟然太息以為去此徒方難河北極虜則可勝慨哉且以為君子固無所黨乎則易之泰何取於拔茅以其彙征劉向何取於禹稷皋陶之傳相汲引孔顏之交相稱譽也或曰人固不可以無黨顧邪正如何耳使此言誠是也則為人君者將何以識其邪正而去取之乎其試著之于篇

第十六　用材惟其長

問全美備善不可人〻而責有能有不能天之降才則然也聖人以謂將以必不勝之任而加之有涯之衆智則必為怨心遠而缺事多故寧曰與人不求備用才惟其長而不寧曰吾將教玉人以追琢與夫責騏驥使捕鼠聽鵂鶹使窺晝而為不切之左數也夫公綽之恬淡寡欲以為滕薛大夫則迂矣張敞之剸煩理劇以為太子之傅則蹶矣龐統才任治中而宦于縣宰黃霸最優潁川而僨於入相何則有所長者有所短也故曰四士精一德以事其君豈虛言哉方君相材官百吏赴事功如不及之時其間不無所當先者是說也顧以為非析諸吾子莫究姑試言之求合孔子所謂使人器之者

第十七　兵制

問兵者已亂非所以胎亂與所以養亂且拏亂而遂至於喪天下也追觀前世兵制惟立衆為完簡以有要其後西漢則有五營騎士六郡良家子貳師樓船伏波下瀨因事以立稱厥（當作瀨）張材官羽林期門佽飛孤兒因稱以講才三代而下言兵者

有足稽焉迨夫三國分天下鼎時五胡據中原力争代北相長雄而江左更紛放于是兵制紊矣唐因周隋之舊始制府兵方其盛時十道置府至六百三十四悉有名號而関内二佰六十有三皆以隷諸衛有警則譴征汎掃爲勝兵無事則持鎡逕田爲良農此其凜〻號有五乘之遺意者也　国初剗夷荒類團天下精兵聚之京師而禁軍之額合一百八十五自殿前侍衛兩司下至皇城騏驥率有所領此亦與西漢宿兵内地無以異也異時边防號弓箭手者皆授以田此亦與唐隱兵于農無以異諸君試合前代之得失以附之當今若曰兵事固大未易質諸草茅則雖微吾子誰不樂爲此者

第十八　茶

問山海之貨所以養人者不貲而茶之爲利尤愽秦漢以前未有以茶爲礼者三国時孫皓毎享常曜許以茶荈代酒其後謝安過陸納〻待以茶果自謂我家素風茲其椎輪與然亦未始有禁也味源寖闢群嗜大騁故趙贊領度支而竹木茶漆類皆有税实始于有唐之建中悵滂使鹽鐵奏立茶税號十分税一實始於有唐之正元於是享利始籠于縣官矣然猶陸羽著経毛文錫綴譜温庭筠張又新裴汶之徒或纂茶録或製水經或述顧渚至相踵于世百年已来極于嗜好略與飲食埒者其今日乎今日第茶者取郝源爲上至如日注實峯閔坑雙港烏龍鴈蕩顧渚雙井鵶山嶽麓天柱之産雖雀舌鎗旗號品中勝絶殆不得與郝源方駕而馳也其品制之殊則有若金挺六花葉家白王家白其色類之殊則有若的乳白乳頭金蠟面京挺好事者往往抵金茶民不遠千里此比歲之禁所以愈密于疇曩也日者議臣深究厥弊一切條上乞弛去榷法以便公私語其大較則商之宜已詳矣若乃纖悉委曲尚亦有可言者乎二三子其考古以驗今毋忽

第十九　州縣之權

問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所以輔弼王室其守天下而爲長世無窮之慮其爲法甚密而小大之勢皆足以相維持故曰天子萬乘諸侯千乘下至卿大夫百乘以大使小以百使十十（當作）如身之使臂臂之運指而三代享國最爲長久自秦罷侯置守凜

魏以後相承一法　藝祖革隋唐五代藩鎮之弊並設郡邑差擇守長幾二百年安于太平原其創業造統之意豈不以京師之于州郡譬猶虎兕之有爪牙鴻鵠之有羽翼爪牙不銛利不足以威百獸羽翼不完強不足以絶千里州郡事力不完不足以杜漸防微而悍倉卒之變此理勢之所必至也議者以為承平之久州郡之權日朘月削遂以寖輕若夫泉弊銖兩分歸于計司尺藉伍符移隸于諸將丁黄保伍外統于使者而州郡斂衽以尸百事之責是無異于委人以牛羊而絶其芻穀驅人于攻鬭而奪其芒刃其為患豈止廢壞毀傷而已哉苟欲使今之州郡漸復于古稽之前世輕重適中孰為最近夫圖治于未然觀變于甚微固儒者之職也試詳言之以蔽有司之惑焉

第二十　　禁謁謁禁

問謁有禁著于令甲有自來矣吏弗加迪迺者聖上憫焉取元豐已來有司未盡推行者上自一二大臣下逮百執事之別凡府寺臺監號為要切與夫廩廥筦權之煩擊一切申重之使毋敢不恪雖三代直道而行太古天下為公不加此矣夫寡

特之與比周靜止之與躁動一人之身何求而不得頓上之人有以逆處其未至耳且異特日力弊于無涯之將迎公道屈于臨時之請託者今茲壞植謝舊宜不無其人矣異特操竿牘揄修袂望塵雅拜纍然乞憐者今茲削迹休影宜不無其人矣義命之不安廉恥之不力雖有知巧將不能善其後則吏議怵之故也夫苟且之俗黜則俛勉服勤者奮奔競之風弭則篤于自信者興是則名為禁之勸在其中矣是宜學以入官者之所樂聞也諸君其試考古　驗今上以焜燿　吾君相之盛舉下使斯民知公道之有在頓不躐欤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終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安成劉弇偉明

策問下（雜著附）

第一　召試著作正字校書

問文字之職歷試（一作世）選之尤者漢有待詔金馬門梁有文德殿北齊有文林館後周有麟德殿皆所以規恢矣躔奬拔士類故必學涉詞尚足以高前躅擅當世然後居之而不疑太宗之始旁引秦府記室合十八輩置之洪文館諏逮得失時號十八學士入館者自謂登道家蓬山開元中明皇更集仙殿為集賢以寵張說自是集賢之名因以不廢方其盛時韓翃閻伯璵孟羌朝陳兼李白之徒相與柚酣思振孤韻抵掌高睨至無敢誰何者一何韙哉近世雖有修撰校理校勘之號頗非其舊矣翰墨之壼至乃一變而為膏粱之區再變而為酬（一作嗜）勞之地高謝偃蹇捷（一作棲）筆不下尚修撰云耶汗青磨滅于古初蟫蠹蓄息于當年尚校理云耶先帝創艾斯弊也一旦罷去之悉盡挈其實以歸諸著作正字校書為然議者尚以為白墨貿亂淄澠不判則不若用　祖宗召試故事以訂其才否可也且恢文墨之地責之文墨之事則誰非文墨之人一日拔置嚴近俾之代王言運樞極此其出也孰謂勿試而可二三子試為具之

第二　復賢良方正科

問以言取人則迹掩于浮響之易移而實喪于繁文之每勝然考其猶有補者其賢良方正乎自孝文親策鼂錯于庭其後千有餘載雖賢君磊磊更出治世凜凜相望然褒然之詔不害為歲下莫舉之罪特（當作時）議諸礼官則試以賢良方正佽助于人主為不少故也是以一兩賜之不若一日月之薄歛民焉有未知之利亟國焉有未講之隆替一旦提筆天陛之旁皆得列而言焉決游氛之蔽虧增白日之末光古所謂不諱之朝蓋不過如此柰何其罷之哉彼說者不過曰君子惡訐以為直又其記誦瑣瑣初非經奇是應罷耳曾不知得一通春秋明王體如漢之董仲舒得一奮不顧身排斥大閹如唐之劉蕡則彼賢良方正獨何負于得人哉自更科以來豪傑魁磊之士抱器業蓄憤懣思欲一吐胸中之奇者幾人于茲矣且罷之誠便則古不宜有是科也日者固已復詩賦矣豈詩賦可

復而是科未可復乎抑亦復之固自有漸乎將復與不復未足為科擧之增損也願聞所以不吝隱者

第三　紹述

問五代彫弊習俗之日久矣天右　吾宋爰集有命藝祖神武震疊頓八紘而掩之卒定天下太祖祇欽靈承眞枕覆盂以昇生靈告成天孫捨述覽古覊致二虜飽之金繒時則有若祥符加祐乾旋坤轉更宿業而向方時則有若治平元豐一祖五宗百年于茲賁毓渾涵協登至平休哉悍乎不可尚已　聖上龍飛奄宅四履祇厥顧命疚閔于誠有意乎式往訓而席前休也然議者尚謂凡　祖宗詒孫謀以燕翼子根丕緒以紹昆裔者亦已勤矣曾未一二而擧行之則豈為之輔相者亦有待耶且宣王之始天下之勢不啻如綴旒棲苴而卒所以攘獫狁平淮夷者以吉甫張仲之徒相與復文武之業故也孝宣雖號綜核名實而卒所以熙甘露神爵之化者以魏相擧文景武宣故事故也然則為今之輔相尚何待而不為哉諸生試言其所當先者求以復諸　上為

第四　春秋

問王迹熄于不競之晚周而春秋作本末十二公始終二百四十有二年紐絕綱障橫流抗于一王之法推之乎三代之上至矣其書則存乎說理其義則存乎推見至隱其獎善而抑惡則雖斷編缺簡零落之餘華袞之休鈇鉞之慘懍乎其始長在也是仲舒歆尚之徒用以考災異則雖犹捷鼓以須贊而不疑之按姦不過取諸劓贖之事而足耳故曰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冝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豈虛云哉運丁　神考自我作古罷官師揭俊傑使之應吾時求者非經兼須也而春秋不預焉彼為士者亦以是書為無預吾事則往〻撫褒高謝不復省錄曾不如諸子之釀細文該近趣者時見採掇也且春秋以經則居五以本則本之聖人則未暇及之也寧得以為無謂乎豈以始學者本之以詩書智不足以逮此歟亦以時無咲助未可使之昌言歟將三傳已自有得不復以遺後人則莫若姑置歟左氏傳歷漢數世不列學宮晚見好于劉歆乃如盛行然聖人之經非復左傳比也今也擧而明之殆其時乎二三子試語我乎崖略

第五　謁禁

問悠然來沉然受施施焉而昵以私遂至巷结轍而戶摩肩誠天下之所公患者此前日禁謁謁禁之科所以不得已而設也揭榜當戶者不知凡幾所踐跬卒歳者不知凡幾人上自相府下逮守令與夫米鹽筦榷之微一切檢以限劑畏事者至號其法為狗交謝故舊如藐爾之塗人弛慶弔為不切之小謹卒然相遭未暇轉盻已如傷禽之驚虛矣夫宰相為天子求士宜莫親焉躬吐握之勞則闇之周公矣闢是相閤則闢之平津矣今也何獨與之殊乎至於守令則又使客之禮不可一日廢焉者也柰何其柅之哉或曰禁謁謁禁是非壅人而絕之將公天下踈戚而一之也夫何病或曰三代直道而行禹稷皐陶相汲引而不為比周則公踈戚而一之孰大乎是且前日　朝廷柄用二三大臣有不便輒弛以利人則天下喁喁寬簡之秋也彼禁謁謁禁意殆將葦之乎若曰事固不爾則謹以遲諸生之告焉可也

第六　疾醫

問久矣醫之不可廢於天下也洪範六極凶短折預居一焉而周官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雖其肯細之皮膚若不足治而藥劑殺之齊犹掌諸瘍醫則所以俟民者亦以盡矣上古之俞跗中世之秦越人春秋之和緩與夫漢倉公魏華陀之徒或激怒蠲痾或湔浣胃腎或處以法度毋得輙更或為五分之熨八減之齊以摩按調餌之所至無不立愈者何其神哉末世之醫至乃弊神于力圭刻思于肘書砥敎才之芒操盈粒之炷自以為岐伯鬼臾區淩出而曾不知起仆肉枯之妙正在何許療治之効纔十二王而斃者已過半矣古人求醫必于三折肱之家厥有意哉　我朝炤彼壽域一踦含生上而京師則有翰林尚藥醫學之徒妙手揮斤下而郡國則醫博助教時出砭劑以振綿惙惠至厚也向急售淺中者或搖于末利或撓于故步高騶大奴輝駭委巷甚者一發囊之嘖而隨手規贐又況其術初不善耶今欲如周官歳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而上下之與夫死生則各書其所以入于醫師然則所謂制其食者當以何道書死生宜如

何也願聞其略

第七　佛

問聖人没中國晚乃有佛而凡先王留迹以接蒼者始不競矣佛之說曰無始以來誰傾愛纏淪苦海者彼惟不知最勝法中有無上果可以證人可以超方而方復羈嬰滯念執着妄緣浪與腐朽俱化是誰之過歟於是出所以爲人者而悉得解脫者一切畀之號教外別傳至以有生爲西兒以謂證是則成佛反是則轉徒多劫佛之說如此其徒之從事於佛者亦不過曰如此夫佛與其徒正自不得不爾何預世俗而近世好事者至乃假此以售進取名則儒也糠粃堯舜蔑矢曾史有問焉者曰佛之語則然行則儒也充腸以稗飯掛體以畬衣有問焉者曰佛之教則然燥吻捷給是東方號號隱語者也自謂爲禪醍醐一榻是宰予之一事者也自謂爲定禮義之冠冕指爲當身之径指天屬之子姓視爲生外之長物吊奇則飾怪語以等偈頌矜博則標子住以無貝葉察其機械小數初在肝膈之上錐刀之末而徑欲馳四無礙辯檀六波羅密亦可謂不量力矣破其有得者果若是乎孟子曰一鄕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而孔子惡似是而非者嗟夫儒者之弊一至於此諸生其束喙乎

雜著

海門按田書陸瓊橋壁

淮海人謂水南貫而順下曰涇若頓凌淫六丈涇是也謂始別而卒幷曰浜若黃浜是也謂挾水所奔注使迮且不漫曰夾若鱸魚夾鏤沙夾是也溝則取其騈驪（一作雜列）若匝舍然故有新溝（京本有溝字）則以其滴〻如人之趁委巷故有曹梢（京本作梢）巷貼四達而平者也沙坌以矗（一作介立）聽（一作耐）鼞蝕者也符括農民耕且使有名者也沾土之絶海（京本作溝）而遠于中者也段其有其土而限甬疆北界者也塗澱而趣者（音探）遥而下者釀濇舄鹵者退灘殖且漩（京本作函）漫不任漑者而捍環田若舍以却水者也元豊六年秋九月余按田始浔黃浜愛其寛平愽衍（一作愛其沃甚）以謂雖使注濁涇其中求沃（一作後）于是弗能也道旁見犂田（一作稱科）洒〻如攢指問土人皆曰此穡之最良者民築堨爲（一作堨爲）有積秸（一作藁）如坻

建小穿其旁自謂囷傳（一作傍）囷率羈狗棲人使司盜（一作衛）至終夕投作不休少息則繼之以歌呼謂為踏場相舂者無問（京本作閒）童（一作兒）媼悉和也甚者向畫相追逐鼓歌相期會遣巫下神閒遺米團里（一作小）兒徼祈賽福翁若容操雞觶漬蟹醑列置篝中求酒家往飲啗醉者或仆卧膝閒或袒跣作氣指儲胥（一作所儲）曰吾醉鄉物也（一作吾醉資也）其衍樂盤嬉（一作衍衍樂易）如此蓋悪歲之幸民也（一作故余按視滋不敢食頃弛也）明日抵頤淩涇按劉踪旺十二人號海塗者最後題楊王廟壁又明日按王守明段鳩表瓊等十九輩覆視前所驗槁苗惧窾于実也又明日指背飛沙壠越新羅貼過坊之為（一作在）東下沙者少前濟六丈涇抵蔣浒蔣浒少通（一作善）道悍中絕如決蛇腐絇潮汐去來（一作瀾頭狂奔）比他處尤險澁者也李義石璪左素三瘠田在焉已而望東沽求陳楊符故道登醎水垾絕處悼仁孝村逃者不復故（一作美）田類為莽墟追念禹功愴恨（一作慨愴）者久之暮宿陸瓊橋訪（一作訂）前路夷險是行也寧復有美田盡如黃浒者乎鼓歌相徼逐寧復盡向時之民乎道之曲折寧復有險于蔣浒之東西者乎囷壁之以告後之按田者使勿苟而已（一作宅曰吾將徼諸行杜曆却無囷壁之次後請）

書隱居王適中壁

吾友適中天資豪爽雖蹟路有司積捻而視率中人猶咉也故論文則拔牙角商詩則跳奧突頹頹千世瓜掌萬徵不泠汰而清不嘬嚌而腴與之處如汾晉周鼓楚之松越簫不遠古韻高出而弥令坐揖蕭洒也豈與風塵中物計勝負哉元祐庚午將晦之前四日偉明試筆

書漢武帝故事後

撰人班固世出官次未它見故事中言儀君傳東方朔術至今上元延中已百三十七歲元延成帝年號也則周者其成哀閒人歟及其後言迎神君詭鬼神事與浮屠相類則予又疑後人託為之也然其閒敷叙精緻雖多誕謾不經要不與外戚傳郊祀志相表裡者蓋鮮以為非西漢人文章不到此予從里人王夔王得是書因為之讎正非是僅十二三既傳之別本則輙以此本歸王而附所以識固者元祐乙丑孟夏廬陵劉政

刻劉宜翁五詩碑跋

一日有郵筒自羌南來抵余與李君英發者發之

則前韶州太守其與劉公所遺五詩也時仰山上首德親適班坐余謂李與親曰公詩語灑々似從天仙中來其傳而在人間亦既多矣使讀之者不問其所從淂必曰劉筆正爾譬之水下千仞清壯峭潔可望而知也而此五詩者尤號孤唱不刻續而工非韻偶而律其懷舊傲新弔歎荒落方復蟪蛄悠々之徒而與彼眺盼八極者相季孟則豈若遊仙步虛之作澂神汰慮佹々而後為至哉于是親決起蘄叩曰審爾顧丐本乎子副諸豐琨相與好事者為私室修如何余與李笑謂曰親乎哉尚詩為耶夫知好公詩而初不自好念與好之者同是貞好矣吾等亦何復執惜遂探本書其後以畀之公節義人也當官敢任大事則今所至自謂（京本作号）三茅翁者元祐三年仲冬廬陵劉弇前暉閣跋

書楚辭後

兹本傳自廣陵董天民天民主通之靜海簿自云淂之林公次中家次中淂之子固所謂秘閣本者比模本十異四五予從天民求之十反不厭然後淂而視竄字之在模本者與模本莫有而予注其勞者類不少則乃婦以其說為信然求則楚詞善本視天下宜不多有矣故余于此本尤系志焉元豐四年秋九月中澣琅山識廬陵劉偫明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安成劉弇偉明

疏文

興龍節開啓功德疏文（代洪師熊日通待制）

右伏以曜靈契夢華渚發祥貴人開載誕之期縣宇協延鴻之望況臣民社分寄章紱榮身生成（京本作平）靡他裨補何（京本作宜）有雖乾坤之造終始難報而臣子之願中外則同奉千官（京本作歲）之觴目斷堯天之雲目考諸福之物情深周雅之岡陵爰即梵宮仰祈覺蔭伏願　皇帝陛下鴻名載赫懿鑠于昭一六合以宅中四三皇而觀妙域躋品庶衣燕（京本作賜）高年無疆惟休永錫難老占南極之星蓋一勞（京本作宜）增有爛之輝聞（京本作高）中嵩之呼者（京本作有）三更協後滋之數臣某等無任瞻天望聖祝頌激切之至

又

右伏以瓜瓞綿休電虹誕聖龜赭兆一人之慶葵藿傾四海之心而臣尸責熙衣饕榮外計範圍所至爝灌何功雖成物者洪造之難名而愛君者有生之共願指日下而長安方遠奠奉宸觴詠夫保而南山不忘獨先祺筭厖徒開士徼福大（京本作覺）雄伏願　皇帝陛下有截承祧于皇憲極性五帝之仁于堯舜迪四人之哲于商周星揭老人數超神筴且天地無情于芻狗補報終難苟雲而或致于象龍感通斯畢臣某等無任云云

又

代在州官

右伏以甲館延禧流虹誕聖踊獻歲發春之候兆衆乾出震之休葵藿知傾臣子敢後惟大雄之普覺（京本作現）緬浩劫以播慈載款紺宮仰祈祺（京本作其）筭伏願　皇帝陛下庭衢六合步武百三駿惠龐鴻竉綏戴履閶塗而迷七聖後天而淍三光麾飛五之龍廣燕謀于下武採浔一之策邁慶祝于華封臣某等無任云云

又

代西衙侍禁

右伏以天命集而前緒光德水清而貴龍降千齡啓運萬宝延禧況臣身荷寵榮屬縣姻婭雖難报者聖神之天造而知傾者臣子之葵心爰款奄慈仰祈祺筭伏願　皇帝陛下六龍邁震而作前離隆不拔之丕基耀無前之懿鑠星輝南極呼契中嵩無疆惟休已慶（京本作聽）謳歌之歸啓以奠不庶更資富壽于祝堯臣無任云云

坤成節開啓功德疏文代熊待制

右伏以洞庭汎而木葉下一氣驚秋黃河清而聖人生千齡協契啓嬀虞之僞汭兆興夏之塗山天壤燕和華夷均慶不有覺慈之析嚮孰資睿筭之龐鴻紛緇侶以鎗洋繹貝文之祇還翕是百祥之降諡茲五福之先庚期涓埃有補淵嶽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素舒閫教厚地敦方任姒之光大周家德盛而未嘗遭變馬鄧之維持漢世事嚴而綏足解紛非如擁日東桑回春北陸措洪業于聲氣之弗動廣慈訓于謳歌之已歸而臣某猥殿外邦適逢令節休雲天之普施欣草木之餘生建隼憑熊千里尚留于楚尾獻芹傾藿三呼敢後于嵩高臣某等無任云云

又

右伏以萬物順成方應金行之序千齡集慶誕開文母之祥實惟爽夏之交欣更協神天之來相梵金布地曲致精嚴貝葉披文載陳悃款庶集上聖之善仰資有永之年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德體坤元信膺天助宮闈正位飭陰教以修明宸扆聽朝散仁恩而覆露群生悅豫四海敉寧臣某等忝冒王官運逢令節物雖論報但傾懇到之心美必思歸願頌綿延之壽臣某等無任云云

又代劉運判

右伏以盛德在金玉宇快凉颸（京本作飈）之入皇天開聖璇宮儲慶誕之休元雲布色以通霄（一作宵）大陰騰精而協夢德均持載歡動幅員惟含齒戴髮方幸于闔希曾鼓腹擊壤不足以報稱自非款西來之最上何以佐南山之疾呼載繹貝文肅將蒲饌葉璽長之曆筭茲擁祐于覺慈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纘女延鴻俔天錫羡雍容彤管之法度增大軒星之輝光位正六宮協王（京本作關）雎之詠周姒母儀三世（京本作四海）陋沙麓之與齊（京本作有）田（京本作商）壽域躋詆樂郊適衆有效珍之百物無失所之一夫臣某等令節親逢簿躬知幸居然傾藿空迷覲闕之思迹彼獻芹更效華封之祝臣某等無任云云

又　代在州官

右伏以璇玉成宮星娥協金行之應元氣西浸戶地維符火德之祥序屆秋良天開慶誕擁百靈而萬枯奄四履以煬和徧歆能仁更資有永煥若禪扃之金布闌然淨侶之雲臻哦貝字于珍函致蒲盂

於香積俯傾葵懇上祝椿齡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軒揚飛輝椒塗抗則負扆憑几之隆頤訖奠枕覆盂以冐幅員式朴以嬉既安且治而又率循嘉祐之故事對越　仁祖之閎休赫然隆名高彼夐古臣等幸緣天與節乃時逢且清明再造于乾坤雖形容而不得而喜慶預知于蛛鵲庶感通之可歎臣等無任云〻

坤成節啓建功德疏文（代洪師熊待制）

右伏以配文嗣音大姒肇洽陽之福毋克成聖慶都儲斗野之休候爰届于清秋節適臨于慶誕觀萬物之理皆知致養乎坤誦小雅之章敢不思報其上迭用心先傾藿地欵布金力資而鷲之覺慈仰祝南山之壽筭伏願　太皇太后陛下無彊垂裕俾艾延鴻有開必先永錫難老清蹕而朝萬寓後天而凋三光擁介祥祺億寧盛世雖疊〻　神明之顯相輔順當然而區〻草木之微生投誠止此臣無任云〻

又（代衆官）

右伏以雲容入户一葉應天下之秋王色覆衣萬世得聖人之遇天地之生成無以報華夷之鼓舞無（一作莫）不同方屬葵傾敢祈芹獻上萬歲壽初遠於千官歸而旦尊莫先于百順伏願　太皇太后陛下增光離照開大震塗未艾延禧無窮申筭動星躔之其翼叢雅什之岡陵大德之必得其名已餘夐古多益而以莫不庶更祝後天臣某等無任云〻

祝文代

謁文宣王文

惟天地之大萬物雖知不能報然無不报之萬物也夫子天地也頤區〻薦奠何有哉亦誠而已矣某守藩之始方儆王之休以佗斯民取王之所以遺後世而無窮者以　學者則凡進謁祠下敢不式遵故常王其肆臨之無替尚饗

謁兖国公文

惟公懿言行以開後學特用舍以同聖人視儀上公以食兹土某守藩之始典礼有在敢不奉以送事衆用躬謁祠下庶其臨之尚饗

祭順濟龍王文

夫雲雨固王事也千里亦地凡神而食此土地宜愧之而王未暇及此豈太守咎耶謹用所以當告

者待命祠下惟王其利澤斯民毋忽尚饗

祭文

祭海神文

維年月日謹以清酌暇（京本作庶）脩之奠致祭于大海之神曰海之在天地間醜百川使下赴且色爲而不拒也初無小大汙潔之辨紛萬族使蕃息冗長而吞吐踸踔乎洞鴻漭瀁之濱也曾美惡之莫予間夫惟萬族也而無所間則宜亦不使一民或失其（一作至于失）所夫惟百川也而無所辨則宜亦不使一方之獨被其患閒之往歲若實憑怒弗補（京本作適）厥經漩瀾倒注奔鯨駭陸鼉黿生釜天吳馬啣蟈蝝陽侯抃手舞歌颶毋抗鱷嚇鬣曝鬐千里悉湫斯民嗷〻靡所控告彼膏者壤燿爲如掃豈伊民祀弗將弗虔豈伊沉磔犧廢歷年若譴若訶靡遑斯懲今令之來也實父母斯民而適繼其後實根有此土以處而戚休是究實土毛生産之弗請爲憂寔賦輿貫粒之腐敗是疚寔維霖霪惧或沛滂寔維塹防未悉完構用迪惘誠將事謝涓碩肥者牲有羞孔時若戾止以妥以綏將若是使往者之泌湧妄行反而爲今茲之利涉安流也將若是使往者之祕怪騰軒激射濤波反而爲今茲之儲窑宅幽也將若是使往者拔木飛屋不約之怒號反而爲今茲冷風之蹴和氣之游也將若是使往者霾昏不祥祲曀蔽虧充塞上下反而爲今茲望舒之夕泛翔陽之朝浮也登餘波于上而揮蘇苗之旱澤霽澄濟于下而爲粉（一作）瑞世之閑休長魚蟲蚶民食彩稠烏肉搖夷下滲弗留（京本作字宙）毋或鼂屭摧檣傾舟毋或瀆（京本作瀆）鼇濫漫民疇毋使鋸牙劍尾乎搗毒毋使旱魃螟螣乎肆媮毋息乎其慝毋愆乎其求其毋爽神之既其毋貽今（京本作神）之羞尚饗

祭王荆公文代人

噫嗟公乎何爲其然乎豈富貴迫而賢有智累乎將造物者畀付（京本作賦）施予或嗇或贍而羌不可以力騁乎抑亦靈芝慶雲止爲瑞物而固不免夫翁霍而散輿灌〻而萎者乎且從古以爲難者莫甚于掃不揔之蠱起久仆之瘻以與一世期（京本作勸）乎有成而甚者至使天子快登平之適遭斯民無騁駘之斗駭非守能固其初力足以郡其從者能之乎然士或勇于有爲而昧于知經求完乎此者不

踦則躓而于斯時也有能爍傳注之秋燐採百聖乎虞淵倖然號為一家而使後世于此有攷者方自我作訓則可不謂覬聖人之閫而直躋者乎已而擲去事權一毛九牛凡此者人皆難之而公或以為易人皆偏為而公可得而兼若公者其殆命世乎其有持而未已者乎然則我尚何悲乎夫惟周衮旋待于公歸啇霖更期于說作天下之有望于公者以此與夫識公于四十年之契闊而遇我如旦暮之頃訪公于千餘里之鍾山而輒申我以縞紵之好吾之有得于公者亦以此而厥望未償撫恵方甬一旦歸竃于漠〻之九原功業之及人者未能几何而愧獨遺此平生則吾尚何可無悲乎噫嗟公乎庶其來夲予觴乎尚饗

又

嗚呼麟鳳儀游扵舜之飛傑立一世有公于茲江河取東吞吐源委厥彙洗光非公而誰自古在昔革則寔雖睢盱回沉衆所共患或拊而跳或諗而誰（京本作淮）及公有為辛底于安久矣聖経理欝弗通傳注披〻悒霞帝蒙跡漢迄唐大隋厥宗及公有訓孰敢啍訌奎輝不揚蕆我文造冗長戚促孰訂孰攷朱藍莘妍鏤句雕藻（京本作句雜藻錢）及公有作霍翳一掃始公熙寧寔舟蕃錫大賚天子逑憂耆蔡國経天子逑諏人謂公進說啇旦周公熙寧季以位告去孰視冨貴擲如遺屣我祖東阡甕牖蓬户人謂公退留侯踈傳嗟〻我公今則已矣來軫孔道未梲先柷壽則大耆及中斯止平生磊砢尚可倭指曩子曉遭公力迷籍方公長往余吊莫暇音徽求詠碎影何謝長蹏薦辭播哀脩夜尚饗

祭鄧通直文

嗚呼誰非豊財稽德則匱君裕于德而不財愧爵以恩叙莫能生存君侈于福生以爵閹孰昌其生孰當其齒弥百之年及中斯止麻源之北章水之東有翩歸旐髣髴音容人之當然大變曰死足慰無窮是惟有子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王夫人文　三首

嗚呼人治之大內則閨闈視古無愧亦有成烈彖閑靜荘逑訓是服粹究弗渝惟夫人之淑熙如春暉字弱撫婺中外怡愉惟夫人之慈有子材賢震赫家声龜組待僇惟夫人之崇終始一德惟琮惟琰凡弗能者宜夫人歎百齡飄驟星比隙駒八十

于茲誰夫人如丹旐有翩指日徂南薄酘薦辞庶
其無慹尚饗

又

伊死生之大变如索陶之糾紛拾永年而歸全斯
足矣而何言懿夫人之閔世寔宜家而淑溫成夫
子于佽助迪終言而純々粤平時之里閈争挹鬭
而取芬如聯章而騈組煒焜燿其閭門方視古以
騁烈豈長訣之足泯瞰閭山之嵳峩指歸途乎兮
窀遽哀音于素旐綴咸嗟于路人蕊陳辞而一酘
庶髣髴而臨存尚饗

又

猗欤夫人王宗之媚如裏斯褋裕我中饋亦有就
德靜專柔懿々有修慶厥紹昆裔婦順母儀終耆
来暨播[illegible]里閈不能首覞人生孔艱十五夭痵天
不啻年而天人畀舉世患苦衰落凋替紳緌聯々
夫人門地昔盖母賢寔惟其子其間寂寥今則高
視哉々閟山寠藏之啟指期斯澓式筵式几靡誠
弗將六職惟吏矢辞侑觴尚其臨止尚饗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安成劉弇偉明

墓誌銘上 墓表附

宋高士何君墓誌銘

上嗣位之始詔中外得言事未幾四方章輸登聞
日以百數　天子仁聖幸加惠臣庶諸誕謾亡益
於治體報罷貸弗按而其間剴切世務赫然號能
建明者録用如治平四年詔書是時以言起徒步
自太學生何大正始大正自言始吾毀齒而亂吾
父丞轉之南畝而坐之門側之塾期我學也及束
髮而弁也夕去吾孺子而朝仵之成人期我躬行
也遺我如此與財孰多又曰方吾父弃養惟不肖
嗣人不克立不能修大窀穸事使親客淺土萬死
不償責今省南歸幸蒙　天子厚恩還奉適其時
宜得銘播幽用追補前僁陋失先王始嘗腆遇我
且有文敢以謁弇曰是則我不可以不銘君諱受
字持謙姓何氏世居陳留太平興國中有出為韶
之仁化令卒官因家焉者於君為四代祖王大父
諱世隆王父諱選考諱貞江嶺間俗神地理而王
父喜讀青囊書間語術家曰試為　我求靈澗福孝

益老大吾後者不議貴術家曰有是在南安之橫浦驗如言卒徙居之故君遂為南安人自仁化後三世不仕而君好學略通大義不類他隱者借高自名以文撼有司一不契投筆硯絕口不言進取少時侃侃自將孝行高里中族姻有弗槩於理必引以歸正雅不治產然喜施雖隱約阡則援人益力笑未嘗壞顏人有干非其意不為動閒讀莊周書曰快人何恨（疑作限） 吾送老資也晚嗜泉石推知勝處幅巾芒屨男往不疑里中歲時擊羊豕上冢坐社衆揖君乃歡雖雞黍為具或閣匕筯須君至乃舉而君亦悠然徑赴未始失意一人太夫人年九十尚無恙君于是六十有四矣白髮婆娑奉旨甘契節適親亦對之歡然有壯子孫愧弗及者內外娛戲感性更外除榮甚猶不御酒肉人以為難元豐四年十月疾終于家壽七十有六娶楊氏再娶劉氏皆前君終四男子如珪如璋敏求大正大正賜進士出身宿州司理參軍初太正游太學無耒資敏求曰無若吾繪事當可辦因俱留京師十六年竟就其弟女子四人皆已適孫男二人曾孫二人建中靖国元年二月二十九日辛酉舉劉夫人合葬君于大庾縣玉池之原君長于大小篆傳神山水得意處自成一家嘗評李斯陽冰篆如嚴諸侯助祭凜〻不見頗倚見閻立本凌烟功臣像王維輞川圖曰元子去世誰復識常山蛇形蓋以自況云何氏系出武王子叔虞其後十一世曰萬食采于韓春秋傳所謂邘晉應韓者也秦并韓子孫散處陳楚間習說音謂韓為何故有何氏銘曰噫新居清東秀儲固護而發舒噫若德有蔚其特衍施而厖碩斯祉斯隤覃我昆来其尚多乎哉

宋居士王君墓誌銘

紹聖三年夏五月二十九日居士王君以疾終於其家之正寢既卒哭矣其孤廷彥書謂余曰天以釁禍酷吾家諸孤罔弗譴而鍾吾考吾人雖相與抽推殞泯頹萬〻無益逝者獨求世之名能文者誌銘禪傍尚裨信且有攷此其為終天慭何限敢狀以告余于王氏定元豐同年進士又嘗獲拜居士君則所以欽識之是無易我者維太原之王系自仙人子晋其後顯者間出有以戶部侍郎終郭周時曰朴者于君為五世祖宋有天下侍郎之玄子始從江西之廬陵遂為廬陵人君諱九疇字建

中曾大父諫大父邈考堯遠君四世不仕而君尤以隐德高鄉閭方尚少資警敏已如成人加壯而端毅況默雅不喜設飾平居退然若不預事及事至求辨揣機括立發取無負類智数者而不恃也事親以孝聞母夫人屬疾弥年醫藥護視未嘗輙去左右至廢寢與食迄其終無少衰者皇考之喪會君在道及訃聞一慟幾絕其後尝以為終身之戚時號慕隣里為之感動先是朝士恩他姓子以后己者加長矣晚更得子則寝欲奪愛作之取謀于君〻曰恩之誠若妨嫡正使不為嬉妨則是子去將為適柰何忽欲為忍人事耶朝士愧而止聞者義之嘗浮洞庭會天暴風人有以舟墊湖波中丐援溺聲甚力更數舟皆奪氣睨眙自脫引去獨君奚疑免赴急視鯨濤若平地或止之曰俱死無益君曰使我援彼而死亦命也賴以獲免者數人其仁心類如此始君頗亦有志書史閒晚為生事奪去緒業不卒而一時交遊皆君子長者遂以問學啓訓諸子至躬自督約嘗曰吾其作大門閭須吾兒車蓋容入耳佗非所冀也自宣義登第君益得故仕家事一以委能子時〻從釋老之高蹈者遺累捐縛等夷死生要使身世無毫髮恨急人之病如救災灼里之爭辨若不以干吏而以不得直于君為慊初君不嗜酒然客嘗滿門人〻皆得其歡嗟夫雖古所謂仕為而已歸教其鄉里者亦無以加此壽七十有五娶蕭氏子男三人曰廷堅曰廷彥宣義郎知江州湖口縣事曰廷老有文學累舉女二人適呂仲元孫慎徽孫男七人孫女二人皆幼以十二月庚申葬于儒行鄉仙桂里三合之原銘曰

前乎此流澤則長後乎此益闡以光有攷者德而斯允斯藏弃〻新阡既協吉息有徵者是為王姓安安之藏

宋劉伯景墓誌銘

伯景別余之一年補賀州富川尉又二年而訃至豫章余哭之如古所謂哭朋友（京本有者字）最後得其臨終數百言曰吾疾勢憤〻冀少日有瘳而目頃來殆不可力青衫黃壚此自吾分不可（京本作決不）復作兒女悲（京本作態）但生平百不一究吾蘊萬不一償吾志沒當有為我不平于造物者必徵信筆使我沒葉無滯懟淹恚將非子耶嗟夫君之寄聲我其

有以也夫是則前期襃次論列附銘左方宜無愧君姓劉氏諱戩字伯景吉州之安成人曾祖義總祖文爽考俊皆業儒蓋不仕者數世而至君考益以時譽髙諸劉晚復不偶旣而語兒曰得志固不在吾兒乎無為久憊場屋即盡取其所藏書數千卷遺君使讀君以七歲聡其父詩亟有忠孝語聞者咨尚號里中奇童及就整經目成誦日數千餘言至攙旁兒書孰之示有餘敏壯歲諸書蓋無所不讀能不遠（京本作苟）於去取始讀前漢書萬石君傳慨然撫褏曰貞得師矣至汲黯則曰與人意闇同他日視舍壁攬筆大染曰萬石君是吾師也汲長孺豈欺我哉時以為名言性樂易不事詭激甘脆非出自其已不以饌親丁內外艱柴甚幾至滅性歲時典（京本作展）祀悲哽若新有喪者雅不喜治生視貫粒空匱裕如也與人交初時儆迨會不可意決不獲噂噂相取附客至一室蕭然焚枯酌醴取適而已曰吾敢以樂謟憂乎閭里慶吊夙而（二字京本作必）先曰雖微我人其忽諸先是里豪有伯仲議睽居知君有信義相與特藉遂決之陰約君曰誠使我淂善壤頭效奇貸君笑謂曰子欲以是疚我耶卒謝絕言者愧歎以策試礼部第元豐末進士特奏名釋褐假承務郎初君弱冠旅貢士遊京師一時士大夫爭傾蓋推轂期以膴仕而施學淂嗇將肆浸蹟者迨三絶晚收（京本作取）一官而君白首矣及之官富川事巨細悉力審處過煩挈立辦無留敏有弗便徐為剖決引誠忼慨言敎質仁大吏以此多之疾之日太守鄧侯飛書官舍問狀所以勞良苦勉醫藥甚至語家人曰侯誠惻我無量但屬不應淂此疾雖革永訣語尚可料理復索紙作書僅成擲筆而終鄧侯淂之愕且痛（京本作慟）曰天奈何奪我佳吏乎年五十七諸孤護若喪歸塟順安鄉厚山新塘之原娶王氏前君謝世再娶黃氏子男五人公度公量公肅公儞公顯今為名進士女二人適進士歐陽燮許世延孫男三人大受大成大順孫女六人尚少有（京本有詩賦字）文集三十卷號無悶集藏于家始君無恙時有仙女來自臨賀自謂陳仙嬌仙當下時不復形聲數漫粉壁畫字書自見作詩遺人多禍福意初雖隱後畧無不驗者嘗送巧詩淂四十字有青天蓋遠山黃河流白水語人皆賀君淂吉贈君旣疾始怪（京本作悟）其語曰青天蓋遠山

千里歸瘞象也白水于文為泉合上黃字為黃泉死徵也嘻陳仙命之矣尚何逃乎已而果然又貢士刘璦君髫年時里中友也有斷金契君補富川而未赴也一夕夢與刘方轡送以輜車若取道之官者他日以語刘刘戲應君曰復使曳恩祀送君後乎夢不閱歲而君終君終之一月而劉死矣其精神（京本作調）所契如此君別余以元豐八年七月之十日終以元祐三年十月之十四日葬以明年十二月之十六日云銘曰

材則長得胡嗇南圖收西崦迫誰執咎莽難測學山陽厝貧宅厥有子可無戚

宋鄧夫人墓誌

有懿行女子從其夫之官元祐八年二月二十有一日以疾暴終于莆陽司理叅軍之官舍者曰鄧夫人世為南劍州沙縣著姓父硫有隱德母曹氏姜氏而夫人則曹出也生二十有五歸同郡陳君仝始夫人少特子之者裕于為親及歸陳宗婦之者安于為舅姑而夫若子初若不計其慈順既而亹然有閨則中外族姻至有力循疾放而弗迫者資淑柔靚莊所以替約其身甚備平居無惰容不妄笑語不以家有無累其夫然夫亦以此取辦其加于人一等每如此謂陳氏作大方未艾而奪之年使不克遂其志之思疑以沒天之戾于人其亟哉壽三十有一二女子于是莆陽君謂余曰歲有十二月十一日甲寅于辰則良得故鄉之北阡于兆則吉圖吾妻之窆于是法宜得誌敢以諉子嗟夫余陳执也義不得然是則誌夫人且詞以哀之無若我者詞曰

夫何天之不淑若人兮禍忽兆乎福先變索綯以繆蔓兮一瞬泯其百年揜蛾眉之修嫮兮閟鬒髮之連娟痛未朝而晞露兮奄先秩而摧蘭佩璆然如鏘鳴兮衣霞褰疑馭奉褰淹留乎下泉兮曾不以夫子之故神濯濯而長蛻兮形膠膠而弗寤愀繐帷之寂幕兮邈生平之笑語邁幽宮兮莽不追睇龍津兮还翼（疑作里）資羌數詰兮寓惆悲鋪懿鑠兮視吾辭

宋歐陽文叟墓誌銘

余紹聖丁丑舟而北也文叟疾良已過之訣語余曰老不貸我脾腎餅且弱問得上浮中乾之疴在法茲謂土不勝水肥醲丼臑仇敵我而燥石腐梗

以剃名者反若子弟之左右侍也疑泣焚煎嘐冐戟腸又數得醜夢決不久客人世且修短自吾分獨乎生隨乎磨滅念之令人不置片石揭幽知我且文則子在他日誠不能無萬一冀弇驚謂曰無若君會當有徤時柰何驟作不祥語是冬疾復作明年六月乙酉果不起其孤自廬陵走一介以書來京師請銘曰茲吾父志文人謂何于是為攷次致政蕭侯元卿所為狀泣且叙曰君姓歐陽諱通文叟其字也世居吉州之廬陵為右姓曾祖諱壽祖諱鵬考諱居簡皆不仕君開爽樂易少時炳々類夙成者就塾日誦書千言塾中兒皆出其下生九年而孤逮事皇考而弗得則取其尤篤者孝其母夫人弟其兄監簿君又二十年而長其家復取竭于其母兄為未已者友其弟慈其諸幼于是閭里翕然雖君所為既稱慕之則閒又愧其不及焉寧中　天子黜浮靡始詔取士本經術異時廬陵應書幾三千人雖盡斥故習然猶窘成說場屋成算莫適主而君獨晏然類無事者一出輙上列聲譽益籍甚明年礼部報罷歸則盡出家所藏書千餘卷羅諸庭曰是豈不足娛老何至逐少年計校

後先掠場屋美耶郎又與其配（京本作妻）約曰歲時祭享我則不可使非不繼伏臘醫藥男若女婚嫁凡若干中外親戚慶弔問遺凡若干費出則有程矣餘悉付饔奴使我得盡意賓客無留為也君喜客雖出天性至不可得而親澈限崖設不少貶降以是門無雜賓所與遊皆一時士大夫晚度舍西南地築愚堂居之自號逸翁時々杖屨还徃賦詩垂弈撥置世故取自放盃酒閒戶外過（京本有逢字）客經繹不厭也其達如此今夫利徒風舶雨轉遂什一乾沒走貪死貨長年無須臾閒愚也孰與深居審出泰而家者仕宦者卒然相遭必顰呻更弔嘮纏羈靮縋墨食不及（一作或不）下咽投老決去就反不忍以蒼髯易朱紫惑也孰與食先疇無愧色者之二人者固得矣而胥夫也文叟生不為（京本無此字）世用問取則多固失矣而獨得也嗟夫此其為無負欤壽五十有九明年冬十一月乙酉葬吾儒行鄉淳源龍坡掐娶劉氏男子三人曰伯虎則請銘者也舉進士有文學曰叔豹曰仲熊尚幼女子二人長適南安軍司法參軍蕭世砺次許嫁王氏未行文集十五卷藏于家初君之隱也今給事中范公鍾

過其家留詩道舊繼而作者甚衆通守徐君常校理盛君次仲皆以文高君行而又嘗記愚堂者斧也銘曰

涇吞渭濟如命何惟其自視不媕娿闒茸暢轂珮玉瑳哲謀肅乂聲試詞追古已然尚胡嗟焉黔鵲白寄一呵塞賓收影六籍哦其孰榮盛孰坎軻未年齋志在澗阿以此易彼得亦多嗟吾文史題且和壽弗克究理則那惟名與寔不賊磨視吾銘詩尚無訛

蕭孝廉墓表

熙寧四年夏四月丙子有宋篤行君子蕭君以疾終身是歲冬十月甲寅得縣之儒行鄉甾陂原以葬而後二十有二年壬申之六月其孤公叡之遊劉斧寔表其墓君諱汝為字叔展吉州廬陵人警敏莊裕于親弟長慈下而睦疎已自其兒時有聞而加長則寖以文學見稱于伯父御史公每曰是兒必張蕭宗君讀書取大体不讀ゝ箸華句喜讀西漢書會得意卷彌日不去手為文若陰與韋計語千百抽楮立就奔壯卓詭初不自收束徐則宿理盖蠢如也劉方採圖略不復飭鋸痕跡其上如是于是人謂君方將翕飛黃騁長道脫驂解服踈蹴燕越取萬里寄一躍中意弗蹶其在此曾不中道而適得蹶焉則咈哉天其不卒于昇材而戾之亟奪之果也先是歐陽文忠公過七里院得君所為記龕壁間者讀數四不釋曰筆勢疑高古作者正如是矣其題四明奉化之浮屠壁也至謂短綸不釣深弱弓不中遠張賦科蒐廊廟材疎矣丞相荊國王公時為縣于鄞一見以為得當世利病意君于詞賦絕人遠甚然居常薄之異時廬陵號天下士區應書者紛以千數有司幕處操鑿柄契圖方索来者氣君坐囂讙中題經目無巨細即一揮有司輙稱善以故連三冠多士廬陵至今號青錢解元以方張文成云君貌瑰整望之嶷然若不可親人相與處久益不忍釋去雅踈財（京本作略）所至不計貲寡多應手一空雖大戲弗靳也急人危難若出自其己士從學常數百人悉得其所欲晚益巉巇間語人曰古所謂正可坐之丘壑中者非我謂耶舍旁近有溪因命曰潛溪即卜築其上自謂潛室聚書秩屨自副若無預茲世者熙寧初　天子起有道士逸田野間者衆謂君曰盍應詔即件名

舉君孝廉郡守以聞而君死矣享年四十有九娶楊氏三男子公望公庥公廞四女子皆配仕族有集三十餘卷藏于家蕭氏故長沙人廣順中有以馬氏亂徙居江西之廬陵目諱儼者始於君為遠祖至六世諱定基者始起家為材御史與君皆出自曾太父諱渙而諱良輔故贈尚書工部員外郎者於君為大父諱化基故虔州贑縣主簿者于君為考自君以學行高鄉閭蕭氏世益大成材者相踵云余哀君以彼其身卒俛僁不遇以死也于述系以辭曰

謂獨君嗇兮羌孰淂而材之謂獨君侈兮胡反修齡以促期眇莽冥默兮孰職孰尸曾不慭夫造物兮彼死生亦奚以議為嗟〻孝廉兮有赫厥輝般考彙以宅埒兮噤不淂施世故飄騣兮放子一帰頎有以遺其嗣人兮曳煴熆以藏旋淂未為贖兮失非所羸播辞隧陽兮述毋可悲

龍雲先生文集卷三十一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安成劉弇偉明

墓誌銘下碑附

宋故王君章墓誌銘

熙寧中君章子従余游因抵書往問安否恨不及邂逅相與帰一日之雅以謂徒邷居不知几何特能相即也既而君章报至悃辞闊幅虔若引退者之臨顯人因撫書自慰曰吾雖未及見已知其為長厚人矣越明年道過吉水因踵其家而君章適與其子皆在問勞甫畢即握手把酒引滿瀝〻語過眼事若當疑故知已然〻殊相歡也又明年余將赴試礼部而忽有以君章訃聞者始而驚中而疑且信曰孰為君章而止是耶彼痼者之與癯而弱者惟不能時飢飽完守（京本作寸）氣病之相攻乘不在賓腸在膺凑甚者或内㿗發热〻以至精液澌（京本作斯）涸垂終〻以待盡死換足怪也吾始見君章特蘧于剽剛吐言烋〻髀豊碩而氣浩愽以為惜使冒犯寒暑凌衝風濡露犹淂為無恙人柰何一軼不救遂至于此是可無悲也夫君章其字也姓王氏名衮曽祖諱昇祖諱潑父諱律方君少時已有老成

志雖與兒童相邀嬉未嘗妄發及壯尤敦原事親盡孝道視其貌初無崖岸边幅即之蓋敦如也始嘗用詩賦進取為交游所推致連三試無所遇而會 朝廷更科因操其所為又悉奬去而更習經義又而試不得志人或疑其廢罷君独以謂士守是善道得所不得時正在斯須間耳顧吾所好者何如坎壈不足道也尋復欲應書而以祖母服不得就既而君之父卧疾寖革家人惶怛怱怱不知所為君因密禱于神願減己算以延親疾一昔痒下至忘去寢饍而君之父果（京本有小字）愈方且以為有助而君以驚憂得疾矣將終家人環而江之曰事復有遺恨耶君徐曰吾平生潔廉慎重絲衣粒食無不可意者独恨親已老惟是甘泉滫髓之養不可無壯子弟在傍今也一至于此正恐死無塞責耳言訖而終時元豐元年戊午九月十八日己丑也享年四十有二娶高氏子男三人居方居寔應進士舉居王尚幼葬君于吉水縣仁壽鄉萬安里鶴卵坑者明年十一月二十日甲申也嗚呼件其事播諸是誠在我銘曰紛萬類兮莽不齊宵翁忽兮更驟馳生聚氣兮孰使為死一軼兮尚誰尸犄君章兮焜陸離監方明兮志傒逮壽胡嗇兮邀難追慶貽後兮理則宜揆幽宅兮歸有期綿永久兮存銘辭

王公權墓誌銘

王氏世居臨川其後有徙居于廬陵之吉水者曰俊于君為五代祖自俊至君中間皆不仕而三氏遂以富貲號大族方君少時已能從學在交游中老將果于自奮已而寖為事奪志卒不就因聚家藏書指以遺諸子曰孰使為此而不可得者非命耶于是更留意治產不為橫費以撓生事先疇所入輒取其贏餘為歉歲備儲蓄寖廣雖家人輩有弗知其寡多者居無幾何遂以富擅閭里貲產至數萬計熙寧中歲大旱民間穀皆前此貴去而君家廩庾相望所至皆完實客有謂君曰乘時之急以年大利捨此不為其孰為者君應之曰（以）誰非食以為生而使吾坐視孚殆為自安計又幸其之時以取倍售誠不忍為也于是悉發所藏穀為平其直不當價之十七入遠近賴以活者數萬人縣有學舍湫隘弗緝至棟宇敗撓至十數歲無省視者君為白官出私錢十萬与里之仕進者同首其

勸學遂以成異特有恃君長者為可犯者數出詆欺且欲因有所求以為君初殊無計較也至則悉為披露底裡使無能出意外既屈伏轉以好語謝去人以此多益畏愛之君為人寬徐和裕善自整持平時似不能言者及遇事一發決無有退轉意自少年已知生計未易就及晚年反更豁達喜抱與親賓過逢每張具惟其可者無不為也遇人有礼尤以誠信自許居家無小大一際之以和未嘗鞭許童奴尤喜勉子孫以學至躬自督視恐不得當其意元豐元年夏君偶得疾既而小愈秋疾復作諸孫方就試鄉有司亟欲馳歸以侍而君遽使止之為萬〻無廢進取吾疾會當有愈時何歸也其急善如此先是君居母夫人喪既數月矣方在哀戚中而長子繼卒念偶失壯子在傍相与併力當後事因摧傷感慨疾遂大作竟以其年冬十有二月三十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一君諱律字公權曾祖敞祖昇父澄娶胡氏子男二人袞先君三月而卒次曰中孚女一人適里人彖国君早卒孫六人居方居寔居正居易居安〻止曾孫三人長曰無悔餘尚幼中孚居方居実皆應進士舉以明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乙酉塟君于吉水縣仁壽鄉萬安里安国山王秋之原將葬其孤中孚前期踵書謂余曰惟先君善歛將予孕也其無詞銘曰

不獨臧厥身亦有以遺其後嗚呼王君孰謂無得兮斯可以為壽

仲厚居士劉君墓誌銘

劉氏之裔其來遠矣至晉刘遐為安成太守子孫世居焉為甲族有令望圜冠而為儒者十常八九遭五代創攘之乱变名拉族毀迹避難史失其傳而無所于考吾先乃隱居于龍雲下村之陽至伯父斯數世矣伯父諱賛字叔獻雖非儒者然為性厚重尤疎于財其發言論不事修飾而類多中理雖宗工宿學往〻有不能及者特之聞人皆以沖厚居士稱之議者咸以為宜錄焉叔父少亡伯父與諸季父皆幼伯父事吾祖以恭而成諸季以義至于以具撫宗族以礼接里人其尊年上下皆恂恂而不失其序愷悌仁厚之風藹然于鄉特之老成教其子弟孝友恭謹礼讓而愠仁必以伯父為法曰為人如刘公足矣鄉人有争訟之不平者不聽有司之令而聽伯父之一言犯有司之刑不以

為恥而以不得于伯父為愧嗚呼伯父之居是鄉非有政令以驅人之從已而能至于若是者殆古人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雖然此特伯父處已有如此者若其以詩書教子以禮義成家從道德之學為聚于里中士至于貧而不能以自給者悉有以饋之縱過逢亦必燕留朞月及謝去隨其緩急戚疎咸有以濟之由是英俊多歸焉而户外之屨常滿矣雖朝士大夫亦嗟羡稱頌至為之交者簡書通問迎不絕傳此伯父之得于人者又如此則其謂之冲厚也豈虛言哉雅不嗜酒每遇賓客列席張具笑談變曲客不醉不止人皆歎其至誠而不倦也元豐四年八月五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八其年冬十有二月日葬于本鄉灣潭之官山娶彭氏次娶陳氏皆大旅子四人逢邀若缺若中若鈌嘗預薦名女四人男孫七人女孫四人曾男孫二人噫伯父之子孫可謂盛矣其不仕者則克家有立而從孝者皆才器雄偉名聞于特而吾宗之大未易量也惜乎伯父不見其子之成就而逝矣弃于伯父姪也知伯父之事詳矣其子若缺請銘于弃倘固非誰之責耶遂撫其實以誌其墓而銘曰

仁哉伯父冲厚以称方寸之内至虛且明安特適分不務外榮惟知教子延礼群英六十八歲俄傾天寿人之大患在乎無從公以慶流詵々之祐刻銘于茲用傳不朽

壽安縣君張氏墓誌銘

故朝請大夫知吉州事吳興姚府君之夫人張氏世為通州靜海人曾大父諱發大父諱臻考諱日新皆韜晦不仕皇考後用子景山太常博士恩贈太理評事夫人性孝謹方尚少嶷然有立志而柔閑靜莊有足以式閨閫儀女士不獨其父母異之雖父母之族姻皆曰女子如是難于為傳姆者及歸姚氏也用所以事父母者事其舅姑而婦道之成有加于為子道時在中饋朝夕羞以進惟謹旁無欣勛能不怠以止不獨其舅姑材之雖舅姑之黨皆曰為婦如此是難于為娣姒者其夫曰吾配順以有正是能君子我者也其子曰吾母慈而節是能成人我者也于是出乎其里閈從其夫子遊且有旧者皆道夫人之能及他子頌母女或爭慕之或歎不及則又相与言曰果也初府君季里中

號有志尚念非遊四方所藴終不慱且出人下夫人歸總閲旬即勸使行曰家事非所以累君府君用是第進士列為王官遭廷尉平之喪夫人與府君往且辦事比葬客就食野以次居多已而夫人取食器償始嘗與假者至親為湶滌會天冽寒甚觀者雖之而夫人方自若盡給而後已府君喜施與惬賓客過逢而夫人尤善傳會不為絲富粒聚計頣家無長物泊如也嗚呼可不謂賢矣乎以夫貴邑封壽安壽六十有二以元豊五年正月某甲子終于其夫官舍蓋先府君七月而亡六子男曰洸虔州司法參軍曰滂蘄州蘄春縣尉曰汲滁沇滸未仕五子女適泗州司法參軍應昭若江寧府當陽縣令阮之武知南安軍大庾縣劉敏脩常州無錫縣丞沈倚一女未嫁于是其孤傍抵書于廬陵劉弇曰先君雅知子者子於吾人宜不蔄將以元豊六年　月日葬吾先君于錢唐履泰鄉湖西村璽山小泉舉吾母夫人以袝也惟是辭不可闕非子尚誰可屬銘曰

于惟夫人協吉作嬪媚于姚宗敬成閨門躬行斯何維德寔有宜家斯何不㴱不疚孝能劭其夫之才表以致其親之盡將子若孫克紹厥訓俾是銘詩康其不泯

宋故劉先生墓誌銘

君諱康夫字公南姓劉氏福州候官人彭城之劉系漢元王交其昆雲有為隋東萊令者避地南華築烟居之號劉烟于是有南華劉而四世至唐以童子起家宰相曰晏〻之兄暹累官秘書監汾州刺史君其八世孫也五代時曰伎者避馬氏亂自鄂州節度判官爯其帑家温陵生文濟王審知以女歸之終吏部郎中遂為閩人曾大父諱　太子洗馬致仕大父諱若宏以文章知名祥符間皇考諱奕有經濟材皆終尚書屯田員外郎君兒時秀整有猷悳書千字輙誦如所嘗熟者其至鳳翔也膝經從講師退而覆之不失一字皇考終毋陽有哀其貧者欲厚賻之君妝涕曰名為孤卿孤実疚吾考固却不受莆陽蔡公襄以故人子過君一見期謂毋夫人曰佳子善視之而里人周希孟有重名尤器君希孟號四先生之一者君至性絕人服二表蓋不飲酒食肉衣帛者三年疉仰内所有買舍与其弟居後屬地徙措屋以告曰留以庇汝家

人無敢言者常曰不妄許與遇貴勢非其合引去不少貶茨椽菜徑陶甌禪杓對之歡然終日不知為貧約也異時守臣以君應治平初孝廉詔書故事監司列名有不孰君者諭之見君卒不見明年始上君名有司執後時報罷論者惜之程光禄師孟之為福也奏取州果園隷樓店務遂欲授君館且使慨入者歸其贏君牢辭不奪程對之歎息民有奪君田舊請于官者部使者不直民歸之有司君抵書自言不顧校卒以畀民熙寧中五路置學官廣東安撫顧比廣五路淂君為學者師朝廷下其事君例進志述二十七篇翰林學士沈公括尤称其文諸公閤君讀書先理詣後辭説大率于諸經最長霾披梗剟跳見聖幽為文亹亹有貞意似其為人閩越雖妄愚者不計識否皆謂君先生以布衣涖府學事垂三十年門人至千數登王官者十二三晚益肆志經術急勸講九再主泉學不閲歲遍五經雖不事詩賦便君者迫使應書君强為一出輒冠多士其程文雖若不刻意聲病家遠不逮也始元少保絳師閤薦君行義不報及後貴用事然終材君甚章後數上又不報元謂人曰吾責塞矣元祐初礼部上君格應奏名將行謂人曰明年歲在辰吾其已乎然欲止則不淂階試之一日君果屬疾又一日以不起聞既而天子第奏名士君入假承務郎等而死矣聞者痛之于迷真孤知至自惠安尉星行護其喪以歸明年正月二十有一日竹塋君懷安縣太平里螺峯之原壽五十有王其集有經訓雜文古律詩合百卷夫人黃氏朝奉郎加會之女有懿德男子四人知至强學説學敏學女子五人長適陳大方次適周孝嗣皆進士三尚幼知至以專經第元豊八年進士于次為最長前期走書來洪請銘曰子知先人宜詳敢泣血以累嗚呼先生乱禄雖細諸身世犹荣其名奔也勒詩禪傍其敢後銘曰

彭城之先系自元王堌居南華東萊洸洸有犍四世晏遅疑唐擲組來泉窆始鄂州嬪我姬姜吏部之休揭揭公南閩公昌孫天碩其稟肆深雄渾周哦孔瞯編聯藁東七箸紳縢邋有餘躅如犢蹶悵注以大羽殪光燄之迅遏于穿魯孰熾之膏孰根之腴孰窘其豐孰蘄其湏有慶則覃有子則克有銘播幽有安斯宅

觀禪師碑

閩粵右浙左番禺壤迫而民稠男子資秀頴力彊自好則起而為士者常十五六為佛之徒者又五之一為然佛之徒自其童時已能誦數學涉精博総一祝髮即披跣游方巾瓶杖屨從知名師解懸脫梏躍出累表異時匡廬灊霍布金之肆諸以禪擅天下多閩粵人至閩粵則其望僧反不逮他處而数百年間求如汀上白衣莆之妙應與夫福唐存備之徒蓋無幾頗寂寥不詔之後能踸踔到佛是其尤偉而有如師者出矣師諱令觀俗姓黃氏莆田人生不茹葷年十三隸廣化寺礼師繼隆十八受具戒略通易孟子老莊諸書已而撥去聽講大乘經論他日讀楞嚴經駭然大悟曰世徒傳當年圓覺之圭峯何知不有今自楞嚴之我耶未幾得寺之安養院折節坏户而居之標尚質素語終日不妄出口非有迫致或竟歲未嘗跨閫閱大藏經更數返雖老益力又天性慈甚哀病者而恩施窮呪食放生無不為者貲不遠必解衣就質無難色佛事身朝讚夕燈者五十年不驅蚊不擇饌虱不以匡衆為己任人或戲之曰德乎觀公是事耳為師曰吾非德者正恐坐此得德耳其寄意警人類如此忽一日示疾語其徒曰有六上人當過我亟具茗果衆疑師屬疾語迷謬既而人有貲繆自遠至者物色之正六則傳金羅漢也暮沐浴黎明更衣敷座集衆若辭世者曰勉矣毋負吾佛語已抵掌就寂是日愁雲曀空羣烏鳴悲寔元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也壽九十一僧臘七十三居三日頂猶温其首蓋俛而復正者再用天竺法荼毗于寺之北坰火行異香收燼得舌根不壞觀者駭歎其徒塔之夜有光烔然自荼毗所屬塔中如往还狀人三日現金銀色舍利環五里餘尺草寸木悉發光耀壓石相土無不得者而不窮也旁近民至取以售用于是長老繼諸狀其事詣余曰凡剃而緇者決生平功行每在于臨行拘縛之一霎最後灼肌之寸燼耳張君佛燼既得之觀矣將傳觀之傳使蔓于後予則不可以徒默連三請益堅既而曰觀之事赫然可喜如此而諸之請也不徒知觀又知余則修觀之傳當自諸始而余其一也係以偈言曰

金剛宝 玉祕藏
寔甚希有首楞嚴

了知一切於刹那　如大壯士屈伸臂
衆生盲龜越浮孔　不撥聚散取泥洹
無漏種智安養佛　封礫疑網知有此
起不退轉得安隱　於彼無生忍法中
妙湛圓明大總持　時取惑者藥其病
旻七十載閱僧臘　當示順日光雲空
云何舌根歷熾然　猶紅蓮花出遺爐
況復得大堅固力　神光舌奏窣堵波
普現舍利山樊間　尺草寸木皆發色
取如泉源無有竭　蹶石担土仍得之
歎未曾有莆之人　一切有情悉攀戀
維大禪伯曰法海　伏請偈言為證明
得不思議有如師　告彼來者庶無愧

興化軍廣化寺法海禪院沙門　繼諸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安成劉弇偉明

附錄

周夫人墓誌銘

劉定子先

廬陵劉弇偉明一日過予書意累紙其辭閔毅悲壯激揚有至感移人之氣大要欲為其母銘德於碑以信天下後世頎予　印諸心衰叟鄙無足充君意者辭終弗得輙取鍾侯明叟之狀考次于篇繫以銘焉夫人周氏吉州安福人曾祖智崇祖先父藻世為巨室夫人天質秀頴幼不與族兒群孝仁静淑女工之巧與夫承上宜衆約躬聽姆皆如宿學智通古今語默不苟年十八歸同郡浦城縣尉劉君劉氏族姻一一敬之舅姑需語曰斥火吾家儻在此婦歟浦城君疎財厚義而仕不偶晚益不屑意夫人曰牛羊會計下至抱關足以事吾食者古之人皆然何地之擇乎又曰詘一身不足以信道必為可繼盍取端友以遺孫子安可使浮沉官學白首無見耶君亦為之慨然君欲有行夫人每先其意坐有重客私出簪悅質錢以廣珍醴君無何君不幸曽未及昏嫁夫人終四十餘未問生業收書萬卷以授諸子使畢力于學男女之分擇當

而止不泰奢儉下之人有過不懲而治門内百索區處若無事遠近士族嘆之弁旣補官迎夫人以養夫人或躬執飪服絺紵績組以先婦子有止之者夫人曰是常生之道在我者也不可一日廢古之聖智所以齊天下之家推此而已至于食功于上則天也吾老矣正欲以此詒汝曹柰何忽之晚年多讀佛書讀金剛般若經得如實三昧日誦十餘返左右以朱墨積數至盈鉅軸屬疾數日謂家人曰夜夢賛唄鍠鍩迎我梵天梵天何足道此吾壽已夫比啓手足神明晏然略不及他事是時弁以潁昌府臨頴（頴俱從頴）縣令充洪州州學教授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夫人終其官舍壽六十五四男皆進士弁元豊二年以經明及第龕翁畣皆有立三女適歐陽晝鄧寬蕭樞孫迥孫孫女二人明年九月二十五日弁與諸弟奉夫人葬新淦蔣沙之黄原嶺近代歐陽文忠公母賢少能知其子必顯文忠出廬陵名業著天下有母之助焉今夫之子志行問學已如此安知異日不到前賢此銘非特為夫人發亦使知廬陵多賢母也銘曰

金剛所證　神智上行　口傳心稱
萬境真靜　握為明珠　散為雨濡
德其夫子　不出諸餘　惟是族姻
爾恩尔勤　封栢象闌　墮溪迢巾
黄原金水　英氣之淵　挍三十年
錫守者田

劉偉明墓誌銘　李彥弼端臣

崇寧辛號初元之仲春瀛州文伯劉偉明抱病且死薦紳若識若不識嗚掌搏髀甚至殞涕泗胥弔嘆曰於戲蒼〻厚既擬此豪人瑞兹昭代意所以黼黻皇猷笙鏞帝暉杞梓儒林丹青文囿為大塊鋪鴻藻與靈氣剖光怪一何莽鹵不少窩厭齡哉造物胡為而忌諸君名弁字偉明其祖西洛人唐尾有宦遊江西遂為言之安福人曾祖岳祖賢父慥建州浦城縣尉偉明兒時資警穎誦言日萬餘幼學落筆駸〻類蒲梢汗血駒覘鞭影籋雲嘶人謂是洗凡姿異時振天下名中元豊二年第主通州海門縣簿初恃才不少貶以故人罕知試學官及銓格聯捷魁等調潁昌府臨潁縣令充洪州教授江表書子鱗湊庠沾溉膏馥者咸為擅場儁丁母憂服除補興化軍録事參軍七閩士夫競稔其

標采紹聖二年改宣德郎知嘉州峩眉縣適遭宏詞科偉明揄揚曰唐人職是科躋膴仕今幸有茲舉吾為士寒甚當自策足英躔繼隨翔掺筆于後塵吾何慊一出遂唾手掇之宏詞文體類嵒齬自成一種風氣改奉議郎太學博士元符中進南郊大礼賦蔣〻虖不獨踸躏班揚要之鼓吹經史丕赫盛時之大典者 哲宗皇帝嘉之除秘書省正字 今上登極改承議郎賜五品服為礼部參詳官又改朝奉郎秘書省著作佐郎充實録院檢討官偉明之登瀛也人咸謂宜在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固所以胚胎華貫權輿遐舉者然偉明氣剛果趯〻不肯後同列人故甚之俄感疾求補外大臣以實録未既惜其去已而忽疾亟丐致仕竟以不起享年五十有五耳嗚呼真可惜其死也真可惜其死也累贈父承議郎母周氏安福縣君妻楊氏封金華縣君得一子思曰獨參大廟齋郎方偉明易簀也閔幼未省事妻惸無助間關迄數千里路僅能揭棺還家以崇寧三年十月八日祔塋臨江軍新淦縣揭名鄉蔣沙之黄源母安福縣君之塋偉明少不羈嗜酒曠達表〻不邺細節裒書萬卷悉經目自稟安世語記下至虞初小説稗官之書歷吐牙頬間其為文得之天不可蹋蓋痛歎劇盪痕類揪抉霾蝕取所謂亹〻不凡者方始揭布直歘跳蹋作者古蹊徑人謂刻順精魄與造物爭後先此豈長生理哉定以文死者以偉明也有文集數十巻藏其半世文爾旁谿生平為握手交今偉明瘞穴中已六秋矣久纏宿草之悲默韜掛劍之恨謹為銘痛哭而紀之詞曰

吁庬鴻之真宰猗顥孚靈毓秀而為偉明羌天姿之傑踦猗半漢沛艾而疇輿嬰睨雲莊以騋遐舉猗蹐身蘄孱翹英犀渠鶴膝而擁千將猗挾學庫乎蘭錡之矢拊儒林而超遯起猗根蒲牢于鰸鏗躩瀛洲而擷靈芝猗跋道而影華纓絢麗藻而爛龍鱗猗將火粉堊腰於太平聯古作而項背猗肸石渠天祿之崢嶸肆駭雞之怪珍猗赫紫庭之英垩黄靈詹而惚恍猗摎天道而奚寢叫帝閽而歎憁悗猗培愴楚而填膺胡大化之嗇厥椿猗斬鵬翮而跌瑤京齎碩恨以鎬九泉猗韜英骨而泣秋螢嚧彎虹而累層霄猗曽克騎長庚而上征于嗟乎寘詑之黔雷猗司厥命而曷惡黔夫君之遠朝

露猗脛皃鶴而置形駕言相鑣以翺凌兢猗夐逍
遥乎太清

龍雲先生文集附錄

文果何物耶大而天地山川細而草木鳥獸蟲魚
靡不具焉操觚弄翰枵思棲悽孰非從事于斯哉
而蛩啾鷗聒過耳輒息因無以議為者若夫攬天
地之秀族山川之英摘草木之芳而極鳥獸蟲魚
之情使日星不能輝鬼神不能靈萬物不能榮者
一何鮮耶　龍雲先生其可謂間世而傑出者矣
先生自為舉子時已卓詭不凡能藝出諸老先生
右甫壯首鄉薦擢進士第繼中博學宏詞科元符
改元進南郊大礼賦　君相動色以為相如子雲
復出即除秘書省正字稍遷著作佐郎駸〻嚮用
矣高麗傳誦其文方請于朝將待以賓師之位而
降年不永竟卒于官其平生所為文浸散莫收浦
城所鋟總二十有五卷耳雄篇大冊尚多不著良
弼惜其流落冥搜博訪得彭德源曾如晦等手編
數十卷又得宏詞時議諸編于內相鄭明叔家合
而次之得古律賦三宏詞四古詩一百四十律詩
一百二十一絕句一百一生辰詩一十一挽詩一
十三（總三百九十二首印本止有三十九首）樂府六表一十七啟五
十二（六元黜今附）書四十四序一十四時議六策問四
十五記十雜著五疏語十祭文一十一碑誌一十

二總六百三十一篇為三十有二卷而先生之文
略盡矣　先生嘗語南豐文如白玉田種種渾璞
如青翰客而有秀舉如天驥踊影獻理颯灑如喬
松弄芝真率徑盡如炙輠聯環而不窮也如疾蒐
者之抱態脡而絕軀臏也如鋸齒錯列初若齟齬
而卒弈其相承也如荀生之辯東輖叔向之別勞
薪易牙之判淄澠而不可以非道入者吾固謂先
生之文如此　先生諱弇字偉明吉之安成人所
居龍雲鄉故以龍雲名集紹興四年甲寅重陽日
廬陵羅良弼長卿書

列傳卷第二百三　　宋史四百四十四

文苑六

劉弇字偉明吉州安福人兒時警穎日誦萬餘言
登元豐二年進士第繼中博學宏詞科歷官知嘉
州峨眉縣改大學博士元符中有事于南郊弇進
南郊大礼賦哲宗覽之動容以為相如子雲復出
除秘書省正字徽宗即位改著作佐郎實錄院檢
討以疾卒于官弇少嗜酒不事拘檢為文辭劖刻
瑕纇卓詭不凡有龍雲集三十卷周必大序其文
謂廬陵自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續韓文公正傳遂

為一代儒宗繼之者弇也其相推重如此云

列傳卷第二百十三　　宋史四百五十四

忠義九

劉子薦字貢伯吉州安福人父天驥以進士歷官
知澧州沒于王事子薦以父任為湘鄉尉以獲盜
功調撫州司錄有詐王應亨毆死荷檐黃九者獄
成矣子薦閱爰書疑而駁之俄烈風迅雷闢獄戶
裂吏褉殺人者實孔目馮汝能非應亨也獄遂白
得免死者八人事聞頒諭天下之為理官者改知
贛縣監行在左藏庫通判常德府知融州陞辭度
宗慰之曰廣郡凋瘵賴卿撫摩子薦對曰臣當推
行德化以安其民至官以廉靜著闢主管仙都觀
廣西經畧司檄為參議官德祐二年十一月北兵
至靜江叔經畧使馬塈遣子薦趣猺兵藥弩手守
城東門勢不支時瀛國公已入燕子薦取笏書其
上云我頭可斷膝不可屈登城北望再拜取所衣
袍瘞之語左右曰事急不可為吾有以死守或諷
子薦遁去子薦曰死事義也何以遁為竟死之有
黃文政者淮人戍蜀軍潰間道走靜江馬塈邀與

同守城破文政被執大詬不屈大軍斷其舌以次劓刖之文政含胡叱咄比死不絕聲

演山先生文集六十卷

（宋）黄裳撰

清鈔本

演山集六十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黃裳撰。裳字冕仲、南平人。元豐五年進士第一。累官禮部尚書。宋史列傳別有一黃裳、普城人、乾道五年進士。光宗時官至顯謨閣待制。名姓偶同、非一人也。其集見於陳振孫書錄解題者六十卷。今此本卷目相符、葢猶宋時原本。國史經籍志作黃裳兼山集四十卷。書名卷數俱不合、葢焦竑傳錄之誤耳。裳宋史無傳、其行事不甚可考。福建通志稱政和宣和間三舍法行。裳上書謂宐近不宐遠、宐少不宐老、宐富不宐貧。不如遵祖宗科舉之制。人以爲確論。要亦伉直有守之士。故其詩文俱骨力堅勁、不爲委靡之音。同時莊念祖述方外志乃謂裳爲紫薇天官九眞人之一。因誤校籍、墮人閒云云。說殊誕妄。葢以裳素喜道家元祕之書、又自稱紫元翁、往往愛作塵外語。故從而附會之耳。茲編爲乾道初其季子玠裒輯、建昌軍教授廖挺訂其舛誤、刻於軍學。前有王說序、亦稱其淵源六經、議論悉出於正云。

演山先生文集序

延平有劍潭焉綿亘數[illegible]龍盤礴北有山焉曰演峯氣狀清爽恠麗有神人栖息其間尚書端明黄公冕仲於茲宅焉喣清泠以為姿蘊鮮榮以為體鏗鍧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旁紹曲摭横貫勁出竊謂演峰英偉之氣鍾乎公之身著為公之文若不發不休者公所為文集命曰演山蓋有取焉爾公以文章鳴於世在元豐間策試于庭實魁多士士之學為文者由是始知有公之名然所知者止此耳公之高文大册汪洋瀚漫不知紀極在韋布初汲拾遺藁已四十卷嘗自為之序道其梗槩既而歷華要階常伯不倦著述所積愈多類而析之為卷凡六十焉其淵源六經栽培教化要之議論一出於正而後已其他所作時得方外之致飄飄然出塵物表逸歌長句駿發踔厲兼衆體而有之若未易名狀恱自丱角竊窺其一二於笭牘中嘗肉一臠大嚼乎五鼎之味紹興庚辰與公季子同僚宗卿遂與聞公之為人比復遺公所為全集再拜敬讀日不足繼之以夜且以自繹曰讀其書見其人而師事之幸之大也其書雖存其人已古若可恨也亦可慶也東坡先生方童稚遊鄉校覩徂徠所為慶曆聖德詩則知敬愛范文正公及來京師竟以不及見為恨既而得公之文而為之序且自喜獲挂名文字間以自托於門下士之末士之好古慕道者志意不衰如此公生平行事當與文正相伯仲而恱欽慕之誠竊自托於東坡雖然公之名固足以垂不朽若無待文而後傳亦無待恱之序而後顯恱既誦公之文日久復喜得其全於不覩之後茲序之作義不敢辭故以云左朝散郎权知温州軍州主管叅事兼管内勸農事借紫金魚袋

莆田王恱序

謙牧堂藏書記

演山先生文集自序

演峯延平之北山晉人演客寓焉傳者以為演客避晉煉丹於其上丹成飛擧而去莫知其所自其峯之勢下為三支中一支州宅之所據奔驟而南向至乎劍潭之濵而後已予宅在焉朝雲既斷萬仞横空久照方收千岩凝碧神深氣爽果致高真發育誰知遺丹常在鸞鶴之蹤烟霞之景牛斗之光風雷之信有時變現南北相照而予常以自適獨遊乎其間或曳杖以穿雲或挐舟而泛月對景無係觸類有感道德之鄉義理之境乘興而言惟意所在為布衣時寘鄉

士之刊所為文収拾遺稾得四十卷自古善言陰陽者及今日事皆如其說故以演山名其集山之下予之長養成就不忘其所自焉因叙其事以見於世云

演山先生文集目録

第一卷

古詩

賀拜罷南郊獻詩
次魯直烹密雲龍之韻四首
次曽宣德竹窓之韻
簡政堂
題楊氏聚義軒　聽隱士琴
送胡君遊洛　湖上閒賦
寄題存心堂　戲悼礼久不作詩
寄郭公域　簡元輿祠部二首
觀試　簡無咎斈士
醻正之賞花之什
寄題妙光亭　觀蠶
迎暉亭　邀月亭
清輝亭　翠筠庵
快覽亭　招仙亭
龍鳳茶寄照覺禪師
送范子鎮　卜居湖山
假山

第二卷

古詩

謝人惠茶器并茶
陪會稽守遊鑑湖
送蒲龍圖守奉化
次舒堯文秋夜之韻
送劉和甫之江東
酬子明出思正詩
酬程忠彥見贈　送延平太守
夏雲　矮松
不流軒　春霽
送郭公域　寄連君佐
送人歸犍離　送林疑獨教授
閒書　蔡相届
三亭崗　蓬池
嘯臺　七賢里
灵草　歲寒堂
豐提刑赴西蜀　贈灵谷山人

第三卷

古詩

寄隱者　送陳知縣
和仲時覽李白集韻
覽武夷記　結交
留題琴軒　讀羅隱孟郊集
荅仲時高軒之什
送駱君歸隱廬阜
遊東山大乘寺　題桃花菊
題水雲村　送方彥稽解元
道倫竹閣　曲水亭
覽和靖章安之什
送人赴官秘閣　題卧陶軒
初夏書呈同舍　暑中喜雨
重九遣興　水閣
釣磯　澄心堂
濯纓堂　重運軒
日休亭

第四卷

古詩

寄卧雲先生　五祖長老惠竹簞
贈方外士　贈崔風子

貽李道士　琴軒
仙會樓　讀王黄州遊官篇
積雪　交遊
酬程忠彥見寄　送紀宣教
貽儒生　送公表解官南歸
贈謝殿院　雲門館
鷺下亭　釣璜臺
駐興橋　步虛橋
鴛鴦渚　鴻鴈渚
翫鷗亭　緑岩亭
歌豊堂二首　醉歸亭
水鑑亭　竹林齋
湘江亭　桃溪庵
贈周生　經遊涪灣留題澄寂軒
第五卷
歌行
昭君　春日寄友人
鶯子樓　中秋月
送王楨中（并序）　再遊普光寺
中秋日賓興宴　贈天台禪鑒
通道甌吟　謝莊顔延之吟
喧大行　懵鷹行
巧蛛行
第六卷
律詩
元會次宰臣之韻三首
侍宴池上　集英殿考試五首
降虜來朝次葉尚書韻
次門下侍郎之韻
次東閣感舊之韻
青社宴遣貢士　次常父著作曝書之韻
送都鈐郭太尉　送中吴太守
送袁運判赴荆湖
陳瑩中赴定遠　送衡州太守
送袁志行户曹　贈呂夢得
次齊守東湖之韻三首
送王道源判官　和馮達夫小洺
寄五峯長老　送解絳侍親之官
寄鵝湖佛智長老
會黄正臣　雪中泛舟

題妙光堂
書懷呈同志
秋雨喜霽
山居早起
澄清軒
拂雲軒
雪
梅花
泛湖
偶成示道溫
歸鶯
寄及之
初秋偶作
除夜呈張公實
客暑

第七卷

律詩

秋暑喜雨
試院中秋夜月
貢院上元
还卿有感
和章樞密西齋
次陳子真見别之韻二首
观湖四首
次陳殿院遊洞霄之韻
秋日苦雨
聽隱士琴
送翟司業赴南康二首
疇友人見寄
寄題溪堂
送柴伯通歸衢梁
寄清退居章大夫
春雨喜晴
寄王之道
長樂宴遣貢士
貽開平佛智長老
寄袁思与
与南京留守
中和堂雙蓮
次大野水閣之什
送陳子真二首
感旧呈彭城太守
观菊
贈葛侍郎
自警
贈張山人
贈傳神師
对菊閒飲
題南華洞
江下山居
信步
寄梅承事
東山三題
簡叔文

第八卷

律詩

寄題范氏六桂堂
聞鴈
大暑
山堂有作
題愛竹軒
除夜
楊立之南歸
南楼有作
秋夜
送李季益龍图
清勝亭
歲暮偶成
贈致政葛侍郎
九日遊尭山

贈張太保　除夜送倪簽判
覌遊山記　再寄及之二首
會友人飲　送方子元赴国始
送林君錫宣德　送仲時南歸
与子作同官感舊
灵璧遊張李士園
謝人示詩集　寄陳充道
頤堂　送鄭教授
長樂閒賦十首　秋日有感
和寄麻城饒令　白蓮閣
寄題明舍　藤杖
寄蕭思遠　寄湖江二十四叔翁
表海亭　社日遊雲門山

第九卷

律詩

次泠風閣之韻二首
寄題澄虛閣　贈致政王朝奉
次張祕校遊僧舍之韻
和試院感秋二首
送刘教授　平嵐亭
湖上　會江晦叔遊湖山
送昇師行　留題西禪寺
題鄉老堂　次趙彥思東湖之韻
和范宏甫　喜張公實至
方祖仁都門阻雨
桐庐會景亭二首
送王道观錄事　貽列先生
題望遠樓　寄陳邵老二首
次邦彥節推見寄之韻一首
寄簡能　榴花洞
訪曾君施不值　送李奉議
貽冲和子　陰陽
遊洞霄簡陳伯修
考試和惇礼之什
偕道观雪中聯句
徐州遊崇寧　道中有作呈崔風子

第十卷

絕句

舟次嚴子陵瀨五首
和章樞家西齋　和人聞角二首

秋日有感二首
延平閣間望十首
梅花八首
次禹弼滕王園之韻四首
遊山
牡丹
酬淄守見寄三首
訪鄧丞言不值
重九候折號官
遊淨慈寺
遊孤山
信步
代探花郎二首
泛淮
贈致政張郎中
暑中偶懷舟行四首
試院呈同事二首
舟行二首
石榴庭院有感
懷古堂偶感四首
立春奉祠太一
送人歸浦城
浦城道中
登汴
舟次青口二首
覽杜牧洛陽故事二首
醉經堂
浴灵芝院訪照律師
桐庐縣仙人洞十題（并記）

第十一卷

絶句

泛舟錢塘西湖五首

舟次松江
西興山院
漁者四首
藏春峽
容照岩
茶苑二首
冬後四首
建溪舟行
清陰堂三首
江上対月
燮梧堂
次李大夫郊步之韻二首
江上
貽傳神師二首
題仁壽閣
夏日窗下
遊烏龍寺四首
寄懶散子三首
萬松嶺之龍山
還鄉有感
戲寄南華翁
題止〻堂
妙光堂
謝惠資餅二首
和靖山居
遊雲溪寄同志
遊吳有作五首
次張太保韻
送張信道
途中重九
乞茶
飲意
歸鷺
貽如祖太師
还鄉道中聞杜鵑

第十二卷

絶句

萬竹軒八首
鼓角楼初成二首
荔子二首
送周奉議赴吴江三首
戲贈席上侍人
暑中二首
松軒對雨有感
湖上閒賦五首
徐通直守連州二首
遊吴芝僧房三首
贈致政李大夫四首
菊花四首
平山堂二首
谷林亭
蜀井
送公濟守長樂五首
簡清臣潛夫二首
送刘教授之官二首
春日有感
看山亭二首
訪點律師二首
和蔣樞密
有客对酌
西歸亭
歐冶池
送陳季甫
送鄧元孚三首
雪中友人圍碁
友人見問不作詩
寄李潛夫
偶成
流溝山
舟行感旧
次月夜楼上之韻
泛南湖二首
友人垂釣
偶成四絶書寄子堅道契

第十三卷

記

遊山院記
懷遠亭記
观畫軒記
秀楠記
水雲村記

第十四卷

記

鄂州白雲閣記
潛軒記
看山亭記
青州坊門記
崇寧萬壽观記
東湖三樂堂記

第十五卷

記

順興李記
婺源記
步雲閣記
延平記

第十六卷

記

文軒記
清心閣記

葆光閣記　日省堂記
垣履橋記　琴軒記
崇寧萬壽寺記
第十七卷
記
閲古堂記　佚老堂十景記
黙室後圃記　安肅軍建亭記
舍清院佛殿記　公餘堂記
三交堂記
第十八卷
記
風月堂記
重修澶州亭記　悟静軒記
青州亭記　重修興国軍亭記
太平州蕪湖亭記
第十九卷
序
卧雲先生西遊序
諸公紀贈于鎮詩序
東林集序　送黄教授序

答大覺道果詩序
言意文集序　順興講荘子序
余青字長生序
第二十卷
序
送刘至甫序　師徳字序
長樂詩集序　刘應伯字序
黄帝祓文序　演山居士新詞序
講齋物論序
第二十一卷
序
資深字序　書意集序
樂府詩集序　選佛圖序
諸家詩集序　六桂堂詩序
送仲時南歸序　章安詩集序
陳高老詩集序
第二十二卷
序
講周礼序　澶州講易序
張舜元講易序　延平講論語序

圓石詩序

第二十三卷

書

上黄李士書　見呂叅政書
辭州李教授書　代上教官書
代上有位書　荅總長老書

第二十四卷

書

見南京留守書　代上時相書
代上知郡書　代上監司書
見陸直講書　與教官書
代上教官書

第二十五卷

啟

狀元及第謝啟　府李解元謝啟
南劒州解元謝啟
賀正與監司啟　謝發運啟
謝判監啟　謝澧州韓諫議啟
謝賜詩表　謝賜燕表

第二十六卷

表

論性表　辭免太常少卿表
謝除兵部侍郎表　謝除正任侍郎表
謝除礼部侍郎表
議北郊表　乞外郡第三表
謝除知頴昌府表
謝除知青州表　謝賜曆日表
謝賜神宗皇帝御集表
賀元旦表　太后受册賀皇帝表
賀太后受册命表

第二十七卷

表

賀復湟州表　賀五星循軌表
賀德音表　又賀德音表
賀復鄯州表　謝除知庐州表
謝除知鄆州表　謝宮观表
謝賻金表　賀溪洞納土表
賀日月交不蝕表
謝轉朝奉大夫表
謝再任宮观表　皇后受册賀皇帝表

賀天寧節表　謝除知福州表

第二十八卷

表

謝賜貢秊勅令表
謝賜曆日表　又謝賜曆日表
謝賜五礼新儀表
貴妃受冊賀皇帝表
賀燕樂表　賀天寧節表
又賀天寧節表　賀陽德觀瑞竹表
賀嘉瑞殿雙蓮表
謝賜元圭批荅表
皇太子受冊賀皇帝表
賀皇太子受冊表
賀諸州軍祥瑞表
天寧節進引銀表
謝除龍圖閣學士表

第二十九卷

疏

天寧節功德疏四道
聖節功德疏　同天節功德疏
聖節開啟疏　忠獻令公功德疏
真如開堂疏　東禪開堂疏
两峯開堂疏　廣因開堂疏
盧山開堂疏　净土開堂疏
堅尼師開堂疏

第三十卷

詞

桂枝香二首　新荷葉
漁家傲七首　永遇樂二首
驀山溪　喜朝天
錦堂春　霜葉飛
水龍吟　蝶戀花六首
喜遷鶯　宴瓊林
宴春臺

第三十一卷

詞

雨霖鈴　桂枝香
喜遷鶯　洞仙歌三首
八声甘州　滿庭芳
宴瓊林三首　滿江紅

減字木蘭花　瑶池月二首
蝶戀花十首　青門引
滿路花
第三十二卷
挽辭
神宗皇帝挽辭五首
哲宗皇帝挽辭三首
憲肅皇太后挽辭三首
欽慈皇后挽辭
曾魯公挽辭　王岐公挽辭四首
安康郡夫人挽辭三首
郭將軍挽辭三首
顔李正挽辭　夫人陳氏挽辭三首
陳朝議挽辭五首
俞法曹挽辭二首
陳恭人挽辭二首
太君黄氏挽辭四首
壽安太君挽辭　章銀青挽辭
悼張公實　悼陳伯修寂院三首
悼陳先之博士　悼李承議
哭陳商老
第三十三卷
墓誌銘
中散林公墓誌銘
朝散郭公墓誌銘
承事陳君墓誌銘
夫人陳氏墓誌銘
太原居士墓誌銘
第三十四卷
墓誌銘
夫人王氏墓誌銘
滎陽鄭君墓誌銘
夫人葉氏墓誌銘
夫人黄氏墓誌銘
夫人林氏墓誌銘
承事林君墓誌銘
河南方君墓誌　法曹俞君墓誌
照覺禪師行狀
第三十五卷
雜文

三清殿上梁文　謁謝先聖文
謁謝先師　劝農文
傳神真讚　曹子真讚
神真寓言贈炅一
書顔魯公帖後　書墨竹画卷後
書子盧詩集後　書渤海郡王孫戡傳後
書房元齡傳後　書長公指要詩後
書太原王子命書後
書自然子書後　書李太白对月詩後
書樂章集後　書張茂先傳後
第三十六卷
雜文
請羅漢讚文（并序）　六祖傳付偈頌（并序）
泗洲頌　上天竺思尚真讚
讀頭陀安文頌　寿堂銘
第三十七卷
御試策
第三十八卷
周礼義
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
官刑上能糾（件）職　辨庙祧之昭穆
第三十九卷
周礼義
王功日勲　占六夢之吉凶
百工飭化八材
第四十卷
論語孟子義
君子多乎哉　有德必有言
唐虞之際於斯為盛
當務之為急　一介不以与人
引而不發
第四十一卷
論
聖人以清為难　以法為分
不以智治国　以道观分而君臣之義明
第四十二卷
論
知子為政之寶　樂記
中庸
第四十三卷

策
取士　風俗
納言
第四十四卷
策
择将　法律
天变
第四十五卷
策問
性斈　商周歷世盛衰
學者之志　六经之失
罷納粟　孔孟之志
古今斈者言行不同
服制　禁榷
華貪僭　择将
禦戎
第四十六卷
策問
漢唐之君所斈深淺
黄河利害　錢物輕重
茶法　選斈
唐人之斈　吏部銓綜之術
人材得失　礼樂
禁衛之兵　稽登校比之法
第四十七卷
雜說
第四十八卷
雜說
第四十九卷
雜說
第五十卷
雜說
第五十一卷
雜說
第五十二卷
雜說
第五十三卷
雜說
第五十四卷
雜說

第五十五卷
雜說
第五十六卷
雜說
第五十七卷
雜說
第五十八卷
雜說
第五十九卷
雜說
第六十卷
雜說

演山先生文集目錄卷終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一

古詩

賀拜罷南郊獻詩

中天臺上聞天語將下人間會真主王室堂開秋意深忽〻瑞氣排羣陰揮空儀物望不斷文釆高下成選林鐵衣十萬熊羆勇忽擁天衢海濤動兩序朱簾語相慶皆謂君王能紹聖昭〻神考體天德昔向明堂布仁政君王欲報天地恩乃修宗祀開端門玉輅亭〻張日月中望堯雲降天闕清宮行事齋心徹默與神交誰得知獻饗歸來待祠殿上帝先從道心見龍衣登降天香濃一片鈞天庭燎中振鷺于飛珮聲響恍如三代觀臣工先皇基緒既肯構配侑豈或懟高穹安得公尸不來燕自是諸侯皆望風奏歌已薦致和樂飲受乃酢持盈功曉來忽聽道傍語從此天觀〻九叙瑣〻愚臣何所補只願獻詩歸樂府

次魯直烹密雲龍之韻

密雲曉出小團塊雖得一餅猶為豐相對幽亭致清話十三同事皆詩翁蒼龍碾下想化去但見白雲生碧空雨前含蓄氣未散乃知天貺誰能同不足數啜有餘興兩腋欲跨清都風豈與凡羽誇雕籠雙井主

人煎百椀費得家山能幾本
春来腰笞修溪童摘山歸去如年豐主人長啜不言
酒爲用兒女扶山翁聞説佳致欲相逐勞生急放塵
緣空時走長鬚汲雙井豈吞七椀邊盧仝夜歸須步
三峯月曉望還乘五桂風靜中且看狙公籠此樂吾
宗好方寸已向清齋望根本
三峯峭拔如武夷秀氣入草根幹豐秋豈一笑詩相
共竹枝未化誰知翁非特鷹爪致我啜芋栗亦慰腸
中空脩魚上釣開酒甕但欲醉我君寧同須引一斗
寄混沌吹使自覺桃源風此言當踐非相籠百歲豈
能空自窘萬頃汪〻同一本
春山推鼓雀舌細石澗垂絲魚肉豐異時相逐許餘
地杖藜自號田家翁有年無累又觀處水天雲盡涵
秋空雖然出處有義命必欲長往非人同校書千古
窮訛謬日長閒御瀛州風故園且付煙雲籠落筆成
詩今幾卷洗我煩襟求副本

次曾宣德竹窻之韻

導彼清泠泉育此嬋娟身幽栽窻戶間猗〻窺鱗〻
有霜能獨留無德難相親乃聞曾子風嗜好非今人

簡政堂

簡政豈在事養源無他心持守得綱領施設從胷襟
虛靜古意遠平易人情深光景塵不染悉付公餘吟

題楊氏聚義軒

聚義歸清虛無欠亦無餘聚利赴嗜慾自喪俄自瀆
義在詩与書利在金与珠金珠壯人顏俯仰一世間
我去彼不隨彼去我不觀詩書入青瞳藏蓄心俯中
貽之修乃孫操之修乃躬秧種秀沃壤顧飽万腹空
源泉洌清澈既与还不窮開軒有意哉短什嘉仙翁
勗勉慎所交高攀古人風

聽隱士琴

幽意不可象因聲而後形至声不可偽因心而後生
三尺膝上孤一寸胷中鳴急聲如飛泉瀉〻秋雲边
巧聲如流鶯歷〻春風前幽人無此心素弦無此声
心与手相忘意与声相迎彈者自到古聞者誰知音
但見風邑吹我清欲御此風天上行

送胡君遊洛

得喪紛〻轉羣慾誰及愛嵩三十六有客忽自東南
来已為湖山飽雙目逸興不住皇州春天津橋南酒
初熟長念花王司馬坂洛陽今寓誰家館已聞香信
滿東風嬪御相從水光畔芳容須向盛時吟昔也醉

翁長恨晚（事見花譜）穀雨且老黃鸝聲急上征鞍望遲澗送行詩句無纖塵自有交遊在霄漢藜莧膓中何所須但愧銀鉤落香翰看花知遺生看山知養神妖奇怗麗九十種未失東風助培壅三十六峯元氣清獨挿太虛無古今

湖上閒賦

錢塘吳之雄西湖乃其貳晴虛混高下寒光墮蒼翠俯仰晚澄澈融結會幽邃日月司晦明煙雲管開閉樓閣生有無塵凡換奇異素鵠儀包藏物象已非二中有虛一子四顧銀色世雲罅漏餘晷稍盛卻陰翳遽回天漢明收攝何所置近影認遙碧故態獻新楣振羽鷺初起一葦出天祭大巧現奇畫人欢發幽思杖屨秋林深絃管春波細名字人不知閒藏洞霄吏

寄題存心堂因簡正仲運使

有樂不在物況當仕而優外騖乃自苦作德能日休身計苟未適安能為道謀基址更所寓得地東南陬經營喜宋子闡繹嘉毛侯紛置落寂境蒸鬱回素秋事少德機靜風微花信幽林悄鳥相應日閒條自遊中發灵臺光下照虎池流神怡況味遠意虛才智周真見造不滅妄想降無求所示良可助所超安可醻（公以存心堂記見示）會合果有道寧復嗟阻脩

惇礼兵部久不作詩偶成數韻奉戲

南宮先生好談古齒牙所掛多老杜劒氣中盤鬱時吐欲看光芒出庭戶平生氣直易言語不解聱牙斷詩句先生莫拳東野苦我願為雲相逐去

汴河解凍郭公域將行以詩奉寄

霜華一望銀河道闊說行艫猶未果清賜想快東去情未斬凝氷已先破東鄰空憶樽前佐為誰更把金危倒汾陽遠裔今有人不見纖塵落幽抱畫梁燕子趂時歸故園莫放春光老

簡元輿祠部

文藝相從春欲暮未去皇州散還聚（去年聯事武成宮今會軍器所）豈期擾〻凶器場卻會高談覩千古冷官輙對華省郎亦許烹煎待賓主文章雖自根本來裂破大全空縷縷如公自蓄胷中奇長短豈能欺五度曠野羣陂渴霖雨欲叫蝦蟆已窺戶春衫未疊夾寒〻薄最愜含毫斷詩句如公簡靜意尤遠卒迹清風慰遐慕辛率鄮興遊太虛滿我縑箱始歸去

百花巖上仙人住巖下為州山水聚白頭青塚南北人倒影沉〻獨懷古倚欄把酒与誰同況是使君為

獻主應喚漁舟踈葦中旋膾游鱗落紅偻秘書座上
最軒昂能共春雲爭態度紅衣帶月令何處幾轉春
殘掩朱户飛船送客宣斷腸梁塵謾落声中句虛白
亭前湖水間忽為霓裳起思慕出門沙上亂如雨薰
風吹夢天南去

观試

題墨脫新鐫高掄開清曉文衡朝士髙香案天風小
銀袍帶殘月玉鷺集寒沼赳々干城材衡枚出遠徼
才氣方自強未戰意先挑臨文尋汝賢形見乃徼妙
人才為可齊雲漢多年少慳思憂明膏俊性發斜照
得喪召榮辱羨惡露嚬笑脩毫飲流液灵珠落光耀
雕琢破巨璞歌舞探長鞘含蓄既寂々運動还渺々
重賞豈敢吝行當塞明詔

簡無咎孝士

北澶車馬來何暮芊節池邊失歡聚（昔年叔教授于澶淵及無咎至）
（而棠去矣）有分共為文字遊却向西郊話今古人賴聰明
多自偽信厚期君中有主職事無塵靜相對滿榻詩
書香數偻嚴扃如在柳陰中綠幄朱簾細風度紫犀
鎊破雪花濃石鼎煎声遠窻户準擬七椀邀盧仝清
滌煩襟出新句共笑先生最貪苦誤使簾前客相慕

虛名薄利能幾多累飯區々來復去

醻羅正之提刑城東賞花之什

一氣適來顏色明一氣適去顏色衰花緣根蔕豈所
托顏色亦非花可為花約一時枯且榮人約百歲行
復歸一時百歲孰多寡花發乃如人盛時一回花發
一度醉已無百与花為期韓子空尋院中長走馬歸
来謾惆悵昔日城西未同醉今日城東還獨賞万事
着意令人悲邂逅多欢人願隨破臘中來春漸々間
見芳梢青數點韶華九十猶更長未嘗一朝遊醉鄉
中舍萬巧欲傾瀉將与才思爭光芒天台近得醉吟
老寄我新篇頌花好揚鞭直指都城中已蹋東風楊
柳道上苑初開芳意濃急走長鬚為余報競香論色
如夢中蝴蝶翩々遠芳草朱顏未愧雕欄紅莫向忙
中放春過

寄題妙光亭

天邊月下雲初盡江上潮來風已定兩物無情豈有
期但見圓光非遠近潮回月落香難尋元無此景何
須問沙北渡頭人自忙誰為山翁說真性滌除塵垢
無少休他日危樓与君凭

观蠶

大巧不為蠶上簇機婦飛梭注雙目腹空萬緒徒自
勞慊素如山人未足

圓石六題

迎暉亭

始自暘谷見餘霞斂微明 亟從林末動幽禽發清聲
羣陰既掃迹衆象聊遣情捲簾取遥望揮毫寫初迎
行樂自此始勿為多事縈一世如過隙頃刻寧可輕
勝槩豈虛置倒樽慰浮生

邀月亭

迎暉不覓一日盡邀月又會三人閒未言期約緑巖
畔且共歌舞清樽間霜輪皎〻無今古世途擾〻多
新故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問月今何處百年光景
行復催有月可邀能幾回雙巖達士不須說始見迎
暉復邀月

清輝亭

山色翠欲流水光澄可照二物偶相際清風發微妙
中有逍遥翁寓意得歡笑此道復何求仁智姑自勵

翠筠庵

外環碧玉千尋直中起真香一篆清宴坐主人俄出
定歲寒枝上得秋聲

快覽亭

欲跨晴虛兩腋風曲欄干外意無窮忘形獨坐雙巖
下遺與旁觀万象中數韻瑰奇聊自適滿懷清興可
誰同颯然而下吾能賦未必登臨愧楚宮

招仙亭

仙人豈可招固有招仙道欽信勿自欺仁恕滿中抱
何懃紫芝翁恵然及予坐衆行亦要路羣实指虛果
苦（切）果脫落形數中行在從所好躊躇即有凝清樽急
須倒天風歘爾動相忘一何果幾日當復來斜陽滿
芳草

龍鳳茶寄照覓禪

有物吞食月輪盡鳳翥龍驤紫光隱 兩前已見纖雲
從雪意猶在渾淪中忽帶天香墮吾篋自有同幹欣
相逢寄向仙廬引飛瀑一簇蠅声急須腹（急須東南之茶器）
禪翁初起宴坐間接見陶公方解顏顒指長鬚運金
碾未白眉毛且須轉為我對啜延高談亦使色味超
塵凡破悶通灵此何取兩腋風生豈須御昔之木馬
能嘶風今看茶龍解行雨

送范子鎮

東南有人不可攀生輕義重人所難此風彫落不復

見得公今日如芝蘭千人忽墮風濤間義氣有感心生寒以情論法不可枉使法可枉吾寧閒蕪遺物已為虛舟遂授此屬還平流相逢鷹犬顏何厚斂水關山公不朽有恩流到墓中魂（陸寺丞死於獄後公与直其事）無累乞尋林下友（諸杜既直公請致仕不允）得官西去心膽雄帳下將軍望公久此生義在公無懟未到青雲空白首男子屈伸當有時行置長纓遠夷脏浩歌一闋公臨歧馬上東風曲堤柳卯酒醺〻吹復醒纖毫謾引無中有灑然得句誰其酬寄我須楨置郵走

卜居潮山

勝致久不示幽居今已該蓋待出塵子將作還元齋升高獨南望大巧安用栽天目形勢落秋空屏障開吳境岸邊斷越峯天際回雙臂龍虎揖兩潮風雨來直視江諸卯蛟蜃遺灵眙旁闤海門出波浪生春雷乎生樂山水邂逅奚所猜秋老竹林冷攀竹趋巖隈得石喜奇恠且席青錢苔泉甘地脉正吸泉如傳盃人靜道始集境幽心易灰老圃聽吾語勿以慵相推勤將日力進速副韶光催長生且有道當悟接与栽務使翠華遠長大如嬰孩瓊蘂覆青徑木香兼茶梅疏鑿取清淺佶梵移碑材飛橋渡流水俯仰無纖埃雖謂夕陽好見月還徘徊卜築非偶爾供吟何快哉棲養此園廷會晤誰可偕

假山

天作乃說真人作故云假堆疊孕奇恠含思亦如尽遙岑出寸碧羣岫擁而亞蒼苔抱秀骨尤愜時雨灑去來何所人度嶺策羸馬安得無心雲經從斷而挂日落行且休寒巖峙孤舍假合雖使然登覽憂亦寫萬法資諸心一念有神化儵構况融结猶造秋与夏攝用還一空何取亦何捨莫認假与真外樂聊以借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古詩

謝人惠茶器并茶

三事文華出何處巖上含章挿煙霧曾被西風吹異香飄落人寰月中度（巖桂秋闈有異香木理成文如相思木然）美材見器安所施六角灵犀用相副目下發緘誰致勤愛竹山翁傍雲住遷命長鬚烹且煎一簇蠅聲急須吐每思北苑滑与甘嘗厭鄉人寄來苦試君所惠良可稱往曾沾石坑雨不畏七椀鳴飢腸但覺清多却炎暑幾時対話愛竹軒更引毫甌斷詩句

陪會稽太守遊鑑湖會于禹祠之下

一鑑沉々含万象千巖競秀還相向李真夢斷歸去來数頃寒光対夷曠管絃公外与民同秘閣先生千騎長從公于迈巷無人尽船解纜争先放去探禹穴升稽山語笑相逢洞天上玉帛紛々何處尋謾対遺陵起悽愴越王羞辱微之欢山水依然人獨往先生揖我歆金危吾道本來無得喪日月如飛奚用勞醉舞言歸勿令蕩湘灵不見湘江間回首斜陽落秦望

送滿龍圖守奉化

臺省兩稱公（公曾任侍御史右司郎中故云）郡國三換節（公守廣德鄞郡奉化）海角承重寄螭頭懷遠別俯仰七遷迅覺夢一炊熱先生自怡々浮世誰慨々暴霖駕西洛華艫指東浙香径摧芙荷豐厨拾魚鼈窺影入賀鑑訪古探禹穴未暇登四明方思白華潔使車貽親榮閩山迓來轍豈須老萊衣始能事耆耋往々回首時千巖看堆雪行観真卿書德政滿青碣（顏真卿書唐刺史王密德政碑）

次舒堯文秋夜有感之韻

自越趨儒林由吳兩江渡四年如退之疎慵傲名数西風今又來庭柯泣珠露榮枯幾番新聞日常自度誓為天漢遊擣藥看玉兔逆行非吾心焉用憂日暮典籍猶可指寧離子雲賦万事歸自然所得先去故灑落桐廬君高源欲東赴外物非所謀此李良足攄但以中致虛元氣腹當飫壯懷感暮秋羣動還太素宋玉悲何為忘失聊適屨

送劉和甫之江東

去年相逢時霜華輕壓梅花枝今年相別日蘋末秋風慘行色逢時易為樂別時易為傷誰知傷与樂各是覊旅腸送者難為留離者難為行誰知離与合各是天涯人離合有分不可料彼此有適當忘情君今此去何時來常偏頻向燈前閑讀書患在少恩索時

将寸管書清才君今此去何時到風力攻帆急如火秋光照人益瀟洒一葉輕舠又東下松陵鱸膾是時節無惜霜鋒傍船切泛入東南第一州八月仙濤駕天白江頭此景須吟看少留軒旆開朱顔徐〻踰江詣所舍心間應變雲中山用其所樂以自遣莫教鄉思為心關他時握手又西上多在後歳秋風間

酬子明冬後出思正夏中見招之什

太夅閒官閑門坐漬墨磨丹滿文藁霜風門外潮頭過馬首長鬚欲吹倒雙眸厭為塵沙昏出外遽止從予好不復見君今幾時相憶還驚歳華老恨得新詩何太晚瓜李為期閒夢斷（思正詩百沉李浮瓜之句）餘酒喜見忘機翁聲色嘗与心相同（思正不事机數語笑閒懐与人為忘形交）小沼荷花未云昨君来且覔爐中紅（思正云高標遠韻果何處宜在小沼浮荷花）東鄰交友亦愛客烹鮮盤饌工於儂青蝎烏鰂欠此可蟹蛤已有吳閒風（思正云中吳家風情所欲但欠烏鰂并蝦蟆）勞生多故豈足念莫不有分勞冲〻（思正云勞生多故今老矣覧照飄然双鬢華）有錢取醉亦足矣滿腹以外吾何容漫〻雪意稍含蓄瑤池將見涵春空兩騎翩〻踏瓊玖州北主人相望久（思正云歸來聰騎踏明月南去聊然神思遐）解顔一笑如君難區〻論報非吾友（論報蓋戲思正所喻）

酬程忠彦見贈

與子邂逅春闈中子未及壯文何雄淡書名姓青雲旁天風吹我襟懷香巨源耻作尋常流洪濤怱駕西江秋剽窃襲蹈非子情伯樂一睨人皆驚乃更退記多楚狂謂我有感潭中央腰間躍去為龍蔵斗牛下棲亭〻光嘗言文章氣所寓养氣未及柔与剛烏能發露与劍比而不与我非其長紅塵丹漢不足較儻来勿使心常忙安得小艇劍溪上与子邂逅飛雙槳湍溪煙雨蘆花春漁人一曲声無塵夜明潭上人初靜神物欲腥姦与倭寶氣深盤〻不得直上羣陰俱失邑此時与子同行蔵倚楼人徃望斜陽

送延平太守

南有溪山誰可托須擁旌麾日邊落無政人向溪山愁公徒追索情如酬有政人向溪山醉鼓吹尋幽関如市七閩山水世所說尤喜延平得高致山光水色秋意清月華劍氣空體明雙流既往却再顧五龍雖奮还相迎（溪南水東山皆有戲龍狀趨劍潭中一山郡衙所據双溪相合而南注至合水尾囬顧而後徃）斷雲天北列寸碧中有仙人騎鶴行仙人巖前萬人聚金碧下瞰天津橫霽色還空影高下蓬萊幻化俄頃生太原使君未下車公論已許程与吳（兵部郎中）

（程博文廣東運判吳荀祖代于延平以能政取要官）獨遊才刃安能拘發遣万
事帰元無洗眼待看鄉老書使君政事當起予年豐
訟少民已蘇兩稅競了誰無穤万户有酒錢足酤飄
飄帘下吹笙竽山水圖中聲色活大小從公四園闊
颯〻山風吹夕照想見頹然使君笑南来莫使詩筒
少慰我塵勞空擾擾

夏雲

数疊奇峯插空碧舒卷光陰度紅日莫道無心空自
閒天地為爐果何恤願移炎赫帰至真請開蒸鬱还
太清從龍以往蕩妖氛蟊賊欲滋今自坑晚來載兩
落何處一片俄從北偏牽區〻此意焉用留能作允
家軒上秋

矮松

枝幹偃蹇奇可誇本根融結香难測龍蛇已抱千載
灵梁棟何煩万牛力雖減牛天風雨声却得三冬雪
霜色衛生已免斧斤人糚景何辞吟醉客

不流軒

大道果安在無流亦無止有流落色界無流在空體
用向體中存見否瞪而視空色兩相忘有無還自爾
月明孕澄寂山寒卧清泚一葉天際来歌聲聾吾耳

春霽

動潤畢化事清暘却陰翳披雲出寸碧銀色欄盈地
芳徑尊衆樂穎凍展羣翠雨霽春且老良時固難計
好景帰新詩清樽接佳士韶光宜夕陽醉笑莫輕起

送郭公域

官冷猶能顧鄰好側聴歡声亦開抱朝曦未合敗穎
凍来問仙舟已登道但見風鈴送餘韻慧佐尊前跡
如掃汾陽遠裔今有人插架萬軸誰能貧豪氣欲吞
天下士舌上古今時復陳熙朝未遇将誰尤芳辰不
樂還自嗔聚散浮雲眼前過且作閑人静中坐畫梁
燕子急帰来莫歎故園春自老

寄連君佐

樽酒會君江上楼高談不與世俗侔淮陰将軍跨下
過魯國至人東家丘氣吐〻胷中斗牛夜董落手下
煙雲秋丈夫得失聊自樂一身一計何足憂

送人帰符離

百尺危楼一盃酒与君話别秋風老明日解舟逐流
水不挂片帆急如火符離風物好一覺仙舟到平時享
奮丈夫事匹馬西来亦須早好是天涯逢故舊笑言
何處重携手

送林疑獨教授

猶記龍津曾把手間對雲山一樽酒談高稍犯禪師
疆逞指青尖霧臻牖辟水起人新思濃旁釋奇文到
科斗自笑山翁緘默多來處長疑抱真叟君雖健語
猶相知乃欲同帰上忠亭假合此生塵已多旨復隨
流逐人後再喜相逢春意中忽見天机在楊柳幽花
野水時可尋趕馬長鬚有壘鋌桼何汴洛貪送人掃
蕩頑氷一梭走義在人心难可欺浮玉山南望風久

間書

一笑待毀譽一歌待窮通笑歌未能忘猶落諸環中
無待用笑歌此理西郎東

尉氏五題

蔡相廟

范叔脫身車簀間一言悟主才所难死齊辱賈逐四
貴合為昭王留武安萬里青雲雖自致燕家相尋亡
天意狠〻秉机叙消息能使先生謹承德願帰相印
臣不如結綬懷金豈勞力富貴只資脣舌能休笑雎
頹与攣膝人生遭遇合有時羈旅入秦誰与知攬权
數月何為惧非義所安人或惡四十三年雄俊間帰
与不帰函谷関孤墳却使鄭人看只恐燕昭由此還
千古英灵果何往人間禍福空相訪春入祠庭燕御
風交龍旗墮香塵中

三亭崗

相得語未究相知心已陳喜生崗上夜痛定簀中身
興廢自王鄭思酬生魏秦滿懷机変李豈謂有燕人

蓬池

曠野飲綠水往〻如具區尉氏得此景賜民非自娛
想成獨樂戒故能与民俱阮籍方外豪徘徊穎梁都
亡恐感嘉惠豈特懷壯圖逸興果何類蔻〻誰与拘
度量野天漢豈不容葭芦興廢未始定陵谷俄已殊
昔為鳧鷺鄉今為狐鼠廬厚澤癒膏壤能復滋耕夫
得利已足喜懷古安用吁

嘯臺

既身魏晉間嗣宗南阮英長嘯寫逸興偶為臺上行
或帶竹林醉獨駕無將迎風月乃所友相投清与明
微引踵中息稍從脣齒鳴漸〻薄林杪飄墮令人驚
戛憤聞南平貪濁聞而清蘇門得孫子荅以鸞鳳声
不應乃深應栖遵良自誠當悟嘯中旨可傳言外情
臺在声不傳萬籟徒汝争

七賢里

遥想七賢會空留七賢里神交遺形骸清流外塵滓
脫略墮險恠埜阮两高士白視驕法家紅鍛傲公子
所識不及才或殆或以死山公頗適用選戝尤可喜
立少規不祥去備憂不軌窃恐阮与嵇扵此未能耳
向秀稍知義田父謾知止酒隠名刘伶無志君子仕
王戎貪聚錢阮咸亟追婢覌徳清流中二子有臧否
脩短帰黄埃毀譽落青史盛世人已非荒厚物空是
賢者覌我吟聊用擇所履

灵草

五行在萬類惟草最柔弱春至忙發生秋来遍衰落
如何却有灵陰制長生薬金石走或飛落丹誰能擬
若乃赤帝兵死走請自傳萬錬致妙用造化犹天作
中抱陰陽精淺陋安可度莫笑荣復枯浮生尚堪託

歳寒堂

歳寒堂前歳寒栢棲見東君無愧色正似屠龍方外
人緑鬢还生未垂白酒盃放手情已疎可卻當時背
文容世態何足留齒牙且殘清陰坐盘石雲門对面
如有情安得青童報消息莫使仙人閑北扉見我劳
生空汨〻

豐提刑赴西蜀

氣柔語音低欲静神色明擾〻劳生中望道心如傾
煩苛恵庶士抵冐悲羣氓眷〻自中降偲〻懐西征
曉霜毛袖重卯酒面花軽出関誰最旧過棧子何平
施設快拘守跋涉劳将迎路难休詠蜀夢遠〻登瀛
胷中文藝光域中監收荣以淡却私徇以默静紛争
萬累喪民徳一嚬生道情行聞化無欲闔扉芳草生
公餘癈俗樂反一全天精源〻踵中來趨者已屢更
安知我所寓山国望神京

贈灵谷山人

無縁一歩如秦湘有縁千里如門墻山人安得不相
訪如昔也同行藏自從别後落何處灵谷山中养冲
素懶与塵凡争是非拂袖儀趨長樂府十洞真人懐
宿契陰使来陳掌中示不著予書惟口傳千古丝然
索根蒂惑乱枝條無討尋大還只欠鉛中金玉簡来
書落吾耳安用冥搜遠天地紫元忽見老翁笑家住
崑崙何杳〻神爐已冥龍山椒蓬壺可聽東溟潮温
泉名界甘復泓一轂符行坎宫沸七十二候承天時
三五一法明天机晤言再卜春為期冲和有道當依
帰山水多誇武林好更有龍椒棲逌抱桃源惟在山
腰間越出寸碧窺吴变雷驅猛雨玉龍過月明人上

朝元壇五符金鼎任还返須 知造化田陰丹顚居沖
和講幽秋莫獨雲山爭鉛水紫府賓丹臺身去来在
我若為情谷風時送步虛声山花徑水月沼樂因談
到長生妙偶坐俄行無事了或將得一問因緣江天
為指帰舟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三

古詩

寄隱者

守道宋高士棨室齊東鄙植竹看歲寒種田助形委
東書指古今抱易究生死不以外移内不以行責止
九十留童顔湖山飽清視或願先生云時平可以起
先生本無求棄置如弊屣俄聞与物化精工未嘗毀
汗簡書逸民義風洗貪士東望呈肺肝送寫一危水

送陳知縣

握手州東花鬧時瀉酒胷中如漏卮各無官守竟信
意坐間只有春相隨十年睽遠何所得但悟世情能
中一昨日小軒君不遊荷葉雨声池上秋（昨日約集節道日小軒奥約俄風雨至如見秋色）明珠得喪百萬斛何慮炎蒸金欲流
一樽獨对清都夢可憐幽思無人共今日聞君馬已
西不覺毫端得詩諷汝陽縣長多清風壺中有客當
相送（賈長房桂臺木今在汝州）

和張仲時次歐陽文公覧李白集之韻

紫微所拱皆仙官開元無事長庚閒偶緣一念來人
間詩才到白誠無难英華根峻發根自天春空藹：飛
翔煙雲濤雪浪滄溟喧四面滔：朝白川重与論文

不須細且貴貿襟寫来易〻中自有驚人詞繩墨宜
高何足貴苦談杜甫陵談李文人相軽古如此始惟
通道徙而醉萬事紛〻寧復記三人分散难為攀夢
魂應覺星躔寒乃與影月同交欢豈有俗態趍入寰
若在真府如同家瓊丹我已修河車仙源将果蟠桃
花安知不共遊煙霞便看琪園越三島休羡垂楊与
芳草

覽武夷記

武夷山中十三子邂逅相尋良有以頃向上是何事
醉一時謫在人間世八百年後逐升真武夷真君真
主人天台有籍安得知不謟子騫誰与祈紫雲中下
龍潭雨尤喜張仙好詩句（十三子之所自及其會遇參明相与修蘊还元反本皆因緣始済其事）

結交

道義出君子勢利通小人有無故所自甘淡交所困
離合見难易情文生偽真至主審所任禍福延吾民
賢士慎汝择利害帰吾身公患勢利强私患朋黨親
邪正若弗辨安危难復陳

留題琴軒

軒閣競華麗誰肯厭絲管豪華既交欢盛濃〻同翫
嗚絃雖侑觴惟宜素鉄按声色方爭高耳目及中乱
古意始與懷曲終情已換黄子尋天真開軒名以琴
問琴意何在荅以琴為心我願聽以目与子為知音
無絃之琴声無声世間此曲今何人

讀羅隠孟郊集

羅隠寓以罵孟郊鳴其窮始讀欝吾氣再味濡我胷
如何志与氣發作餅甕中大見無賢愚大槩非窮通
棄置二子集追攀千古風中蕪六義異下与萬物同
妙象生丹青利器資陶鎔心手適相遇变化從色空
感寓復收斂兀然無我翁

荅仲時高軒小酌之什

韓公浩〻業文字乃笑红裙醉豪子張侯切〻務高
潔〻鄙变鬟歔回雪（仲時詩有双鬟歌舞退之不醉红裙与慵高潔之句）東野
先生窮且愁蚯蚓竅中煎百憂（仲時有東野清苦句）北舎主人
貧亦歡典衣取酒吏未闌悲愁傷氣豈足尚棟樑害
道非所安宣色皆無適相遇衰〻百年誰自昔太平
功業時可為萬丈虹蜺不須吐（仲時詩有太平功業属男兒虹蜺万丈雲）
中氣一源湛〻吾忘情四人毀譽浮漚生（仲時詩有一源湛〻之句）
（攀清泝今日樽前逢一笑之句）

送駱君歸隠庐阜

山腹雪霜难犯為心虛直節凌雲聳蒼玉月華弄影：
無纖塵合有丹霄鳳來宿趙州庭栢如已知掃却閒
言且覌獨九年當作無生遊慎勿窺紅墮私欲况是
天台掌仙籙煉礦成金石龍谷落花流水好尋真豈
特蕭ゝ閣前綠

曲水亭

盤龍偃蹇吸長澗数篆寒光來向人誰信雲門有仙
子灑落恐是華莚賓落英俄逐酒船到世間乃得逌
溪春素纖夆盞卒可却清光聊滌胷中塵

覽和靖章安西湖之什

和靖苦而豪章安平而麗馳情逸佳景盈軸恭幽思
二子各何性人非物还是四時有行藏彼物如動置
百年有死生斯人如夢寐兩幻相追攀一覺都糜棄
感寓聊自娛與盡娛亦樂安坐湖山間誰能以数計

送人赴官秘閣

經行當年已充賦却逐鹿官走塵土百里牛刀未廿
弄况有文章自當貢屢和天閤出奇語落華紛：動
尭禹雩天得戚懷抱清道山入局憂慮寧今也無慹
故鄉夆畫間更有登真路惟我曾遊今已古想見朋
從散还聚豈事塗改如排牙忽落鉉刀得依櫬常笑

究竟此生安可逃淨土社中風最高紛：一夢喚不
覺哀ゝ白頭流落多驂子鬣然去尤早寒堂誓結庐
山草寸陰早在精進中四十司徒未為老（事見惠遠答王道書）
黃紙除書無此期（黃紙除書見白公草堂詩驂君築室庐山待尽而已無杜路意）
只為松雲動幽抱世人發願多自欺十八逸民今友
誰

遊東山大乘寺

奔逸高真避秦侶遠入閩山豈椎楚落花流水來何
處逐鹿人從石門路遂造洞門誰得知雞黍生涯貫
今古樵客見留何事云分合隨緣落塵土回頭已在
塵勞中手把榴花如寐寤紫元素抱超然情到此令
人心骨清閒跋長林跨深壑遥見猿鶴來相迎灵源
為我寫幽思但聞歷ゝ朱絃鳴獅子峯前狐退藏當
派涌空还混菀龍首澗边雲并合或作人間時雨行
杜鵑有声山意真ゝ杜鵑有花山色明偶逢奇石可且
上幸乘此與聊飛觥觴語嫥婷莫予翼脚力耗争年
少輕三盃通道聊自適还被谷風吹復醒忽：流光
已云暮紅燭如林樂声夆

題龕花菊

人尚亦相映龍山應獨賞却因清淡中艷異尤堪尚

靖節籬下吟幽懷忽馳想武陵溪上遊芳容若迎望
妙本自無二佳名誰有兩辨事惟賴香根帶豈容委

題水雲村

水雲深處尋幽客競把銀餅飛虎珀坐間玉篆流盃
来時伴亮花獻春色塵勞不到清樽前何幸山翁設
讌席人在夕陽方醉時回首雲迷武陵宅

送方彦稽解元

壺公山下多偉人嘗謂方寸無纖塵雙眼孤鷹在霄
漢俯視燕雀尤有神兩冠羣英出微妙失第春官恬
自笑歸去壺公山下遊長鬚肩上何所負遠煙萬劑
實行槖置此雅好吾無求松軒日午片石冷水中天
小雲油：時復窺影且自遺毫末造化同春秋可能
含蓄南國意洗我滯思如清流方握斎（齋）統却新暑明
月團圓滿寰宇馬上塵沙揺不開室羨江湖鷺輕舉
勿因世俗迷低頭義理所在無今古生死只繫單豆
中誰為萬鐘移出處六翮冲天覌一飛所恭先須微
賤時

道倫竹閣

曾看孤山翠微麓回環閣下千莖竹醉吟先生唐室
賢瀛落情懷出流俗赤城德士攀高風特借嘉名榜

蠹魚乾自忙正似求生轍中鮒舉海無從今几年謾
惜公家費毫楮春芽竟好清晝深石畔蠅声遶庭户
恍然似揖前朝人高下圖書迷青顏養才此地良有
因入闢誰醒靜方悟要使中虛心鑑明乃欲他時照
紛遷名利人：情正炎我抱天君獨為主設官之意
非徒然居思可報唯心淵案牒相忘花字閒恭心乃
在雲日边佳氣忽々指歸處頓覺身輕如插羽扁舟
莫怯霜華濃已有東風送君去

題卧陶軒

不為形役心方縱乘化悠：豈須控歸去來兮歸自
公北窻高卧南来風吹我飄々骨毛聳恐是洪濤浸
清夢八月仙槎偶相送寥廓孤飛与誰共（無餘夢乘扁舟泛海）
（波濤在舟之上舟行如飛仰視天漢星辰甚明因得句云短棹孤飛寥廓洪濤高卧看星辰）天机
不逐纖塵動折腰五斗非君俸靜挂山圖探遙趣聞
聽庭柯鶯幽哢君置絃徽貽我声我遺耳目知君情
相知之流樂如是五柳鳴蜩謾如沸

初夏書呈同舍

萬種浮華春事了誰供青帳千株曉雨集池塘螻蟈
鳴蝸牛已過銀鉤横貼水圓荷蓋枕小覽鏡美人音
耗悄行看天上奇峯生莫放塵緣空擾々何處亭臺

公外期共立薰風臨眺〻

暑中喜雨

小雨破炎熾滿懷貯清爽忽御雨腋風太虛一登賞

重九遣興

佳節嘆短晷清興恆幽抱新故遞相代意思幸長好
百年如秋時〻越中道重九雖百回半百已云過
雲液傾新醅籬花摘灵草但約金卮空何愁玉山倒
且趂馬臺遊莫管龍山帽

雙源六題

水閣

水閣上襟帶水光浮丹桂月来天漢夜白蘋風起洞
庭秋塵勞人衮〻瀟灑与誰遊

釣磯

釣磯上閒適向金鱗秋後江边思膽客古来溪上得
璜人尋幽尋至此聊寄自由身

澄心堂

澄心堂上閒来客水与心同誰見得微風不過波瀾
休無礙空中秋月白

濯纓堂

濯纓之水山幽〻本来似鑑無庸流到此令人肝膽
醒滌除萬累開襟灵一源莫誤登臨目紛〻世上紅
塵足

重蓮軒

宛轉雙源花在處花葉重〻瑞炎暑日光相照鉛華
鮮翠蓋紛〻擁仁女不貪青子老芳容薰風偷出香
無数乃知源上有神仙何必大桃隨水去

日休亭

分外鑿私智役〻壯且老此生本自然何者劇窘我
止水观而心運用無不可玉液靜中味萬累門外過
時復一盃酒聊用沃心火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三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四

古詩

寄卧雲先生

卧雲先生由内觀謂使妻子忘我難顧予且不自有父安得有汝為悲歎（君方致道之時忍情割愛以絶累為急其子訪而得之君曰吾且不自有父安得有子哉忽遯而去其子復失所在）武陵溪上乃所寄今且幾歳無往還源頭流水去復去落花繽紛春屢殘秦人漢世不須問寂然自在桃花灣嵩嶽遊人忽相遂羣碧插空三十六漁人不見空懷想路迷山口今誰訪幾時行幾時歸本無行止吾何疑豈將眼力隨塵機行亦可歸亦可長沮桀溺非通道此生未必山中老

五祖長老惠竹簟

六月如蒸火方老三伏炎炎撓清抱閒中雨汗林未悄忽得禪師祖山耗笛材未許龍鳳吟却織雙紋愜高卧卷送西来尤是時乃似烏薪雪天到長鬚我為掃幽榻數尺漣漪细風過譲入祖山何所聞但覓雷聲肅牖墮欲躋此意知未能且李文公贈相好

贈方外士

擾擾紅塵高卧客紅塵不染人難識琅琅為講還丹篇若有清風濯曾聽玉兎走入流珠宫正向時人失中得根本蓋自仙翁傳仙翁住世千餘年

贈崔風子

崔風不風人莫測只恐時人問消息子聞妙道今幾年百刻光陰貫今昔天柱峯頭獨着月火裏青龍產芽雪屋上無霜春勢强十二危楼電光徹劍潭居士心相從何時遂扣逍遥翁自知心骨異凡物豈願老死浮生中

貽李道士

道士初來鶴衣白無事猖狂走南北偶得秘訣煙霞閒鬼谷先生眼精碧謂我當接王公談且与天庭二分術儻來已感仙翁灵占夢夢中冝自驚妙光照物乃是道结廬歸去南山青

琴軒并序

以琴名軒琴不与焉李忘形聲者也心無所事乎撫手無所事乎巧妙音幽韻本於無何有之鄉山泉泠泠松風瀟瀟湘江月明万籟合于太虚莫能感而对之黄君勉哉室欲以虚其心滅李以空其性將進于是則子之遊是軒也當以非耳聽焉因書昔年次人憶琴之什以為贈云

聲音求我皆邪道有琴可聽非深造無絃絃上声無

聲世間此曲今何人

仙會楼

金碧峥嵘演山脚合百雲駢下寨廓自嗟本是煙霞
翁一念人間已知錯聞說楼成歸思濃想見羣真多
綽约水虎火龍方得傳看破浮生豈能縛夜深時獨
倚欄干誰見金花當面落此道既与羣真同雖隔霄
壤常相通演客千載無遺蹤佇聞杖屨來相從

讀王黄州遊官篇

感義區〻謀國士竟為升平摸稜子抗章言事來去
忙左提右挈歸之理見姓書名安且榮寧問賢愚落
青史隱居到此當忘言对月且倒無憂罇

積雪

能積又能亡時高又時低圭壁随所寓陵谷豈可齊
夷坦掩曲径勿使狐生疑光明破宿露勿使鷄求棲
在臈方得時此意非尔知〻我為餘寒不知為繁禧

交遊

率尔相會遇欣然同醉吟意外談笑易胷中矛戟深
契合好甘醴聽聞嫌正音交结自此始刎頸當知心

醻程忠彥見寄

新吟走長鬚喜鵲鳴高枝邂逅固有分非人所能期
對坐俯寒壁得子尤相宜
進取俄比肩欢笑亦傾蓋一夢長相尋〻子江天外
子來慰所思苦吟醻適會
京塵化我衣吴風變子語二人還相逢道在無今古
薫澤何所為本無緇与素
儒林小官冷僕馬略勝步竹素園中遊青眼勞一顧
孰与歐廬閒閒雲自來去
側承雙笛聲自作天籟鳴聳耳願一聽使我冷然清
誰云吴儂音能変中正情（忠彥之詩遊歐廬閒中怪易流輒作吴儂語格）

送紀宣教

名利塲中化君子偶得延平二高士王子好談兼好
行〻如不及談如傾（王子道厚節推為人甚類元甫）此生根蒂果安在寧
復計校枯与榮紀子忘知更忘說行所當然孰云別
坐間自有雷霆聲何事區〻論標月二子躬行人所
稀但恐東野無由随香爐峯前幾時遇異龍禪師故
鄉老草堂夜話燈影寒瞬息春風我先到

貽儒生

含章緣俊雅發理自聰明德行孔庭秀公卿唐轂英
博嫌愚作獘文恐偽為情御世教方盛動人風更清
反三雖稍悟得一豈須驚竟寘伊周列難忘齊魯生

（儒方因於談理而悟禪語有遊儒而歸釋與其槩也）

送公表判官解官南歸

污吏物勝志俗吏勢勝義志義不可勝勢物如脫屣古云士大夫此道既墜地俯首拾蹤与仰視忽高致仕塗無清風大望失所寄志士獨懷古義氣已屢喟從事彭城公不求亦不忮接下斷驕簡清慎遣外累三載日猶短六計滿物議薦章何所歸見敬乃虛器得喪固有命失士豈無愧顧我眼力壯古貌入青視方恨相得晚笑語未獲醉官滿不可留年華促帰計雨後雲既收日上春已至雙水勢愈活南注飛不須

兩山夾長流稍ゝ有青意此景送君何處遊荔枝林下維扁舟窮通身外不足念醉吟可寫塵中憂至誠所与暫睽遠時復一噓聊相求

贈謝殿院

風自東山吹厥後義重生輕公所有懷抱應書霜雪明一封十事龍鱗輕青雲失志貴無悔且喜歲寒柯未改名節稍從言路愛待向烏臺覌慷慨

東湖留題

雲門館

冥ゝ出世既云往急ゝ度人還復來會當為物落城市誰採北麻開未開下視東秦在諸掌一念已到非蓬萊与子邂逅固有分況是曾膽無纖埃

鷺下序

白鷺下遥水青銅絕纖埃窺魚風色定移渚客聲求事傃明ゝ遣樽臨渺ゝ開靜憐閒意好為過夕陽回

釣璜臺

想見海濱老坐覌臺畔清一綸聊自適萬户本無情魚躍心機靜鷹間世事平行藏天意在千古跋功名

駐舆橋

方上大鼇背俄生五湖心急ゝ遊此道擾ゝ休相尋

步虛橋

俯仰是天漢陟降非世路常聞步虛詞時聳採蓮女

鴛鴦渚

江海風波外陰陽化育中相隨还戢翼得性渚西東

鴻鴈渚

兼忘物我翫鷗客自得行藏遵渚鴻看破眼前人与物紫元翁在小橋東

翫鷗亭

水靣浮沉聊自適人心得喪便相疑徘徊聽我樽前唱莫道机忘了不知

意息杭乃息人忘鷗亦忘逍遥方自得邂逅豈相妨
静見水天闊聞知春日長浮沉無一累誰更問行蔵

緑巖亭

半巖亭勢俯漣漪北顧尤宜鷺下時終是謫仙風思
好無情常与月相期（永結無情遊相期緑巖畔故云）

歌豐堂

礼樂看公暇陰陽報歳豊四并當共樂一氣已相通
欢笑壷天上清虛色界中可歸猶待月未放曲聲終
可喜年豐自忙少豈特明々得欢笑三樂光陰誰与
知但向魯詩尋政要

醉歸亭

醉舞既成樂醉帰還有伋漣漪聞自　渾沌有誰知
噦々鸞鳴處振々鷺起時忘歸忘来得方釋魯公詩

水鑑亭

蘋藻風初定鸞凰匣已開有時開妙象無處拂纖埃
樂共世人到醉從天漢回不知誰作記寥廓卧楼臺

竹林斎

桃溪出世境竹林居士鄉中虛秘天韻外直凌秋霜
静久世味淡翠深人意凉觸目多俗物見君何日忘

湘江亭

休論湘江偽与真楚花窺影玉霄春瑟聲誰皷如妃
子豈意相投似故人

桃溪庵

灼々芳意閙涓々朱絃鳴晴光發清淺翠華相合并
寒溪通遊徑清盃得落英且慰浮生勞勿念鬧名輕
桃溪日々流弗止何獨行桃花年々開既落還復榮
昔聞避世士有物應混成不行亦不止不死亦不生
秖聞莊叁羨俄失何必驚此語誰与解往庵如登瀛

贈周生

周生能以幽意一寫於琴書相去阻脩未及親
見而聽之然其身居市廛而能獨遊形聲之閒
務造象意之表亦足佳者貽之詩云

七峯山下無塵客方寸有能人未識風吹山水意飄
飄月照市廛机寂々将使居人聞此聲既澄世慮虚
生白英華滿軸非春能銀鈎更有千鈞力息然欲運
胷中奇一揮時落雲閒壁何當便跨圖南鵬聲意相
尋七峯側

経遊清灊留題澄寂軒

清灊險怗士氣馬如狂濤趨蹶日万変風石甞相遭
浮沉有命在險易如人何此累稍々遠十里無横波

劍潭澄寂客迋酌無喪得狂心到此闌观水還無观蟾光中夜静銀色滿襟寒謾対浮屠笑若心應了了莫看灘工湧但取潭中照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四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歌行

昭君

良家有子恵而秀昔在漢宫誰更有入宫見妬名不傳咫尺君王望恩久柰何賦分薄如人却屬畫工為好醜千金買笑那敢當無賂應嗟落人後俄聞召見喜且驚自以閨雅文輕盈将謂君王必回顧行且遂承恩与榮权兼天下失所制女子未免匈奴行此身既係國休戚君王雖悔難復更雪怨雲愁竟何語自小誰知北征苦旣出中華棲上清乃托胡人為死生平居悵望一成夢用儴遐荒尋去程胷前但殞點〻淚門外已抗悠〻旌轅馬悲鳴日云遠行經凡處單于城平沙莽〻春不青磧陰漫〻天不明随無鴛鴦欢悦情送有琵琶哀怨聲大抵言意匪吾類〻眷〻向前愁益并寧落家鄉作孀婦焉用閼氏尊亏名人惟適性乃有樂未必膏粱勝藜藿當時将相若為策豈意安邊用顔色君雖不幸功可稱莫道佳人只傾國思歸曲在人已非青塚空悲塞南客

鸎子楼

眄〻初歸楼上時想如鸎子長隻飛有才将色世閒

少況復節義尤堪依将軍一去十餘載玉簫瑤琴無心觧豈不能死空相隨以色累公非所知白老曾為賦詩客風裊花枝醉無力後會勲郎漢陽驛因語獻欷已成昔走筆還虞美人句猶感白楊堪作柱我來登賞非唐人尚引多情聊愴神人生真盡皆為塵百年一餉難留春高樓人散誰復親只有燕子年々新

春日寄友人

青春可愛如才華使人詩思如楊花飄然來去不可繫又似春雲靄然起惟人遠性而樂生子云閉戶非其情亦曾郊上為遊人兩袖香風雙眼明葉下鶯々兒女語聲々似喚遊人住忽覩狂蝶過他枝一帶深黃又飛去倒樽取醉花枝側我是主人春是客胷襟不貯世俗事酒力相攻易相失青銅三百慙予慳乃至解佩窮清歡万事亨途誰滿意有年生計自開顏樽前兀々坐者誰頹然醉倒春風閒歌者自歌舞者舞塵杌不動天真閒呼童伸牋走吟筆醉字歌斜不能立楚狂韓子傾餘才感春章句如花開兕觥入手滔滔瀉此後揮毫如駿馬數子苦醉俱紛飛夕陽含山空翠微乃自曲肱卧芳草蝴蝶与周何所疑紅杏風來吹我起黃梁成飯還多時醉亦如醒夢如覺勿於四者分毫釐聊与物化天地中願君与我間相從郊上之遊速為報春風欲放桃花老

中秋月

秋容瘦秋聲寂浮雲散盡霜宇寒未見蹤星點空碧升自東方人望濃十二回圓喜今夕窺澄江開暗室閃々金銀動宮闕森々冰雪排劍戟秋氣清秋色白六陰中處金权高清白合并成此魄玉兔搗藥將何為應造神丹送仙伯乘興高人無定蹤瓊步徘徊未須急金波汗漫清人神桂華縹緲明人衣邀月已作明年期月是人非寧復悲倒盡芳樽卧清影休問醉翁歸未歸是非今古乃常理此情莫落霜娥耳

送王慎中

慎中所謂黜聰明墮肢體者也熙寧乙卯予得之於闕下方世慮盤旋於胷中未能忘者久之及見慎中遂忘鄙懷慎中日一飯男女之深情酒肉之厚味天為之戒焉非其强絕之也非善不欲而其心嘗清非理不為而其形嘗靜非其挽引而後至也然而予何敢望君哉君之化也其世緣未息歟不然為一念而墮者耶以親老之養求薦於有司及試礼部下第浩然為歸休

之計以謂養之至者以其所以養而已必待有禄而後致焉是亦懸也予之歸也買地數十畝種蔬植木以具甘旨則予之為方外遊足矣然而君之去也豈為翫山水者邪後此江南之耆有稱隱君子者行乎萬物之上而不可幾及焉者是必恒中也恒中非求人知者也故予作詩以序其行庶乎讀予詩者求与之遊而又知予不檀有其益者也

為貧而仕我与君失意以歸南北雲豈抱去留論適莫豈因得喪悲離合人是人非春覺夢物來物去花開落攀緣一斷六塵空緣至乃施無鑿不求脫不与縛君期万法無憂樂不可減不可增君期一性無虧成世人墒埴誰知己不怨不知〻不喜塵縈嘗与衆凡悲流轉域中而已矣君之入道人不知不得已事君不為天然淡薄日一飯心杭不用如嬰兒聞其風者少當愧此道亦更清於夷君歸休白心碧眼非庸流内覌無物四肢陲性天虚闊陰雲收君歸去曉猿夜鶴無尋處爐中灵藥果誰傳林下老人終共語何時我向江邊來相從方外幽懷開長願為雲逐東野莫教風思生塵埃

再遊普光寺

春來時春紅照我衙清盃老僧朴野自合道只從一笑忘形骸秋時到詩翁清瘦秋容老吟成興盡可以歸一两巖前恰初過勞生自適能幾人白雲流水誰相親黃金滿屋莫使悟〻便輸他方外春

中秋日賓興宴

九十秋分今夜景銀色界中秋意靜獻賢時入帝王州鼓瑟筵開山水境西風勁衫袖冷遥度天香到酒邊中有醉翁吹復醒徘徊態凌亂影急須行樂慰勞生相得相忘無食頃姮娥信諸生聽一年人愛此回圓十分仙桂都開盡自有清光隨我身遊寶蟾何須東明年誰是奪標人史君推轂今何幸

贈天台禪鑒

逸興東西自難卜快可追風白花足巾飄〻囊萩〻每引三盃通道瓢即陳一闋離塵曲獨忘懷人注目恐是秦漁來混俗落花流水誰拘来凡度桃花春又復戲翫人生榮与辱石火光中寄此生故山休問歸遲速東秦別後無行蹤忽見回轅自西蜀二十光陰一轉頭新白已能班舊緑偶懷起滅寒生粟盖〻超然坐覌獨使望雲山歸去来無生之師在巖谷由禪

而入從眞修休効諸山編語録如来藏裏磨尼珠走上玉爐光斷續螺髻明鵲巢鷺向死生中脫死生象圀淂之方始灵掃除物我変何有懷抱乾坤一混成十三位上窺憂喜正法眼開無處避是時人道眞仙子方尚圀中旧行止

通道瓢吟

通道三盃太和好已同 五氣誰能到漸造醉鄉方自然忽体杳冥如淂道坐上一時能兩忘萬緣既斷非吾我須期有物渾成時先自醉鄉聊淂耗若從泰定真相逢舍尽三才是懷抱道方喪物無間愁休管垂楊与芳草（天遊天樂皆出於道〻與物交相喪徇世則喪道徇道則喪世）感懷偶向桃溪路落花流水年〻去仙家日月無古今此景示人〻不悟青衣為我折幽芳待揷陶中訪真侶笑而迎寂而處五行自是無尋處空將日用悠春風日用烏能離得数但明结果自然成到了無生無一句聖賢絶口自難言愚衆揺頭誰可度青衣兩畔長鬚後駿〻小駿山閙走光陰猶長渭川叟奉有雲山靜中壽大道盃自然斗天遊杳〻長庚吟天樂陶〻紫元酒究如對月成二人九老圖中有無有

謝莊顔延之吟

千里共明月彼此惟月知音信雖不聞有月難為詢對月秖自恨中夜還窺人妹子想無寐瞻望應數陳既然默〻淂心腑那更徐〻入庭户因笑延之題孜為長不歸一息已云往寧復為歸期稚子亦自曉安用延之持希逸辨既妄徒洩延之非兩詩寓意好雲海沉〻杳無耗紅顔銷盡那得聞惟勝知之遇凶暴

喧犬行

禦悪不禦良守實不守空主人得犬勝高墉有尭汝喧〻有跖汝默〻主人淂犬勝幽賊犬也徐有云容犬對以臆犬為跖守即吠尭犬為尭守即吠跖是則庸犬而已矣比犬之良汝何益穿窬淂間無人疑喪家之犬将何之

慒鷹行

兩翅一展秋雲高兩睛四顧秋林肅狐兎忽落爪距下肝腦須臾厭其腹是埶汝有固有性是物汝淂固有命韝上如何寄此身休誇豪氣与精神一雄死生非所必有數存焉擒不獲主人失意未可量鷹也兩失而行藏中陵自在無由樂飽則翱翔飢則攫

巧珠行

柔絲轉庬簷結網日初卯條理滿腹中万慮無一撓
紀綱国政强经緯天理巧所吐勤如簇上蚕所織巧
如機上婦〻織一尺長蠶吐一兩多輕暖之利為春
和蜘蛛兼有蠶婦事蜘蛛獨為身腹計此勤不必為
此巧不可施慮有無意空中飛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律詩

元會次宰臣之韻

風吹香信下舟霄遠望如雲共戴堯誰詣獸樽心謣
謣獨嬴経席氣飄〻千灵已淂回春律万歲何須却
老椒弗愧陰陽開妙化先天方許与公調
玉皇宫殿得春朝冠綬紛〻百辟朝未見魚龍供漢
戲已聞星露入虞韶清都夢到鷲華麗寒谷春回喜
富饒付史幾多祥瑞事終隨和氣作欢謡
太極朝正小道消豈勞身勢借扶摇覆新恩聽傳天
語華故初看轉斗杓四面横龍嚴部樂兩班垂玉者
朋僚不數計吏空歸去雨露相隨詔五條

侍宴池上

来侍君王看物華紫微深處宴忠嘉万年獻壽金卮
酒百世尊王綺席花振鷺朋從灵沼濶游鱗音耗絲
絲斜仙源此景須吟尽留与人寰處〻誇

集英殿考試酧唱

玉皇親自策才猷誰作灵鼇上釣〻俊思内窺天問
邃韶光中看御香浮尚懷獻藝趋前列何幸持衡綴
上流欲向鑾輿心未放更須銀燭始回頭（上臨軒策士向晩須烛後起）

磊落英游誤許陪相望樓閣倚雲開春風暗遞天香
到星使俄傳帝語來紫府已知仙籍就清都還遂化
龍回轂中喜得辭如海不是區〻小有才
靜窺千卷喜才華不恨詩情未到花欲醉春風歸去
近曉來新得數聲鵶
雨過春空紫泰高列星初擁絳紗袍三題天漢文章
麗万字秋鷹氣勢豪聊欲彎弓須尚志謾勞談律莫
吣毛行看衫色貴於草不覺南溟失素濤
紫微方夢斷燈火鮮嚴時日欲衘龍闕風先掃鳳池
自憐夜氣在誰笑道冠欹豈為雲團惜消閒賴有詩
（庭中同事相戲不得吟詩犯者有罰密雲龍之約）
降虜來朝次 葉尚書韻
禍虜勞戎索神杌屈眷讚鷹鸇臨遠帳狐兎落清都
勇逐龍韜喪鷲隨虎士趍瞻天蒙覆育塗地脫須臾
即看宣登阪何煩禹泣辜但闇多屬国五鳳似元符
次門下侍郎東省懷左丞之韻
喜看韓益作雲龍同御天衢万里風詩入中臺推戴
敏（戴冑為左丞性明敏達於從政）月來東省照盧公（盧懷慎為黃門侍郎公清儉約）祠庭
拜覲精誠共試殿達知李門国廣樂數声誰敢和但
疑身在化人宮

次東閣內翰感旧之韻
二十星霜一轉頭坐間誰共昔年遊是非擾〻夢还
覺榮謝紛〻春復秋罇俎且看圖籍府風雲方命帝
王州金運花燭公歸處此更仙源最下流
青社宴遺貢士
曉來門外駐鷥声且喜東藩俊造成行蘋簿多寔下
志賢能書振日边名琴風清躍西征騎辟水寒窺上
舍生佳兆豈惟多吉士三元從古有豪英（初移廟叅于城南已有佳兆青衿昔有蘇張王文正公相繼出冠天下士）
次當欠著作曝書之韻
內閣儒方集先朝事不忘曝書開綺席偃武歛牙璋
籤軸陳千古金朱萃一堂日華窺鳥迹冰豔照金觴
（是日賜氷）已掃斷簡蠹更增東壁光士高聞粹語天近覽
幽香見傳思唐庫恩新仰舜廊名山絶向曉振鷺已
成行官戢塵勞少朋從語笑長但慙甘若醴寧恨冷
如漿小說誅淼漫雄文薦煒煌培風誰有志從此好
南翔
送都鈐郭太尉
將帥門庭喜見人只看行止早堪親軍人事業離羣
久帳下謀猷觸類新東土別懷應有恨西都歸思已

無塵故園未許間遊日丹鳳重飛不到春

送中吴太守

華省人間去領麾出閑風景正相宜唐虞民物氣和日吳楚江山秋靜時語棲御音尤喜近舟行連諸莫嫌遲古云循吏君知否先悟無為始有為

送袁運判赴荆湖

未果為雲逐去龍楚江行處玉涵空幹旋地利來天上籠絡人才入轂中仕路莫驚離合易貢闈猶想策言同龍山便到秋还近幽無從佗落帽風

陳瑩中赴定遠

秀發風神子也都想因塵果下栟櫚（栟櫚沙县之名山有神仙寓於其上）一階道在誰窮達百里才多自卷舒北闕聽言蟬静後東山歎笑參寒初便須養氣現變劍豈暇回頭較一猪（豫有莫邪山吴人鑄劍於其上）無事謾留工部句有時間落右軍書漢縈楚導人休問且听弦歌出旧徐

送衡州太守

几度明庭聚文分玉皇香露衆中聞忽抛桂玉泛隋水便擁旌麾穿楚雲岣嶁山高尋禹誌蒹葭江遠憶韓文（退之送李正字詩、隨濃鴈少江共蒹葭遠）隨車多少南飛鴈先向秋風得使君

送袁志行户曹

十年場屋費才華謾有詩名子可嗟未入儒林升俊造且行春雨到夫家遠東澤国三秋月高跨天河八月槎道阻且長瞻不及空吟霜露滿蒹葭

贈呂夢得

壯年場屋便歸休趋向逍遥獨自遊貧後誰知心匪石老來犹更氣横秋人無直道君难合詩有清風我怕醻香爇一炉经一卷江塵應是懶回頭

次齊守岩老見示東湖之韻

近将餘事作東湖公外間來物外居蓮吐花時看晋社桃隨流處得秦漁放懷把酒須尋友適性垂倫豈問魚報我故人三樂意翠珉新刻右軍書

月華西下日華東閃：湖光瞰〻中天地會通銀色界亭臺还合水晶宮掖襟望處清生白穿徑遊時翠引仁自許此生心已了湖山尤称道家風

共辭蘭省作諸侯更領東畬第一州万事了時尋好景兩崗盤處得寒流

送王道原判官

言無枝葉色無塵自是中間已悟真且免此生古靈夢更從何處卜通津徘徊州县諸多事任爾江湖過

几春三已轉官帰吏隱蓮花池上友何人

和馮達夫小沼之什

坐間長愛水相從間鑿方池貯碧空十尺清泠雖有
限一襟瀟洒已無穷亀魚世界東西近河漢光芒上
下通数卷芰荷時得雨怳然如在楚江中

寄五峰長老

自從南去失帰期海峙生涯祖一支百歲塵緣誰尚
在五峰禅老独应知且看秋水呈千月謾寫雲山寄
一詩邂逅有時言笑處越王臺下擁旌麾

送觧倅侍親之官

觧顏而笑偶相從澄寂潭边五載中季道南来無尔
隱侍親西去有誰同夜歌一劍胷中氣卯酒三盃馬
上風塞北功名須黽勉自来渾厚出山東

寄鵝湖佛智長老

十年光景一回頭聞住鵝湖且六周堂上雷鳴通妙
用昂中龍伏得真修報恩香篆雲山曉傳法心源水
月秋莫笑紫元翁未去已懷煙浪作扁舟

会黄正臣

北山亭上共看書少壯相逢氣尚麁巣事每同高义
長病文書借遠煙塗樽罍且慰人離合亀鑑应知我

有魚蜷蟀在堂年又晩欲邀鄉語頁寒爐

雪中泛舟

雲漢淒昨泠瑤池兩槳輕六花未酒面萬霰作蓬声
虛實終何有高低已混成孥舟緣此景豈為戴君行

題妙光堂

獨坐夜如畫相投清與明風微塵跡悄波定月華輕
此景方中見何人性上生涵虛雖立象照物自無情
寶鑑非鎔就灵珠乃混成忽驚居士眼一點与強名

書懷呈同志

處已心雖白逢君眼更青獨來还得侶相照即忘形
用意誰無累閑襟自有灵遠年何所樂終日醉遺經

秋雨喜霽

陽光方接物陰蔽已開閑水落盈虛定雲收去就間
菊花窺曉日松影撼秋山滯思可乘兴一聯还解顏

錢塘山居早起

熟了黃粱一覺眠起來身在紫霄边林峦已淡東傾
月旗鼓將嚴北渡船岑碧漸分雲外境陽光初動海
中天風兴夜寐人空老難把塵勞绾謫仙

澄清軒

開軒何處野塘清靜見蒲魚作隊行亦似来源知物理

始能遊刃到民情雖非渺々鑑胡闊豈少亭々秋月
明多謝松（一作訟）庭無外事不教風浪此中生

拂雲軒

却塵囊却暑非市亦非郊龍孕雪中種鳳翻雲外梢
蕭々天籟作淡々月華交切玉歲寒味供餐無別餚

雪

雲上江天意已濃化机先下隔年功明吞夜後梅花
月狂弄春前柳絮風清悟骨襟吟更逸寒驚毛骨醉
還宜漁蓑歸去豈其樂相賀惟聞田舍翁

梅花

素呈天巧未教青雲釀寒時一望明且得少陽通好
信不消孤笛送新声絳綃捧蘂誰糚就金粟含鬚自
綴成最是百花难比處只承風信已知名

泛湖

放船初向白公樓渺々天光簇々洲綠竹岸深疑士
隱紫煙波遠恐仙遊賓朋欲散且看月風俗雖忙就
買舟最好回山環繞處一家中占五湖秋

偶成示道過

何當歸卧水雲鄉不必功名似子房一泰精華空色
大百年行數古今長誰知擾々还三得獨向冥々遺

兩忘少室山頭星月近紫微垣下起天香

歸燕

掃迹各安在記身誰与為安危應擇主去就尚知時
春暖語尤巧海送歸較遲畫堂人有德可放繡簾垂

寄及之

南飛長是夢相尋海角何妨寄好音有客交遊多草
面無君談笑少開襟家山荔子邀誰賞澤國荷花憶
共吟秋後西來無與約送知當候馬駸々

初秋偶作

火行金候兩抗爭擾々蚊蠅自未平雲滿雨声蒸地
熱日含山色暮天明直須紈扇恩情斷始向籬花意
態生萬里壁寒無一點月明中看鴈初横

除夜呈張公實

兩年相見此宵中萬里家山与子同百歲未垂雙鬢
白六骰先獻一盃紅莫嗟雪臘回頭尽且约金卮到
手宜過隙浮生聊自慰明朝行樂屬春風

客暑困書昔日山居之樂

憶昔幽居最道情水边林下寄勞生靜眠片石無閒
夢深入寒雲有笑声壯了一心塵事滿別來三歲客
身輕功成便遂歸歟與待与青山歃一盟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七

律詩

秋暑喜雨

不害为霖未可收煩襟相憚暑相投水簾掛外霏〻畫银漢雲中點〻秋别舘休論歌客枕釣潭尤憶看漁舟催成天色純如壁白酒黄花欲上楼

試院中秋夜月

秋色中分夜金竹旺氣中　迎遐人望别内外桂華同澄澈留經雨娉婷欲御風三人歡已断犹鎖武成宮

貢院上元

精舍喧譁外華燈想望中管絃何處客簾幕去年風好戮随塵起悲欢覆手空蟾光無内外自与此心同

還鄉有感

别來身在利名边三十春風少两年問劳只聞新子弟悲欢还見旧山川客塵况味今無念雨露情怀風有縁不向洞霄帰未得此宫犹是地行仙

和章樞密西斋

公餘誰解想劳生不動天机性自灵道骨对山尤更好夢魂聞雨易為醒謾抛芽雪帰仙鼎只把荃蹄看圣经还頓一源無去住雙梧惟有翠盈庭

次陳子真見別

懶散先生恐是仙几時來上鑑湖船水雲共賞更誰可氣槩相投还自然憂樂未當随外物窮通何必問他年解顔一笑樽前話各向閒中見性天

行軒犹遠五雲溪煙雨霜風去魯遲浄眼看山應是好北來須乞送行詩

觀潮

呉国人從越国回两舸旗皷急相催悠ゝ二氣已交感隠ゝ一声还到來銀漢風波生沆瀣玉龍雷雨出蓬萊周天安用蓮花漏自有潮軒与月臺

杳冥中信自輪回十二時行不可催綫迫海門三級起忽临泳諸二龍開水頭花雨凌空落日脚雲旗動地來果是尾閭虛不得却还江上一徘徊

寂窺神化自陰陽雲御雷車不可當吹倒玉山風信悪蛟龍回首也須忙

十州基址难論没二淛源流且遡洄秋信最宜呉地看雪峯飛向越溪来

次陳殿院遊洞霄

杖屨相尋為愛山來朝山尽到林巒真源已立今犹古清氣临人暑亦寒岩溜飛來春雨瀉洞霄帰去海鵬鬣紫霄名位緣何事了取無中一粒丹

秋日苦雨

漫ゝ雲無隙紛ゝ稲有芽久懷暘谷日空想暮天霞瞟美夜声碎坐寒風脚斜秋光犹未盡相望有黄花

聽隠士琴

心手相忘到混成又非湘瑟与秦箏秋來獨坐水边石古往誰知絃上声易度寸心閒有味难諧羣耳淡無情夕陽回首山尤好更起松風一段清

送翟司業赴南康

烏臺章疏風霜勁辟水詩書日月閒萬事自來知义命一麾誰去得湖山寄閑訟少公庭下但見閒多宴坐閒明月几時随太守香炉峯下看禅还

国子先生行最淳紅顔犹足照青春神仙庐下分符遠父老鄉中衣錦新（得言樊黄）畫舸欲飛初得雨頻襟如洗作離塵從來官職清於水好為江山作主人（子久歷官教授）

（博士殿院司業）

酬友人見寄

綫得新詩寫我憂荆溪何日与君遊久為江国三年客長憶仙公一洞秋共有幽懷堪把手誰無忙事且回頭忽乗清興挐舟去准擬香腶作唱酬

寄題溪堂

華堂深在翠微間瀲灩波光照客顏歸隱輸君塵外
樂留題偷我日边閒心忘机後鷗相識日落山時鶴
自還小艇浮魚無事了歌声移向荻花湾

送柴伯通歸衢梁

晚入荷華一葉香羨君歸興滿仙鄉他年上国来須
早今夜中秋别太忙雖厭風波同客路已憐松柏共
秋霜東來傳舍無多地勤寄新詩莫我忘

寄清退君章大夫

故人閒逸地付仙林下邀誰共暮年把酒應思大際
客登樓俄止水南舡（清退樓在州之溪南）懶看小吏呈朝報靜
聽高僧說世緣華髮未輪頭上白更期携手劍溪边

春日喜晴

天意分明人意閑便聞歌管上春臺緑堤風暖投衫
補紅檻花光落酒盃雲结陰容俄散去蝶驚晴影旋
飛來芳菲犹在無多日倚取韶光作醉媒

寄王之道

蘭陵為别又多時花月妖中想見几鄉国可憐犹間
隔客途何故更分飛身边無事樂雖樂堂上有親歸
未歸欲寄新文将遠信尚須勤苦到精微

長樂宴遣貢士

賢能書和九天門安用區〻更問津周室笙歌声調
古孔庭詩礼指歸新吟窺清辟还為侶笑謝寒齋已
作賓烝我時髦尤利市使君元是奪標人

遊開平書貽佛智長老

訪我京華歲已深化龍潭畔却相尋是空是色休排
色非佛非心且洗心南望自生江上月西歸誰了水
中金洞霄人去寧無夢多在蓮池与竹林

寄袁思与

京華為别各蹉跎犹幸相逢笑与歌風雅長言先進
少遊從高義故人多雖知塵境先忘累尤念元宫未
處和（我中其一而處其和是以千二百歲而吾形未嘗衰）行欲超然無一事便
當求我向煙蘿

与南京留守

嘗昔年見公於雲上已辱獎借睠遠誨言今十
餘年矣邂逅舟過属下得見顏色喜不自禁輙
書四韻奉呈少叙區〻之萬一

澤国旌麾十几秋一封曾去辱青眸吹嘘寸草風犹
在倚傍長松夢未休借取謾芳閑士論召还卿寄宋
王州宿棣洞裏南湖上似得婁溪百樂不（南京有東湖亭湖有）

（若雲福唐有宿猿洞）

中和堂見斐蓮呈張內翰

兩夢斐房並一枝誰家妹子上西池鵲橋牛女共遊
夜湘浦皇英相會時曉鑑闘糚肩笑倚秋林同賞步
慵移行看閣老重歸去花獨來迎此可知

次大野斐源水閣

長為斐源夢旧遊西風吹動白蘋秋得君昨日數聯
景寫我此懷無限愁但看清虛堪寄足豈須衰老始
抽頭小漁船上好相訪煙雨中乘丁字流

送陳子真

木笥青衫便染塵久思風骨始知真有無悟道何妨
任俯仰趍時只為貪靜向畫圖看五驥急來華省侍
斐親茶園送客詩犹在空恨芳罇失故人（子真昔号嬾散長巾
寬袖百不復仕之意一日青衫木笥得於內庭認其風骨久之）拙翁甘与外臺廉只此
勞生想自占人我是非從累重古今榮辱一塵纖便
遊泽国尋継市忽落仙帆傍酒帘挙上簿書看得未
恭真當有智隨恬

感旧書呈彭城太守

屈指朋從共憶神不知原上几回春（昔階舜俞郎中聯事太李同舍
十有五人至今二十年惟袁与舜俞朱世英三人在尔餘不逮五十与舜俞談及此憶然久之故有是句）

靜縁老去怠餘事樂自閒來得故人雲日雖章琳舘
夢旋魔聊慰雪窓身老彭樓下人安在千古都歸一
笑嚬

观菊

盈〻金色帶秋光淡〻仙粧只看黃嘗共故人休獨
樂笑同今日更誰忙方嗟老取年華近尚喜花留日
數長為掇繁英还為撫莫辜纖素在君傍

贈葛侍郎

三品顯官知分退數株灵草背春栽已馳吏政青編
上却御仙風紫府来琴寫幽懷心火息酒陶和氣面
花開應憐仕路多華髮不把松雲為已催

自警

一日步一日一年無一年頓門何處入秋旨有誰傳
憂樂波生水光陰箭去絃几時能得了坐卧莫忘禪

贈張山人

極数迷人百尺松歲寒枚節引清風世途險易抛身
外人事榮枯落掌中藥有灵根秋轉活面多和氣老
犹紅行人借問生前事何事天津久未通

贈傅神師

闌下遊多日溪边過几春数圖人欲活一筆自如神

不寫俗中態謾留雲外身　丹青如摸我道貌似山人

对菊閒飲

良辰惟有菊前盃十五蟾光已看回白蚁醱醅涼後熟黃金蕊蕾夜來開休悲往古事何在且樂去年時復來好是夕陽須管醉花叢中放玉山頹

題南華洞

數卷真經參兩忘何須疑蝶更疑莊水雲生計不知老詩酒光陰無限長何處猿声殘客夢有時風信漏天香鍾山不愧移文士信步尋幽到草堂

江七山居

不下西湖下此山江天方作洞天寒海門有信蓬萊近丹室無塵宇宙寬一箭昔人曾却浪五雲何日便驂鸞小橋流水通幽徑休向朋賓說內觀（所居之山由风凰山而至故云）

信步

閒適無他事優游有此身禽魚寵物性草木露天真靜味衹獨覺幽香還自陳行雲难問信流水莫知因漁父偶相值笑談犹及秦

寄梅泳事

滄浪風偽鴨頭波中有高人养太和惟石換金清興

遠華堂收佛善緣多花街山院青春醉玉管雲牋白雪歌未信問名羈絆得試教衫色綠如何

東山三題

定慧長老為二亭一軒下瞰湖上來請名于取釋氏之說以命之蓮之為物雖生於污泥然其根實虛白上為花葉不可埋沒不染不着人云來處雖犹污泥然其根性本無一物參為德行蓋亦如是故北亭曰观蓮夫水之有月犹人心之有性水清而靜則月現人心清而靜則性現故中亭曰現月由軒而下旁趨桃溪古人有見桃花而悟者故東軒曰悟桃叙既復為三賦以遺之

观蓮亭

青泥藏化育紅粉看芬芳照水有餘態乘風無限香晚來花独盛暑後雨声涼不着故不染走盤珠自忙

現月亭

一月滅私照萬水生餘光成道果有性应物元無方对景妄想断凭高清夜長超然养源士豈徒愛瀟湘

悟桃軒

中無城市埃下有桃溪源灼〻發獨見冥〻從混元

俄忽遂出世喜躍鄉開樽且共衆人看迷悟休復論

簡叔文

屈指當時宴笑　已更三十五春風十年忽〻成今古万事悠〻作色宮别後每懷青眼客生間俄楫白鬚翁蘭亭咫尺歸欤好當悟浮生似轉蓬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七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八

律詩

寄題范氏六桂堂

榮到蟾宮父子同藹堂天秀望仙峯六枝已勝燕山桂八子須攀頴水龍風信動人香遠〻月華垂地影重〻餘芳更有成林日行看君家万石封（公於所居之側為桂林基以俟諸孫）

聞鴈

露下多時鴈未鳴數聲雲外此宵征北人書到三秋盡南國乃聞一字横孤舘有誰驚好夢平蘆何處起寒更想應俎上終須免宜向方塘寄此生

大暑

輕〻絺葛汗如蒸空有雲雷未見昊安浮此生長不老豈能今日便忘形謾揺紈扇終嫌倦欲倒金罍却恐醒赤脚踏冰疑未穩且尋林下泛清泠

山堂有作

煙籠雲鎖幾千年流俗尋山豈得先一水中分吳越界四峯前卧漢唐仙間遊東徑窺青海偶往西源戳白蓮却省内遊還有感杖藜獨立夕陽天

題愛竹軒

北堂人去竹成陰手澤須看碧玉林清賞昔嫌無一日孝思今喜有千尋滿窓金鎖日華永遍地龍孫春意深寄語嬋娟多結實幾時當聽鳳凰吟

除夜

守歲飲須頻光陰又再春漏移中夜刻身是去年人天色收殘臘人心息舊塵東風新我意相浔向雞晨

楊立之南歸

五月雙艫偶共行開懷尤喜暑風清亨途事業心猶壮細字詩書眼更明家有青山應可樂首無黃髮未須鷗相期一醉無他景九十西風菊万茎

南楼有作呈仲矩舍人

莫言風物是窮邊塞北江南此果然蒼壁下粘芳草地垂楊中卧碧塘天人吟夜月波中笛客醉秋荷雨後違來候朔音棲處好夢常捫斗過幽燕

秋夜

百蟲將入蟄一氣已歸根今古在還去光陰朝又昏莫隨塵衮〻須悟性存〻誰得逍遥趣南鵬是北鯤

送李季益龍圖

浮游塵世未還元偶會琳宮兩地仙行止義明當浔已修持仁靜可忘年笑談客去吴無侶惠愛人來楚有緣公外詩筒當見寄為乘佳興益新編

清勝亭

靈源來處亂雲深回抱華亭愜我吟窺影冷光天上面入懷清氣水中心橋頭月到人携榼蘋末風來客解襟秣馬臺前聊遣興寸陰何惜与登臨

歲暮偶成

新舊光陰各自催分年須折送年梅歡聲動地驅儺鼓厚意迎春獻壽盃誰似江山難浔老人憐桃李又重開朱顏未遂花前計却恨東風抵死來

贈致政葛侍郎

金帶慵腰便退居高閒吟思滿江湖一頭黃髮真元老兩郡朱轓更大夫世事榮枯開仙夢道经舒卷靜如愚延平遺愛今猶在一片棠陰入畫圖

九日遊尭日

誰見東巡駐六龍秋山留与醉吟翁人非物是紛華外古往今來想望中雲日万年與素節士民千里閙晴空黃花盈首猶教摻一笑從他落帽風

贈張太保

赫〻家聲將帥官仕途寧肯放君閒不妨林下權尋藥未可雲中便買山五兩輕綸猶系命滿樽清醑且

開顔天涯之子誰為樂何幸相逢一笑間

除夜送代倪簽判

北風吹雪抹潮頭待過東南第一州去客情生来客夢隔年燈照隔江愁玉皇謫吏行當復金闕除書即便妝言簡氣清終有用卧龍山下自難留

观遊山記感旧寄霍子倅

故園别後有餘念舊記重看無限情山倚日中夫暑氣水從雲外落秋聲向前世務心猶壯憶昔溪居眼自明携手逸民今在否孟茶誰与話平生

再寄及之

眼凌霄漢氣横秋未壯吾年似白頭病態問人皆笑老壯圖何處始知休還因往事悲今事難得新遊比舊遊雲水越溪風信好尺書多幸屢相投

别後新寒有勁風不親談笑轉乖慵一行塞鴈来多日萬里鄉書得幾封閒憶蘭陵还自笑願遊茗水更相從与君睽闊誰堪愛閲古堂前樹〻松

會友人飲

曾共螢窗得夜光别来聲問在周行未搖丹管酬詩史且遣青娥丂樂章巧笑莫嫌留客數幽懷須信到官忙樽前邂逅知多少更对春風舞一塲

送方子元赴固始

九卿遺俗各尋宗君自東南来喜更濃（固始諸姓避唐季亂随王潮歸閩中故云）無類已開詩礼教有行还守子男封胄中道在何嫌酒絃上聲清只愛松（用刘元明子賤故事）行聽老農無一累曉炊如玉稲新春

送林君錫宣德

最喜君来寫我憂羣情忙處獨抽頭功名机會須時可詩酒光陰屬自由醉度九秋江上舫食遊筋雙海邊州兩年官滿休瞻望且与磨鉛了校仇（校書郎兩年為校理）

送仲時南歸

壯志九年人事足奇書千卷客囊空（仲時獻策皇帝留京師九年市古書十餘簏而歸）窮通自在身謀外取捨誰着士論中休歎監車千里驥且誇天漢一帆風忙拖雙屐雲邊興更与何人作醉翁（昔与仲時遊石溪山寺留題云寺在雲边偶然遊忙拖双屐破高秋）

与子倅始會子常李後為礼部同官感旧

始观文彩慕声名三十餘年夢可驚真幻自從窺至理是非誰復較浮榮别来方策迷情斷老去園林逸思生叙舊幽軒時一笑更宜茶鼎作蝇声

灵壁遊張李士園

休說行〻且与吟道山官職旧園林石疑六醜黙雜

問竹類七賢閒可尋翠引賓朋三徑遠寒生澗一池深隋河堤上人空老誰為蘭皐惜寸陰（蘭皐張園之寺石）

謝人示詩集

騷雅先生得古風恨無吟侶忽相逢欲陪大巧搜春景已買長毫揮筆鋒花下比聲歌帝力醉中聯句頌花容斐然小子多詩癖時遣青衣寄一封

寄陳元道

性總圖了便相逢對面還如一鏡中共取醉時聊遣興兩忘言處却歸空紛〻緑髮何妨白擾〻黃塵謾自紅松竹滿林先我去笑談誰趁坐間風

顧堂

晚年塵事少閒境道情多汗簡知千古靈龜見一毫更尋何處樂休訟此生勞名利雖然好誰瞻數仞高

送鄭少府延平教授

上舍聲華太學生青衫送我薛斉城神仙官職去期遠詩礼門庭帰思清山展旌旗秋可樂（延平山勢排空有展旌旗之狀）劍驅風雨夜休驚（延平潭上時有風雷三岸詠呼以為劍歸）故鄉夢想今尤在此景何年慰此情

長樂閒賦

行尽溪山到海邊合沙門外見平田潭〻清世元侯宅杳〻眞人小洞天万戶管絃春賣酒三山鐘鼓曉參禪旌麾繞上南臺路方記詩篇落在先（昔寄五峯詩云他日南来言笑處釣龍臺下擁旌麾）二百餘人領此州去思誰更有碑樓浮名浮利果何在潮去潮来空自流照万事時惟是道賞三山処最宜秋使君籍上尋同姓只許旌麾獨自遊（自晋大康至吳越錢氏為此州者二百四十六人皇宋十有八独無宗姓）越王峯下小棠（一作堂）深秋入三山未暇尋兩造盈庭眞与僞紫元堂上本無心七棲遷直釣龍臺榕曳橫枝庇兩階好是四州南下水却随潮信入城来五十年前夢此遊已〻持節豈能休悠〻封域連東海浩〻朝宗接上州五季侯王時事古九还仙子洞天秋閒行嫌被朱衣覓密往西堂獨倚樓地儀東南一角垂百川夢處勢隨堤滿帆風力人航海七日遊吳尚說遲旁統七州連帥府中分三壤屬僧家荔枝獨作閩山秀宜与龍團一處誇歲華猶暖山藏翠客趁還留海獻鮮風雅可憐元太守一生魂夢已茫然（元公詩云一生魂夢遠三山）

方壺圓嶠飛來處北越南畨望斷時莫道長安天樣
遠一輪初上已先知
周回禪刹望嚴城雲弄遥岑一寸青眼在簿書心在
道何妨尋我到山亭

秋日有感
清生明爽靜生悲鼙動相將却入机物向本根成既
老鴈知時節去还帰山人邀飲酒初熟漁叟獻鮮鱸
正肥莫管世情都掃尽間来林下看秋輝

和寄麻城饒令
應向公餘飽看山絃歌安用智間〻有為百里人同
樂無累三神我獨閒雖隔清風長在想尚期嘉什屢
蒙須近来与物低昂少多是聰明落靜閑

白蓮閣
白蓮池上閣崢嶸万朵西風滿社清已寓漣漪呈皓
質何妨污潦浮浮生羅拌翠盖秋陽盛玉琢香腮曉
鑑明空色從来無辨處此詩非獨為花成

寄題明舍
明舍義方立深宮文藝成詩書盈篋重金玉滿堂輕
天漢一枝峻秋風隻桂榮羨君能自樂在處有蓬瀛

藤杖
一枝能獨立三径護相隨間逐人行止先知路险夷
倚憑吟望久將飲醉帰遅携到逞林下尤宜倒接䍦

寄蕭思遠
自能騰踏到天衢少壯為龍巻未舒案上不留生熟
事筐中偏有古今書（思遠性喜收古今書少孤有志于斈不俟父兄之教）
高吟應愜新移命出夢还尋舊隱居（思遠昔年讀書于南国山中今為丹陽有移錢塘之命）
須道守官誰似我長来湖上浔清虛
（昔為湖州縣丞次丹陽有練光湖今移錢塘人浔西湖之景）

寄湖江二十四叔翁
小宗總廢各西東懷想湖江夢寐中受祖生涯君獨
異趣家身計我誰同客遊何事千山遠族燕還悲一
位空期約明年来侍側青衫滿〻桂華風（此詩於庚申之歲有失於傳壬戌登第还鄉復書献）

表海亭
大老悠〻不嗣音高風难向望中尋三千賔客空離
合十二山河自古今北户人歸雲洞遠（見太平廣記）東方
春入牡丹深（青春之方異於它処）牡丹持兩辞遣尽無他好只
有間来醉与吟

社日遊雲門山
不須扶我自登山脚力能勝十八盤一寄鴈低頭上

過雨城人細掌中看雖知北户緣尤在却笑南柯夢
未闌忽見歸雲應是信滿襟先得洞天寒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八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九

律詩

次泠風閣之韻

九龍峯下閣橫秋世上纖塵不可留清伴夜蟾留醉
客細吹時雨走歸舟天南從此載鵬往山北与誰乘
鶴遊（山有演仙）已是逍遥何所待上人高臥見蓬丘（列子御風而行猶有所待者也惟無所待所以為逍遥遊）
能御泠風入九秋豈愁光景去难留翠搖竹影落猿
嶠清遞笛聲來鷺洲兩腋獨乘盧椀興滿襟誰作楚
臺遊須知大塊生微意豈俟雲邊虎嘯丘

寄題澄虛閣

欄檻天都近池塘水鑑平微風晴後寂孤月夜來清
大象莫能破纖塵何處生湘灵誰為感一曲謾分明

贈致政王朝奉

得老歸來已幾年水雲深處洞中天有身且睡三竿
日無物應看一指禪松竹亭臺閒信步鄉閭樽俎謾
隨緣此生離合誰能定只見龍潭尚宛然

次張秘校昔日同遊僧舍

過去光陰有勝遊翠微深處更乘秋偶尋得石坐云
坐莫問作官休未休世樣道情塵擾〻雲藏詩壁歲

悠〻山僧看了須重看且碧雙眸便轉頭

和李孝士試院感秋二首

遽往偶相聚下簾人事稀感秋那聽雨闌杵屢催衣
得喪多士夢行藏羣鴈飛黃花期野老須插滿頭歸

荒庭初得雨幽點失凋梧滯思舒千卷高吟想五湖
蛩聲生翠幄酒力借微軀襲蹈貽文病猶難望漢儒

送刘教授

升沉相識十三秋新故如麻一轉頭久款遊從未北
闕遽聞風教入魚州自驅矛盾趍中說誰擁鸞旂虢
半流十日菊花猶可醉多情應且繫扁舟（以重陽後一日行故
云）

平嵐亭

平嵐亭寄半天身閑向欄干獨倚頻往事有懷誰共
笑歸雲無意自相親神仙窟宅幽明境花木園林上
下春斗絶一臺疑是此不須低首看紅塵（斗絶一臺李清故事）

湖上

一家風景洞天清不愧東南第一名春入桃源花未
落秋歸湘浦月初生便指世事劬〻到且置籃輿緩
緩行隨分堪覌無可辨水光山色競相迎

會江晦叔遊湖山

相隨山水裡徘徊興未闌時恒勿催草〻行廚隨步
去怱〻漁艇趁船來每逢佳景還含思偶造幽軒更
把盃況是同歸無世味何須旁立有蓮腮荻灣桃塢
猶留客不覺銀餅又耻罍

送昇師行

得道無餘事遊方有幾年如何超幻境誰与付真筌
初祖昔曾訣趙州今已仙進修方且孝拂蕩未須傳
歸去南山好休〻更說禪

留題西禪寺

誰是怡山不滅仙定光來應此方緣龍驤鳳翥三宗
字獅吼雷鳴六祖禪魚佩獨垂聊徇世藕絲相感為
閑天自從日月歸眞後衣法何人已得傳

題鄉老堂

未到中年便掛冠一鄉三老北溪寒廢興有命知尤
早去住無心遇更難輕物想能閒似夢愛山應是好
如官莫言林下何曾見待向圖中尽与看

次趙彥思東湖見寄

為愛江湖夢也尋有泉來處亂雲深鑿開澄澈是天
界激起潺湲非世音鴻鴈渚幽山雨足芙蓉堂冷水
中心花時月夜扁舟興相約公餘一醉吟

和范宏甫

不於場屋便橫行安用詩書寄此生万里一飛雖有志十年三戰未成名風霜已是知秋栢雷雨何妨借海鯨自愧壯圖猶未効幾時樽酒与君評

喜張公实至

綿踰閩嶺轉悠々所屬相逢夢未休逸興趁君桑梓國多情尋我帝王州且看文物新朝事（上初即位）更話溪山舊酒楼會合此生能幾度一樽長瀉菊花秋

方祖仁都門阻雨

未蒙官放此身休空恨茶園失舊遊將謂天邊鴻共發豈知門外雨相留一襟涼過人歸室万朶香殘菊送秋兄弟急难君有義白衣東下更何尤（祖仁南省下第集兄之事而去）

桐廬會景亭二首

物華才思兩無窮來倚欄干万累空今古坐閒山遠近悲欢潮後客西東樵楼上下夕陽外漁網高低煙雨中想見飛昇人只在留題當識紫元翁（昔有桐君戴顒得仙扵此）

舟楫會通處陰陽明晦時四并歸善政万象入新詩地勝得仙久水遥歸鷺遲為看滕閣記將賦此尤宜

送王道观録事

一府观風郡督郵試看鷹隼在高秋（用侯文事）黄花对酌新離别白雪难忘舊唱酬（昔与道观雪中聯句）塵緒縈頭来擾擾銀河天上去悠々碧羅琢硯初離水勤寫瑰奇度阻脩

貽刘先生

勢利交遊聚与分會真堂上合離羣形骸外索难為侶風義中尋偶得君水鑑秋来宜泛月桃源花後阻穿雲此生已是龍山客高論相過我欲聞

題望遠楼

雕欄身有限芳草意無窮望盡天垂地吟餘色入空鋒鋩千里岫羽翼半天風万象回頭了駢明亦夢中

寄陳邵老

南来安不裂新題万里悠々十載睽一别每憐君海角兩除應笑我朝畫是非莫訝時方轉榮辱須驚物未齊故旧九仙山下客想曾携手泛三溪

幾度為書却便休疎慵於更如仇兩忘有道何須問相責無情我合羞（邵老書有相忘之責）屢感客塵新事变雖尋陵谷舊時遊為親歸去親猶健只此浮生已解憂

次邦彥節推見寄

十年訖笑為誰妨酒落思君酒甕旁曉殿雖爭多士提夜窓還對短檠光靜憐春草開三徑冷怯朝畬引五槳且喜相逢頭尚黑江湖休更起懷鄉（邦彥詩有江湖之念）淮上相逢得勝遊水邊鄉落水邊州每憐酒旆能留客長恐秋風便解舟十載窮通重把手兩朝今古一迴頭金明且看春波綠共我忘机子与鷗

寄簡能

形迹分飛有道同五年声問不須通侍親官上應尤樂得子年來想更聰相对忽因山入夢自窺還愛壁涵空公餘誰伴溪南話七椀浮雲兩腋風

榴花洞

蓮社是非外洞天空色中一枝樵客夢（樵人歸秦人日贈榴花一枝还家如夢竟閩中記）兩腋石門凨鹿徑蹤何在榴花信可通此緣當避逅來接紫元翁（鹿徑石門皆出記中）

訪曾君施不值

有懷高論已經年不落中間与兩邊世路幾人机寂寂春風何處騎翩〻四声險韻應尋句一炷清香想看禪我更欲勞三吐哺周公今付伯禽賢

送李奉議

更去鄉關作子男得賢當美大夫監署中兩過乘清洛公外雲開看綠巖遂失故人須牽酒幾聞佳境便收帆春暉已報君無愧一表遺文勅兩緘（彥正姓朝父贈承事母封淮安縣太君屬予表其墓）

貽冲和子

想見高風夢已飛無心中有道心微此生獨斷來修養何處相逢得指歸融結凡人〻知火候斡旋惟子識天机松庵欲对禪床坐莫問朝曦与夕暉

陰陽

陰陽無意本由人禍福皆緣幻与真悟即離倫兼度世迷須傾國更亡身智愚莫曉氣隨數老少合驚秋復春有物混成如了浔却教真幻兩通神

遊洞霄簡陳伯修

異香來自洞中春王屋華陽容作鄰宛轉白雲離紫府參差青鎖斷紅塵若無天柱難留許惟有桃花解笑秦我浔此官應是分欲從何処更尋真

考試軍器所和惇礼兵部見示之什

夢中宣使至天上勅書開去騎導西野回眸失北槐利名何日了儒法幾回來（取士有明強李宮科）丹管誅邪說重帷截亂埃簿書稀見影典策冗成堆仰望門雖峻旁求綱已恢幽題胄膽破雄敵劍鋒摧狂欲勞彈鋏輕

投恒報現俟中誰破的營下各銜枚含蓄飛香翰捜
尋遠翠苔自非衡鑑手誰是棟梁材累外灰心火間
中臥鼻雷相投歸邂逅共樂入調談寥廓喪尔界勤
勞忘彼嵬家音催轉曆聽議款銜孟殊品酬三刖遊
辞薦一哈無形嗤字號有秩喜鐏壘壁角蚊初動天
南暑已回不慚居屋漏却厭向墻隈凉蒲亭〻扇香
餘餅〻灰幾時當命駕此興可登臺清浪風歸袖紅
鱗酒入腮莫隨人俯仰且共月徘徊既事當如約分
襟便可催棘闈人散後誰賦北山萊

偕王道觀雪中聯句

瑞意纔含蓄輕花即翦裁清寒穿箔去豐兆破煙來
（冕仲）寥霰俄傳信癡雲預作媒瑶池方瀲灧玉鳳更
毰毸（道觀）思見憐初洒憂消喜漸堆惜明聊自擬鷦
寥偶同款（冕仲）斤〻榆飄莢纍〻蚌剖胎還將天曉
報把歲華催（道觀）有景榮千巘無私瑞九垓水精排
瓦礫天庫委瓊瑰（冕仲）就下深趨坎憑高杪寄桅四
垂纔寥〻一望已暟〻（道觀）瀑布闘直瀉仙葩誰碎
挼風前鵝毳落秋後海潮回（冕仲）驚轉揚輕礦篩旋
迸細粞紋波翻太液縞練遠蓬萊（道觀）泛〻冰壺動
漫〻宝鑑開柳條新弄絮律管乍飛灰（冕仲）照耀行
人鬢光華釣叟臺書帷争白日　秋色改黄槐（道觀）北
潔須延月閒香不掩梅載塗人艮趾入領我咸脢（冕
仲）封鎖煙膏衛兔揚露可陪厚將平地墊高欲峻堂
陵（道觀）特爲三冬令寧傷万物脉秦蛇伸瓦隴卞璞
暴山崚（冕仲）始恐佛氏講天花何徘徊終疑妾妃至
仙肌何奇侅（道觀）砌鋪砧上凍池泛甕中醅豐滿莫
見覘優閒休及牘遺圖还得壁臨翠忽亡旨弄巧俄
顛漩爭狂忽迴洄（冕仲）空中逢汗漫野外見崔嵬艷
態非因飾虛根豈可栽先崇逢瓏斷後化得墻隈欢
賀紛耕叟欣挐乱戲核（道觀）應迷天上雀猶壓地中
雷商色皎且盛郢歌清更哀簷斷懸倒戟庭塊列莉
魁对老凌華髮迎春濯旧埃（冕仲）盛疑星漢瀉高恐
玉山頹江水聊添漲春根却忌培漁汀埋舸纜獵野
陷廬鋪覆蓋汚爲潔消磨厲作災（道觀）樓寒禽惴慄
步滑馬尥蹬當風寒銀溢籠鵬素個恢漫郊嶺去牧
怭愴歸蘇戶濕知風送軒鳴想竹摧（冕仲）客句甌漬
液丹映檻凝酥照歲何妨積侵堦慎勿摧（道觀）書意
揮竹簡詩箋凍松煤煎煮供茶具收藏厨酒罌（冕仲）
擬結安可卷欲器不禁鎚俯拾甘頻手昂窺任樸腮
（道觀）誤雞怭下枕趣雖不須羈說久請成興吞多冷

失咍覓仲脂膏堪奬与墨面可訕訴塩散徒云尔心虚可比哉道观助清还啜茗勝冷屨街盃辨味邁恣茶陸登高憾賦、枚袁門清夢主梁苑勝遊絶船去須尋戴詩成蓋献裴充餘應可惜 大国难猜覓仲

涂州遊崇亭

得官来自洞中天開向桑間未戴問禅已為命机根玉籙曾將心印祖金仙懶看小吏呈朝報喜听高人読世緣一物也無叅底事紛〻誰可付真筌

道中有作呈崔風子

有分尋真英道难蓬莱詩句請君看斐輪輾出三清路二氣燒成九轉丹煙霭楼臺金虎遶雪霜宮殿玉龍盤鮮顔為向潛山近天柱峯頭月夜寒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九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十

絶句

舟次嚴子陵瀨

纏車曾此貴山林深谷為陵古到今節行清如臺下水何人能洗利名心

故人康世自英雄富貴明知轉首空不似羊裘歸去好素癡犹鮮笑三公

交遊分在紅塵外主客緣淫紫極中各有志存休見追經郛須訪渭川翁

風節無人能用捨塵凡何處問行藏虹蜆已卷胸中氣只作天文一點光

已外世情来獨立何勞物色去相尋太官食好還多累一線金鱗豈有心

和章樞密西齋

斐梧尤惬雨中聽莫根庭前古月明歎〻西風吹又急却宜欹枕得秋声

和人聞角（二首）

胡笳羌笛此聲同一曲梅花萬感濃吹轉滿城蝴蝶夢利名心動五更鍾

一聲寒角四更終吹下雲間細〻風孤館几多人展

轉半窓明月與誰同

秋日有感

秋来猶寄一涯天葉〻秋聲似去年可惜良晨長在
客不堪孤館更聞蟬
幾時能致買山錢便好山中醉莫天有物秋来長引
夢鱸魚新到曲江邉

延平閣閒望十首

歌管東西誰共樂水雲高下自相通吟肴忽到难吟
處望断天南色入空
南北山形兩鬪龍畫橋横鎖水西東百花岩上人長
在誰識神仙指顧中
兩邉楼舘倚晴空閣出中間与畫同劍未帰時潭得
月舟從来處客乗風
翠微虚白兩圓融爽氣令人欲御風曉傍雕欄初見
日水天都入混茫中
客維舟處莫怱〻拂袖人来麥已紅江上忽含煙雨
意數峯还在有無中
倚闌誰問紫元翁湘浦幽懐莫我同邂逅秦漁人不
識扁舟常在水西東
不顧溪山已几年再營華構慰人瞻欲尋好景帰詩思
更候朝曦与夜蟾
英灵祠下晋朝賢終伴精芒合水边看取黄龍沙斗
起滿城歌吹入豐年
演峯遠見客懐開天末舟從海上回三岸謹呼無別
事一潭風雨劍帰来
雲中山出三秋静水上風来六月寒寶氣有時藏不
得夜深尤好倚闌干

梅花八首

芳意已将春漏泄真香何意雪埋藏百花頭上争先
好未用忙誇落後粧
逢春莫問枝南北对雪休分臘後先豈獨惜花長殢
醉相宜尤是雪寒天
花傍水边窺縹緲月来花上失蟬娟長教風脚微如
線時把真香為我傳
家移神化本無情天纂横空未木榮凝住雪花都不
下槎牙枝上放輕盈
蜂蝶譏尋花後葉功名犹寄鼎中羹開樽好席瑶林
下香墮金卮得素瓊
一種清香誰可比九春和氣尔争先曉来爛熳驚人
眼只謂寒林是雪天

醱醅新酒人間熟菩蕾寒梅嶺上開親自祈歸蹲畔去几回尋向雪中来
自從花發吟何苦未見春来惜更深天与異香分辨雪不教埋沒乱山陰

次禹卿同遊滕王園池之韻四首

當時歌舞競韶華銀燭焼残始上車堂上旧歡何處覓春風無計問桃花
緋細池上昔人非不為勞生竟自迷花下百年縁分滿月明誰聽杜鵑啼
標的强宗两鬓華不令身後到牛車武陵溪上人何在流水声中看落花
洪都山水北宮西不似元嬰未解迷客去尋春人已往鷲猿空有曉来啼

遊山

靜意逢山樂自知更遺名跡恐人疑寒林野水相窺處步未移時已得詩

牡丹五首

家々羣芳已失真超然奇秀始離倫夜遊說与雕欄客費尽天机老却春
晚得天真獨有餘百花榮謝莫相須無窮春思包含盡但問薰風有也無
香色兼收三月尾聲名都壓百花頭天真無處窺神化欄畔新粧却自羞
東秦西洛景相望只候花開是醉鄉曾見玉香毬最好樽前何獨說姚黃
夜對金蓮尤婉孌曉窺清照轉精神若教更共人長久豈待能言始惱人

醻淄守見寄三首

餘事誰能競世紛閒臨風月戲為文清時不作閒時樂只恐櫻桃口笑君
海岱東边第一州幸持龍虎節来遊湖光照我清如鑑未暇回頭看急流
倚来軒冕不須疑鶴短鳧長却自悲只合公餘貪一醉賢愚休較未歸時

訪鄭承旨不值

一榻清風勞輾轉八瓶閒日想緋細不須笑見方相識妙響还聞大似雷

重九候拆號官

傾耳西来御史聰已慚秋月在塵龐人間一笑誰能定未必龍山失醉翁

遊淨慈寺

漸逐人入翠微御蹕壑凌雲古道場慧日體中誰獨見水光中不外山光

遊孤山

為聞高隱訪遺孫只有孤山獨自存帳望詠梅人不見寂寥惟度月黃昏

信步

樂道有真似好山無俗交蹤跡將逸興不覺到岩坳

代探花郎

蟾宮兄弟滿清都競向花前醉素扶昨夜碧桃源裡去藥香多少上蜂鬚

鞭上芦花柳色中忽忽須放狀元紅東君已播芳菲合莫倚雕欄待晚風

泛淮

泛盡隋河乍入淮數峯秋勢旅眉開此身未立如飛絮愧向雲山去又來

贈致政張郎中

林下閒攜數尺筇長巾寬袖道家風已留吏政青編上却御仙風紫府中

暑中偶懷江上舟行

正行佳處且休移水綠山青欲染衣芦葦汀洲鴛鷺渚斜風細雨不須歸

水光中更有天光俯仰遊人在混茫自許纖毫無一點那堪乘興得瀟湘

樂緣仁智兩相宜好是斜陽未可歸倒影沉沉長白在謾懷今古嘆人非

橫斜林木現寒流島在山前且艤休自笑自吟無俗友相問痛漁舟

試院呈同事

鄉士窮通時已過石榴花實我重來相尋翠幄年年事誰為天公得驥材

方握丹毫經兩考已悲青塚送三婦黃花明月秋來好醉却曾中是與非

舟行

水村山驛七閩溪數檠青腰泝上遲酤向竹林人已到芦花汀畔且休移

兩岸青山一水明溶溶天上客舟輕行人千載誰相望謾掃幽岩記姓名

石榴庭院有感

石榴庭院翠華深千點臙脂一簇心日永風微花自

笑吹簫人在緑交陰

懷古堂有感

去住元来自有因臺頭山上合棲神茂林高下閒行客想見當時一夢新（在京師時侍奴夢予信步去處林木高下寂無塵跡正如今日所寓）

彭老真銓無處問刘郎才思有誰同賦詩臺上秋来到當為黄花作醉翁

山河来處禹分州几代灵光孕俊遊推作漢王枕未足更将功業看諸劉（彭城人物自漢抵後周見於史傳二十二人而為刘氏者十有八）

勝賞區〻昔已非山河今落太平時歌声皆是田家樂豈有虞姬一段悲

立春奉祠太一

九霄香落降龍衣隱〻霓旌下紫微十兩九風春意好已知消息曉来歸

送人帰浦城

閩山歌笑与誰期便破霜風拂袖帰何日却来金闕下高吟相引到精微

浦城道中

湛碧隨人山澗水清香迎我稻花風也知吟者多幽趣物態偏能与意同

登汴

楊花榆莢衛行人十里遥堤一色春多為利名憐此景未能憐得自由身

舟次清口

海岱東西六轉春棲間休說去思人此方緣尽回頭處別有仙源可出塵

清口潮来似接人放船閒在楚江濱茂林高下閒行客却到吴山入夢新

覧杜牧洛陽重見故事

別来重見最傷神能問朋遊故与新豈謂紫元翁有語悲歡今已是唐人

桃臉韶容柳絮身江南西洛豈由人可憐杜牧空傷感尚在朋遊已喪真

醉經堂

樂非声色在華堂静味羣經得醉鄉不似蠹書魚不醒源流何處意茫〻

洛灵芝院訪照律師

領袖桑門水鑑中杖藜人御石橋風雖然垢浄無尋處謾濯遊塵一點紅

由律知空律可忘不空〻處已承當花飛水湧隨緣
事且与人間作道場

山間風定水天深間望誰陪講後吟篙子船來應有
語幾回明月去相尋

桐廬縣仙人洞十題并記

予得此洞十餘載釋老之徒遊寓甚衆多苦其寂寥而去崇寧己酉天台惠文來卜以居文所賦清苦而能化桐廬人為之感想諾以資之洞於是乎與大觀己丑春予自洞霄南還道出寄岩之下文請為洞中遊因与予言頃有上者為文占云當有顯官至此度兩弟子由此遂為名刹今已度弟子公復來乃其兆乎予与文言頃有異人道予自紫元洞遊人間世千橋之西為予作紫元庵他日於此棲養以度生文喜不日而庵成來求予文予嘗顧洞中物皆出天造非人力所能為若夫池以時而盈虛鷄以時而去來蟾以時而鳴黙出洞之龍坐禪之僧應擊之鼓跨空之橋與物合真与天同信皆非人力之所能為者有待乎人而後見於世乃敘卜者之占異人之語作詩十絶以貽惠文大觀庚寅正月望日紫元翁記

石龍

欲離岩洞欲拏雲造化難窺幻与真木馬嘶風尤會
道況緣天作更通神（此龍有騰踔去洞之勢若頭已入洞者）

去臥仙源懶未安未沒鱗鬣半身寒何如却赴雷雲
會休作遊人一笑看（此龍首已入洞中惟露半体）

石橋

跨越虛中亦自然幾千年度地行仙桃花流水春風
好由此東西是洞天

巨蟾

紫元名在廣寒宮但恐銀蟾与此同探得石龍行雨
信一聲先報紫元翁

石鼓

誰知頑物抱真空自有聲音与衆同到此爭人还會
否橋西來問紫元翁

碧雞

翠碧笙簧羽與声有時離合不留情清多本是仙家
物長向秋風獨自鳴（雌者立春始至會其雄浮子立夏与之偕去惟雄獨留洞中春復出）

青栗

枝葉凌雲綠蓋寒乳藤因得到雲端仙家手植無人
會誰信靈根石上盤

旁洞

欲尋真去不容身流水潺〻未見人雲旆莫知來或
往門前誰為掃纖塵（僧嘗以灰掩洞前小徑明日復蹔淨如掃）

天池

千古岩腰一鑑泉雲霄何處問金仙盈虛更共潮來
去混沌中含地與天

石佛

地踴天鐫一化身是何年世定中人有無禪語誰為
問到了机忘始絕塵

兀若看經不記時洞天雖近已忘歸誰知心印窺元
海且看雲霞體上衣

家岩

想曾潛養望真宝散在人間一念同須說家岩居第
一解移神用相圓通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十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絕句

泛舟錢塘西湖五首

去留南北須看景聚散朝昏莫問時但取紫元翁與
畫一身明月是歸期

歸鷺悠〻一帶長白蘋紅蓼是家鄉夕陽臨水間窺
處此意安知世累忙

望湖樓上與雲齊下視銀河一道低好是水邊歌舞
後綺羅人在畫欄時

芡出波間千顆軟蟹經秋後兩螯肥且呼王友來相
伴等候蟾光與夕暉

俄起谷風斜撼竹驟來時雨碎敲蓬回頭已見煙雲
合點檢天邊失數峯

舟次松江

舟中月色曉光在江上客情秋更多昔去今來塵擾
〻几時清為季鷹過

西興山院

山寺間來一飯休風雲相送有潮頭月明中看紅蓮
市已在東南第一州

漁者四首

古来天隠有秦漁莫怱煙波一艇孤舒綱巻綸聊寄
點解将疵恵笑真儒
出艤波心宿傍芦不愁王事有追胥一蓑雨雪帰来
急静聴蓬声有酒無
一葉軽舠任處清荻湾鷗渚几曽栄旁人莫笑魚呑
餌此為生如尔為生
水雲生計有誰拘煙雨蟾光已自娯得喪与魚同所
遇垂綸何似且施罛

蔵春峡

一元長抱百花根峡裡看春野思存只恐蔵春蔵不
得却随風雨過南園

客照岩

憶獨幽人坐處深陽精陰魄許相尋也知自有天光
在謾借餘輝照我吟

茶苑二首

莫道雨芽非北苑須知山脉是東溪旋焼石鼎供吟
笑容照岩中日未西
想見春来敵動山雨前收得几籃还斧斤不落虫人
手且喜家園禁已閒

冬後四首

萬物帰来有却無不知誰与計栄枯雪天梅信何時
得寂寞中開一画図
全向冬行造歳功暁来天象已排空急催雪意蔵蕭
索只望瓊林一夜風
暁霜初覺瑶池薄晩稲新收玉粒香向我歳寒惟有
菊葛巾時為醱醅忙
方醞新寒晦又明歳華無几壮心驚吹斜鴈字霜風
勁忽送行人一雨声

建溪舟行

両岸青山倒影濃一江秋色両山中扁舟不怯浙流
水天意借人帆上風

清陰堂二首

仙洞氣寒龍造雨瑞蓮香冷水生風煩襟銷尽梯雲
去見遠楼前色入室（堂之旁有龍坛青煙洞前有方池見遠楼跨於其上）
方沼涵天雲淡々長林蔽日地深々九仙山照青煙
洞先向瑩中洗此心
龍舎雨意簷前過日轉花光席上来小径深々塵不
到一樽多為逸人開

江上对月

無處月清如水国有誰心満似孤輪虫期終在緑岩

畔長顧寒光隨我身

婆梧堂

好音長引鳳来棲对立薫風可愛時紫上雨声枝上
月何須焦尾始桐知

次致政李大夫郭歩之韻 二首

垂髫孫子侍間行只此間中度此生偏是杜鵑能惬
意不如帰去两三声

偶欲間行儘日斜虎頭岩径二龍沙花無欄檻人無
累自在人看自在花（大夫有戳野花之什）

江上

鷺從何處起来遅點破青山一字飛更好小舟蓬下
听過雲斜未須帰

貽傳神 二首

默々紫元像蕭々青竹軒相看誰有道無問々無言

筆頭何處得天真幻化身中氣与神傳取本来空是
色莫將心印向他人

題仁壽閣

百年塵外境萬慮静中身終日無他事寒泉照隱人

夏日窓下

帽虎竉蝇恨未烹看書人惜紙窓鳴一線喜子天机
静任便薫風寄此生

過嚴州同太守遊烏龍寺 四首

参天松径夾簷興僧在烏龍腹内居莫道此山無妙
用但看雲雨見真如

家近西湖去欲飛到山心却為山遅看禅弟子人休
問正是龕中作夢時

脚力犹能上翠微青娥扶我謾勞伊也知山共文章
好競破朱顔乞小詩

北山還掃哭歌地南浦尚懐離别時到處此緣尤未
斷洞天休怪我来遅

寄懶散子 三首

此生知了夢初殘行客遊塵入道观與去謾穷山一
径睡来傲起日三竿

非真非妄惬誰看萬物輪中歳自寒王液浄生仙况
味大香清惹道衣冠

緑髪紛々満道冠高風吹我一襟寒看山想有雲臺
集得句應勝得好官

自萬松嶺之龍山 二首

萬松雖落斧斤手一径尚邀行路人嶺是松非休更
問逍遥巾下已離塵

駸〻車蓋與雲參程景金漿尚未酣穿過竹林何處
欒龍山前有集虛庵

還鄉有感

竹馬兒童已失真且尋春色莫尋人溪山不似當時
見只為交遊半是塵

戲寄南華翁 三首

南華翁也為官忙能運牛刀亾是莊歸去来兮歸未
得一山風月委寒堂

山陰劉子無清業彭澤陶公有逸才種秫劍溪休更
問俸錢須買菊花栽（延平官無圭田酒醇而賤百金可以取醉）

始聞佳耦得韓娘（用楊老陵故事子山為簿再娶）百里恩新綬与章
月欲籠人籠未得先生犹治魯山忙（用元德秀故事昔為子山作風月堂記云或寵吾醉覸而卧焉）

題止工堂

萬緣忘外息百福靜中收莫作南柯夢浮荣一覺休

妙光堂 二首

泰定中含一黍炅千江明月萬枝燈自談禪處無人
會安用山僧纏葛藤

一體全時萬象生只緣虛靜到圓明陰陽了取歸根
旨但看蟾光与日精

謝惠香餅 二首

清分馥〻南州餅靜對綿〻北海雲欲曉博山来入
被祥煙尤愜夢回聞

朱餅青煙篆古文聊資清致聚還分縱饒五出花残
後尤有餘香鼻未聞

和靖山居

高吟人去几年餘今日孤山始是孤踈影暗香雖更
在應隨閒物落平蕪

将遊茗溪先寄同志

長愛茗溪尔入秋有時東去与君遊詩殘酒盡遊何
處千里荷花一葉舟

遊吳有作 五首

想見湖山只欲飛急逃緣累極衰遲無心雲伴無心
客杖屨相從更許誰

舟人曾記得儂吳煑粒烹鮮别有功好是閒為江上
客隨舡还見賣魚翁

挈舟曾過芟荷鄉十里薰風一水長趁取秋時尋旧
賞且留三日卧清糸

俸入未辭聊助道客来多避為忘机一帆風起鱸魚
只到是秋時恰正肥

且剌扁舟入芰荷香風中聽採蓮歌秋來最好樽前
物霜滿江天蟹二螯

次張太保杜門自樂之韻

杜門無事日華長應是狂歌入醉鄉聞說後國尤好
景不妨多計為春忙

送張信道

氣欲和柔性欲圓一飛人看後三年心勝山靜君歸
去先自南華入性天

途中重九

兩年書劍客江淮空見黃花滿地開幽趣不憖陶令
今東籬當有白衣來

乞茶

未終七椀似盧仝解跨疑ゝ兩腋風北苑鎗旗應滿
儘可能為惠向詩翁

飲意

客塵來去路悠ゝ眼外空花水上漚一斗酒中藏混
沌榮枯誰更問春秋

歸鷺

夕陽歸去荻花鄉橫點山腰一帶長于下于飛雖可
賦也窺清淺為生忙

貽如祖大師四首

既已離家与世違紛ゝ人事不須知百年十二時光
景作佛工夫只怕遲

說禪談佛未曾修幻化空身豈自由常視世情如鎖
鑰雲山深處莫回頭

建立元無塵已揮兩边終竟不曾為莫言無物為何
事到了無為尚未知

一念忘時便道空不知空与色常同須知空色無分
別如此圓融始大通（此詩尤資說話如何建立既已建立如何掃蕩掃蕩可也不掃
可也然後至焉）

還鄉道中聞杜鵑

繞次鄉關得此禽五更啼處九春深誰知枕上情無
限物是人非古到今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絶句

萬竹軒八首

出遊休問我西東去〻惟尋萬竹翁幽趣翠華相得處忽逢明月與清風

森〻高節勁深〻緑髮青形萬士林應是主人看不足就中誰解作龍吟

鳳翅凌雲翠欲寒蕭〻蒼玉佩珊〻中虛自有長生道一杖為龍未是難

八十詩翁想出塵此君長與駐青春金華瑣碎間垂地安用侯封況渭濱

雪霜勢去舊容在風雨声来新思生須信此君清且貴一竿猶可釣高名

翠光幽意欲生煙几種龍孫几度傳忽恠春衣青旅〻吟看不足是嬋娟

一日無君似染塵得君風思出天真七賢林下誰堪友到此相尋少有人

陰逕俄喜日華落静处更宜山鳥鳴榮謝易為花厚薄歲寒还得歲寒情

鼓角楼初成二首

峥嵘南揖展旗山旗鼓相臨縹緲間雷動滿城春不去龍吟今日劍須還

雲中人作四星看十二光陰一箭寒吉事有祥戎事静溪山贏得倚欄干（鼓角楼昔為火所廢遂寓鼓角于郡之西楼羣盗不息術者以為向背所致及其起廢鼓角未復寇平民安故有是句）

茘子二首

須知陳紫入吟看能生詩人碧玉盤六月香肌無點汗絳紗囊破水精寒

絳包玉液瑜中夏黛染羅帷度北風艶異尤爭西子笑曉来親見狀元紅

送周奉議赴吴江三首

下枕煙波令尹家年豊閒坐兩時衙為君東去還成夢尤記撑蓬看月華

斐艫銜尾去如飛秋滿松江到未遅自与季鷹歸共別鱸魚盃酒在手時

一官方解淺橋南欲試絃歌豈為貪便得洞庭山下去公餘誰共擘霜柑

戯贈席上侍人

遮藏不得鬢邊霜空憶楊州一覺長不奈牧之狂可笑紫雲宜贈紫微郎

暑中二首

幽懷無處對秋陰数疊雲峯壓翠岑安得水邊閑一閣蓮花風信滿衣襟

炎室方喜雨初過閒坐又憐風乍來偶得瑞蓮傳好信清思應到雪天梅

松軒對雨有感

田無数畝难回首士少高風易折腰古往人非秋自老松軒吟對雨瀟々

湖上間賦 五首

誰家絃管度前汀宛似湘江昔有灵一曲未終船已遠白雲空點数峯青

煙雨為客似帶愁々中猶解寫人憂数峯出沒如何画寺在波心且艤舟

想緣仙劃与神刓有是湖光有是山一處一遊都几日也應偷盡九春閑

源出灵山分外青若逢葛塢更須灵誰知天樂逢直景难向人間作畫屏

節雨龍山淡々煙水簾遥在數峯前問言居士庵何處為指中洲有陸蓮

徐通直守連州 二首

回頭尤見折腰時繞到朝班便得庵（公以知縣資序权州）誰合相逢公外樂王鮮新出使君池（州有魚池利歸太守）

得官榮与故鄉看初佩魚符日下還內相遠孫真太守海南佳郡是連山

遊灵芝僧房 三首

千頃煙波一畝池柳堤收得小漣漪誰家堤外尋幽去漸々歌声入渺瀰

小徑悠々掠水天薰風誰对遠師蓮吟肴尤為湖山好未肯忘懷便入禅

翠欄清淺柳如帷々外煙光遠可窺夜榻晚窓誰是伴暑風秋月最相宜

贈致政李大夫 四首

父子辭榮海上還貳車皆是漢郎官夜來列宿尤光彩為向溪南隱處看（公及其先皆以正郎通判長樂致仕即郡之溪南為清退樓閒居於其上）

銀魚慵佩入樊籠萬累相捐萬慮空遥歲歸來何事晚荔枝牵率過薰風

瀛仙山足退來棠更繼高風還此生一葉輕舟逢上雨三江歌桃梁誰行（公之先大夫自長樂致政祖席之上郡守張伯玉曰公之歸也何適曰烟雨滿江吾泛一葉歌桃長其中間听雨声漁唱吾之適也張公書其言起舞為公壽）

世情相失道情濃語默行藏信意中清退楼前溪分
曲剡川明月剡川風

菊花四首

香色相生静入観化工誰怕霜金雖秋光欲盡花尤
好都作時情九日看
紅塵事〻有興廢黄菊年〻無古今意静氣清時候
好醉歸明日更相尋
手把黄花為惜香況逢真率未嘗忙神仙多是無心
浮可向桃源作醉郷
葛巾尤有醱醅濃豈是隄防落帽風我未醉時君莫
去且来閒坐菊叢中

平山堂 二首

一隅不見古揚州惟有平山尚自留且看江南山色
好莫緣花月起閒愁（揚州自古城有四隅今存其一而李氏詞云春花秋月何時了）
往事知多少
水涵羣影去悠〻楼有三千轉首休想見經遊人与
物而今知我夢揚州

谷林亭

竹也中虚谷也虚両虚相得閑中無月来風動時尤
好那更高人已自如

蜀井

地行仙迹世難知極数高人出数時隠顕自通淮与
蜀興亡誰管晋蕭隋

送公濟朝議守長樂 五首

翁子帰来第八人越王家国再逢春悠〻千騎溪南
路今日榮誇到劍津
侯王权勢暖三印看寺光陰夢七秋龍虎有人犹掃
跡政風行听海边謳
三山勝槩烟雲外萬户清酤鼓楽中待看使君遊刃
處始誇瀕海有天官
両街香案使君来萬瓦青烟洞府開句翦緑榕陰尽
處七門南直釣龍臺
海渚信来漁市白林梢光動酒帘青鼇頭須李成都
守莫对三山我獨醒

还郷簡清臣僭夫三首

別来交友問如何松已成林屈指多且喜斷金人尚
健一能清爽一年和
夢中常作水南遊山北煙霞物外秋好是老僧今在
否我来还上望仙樓
乗興孚舟過水南問禪問試野僧参望中皆是樓真

處山有雲峯劍有潭

送刘教授之官豫江　二首

守官何處豫江邊戢事無塵我慨然一樣清虛誰画
得倚攔人靜水中天

草〻揮毫已可傳昔年場屋合爭先何時寄我南来
信閣外溪山有几聯

春日有感

桃李嬌春總不知風情惟与道相宜雲前楊柳青綠
軟吟看無人獨自垂

看山亭　二首

雨洗煙籠十數峯兩亭相望雨山中北来吟了南来
醉花木迎人一経通

兩边紅綠路深〻疊怯推奇出翠岑莫道非真窺得
破能侵天巧似無心

訪熙律師因浴吴芝　二首

領袖桑門水鑑中杖藜人御石橋風雖然垢淨無尋
處漫濯游塵一點紅

山間風水洞天際間望誰陪講後吟鶯子舡来應有
語几回明月去相尋

和蔣樞密送侍者歸

謾来非為利名場隨侍还尋野経多靜極恐生天上
夢不妨吟入帝雲鄉

有客对酌

花間人面是誰家何似才華对物華百五時應来合
醉三千賓客不須誇

西歸亭

衣法傳来几度春少林堂上情無閑兩忘眷就空兼
色獨步西歸一片雲

歐冶池

人隨夢電几回見劍遁雲雷何處尋惟有越山池尚
在夜来明月古犹今

送陳季甫

閒於孤雁决於秋縱落忙中亦自由受道已知君有
質感人深処急回頭

送鄧元亨　三首

京塵隨暑遠洛水得秋多爽氣乘歸興孤舟看一枝

左選官期遠南歸客路長覲親時正好黃菊百年觴

識先遊刃易命晚折腰勞華省當年夢行看寘此曹

雪中閒友人圍碁

瑞雪天時醉怨遲笑君碁局雪中圍軒花汗漫豐年

事不是嫌春故々飛

文人見問久不作詩

幽情奇態動風騷大巧如春未索何莫怯近來詩句少只嫌吟後客情多

寄李潛夫

去々仙舟任處間吳王臺下虎丘山日边孤客遙相憶聚散空悲夢往還

偶感

泡影浮生夢幻身十年南北寄紅塵窮通有命歸歟好風月相期蒲劍津

流溝山

清見林泉意已閑知音曾有魏王來兩忘更得棲神地不染人間一點埃

舟行感舊

曾向蘭陵起一舟湖山佳處有朋遊歌声月下俄相失秦与瀟湘各自愁

次友人月夜樓上之韻

滿樓清景隔斯干肝膽初醒世慮閒誰見謫仙歌与舞但留新句落雲間

泛南湖二首

菡萏香中画舫輕新紅相照亦多情似迎李士來歸院花燭前頭朵々明

雨過圓荷萬點星雲開銀漢眼前明难逢此景休歸去更待天西片月生

文人垂釣

壯後幽情轉更長塵勞空憶芰荷鄉自由池上垂綸客應是回頭笑我忙

偶成四絕書寄子堅道契

皆有前緣志自通大雲山下偶相逢春來努得龍變角圭下崑崙第一峯

相見參來道已通五城曾拆紫芝封自從龍虎歸根後花簇雲攢白玉峯

袖中自有青龍劍世上誰無白虎經秘訣未嘗留一字不勞終日誦黃庭

塵中自遠能無我方外相知喜有君靜看古今搔手處五湖風月万山雲

澹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記

遊山院記

山水外物之可樂者爾非眞樂也眞樂之所寓而已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亦以眞樂之所寓歟治平戊申之仲夏赴詔西上踰絶嶺涉巨江度炎暑履素秋凡四十日矣而後次于雩川之逆旅弛檐宴坐自感其塵勞未有慰焉及其環顧山水間有髣髴南國者嘿然坐中意思南嚮已歷舊隱無復塵勞之嘆而亦不知其身之在逆旅也於是援毫而書之延平居民枕寒泉倚青嶂眞山水之国有浮屠氏之宇尤寓山水之勝處清景爽氣逼人眉睫間与才思爭無窮遇自之所淂即當走筆賦之且恐勝槩相奪出人不意而又忘去也當予清閒無事偶欲獨往則簪冠曳履策枯節道幽径与書偕焉風揺松陰人踐寒影異花灵草幽香相迎日含噴泉紅玉散亂此人所由之径也兩山相臨恠石欲活仰則翠岑俯則幽澗神刓仙劃為之幽構此人所憩之亭也山角轉來風物相際猿鶴上下烟雲聚散飛甍華榱矗然寘彼此浮屠氏之宇也宇之中又為遊者之观美凡有七焉長澗自山之西趋寺而東流有釋為堂跨之及其入夜泉清而月明遶然相淂於堂下號水月堂予之遊是堂也秋勢瀉雲邊之泉金波泛天涯之月妙相有無將之不淂故為之歌云水渾而月喪水動而月漾澄寂虛一中涵有微妙相水有風兮披人襟月有波兮浴人神兀然坐者非爾既其中有物爭光明是茲三者不期約會諸廣莫都忘情澗自水月堂趋西廡有釋為閣跨其上激澗之水其聲潺〻然環繞乎坐中號潺湲閣予之遊是閣也遺世俗之喧譁即山泉之清泠是非去來不落復聽故為之歌云与其聽繁喧不如聽潺湲〻〻聒吾耳不聒吾心淵世俗譊〻殊不聞只聞潺湲如車奔潺湲如車奔我心都無緣閣之左臨澗為小軒俯視澗之水澄寂如鑑分辨人顏色號鑑軒予之遊是軒也纖埃不能駐流光微瑕不能玷浩明於外照古皃於中照古心皃与水清心与水平故為之歌云至虛不可磨至柔不可折至精豈須練至一莫能別情忘非与物相絕万象於中自生滅鑑乎鑑乎非徒明鑑之有道猶諸心梯閣而下實地十數尺為小室而治其前引澗之水实之號養眞室予之遊是室也

一聲素琴數曲恬然忘机自在絶境故為之歌云塵勞妄想誰知非落着埋沒皆人為養心養到不化處亦今此室生光輝去潺湲閣升法堂〻之左有釋為閣揖院之客山瞰流澗於坐間環佛書而观之號精進閣予之遊是閣也目閑而山色見心虗而古意明出妄想境中入清靜覺海故為之歌云道固不違物物嘗与道違道非近能淂亦非遠能離精尔思兮捐尔思其中有物不可圍由堂而西有室倚山為小軒軒之前為方沼〻之濱植修竹三四莖侥軒而視翠峯寒泉茂林碧草皆在其左右號凝碧軒予之遊是軒也春暉秋光漫然融成日穎竹陰落在方治琉璃瓶中青玉倒植故為之歌云凝碧以自然尤穎成之天碧色非漬黛籟聲非鳴絃此心寓此聲色中雖有大巧無由傳去凝碧下斎堂〻之左有釋西向曠野為亭據其要物象清遠一覽而尽之號豁然亭予之遊是亭也希夷之鄉曠閒之郊逸思浩而往塵緒斬而絶故為之歌云吾登豁然軒吾開豁然懷水尤其心圖曲直随因緣雲尤其心閒聚散無悲欢塵懷俗慮雖追攀是山之勝也遊者雖不能自暇及其戾止亦皆有閒意以至於息机而後去然而予之遊与来者之樂異焉来者為其景而用其樂而予能用其景以寓其樂者也世俗之遊相與譏談調娱醉酣舞歌吹彈叫呼而後淂其樂亦已勞矣其樂不在道特樂其有山水而已山水之可樂者盡而寂寥之態生則其樂荒矣故雖吹彈調詠醉酣舞歌不足以継其樂彼尚知吾樂中之旨哉逌書其樂之情以示之

懷遠亭記

延平郡督鄭即其公宇之北山南向天際送目而往相去之遠不可以勝計然而元用之所懷不在乎物惟其親爲愚衆之情登高望遠耳目之君不足以勝其私有對而遂変傷則迫惬則肆豈足議哉予過元用相与倚欄送目談笑以自適且謂元用曰予見荻溪之上漁舟一葦忽来遠去歌聲遠迩不知人非世習之累相係者乎此使人放曠之心生予見寒潭之中雷電相薄寶氣亭〻上干星斗不知深淵巨濤之相淪亡者乎此使人發用之心生風清月明萬籟初息水涵太虗寂然天地之鑑則使人入清虗之境夕陽半山芳草不斷漢漿南飛悠〻寒浦則使人動離別之緒水鑑之濱鷺窺寒影過山之雲行無所遂則使人起幽閒之趣夫能徇物之態以入清虗之境起

幽閒之趣生放曠之情存發用之志不為狂歌逸遊之輩放心而不知求亦不失為賢者況能有志於親哉夫善本扵仁仁本扵親苟能有志於仁之所本者何往而不善然而憑高環顧雖有溪山之勝人情之所遠者不足為子道也慕親之志寓此而有發焉魏國之士思念其親岵屺之上想見父母之所懷詩人稱其孝雖然疾痛則呼父母而有富貴少艾則忘其親衆人之情也魏國之士當夫行役之勞夙夜無寐父子離散不得以相保則疾痛之時岵屺之上想見父母之懷豈足以為至哉今夫元用之季仕於有道之世父為達官而子能以六計嗣其業不貽其親之憂心平而志舒當此之時遇耳目之遠者且能復礼以懷其親不俟有迫而後至是可尚也狄仁傑登太行山南望孤飛之雲感吾親舎其下惟其愛親也篤則其事君也忠及人也恕是故唐之基緒不斷如線仁傑果能蒙恥奮忠安其神器恤刑愛人號為長者然則瞻望其親之際則仁之類存焉是亦充之而已子之望子也豈止於父子之間哉

覌尽軒記

予一日過宇師坐于會景亭上前望演仙山旁視劍潭人愛延平最有山水之樂而演仙山劍潭又其山水之可愛者氣象聲色食頃万变予登宇師之亭而盡得之因与宇師言德之大累常在對物而有感今又㩀景之會而翫之非在萬物之上以物相覌而已覩有不盡者物能引之未知聲色形象之為夢幻也則予畏會景之累人深矣無涯之知不可勝計之景客塵之中遠然而相感則或凄然以悲欣然以喜清閒之景鮮人之煩滌人之污華美之景坎然者貪飄然者肆無窮之態出人不意而乘之不可以言勝也嗚呼朝聞道夕死可矣其見隨塵熄而心化有涯之生可不計哉以故君子之為道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君子之為善也不見不可欲使心不喪滌人之污鮮人之煩此景之可欲者尚為道所忌而況幽情奇態之感人使之或笑以嚬或貪以肆何可翫哉我与景俱非眞物以物之態為我之情俱非眞智因与宇師言濁污者見形其知莫貴者物也清靜者見性其知莫貴者道也人之性常無者體道富有者體物衆凡之流甞蔽於形色而莫之悟予甚悲之師能即亭之西更為悟眞室甞遊乎其間然則宇師非溺於景者欲使登斯亭者知世態物情尤蚊蚋之過吾前也然

棄我与景為吾悟眞室遊而求眞焉静也不劳其形以至乎形全清也不搖其精以至乎精復形全精復與天為一是故妙有其形而不為皃象故為皃象者之所不能對常無其氣而不為聲色故為聲色者之所不能感老子所謂不亡莊子所謂不化釋氏所謂不滅儒氏所謂不動當是時也万物為吾逆旅矣而衆人為萬物逆旅衆人為万物一偏矣而萬物為吾一偏由是而登軒下与万物相見爾[illegible]覌盡矣予愛宇師為悟眞室之意而又慮其不夆出室以道事也遂以觀尽命軒焉若夫煙雲聚散山在有無之間水涵晴光舟泛銀河之上桂華風動天香滿懷飛觥参差歌管断續山翫物者醉酣歌舞馳情驅思而對之志滿意遣以為得求者也物態少移世情已变當是特也吾寄万物之上而覌之与之遊可也不与之遊可也

秀橘記

時甫家圃之右有秀橘焉一本而三支旁二支衰棄散漫無足異者中一支尋常之葉不能多得之柔條下垂其葉秀嫩深緑而環就如析翠羽而注之有碧陸青纓之狀不怯歲寒新故相代更無衰落之態為詩而美之者連韻盈軸不過比物引類狀出秀橘之形象而已時甫屢命于詩諾之久矣始得數聯呉罷而復已元豐三年之季春時甫復寫橘圖走僕以恵我索詩之意益篤不可辭也無事乎詩輒為時甫論其生理以記之嘗謂五行之氣運行萬物宇中有偏有全或清或濁無意乎造物也而物各有遇焉氣之清且全者在人得之則為豪英在物得之則為新奇雖然不可齊也亦不可以必得適然而已故雖同氣而育並時以生者其形与數有不同者況其他者乎夫一本而三支同氣而育並時以生者也然而一支見寵或融之以詩或繪之以圖或文之以記傳之天下後世不可知也主人時復一往苦吟注視培溉相継惟恐其或傷之也二支不能有所得然而天理之於物豈有意哉圃中之木与秀橘疎遠者可以無憾焉吾与時甫遊久矣知其才富而氣豪發為詞章使人喜覌而欲得之然而君之所得与夫秀橘之所寓一家而兼有之何其幸也君知秀橘之可愛培溉継往注視環顧惟恐其或傷之也然而予之望君也更有甚焉

水雲村記

長澗自演峯道廣教院出田坑始有従父淂之于西南山之麓取其一支停之以為沼走之以為渠廚引之以酌橋跨之以渡異花奇果垂華倚实飄香隨影在泉之上下有雲于山朝隮而暮合閒適之態明白之象与夫流泉相應以無為相遇而不約俄然相淂于東西杳然相忘于淂喪其孰為此者邪元豊之初予自京師南還省予従父流水之間俯仰行坐顧瞻蕟笑及夫日落而禽還山瞑而雲收援毫于壁間乃以水雲村名之而後去　自是郡人始知有水雲村之可以樂也尋春迯暑車蓋相屬越十有五年友人公实来京師与予道曰今為水雲村主人矣僕將益治之養生于其間予曰子之淂水雲村固可樂也其亦知水雲村之淂予乎公实之為人苟可而止不為生而勞不為名而爲遇吟而忙淂酒而休方東而俄西未始有適莫要其中夷曠而惠直是真水雲翁者也君歸乎哉予後此十　年堂有草堂于演峯有釣舟于劍潭南歸而誰従者乎是時水雲翁杖藜而相尋演山居士肩轝而忽往与是兩物相淂于無情中有舞有歌有吟有讙妙思絕景不可淂而究也會歸乎至無予之樂也不知水雲翁之樂亦出於此乎然則水雲之於我果有分哉故為之記以公实他日相従出此以為質焉請鑱諸石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記

鄂州白雲閣記

自洞庭納湘峡逕武昌會漢沔然後沿九江而下東南之旅度翼星之分趋荆州之域必泝江夏泛洞庭而後南走二廣西向三蜀然則南郡之有武昌山水之聚舟車之會者也夫逸民之所寓士大夫之所遊騷人墨客之所詠常在天下山水之佳處餘言遺跡相去雖千百載後人樂道而欽慕之往〻遂借以名物故江謂之煙波亭謂之奇章洲謂之鸚鵡楼謂之黄鶴閣謂之白雲楼閣之賞當与豫章之滕王巴陵之岳陽爭名於天下有山自郡郊之東趋過閑闠茂林脩竹衣被形势如青蛟蒼龍然引領而西或伏或躍下飲于江漢中峙而四望者白雲閣也對揖公宇轉望仙枣石照所謂大別鳳凰煙波鸚鵡西城南浦黄鵠矶漢陽渡之類可坐而數也蒹葭遠岸風势雨声湘漢涵空夕陽夜月歸帆行棹漁歌樵唱与夫忘机之鷗随陽之鴈往来聚散於其間四時之氣象一日之变態泛應旁感逸民雅士之風味吟送宴別曉泊晚次道志懷古以寫憂悲喜樂之情以述興亡榮辱之故蓋自離騷而後唐人之作不知其幾百篇也大夫之行吟處士之坐賦老子之乘秋高人之馭鶴樂天之聞歌太白之聽笛緬想環顧俯仰千載悲樂相繼公餘之賞不亦至乎方是之時苟非有道在上得賢太守与之共理常使時和年豐郡國無事亦安能有暇於山水之間哉有暇於其間者其風味志趣或俗而不遠或鄙而不樂雖有美景盛事亦遂寂寥沉没不見於後世有足惜者異時魏晉之師下吞吴楚盤瓠之類竊發於山水炬筏横流煙蒙雲海所謂鸚鵡南浦鳳凰大別之類遂為水軍楼艦之所息山夷營壘之所寄誰復講求逸民之遺事雅士之詩句以為公餘耳目之翫哉方今聖人以道統有天下無復魏晉之師下吞吴楚之憂公恱素用吏事知名於人當能寛而有制布揚天子之德澤潛召和氣年豐而盜熄無復山夷竊發之患然則君亦何所用其心哉此閣之作也將与賓朋覽浩蕩之景恭幽閒之趣想見高人度世塵絶之事庶幾悟須臾之景省因循之過不為污濁偽妄至老且死時与無心之雲悠然而来飄然而去〻無所逐来無所從朝濟而暮合若將為我擁黃鶴乘清風脫万累而超六合也豈特在人耳目

之觀山水間者邪元祐癸酉仲夏記

潜軒記

予去年為順昌遊故人公鎮家在順昌之南隅乗間訪之公鎮邀予坐于潜軒之上覌脩竹折幽花看閣中錄採杞菊決明而食之樽俎之間論古道旧訊詠大笑并邑之繁不能輙破其靜公鎮坐間索予潜軒之文予謂待言而後諭焉非相知之至者文可忘也故不及書今年春塵勞之中緬懷軒上之笑語恨無以寓其意者公鎮再追所索適此而書之夫魚之為物或生扵陂池或落扵脩澗或出扵遥湖大澤永江廣漢之間或之扵滄海其淂地也異其遇時也同歲寒冰冽鱔鯋鰋鯉遠遊下泳在淵而自適雖有九罭之深入莫能致之及其春行晴暄太和涵溶清淺方是之時乗陽而動去淵而在渚悠然而逝遠然以躍溝為之依蘋為之覆淂其所矣不獲乗陽而動者深淵之中不能自致河海蓋有之矣烏知適然以躍者須首莘尾為漁者所伺或引之以綸或特之以竿或陷之以罟附遠以鱐嗜鮮以膾以膴則見膎以鮑則見糗以醢則見析実于鬼神之籩登于賓客之俎魚方是時欲為下泳者豈可淂哉然而浮游者未必為通潜泳者未必為窮孝道之士無適莫也思則超消則去惟時而已公鎮少時求舉扵鄉里卒不獲用晚節感悟乃能遠引而去水邊林下開軒自適有山林處士之態亦可書者名利之士老身長子尤有以行投保以名請封東方未明携食而入俯者而坐汗流浹背与少年較長短則君之潜亦高尚哉嗚呼公鎮之潜也在道魚之潜在水一也若夫陂池江漢之辨非所知焉

看山亭記

郡宇之西北隅昔有小亭前假兩山对峙而中望不知其誰為之也頹壞且廢予至治事之三月役工以修之叢列有巋特立有巒聳起有嶠環合有峰纖扵自然皆出扵造物者公餘乗興杖屨獨往有如春明秋靜雲開雨過之見武夷鴈蕩也客曰南有雲門西有堯山真者不覽何事乎假予曰予之見有真假耳有道存焉非真非假由道以覌物假亦真也真亦假也則予之看山何累之有必待雲門堯山而後淂樂山之意非善覌物者也客曰愚淂之矣請書以為之記

青州坊門記

青以西城居民始為十六界以别居民之地分崇寧改元裳来為青頣吾屬言夹用十六界之别居民之地分其義安在哉盡廢界設坊三十有六為之門名各有物庶乎其有義也迎春之類以辨坊名之也延賓之類以遺事名之也文正之類以人才名之也自正之類以道化名之也勝遊以之乎東湖興雲以向乎南山朝元以趋乎天闕使之觀其名異則相訊别思其居同則相親愛此為坊門之意欲然而親愛之意非私淑一坊而已先三屬民始用五家相保所任者寡則其所察者詳邪惡之民不能輙容於其間陰亂良善然後聽其五家使之相受乃為一門以同出入岡有相遺外者故其養生可以同憂患喪死可以同哀戚雅而用之合四門相受之民共為相葬之礼同哀戚也有相親愛之意故稱族爲合其門相葬之民共為相救之義同患難也有朋比之風故稱黨爲義之與比者也相救者力也力貴衆以四門為不足故合五族爲相賙者財也財貴多以其門為不足故合五黨爲其閑惟百其德惟一咸有相保之信相受之智相葬之礼相救之義相賙之仁為善既備復何所責乃合五百門之衆使之出入往来更為賓主繫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愛其稱鄉黨則吾我加焉親愛之也嗚呼民之善其用至於愛人接物皆有餘裕其政之本則在乎五家為比其五家為門而已六鄉之法廢壞已久不可遽復惟尔三十六坊之民同出於一州其考予言先王屬民之政惟而用之遂至鄉有正風民有中德比而信黨而公相詔而化可也何必令使而後喻哉

崇寧萬壽观記

佛老之學至於還元反本其道遂同而佛之徒謂之金仙老子之徒謂之神仙金體而神用一也蓋惟神仙為能長生不死故無生死而後至於不生不死長生不死已能脫離五行非内非外不逐五行回一而散以哀樂休戚為人生以治亂盛衰為世界以榮枯舒惨為時序以老少美惡為物態而彼人生物態世界時序吾能与之修短与之盛衰与之舒惨与之老少泛應無方之求未始窮盡此世之人所以嚴其所寓以備旦暮奉事祈請者也大雲門神仙之窟宅十月十五日以奉崇寧寺詔繼詔為观復有擇用名山福地之旨寺既如詔而臣更涉雲門之背由歸道峴下淂山號火福大雲門之南支也前桒廣山郡人謂

之廣福中立而望四向環抱尤大雲然莫知其所自出有三賢堂海東僧塔八仙壇獼猴洞在其間皆古之遺跡然始曰歸道峴而得之今為道觀之所寄則峴之名歸道乃其兆歟故臣輒叙佛老所以入而為已出而為世老者能与之少短者能与之修衰者能与之盛哀者能与之樂以明朝廷所以詔為十方寺观之意自時厥後為郡守者其率老子之徒以謹焚修共祈無疆之休以資　天子万寿豈可忘哉

東湖三樂堂記

自下車帥吾屬明振統類要凡目數各任其職庶事益簡民用以靖樽俎之間始得光景為東園遊頓吾屬曰徒以心力從事曾無所樂夫是之謂陋此節儉之弊也其後流而為唐僖公有財而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徒以情慾狗物曾無所制夫是之謂蕩此平易之弊也其後流而為齊哀公過則淫不及則怠慢是二人者皆已自為物所弊矣欲其明德以為物是則難也有道之李既辨內外遂數眞一以眞觀畫以一從應兩辭五聲並至而交感無所累焉其詩曰在公明〻是也知統則奉其類甚衆知要則取其繁甚簡形快而心愉有所寄焉其詩曰在公飲酒是也在公明〻無乎不為之時也在公飲酒無為之時也無乎不為以至于無為賢者之有道也蓋惟有道故能有樂以為文故其詩曰鷺于下鼓咽〻醉言舞于胥樂兮鷺于下賓之集也醉言舞樂之致也于胥樂兮樂其在公明〻而和樂生焉耳有礼以為節故其詩曰鷺于飛鼓咽〻醉言歸于胥樂兮鷺于飛賓之奉也醉言歸樂之制也于胥樂兮樂其在公飲酒而中礼存焉耳有樂之和有礼之中協賛陰陽化育萬物故其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于胥樂兮樂其在今則能為其人民在後則能為其孫子然則有駜蓋魯一变而至扵道之詩也昔者太公治齊雖用平易在已也近道在政也然而不患不能与民同樂惟患其樂之過在太公則可不可輒施扵其後故其末流果有齊國之变風周公之澤遂為魯僖之頌不亦異乎愚之為青當以行樂之過為非不及行樂為愧窃希於魯焉頓吾屬曰山水仁智之所樂古之人与民同樂有感而賦草或以芹藻禽或以鴛鷺蓋其所寓多在山水之勝處或刻而為他或引而為湖草木掩映亭臺環合魚相忘于淵獸自遣于野禽翫空于飛蟲感時而鳴俄聞偶覽頓釋滯思

此古人之相其樂者歟蓋惟君子能推仁智為民既事然後得引所樂以慰塵勞以資談笑有道存焉耳今茲青郊以西兩山會入于郡城若駿而奔若駐而盤若騎而躍洋之水道其中相為數折趨東南隅回旋宛轉若有不欲去之意此固有所待者耶昔之畦也宜宇而居昔之池也宜湖而遊崇寧元年之季冬道意以始事明年二月東湖告成土石之所聚今為寥廓之界糞壤之所汙今為清泠之濱荊棘之所託今為芬芳之澤入自西扉由垂楊徑界水而東之陟降而橋東西相望會歸于北渡有橋曰步雲下趨醉歸亭去亭而升堂所謂三樂兩亭以翼之左曰湘江右曰水鑑于堂之後乘飛橋過芙蓉軒由芙蓉而東躡層堦訪禪林南有軒曰悟桃北有亭曰現月而現蓮亭在其間皆瞰湖上下入桃溪于溪之南為漢庵去庵而南行前視鴛鴦渚有亭在半山間號綠巖亭由綠巖升其巓坐歌豐堂對揖現月由芙蓉而西憩雲門館前視鴻鴈渚遊竹林齋南行登釣璜臺下由小岐中立而俯視左有亭曰戲鷗右有亭曰鷺下夫湖在兩山之間將欲致吾幽思以飾茲景未之盡也然而寓吾仁智之所樂凡十有五而三樂實主之故堂存乎其中蓋無三樂為之主雖環山有水皆亭臺也亦奚以為其樂未嘗不荒也未嘗無累也故遊斯堂者考乎三樂之說則知東湖之所以作豈苟云乎宜鐫其說于右

演山先生文集卷十四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記

順興斈記

元豐改元之秋列郡各貢進士于朝南劍考諸五縣之士而進之十有八人順興斈者百數無預貢者溫陵宗君遠来為順興令因怪閩中之士每歲應詔出為天子器使最盛於四方南劍在閩之中累累有人焉順興南劍之支邑前此有預計階者不見録於礼部七十年於此矣今歲更無預貢者是豈教育之道在上之人有所未至欤遂由縣斈而观之感其廉隅之卑度量之微環衛之弊與修之廢不足以壮麗先聖之行在呑納多士之至止升望降观前揖後據不足以周覽溪山之氣象青衿不見往〻散處里閭滿入城闕之間誦數之斈淂以小説實其虛一如此者蓋久矣宗君由是慨然思欲宏其度量嚴其具修壮其廉隅固其環衛利其前揖後據之勢然後招來多士而教之邂逅一鄉之所慕者十有四人請為倡願与鄉民出力易材廢舊而新之宗君如其請斈者欣然預集于別館以俟斈成而歸焉旁郡餘邑随有望風而至者不日斈成為之八齋翼于兩廡之間或背于堂或面于殿諸生接席而坐鼓篋而進問者有應疑者有質由者有戶升者有堂入者有室望者有門牆之峻樂之所寓前揖仁者之山下視智者之水遠其性命之情日就而月將之且見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居多古人之遺風不問其在外者一封之薦何足計哉蓋大教斈之道先王望其成材而取之必使斈者無志於仕有如曽皙之詠而歸漆雕開之未能信者然後可以副吾取而用之之意是故先王之士淂喪有命動靜有理去就有仪處万鍾之時如簞豆之日許國之身致君之術豈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淂我而為之遂易其志哉嘗謂僕隸之賤史胥之卑屠販之伍寇盜之類才勇藝術集事御變雖古之人有不及者入之民間以治民事出之民上以長民德不亦可乎先王必謹庠序之教養才育德俟其秀实然後論而官之先王之意豈以史胥屠販之伍僕隸寇盜之類其名不貴而廢其可用者哉以謂不知仁者不可与従生不知義者不可与従死不知礼者不可与交不知信者不可与守驪山之徒勝下之布衣與造之初急難之際未有素食之士先王不淂已而用之譬之使鷹常飢其腸則為之使飽之則叛

去是故縣布韓信之徒素不斈道無窮之欲与之南面稱孤不足以饜之乃至叛逆夷族而後已然而後世之君當平居無事時不能養才育德而用之或有才德之士而莫之用府史之卑卒伍之賤寇盜之惡入為公卿出為將帥。謂予用才而已不問其行甚可恠也昔衛宣之朝有不知德者好忮而不仁有不知行者好求而不義好忮也害物好求也逐物人之可恃以用者為其愛物而物莫之勝耳不知德行自其求忮而推之不仁不義不可勝用也百尔君子亦奚以為哉先王之世兵農一民鄉軍一營在朝所謂公卿大夫士在鄉所謂鄉老鄉大夫長正師胥在軍所謂軍將師〻長司馬昔時鄉教之中同為儒者而今同為天子之吏豈有異趣哉其賢以六德其能以六藝知礼樂者非特鍾鼓玉帛而已礼樂之妙至於行乎陰陽通乎鬼神彼之所及也知射御者非特主皮執轡而已射御之精至於升降之仪与其志通疾徐之節与其意會彼之所及也知書數者非特從横之畫會乘之筭而已書數之微至於道理之精粗象器之終始彼之所及也六藝道之下者其微尤及於此而況德行之斈豈可億哉是故古之為公者以道為鄉者以德為大夫者以智為士者以志為軍將者其德有威其仁足以撫衆為戰士者其義有勇其智足以死难故古之官有至於三百六十者先王非恃其人之衆也恃其道德志智而已平王之東天下利勢不斷如線教育之澤在人之心猶有存者譬如至柔之物可屈而难折延及三十世而後已無道之秦燒詩書殺斈士不仁之勇無義之刚繁刑嚴誅以制天下所以傳及二世為旪隸之人一折而斷之詩書之力雖欲維持其亡不可得也然而先王所以建斈養士之意何可廢哉宗君之来隆斈校延儒生躬率一邑之子弟從事於道以副上意一邑之士宜乎為道而斈他日入官如古賢士大夫以副宗君之意諸生從予遊予嘗以此諭之君命予文以記縣斈所以作於是乎書

雙源記

縣廨之西南有山支為三峯下會于平坂兩腋之間泉甘而木茂脩竹重蓮桃花流水随人觀聽之所及三山之前斷流為池凡五十丈掛中一峯為澄心堂于堂之背為濯纓軒去軒之西為日休亭引流而下左右方沿峻宇画閣寘于北峯之麓倚大池对南山

由澄心堂而趨雙源皆有小徑濩源之會望澄心堂為舫以釣焉相望之間仰有翠陰俯有清淺風色動静禽聲語默水涵太虛形影上下忘機之鱗一游一躍飛橋走堦危欄曲檻廉隅翼〻紅緑相照庚中之秋余来尤川因拜主人之辱才華物象邃然相值且嘆塵勞之俗役百年之期而致千歲之憂忘不可過之分而徇不可必之物以貪作憂而不以理养心以憂作老而不以時受形心与形化共還塵壤雖然我庚如坻黄金滿籝松雲水石之間不能笑歌自若以慰勞生之夢幻者余甞悲之君也不然賓客至止捕魚于池摘果于林破穀于場趨雉于野酒觴碁局為賓客欢漣漪之上盡日而後已分外之物莫能勞之亦足佳者故余樂為君記又為數詩於其後庶幾役役之流淂余之言而有感焉

步雲閣記

昔予讀書順與北山之麓南望一峯有若遊龍之狀夆首而回顧仲寬今寘閣由閣而下視水天空闊橋虹横絶登臨之士身勢高遠如在雲漢間此命閣之意也以致予文予方喜仲寬之為政有古循吏之風因述雲四事為仲寬識之夫雲之為物輕清者之所秉閒遠者之所翫有德者之所況有物者之所望者也仲寬下車之三日屬其鄰比之長且老者為飲酒礼佐坐堂上胥吏坐堂下長且老者環坐于兩廡酒三行今為之言曰来吾民夫草木之所萌禽獸之所育吾民無故忍掇而棄之乎曰掇而棄之遂傷其生是不仁也弗為也夫物之轉諸溝有用者可畜有知者可悼吾民無故忍視而遂過乎曰必援而出之恐視而遂過是不仁也弗為也然則吾民之於他物然耳赤子吾民之遺體也分氣也物之有情有識者也安淂輒夆而溺之無所疑止也哉其為不仁奚啻吾民之於草木之所萌禽獸之所育凡物之轉諸溝者邪其民於是駭而悟嗟而悔飜然而改曰吾屬之視吾子曾禽獸草木之不若也豈足以為人哉其謹奉教令於是著令曰孕者登籍産者給粟而民相与言曰令之所活者吾類所釋者吾寃百世之憝一日而觧之德莫大乎此吾尚忍為不仁以傷吾令之化哉乃相与斂智藏力聽令於大夫兩造在庭仲寬第為之辨是非談禍福往〻自訟而觧相詔而罷一縣遂無事時与賓僚乘興而往〻西橋登蒼崖期於步雲而止焉夫仲寬之政不以智示人故其民無所事乎

是非不以勢屈人故其民無所事乎强弱勢智既志中抱虛靜然則間遠者之所翫有德者之所況君豈有愧乎雲哉其無累乎心也雲之所在不以情而動不以力而夅其有為乎政也雲之所往必為甘澍下膏澤於萬物然則陰陽之報天道之福安知異時不為輕清之士乘此而直往也哉况与翫未足為君道也元祐癸酉仲夏記

延平閣記（後蔡元長改名復溪閣）

治平三年延平閣以火廢太常博士程侯下車而復之未幾継廢更累政有疑於為樂無復之者司農少卿謝僕至止遂率其屬講明庶政弊者更之廢者夅之民甚便以謂徒以勞苦頓瘁有事于務不能推其餘力以及樂事足（或作副）民所欲是豈有道者之政然邪君子之政自夫無乎不為以至於無為者也有駜之詩所謂在公明〻無乎不為之時也所謂在公載燕無為之特也公餘既事方暇於飲酒然而明〻明言其明之不可蔽也雖然有暇飲酒民之樂不与焉有礼以節文之有樂以舞蹈之小大之民従公于邁故継之以在公載燕蓋至於燕則為樂之礼具焉政事相随而衆得以共其樂故雖飲燕不害其為在公也為樂非私長屬有道礼樂之遊有中陰陽之氣省和風雨以時而至耕稼以時而作穀以時而收廪以時而入故終之以自今以始歳其有然則更景政有疑於為樂未有能復之者豈知魯詩之意哉延平之有閣素以山水之勝知名於士大夫間往来登賞吟詠酬唱其盡而歸去蓋与滕王閣岳陽楼之得山水無以異也謝侯遂繕土木之功以協士大夫之所知与衆共焉不日而閣成以命予記而予欲序其事寮助遊人之才思与夫景物相逐於無窮久矣郡枕演山而下為三支有龍虵騰躍以赴于江之狀公宇坐中一支以視千里其勢至江之涘於是有閣東西之水相會于閣之前衝擊而陰淡之人言其深不可測於是有潭〻之東有山若戲而盤潭之南有山若夅而趋北与三支相望于清冷之濱寂寞之野龍泉太阿出豊城去人間卒以是為窟宅亦有意哉登臨之士環視乎其中二水之會既往而復還于海而海有潮去長樂一驛泝流而上若迓以歸焉天入澄江山迎曉日飛甍排空下臨雲漢歸舟天際數葉爭飛遥見演峯倚空凝碧征帆既落歌酒如鄰拂袖人来誰當避逅高眞乘興多在溪山况有江南白蘋紅蓼

曾開逸士島上凝眸晩景尤宜水光山色每橫孤笛獨引清鶴一曲凌雲發溢虛靜旁人灊耳襟抱俄空漁網高低偶逢煙雨唱回浦嶼日計無憂橫點青峦一行征鷺蘆花宿處已落難尋聚散如賓于飛于下纖塵不染有肅其仪食足意亡間窺清淺垂虹截雨橫絕隻橋若步青雲恍然行客東潽奇字獨見仙蹤南麓名園常聞春信月華持夜忽有波光疑是蓬萊金銀樓闕沉〻倒影寒浸羣峯獨倚欄干誰知有感古今一夢只合尋眞物是人非且悲且笑珠飛波面星耀方移劍臥潭心風雷未作予聞潭之左右有珠夜明莫知其所在俄忽有感奮躍于潭中漁者捕之益急而愈遠予方少時嘗見風雷震發雲雨冥晦三岸欢呼以為劍歸有頃而後定嗚呼龍泉太阿雷不能分而復合張不能留而終去神物行藏非人所能制也發于豐城則上干牛斗歸于龍津則下為雲雨此其所以神乎然而張公正當時晦不能自引卒与禍會劍知之矣苟不能去而与張公同瘞於地下豈足道哉或者之論乃以張公所佩而卒不免在人無益何其謬也閣之所在前有神物之灵復有眞人之妙必能以和樂安靜福乎居人以清虛翠微發乎景物明有謝侯才識深知魯詩所以有道之意推而行之務与民同以慰登臨之士是亦眞人神物之所相者也而況山水之勝已与豫章巴陵之所稱在士大夫聞覽予之記庶乎有感而無愧焉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記

文軒記

余謂斈士大夫或馳騖于名山入傳注涉獵百家之小說以博為功以辯為能終日牽援自以為至樂然其於德性也略或悟履迹徼名數万物之理危坐默觀有感而後應謂彼百家之說不足掛吾齒牙間靜按其文吾能以理斷其眞偽然其於問斈也略二人之斈方且相詆於世未知其孰賢然而前之斈有德後之斈事有德先而事隨焉則其於斈文也何有日月風雲天之文也吾以是觀其象山川草木地之文也吾以是究其理君臣父子人之文也吾以是明其義發悟以天考信以人不滯於一曲則其動而有所寓發而有所應著於形色名聲之間如春之華如衣之章如天之有河漢如地之有嵩華僞與与於其間斯其所以為文歟故人微之一日以書抵余且曰備負下吏思發其身當以斈文為事輒以文號其軒文之說資乎君子然後得之此軒所以有望於左右余謂君徼名數者也患在不志於斈問今則然矣博覽泛觀知其不為區〻之陳迹溺於偏見窠資以為正焉則其与余書言約之以文其身施之以文其政言之以文其理書之以文於後患弗為也予將有觀焉

清心閣記

熙寧之末始得微之於都下方扶聰明徼名數不下先進之豪傑欲与之立頭角而愚嘗告之曰性欲靜氣欲柔惟豪去道最遠非愚之所望也後十年為長樂椽乃取五經之書百家傳注之說歷代之記環列小軒而讀之號文軒屬予記予喜曰微之進乎斈矣取友於古人必能正之者何患其為豪哉及其去長樂為武義宰以優課聞愚在考功方欲知其善最之所自繼而微之復以清心名閣再命予文予益喜曰微之悟矣必以六經之言百家傳注之說歷代之記無出乎人之心也吾何獨不然蓋及而求之故為是名歟請言夫水止則定〻則清〻則虛〻則明惟道集虛外鑠之物中動之情不能為吾微風亂葦也然後天地之變化遇則形入則冥不容一毫欺我此其清心之所致歟古者聖人之治天下也自其道心而達之道心萬物之宇典法之宗要凡目數之源聖人以其宗源有所均則為衡有所運則為樞有所夲則為統要見目數計道之用則養卿士大夫而任之其

名位与圣人異其宗本与聖人同特其所得有小大所造有深淺而已得其全者為正使之治要又其次為師治凡得其小者為司使之治目又其次為旅治數庶人之在官者不得上与聖人相為源流以力事人而已惟治數之士養心而不盡遂至於放故三代季者內服百寮庶尹惟亞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自与一人志同而意會識大體能自愛其季同有所本故也微之勉乎哉清極而虛、極而明万物不足以撓之豈特百里之境物至而應事起而辨也哉論道之公治要之正蓋以是進焉

葆光閣記

仲通之仕行三十餘年將歸老于林下治其故居為葆光閣正視烏石左揖九仙回顧越三下瞰芳園寒治三山之氣象四時之聲色合為長樂之佳致登閣而盡得之元豐七年之季夏閣成明年得請歸休於其上然而仲通不取風物之勝宴遊之樂以名其閣而取莊子所謂注焉而不盈酌焉而不竭不知其所由來夫是之謂葆光亦賢乎哉是豈有取於水歟非也酌多於其本則竭注多於其量則盈微風過之則其清明不足以照水之在物也非酌之所虧非注之所盈萬象生於一體惟水之所在然而出沒明晦有資於水焉性之在道也成性之季豈物於事者之所能致哉嘗謂自明誠者明未足照誠未能立已寘於群吏之列物引之不得有其清事干之不得有其寂二者未遺則彼之勢遂為不及之言不信之廉不成之仁勇且与之戰怯則憂强則喜暇則安遽則擾昧則趋亂則敗憂喜無常真偽相奪奔馳於其所不知且不足以自照況於物乎及其老矣上印綬乞骸骨棲山林間追世俗之迭遊賞勞生之短晷列清樽環侍人琴瑟薦和倡優獻笑自以為得計皆風之過乎水也所謂酌焉而不竭注焉而不盈果安在邪況復長往於仕而不反者乎仲通不然昔於葆光也不蘄為今於葆光也將欲為余与之善雖不有請猶且為說以相其欲況其有請於數千里之遠哉大哉葆光莊子為至人道也然而悟道在彈指頃自無老少之辨則余安得不以是期君哉自乎成心生乎成性本無所增也故注焉而不盈本無所損也故酌焉而不竭無益与虧莫知其所由來澄寂虛一之中兼照泛應莫能逃我此其所為葆光歟一而觀之吾未始有辨此其所以齊物君之老也物歸其清事歸其寂則

是時也可以兀然宴坐而使攀緣不獲乘間自我观其妙自人充其光亦孰禦哉患弗爲耳從仕之人以偽逐事喪本者衆矣惟至於此庶幾其交始則登是閣者宜观其名而考其說然後環顧而無累下瞰而感將有悟焉固君之賜也

日省堂記

思遠爲丹陽宰運使許侯用其善能從于錢塘思遠至僚公廳之背爲堂寓焉聽斷後先寂然宴坐省其所受之善惡所存之吉凶所爲之是非所行之得失然後出莅庶事命之曰日省堂自爲詩述其所以命堂之意焉予記予謂百里之長出莅庶事而造盈庭情偽鬭進期我而後平庶司羣案復逆同異期我而後决新物故俗邪正相奪期我而後善飛蝗潜盜乘時伺隙期我而後殄苟務懾之以勢制之以法肆意以行其情暴氣以作其威擾々之中以物應物以妄对妄焉有不敗君子以謂萬物皆備於我不患万物不治而患我弗之省世之人所以喪此万物有能競之者其蔽有二不忠而欺不信而妄先自恕已在乎無過之地及以欺妄訟物万物於是乎喪然則彼且与物相爲流轉焉足以長民哉曾子曰省其身欺而不忠乎人妄而不信乎友忠信性之德也欺妄德之賊也曾子去德之賊以進夫德是故有仁以資勇有義以養氣故其應物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万人吾往矣然曾子之學豈求外之邪始於日省吾身終於自反而縮蓋雖應物之際猶不忘乎自反始弗之省今雖自反何以爲之應邪由是而進乎道欺妄無心真實有性人非世習不能輒易其守然後靜得以觀明得以照推而上之會而一之可以合有萬類貫通于古豈持千万人吾往矣哉今子之所省去其惡不爲善之累去其凶不爲吉之累去其非不爲是之累去其失不爲得之累則其所受所存明白乎其中所爲所行明白乎其外万類感我作復合散在乎度量之間豈能逃我哉由是而上達并期四者而忘之其爲道也孰禦嘗聞思遠最多讀書百家之説能道其詳勤於政事湖山之間罕見其跡今由是堂將見其爲學日損奚事乎多以義制事奚事乎勤扁舟湖上乘興偶往碧落雲蓋清虛相照搖毫伸牋寓以見其志付之詩筒予有观焉

垣履橋記

縣令知其所以爲政邑人知其所以爲善二者相遇

於邂逅則是邦也常有惠民之最利物之功可以書焉元豊三年予訪尤川諸子飲予于橋上諸子為物為德為身為義皆善士也故於一鄉常能以惠利相其大夫此橋之昨自乙巳抵壬申二十有八載比木之工風撼而浪擊壞固無足怪者濟道違來為是邦則橋安能獨弊哉濟道乃与諸子經營而言曰昔日之制對峙三十六柱上負如鼇山下与驚湍怒濤爭強弱之力奪安危之勢如之何持久故歷十有六載而壞為今之計易柱以疊石飛梁而過秋夏之漲暴集繼至自由龍門而下無与競者庶乎其無患也歟

予謹如命不日而橋成屬予記予感而言曰昔者諸子會予于橋上是時暑氣方蒸水風冷然過之一洗其煩襟酒數行言笑相續則予之於坦履也蓋已有分耳豈特諸子哉舍此而西上偶与濟道聯名于籍中及去為宰幸在諸子之縣鄉呉安濟之功除病涉之害復為坦履而作是予之記果應其會欣援筆而書曰惠不与力計利故無窮橋不与水爭力故可久然則縣令之知為政邑人之知為善宜載而告于後云崇寧二年九月二十二日記

琴軒記

黃子開軒于林下以琴名軒琴不在焉以琴為心而忘其器者也琴之為樂簡而清易而和意眞而明感人也深而幾於道今子之遊是軒寂然宴坐煩襟既除虛室遂開心与手相忘聲与絃相失精意妙思之中自有簡易之奏清和之音由希夷之境出虛無之鄉入松流水之聲墮吾左右前後若有清風之滌吾煩也泠然而過之莫之留止復歸於無有噫琴不在焉豈其眞不在邪不以指得聲不以操得曲存乎精誠微意之間卒為大音出虛而入有然則無絃之有琴者尤未能兼忘之也予觀黃庭內境特以琴心命文欲其掃蕩羣累變調諸眞會于中宮以協四鄙予之名是軒也亦有得於此乎然而子以聲聞入道已在乎寂然之中自得而并出焉与夫聞違之流遊戲之士枝派言句轉換風力徒務接人莫知為己遂外而棄其中徇末而喪其本去道遠甚子其進焉乃并妙思精意都泯于至無而會于道与諸眞遊安用予琴軒之說邪姑以為前導焉

崇寧万壽寺記

上即位之四年歲行癸未九月十七日大臣奏言天寧甫屆率土傾心仰惟佛乘化導群品備俾紹隆景

上之法則必增裕無疆之休臣等伏請天下為賜寺額以崇寧為名勅如其請十月十五日臣与其屬奉詔切謂欲建佛舍老子之官以備四時焚修潛致灵貺来介天子万寿其地所在必求山川會聚之鄉仙聖行藏之境有所祈請乃能協應今當卜地于城南之郊有山號稱雲門前此仲秋之社臣与郡人出遊躡十八级而後造绝頂南望雙崖出煙雲間对峙而中裂可以引車騎蔥鬱之氣蘢絡上下如見真人奇士神深而氣爽自其巔垂西支數十丈下至于平原如人之伸左右手前抱其腹臣顧其屬曰南山之麓宜為浮屠氏老子之所寓然而未有卜之者豈非有所待邪有老僧謂臣曰此大雲門也今茲北峯蓋其小者臣歸取李清傳而考之始知大雲門乃真神仙之窟宅傳言清与姻族鄉里為别遲明大會于山椒然後揮手辭謝縋入洞中東南一穴约去三十里望見山川景家煙雲草木自是一境不類人世遇道士四五人謂清會當至此但時限未耳继聞蓬萊衆聖令邀諸真赴上清會諸真既往戒清愼勿開北扉而清輙忘其戒見清如在掌上起鄉里之念後还人間訪其故居子孫已歷數世矣後為太山遊不知其所在此其大略也然洞之在山椒明矣今不見洞豈待有緣而後見歟左一峯有塔眞其上號黄金塔刻僧俗名姓總二百九十人名与字甚古是果与清為别者邪自隋開皇四年至今五百有餘歲社日之遊人多往北峯而清所寓乃棄之寂寥處臣方以此兴嘆後一月俄奉崇寧之詔臣顧其屬曰前日之嘆豈非其兆歟捨此而何往遂往相焉更見前抱右支再引而北回觀大雲門相揖于山口如蓮花狀此所謂小雲門者開元中郡守有投龍壁于此以祝時君之寿乃見祥雲五色或塔于空中有記存焉而况大雲門乎哉當見衆聖諸真共貽無疆之休以資　陛下万壽適默契自然之會非出於私意而為之也其為應也久其為祐也大是宜為寺當与四方名山福地之有禪林寺爭名于天下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記

閲古堂記

熙寧辛亥予為蕭然遊讀書閲古堂上堂在縣圃之東北隅与翠陰亭相望堂之虛静可以清人心高明可以移人氣大夫於此引兩造趍羣吏指呼弊斷使夫俯而視者有威仰而观者有惧顧不尊歟不然邀嘉賓列侍人琴瑟竽奏乎堂之前倡優訊戲陳乎堂之下歌吹降升獻酬去来笑語斷續習不争之射行無筭之飲醒者歌醉者舞顧不樂歟而今無所取於斯二者以謂所尚者不高則外物能勝之所养者不固則外物能乱之孟子所謂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得志而為之盤樂飲酒馳騁田獵得志而為之此所尚者不高也為行道者不過管仲而已塞門反坫足以屈其志雖有王佐之才無能為也孟子所謂向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而為之向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而為之此所養者不固也為參道者不過子夏而已紛華盛麗足以動其心雖有可上之性無能為也且夫簿書之繁安足以伸吾才樽俎之欢与夫外物之来寄者安足以充吾志在彼者皆我所不為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則安用是堂哉宜夫取聖人之遺書歷代之記百家傳注之說環列乎坐間究知古人之行事偶一日有為則推為康世澤民之術文以應変武以戡乱万物和之酬於手撓顧指間無所疑怍然後伸其才使夫屈者以伸廢者以起匹夫匹婦莫不被其澤又得天下之才而教育之然後償其志吾愛大夫能命是堂未有能道其志者乃試言之

佚老堂十景

佚老天也世之老者其識無所悟其情無所寄閒居靜坐四體不動往〻無憀之心生寧復且淀其志而已志於利者則苟得劳之志於名者則偽行勞之志於难老不死者則凡可以圖生者劳之悲夫去根遠矣復競其華而務其实柢本弗應若將為槁壤矣是謂兩喪魏子為佚老堂翼之以十景于堂之奥為書室于室之右為琴閣于閣之東為松軒于軒之北為竹塢于塢之西為月庭于庭之南為風牖于牖之外有山謂之屏山〻之下有泉謂之盆沼〻之傍有廊謂之吟廊〻之隅有榻謂之醉榻以書抵予曰有是十景以示佚之有所寓焉予謂魏子能寓其佚已賢

於世之老者矣然而所以寓其佚者予知之乎人之心適理而樂生淂趣而憂解夫苟未能以書觀理以琴求趣而徒卷舒勾抹區〻顧指之間終日不釋則琴書之情弊矣是豈能寄能佚乎役思于書運意于絃其樂不能無故予姑舍是出对松竹山泉之間風月之地更新以遠焉松以堅而高竹以虚而直堅則不可乘虚則不可累故壽於他木予特愛其蒼蚪伸騰碧玉森列風月之中玉簧駐雲金鎖墮地幽人高士倚其幹而踐其影神也瀟然有紀塵技俗之態欤非予之所寓也凡吾氣也有無之中去復不停觀其起發于幽谷披拂于寒林而後泛濫于户牖疏而行之則過之也微祛吾煩解吾醒而忘吾倦精爽御之而往可登太虚而遊六合也觸之則鳴禦之則攻或扶或揚逆當其衝使人開結而不解然而我將遺吾筋骸而抱吾二則是氣与風同歸于太虚焉能爲吾利害也哉月吾怡也水以清淂之以濁喪之矣以霽淂之以陰喪之然而月也無淂無喪自水取之自人觀之而已西方既升予坐庭下而淂之莫不仰霽俯清惟恐濁〻之喪吾月然月之在人心久矣而予獨不患心之爲月害乎山若仁也水若智也一之狀如屏是天予遺予以所依者邪沿之狀如盈是天誘予以所容者邪觀山而思仁居仁而不能依則危觀水而思智用智而無所容則亂吾之望予善而能安豈時巘嶭之峯清泠之泉能適其情者邪予勉以佚歸是八者之理而寓焉然而閒適之中豈能忘言以溺其理哉則予當步吟廊八者之理感觸而獻吾前乘之以危韻發之以中聲数聯淂意一笑破顏南北其筒賡和盈軸予之吟若是乎雖然八者之理佚之所寓不使佚遊而樂荒佚炎而志放如斯而已矣以理自賢以言自著豈老者之務哉宜務合理而會道去言而趨默遂還本根而後已則予當登醉榻始夆而和再夆而酣三夆而醺四夆而冥攀緣一斷然後遺我於混沌不知老之寓于形佚之寓于理豈復有八者之翼吾堂哉予之醉若是乎未可知也夫予知未果知其爲人然而繼文以遺之不亦過乎壬戌之冬魏子爲佚老堂即乞詩于延平予方治行而東未暇作也挐舟相隨泝流而上凡月餘日然後淂予詩于建溪後年刻詩予石走僕數千里獻予于都下復求予言十景予曰魏子眞好善者也夫人閒居歲晚無原壤之侯則与其子孫從事於宴樂苟盡其年豈復

有志於是哉是必有所見者故予惜其所寓不如是也反役於景終無所聞則是十景何益於予哉故又為之書

默室後圃記

友人即默室後為小圃壘拳石為山鍾句水為池植四時花環圃之左右其花十餘品而春居多也默室之中盤踞而獨坐寂然而言忘兀然而形忘杳々為天遊寄於皃象之表不知其有物也及其意与道相會道与意相失於是而下焉開目則欲有所寓垂滕則欲有所適乃之圃之中諷遺編鳴寒絃銜素盃戰枯局聯詩篇點花數与忘形交於此為談笑以寓道情之至樂花之氣有幽香花之色有淑質彼株榮此株枯後者開前者落於此知物態之多变然則圃雖小而仁智者寓焉則圃甚大矣雖夲廣園名苑絕景盛賞而与之較彼特有物耳使廣園名苑有甚可愛然而無君子樂之則人之情斁而物之態改雖絕景盛賞有時而不足愛也惟君子之樂不在物而物者特其樂之所寓焉又奚圃之小哉

安肅軍建孝

孔子廟徙城之西南隅行七十餘年矣有事于祀孝者往々陪位而去無所寓焉慶曆中天子命之教於是講者有堂孝者有齋雖然甚隘而陋但席而坐不過數十人歷歲月受風雨遂浸以壞孝者如見荒郊廢宅氣象寥落席不暇暖散遶城闕之間東有官舍西有城壁而孝之地受制其間雖欲闢而宏之不可得也元祐之初太守高侯遵禮通判黃侯敏用惡其甚隘而陋不足以受孝者捨地之遺利得金百万獲即北城之東南卜地而營之建作之制下視劳郡正門在中復設外門以衛之偏門以翼之諸生奉贄而入舍菓于殿鼓篋于堂其負者于齋待次者于館食有厨浴有室職事之位備焉嘗考泮水之序雖言僖公能修泮宮而詩之辭不言僖公營揆之方建作之制而言泮水之上小大從公而往公与先生君子衎飲酒礼謀事率衆內能欽明其德見於色笑威仪之間文武之事有可法者下觀而化故其詩曰靡有不孝自求多祜及其從事于淮夷其靜也不吴其肅也不揚其安分也不告其循理也不逆弓矢車徒各致其用以戰則克故其詩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此僖公之所以修欤然則二侯之作可謂知務者也果有意於詩乎人惟椎朴未偶不可觀感而化其中实

故也嘗聞燕國多悲歌感慨之士遺風餘俗猶有存者聞君之善教豈無慨然而興者邪靡有不孝自求多祜能為其君之用何獨至於魯國而然哉元祐已

已仲冬之望日記

舍清院佛殿記

有釋氏之宇其名曰舍清其年起于唐之中和其地出于劍浦之巨沙至今元豊傳十一代矣佛之所寄甚弊且陋不足以致鄉往者之覌美辛酉之秋紹忠慨然有志易卑以高易樸以華募財于鄉節財于院合金百万壯其棟宇侈其皃象季春佛殿既事衆色雜華周回間列以悅衆凡之目使知吾佛之尊且貴不可易也然後誘以歸焉紹忠之意也然而衆凡之歸也汝能安厥止乎浮屠之庸者不過以為我計苟養其欲而已安厥止則未暇也予為其歸者言之佛之性其體也圓其用也光惟其所感宮殿樓閣戶牖堦砌嚴麗廣博宝華糚校翠影妙香不可窮既然而佛之榮華侈靡豈資於物哉本有高明之道清淨之德然後榮貴之不可幾及者随其所欲而至焉雖然化現色相不可以為畔岸自非内遊之士安淂而見哉則以金百万壯其棟宇侈其皃象又出宝玉之所現者与衆覌焉知佛之清淨故致糚嚴之居知佛之高明故致微妙之相紹忠亦當以是告於歸者云

公餘堂記

千里之民有望於刺史者其始有事焉皆求循理而復必待刺史能為禮義之政以應我其次有情焉同欲及時而樂必待刺史能為礼樂之遊以導我然後如其志不然遂欲作民欢聲和氣以却虎蝗以消霜澇以散盜賊以登粟麥收循吏之名实未知其可也然則為刺史者不亦有道乎有駜序言僖公君臣之有道其詩曰夙夜在公在公明〻所謂無不為者也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所謂無為者也自無不為以至於無為其賢人之有道然而在公明〻不至於苟勞無以自遣故其詩曰振〻鷺〻于下鼓咽〻醉言舞鷺于下臣之集也醉言舞樂之至也在公飲酒不至於大肆無以自守故其詩曰振〻鷺〻于飛鼓咽〻醉言歸鷺于飛臣之散也醉言歸樂之節也有礼以制中有樂以導和人心感而天時應故其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然則公餘之樂惟有道者淂之有政而無樂不足以有感而况為樂而失政与夫二者並廢乎哉是故晉僖公既失道遂不及知

礼之所在唐之遺俗憫其勞苦頓瘁老死而後已故教之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苟使僖公有樂其本不出於道易為物所溺故戒之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然則政与樂僖公皆未之逮不足以望魯豈待較而後知哉其侯為州謹始日与其屬振墮壞整破闕發隱姦遺滯訟未幾凡要目數各從其類綱紀遂立庶司羣業承式而奉行遂號無事民則歲豐而義重吏則日閒而興長始有公餘之計為堂于山水間折衷所臨大小之民從公于迈清暘翠陰欸笑遠近或馳驅于郊或鼓考于庭樓侯鵠立臺焉寵辱君子之勝負兕觥其觴不醉無歸是時斯民門無苛追廩有陳積亦可以行樂矣故其從使君遊也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使君其無疾病歟何以能為樂也當其酒行請歌有駜之三章以為使君壽吾知其無愧焉

三交堂記

自遊鄭君山居今二十載一日鄭君西來出予留題壁間二十四字言將移刻于石作堂以寘之顧為之名昔予所賦以其形影適与日華邀遊乎曠閒之郊清虛之境徘徊乎舒長之時澄霽之晝蹤乎翠華之林詠乎寒光之濱我与影與是非之間無同異之辨其誰抑吾飄逸之興累吾放曠之懷者邪和光之域彼已俱喪自得之達天与為地嘗觀李白对月獨酌之什愛其詞體有絕塵之思白得月而有聲影得白而有象醒而交醉而散其天樂也予之得日華也其自之得月歟予其以交名堂然而徒為之交不能道三交之義則衆人之交也其孰以為樂必曰惟形与影得自則然耳何足道哉吾曰不然日之應良辰身之造勝境而影之在日中出其身之左右前後蓋有分耳若夫天時之变人事之感發於不意則使良辰勝境卒不相值寂迹而睽遠雖欲宴坐偶往間与日華遲回身影容与豈可得哉雖然此人事之論耳予於此亦聞道乎大坐吟而揮毫超舞而揚袖影皆能然及吾笑語感寓則彼寂然不可以致語是非其獨體吾陰乎惟形兼受陰陽而惟陰陽制之是故曦輪既西形影相失一日之变也一行一歸盛衰相繼百年之变也一日之变影也而形果免百年之歸乎則是三交何其幻也形与影固幻耳目化幻者也夫知幻之所自出与夫非幻之所在乃可与言道蓋日潛運陽中之陰以配陰中之陽造化万物故能以死生

与其形以隱顯与其影形吾舍也且不得而有之況而影乎哉又形之幻者也至人蓋以白之所对予之所交一而索之还用其生我者修之使至眷之使就天地之運四時之变万物之理收攝會合存乎秋毫之中置影留形与日貫乎今古而在也不亦妙乎嗚呼衆人形影有待乎日而彼至人日致其用則予所以名子之堂其義豈止於覴日而待尽者邪子其求之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記

風月堂記

風月在天之景也泉石在地之景也草木花實在時之景也三景之為物景能適人之情又有能累之者故風月泉石常為好清者之蔽草木花實常為好奇者之蔽泉石風月草木花实彼豈有意於累人哉惟人不能以道取樂以樂寓景而景摸吾所樂而已遑景則無憀覴景則有數人之情莫不然子山得洞於梅嶺洞之中基而為堂累而為臺穴而為沽以花名洲以琴名泓以鑑名石以鶴名亭以錦繍名谷其纇不能尽言之所好則讀莊子之遺言故以南華命洞所適則慕栾天之遺風故以風月名堂子山於此秉興而閑行興尽而宴坐与所交遊從事於文酒間以度其生焉或謂子山方好莊子則宜内观無事外遊而待風月泉石芳菲草木而後得其樂無乃有累乎予謂不然苟知吾形与景皆非真物以生寓形以樂寄景志不存焉何累於子山坐堂之上有物泠然過之或披其襟或揚其袂或撼其佩拂其纖埃揃於帷幄之間吹者清噓者和回旋断續在吾之左右有物

皎然而下与泠然者相得於廣莫當是之時南華翁則能適然与彼二物為無情遊澄輝之中兩腋習〻乘光御爽登于萬物之表而或者莫之知焉銀色滿身金波汙漫或燭吾吟牋或泛吾酒卮澡雪吾神形見吾影而或籠吾醉魄而卧焉嗚呼泠然在竹則得自然之聲皎然在水則得自然之性爽氣皓色与吾行止之影忽尒而相得瞥尒而相忘不可係着則知人与物非所覩者及其皎然者瞑而歸諸太陰泠然者靜而歸諸大塊南華翁則亦兀然坐忘不知須者爽氣之所吹皓色之所照与夫蒼顏華髮行歌自適於其間者果何物耶然則南華翁之樂如是或者無慮焉元豐庚申之季冬裳偕郡人李泳北趍都下道出南浦南華翁訪予于水閣再請予記不可辭也乃舍思于閣上書遺之而去

重修澶州斈記

熙寧十年之仲春韓公由三司副使拜諫議大夫請為澶州天子与之下車三日走隸人持仪物致裳於闕下权教授事澶淵之斈廢置久矣公未来時士在城闕草登于堂墉復于溝畜廡不開鼠市于晝幾年於此矣及公至止役人徒指工師整次舍備什物完者扶之仆者起之弊者修之缺者具之堅茨丹臒顏瞻一新鄉往之儒不日來至北方之斈多在口耳之間若夫緒餘倫類意致神遇則得之鮮矣裳之来公親為卜日盛以講筵嚴以師席諸生鼓篋而進难疑荅問發明先王之遺意稍厭誦數俱嗜精義公日視斈接之之恭待之〻厚如見敵者澶之民又知一介之賤有道在焉能使貴人〻忘其勢是可尚也往〻相勉出其子弟而教之自公始矣昔時列国之君天子皆命之教然後為斈魯侯以修泮宮而見頌鄭国以廢斈校而見刺盖雖衰世斈校之教無敢輒廢者嘗恠淫乱之衛国俗傷敗之中時有孝子仁人忠臣賢者廢興有命動靜有理去就有義至於婦人女子其情有節其言有序不失礼義之所在詩人稱之何其盛也豈非斈校之遺教猶有存者澶淵衛地也今之說者多言北方之俗鄙野不文無足觀者澶淵之士三歲一舉於礼部輙見罷歸不及論而官之且三十年矣是何此時王教之盛而士之可稱道者未能若衛之世乎非其才性之罪也嘗謂朴野之質乏近於道更易引而進之是故北方之士有出为公卿大夫者渾厚中正建功立行往〻天下豪傑不敢先焉但

意其不及耳當衛之亂政散民流不可及止楚丘之父公一起而化之淫奔之俗遂不見菑於国人以公之達適丁于斯時樂為文公之道化豈难為哉將賀長材秀民出為天子器使後世不稱長材秀民之可愛而稱公

悟静軒記

天之君子其静也致道人之君子甚静也循理吳君以時出處以義循理而静者也甘以中士自處悟静之說無所乎焉衆凡之流於天之君子不修於人之君子不斈已故其心惟知有動寝則役於夢覺則役於想精魂情識聞見好惡晝夜相尋以逐乎妄雖然動静天地之常理不可廢者猶且不得而拘之况其故為者乎是故是非得喪紛擾乎其前死生禍福驚懼乎其後彼既自棄吾復何难志於道者慕天之至人而遺世之君子以謂道与物相為得喪徇物則喪道徇道則喪物盖夫不知生之累為吾有心不知心之累為吾有形耳目者心之窓牖也鼻口者心之庭户也其心有感則先為之報有行則前為之導且夫心者天之君也當為五官之唱約束以従礼統御以帰道固其任也今反乎彼五官更相為用惟物之従焉能堕乎物是故慨然以吳飜然而改馳者静譁者嘿兼忘以还無又損而致虛猶秋之時萬物帰根復命宇宙清明物像隱顕真氣上升甘露下降吾方坐進此道与大為徒不知其為樂之自也將且藏用于冥罔復出而為神化嗚呼悟静而立道至於斯極也不悟而夷乎物可不慮耶張子開善而作者也求予文故書以遺之

青州斈記

惟宋有天下天以子愛之而所以愛視民人以父懷之而所以懷視士祖宗之世士皆好古尚志喜名節慕忠厚有三代風趣考其所自盖出於教斈其說有二有示而教之者則以斈校考察行藝發明其才德斈校之士義理已省於胸中故其避行遂能頤贍朝廷之向背恬淡者進則為之戒奔馳信實者進則為之戒偽妄蹇諤者進則為之戒諂諛廉勤者進則為之戒貪惰仁孝者進則為之戒悖逆观化之速有如置郵之傳命其類不可勝道也得此術者已自有斈養才之妙雖賴乎此然而斈校之教未能發明才其德雖有外入之者在中不止彼又烏能受哉是故祖宗養才二說並行而交作之嗣至　神考則以斈校

人才之所成始前未之詳加与儒宗講明道德之藴發散微妙推於六經著為新說以後淺智使人不溺於博会歸于性分設三試以陟多士譬之由門而升堂由堂而入室勤莫知劳積善尤長行之上庠矣未及推行於天下崇寧改元　皇帝慨然有感將欲盡述　神考與斈之遺意乃詔有司講议以聞凡自郡縣皆得以為斈有斈者使修無斈者使置乃用三舍稍複郷斈里選之法青在東夏實總八郡士以千數顧當養士三百者雖有斈制度殊陋不足以副朝廷崇向斈校樂育人才之意遠丁斯時而弗之為是卒乎不可為也故具以奏繼而得旨舊斈在郡之東北隅郡人素欲移置文明之方恨未之遑曰慰其欲营于城南得地百畝而治之固已有書其昵於壁間者豈特乎人之欲哉雖弗之移不可得也堂貴宏延多士也殿貴麗奉先圣也翼堂有閣以藏六經环殿有斋以備三舍饌有廚浴有室客至有館物入有庫求我之蒙自訟之士役於人之胥徒皆有以處之嘗謂王道盛時四方諸侯承流宣化不敢私出道德以善風俗故命之教然後為斈教法皆資于天子周襄先王之澤既不下流諸侯之賢者無命可待故魯欽明其德而有泮宮之頌諸侯之不賢者無德可明故鄭斈不修而有子衿之变風性命之理類為異端所蔽流入偏見不得古人之大體分裂而為八九以従事則害政以長民則壞俗漢唐之世未有能攻之者其斈失真故耳道蓋不明歷千餘歲朝廷法度士人名節四方風俗由是不足以望三代雖有孟子出周之之季欲救其弊环轍而攻之境以無位與時遂老以死可勝惜哉今之斈士乃自　神考發明六經之要妙感悟其固有者尤之醉夢中俄聞帝所九奏自大虚而下洒然以與方苦沉痾弥年偶獲真人金砂霧散五內釋然而去體類能解蔽脫去淺陋直行而前誰輒汝畫有妙道之行者足以為老莊有明道之德者足以為楊雄然則　神考之相乎道真為万世之澤也若夫才性之下者与聞性理之高明意未克会猖狂而趋尤新生之犢耳提而正之則教官之任也嗚呼人君所以為天下者其道有五其權有三何則一曰祖宗德澤二曰朝廷法度三曰士人名節四曰四方風俗五曰天下公論所謂五道也一曰兵二曰刑三曰財用所謂三權也先王以是入者相須而行維持天下之形勢牢不可破唯其上下有斈能造義

理故其愛足以積德澤明足以給法度清足以植名節厚足以移風俗正足以立公論由是弼教而後有刑輔德而後有兵行礼立義而有後財用夫魯一侯國耳欽明其德且能得才有勇如虎臣有淑問如臯陶而況天子之教乎當見成德之士如先王時競立名節能為朝廷修法度移風俗立公論顯相天子之德澤上下一心本末相貫不容邪說異端存乎其間此其所以維持天下至於牢不可破者邪然則斈校之効豈特要於文辭誦數之間哉宜書其說以示多士使知朝廷崇尚斈校樂育人才之所歸而志于斈

重修興国軍斈記

昔有斈在城之西北隅跨危巔俯重湖环之以衆峯流行者趋峙立者頋是時乃有斈士大夫能以才德鳴於江表熈寧中或者以為居險之制為量甚微不足以容來斈之士始遷于東南捨高明就下濕山馳而水注春之漲暴集遍至遂有墊溺之患士在城闕行二十年不登仕籍元祐七年之仲冬夷仲朝散得麾出守以謂斈者為己以致道必志於仕則非教者為君而育才期於有用則是仕不仕有義用不用有數然則斈之所寓前瞻後據五行休王之說教者實任其責豈可廢邪而況太守承流宣化必能使民知礼義成孝欽然後其功可稱知礼義成孝欽必出於陰斈校延儒生講明先王之道教發揚天子之德澤然後其俗可變教育之地苟非斈之所安地里之所宜何以稱太守之任哉遂出養士之餘財推我圭田數十頃还斈于故山以為昔日之所病在山之絶頂今寘其腹焉流行者趋峙立者頋其利过之於是太守時与諸生為賓主礼講釋有師博約有朋檢束之有規劝诅之有試各就其才以待一日詔下獻書王庭上備天子之器使如是而為太守不亦賢乎古之循吏為事業雖不同及其建立斈校率其县邑子弟而教之不可多得文翁之化遂冠羣吏前比齊魯後及武帝之世天下郡国乃立斈官茂異輩出興造功業制度後世莫及文翁實啓之然則循吏之名能盡文翁之德乎蓋未之盡也夷仲之為与国其務及此雖不求乎文尤書之況其求之乎元祐甲戌之孟春記

太平州蕪湖斈記

崇寧元年仲秋天子思欲推廣 神宗皇帝三舍造士之法詔講議司條具以聞本司奏言先王之時比

閭黨族之間莫不有斈所以明人倫厚風俗及其成也無思犯礼莫不好德伏請县邑皆得以置斈越十月承议郎知蕪湖县林修奉詔逕事前此所建適如詔旨第率閭里子弟来就教育推布教條考摩如法將升于郡斈而使郡太守有以貢焉乃其職也鄉教之設黨有庠庠者養也以主乎造士遂有序序者射也以主乎選士兼斯二者而有之斈也此斈之名所以施於国歟黨領五族之衆先王之政已能使有相保之智相受之信相葬之礼相救之義教而化之猶以為未也中有庠焉則養其德而成就之也遂領五县之衆有州民之仁足以相賙有鄉民之恩又足以相往来五常之善於是乎備矣中有序焉則觀其德而選取之也自黨遂之教廢庠序不設約束之規既以疎漏修斈之士多在城闕不及前古遠甚矣而今之州古之国也县邑皆得以置斈其尤黨遂之有庠序歟昔時大夫富其民有術屬其民有政養育有道考察有法升移有序故其造士道德同宗本末相應未始有戾焉方今朝廷權行三舍考察之制凡目甚悉必得為宰者運量乎其中在士有累於貧者有所資有累於事者有所代積漸涵養視成論升出於優游而不迫庶幾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其源存乎鄉里而已此正天子有望於郡邑者也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序

卧雲先生西遊序

昔聞江東之士有得方外趣者棄絶其妻子遊荊湖間寓居武陵溪上為卧雲庵吟詩以自適讀莊老釋氏之遺書意解而象忘步趋絶塵若將不可以幾及者後求其人則曰先生姓某名某予聞其風想見其為人十年於此矣今予為太斈官先生由桃源得道友適然而西將為嵩華之遊予謂有無能為而逃於隱者有不可為而權于隱者有翫山水之勝而溺于隱者有以高尚邀世而僞于隱者先生之遊皆非是也無能為非其才不可以為非其時邀世翫物非其志以謂智効一官特為声色勢利所役為物者細不能為我者大先生下視此屬以為不足為而不為者也以為道与物相為得喪惟道之従則喪物惟物之従則喪道方其致道不能以吾嗜欲情愛冥之義刃之上割絶而棄之是人望道而愈遠者也孔子佛老之聖豈一世之積哉盖嘗無自而可矣今而後乃能無人而不自適焉及其成德不為縁累所制則市廛鄉閭之隱与桃源嵩華無以異也然則先生之行非浩歌遠引窮日之力而去者異時江湖之上當復邂逅解顔一笑不然期於無何有之鄉同歸而盡焉

諸公紀贈子鎮詩序

范氏之孤不遠數千里扶哀而来見予于京師泣數行下継而言曰先君之事其要見於銘詩其詳著于獄辭閣中官府之吏道塗小民皆能論説其故不必道也然而知已相与作詩紀德近百餘篇自惟不肖且恐身名不足以顯親尚欲盡得當世達官要人歌詠盈集傳信于後世惟執事最知先君之詳者願賜之序使得以賛見于諸公此孤所以来之意也予愴然應之曰人孰不感義此固其所欲賦者嘗謂過情之譽勝事之辭出交遊閒溺于流俗之私好勢利肩笑更相傾動無以示其好遂至屬文華飾僞妄借事以著其實誇誕于世歌頌以悦其生誌銘以諛其死天下皆是也故世之文人其言往〻有愧于心不足以考信今使諸公相与作詩以遺子鎮之生死非出於勢利也非得于肩笑也感義而後作也元豐元年春予自京師还閒閭里聞長老道羣因之得子鎮涕零而言曰吾屬堕陥穽中安所告語今幸而佛出我得見天日無報德之地嗚呼子鎮会或者不斈道乘一路之權為顯要計猶慮蔑海無窮之利雖空八州

有限之資不足以邀其欲也輒用屬為貨胥徒臧獲聽得以訴其主少不如意東舄為人謗書夾道發緘下吏便以為據遝者虎伺捕者鷹攫獲其屬十有三千遠者以千數乃有劍獄環頑有才之士赴我頑指剌骨刻意弗集則必羅事而織之有辯必溺誤用子鎮然而是時咸削並行褫奪立至柔者惴々智者悄悄恐不足以自全子鎮用才見知毅然彼已不顧引因覽按論情之過故觀事之要繽紛釋去留者三四十人耳彼知其才可任而不知非義不可以撓正子鎮知其違忤風旨必至于褫奪而亦知人情不可枉以就法志節辭氣戹窮以死不少為暴吏屈是可賦也當閒無愧之辭自天理之所感必有瑰奇險絕之語出易直儀忽閒以為子鎮光焉雖欲自禁其清不可得也寧復惜哉子鎮富聰明强記識篤風義善文辭覽庶獄案一過能道其節目見孤遺女輒取而嫁之此予之所親見也世之人有是矣或為名而作觀近乎之事下臨萬仞不輒為非義動其心信乎其中有主者由是而推之何為而弗正朝廷方去浮薄小人思得君子矯俗以歸厚然而子鎮往矣可謂真不幸也

東林集序

律教之設潔人之污東人之肆使人承戒自省常若神明陰在其旁檢察其不如法者人非世習不能攻其坏衛輒蹈其舍故人之於道也自其靜一而悟入未能劫于瞬息一言頃而得之或為嗜慾中敗而或老死于勤若無所見者蓋其進之也久則乘之者得閒焉佛以是未之至也復為禪教引物而感悟之開堂升坐隨問而應迅機激電妙談鋒鏃而或寓之形容之間聲意之表示人莫窮壁立萬仞而學人者豈易得哉當如飢鷹伺肉游魚見餌俄而取之已吞而潛已拏而牽或者尤求餌肉之所在禪之為教不亦至乎自非人我兩喪而会于道形骨俱融纖毫不染不能隨感而應隨應而悟焉性空之中少為形物蝕其明而拓其瑩則遂留滯落著其机不足以發其樞不足以運其鋒不足以斷則問者烏能取應者烏能用哉蓋世人之于道有見而知之者有聞而知之者未必皆有受道之質行道之志是知而已此尤不可以多得或者非實有所見聞竊佛之言而駕之以敏遠欺罔後學此又其末流也然而學者果欲知之乎以其利害探其所養以其死生觀其所操則其情偽

見矣照覺禪師予同郡人従黃龍遊嗣第十四代升堂演法有臨濟慈明之遺風門人録其語以序屬予予与師未及相見得其語録而讀之所謂迅机激電妙談蠶鑯人我兩喪而会于道者也不知斈者有如飢鷹伺肉游魚見餌俄頃而取之者乎觀文王公以為東南道法之冠豈虛言哉始遊宝峯起應東林之命恵遠法師常言七百年後當有肉身大士更吾道場東林始以律居盖自遠公而後其教廢矣会今天子詔改禪寺而師適來為第一代演法以遠之所望而考其人以遠之所期而推其數皆無戾者然則師之作其天人之会歟始者諸公迎師于泐潭避命而逃之走五百餘里而後得師於清江山谷是豈得已而求為之者耶其言盖為應物而設推吾為佛之餘以遺其類者也嗚呼世之觀是録者能以耳視而目聽之庶幾有逮焉

送黃教授序

閩中山水之聚水甘而山秀居民之域旗劍排空人天在鑑能使過者皆欲寓焉氣象之中含蓄奇秀堙鬱而未發者不知其幾千歲盖自唐德宗以前未嘗舉進士其後雖有歐陽詹徐寅輩相次而出特以文

辭稍聞于天下未有華顯者又二百餘歲矣雖然豈人力所能為哉盛衰之數然也自有宗閩中之士始大振發温陵建安先有將相出佐真主方怯莆田有山圜銳而中峙居民四望而向之號称壺公昔有異人之讖以為水环其山當有通顯之儒下副人望今未之見何也未幾果聞應讖者蓋雖温陵建安莫之比也莆田之俊實吾宗人通丁斯時俯當隨數出而有為于世然則有為亦有道乎其究吾与万物同出於一宗惟物各執其末吾知萬物之理皆其一宗之所固有者分定久矣惟反一者出用成理為之長而已附之則憂騈割之則怨虧失惟中德之士無意于功名然後能為之長万物有不得已而起者吾以不得已而應之然則應數而仕應理而有為天之君子也太平之佐也子其誌之

荅大覺道果詩序

道家所謂还丹釋氏所謂道果皆明大道之所寓道且强名而丹与果亦假以明道大覺見示道果長韻因以和之予自辛丑之季冬由杭而之廣陵偶于天寧寺得御筆手詔以為沖虛無為真空不二本自不殊隆此而廢彼豈朕之志哉天下始知三教皆本于

一道冲虚真空丹果之全體豈有異耶曩因言生忘之中和合有無以為神丹之嬰兒微如一黍以遊諸天坐禪之中收攝色空以為圣胎之法身細如一芥以藏須弥同謂之珠其大包含乎二仪其妙貫通乎三界故曰天道一而已矣無為之修不知之證出于自然吾無与焉見而體之也非談道之也曩謂太上之後其傳丹說著矣不必論也適以詔旨緣佛之徒而言之曰繼大覺所賦為之開發其心要世之釋氏子以斋戒持律以宗旨說教以日用談禪以性見演法執是四事欲進而為佛善士則務為福不过劳苦以持行智士則務為道不過安静以守性然而此特教中之事向上一路千圣不傳自在教外别有秘審之旨必得可以出世之士而後傳焉達磨之得二祖是也其傳已竟遂行而或隱前此四事乃推其緒餘且以行教正如古今之隱者避迹方外得道之士大者出入三界其次飛奔蛻解然而三教所以立道其本則一斈者莫之知焉惟其談禪一教本末相貫談禪者其末也見于外者也作佛者其本也存乎内者也先圣之於斈者姑以說佛接引之入候知其詳尼以出世乃使收攝八用有所付焉奈何後世之士類蔽於性見自以為如此足矣更復何斈大覺与之語稍契獨知其妙有本及其至也非内非外故荅大覺長韻以示其徒使見其本無以異于道焉观予序語則思過半矣

言意文集序

道本於心以性為體以情為用志者存於心而行者也意者思於心而作者也言者發於心而應者也著述之士雖累千百万言反本而求之則貫乎一而已言意之為書識惟為之根蒂才惟為之文飾記性為之證據合是三性而本于心稟其可否著為羣言尤之讀書万卷歷〻可引其文義曾關洞然曾無一點實乎其中善观夫言意亦如是而已彼我之心一也有道則通乎一愚不肖不敢以為有道观者考焉

順興講莊子序

楊墨之於道其迹近其心遠老莊之于道其體同其用異圣人為我之心有仁以充其類則異乎楊兼愛之心有義以制節則異乎墨君子之應物可遠者迹不可遠者心楊墨以心遠於圣人此孟子所以得詆其非而禽獸之甞怪荀卿之罪諸子輙引老莊与彼墨翟慎宗之徒同為無見者老莊所以致用之異不

及知焉予甚惜之豈有老莊之高明不及時變必立區〻之說投為一曲之士哉仁義之失至周而極焉周之所以救其失者主于礼耳一只一居莫不有法一動一植莫不有政其仪三千其職三百六十形色名声与事变争無窮其行出于元德其藝出于妙道随人材分而應之尤水之應物也方圓之形小大之器如法而歸焉及其弊也王者之澤竭斈士大夫不得其傳或為形數所因世習所遷偏見小聞有如仲子之介楊朱之鄙墨翟之泛子莫之執中告子之外義者天下皆是也士之斈去本逾遠尤木之冉然華盛于未焉有不及其根者邪然則莊子之高其言与時盈虛与數損益以矯一時之不及耳豈私意哉寧謂孟子之约言者荀子詳之孔子之罕言者莊子詳之荀子之於圣人其尤贊歟莊子之詳則異于是雖然老莊之矯绝仁棄義為太甚者豈以矯其天下者必以過高之言而後可救歟孔子以質之過者救文之極弊固其意也然而老莊之言不可非也亦不可以為典要孟子所以無一言以及之漢唐之斈溺于傳注之說形數之中不自奮發流為汙下盖已久矣適丁斯時有能談其書者因見圣人之妙道其言新美散在傳注之間斈者得之醉者以醒寐者以覺如在飢渴之時偶得醇酒異饌而嗜之久而不能厭也然而老莊之書復顯于今日其亦其時与數之所感欤斈道之士嘗患不知其本果知其本發為文章立為行實皆餘事耳有問者曰圣人罕言者得其一言而悟何俟老莊之書而後致哉予應之曰六經之書主明礼法而應萬世者也非啟一時而已立礼也詳論道也略得其一言而悟焉豈非豪傑之士哉嘗怪今之士大夫置已而求佛置圣人之書而誦其教夫由佛而知孔子者且不可以多得况能自悟于一言之間哉方此之時老莊之不可廢也明矣然而斈老莊者切究其流而為申韓之慘毒嵇阮之放逸得其高明而求六經焉斯善斈者也

余青字長生序

一氣之為五色惟青去本未遠四時之初也為物之少也柰何相推之理不得以常存當与四色相為盛衰代謝期於老死而後还子見天人乎其顏色華而悴之者潜改其髮方翠而班之者俄至造化密移浸以黃落草木之四時与人一生無以異而子乃欲以長生不亦妄乎然而知道之異乎物而送之故不妄

知真之異乎幻而守之故不死今子知夫順五行而出則生人逆五行而入則生身者乎試用是說以究余子而子能悉具以告蓋嘗聞之矣然則子以用名以體字斈為化化者也果可以長生惟其長生不死故至于不生不死嗚呼其妙至于斯極也子其自信自将以副之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序

送刘至甫序

刘君聞善而趋者也一日相得于逆旅以其所以從斈之道下問于不肖不肖方其從事于問者烏能語君哉然而問之勤不可以虛辱試為之語曰万物之理不同也其本同出于道圣賢愚衆之情不同也其本同出于性圣人以天下後世未能復性而冥于道則以其同然之情而應物以其同然之理而制事以其意不可親授于天下後世則有言以道其意有書以寫其言謂之六経非圣人作為是言也言其理之不得已焉後世傳注累數十百家未見其說當于理舍于情何也六経之意非圣人不可以說歟夫人皆有是性〻皆有是道圣賢愚衆當其未之習也未始有異焉圣人則率是性而有是道修是道而有是教夫誰不可說哉不能說者其斈未至于有德耳是以易之失賊春秋之失亂樂之失奢礼之失煩書之失誣其說愈煩其失愈多是故章就而後以為通攻排而後以為長其辭繁多屬偶而後以為才美且夫圣人無意乎為是書也斈者亦必無意乎為是說則書

之意可以会而得之矣其会而得之也安在遠求哉情与理寓之於汝言天下之人蓋及于德性而思之人之同然者蓋見于性根其所以不同者于性之枝幹處有物蔽之耳夫六任之為迹也方為意也圓意虛而迹實後世斈者為智示至乎心徹為德未至乎智徹思慮之來不出于虛一而實其意所至不过名數間故其所言皆私智也理不与焉其所得臆度也情不与焉难疑答問不能解其紛猶之病者塊氣于胷中無藥破散之至老且死尤不快也故思之于心而言則失之迂行之于身而為行則失之固特其智未徹耳深于詩者不愚深于易者不賊夫圣人之意虛吾之思至于無形之中則会之矣与其意会則未常見其度數之多也与其理契則未嘗見其論說之多也欲其如坐虛室之中默然而忘其声兀然而忘其形内為天遊寄于言意之表不知其有物也及其意与道相会道与意相失于是而下焉此可以言易矣欲其如在閨門之内房闥之中父母妻子相撫以恩相示以情悲恤欢笑天人之際渾然而無間欲其如在朝廷之上鄉黨之中君臣之相遇朋友之相得賡歌都俞切嗟誥戒嚴而通莊而和未嘗有貳焉此可以言詩矣欲其論世之事变而言書欲其論人之情变而言礼其說沛然如長江大河或入于汜或岐為諸或别為沱而卒乎滔〻而東下無有礙之者然後為得耳刘君試思之人之心其圓者神其方者志其虛者道其滿者理斈者之心為物奪去然後不能殊理入大道与神遇焉圣人之書迹實而意虛迹方而意圓不能与神遇則彼安能以方實之迹而及其意哉思則得之思之于心也去實則虛及精則明虛明之中廓然無物望見天則圣人之道知之如視矣裳従事于此久矣有樂善而好斈者則序其說与之共為君之行于是乎書後此三年先賦于京師則當具其所自得者与予道焉不可隱也

師德字序

李生之行南斈子温陵以其名字乞言生以操制名予患其為蚓而後充者以師德制其字為斈者之心得性之體故能定得性之理故能應能定則權利不能傾羣衆不能移天下不能蕩能應則動而世為天下道言而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德則得此者也操則執此者也得其正性而執之其定也天光其應也天行莫能窮之夫誰無是性哉不能貫之以

誦数通之以思索有能蔽之者是故所見者一曲所執者一介始有仲子者仁義之實郎于毋兄之間而熄焉彼尚為能充其類者邪然而得其正性而執之與夫天見其明地見其光無以異也及執其偽則一蚓耳其間得失相去不能以寸生知之才荀子所謂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者是致德性之道也可不慎哉可不勉哉

長樂詩集序

予自武林拜符往守長樂踰閩嶺道延平度龍津肩輿而南走兩山中與長江更無宗據回抱相逐而下如游諸洞未造乎中虛也徒取之勞或俯而降或仰而登或直而往或旁而入凡三日然後次于水口乃得南溟之信泝流而上盈科而後進渺瀰潋灔遙望不斷鮮維揚槳平入天際南溟之信意其來逕周侯以樓越山坐視閩俗以頌漢治而然乎何其來信之異乎常邪兩山之間方且盤旋未知其所止果何若也又兩日次于釣龍臺下始見平野万頃飛鳥屢墮山轉一环天垂六幕煙接雲連混成虛室千里外衛三山中鎮鍾磬林巒絃歌井邑福起州名樂生郡號王任二君飛升蛻解之所秦人隱居榴花鹿徑皆在其左右支提雪峯霍童高蓋之類自古名存出于支邑由府而往次第可見予謂四方州郡類據山水之聚處自其四方而趋焉与夫劍溪之秖越山無以異也因言天地兩界皆有洞府人莫能游州郡人間之洞府也惟神為仙能隱顯乎其中長樂山水其體方正其勢环合又其秀者其為人間洞府之嘉者乎故其所鍾多為賢貴出寘華顯相次登用四真九仙往往与人為徒莫有知者蓋夫五行之在地理運至于今方大振發龜还而有真仙沙合而有真相豈偶然哉予嘗公外登覽山川氣象風物意態与吾才思邂逅相得發于歌詩日且盈軸故叙其経從游覽所以動予情者為詩之序云褱之性喜自在不能服膺于書伸紙揮毫形見意聞所欲運耳然而自許其不俗故以長樂所為詞章書刻于石政和乙未上元書于府中之清和堂

刘應伯字序

予得簡言始于京師之逆旅齒方及冠有成德之風樂与之遊未幾散去後兩年復合于延平其體益卑其志益高吾見其進而已一日簡言以予易其字而予詰其所以為名之意乃曰有浮屠氏出于祖父之夢

中者授予之生隨告其名而後去予感而為之說曰善人君子王公大人之出生也蓋亦愚下之流肖翹之類一氣而万形輪于區〻之生死者是必有物寓焉而已予嘗观人形皃之所受意思之所向竊知其所自来者道降于域中則為聖人或千一或五百歲或為堯舜禹之君臣或為文武周公之父子五行數氣無足以言者其他或地降靈或物降精或天降象而或浮屠老子其徒之有天德者遇緣而應物不可知耳故元鳥之為商巨人之為稷嶽神之為申甫昴之為蕭何而長庚之為李白其類不可勝言嘗謂形與皃所在真與神所寄其来有所自者見其状皃類多清奇古怪正色如秋和氣如春扣之也谷應觸之也山峙更無俗態鄙懐厭人之視聽然而天之大象地之大靈浮屠老子其徒之有天德者遇緣而至化于形數之中其中足以興庶民其和足以養萬物則為名世之豪傑而聖人者賴之以輔相者也或非人道之所為苟得權勢以宅民工孟子所謂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衆者此必蛇虺之靈鬼恠之物出為人妖以厲萬物乃其時數之否欤閲之山水大抵氣清而神邃浮屠老子之有天德者嘗遊乎其間靈蹤奇跡至今尚在神氣之至或散為奇物或萃為異人奇物之出歲為天子庭實異人不可埋没也自唐德之後文學之士類能以事業見于天下所謂民与物所不能得者而得之者為之邪簡言南方之佳士無諸之國最多名山古来浮屠氏之為天遊者常在其上然而簡言之生得君于祖父之夢中者豈非為天遊者遇緣而至欤欲其致言以供萬物之求欤不然形容聲色之間何其仁數之多也嘗謂有自来者皆有所應若夫天之大象地之大靈浮屠老子之有天德者緣遇而化則其應世之伯者邪予故以應伯易其字焉應伯後日得志當行其言以興庶民以養萬物酬酢無窮之变則天之任也君豈能不為哉

黄帝秘文序

予喜方外幽经秘録虎丘子一日自袖黄帝碑文見訪予詢其所自乃云客游南安次懐化驛或者指謂此地古有神仙所瘞及夜陰發其地數尺得所瘞函開而示之乃黄帝皇人書莫知其歲月然而磨滅者多矣詳而集之始得其全文昔者峨嵋之南黄帝受道于皇人乃刻其文于石秦皇得其文廛復有得之者遂至焚書以愚其俗漢武帝時樵人滕超于山之

南遊近皇人謂超汝應為仙見碑文否因言黃帝之所受會秦除書此以深遠其文猶在今當付汝超乃拜賜而躬行之三年还嬰鬓髮变緑縣具以聞武帝詔見超進其文帝不問超不語下其文与刘安及東方朔詳定其虛實超以神仪獻安〻不上然而斯文滕超得之以还嬰刘安得之以成道或者以謂始皇驅山塞海鞭石成橋緣得此法若夫安超之効則予信之矣始皇妙用其神而然乎观秦之所為未離乎衆凡非予之所知也宣和庚子孟秋序

演山居士新詞序

演山居士閒居無事多逸思自適于詩詞間或為長短篇及五七言或協以聲而歌之吟詠以舒其情舞蹈以致其樂因言風雅頌詩之體賦比興詩之用古之詩人志趣之所向情理之所感含思則有賦觸類則有比对景則有興以言乎德則有風以言乎政則有雅以言乎功則有頌採詩之官收之于樂府薦之于郊廟其誠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其理可以經夫婦移風俗有天下者得之以正乎下而下或以為嘉有一国者得之以化乎下而下或以為美以其主文而譎諫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誠然則古之歌詞固有本哉六序以風為首終子雅頌而賦比興存乎其中亦有義乎以其志趣之所向情理之所感有諸中以為德見于外以為風然後賦比興本乎此以成其體以給其用六者圣人特統以義而為之名苟非義之所在圣人之所删焉故子之詞淡清而正悅人之聽者鮮乃敘以為說

講齊物論序

爾汝之異是非之辯好惡之情親疎内外之分五者之類有我而立者也老少之異美惡之辯哀樂之情長短高下之勢五者之類有形而立者也有我而有物有形而有我不能離形喪我之天而一于道及其道散而為陰陽陰陽散而為五行五行散而為万物陰陽之氣一清一濁一盛一衰五行之數一寡一多一逆一順而後万物之形或美或惡其質或厚或薄形質之中參差不齊不可以勝言也不能離形喪我者于是輪于數囿于物盈虛新故則其理役之是非好惡則其情役之蔽于有則無為之对蔽于無則有為之对所是或能非之所惡或能好之情理之中參差不齊不可以勝言也有万不一而愚不肖者莫能反其本而观之心火炎其中氣馬蹶于外智者相辯

以言勇者梱奪以力以至老且死而莫之悟焉且夫物之不齊天也而彼將与天勝乎何其不知量也天下之人均有一性其性均有一道听之不聞未始有声視之不見未始有形無多無寡未始有數無元無黄未始有色而形名聲色有時而見于物者常無之中至理之去来耳是以万物為道一偏則彼烏能為之対哉惜夫世之人有物蝕道終身而莫之見是則弗思也草木有生而無情禽獸有情而無知衆庶有知而無義其出也同乎一道其生也同乎一氣一道無所不在一氣無所不通是故無情者或使之飛有情者或使之桓一氣之化也盖夫有生斯有性草木無情者也而有性焉則無不至矣况若有知者乎且彼異類可以引而齊之凡物有対者又烏乎辨哉晝夜異時賢愚異德死生異途古今異世且可以引而齊之則凡有対之小者又烏乎辨哉有知乎此則道逍遥在道養生主在理矣及其冥之也是為道歟是為物歟是為神歟是為我歟吾不得而知之則齊物論為不能齊物者而作耳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序

資深字序

天下之人不能宏者有物窘之不能深者有物窒之故其識非造理而得氣非資性而動識特見于目前氣特發于胷中故其才用徇物以為憍以物之幻化遇爾之繆妄言則數窮動則屢趣塵勞擾擾孰為是者嗚呼役有涯之生騁無窮之智紛莫能解可勝悼哉予欲李者以義刃去所累以仁器受所感宏者無边深者無裏宏深之中大氣生于仁剛氣生于義氣非仁義不生烏有能亂其識者邪是故物至而應事起而辨感觸其慮一者不能牽尔使動于辭氣常謂君子之酬酢淒然似秋長者斯成散者斯斂寘彼有舍而已吾見君子之容體如見秋色清明而簡靜無可撓者楊子曰其為中也宏深其為外也肅括此之謂歟故人仲通以括命名予以資深命字孔子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則何以哉仲通仕矣知于人矣將有無窮之變即君而治期君而復則君所以應之非俟予說而後諭者也然而仲通致予之文故書以告焉

書意集序

一日搜予殘藁得元豐已未所為序記啟古律詩若干篇敘而集之號曰書意常回顧性分中求其所謂養心治氣之道立之以志作之以情有感而後動舍養而為意思一寓之翰墨則其所書者意耳不主乎言孟子曰不得于心勿求其氣之無趋勿求其言之無害故其七篇之書發于心氣之所養雖其立言亦如与人荅問之時近而遠約而詳不為艱苦輕揚之辭僕雖不敏輙慕其為言未之至也若夫掇摭歷代之史百家之集巧語竒字隱奥難見之事亟聯綴為文出入不意然後以為工豈其志哉雖然僕之意豈敢便以為不可易者尤有修焉故其言之是非工拙醇疵詳约期于绝筆而後定然僕之集雖累百卷謂之書意不可易也第以年號甲子辨集之先後云

樂府詩集序

後人多嗜為詩觀其感寓無復古人之風趣雖使大師掄其遺者播之金石被之絲竹薦于宗廟奏于閨門族黨其能使聽之者或和而恭或和而順或和而親尤古之樂乎吾不知也詩之所自根于心本于情性有所感志有所適然後著于色形于聲乃至舞蹈而後已烏有人偽與其間哉聖人以思無邪斷詩三百篇所謂無邪者謂其思誠耳詩由思誠而作則聲音舞蹈之閒特誠之所寓焉故其用大足以動天地幽足以感鬼神上足以事君内足以事父雖至衰世其澤尤在野此閨婦覊臣賤妾類能道其志其情有節其言有序豈苟以為文哉今世之人天倫風度与古人所受同然内蔽于徇己而失詩之理外蔽于翫物而喪詩之志加美憂怨規刺傷閔遣一時之私意先物而遷就之此徇己者也風雲泉石春花秋月与其情相適則醉酣歌舞揮毫而逐其後以寫一時之適与此翫物者也二人之詩出于偽非天理之自然雖請辭麗句有足愛者而實不及鄉唱之所感故後世採詩之官廢亦不是為恨也予方惜古之詩不復作及讀君所為樂府詩窮其詩之未當在虚静中有物採之然後發也故其言有感物而興者有託物而興者其加美憂傷喜樂哀怨能道人情物態之难言者然君無意乎為詩也寓其誠而已故雖难言之物君亦以無意而得之意其言優游而有断放肆而有節不可為畔岸也使播之金石被之絲竹薦于宗廟奏于閨門族黨必有應之者若夫内蔽于徇己而失

詩之理外蔽于翫物而喪詩之志茲實辭人之詩豈予所以待君哉

選佛圖序

以定發慧以靜生覺以虛致明天下之成心也成心之中有佛存焉圓覺妙明應化而化物其尤鑑之有明故其明不隨像生亦不隨像滅生滅無窮而鑑之明寂然不動也然則為佛者豈求諸遠哉天下之人皆有是心〻皆有是性衆凡之流為物甚靈鑑其靜拔其一然後落着相蓋諸行邪道以聲色香味而有貪淫嗔癡而有生老病死其生也昏迷于妄想其死也陷溺于惡趣腐敗死滅尤或鳥獸草木之不若甚可悲也人之心成之則為佛失之則至于鳥獸草木之不若得失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而衆凡者不知惟心所致而求之他焉彼既自棄而無憾又懼三塗之報其惡也貪嗔之中〻更漁厚利与佛之徒華其居厚其養徼幸人天之報且夫貪嗔既誤矣又肆其貪嗔誅利而邀福此与喪心而求佛者何以異哉其去人天愈遠其入三塗愈深至于兩失而莫之悟可不謂大哀乎且天作福之善者福之力罄而墮焉又況貪嗔而邀福者邪常謂聖人欲徧天下之惡也為之五行以懲之于顯明而佛為之言三墮以懲之于幽閒為惡者無惧于生則尤有幽閒之慮焉佛之有補于教斯亦至矣然而衆凡者知三塗之可畏而不知心實為之心之本未始有物也亦焉有二塗之累哉為佛之徒者不以此喻衆苟以禍福而攝其利其利足以華其居厚其養矣而彼之心愈喪焉嗚呼佛之所懲為夫貪嗔而言之也其徒又致其貪嗔而益墮之豈佛之意哉方悲天下之愚衆迷誤而不見性其徒不足以發悟之又從其墮之者久矣一日德之自東南來及其所為選佛圖上至于圓覺下及于三塗之無閒在一念之正邪流轉之類夢想意識不可勝道也予謂觀君之圖者蓋雖愚衆之列可視而知矣世之為選官圖者使人有名利之意為選仙圖者使人有生〻之意若夫窒人性之欲而格正其邪見則此圖盡之矣燕閒之中資以為樂豈特賢于已者邪德之請予序其說予釋然慰其悲是故樂為之道焉

諸家詩集序

季文集諸家詩摘其佳什可以留人齒牙間者合為一集累二十卷焉予喜季文之所好又喜諸家詩格不同其要皆能造理而後發使各離為一家無所摘

去未必能為全詩蓋雖国史所作亦經圣人删削始無害礼義者然則予何惜一序為季文道哉造理之辭有感而後作其尤万籟之鳴凤百虫之鳴時欤今夫衆竅不同適遇噫氣而有感則有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其声之作未嘗同也唱声後先和声小大各称其所受適其所感邂逅比竹之声楼乎有生之類上合乎太虛始有天籟蓋鑿私智而為之非由天理而鳴亦鳥能会帰于大塊邪今夫百虫之鳴有以注鳴者有以脰鳴者有以旁鳴者有以胷鳴者有以翼鳴者有以股鳴者声之自未嘗同也然而高下抑揚皆能自有節奏發孤館之幽破長林之静而与時態物色共為道途行客之悲傷閨門妾婦之怨望隴畝耕夫之勤劳驕人之幽致隱士之清苦及其時过理盡譬尤万籟之竅厲凤而為虛是豈蓋作乎哉鳴呼百虫之声万籟之鳴諸家之吟詠皆本乎一氣之所作然而万籟物之無情者也百虫物之無知者也尤為天籟之所待人情之所感而况諸家之詩乎其用豈勝言哉若夫六義之作蓋鑿私智而為之則恐號竅鳴虫之不若也豈季文之所取者邪宜其書于後

六桂堂詩序

仁宗在位之二十五年春引貢士試于崇政之庭左朝议大夫范公是時始登第起家亦用淡薄勞苦教養諸子是以諸子惟知讀書求出淡薄勞苦之中不敢輙有他好乃克有成自加祐己亥逮元祐戊辰凡三十年其子峒岏峋嵎峣相継書名桂籍仕路之中或直閣秘殿或分將要藩未甚達者皆為邑令尹公告老帰第五子侍薆休送薦獻左右环列金朱青紫仰望志意顔色相為先後郷人榮之公謂予八子三以恩補官而予及峒等以文藝為進取計其志遂矣其功成矣可以識之始望演仙峯為六桂堂諸公相与作詩導楊其事盛矣夫富民之家操奇贏逐什一（一云操斂掇拾奇贏）邸舍相望天畝不斷耀金珠腐錦綺所入如輸所欲如取争為豪華誇大閭里閙不知一不肖子俄出而擅用之朝喪高明之居暮為溝中之瘠無足怪者而公有诗礼之訓使自求已非特以為賢才又助吾君理物天人之所相其為富且貴孰為壞哉然則何愧于諸公之詩

送仲時南帰序

元豐六年裳与仲時相得于都下出其所論時務九

數十万言獻于天子其言大抵中立不為畔岸如欲速售者惜夫無左右為之地卒不報九年而後歸裳与仲時故人也其行安得無訖一日有客过我問曰家貧親老求為祿仕其責尤輕于無後仲時之親往矣不為祿仕其責不与焉然而不以無後為急尤急于仕何也予應之曰仕将以行義也孔子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不能行義于天下則其身与名何自而立哉此仲時之志欤客難之曰無後則是絕其親也絕其親不孝罪莫大焉尚能為其身与名乎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娶則有後不娶則無後不亦在我者乎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姑其教也名不可必揚身不可必立不亦在外者乎仲時不以在我者為急反急其在外者何也由在我者而充之為身与名趙孟之所不能賤者也烏用其在外者為哉予曰然子始俟之仲時之有是行豈非惰然而改欤豈非有志于其後欤夫棄山水之勝處託食逆旅自顧其後形单而影孤孰与其歸則得所務者一得所樂者三之為知哉其歸也發古書十餘箧环而观之未閱而意新有得而言棄論世取友既往如視不知俄頃之有千古也坐之樂也石溪之上扁舟乘興游鷗弄流泉卧閒蓬雨之声如適滄海登神山不知其身之上下乎波涛也遊之樂也饕粳而炊縮釀而酌罩鱸而膾形骸之外笑語自若朋友往来之樂也夫得所務者一而得所樂者三已向乎通矣行義之仕往々亦已無意而得之然則送子汴上解維千里乃所羡也非所惜也其自為哉

章安詩集序

昔覽古今詩集至數十家各言其志与其才思風韻不同故其體甚衆高下長短不可一槩而論也章句之作有自優游平易中来天理自感若無意於為詩者此體最高誰輙可許如相貴人久而益愛之清奇恠秀無所不有又如大塊噫氣以發衆竅俄会于大虛然後有天籟未常容力焉是豈一律之所能制有心者之所能為者耶有道者之詩也其餘或出于清苦或見于平淡或莊而麗或細而巧或健而豪放或俊而飄逸其間或能明白成熟言盡而意有餘偶有古今人未常道者盖于羣體中又其志也雖然論其文辭而已若天趣向之高下學問之精粗器識之賢

否求其志節之以礼義莫能逃我豈特見於區〻章句之末哉或傳示章安詩一編以序屬予而予聞其詩久矣会眼病未能詳观故叙詩家数體好事者由吾序而覽其詩可以命章安矣不必待予親論而後喻也

陳商老詩集序

讀杜甫诗如看羲之法帖備衆體而求之無所不有大發乎有詩之道者自餘諸子各就其所長取名于世故工于書者必言羲之工于诗者必取杜甫盖彼無所不有則感之者各中其所好故也然使诸子才之靡麗者不至于元稹率易者不至于居易新奇飄逸者不至于李白寒苦者不至于孟郊譎恠奇邁者不至于賀牧商隱輩亦無足取者安能得名于世哉故無諸子則不知有杜無杜則亦不知諸子各有得焉長樂陳傳商老為人俊逸不就束縛能飲酒及書畫加袖中已有文章名于士大夫間每于坐上引巨觥取大醉有索詩者走筆立就不復留思至十餘篇而後止其譎恠奇邁庶幾賀牧商隱輩間見風思飄逸絶塵不可追及有謫仙之遺風雖然卒以其譎恠不能俯就有司法度少年引試崇政下第流落南邦遂老以死無令孤絢吴武陵為之地可勝悼哉其友陟濤仲時出诗集若干卷以序屬予故予因論唐人之詩以明商老之才观者考焉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序

講周禮序

天理之有盈虛人事之有邪正天下後世類不及此務盈以邀凶邪以致亂夫誰不然先王之於愚衆吉凶與之同患以義寓之數而告之以禍福之理於是乎作易邪正與之同患以道寓之法而制之以上下之分於是乎制禮三代之世皆有此書夏之易曰連山商之易曰歸藏其道未全夏之禮則立忠商之禮則立質其法未備夏商之君豈不能一日而預言之邪適丁斯時人偽世習未足以全是道備是法耳故名易曰連山則象其顯諸仁名易曰歸藏則象其藏諸用仁所以闡幽建常能常而已未足以為易也智足以顯微適變能變而已未足以為易也仁智之道合則易之道至焉故吉凶與民同患至周然後易之書著禮以忠為心以質為體文則剛柔乎此者也故邪正與民同患至周然後禮之書著二書特言周者以雜夏商焉耳二書之効使人知有消息之數吉凶之象則守謙以防虧作善以消譴知有上下之分高卑之勢則循理以避偽由義以歸正然後號令者順而典謨之書行吟詠者樂而雅頌之詩作則圣人何俟於春秋哉二書之教不行然後三頌之次圣人以魯望周々不可望也以商戒周々不可戒也圣人始即書之後絕之以秦誓焉然則春秋安得而不作邪方今圣人立政造事追復成周之法五经之文始得先生臣儒訓而發之分市儒林之官造成多士五經之教固有先後之序緩急之勢則周官之書豈可緩哉圣人以道寓之法法之中微妙存焉後[illegible]俗李止於區々之誦數溺其才識則此書以陰謀見待於或者何其不幸也

澶州講易序

在氣之先謂之太易亦非在氣之先也太且不得而名之曰易而已當其為太易也無声也听之不聞無形也視之不見及其下而為渾淪也然後陰陽之氣天地之形乾健坤順之質在其中焉特未判耳易之道既降於此而有理者未有不判焉陽之氣乎是上為乾之形天之質陰之氣乎是下為坤之形地之質陰陽者易之物乾坤之道乾坤者陰陽之物天地之道圣人因易以統陰陽因陰陽以統天地因天地以統万物以謂万物吾之憂患不同乎万物則与易相

忘矣其與之相忘也我忘易孰易忘我孰非敢知也然而易之道不得不下而為渾淪渾淪之理不得不判而為三才其判而為三才也則道邱於象數矣象數之中事物並作而交至有求一人而後復焉則言意之表聖人安得而寄我哉謂夫所以生萬物者天成萬物者也鼓而作之者雷撓而化之者風燥之者火說之者澤潤之者水而終始之者艮萬物於是受其形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物以之生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物以之成其相生也以相繼其相反也以相治萬物于是受其數其受形也其體有動靜其情有惡欲其氣有聚散其受數也其時有消息其事有吉凶其物有得喪是非利害形數之中其理備矣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取之可以致利通之可以遠害然而天下之愚衆莫之知焉以物累其形以形累其生以生累其德宜靜而動宜順而逆遂至違時悖理不能与數相為盈虛相為去来輕取禍悪者不可勝計也夫人之所以為賢者為其順性命之理而為不肖者逆之所以得福者為其順陰陽之數而得禍者逆之雖然逆之者豈其故哉數之始終理之隱顯彼之智不足以及之徒本入物以受其形五行以受其數其本不明相与爭逐其末則憂虞悔吝不可勝計也然而愚衆莫之知者一偏於象數彼且為象數一偏者欲其定象以明万物之理推數以观其变奚可任哉蓋夫不役於數者始可以立數不制於象者始可以取象圖數之所能窮範象之所可及者通乎晝夜之道乃能知之然而出乎象數之外者或曠數百歲未之有焉遂責天下之愚衆不為吉凶利害作其憂患是則難也伏羲文王書乎象數之外者也體易之道圣人既出於象數而體之則夫凶吉利害豈能為之患哉伏羲文王不能忘言棄象作為八卦揲枯莖之草灼朽骨之龜以示天下後世者与民同患而已作易設卦与同患圣人豈求之他哉求之万物所本而生者耳於是卦乾以象天卦坤以象地卦震以象乎雷卦巽以象乎風卦坎以象乎水卦离以象乎火卦艮以象乎山卦兌以象乎澤是非之理好悪之情八卦之中存焉万物之生也或者成之万物之成也或者变之長短多寡出入往来九六之中存焉象數既立又患天下莫能知其意者於是吉之以辭使之明其義數之以揲使之識其变明其義則不廢乎人事識其變則不廢乎天理致理而遠害猖狂妄

作者無所溺焉則易之為天下後世計者可謂仁矣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闡幽者易之仁也故夏曰連山者象其仁而言之也山者靜而生養乎物者也有仁之道焉微顯者易之智也故商曰歸藏者以其藏諸用而言之也夏主名于連山則不及乎易之智商至名于歸藏則不及乎易之道能闡能微能常能变然後易之道至焉故周曰周易言周所以別乎夏商言易所以統乎易道之仁智以仁闡幽以仁體常以智微顯以智盡变然後易之道至焉能常而已不足以為易也故变動不居者惡其不能变也能

变而已不足以為易也故剛柔不易者惡其不能常也蓋夫能常者止于靜止于有體而無用能变者止于動止于有容而無主不為體用主客所止者其易之謂乎無為而無不為以其不止于為故曰易無體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焉故曰生生之謂易惟其不為主客體用所主是故天地為體之時則易能為之用故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為用之時則易能為之體故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謂之易者自其無乎不為言之謂之神者自其無乎不在言之謂之道者自其無乎不由言之

大人也真人也圣人也其猶三者之名欤大則名其業真則名其性圣則名其德然而一陰一陽之謂道則道不離乎數矣有方也或能制之有體也或能役之不離乎數尤在方體之中則制之役之者至矣然而有易与神此道所以不在天地之內亦非在天地之外或者烏得而物之哉或者不得而物之然後出乎方體之外者足以前民之用入乎方體之內者足以同民之患未始有窮烏然而陰陽也天地也乾坤也皆官于易圣人之卦乾坤也名之以陰陽故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象之以天地故曰乾為天坤為地

陰陽也天地也乾坤也卦文之中備矣以其所自出者統而名之此書所以謂之易也礼至于法詩至于情書主于事易主于道圣人以礼道法以詩道情以書道事所以為天下後世計者如此足矣有言則道喪而圣人強言于易者蓋謂天下後世不得易之象以究万物之理易之數以推天時之变易之辭以考人事之義則猖狂妄作者論溺于禍患可勝悼哉詩之和礼法之嚴蓋未暇及也得易之道然後可以達物情立政常遂制天下之法則斈者之于易當盡心焉免夫禍患非予望斈者之盡也

張舜元講易序

易之為道不出乎象數不足以為圣人以前民用不用乎象数不足以為天下以同民患是故圣人方其坐進乎道恍兮惚其中有物惚兮恍其中有象有物即有象有象即有数及其恍惚之象数杳冥之真精相遇而為混沌然後二仪万物五行四象皆存乎其中可以作易故惟圣人為能知象之所以立知数之所以起知言之所以默云知意之所以用捨以着得文以文得卦吉凶之兆禍福之證如響之声如形之影可以善勝难以幸免蓋夫神易之在圣人入而反一則形而上者与之為體出而應万則形而下者与之為用惟象与数本于道行于神圣人取其無乎不為之易以濟民行以同民患乃命以為書焉舜元讀易于山中輙自大悟以謂後世之斈易者類以聽論徒說義理第為虛言無補于事蓋夫圣人不以前民用則何事乎為易不用乎象數則何以前民用于是範天地之化而得象圍天地之化而得數圣人言意本于爻卦象数本于神易舜元推于爻卦之変動禍福之兆休廢之理寄与人事合如符節因民之言動而貳之以是非使之趨吉而背凶因民之向往而貳之以迷悟使之違惡而依善一氣之起滅五行之衰盛有常有幸或依或違使之知所避以幸而遂免使之知所修以常而獲報而彼未斈方用區〻之說与人徒論人事雖執以歸竟無其實然則舜元之斈當与晋漢之高士议其優劣諸生其勤而承之不可失也

延平講論語序

言理則謂之論言義則謂之议莊子曰六合之外圣人存而弗論六合之內圣人論而弗议春秋経世先王之志也议而弗辨蓋論則及理耳不足乎道议則及義耳不足乎理然而方外之奇人道無問問無應苟与物絶非圣人之所尚故孔子雖欲無言而不可得焉不得已而言理以荅斈者之問而已矣是之謂論語故孔子之言義則存乎春秋言理則存乎論語孔子之作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榮辱万世之善惡不得不议論語則荅斈者之問而已奚事乎议哉嘗謂希夷者道易簡者理君子以理明道以義明理言至于義去道加遠矣孔子之世師道既明異端者服曲辨横议不獲秉問故圣人之荅問言理而足矣言忠恕則貫道之類言孝悌則貫仁之類仁道之類

不可以勝用其歸則曰忠恕孝悌而已平居之時弟子在側各言其志聖人觀其所受隨問而應中其才性之弊處不須屢語而詳說之然後直也豈特此哉君子之教人使其聞者少思者多然後得者遠故孔子之子弟子有所罕言有所不語而端之詳一隅之略隨其才性之上下而告之一言之微近而遠約而詳思而得之足以薰發其固有者不必多也弟子之别有聞一而知二有聞一而知十者問伯夷而知聖人問詩而知礼不足之冉求不說之季路亦不失為賢者理不可叛故也論語之後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最得其傳然而孟子之世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不明無足以直道者故孟子与其斈者辯或累數百言然後屈其說豈好辯哉不得已也夫斈聖人之道必自論語　始論語之于道及理而足則予安敢為多言以意哉斈者思而盡之則予將同歸焉思不可急也

圓石詩序

敏叔即郊塾之左得圓石如巨鼇狀下有叟巖上有羣峯峯嶠相臨巋嶧环合永嘉之鴈蕩建安之武夷入人清話中或資丹青之巧用為琛玩圓石开勢雖得十一蓋其類也覌鄱陽張道陵洪涯先生各有斈道處安知叟巖非二人之所寄者邪寂寥中不知其幾千百歲敏叔一日刪夷剌發然後洗滌而出之翼之以亭庵狀之以圖障声之歌詩而又傳于朝廷卿大夫相与比興稱道其天巧凡百餘篇且羨敏叔他日謝功名指朝紱还里閭已有所寓之勝境不及者衆矣命予序其所以歌詠圓石之意為之言曰一氣之化文于地者有形文于天者有象流形不同品物有類惟其所遇今夫英偉之人恠奇之物所遇之異者也二者無意于所遇而造物者無情于所化然而適然之數存乎其間升沉隱顯自有期会必俟當世名人為之先後或飾之以文辭或接之以勢力然後天下後世從而譽之曰是人之英偉者也是物之恠奇者也邂逅名迹之所在覽者簡將疊而復舒遊者馬已躍而再縶風節氣象在人耳目遣滯思而寫隱憂与夫凡庸之類終不見稱于世相去非一間耳然而當世名人一開口一舉手之賜其力豈可計哉諸公之得此石尤得天下之奇才雖欲卷舌自默非其情也亦豈能私二物而榮耀之哉宜列其詩于右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書

上黃學士書

道德之失其弊害法文章之失其弊害道世之為文章者採摭襞蹈苟致文華文章之所自来者曾不及知之則其害道也何可勝言哉論文章者謂氣之所寓此固是也而氣之所以寓乎文章未有能言者嘗謂氣之高下自夫學之遠近古人之學由心而見性由性而見天由天而見道然後其志高明其氣剛大出乎萬物之表我無物而交之物無我而引之故其氣之来也本乎性天發乎德机而形見乎聲色声色不足寓之也一寓于文辭也與萬物之理相淂于無窮與萬事之变相適于無常有如泉源自山之幽決為長江大河時于平流之中湧為洪瀾驚湍出人不意閑悟其耳目然後滔〻其東下豈非其志高明其氣剛大世氛俗趣不足以係累其靈臺者邪不然義理之感物何其愈有而不可盡也向之默也其氣復為至精今之言也其氣散為大和捅而思之則育天下之德奉而行之則集天下之事載道而之後世也雖発于名数中而自淂之者其意未始有盡焉蓋文生于性実而性実出乎誠心之虛一故其為文章也迹方而意圓迹実而意虛非才人之文也有道者之文耳嘗謂有道者之氣其在天元也歟當夫杳冥而未発也萬物之理含孕乎其中及其天行也葩華枝莖発出于草木好音幽情発出于禽鳥天理自現在人之視聽使人欣然愛之烏知其造之者邪然而春之華萬物也豈嘗用意于其間哉大和之氣其来遠矣性天高明空〻無物隨所感寓発為辭章者無以異乎天元之華萬物也豈徒華之哉華之所以求其実為非文其言也言理而文之耳其文者理則実存焉以之思則育天下之德以之行則集天下之事無以異乎天元之実萬物也有是道者其孔子歟性與天道孔子寓乎文章者也人之學未能由心而見性由性而見天由天而見道則聖賢所以言者其誰淂之哉是以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淂而聞也揚子曰子夏淂其言矣未淂其所以言也未淂其所以言者其性與天道之所在歟聖人所傳其後子思淂之子思所傳其後孟子淂之是以中庸七篇其言自夫性天而寓之中而高約而詳源〻其来不知其淂之易也世習物累不能傷其氣而病其文則性與天道二

予見之矣二子之後斈者失其傳焉其性無夫其心無官其志無君其氣無帥是以物〻入而累之言辭之間徇物而用其氣短于氣者無才以運動之俗于氣者無德以高明之豪于氣者無道以虛静之且夫率性而合之則有道充性而長之則有才德而彼、方與物競者未足以見性則其氣特發于習间耳是以譏娯調詼窮愁憂憤鄙俚陳旧一發于文辭及索其实用則其言廢矣荀卿司馬遷楊雄王通韓愈當斯文寂寥中特起而言焉更相著書以見于後世然而荀之文緐多豪縱聖人言而盡者荀至譊〻而未之淂也文久而息節奏久而絶荀以殺詩書幽隱而無説閑約而無解荀以非孟子彼不知約者所以為詳無説乃实有説耳予常謂子游之學其後荀卿尊之荀卿之後叛而為李斯聖人所以言者蓋自子游已不及矣其後為荀卿之斈豈足恠哉雖然荀以一言殺詩書而李斯輙棄其説而禍之荀所謂暴其氣者也遷之文採摭涉獵上下数千載间有才而富于斈者也無一以贯之疏略抵語未始有擇焉此其文也其文之理乃至進姦雄以乱正羞貧賤以害義其志之君不静故也然而文章之体至雄而少全為王通曰其思苦其言艱其思不苦亦安淂其所以為雄哉惟其思苦此雄之氣所以淺性天之中來耳道德之意多見于法言及其行也趨躐于閣下此亦思苦之不達欤有思焉不必苦而淂之則于幽疑之间感忽之際其理甚明視死生尤竟夢耳安淂暴其氣哉王通之文無道以虛静之故僭聖人無才以運動之故剽竊論語無足取者退之有才者之文耳其廢黜也不知有命其取與也不知有義迹為道之大方喪於此矣才華之可愛何足尚哉退之曰荀楊大醇而小疵而予謂大疵而小醇者其退之欤無他世習物累淂以傷其氣而病其文耳数子之聰明其失如此鄙俚陳旧一寫于文辭者可勝計哉不必議也故予觀人之文章竊知其為人其人之可愛者嘗讀数百歲而莫之遇也嘗欲深遠其氣使夫世習物累不能輙然搖動于声色有物感觸其虛一然後肆筆而書之古意淼漫浩無津涯則著為議論凮思飄逸不可禁止則發為歌詩如春盛時天理之中萬物自動縱筆而書之未嘗私一言焉然後為淂耳雖然不肖者有志于此而未之到者也其氣方當致养之時而或為事物相感不能自禁遂見于訓解序记之中雜出于

歌詠凡數萬言未敢以望子思孟子而鄙俚陳旧一發于文辭者僕所不顧道也輒書以為獻

見吕參政書

閩之舉進士自歐陽詹始詹始以才俊先鳴于溫陵其後文學之士起為天子元弼當世名儒至今尤盛于天下自詹倡之嗚呼南海之濱去中国遠矣士風儒教久在寂寥中無振發之者詹于是時特起而鳴為是可尚也雖然詹以小才鳴而和詹者知為文辭而已今天有意于斯文使閣下以道鳴有堂然出于腐儒中者閣下実相之悟好高者之空談解好恠者之弊行使之中而高約而詳不至泛然無所之適閣下之力也天下之士求正其心以養其氣求大其氣以高其声韻從公之後而和之閩之舉進士自詹始而士之舉為有道者則自閣下始矣況其所倡非特閩之人哉裳和公之鳴者惧其所養之或乖其声高下之不齊不能雍然在其後乃書其言求正于左右裳之舉方其進之時昨日以為得而今日或自非去之其心甚虐而能有所受閣下不以其不肖一賜德言為之正焉則裳雖疲駑自當鞭其後不敢怠也逆旅紙筆不能致荘蔄與其來之意而略其為見之礼則庶乎無罪也

辞州李教授書

古今之士所受之性所存之心所行之義所尚之志非昔高而今下也無有古今所謂大道無有高下所謂大法自天子至于庶人自聖人至于愚下無不得者何獨于今人而疑之哉然而古來之士德至貴物至賤利至輕義至重方當独善之時萬鍾之禄不易于簞食百鎰之金不易于多文潭〻之居無以異乎蓽门甕牖之自適也窮而兼善于一鄉達而兼善于天下立吾良貴故也非為乎貧行吾素志故也非為乎勢孔子之弟子有志于道無志于仕有如曾晳漆雕開者聖人之所與顏淵閔子騫者聖人之所尚顏淵閔子騫其德成矣然而無志于仕何也其意以謂載質而出自有聖人在焉聖人仕矣吾屬何患于裘乎宰我仕齊子夏仕魏子貢仕魯子路仕蒲衛寂然無足累者故天下無行多為家臣顏閔之徒下視區區之仕不能賢于游夏季路之輩何必于仕哉嘗恠先王之澤熄權利浸長之世諸子有能恬守順受以道為樂語默以時未嘗失言去就在我未嘗失足豈特聖人為之依歸乃至于是耶所樂雖非窮通必有

資乎窮者盖有受道之質苟無助道之資奚暇行礼義哉雖圣人無如之何矣故顔子雖貧尚有郭外之田以備簞食仁者养生之计不死足矣無窮之欲世之累焉能窘我哉又况先王之盛世自有士田天下斈士出則耕入則养居則斈楊子所谓古之斈者耕且养其以此欤秦廢先王之制天下土田尽入兼并之家士始爲貧所窘自非獨行特立之士見取于世尊之爲師貴之爲吏其餘孱弱哉屈爲屠沽哉流爲商旅文人之门投書曳裾自荐其貧賤以道爲貨患不得之尝有戚〻之態是故去就徇人憂樂逐物志輕而利重楊子所谓秦之士也賤其以此欤雖然好古之士雖不如此而爲身謀家計所困雖有漆雕開季路公西華之志及其成德然後幡然爲伊尹者何可得哉此裳所以辞去左右慨然而西之意也

代上教官書

仁智之教欲其止乎善也其期之甚嚴則曰三年斈不至于穀不易得也欲其進乎善也其責之甚寛則曰四十五十而無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嗚呼四十五十而無闻焉不斈之過也三年斈不至于穀不就有道而正焉之過也不就有道而正焉雖幼而斈其能賢于四十五十而有正者乎雖然四十而無闻圣人未即棄之尤可畏也至于四十而見悪焉然後棄之不足畏矣故後之廢斈者雖壮且老可以復與始斈者急于所止不至汗漫而無正然則圣人之教不亦仁且智乎某方少年時従事于辞賦古人大全未之及知好斈之心時爲生事奪去因循至今且四十矣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某之生也其性有天其心有神可以体大虚物萬類不然廢天喪神而與彼萬類同役于化不忍賤乎中夜反側益驚無闻好斈之心復炎其中是故去家数千里求正于有道者方當天子建斈舍延儒生置道德之師爲之導养其德性而某幸具貟外舍以奉閤下之風教于此数月矣閤下不棄其愚不肖開道而進之不至于穀非某所患也雖然眷〻之懷尤有閤下之盛德嘗留私心欲其矯揉而成就之尚爲可畏者皆出于门下此某所以来之意也

代上有位書

窮通晦明者天時之盈虚榮辱成敗者人事之得失然而楊子以侍君子晦斯光窒斯通則在天時者又何力之能爲哉盖謂天之有意于斯人也不可耳提

而進手援而上亦因乎人而已則君子者其天意之所寓歟有道而無位不能陰相天時有位而無道不能陽相人事位與道不相遇則天之所寄蓋已輕矣而今閣下有道以應物有位以行道何為而不可此世之學者所以欲侍下風少聽咳唾之餘以發滯思閣下其可辭而却之廢天之所寓哉晦斯光窒斯通非所必也榮其辱使之不失為不仁成其敗使之不失為不智此其在我者耳閣下覌其志與之進可也

答總長老書

得書示喻所稟中正有常不與世人相為流轉此即清淨無染雖將迎無窮任緣自若是真有道者之教也敢不承聽嘗謂使佛生中国必不強其俗以西方圣人易地皆然何則道之本則一故也夫使學佛者知其道果不出于吾圣人教中則其奉佛也何事于恠其論佛也何事于抵為其不知孔子佛老之用殊途而同歸相悖于名迹間終日捕影而無所得鬼恠態度自取笑耳故近來學佛之士自公而趍焉必去其衣冠婦人女子自家而趍焉必去其首飾被童行服合掌屈膝環列長老坐側男女渾淆遺外形迹長老亦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學佛嗚呼為長老者已行邪道矣尚能為人乎哉雖名尊佛其實害之也夫佛之徒寓中国尤客之寄主人家耳行恠立異其家及鄰里必有忌憚猜疑而攻之者其理然也使人各忘己分上事迁徇其迹昧者以邀福誕者以邀名不自求佛于心異則恠〻則駭容則瀆〻則乱相覌之俗乱旁覌之俗駭于是乎毀生毀則排〻則逐其勢必至于此然則今日之事佛者豈得不為佛患哉天能正心誠意以為天下則佛之道存焉其徒不知出此乃屈梁武以幸一時之光耀廢棄典礼遂亡天下而使後世君子罪梁以齋戒者其徒之過也今日李士大夫婦人女子從其徒遊者與正類此夫佛無乎不在有道者之教必能各因其方各觀其分各從其學各隨其時而引之要之得其所歸而已使佛之教寓常行道中不見于立異欲害之者不得其間而攻之使中国之俗不失其经以心會佛然後其道常崇而不可瀆常存而莫能廢此予有望于廣慧者也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書

見南京留守書

嘗居延平時朝中有道之士声光南来而嘗淂之如醉夢中當雨餘秋晩有物冷然過之披拂其塵襟使之洒然以醒兗釋然而行起無復有滯思者是時閤下之風與為甞恨微賤不能自致于左右瞻望之懷慨然而飛蓋已久矣去年為浙江遊見孫公于霅上望之也嚴即之也溫窮之也遠使人欲淂而侍之不欲去也及来睢陽又来閤下昔聞其風恨未及見今見之矣暖然而為春肅然而為秋闲流俗之煩襟発太虛之幽韻千里之俗長養成就不知其皷舞之者然則公之風其出于仁宅歟何其清和而肅靜也將欲視其儀聽其倡道系発餘懷而新之乃書所著中庸義解以贄于左右

代上時相書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天下之人皆有是性天下之性皆有是道然而嘗無心德以知之失之粗略嘗無義命以行之失之畏懦于此數百歲矣蓋自周而後天下之士流落于末學心闲而意実不能由性而見道由心而見性有言非德有為非理人偽之中心勞而日拙是故其志益微其氣益衰不能自振其勢然也天意未喪斯文以付閤下能以身與国存亡而更立天下之法能以德與神出入而講明聖人之道天下學士久隨老宿而流落俄聞新美而亨奮淂其統序而學之某偕天下之士受其賜者也所淂之言不過閤下之緒餘然時以類求之或有淂焉且惧其為智未至乎心微為德未至乎智微尚有私言者因書以為獻周礼数職斐然成章或賜台覽亦見其性分之所至耳

代上知郡書

古之君子務成天下之才性何其深厚也未可與知者其教之有仁術故不廢其才不可與言者其教之有智術故不棄其道不可與言者其心不歸其邑不従與之言道適足以瀆我以其瀆我而遂絶之是天下之不可與言者果不可以化也亦烏用君子為哉天下之人皆有羞悪之心見棄于君子者尤人之所羞悪也聖人以人之羞悪為甚于此萬之教為孔子之于孺悲是也愚者非無其才其心亦非不善所以無智特有物蔽之耳苟以其無智而拒之則吾之設

科也乃特為有智者設欲有智者奚待吾言哉則教之為無智者設明矣是故君子有教無類來則進之耳孟子之于窃屨者是也然而在所拒者無常人拒人而求其変者非常教聖人盖不幸有孺悲耳然而聖人不與之進豈遽然棄絶之無意于悲哉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有意于悲深矣嗚呼聖人君子造次不忘悟人于善仁智之心何其深厚也閤下之于李者不與之進固是教也然而李者之心非敢以為孺悲焉事上之分不能自嚴特其智不足以及此未足怪耳閤下有道素為李者鄉往又有長民之位牧民之地惟拒之求其変使民何望哉君子之教固多術也孟子設科在閤下尤宜尚者上則相天下則相君内則成己外則成物無間其愚不肖一期而進之庶幾其有革焉固其任也

代上監司書

先生始用六廉之法屬于治官之長貳作成羣才以赴吾事継有歲終之廢置三歲之誅賞以行六廉之所與其在造物者之制命欲陰有為善而得福為悪而得禍不可罔也羣才之見作則尤稟物之作於化耳温作之而生暑作之而壮凉作之而斂寒作之而堅推而行之小大之材悦人以華利物以實随其才分各有成就若有賞陟之者未嘗中道而廢焉皆賢不良或剥于飄風或槁于烈日或病于陰陽之厲氣不足道也今天子出轉運使総領一路之属吏六廉而毀譽之和氣如春正色如秌奏牘一往與奪随至造物者之外補耳頗不重欲某得官長溪李與羣吏趍走屬下一年于此矣窃以半生之年而老于區々之下職役世而無聞不獲少伸其志是可耻也日中遂嘗以六廉自鞭其後惟恐其不逮三歲之賞非敢望也得偕鐵莖之物随其才分即秋而斂焉此亦造物者之意耳

見陸直講書

自得之心斯有眞樂得之于心以至無待于外而後眞樂至矣此樂之至不生于意嚮無所係着不以物去而嚬物来而笑物之来去無常此樂湛然在耳雖然此自成者樂其無待于外而已非至樂之盡也天下其有求我者乎滿虚之中出為法言德行導發其德性私淑其身吾不為也居在仁動在智始盡其樂焉雖然至樂之盡存乎成物夫得物而成之有數存焉愚嘗嘆仁智之君子其居至樂之盡者何其難得

而未及見也此者來京師望見　天子之學形勢翼翼吞并數舍高明爽塏人之氣又見天下之士接軫而來促膝而共處富有千餘人襃衣博帶礼皃容易壯人之志夫學者如此之盛矣而學者之所寓如此之觀美已有能感人者諸公于此為之出道德布言教導發其才性肅然而師承之愚始望見夆者與學之所寓其目已明其志已壯由是而夆首以望諸公風儀德表使人慨然慕之非特目明志壯而已愚始嘆至樂之盡不可易得而今諸公之才藝適會聖君賢相留意于學者天人之會為之師承而教育之難疑荅問愈久而愈新窃意諸公之樂亦然而生混然以成若經而不可荒若費而不可窮不以人之情有好數而為樂之新故不以物之態有新故而為樂之盛衰真樂之至々樂之盡諸公宜有之愚因言為樂者有三而毋人所謂富貴之樂者不足以語山水之樂逸人所謂山水之樂者不足以語教育之樂富貴之樂無志以外之謂之逐物山水之樂無道以寓之謂之翫物逐物喪已翫物喪志非特志與已喪也其樂亦已荒矣故富貴之樂極而疲潰之態生富貴之樂去而窮苦之態生山水之樂盡而寂寥之態生非富貴山水能使人窮苦寂寥也其所以樂富貴山水者偽故兩外物之樂吾之內物兼有之世之人不務內遊而務外觀乃至喪已與志而莫之悟焉良可悲也夫富貴之樂在性之德有之山水之樂在性之理有之富貴物之在外者固不足以交君子之內而山水則外物之可樂者耳故君子之樂在道有時而即山水者寓其樂而已雲山之阿烟江之湄豈必浩歌遠引與人物絶乃獲其樂哉故山林之幽軒冕之榮皆無足為諸公愛者其知而好之誠而樂之若數與學耳豈復有加于我哉愚之來將與生求為真樂而慕其樂之至者諸公之仁亦當除道以招之來開門以延之入垂手而援之上希夷之鄉獲列于執鞭者盡其願也

與教官書

嘗與閤下窮達異事睽遠良久無緣奉教懷想高義有如昔者獲侍下風而見之不勝眷々伏承朝廷增廣太學旁招多士菁々之莪期在中沚擢用閤下為之宗師使與天下英才從事于道天性之樂何可勝言昔時從遊私心竊許于從者今日之用方次育才上副天子所以教斈之意下慰士議不可後也嘗謂

先王教養人才期之也遠責之也至待之也厚後世多喜教育之名而失其實養之不及先王之所教取之不及先王之所用區〻之名無益于治昔時竊患道德不明而為之論道文章不純而為之說文患其不知先王所以建學之意而因為建斈記以寓其說輒以為獻嘗謂天下未始無才特作之者無其術耳方今聖主追復三代之教育費財以養貴道以教貴爵以取閤下遭丁斯時而有教育之任四方之士聯轡而來小大之材請就矯揉封名錄文以示至公月書季選以求至當如此之類是法而已以為公乎是求一人之公者也非公于衆人以為得其所長乎是得一日之長者也非得其平生有是法矣必得作人之術而行之然後其法不蔽于一曲苟無作人之術恃法以得才則與場屋間何以異哉幸與不幸吾知其不免矣作人才者其猶春工也敛靜非春工之事也動之以風驚之以雷照之以清暘濯之以膏澤然後句者出萌者達好音麗色可愛萬狀閤下之任泛得天下之才而教育之有春工之事者恃法以得才非士之所望嘗謂取之有疑于私而使物議以為公焉斯善取士者也求諸齋衆則有一齋之秀者求諸學衆則有一學之秀者求諸天下之士則有天下之秀者致之以異制過之以殊礼表其文行以示于衆作其好勝之情脹賢樂善之心悱發而志于斈革剽竊之文去奔競之行正偏蔽之道何憚而不為哉褱為生事所累未即奉教嘗謂閤下才氣宜有為者一斈之事愚將略見其萬一故同鄧秀才行輒書所懷以為斈者之賀

代上教官書

天之分予萬物所欲者不可得而加所惡者不可得而損而物之來不必迎其去不必將去來加損非人所與貴賤窮通各于分予之中而安之莫不有遠焉則僕于閤下可以相志矣清泠之濱翠微之麓有屋數間可以避風而有田數畝可以具饘粥出則耕入則養居則斈父母兄弟合并談笑有無涯之樂其自為計不亦是乎不然東塵編之文違華髮之親山馳水泛不遠數千里託于泛〻之逆旅數年如此矣其自為計不亦誤乎竊謂天之令萬物其在外者有窮達之時貴賤之位有多寡脩短之數相忘而無心相失而無情固其理也而在我也其知有先後其德有小大斈者非生而知之又當有志于大人而後已則

安淂不求之人哉故愚者必求諸明有志者必求諸有道然後達耳求諸一鄉無有也則求諸一国求諸一国無有也則求諸天下其求而淂之有以爲己然後能爲親有以爲親然後能為人則僕所以不遠數千里者有是說爲閣下天使之任僕是說而典其求者也不可忘僕尤僕之不可相忘也宜乎示之以德容而使之化待之以誠意而典之閒燕居之側時賜高論開悟其視聽則僕之遊無憾矣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啟

狀元及第謝啟

鄉吏獻書特為一鶚春官奏藝聞在三人引造帝庭再上千言之策拔還桂籍復先萬國之儒上辱聖恩内匙七論竊以堂室如諸夏柱石如羣英法度者垣墉文章者丹雘欲隆夏屋之觀美必謹工師之搜求然後丹雘淂以為文華垣墉淂以為阻固天变不能淩暴人亂不能窺竊然而材或不備則不可與防不虞材或不嘉則不可與圖無弊是以聖人之取才也無類聖人之育材也有方其才無氣則用之難乎有為其言無德則取之難乎有用將致其才行則先養其氣于剛大將致其言語則先育其德于高明使之致思以勝其所聞則其德守天使之滅私以制其所徇則其氣守性始有當世脩明之士能為先王輔相之人行止在我而不在乎人此道所以行富貴在德而不在乎物此德所以立讀書萬卷窒學蠹魚之死生食祿千鍾亦同箪食之淂失囂然為我幡然為君文章足以為丹雘以其有德以立言法度足以為垣墉以其有道以制行先王之澤褰熄後世之風陵遲

沚中之莪帰爲陳根山下之泉出爲行潦其徳昧于然否其氣趋于窮通言不以物来而鳴才不以事至而運青衿不見慢嗟三月之何長白髮已生尚恨一经之未完性命之情淪溺于陳迹口耳之夆纭紛于異端俗有不能異之憂才有不足用之嘆方悲此属蠹六藝之空文何幸吾君寤千年之曲見論升以舍作異其才行盡新書黄卷指天人之遂收残旧書夆青天披雲霧之深道徳之统夆以兩端礼義之序弥于萬類慶小子之有造慕壮夫之不爲至使空〻之鄙夫化爲濟〻之多士小者大者薪之槱之昔欲求心既幸孔门之受今兹行義又蒙庸構之收柢荷寵灵誕膺荣幸此盖伏遇主文内翰先生闳下士類取法儒宗净名中閑性天下臨文軸其識如鑒以器取人妍媸之形見笑見嚬圓方之材爲輪爲桷乃若無似亦皆不遺爲赵齋庭之一飛與逰禹门之三級徳辭異望誤傳江夏之無雙策玷宸聰遽擢平津于第一宜其柔氣以御事育徳以應時愼守士規勉送官計上酬覆盖之徳次答生成之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府學解元謝啓

爲道而夆則何羨乎紆朱爲貧而仕則何慙乎擊柝焚膏继暮誓穷千古之精粗裹飯候明請較一朝之長短彼此時異行蔵道同金有滿籝豈勝一经之教子田無数畝宜思三釜之洎親南去千山西来六載爲道不爲利惡求龍断而登之趣時不趣人羞遷墦間之祭者以故雖逢赫〻之盛知以接泛〻之道旅無以陰相其天樂何其數窘于身謀豈謂上遊亦收片善伏惟某官其仁足以度物其智足以照人中閑性天下臨文軸圓方之材輪桷于刃下妍媸之形笑嚬于鑑中何幸空〻之鄙夫輙先濟〻之多士一晩三倍自慙未足以離羣三年一鳴頗此何由而驚衆

南劍州解元謝啓

辭去何缘擬作西廱之鷺帰来亦分知爲南海之鵬行止非人所爲得喪在予何累受性具直與世闊踈謂古人所謂徳者要之所得無傷乎心謂古人所謂行者要之所行無害乎義規〻俗態勿容毫髮于胷中蕩〻道情可置江河于度门方圓周士之肆邊幅漢儒之蒡雲山竹溪或浩歌而往春花秋月或大醉以遊竟来無物引去有誰天籟自鳴何求于金石虚舟暗觸無意于風波謂不能直情而或隠忍以私則

其有動也非情之和謂不能遂性而或矯拂以僞則其有為也非性之正上推小廉曲謹以望天下之俗故秦之士也拘下飾姦言僞行以固方中之人故今之愚也詐忒待屑々之末節乃詆闲々之大方伏惟某官人器之内受而不遺心鑑之中見其所抱遠移嚴牒発揚小材屡頓弊廬感励後学收青衿于城闕舒黄卷于黌堂講道南来承以多士献書西去出于羣英斗下夜明孤鋒艷々雲中秋静一鶚軒々臨義揮毫雖慙千慮之所得因風展翅且慰三年之不飛其進疲駑以酬榮范

賀正與監司啓

百華燈動明庭已楽于稱觴萬宝春回寒谷已煩于吹律楽土雖廣欢心所同伏惟某官元善長人忠誠許国才與時行故其政可以成物恩随天施故其德足以佐王兼臨兩路之人民楽光以已同享三陽之福禄本自于天拜壽無緣泣官有限

謝発運啓

東来蓮幕幾輸三月之勞西去鶚書輒厠十貟之幸移文忽及稽德尤慙伏惟某官走筆萬言讀書千卷道足以致主而不自以為至才足以過人而不自以為多退託高明発揚愚陋具貟越府已垂下庇之恩應詔舜朝預出先容之力願励師学康酬已知

謝判監啓

帝綸忽降于遐封天澤還沾于微品越侯幕下幾寘于賓筵虞帝庠中遽忝于師席幸免簿書之多事擾擾紅塵間尋簡策之微言悠々白日造道則未具貟豈能伏惟某官處當時儒重之官抱庶士師尊之業無倦之教則六德所発至于六舞有造之学則一言所視期于九年自省迂踈安能副貳才仾賈誼對言無補于先王性慚仲舒講義有慙于諸子宜其驅策駕下討論古先内求經学之依帰上副義方之教育

謝澶州韓諫議啓

虞帝上庠既孜孜于養善魯侯泮水又汲々以承流書有同文学無異趣篆刻之技壯夫不為道德之師小子有造此澤微矣斯文殆哉襲蹈以為辞章牽制以為典礼以行已為固以徇人為通風俗已行圣矣有作景置百家之小説発明々古之微言圣讀庸行心稍收于城闕秋声春舞性方適于黌堂雖多科第以招延更重藩垣之協賛伏惟某官道義足以致主仁智足以育才出補太原雖非長倩之意招来下縣

又有文翁之風庠斝之斈丹雘一新鄉往之儒書劍交集使車纔下遽馳敎育之声師席雖登誤寘迂踈之斈以今之倡者可謂甚美而世之學者未知所安聰明則溺于最高愚下則失之不及或爲嵇阮之絶物或作中韓之害人反言孔孟之可疑莫省老莊之所致幸蒙眷〻之命粗通區〻之懷大鳴小鳴但恐此声之未至半教半斈且欣吾道之將成

謝賜詩表

賜臣等之第其名已顯賜臣等之服其身已榮賜燕以盡臣之歡賜金以加臣之幸重〻寵数佩服雖忘亶亶宸心優隆未已俄聞星使疾驅靈囿之中忽見天章榮照清樽之上辞掩金玉翰生風雲拜受戰兢懷帰榮耀中 謝 竊念臣等下肩一介之賤内服四端之榮未輸犬馬之勞先享雲天之樂豈意更玷仙藻益光凡流恭惟 皇帝陛下道貫三才德通萬類忘言而復則模之以皇貭肆筆而書則雕之以唐文生于沚中者則使發爲殊英出于山下者則使流爲巨浸然後形見樂育之意詠歌作成之才垂圣訓之文華惇士風于高美瑞光四座藹〻春空之雲欢意一声呦〻平野之鹿臣等方筮以仕宜書之紳愼守士規勉從官計動靜後思于帝作死生誓報于天臨

謝賜燕表

唱名中禁旣霈皇恩錫燕上林又將睿意誕膺榮幸祇荷寵灵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常嘆才難不憂道遠推至誠而樂與開數路以兼收堯心所宅則如輕重之在權舜目所過則如姸媸之在鑑將欲驅馳其行藝且先鏤刻以龍光廣推湛露之恩徽及菁莪之品敍具陰陽之和氣樂通天地之至情待之以敵主則盞斝交飛陪之以從臣則金朱相照恩袍色動迷芳草之依〻仙籍香浮引薰風之拂〻竊惟臣等之卑賤何幸聖朝之優隆雲上于天果沾茂澤魚在于藻莫測殊欢相與盡心佩服鹿鳴之礼各思報上嘔歌天保之章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表

論性表

臣聞圣人之職既以裁成天地長育萬物居率鬼神統制四海為大故其所斈不宜滯于離析章句辯說義理為志必有以見天地之大萬物之衆鬼神之幽四海之遠不能出吾大道之中然後其斈可以絶焉而上自天子之尊下至匹夫之賤皆有是道曽無餘欠悟在俄頃之间苟或不悟蓋雖多歳月窺陳編博古以究無窮之理譬尤捕月于水中終不可淂臣謂陛下能体此道雖其緒餘足以陶鑄堯舜臣今輙言其端而用　陛下聦明睿智俄頃之间自然頓悟默契反本復始然後出供萬物之求無不可者章句之義可以不講而自解事物之変可以不思而兼應孔子曰神無方易無体一陰一陽之謂道継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夫通天地萬物一神通天地萬物一易通天地萬物一道無方之神無体之易無乎不通無乎不由之陰陽三者混成未常相離一切幽明之理乎其中堯舜淂之以為帝文武淂之以為王仲尼淂之以為聖老子淂之以為仙釋氏淂之以為佛天下之人日用而不知有知之者未必能見之有見之者未必能為之方外之士寓于形聲動用之间以接斈者蓋癸亦不知耳臣願　陛下時于萬机之暇宴坐之间遺外物我内視而反聽當見此道非内非外無近無遠含容管攝天地之大萬物之衆寂然不動則其孰可名俄然有感則無乎不在誰無此者惟聖人為能不以物累形不以形累心不以心累徳其心常静而虚常虚而明故能独体此道以馭天下物来而應事起而辨何則萬物之情靡事之理起于一体故也惟賢人能當斋心誠意澡雪疏瀹不使纎埃微垢有玷乎光明然後日進而体之惟下流以物累形以形累心以心累徳傷懐染污遂至喪失與一物無以異　陛下生而知之豈待愚臣所言然後悟然而臣斈在　陛下左右不敢默〻思所以為献者莫先于此惟　陛下憐其志而恕其狂妄之罪不勝幸甚取進止

辭免太常少卿表

臣頃者誤被採擢歴守二史行及一年陳述拘文不敢思出其位時有論奏方愧無補政事之萬一復蒙

圣恩進次太常竊惟此選藝通礼樂職典天地參定論著必資成斈如臣之愚豈足以當之所有試少卿誥一道未敢祇授

謝除兵部侍郎表

僉奉 帝命恩及九卿之貳特聞 天語服加三品之章寵擢疲駑光華側陋中謝竊以武部總五兵之政昔列中臺夏官持九伐之权今帰西府以長屬處德之小大以权正雜資之淺深聞命既優俯躬益愧臣謂仕貴行義故忘乎勢利斈必爲忠故略乎緒餘雖乏高明之資稍知內外之分但務竆通而從道豈移去就以隨人義弗苟容理當順受瞻堯彩俯逮一期下典漢儀僅周三季治職雖縻于廩秩積功何補于涓埃乃被綸言更超蘭省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酬萬變以淵靜承六圣以憂勤發天光而繼明作人才而輔治薪楢皆用浮沉弗遺誤容一介之頑蒙輒率四曹之豪俊兵机不典雖無揚氏之戰功時事可言當有常生之論諫惟恐中廢于至識未能上荅于洪私無任感天荷圣激切屏營之至

謝除正任兵部侍郎表

率屬貳卿愧無智術正名賜誥忝有恩光弗俟兩周

微賤遽登于法従豈期一介光榮輒辱于宸知拜寵若驚揆才非稱中謝竊以古人之有爲也趣時而不趣人君子之見用也仕道而不仕祿道合則從而無淂喪憂虞之愆義在則守而無低昂觀望之心不淂已則通之有權無奈何則安之有命惟知古意之可適不問時情之所趍是故名利之境位要而毀來權貴之門迹疎而謗往寧復希慕已甘退藏待罪未蒙苟容非據何幸大明之旁燭乃更顯植以重榮冈省疲駑仰勉寵數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運大功而造物操要術以臨人謂其偶出於殊科亦以屢更于要路果使循常而進秩安能勸學以移風姑指三月之常程聊示一人之春意進才能于不倦知名分之非虗岳言未奉于明庭特蒙舜季春信自回于寒谷豈待鄒吹 誓傾忠孝之懷期報神明之造

謝除禮部侍郎表

被詔司戎席尤未煖更書典禮命復惟新慶謝交興恩榮繼至還顧胷中之淺薄仰慙分外之光亨但益戰兢莫知報稱中謝竊以六部之有禮其尤四時之有春職名甚華曹務尤簡貢奉所責則慰後選之望威儀所資則開名分之門惟寅足以業宫惟清足以

燭理豈意貳卿之要任乃及承斈之微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率由舊章紹復先業質文救弊乃欲做唐道德同風豈容在魯節文仁義之実潤飾治功之隆但須宗伯之能承焉用先王之難致如臣之愚誤當三礼之副輒居四曹之先才未変通恐作越樽之祝斈雖孤陋知非祭塚之儒內著至誠上酬洪造

議北郊表

臣切謂先王之礼蓋緣人情時事而制時事不同人情或変先王知其為礼不可期人以定論也故曰礼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三代之礼應時而造可則因否則革要之適宜而已周以夏日至有事于北郊方是之時惟誠之為主惟質之為貴其戎路也未聞有今日之兵衛其告廟也未聞有今日之肆赦告廟朝饗登樓肆赦惟厥二事最煩耳勞臣謂王者之事天地當有隆殺今日苟用南郊之儀北郊攝事北郊之歲亦親有事于天則以宿廟朝饗登樓肆赦諸軍之賞百官之賜歸于南郊之時不為之北郊奏告必簡其礼兩宿于殿一宿于郊時其祭服節其儀物庶乎其可也不然必以五月之炎熾而詳為是三者則恐介冑軍師法衣文武流汗浹背誠意倦怠驟雨俄至忽遽失所誠非人情所安切恐北郊之礼一舉而遂廢則復為合祭矣苟為合祭之無義不若以義起礼而用孟冬之愈也何謂以義起礼臣謂冬日至一陽方生天德用事所以報天夏日至一陰方生地德用事所以報地此其先王用二至之義欲苟謂盛夏之月必難親祠則惟十月之義足以代之故說曰十一月天與萬物造始之時也宜大報天十月地與天代終之時也宜大報地方是之時天氣上騰則不復事矣地氣下降則代有終焉昊天有成命二郊同歌一詩之辭不言地蓋天無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地不敢有其功而歸之天焉故也十月之用既不失義而其用八変為數用函鍾為宮其地用下其壇用方其牲用黝其管用孫竹其舞用咸池其瘞用泰折一切象類與夏至無以異然則合祭豈足以議此哉何謂合祭無義祭地之礼形色名声皆用天類特使地從祀耳地祇安得而至哉是未嘗祭地也故曰合祭可罷孟冬可用或謂臣曰唐用孟冬有事于神州今以之祭大示不亦異乎臣曰大示之有神州尤昊天之有五帝以孟冬祭大示使之從祀可也安用獨祭哉謂臣曰孟冬之祭地不見于經果可用乎臣

曰用夏日至礼也用孟冬義也以義而節文即所謂礼何必見于经而後用哉用孟冬而無義則與正月北郊十一月合祭復何難爲非臣所論也哉謂臣曰十月祭地十一月祭天先地而後天古無是礼臣曰夏至日祭地冬至日祀天是果先天而後地乎祭時惟義之所在不問其先後恭惟　神考祇事天明講明千古之漏典未之及行以俟今日　陛下長慮祭于淵静之中責其可行恐其或廢故容群論曲拆從宜不必執一愚臣輙謂夏日至苟不可親祠則惟十月尤有起礼之義可以進爲以備　陛下之採擇干瀆聖聽惶恐待罪

乞外郡第三表

恩未蒙于俞旨義有愧于私心幸逢　上聖之包含容有小臣之冒瀆然省己盖存于去就奏言遂至于再三雖叨九列之恩榮何補四方之風俗况臣徘徊京局偶玷八還荏苒歲華忽逾一紀白頭兄嫂海角相望笄冠滿前婚姻事起計方窮于桂玉竊有望于旌麾不揆妄陳庶幾必得三刀作夢雖向湖山四海爲家豈離雲日伏望聖慈再賜俞允

謝除潁昌府表

五章上達屢瀆天威一節下臨特承睿旨權領近籓之重職加延閣之華聞命雖榮省躬惟愧中謝永惟微臣今日之遇爰自　神考昔時之知因緣接武于禁途荏苒年于省闥以徇物則失道故其學不爲利名而用捨以趨人則失己故其氣不爲權貴而低昂是以利名之地居易而樂生權貴之門取疎而閒至雖負　神考之頋遇尤念古人之行藏況遭病以妨賢兼緣親而避貴故瀆天聽願臨郡封伏惟　皇帝陛下至德兼容大明旁燭聚謀而爲善故不遺乎愚智合羣情而爲公故不間乎親踈吁俞常出于無心矜察重違其有請幸領須宣之任難忘化育之恩廣漢之得事情用當尚恕延壽之依古礼行必從宜内策疲駑上酬神造

謝除知青州表

舜建牧以分州周辨方而同利始號東秦之奥壤後更北海之雄都斥大封疆廣引諸公之士并吞海岱遠臨八郡之權共民盖記以賢才報政豈容于霸術責撫綏而尤重荷付畀以非輕中謝頑鈍晚成直方寡與分乞甘于貧賤時幸遇于亨嘉奚補攸司費中臺之日月乃如所欲領東夏之旌麾此蓋伏遇　皇

帝陛下以仁徳守成以孝思継志爰念　元豊之造
士弗棄　泰陵之従官名正上卿恩留内服更膺出
守之礼命仍拜徃諧之訓辞入境覌風平易必先于
政教下車須詔富饒當本于農桑中励篤村上酬洪
造

謝賜曆日表

史官推歩允協天行藩郡布宣欽承詔示中謝窃惟
萬化散殊自冥罔而造五行終始由元本而分月有
小大之期時有長短之刻理有衰盛数有吉凶生乎
二十四氣之変更存乎三百六旬之周復明法既定
大端可推故先王造曆于歳終惟康局授時于春首
妙筭不差于毫髪逆知乃得于璣衡此蓋伏遇　皇
帝陛下推黄策以迎祥行夏時而頒朔天地失宜則
為之輔相陰陽錯行則為之裁成拜賜光榮推行兢
業當令人事避害而就利仍與天時致和而去乖其
効微勞以酬洪造

謝賜　神宗皇帝御集表

国史移文旁逮侯藩之遠宸衷傳旨仰膺御集之新
何殊堯典之文章乃嘆　神宗之述作篆曉香而拜
賜滌塵慮以開緘雲漢昭明河圖煥爛訓示千古榮
生四方中謝恭惟　神宗皇帝孝本六経治超兩漢
無情應物運乎精神者一十九年有義建功存乎篇
章者八十八策雖去道揆尤為緒餘文思之生自乎
杳〻冥〻体要之立帰乎浩〻噩〻秘以篋笥傳之
子孫恭惟　皇帝陛下孝欲廣声孝懐貽典深惜一
言之散失旁求百辟之收藏遂致成書已名延閣莫
能測海休誇金鑑之文曾辱賜詩如見瓊林之使畏
高明而百過究微妙以三思雖默〻以懐恩但區〻
而望圣

賀元旦表

三陽祐徳之初辰萬寶逢春之始旦峯是盛礼會于
大庭東備藩垣徒致魁杓之下北瞻卿士難陪儀衛
之中思欲飛馳喜従抃躍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篤
孝思而継統謹礼文而守成朝色晦明佩声登降周
詢風俗同出一家交上国書坐覌四海曾拜壽觴而
共慶尚懐天語之同休上下雅音想見清都之宮殿
往来法服夢遊太古之門庭就堯日以形留恭虞賓
之贊賀（一云未能近綴于虞賓且幸遠瞻于堯日）

太后受冊賀　皇帝表

寶冊具陳肇稱盛礼鴻名允正式契羣情凡在照臨

率皆舞蹈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道隆今古德貫天人纘七聖之鴻圖曆萬年之宝曆念付託既承於哲聖携持乃自于元符天下帰仁雖著謳歌之美禁中定冊实推賛助之勞恩既極于難酬義必期于有稱囙心則友用殫昭報之誠制礼有儀曲尽尊崇之典益顯曽沙之慶永嚴長信之居命渙九重欣交六服臣備員法従遠跡藩維仰望天庭莫覩上儀之奉伏膺詔旨惟均庶類之懽

賀太后受冊表　劉

寶冊具陳肇稱于盛礼鴻名允正式契于羣情凡在照臨悉従鼓舞中賀恭惟　太后殿下懿柔毓德仁儉敦風日月齊明早儷　哲皇之聖熊〻應兆継鍾越國之祥廣陰教于六宮播徽音于四海暨聖神纂囯之始有廉幃定策之勲道既協于姜任位宜隆于馬鄧囙心則友用殫昭報之誠惟帝念功益盡襃崇之典丕顯曽沙之慶永嚴長信之居命煥九重欢交六服臣備員法従遠跡藩維莫獲覩光第勞頌德

演山先生文集巻第二十六

演山先生文集巻第二十七

表

賀復湟州表

継志事者莫先乎成能纘基図者尤戒乎慶囯俄聞詔旨再收河湟遂振德威旁怖夷狄中賀臣聞在昔漢唐之旧境乃今羗胡之遐陬自天宝盗據者凡三百年至　裕陵思復者盖十九載　哲宗神断而往取戎王誠服以招来方欣犬馬之羣已参冠帯之俗恭惟　皇帝陛下神武行于不殺道化通于無形述先志之未遑追成功于既廢取弗血刃期于滌隴右掃除已起秦人之煙火関東舞蹈空思魏闕之班聯

賀五星循軌表

元英垂象杳〻難諶睿德通神昭〻易感早聞臺上在衡之史俄奏天中循軌之星迩遐欢呼夷夏瞻仰中賀臣聞惟元氣混而為一物在天道散而為五星或視治乱而為妖祥或縁得失而為逆順今既不差于度数茲乃有符于聖神迭播四時曲成萬物賛瑶図于有永兆眷筭之無窮顯相自天灵承惟聖恭惟皇帝陛下奉三無而寅畏通九有以中和民望堯天囯齊丕政連珠環極而無陵犯之道同晷昭德而有

盈縮之時作協氣以橫流間灵光而下照百官稱壽遥思日下之班萬国向明俯唱海邊之俗

賀德音表

熈事告成神灵底豫鴻恩俯暢華夏交欣凡預照臨皆聞鼓舞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圣自天縱孝由生知導制揚功蓋盡丕顯丕承之美慎終追遠致兹克禋克祀之誠當両宮祇見之初乃大政惟新之日爰數蕃渥式闡先猷受福無疆與民更始好生育物豈惟流澤于一時教愛同親抑又可移于四海臣誤領承宣之任幸逢熙洽之期繫跡齊邦空想充庭之鷺游心親闕但思向日之葵

又表

内殿寧親已記告成之礼中臺飛牒遂推報本之恩遠迩交欢人神均慶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嗣復实資于舜孝撫綏良出于堯仁祖述大猷率循前圣時瞻天目之表日閲圖書之文捿託未嚴規模尚陋惟致工巧可舒孝思結飾增隆经營益壯奉睟儀之渊嘿即宝宇之光華 神考方安似樂作紫微之所物華將遂如雷行青帝之時其今衆慾皆革乎私心以示餘澤尤被乎後世仰惟報德之眷意俯作望雲之

頌聲

賀復鄯州表

詰尔戎兵進分三道念我土宇收復五城昔與今還何煩血刃始抚終附更致壷漿瞻仰皇威懽欣輿議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以孝循堯道以德廣文声方圖日闢之功乃選鷹揚之帥揚塵西去氣吞隴右之残羌拓地東歸圖上湟中之故壤薄華夷而共慶鼓威愛之兼行萬里捷書雖喜龍庭之報百僚賀表徒思鳳闕之班

謝除知庐州表

九郡為連既領齊藩之符節三年易守復持楚部之旌麾拜命若驚撫躬何幸即趋淮右道不出于都門益遠天中夢徒飛于象闕中謝粤惟庐子之啓土爰自秦人之作州晋魏之時其為鎮甚重吴越之俗其為風略同潛直斗星之六度屹起金城之四圍庭少造辭鼓鐘可樂撓多滯穗蝗盗何憂善最易修恩荣難報恭惟 皇帝陛下以獨斷宅萬事之統以庶務器四科之賢内有公卿汝為汝翼外有嶽牧于藩于宣乃屈大邦更崇小智始以有懷而得請仰荷宸私今其無術以承流俛思帝訓明茂者輔翼之以義理

勁躁者節文之以中和其罄淺能以酬洪造

謝除知鄆州表

恩出天中誥移汶上六司頒詔遂違淮右之諸侯九郡作藩已撫山東之兩路 中謝 在昔皆歸于兖域至今復遂于榆林廛居魯國之旧封峻接泰山之巨鎮雄起兵民之盛富資林藪之饒何幸淺知乃膺重寄恭惟 皇帝陛下運至神而不測推大德以無私遠近兼收而浮沉者弗遺取捨獨斷而邪正者已判以 神考擢處甲科之士以 哲宗引居法從之七年委曲保全始終持挈取其心迹匪他之小器付以民物甚繁之大州永惟循吏之流風必施于政允紹先王之遺化俟作其民式報洪私益惇末孝

謝宮觀表

考言章之數奏宜竄遐荒荷聖德之寬容尚留真宇 中謝 惟臣微起孤生榮升禁從出佩諸侯之印坐持連帥之符頒詔十行蒙恩三載事嘆人言之可畏福訟已求之不周更復何云姑陳所幸素抱尋真之志方懷還累之謀未獲因緣乃何幸會許回頭于紛擾容竊祿于優閑恭惟 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載當擬遐遺之士尚貽兼愛之仁華以天章優之月廩供職湖山之境棲神仙聖之宮一篆香清獨上朝元之殿閣萬緣念寂誰攀應世之衣冠但思罔極之恩宜祝無疆之壽

謝贖金表

始恕前愆尚留道館再陳餘累秪屈金刑宛轉恩臨重荷乾坤之覆載優游官守寄移洞府之光陰齋引天香念緣帝渥 中謝 恭惟 皇帝陛下以中行之惠數及疎遠以旁燭之明格知幽深責弗求周過惟從宥雖號淺末亦蒙撫存法既用康雖悔莫追于一失德將欲報惟誠可仰于三無長守右銘毋忘中佩

賀廣西路奏溪洞納土表

莫測中天潛運懷柔之道化果聞南帥具陳獻納之蠻封宸殿拜章衆隨班賀琳宮望聖獨與心言不必兵師遂能闢國數百年之隔絶幾萬里以來歸越在熙朝實為盛事 中賀 恭惟 皇帝陛下允文允武旁暨遐陬乃聖乃神丕承先烈故夜郎牂牁之入土如青海積石之來王有感必通無遠弗屆數要荒登于地志富矣方輸語音咸諭于王言善哉夏變蠻限洞霄之睽阻徒瞻天闕以懽呼

賀日月交不蝕表

渾天占象淂交會之嘉祥宸殿拜章仰休明之盛德奉萬年而稱慶率四海以观光间散微生欢呼盛旦（中賀）惟日月往来于晝夜故乾坤变化于春秋時以氣交晦而体合潜布粹序寖移衆多然其泛晷之有短長所以循度而有南北或入蝕限乃干曆書雖以相過而不淩尤之各行而無忒盖有所感遂泛弗違恭惟　皇帝陛下誠協二儀仁周四海中環輔佐之至德外列贊襄之賢明故致天文亦符治象道雖同而兆告壤既見以何傷克用善良無周王之辛卯益加寅畏有唐帝之開元是必告祥尤宜帰美適守琳宮之職徒瞻金闕之班

謝轉朝奉大夫表

事功及考帝告来頒睿意降綸但祇所训间更两載獲依祠館之煙霞荣陟一堦幸用禁林之日月自顧微生之孤立何當盛德之兼容（中謝）此盖伏遇　皇帝陛下以堯仁溥愛于多方以舜智泛覌于庶類不以人非而遂棄不以自貽而不收雖係罷休尚泛叙進謝恩北望徒思天闕之班聯祝聖東遊惟懇洞霄之仙聖

謝再任宮觀表

三載告周將違道館一封淂請復荷皇恩恒有官箴間無吏責愧徒糜于廪秩省何補于公私舍券弗遺懷蔵罔極（中謝）此者伏遇　皇帝陛下以至仁兼愛乎遠近以大智旁覌乎智愚新植遷宜浮沉具載頓雖一介之可棄謂亦三朝之所收以故禁直增華真遊絕畀忠誠易感尚存魏闕之心造化難酬但仰堯天之日

皇后受冊賀　皇帝表

飛龍在御于昭乾德之光宝冊揚廷允正坤儀之位礼行宮掖慶浹寰區（中賀）竊以有為之君皆資內助之德釐降于嬀汭遑英成虞舜之勲来嬪于周京姙姒輔昌岐之業恭惟　皇帝陛下膺太平之運体上聖之資奔政施仁澤雖覃于萬宇齊家治国化必首于六宮循盛夏之吉辰率長秋之備典自天作合昔占沙麓之祥申命用休今極椒房之貴永隆萬世之本茂對三靈之欢臣叨列泛班欣逢盛事偕四方而来賀雖阻進趨祝萬寿以無疆但知鼓舞

賀天寧節表

大時默運九乾開弥月之祥上聖篤生四海祝參天之寿（中賀）竊以数能總物出臨水旺之鄉道可摩人

生值乾居之所果淂大智能安庶民電遶宝樞虹流華渚恭惟　皇帝陛下兼愛之仁並乎堯舜混成之物同乎羲軒百蛮就日以　覌雲九譯梯山而航海仰祝南山之固遥瞻北極之尊方當守職于琳宫未獲奉觴于金殿

謝除知福州表

引南国之旌麾初臨民社跂中天之雲日深荷恩榮重握兵鈐顯居民表當審操修之術庶堪付畀之權（中）謝仰惟　皇帝陛下道世會通圣能微顯堯文訓士常覌雲漢之為章周制因時每味眷思之作則詳宣德意率屬以先周布詔條承流而下帥提由義勇建一路之州鄉鎮撫恩仁中樂三山之形勢寵任唐堯之牧慙虧黃霸之能其策疲駑以裨神化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表

謝賜貢舉勑令表

聖神纘俊肇新貢士之規郡國承流幸拜成書之賜（中）謝伏以自古在昔率賢與能蓋將圖輔世長民之功故必嚴循名責實之法既因時而損益亦視道之汙隆逮于甚盛之期式備不刊之典恭惟　皇帝陛下多能天縱盛德日新昭回之文斧藻萬物淵懿之斈表章六經首善京師化成天下念　神考選才之制資成周致治之方遂推善述之心爰下增修之詔參稽載籍數繹舊章條目纖微慮無遺策規模閎遠率必要終臣貢自先朝擢多士微生遭遇明恩已愧于難酬嗣聖緝熙成訓復叨于寵錫退惟幸會重積兢榮奉以傳家敢怠為儒之業勤于勸駕庶逃曠職之愆

謝賜曆日表

舜璣觀象察四序之變通堯曆授時示三農之早晚廣宣寵命敷錫多方（中）謝竊以九會復元積數起周天之運六觚為揲考時推成歲之宜蓋預課于清臺遂迎頒于率土恭惟　皇帝陛下德合乾坤之覆載

明齋日月之照臨總百聖之豐規新萬年之大紀令將更布輔成泰道之亨仁不遐遺宅及炎陬之守臣敢不仰遵睿訓俯薫農時俾知稼穡之期率躋富壽之域

又表

寶書誕布將開獻歲之儀新曆迎頒蓋謹先天之令宅靈斯至歡抃交深中謝竊以軒策迎長首四時而布度舜璣觀象齊七政以當天分纏離啓閉之徵次弦望晦明之序法皆原于聖作理實重于農時究觀歷代之豐規屬我奉元之大統精研祭斂獨高南正之先離候變通不在北平之下況廣陶于聲教宜均被于幅員恭惟 皇帝陛下廓日月之重光合乾坤之大德巽而申命恩灵溥達于中區革以明時節令一新于嗣歲臣敢不仰遵聖訓恭授人時撫千里之封疆生成備悉勸三農之稼穡早晚周知誓殫頒布之誠仰荅裁成之造

謝賜五礼新儀表

樂為告功已備八音之奏治緣明教又觀五礼之文頒賜既榮推行宜敏中謝竊以天理自存其物則人倫孰久于情文先王明其物則而為之儀因其情文而為之制是故其制雖嚴而難犯其儀雖多而易行秦緣衰亂之末流遂失詳明之大意奢儉踰節僭差失中幸逢元后之聖神能積歷年之德澤雖務釐正尚期集成恭惟 皇帝陛下恭圖承萬世之休事業追三代之盛以古為宗則以道為本以俗為鑒則以時為權紹聖臨軒曾詢後造之士政和繼志方選討論之官相時之變通沿情而附制收斂遺逸補正殘餘斷以天心裁之宸翰今自義起古隨意存倣舜以修豈憚五年之數望周而繼何妨百世之遙

貴妃受冊賀 皇帝表

寵出宸衷春歸邦媛陰贊六宮之內治顯處四妃之首班備舉彝章誕揚寶冊歡慶方傳于寰宇華光已照于宮闈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論天下之治則本乎意身叙官中之聯則風乎邦國乃眷求于婦德將家補于坤儀淑哲淂人尊榮亞后女功留志不辭絺絡之衣帝子應時已作熊羆之夢惟臣式守承宣之節難趍舞蹈之庭默感微情遥思盛禮

賀燕樂表

樂府更修咸備八音之美政庭按試悉收萬物之和文以中声頒于烈郡宣一人之睿意通四海之歡心

中賀竊以雅頌大成聖神高致盖非一日之能積是必百年而後興累聖繼承歷朝因革鄭衛不作觀和有為恭惟　皇帝陛下聖㝡以能法根于道超則侔天而淵默乎言意之表俯則應世而優游乎名數之間泛歌天地之呈祥兼播帝王之崇德具五禽而不欠散六感以無淫部下審音已失遠夷之器堂中侑食如臨太古之庭朝野感通人神欣抃

賀天寧節表

道既還元正在乾居之月數能總衆適當水旺之時康濟蒸民上天鑒意篤生元后下国依仁瑞色橫空仰北斗遠樞之電歡聲動衆擁南山祝壽之人式遹大覺之勝因廣結長生之妙果前期一月僧徒萬衆讚揚惟保于蕤圖吟詠已窮于貝葉恭惟　皇帝陛下永協周卜高攀舜遊來為來崇顯々持盈之主如升如至孜々歸美之臣惟臣睽遠闕庭承宣海徼率先七郡欣隨漢嶽之三呼想見兩班祇服堯階之百拜共表緝熙之功德以壓淵默之聖神

又表

孟冬浹日兩儀開八葉之祥炎曆良辰一聖應萬年之會虹流華渚電遶寶樞果有真人克持盛世九譯梯山而航海百蠻就日以占雲樂見士民恭聞釋老已演秘密七俱胝之旨乃贊祇耶三大劫之修恭惟　皇帝陛下道等羲軒仁肩堯舜斡旋乾蓋以庇人寰發越雲章以明世務天人協意維持北極之尊夷夏交驩瞻仰南山之固惟臣雖任承宣之職尚拘疎遠之邦舉屬惟先兢作山呼之拜瞻天非遠獨思星拱之聯

賀陽德觀瑞竹表

脩竹未栽偶勞睿念至神已感遽引芳根豈惟上下之同流乃見天人之相與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造化在手本根自天梯航之蠻弗期而自至儀唱之俗不令以胥然萬寶誰尸百嘉或使歲次政和之夏觴臨陽德之宮餘景雖佳此君未秀碧桃溪上方闢天子之音丹鳳林中已協羽人之夢五百未離于天圃三千已產于龍孫豈在人為實惟神化猗々有相尤可比于封侯蕩々無名又安知于帝力

賀嘉瑞殿進蓮表

殿踰七紀昔薦嘉祥蓮產一枝今如舊物不厭累聖同根而連實譬諸殊芳共幹以駢華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聖神潛運于三才中和旁育乎萬類無遠不

屆有開必先圭合內赤之眞陽日現下承之灵氣青嶺瑪瑙大和水精木字天書金花地湧有是非常之物實爲甚盛之朝更儀瑤池並垂仙艅瀟湘風靜比肩鼓瑟之娥英河漢日明携[illegible]渡橋之牛女何異隻頭之推秀乃明一揆以承休天瑞遽呈不俟東封之後臣心欣賀莫知北面之遙

謝賜元圭批荅表

臣某言准都進奏院遞到禮部雕印　御製御筆元圭批荅并羣臣議及考驗狀共五冊賜臣者則天體道堯莫能名制器告功禹惟不伐中抱一源之眞大外環四鎮之灵山其孰主張以更久遠託迹暗竄于唐漢待時潛望千犧軒果會眞人克揚神物（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超百王而制法本三代以趣時裁天地之生成相陰陽之造化乃淂珍符之大亦存至道之微体用輝光質文并合方當四海混同之日況值一陽來復之朝時合顯以難逃人欲藏而莫淂揆古文而並契繼寶鼎以爭光祇往路朝顯膺天命積三千歲可昇其譔傳億萬年自今以始付之黎獻講以高言方鏤成書乃頒列土祕藏篋笥已增桓穀之光披玩規摸如淂雲雷之澤

皇太子受冊賀　皇帝表

恩入東宮已拜建儲之制敕行下國遂生遷善之心登長子之元良舉阼階之盛禮慰華夷之視聽安宗社之本根山亦同呼雷方作解（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寡受三天之付昇顯膺一氣之生成玉葉繁昌仙源宏遠茂積訖々之慶潛開繼々之祥少海含容方見納川之量前星光彩已餘燭物之輝闇見無邪撫監有託既進師承之三善宜釋氏雅之百非衆協一聲皆賀重光之在日獄室四海並歌生德之無刑

賀皇太子受冊命表

敕行下國儀開沛德之書喜報東朝已拜建儲之制慰華夷之視聽安宗社之本根望重恭欽聞增欣抃（中賀）恭惟　皇太子殿下離龍樓而奉詔還鶴禁以承休入有保而出有師聞正言而見正事無怠寢門之問有勞賢苑之思蘭殿尚新桂宮已麗前星在上自露照臨之光少陽方中正含發育之德尚係海邦之守未諧朝路之瞻謹奉牋稱賀

賀諸州軍祥瑞表

帝德難明正一心而有感化工莫測華萬物以無為高下志通崇卑氣合顧此洪纖之呈瑞出彼幽明而

應誠（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四海依歸三天付託惠泱鰥寡恩周鬼神混合天人之兩途含孕陰陽之一氣覆蓋之內蒸作冲和動植之間發為奇巧地報寒泉之湧醴林喧甘露之凝珠龜目何多鵲翎尤潔花雙頭而吐艷木連理以垂陰朱草含輝紫芝疊秀邃見竹筮之並長屢傳麥穎之同生方駭臣聞已継閭門之舞蹈特留天視又增史筆之光華祝萬壽以開先服九垓而柔遠

天寧節進引銀表

聖應時生世有接陰之運銀泛山溢地無愛寶之心遙仰天光遠充庭實堅剛獻壽吞兩耀之精華潔白將誠含五金之純粹庶効封人之勤祝以伸藩守之欽承

謝除龍圖閣學士表

遞傳金字知非世上之文書劄帶玉音感自御前之恩意重升華而加重再均選以增榮乃省餘生何當睿眷中謝伏遇 皇帝陛下發千載真文之蒙蔽明三天上德之精微以歸狂迷以浚淺末道念潛及室者既通神化寂移復者斯作故使疎遠亦加選掄海上承流已慶六朞之後天中垂賜更崇五閣之先但

愧微才曷酬洪造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演山先生文集卷二十九

疏

天寧節功德疏

龍飛雲從旣叶一人之慶聖作物覩咸傾四海之心載憑願力之無邊用祝昌期之有永恭惟　皇帝陛下聖自天縱德偕日新嗣宝曆之明昌克繩祖武端小心而寅畏戎享神休虔兹貝葉之緘默賛蘿図之茂伏願　皇帝陛下明同箕翼固崗陵壽一萬春契唐人之歌詠卜三十世符周曆之綿長臣違遠闕庭承宣海岱莫陪禁從望八彩于堯堦惟與吏民助三呼于漢嶽

又疏

圜穹爲祉天開長發之祥寰宇傾心咸薦誕弥之月謹伸誠悃虔叩寶坊載憑願力之無邊仰祝遐齡之有永恭惟　皇帝陛下運膺千載之會道冠百王之前体天德而出寧羣生自遂建皇極而守正多福並臻　皇帝陛下伏願卜世之期上天固極垂衣而治如日之升四海九州永賴一人之有慶南山北斗共伸萬壽之無疆

又疏

眞仙誕降當立子生商之辰海寓均欢鑾封人祝堯之意仰憑兹力申頌壽祺恭惟　皇帝陛下撫盈成之期恒于持守躬紹述之孝通于神明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躋斯民于仁壽之域　皇帝陛下伏願三靈擁祐十力證知宝祚弥昌丕图永固松筠共茂前曆叡筭之無窮日月齊明更祝後天之難老

又疏

大覺寶文潛結無窮之妙果長生秘録深藏不測之殊因讃発欢忭誦通懇惻達神明而有感建功德之無爲以奉一人其延萬歲伏願　皇帝陛下大受海内大明日昇道成性以存ゝ德宜民而顯ゝ是故不滅者佛以維以持不墮者仙以引以翼崖惟三十之盛世況逢千一之至人斗下灵樞夜驚雷繞林中聞職曉伴山呼既獲證明當能保祐

聖節功德疏

四海傾心祇俟生商之旦萬齡獻壽兢形歸舜之歌默資道力之無邊顯賛帝圖之有永以聖繼聖既新又新恭惟　皇帝陛下德冠百王運膺千載建皇極而守正衆福同帰体天德以出寧羣生遂紹述之孝感通明神持守之能跨越今古宜享羣眞之致祐更

冀諸天之鑒知

同天節功德疏

帝既生商天方興啓聖母弥月出應四方之緣火權
盛時來乘千載之運天日之表神明之容何福不膺
有生皆遂衆等荷覆載無私之德含尊親罔極之恩
願憑大覺之勝因庶贊至仁之遐筭秖行百拜之礼
近祝南山歡捧萬年之觴遐瞻北極

聖節開啓疏右語

右臣等伏以圜穹荐祉大開長發之祥寰宇傾心咸
薦誕弥之日敬申誠悃虔叩宝坊載憑願力之無邊
仰祝遐齡之有永恭惟　皇帝陛下運膺千載之會
道冠百王之前体天德而出宣羣生自遂建皇極而
守正多福並臻　皇帝陛下伏願卜世之期上天罔
極垂衣而治如日之升四海九州永賴一人之有慶
南山北斗共期萬壽之無疆

忠献令公功德疏

岳神何往一帰丹府以難尋遷馬既鳴三對薰風而
有感因届外除之日用伸中動之情伏惟某官十載
鈞衡人受其賜兩朝勲策天與之符令德可稱曰韓
曰范灵氣所孕匪甫匪申志輕華衮之崇体勝丘山
之重儒生感舊誰求請畢之言虜主追亡應展寫圖
之像

眞如開堂疏

佛祖悟命机之妙而神氣精爲之根修性德之要而
定等覺爲之本及其根本已混非有非無體用既冥
無內無外弗在言句是爲如來掃鬼窟之生涯震雷
門之声韻以謂客塵之中誰可出世教法之外別當
授人愍惻羣迷乃垂禅學千萬世教藏獨見且演性
宗于一門法身固出于色身覺海亦資于學海其奉
十二時之日用以開三千界之管窺庶幾悟眞而自
成何乃執幻而獨是若云師吼亦離精魂雖脫輪迴
猶是意識輒擬九成以小鮮方悲上德之下衰故須
舉知聊用援溺某人長老東林之賢嗣南禅之俊遊
雲行四方心迹仕道壁立萬仞機鋒向人乃奉上乘
之妙緣況在中齋之勝境用率士民之衆冀承道義
之尊願行接引以敷揚庶使依歸而承聽

東禅開堂疏

西來祖意直指人心南學禅宗正傳法眼去古滋遠
當仁愈難爭推作者家風罕識本來面目欲悟大衆
必求智慧之師要鎮名山宜淂孤高之士眞覺禪師

學造微妙行歸靜深衆所共推身難獨善况東禪之勝境乃長樂之雄藍宜徇輿情遠臨祖席行雲出岫本自信于無心流水盈科亦隨緣而有利勉乗杯渡未震雷音上酬詔旨之恩仰祝聖君之壽

西峯開堂疏

迦葉拈花世尊為之啓齒寒山撫掌拾得于焉點頭不落言詮自超正覺厥後支分派別想變體殊坐斷聖凡猶滯半途之趣變行棒喝親獲向上之机謂之宗風名曰出世允能上人談鋒穎悟戒迹孤高印可世于芳公禪師衣受度乎圓照大士維長樂之精刹矧西峯之上藍實古道場久虚法席衆望所屬堂仁勿辭即期象駕之進途無慮螳螂之拒轍敷揚祖意上報　国恩

廣因開堂疏

萬物本無靜根衆生皆有覺性迷從多劫歷幾河沙悟在片言一彈指頃無諸樂境廣因淨緣祥公上人以心傳心是法非法欲引無邊性海悉趋不二法源莫開方便門易指圓通路今日之意諸祖同風無盡香焚四象圍繞第一義諦請師奉揚

盧山開堂疏

談禪之士或有言而見掃遽云邊畔之未超或以無言而見嗤轍謂机鋒之不峻既蹈見聞之一曲遂淪空色之兩途不知言則道之用行而體不全默則道之體正而用不顯語默動靜不當偏廢體用有無未常相離云云者汗漫乎有鄉寂寂者莽蕩乎無境雖悟精魂之兵是弗思金鑛之交加秘密未聞安用磨塼而作鏡塵凡不濯莫知消鑛以為金執意會以為圓通認性見以為究竟惟侍十談之轉影寧窺千聖之通神流落積宜徒回浩計孰悟大道獨聞上人建一物之渾淪應如人望度九年之还迓靜與天行有處常無默時尤說大塊噫氣天籟俄聞小樸舍空須窮安在斯道將振何人可承份師長老受言如愚知性若視己脫方中之習更曆教外之傳付以名山接諸初地江湖離世將為船子之棲真鐘鼓升堂且作封人之祝聖

淨土開堂疏

西意既秉南禪遂根其教有內外其法有顯藏由禪而出以應物則轉換風力枝派言句此教中之事乃法之緒餘由禪而入以立道則絶滅緣念掃除言說此教外之事乃法之本根然而內外一貫精粗兩途

坐禪而立道者希談禪而應物者衆以有机鋒爲事業以無脫縛爲眞如未瑕眞修秖云住見徒矜轉影之十說莫悟隨方之一珠内外弗明精麁尚惑某人長老祖師之後嗣眞人之遠孫掛錫閩山德名獨著傳衣吴鄗道室重開當闻堂上之雷鳴弗作穴中之孤嘯天香一縷仰戴宸恩家慶千祥旁帰郡政其勤朝暮之修以副崇卑之願

堅尼師開堂䟽

心獨爲宗包羅萬象人誰作佛接引羣生实性乃佛性之源空身即法身之樸修證者寡類落頑空污染者多卒沉幻色況彼女者在茲世间難向道超易隨物轉幸蒙睿旨特建叢林揀擇高明発揮微妙李無上道得比丘尼堅師長老禀秀閩山棲眞昊地悟禪談而宿契滅愛缘而再來非陰非陽僧尼莫辨是空是色世佛何殊豈在人乎本来自尔應物以此捨師而誰萬壽報恩勤引天香之一篆十談轉影潛闻佛印之三乘當與證明願闻奉唱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詞

桂枝香

延平閣閒望

人煙一簇正寄演客飛昇翠微麓棲閣參差下瞰水天紅綠腰間劍去人安在記千年寸陰何速山趋三岸潭吞二水歲豐人足

是處有雕欄送目更無限笙歌芳醞初熟休說滕王看處落霞孤鶩雨中尤愛煙波上見漁舟来去相逐數声歌向蘆花还疑是湘靈曲

又

揷雲翠壁爲送日入遥空見山色金鸡丹成去也晉朝高客百花巖下遺孫在賦何人離塵風骨翠微緣近希夷志遠洞天蹤跡

近劍有爲龍信息恠潭上靈光雷電相擊尤好風波作霧鷺汀斜日倚欄白晝行人鬓但沉〻羣岫凝碧利名休事蠅頭飛舸送君南北

新荷葉

雨中泛湖

落日衡山行雲載雨俄鳴一頃新荷坐間疑是秋声煙波醉客見快哉風惱娉婷香和清點為人吹在衣襟

珠珮欢言放船且向前汀椂傘紅幢自泛天漢相迎
飛鷗獨落芦邉對幾朶綮英侑觴人唱乍闻應似湘
灵

漁家傲

詠月

通一月而泛詠已侑金巵辨四時而各言未勞擅板晦朔乃取于盈闕寒暑盖資其往来羣動息而忙者閒覌光臺上衆景生而悲者笑窺影盃中飲闌夢覔則斜月浮其情望重意新則初月致其事是宜拈有六義離為七章盡入歌声共資一笑

春月

多幸春來雲雨少且教月與花相照清色真香庭院
悄前事杳還嗟此景何時了
莫道難逢開口笑夜遊須趂人年少光泛離欄寒料
峭迁步遶不勞秉燭壷天曉

夏月

汗漫金華寒委地火雲散盡奇峯勢紈扇團圓休與
比犹可喜恩情不怕凉飈至
夢冷魂高何處寄琉璃砌上籠人睡逃暑廣寒宫似
水椂有累乘风都下人间世

秋月

人在月中霄漢遠仙槎乘浮秋風便寒信已歸砧上
練衣未剪疎窓空引相思怨
須信嬋娟尤有恋輕飛葉上清光轉寒菊枝頭籠婉
妾人初宴新粧更孝鈆華淺

中秋月

三月秋光今夜半一年人愛今回滿莫放笙歌容易
散須同翫姮娥解笑人無伴
抱盡金精来碧漢醉吟莫作尋常看已過中天歡未
斷還同嘆時情已何明朝換

冬月

風入金波凝不住玉樓問倚誰飛奔霜艷雪光未競
素分辨處獨垂餘意窺庭户
强薄羅衣催玉步美人為我當樽舞醉到春來能幾
度愁今古月華不去年華去

新月

方今庚生初皎々珠簾鈎上華堂曉十二欄杆多窈
窕粧欲妙玉篦偷奔娥眉小
擾々時人隨兔走十分皆望菱花照瑞莢莫嫌生淂
少圓未了已圓都恐佳期寫

斜月

已送清歌歸去後東南樓上八聲悄吟落尤臨絃上
調散意少空將萬感收殘照
窓外劍光初出鞘斜窺夢斷人年少未到盖棺心未
了塵慮擾叟畔竟入扶桑曉

永遇樂 翫雪

朝露蔵暉客袍驚煖天巧無意杳〻誰知包含造化
忽作人間瑞兒童歡笑忙來花下便歆九春和氣忽
拏舟高人乘興江天助我幽思
續紛似翦皥皪如畫莫道冬容憔悴恍象含空塵無
一點疑在天宮裡酒樓酣宴茶軒清翫且待桂華來
至有餘光明年待看明紅暗翠

又 冬日席上

天接重雲月臨殘臘時有幽意化作瑤池紛〻戲蝶
一色非人世無情征鴈乘風南向悵望有情難寄璇
驚梅先傳芳信夜來萬寶春至
中齋勝境東藩和氣自有名園佳麗一夢休嗟三千
好客何處尋珠履小堂人靜樽前清晝好惜歲華如逝
管絃中金盃更勸朱顏皓齒

驀山溪 臘日遊堯山

春前信息到處歡聲滿旌旆出西郊擁笙歌嬋娟兩
畔東巡事往空有雲中山仙馭情古風聞謾動吟人
嘆
天邊身世況值重華旦擊壤謳遺民想如雲望中不
斷功名休論齊楚之共唐虞開口笑插花歸更候清秋
晚

喜朝天 臘中雪後東湖閒宴

雪雲濃送愁思衾寒更怯霜風惹起離恨為光陰惱
人意無窮誰省年華屢換漸作箇浮生玉鬢翁休易
感新醅泛蟻且共時同
相逢笑語相契況篤言遊處山裏齋官寂寞時候自
有船景粉澤冬容先頓麗人期約痛賞候花開洛城
紅三十日回頭過盡喜對春工

錦堂春 翫雪

天女多情梨花碎翦人間贈與多才漸瑤池瀲灩粉
翅徘徊面漩不禁風力翡人飛去還來最清虛好處
逢度幽香不掩寒梅
歲華多幸呈瑞泛寒光一樣仙子樓臺雖喜朱顏可
照時更相催細認沙汀鷺下靜看煙渚潮回邊青娥
趁柏關獻輕盈且更傳盃

霜葉飛

冬日閒宴

誰能留得年華住韶華今在何處萬林飛盡但鶩天
篆平空無數望消息霜催鴈過佳人愁起雲垂暮就
綉幕紅炉去金鴨時飄異香柳腰人舞
休道行且分飛共樂還一歲見景長是歡聚大来芳
意既與名園是花為至翠娥說樽前笑語来年管取
人如故何寂寞中充喜俄頃飛瓊化成寰宇

水龍吟

方外述懷

五誠中鎖奇書世間睽裏無人喚家々自有月中丹
桂朱衣仙子能駐光陰解留顏鬢引君霄漢便西歸
休夢華胥國約無限烟霞伴
誰是採真高士幻中尋取元非幻時人不為玉峯三
秀塵緣難斷莫說英雄萬端愁緒夕陽孤館到流年
過盡韶華去了趁浮生嘆

蝶戀花

牡丹

每到花開春已暮況是人生難得長歡聚一日一遊
能幾度看看背我堂堂去
蝶亂蜂忙紅粉妬醉眼吟情且與花為主雪怨雲愁
無間處芳心待向誰分付

又

興到濃時春不住昨夜雕欄放了花無数談笑急邀
吟醉侶青娥也合隨軒去
媚恐情生嬌恐妬今日開罇多幸無風雨休唱宴瓊
林一句来年花共人何處

又

東湖

南北兩山驕欲鬭中有漣漪莫道壺山小落々情懷
臨漂渺駕言来處鈴齋悄
行到桃溪花解笑人面相逢競好窺寒照醉步欹斜
西日少欢声猶唱多情調

又

高下亭臺山水境兩畔清輝中有垂楊徑鷺點前汀
供雲景花乘流水傳春信
不醉無歸先說定醉待言歸又被風吹醒月下壺天
遊未盡廣寒宮是波中影

又

杳々晴虛寒漫々放下塵勞相共遊銀漾便入醉鄉
休浩歎神仙只在雲门館
飲與偏宜流水畔時有紅葉落在黃金盞鷺未忘机
移別岸畫舡更上前汀看

又

水鑑中看尤未老乘興挐舟更向湘江過俯仰太虚都一篇九春風思誰吟到閒上釣臺雲外坐待淂金鱗始放芳樽倒醉後言歸猶更早素纖有數君須道

喜遷鶯　表海亭冬日閒宴

雕欄閒倚瑞雪霽澼出人間金碧下想名園芳心多少欲占九州顏色洞開路入丹漴自是神仙真宅寒吟外看歌雲舞雪光陰難淂誰共懷古意東海一老居易頭垂白自此英雄功名相催空有寂寥遺跡聖賢電拂休笑離合許多賓客使君樂與人同且對雲門斜日

宴瓊林　木香

紅紫趁春闌獨萬簇瓊英尤未開羅閒誰共綠幄宴羣真皓雪肌膚相亞華堂路小橋邊向晴陰一架為香清把作寒梅看喜風來偏惹莫笑因緣見景踦春宜榮稱亭榭助巧笑既粧如畫有花鈿堪借新醅泛寒冰幾點持今日醉尤飛觥斝羅帷中卧蟾光碎何須待還舍

宴春臺　初夏宴芙蓉堂

夏景舒長炎天清潤高低萬木成陰曉意寒輕一聲未放蟬吟但聞鶯友同音醼華堂綠水中心芙蓉都沒紅粧信息終待重尋清泠相照邂逅俱歡翠娥擁我芳醒強斟笙歌引步登臨更向遙岑卧影沉沉自風來與客披襟縱更深帰来洞府紅燭如林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詞

雨霖鈴　送客還浙東

天南遊客甚而今却送君南国薰風萬里無限吟蟬暗續離情如織秣馬脂車去即去多少人惜為惠愛煙慘雲山送兩城愁作行色

飛帆過浙西封域到秋深且艤荷花澤就船買得鱸鱖新穀破雪堆香粒此與誰同須記東秦有客相憶願聽了一闋歌声醉倒拚今日

桂枝香　重陽

醱醅初熟競看九日西風弄寒菊姝子新粧向曉淡黃千簇清香闹處君須住摻盈頭醉鄉相逐馬臺欢笑龍山縱逸佳話重緒

共盡日登臨未足更休问明年浮世榮辱難得良辰婺髮見秋尤緑且邀月照金樽上近人寒如對飛瀑宴帰還趁人来茱萸佩垂紅玉

喜遷鶯　端午泛湖

梅霖初歇乍絳蘂海榴争開時節角黍包金香蒲切玉是處玳筵羅列鬭巧盡輸年少玉腕綵絲雙結艤綵舫看龍舟兩〻波心齊發奇絕難畫處激起浪花飛作湖间雪畫鼓喧雷紅旗闪電奪罷錦標方徹望中水天日暮尤見朱簾高揭帰棹晚載荷花十里一鈎新月

洞仙歌　暑中

乱蟬何事冒暑吟如訴斷續声中為誰苦陣雲行碧落舒卷光陰秋意與俄作晴空驟雨

明珠無限數都在荷花疑是星河對庭户莫負畫如年況有清樽披襟坐水風来處信美景良辰自古難并既不過多才豈能歡聚

又

香無風色腸断蓮花信水鑑雲垂数峯影向勞生若寒暑煎人争不老空想秋堂夜静

玉姮揮皓月時送微涼莫吝金卮為伊盡柳下夕陽收傍水重遊花茵上雪回襟冷問避暑天机自有奇人但且對湖光世间誰醒

又　七夕

世间言笑天上誰欢聚河漢涵秋静無暑望丹霄杳杳雲幄俄闹緣會遠空引時情萬缕

綵樓人送目今夕無雙巧在灵縁暗相許與氣御西風衆樂雖尋乗槎看鵲橋初渡過幾刻良時早已分

飛向月下何辞十分芳醑

八聲甘州　初秋

化工多事了却收天巧都與西風數峯雲如掃間垂
六幕初見秋容昨夜煩襟頓釋一雨洗遥空偏有銀
蟾好千里人同
引起遊人多感爲静中景色悲思無窮傍雕欄懐古
誰问紫光翁也難逢金華時候又豈知幽會水精宫
塵缘滿指煙霞去多在江東

滿庭芳　詠浮橋

瓊館烟輕銀河風细玉橋雲鎖方開曉虹千丈宛轉
下天來人在水精宫裏行樂處錦纜成堆仍相问人
间天上何處有蓬萊
徘徊追往事征南巧架傳野懐才謾石驅東海沙合
就臺好是樂成初宴红牙碎声隱晴雷江天晚遊人
未散莫放隼旗回

宴瓊林　上元

霜月和銀燈飞送目楼臺星漢高下愛東風已暖綺
羅香競走去來車馬红蓮萬斛開盡處長安一夜少
年郎兩〻桃花面有餘光相借
因甚灵山在此是何人能運神化對景便作神仙會

恐雲軿且駕思曾侍龍楼俯覽笑声遠洞天飛舉向
東来尤幸時如故羣芳未闹谢

又　東湖春日

遽煖间俄実妙用向園林難问春意萬般声與色自
闻雷便作浮華人世紅嬌翠軟誰頓悟天机此理似
韶容可駐無人會且忘言间醉
當度仙家長日向人間〻看佳麗念遠處有東風在
夢悠〻往事桃溪近幽香遠〻謾凝望落花流水桂
華中珠珮随軒去還送賣花市

又　牡丹

已覽遍韶容最後有花王芳信来報魏妃天與色擁
姚黄去賞十洲仙島東君到此缘費盡天机亦老爲
嬌多只恐能言笑惹風流煩惱
莫道兩都迥出倩多才吟看誰好爲我拚有如花面
抛良辰欲過須勤向雕欄秉燭更休管夕陽芳草等
來年花共人何處金樽爲花倒

滿江红　東湖观蓮

緑蓋紛〻多少箇雲霄仙子應是有瑶池盛會靚粧
臨水無柰輕盈風信急瑞香乱翠红相倚誰共吟此
景竹林人桃溪士

時雨過明珠細朝霧染香腮膩輕舟破幽徑煩襟都洗第一朶須尋華池景壽觴邊偶得龜千歲乘興瀉雲液落新荷休辭醉

減字木蘭花　競渡

紅旗高夆飛出深〻楊柳渚鼓擊春雷直破烟波遠遠回欢声震地驚退萬人争戰氣金碧楼西衝得錦標第一帰

瑶池月　雲山行

紫元翁一日公餘危坐寂寥幽懷逸思偶往雲山烟波之間想見其為樂也因作雲山烟波二行歌之以瑶池月精嚴禪老請刻之石乃書以遺之

微塵濯畫樓真處羣山排在雲漢青盤翠躍掩映平林寒澗流水急數片桃花逝自有留春仙舘秦漁問前朝換盧郎待今生滿誰伴元翁笑語相送未晚更安得世味堪翫道未立身尤是幻浮生一棱過夢回人散卧松庵當會灵源現萬象無中須看乾坤鼎陰陽炭瓊枝秀金圓爛何患朝元事往孤雲難管

又　烟波行

扁舟寓興江湖上無人知道名姓忘机對景咫尺羣鷗相認烟雨急一片蓬声碎醉眼看山還醒晴雲斷狂風信寒蟾倒遠山影誰聽橫琴數曲瑶池夜冷這些子名利休问况是物都帰幻境須臾百年夢去来無定向嬋娟留住青春笑世上風流多病蒹葭渚芙蓉径放侯印趂漁艇争甚須知九鼎金砂如聖

蝶恋花　月詞

伏以今〻欢閙宴奉樂国之賓朋對景攄懷待良時之風月此者偶屆三益幸逢四并六幕星稀萬櫑風細天發金精之含蓄地揚銀色之光華遠近萬情若知而莫詰滿虛一色可攬以　将是故無累而翫之者喜樂之心生不足而對之者悲傷之態作感羣動以無意涵長空而不流對坐北堂方入陸生之牖共離南舘便登韓子之臺頹欹三五之清輝簪倒十千之芳醞

忽破黃昏還太素寒浸樓臺縹緲非烟霧江山分明星漢路金銀闪〻神仙府
影卧清光隨我舞邂逅三人只願長相聚今月亭〻曾照古〻人问月今何處

又

滿到十分人望盡仙桂無根到處留光景聽我樽前

欢未竟金卮已弄寒蟾影
銀色界中風色定散了浮雲宝匣初開鏡帰去不須
紅燭引天邊自與人相趂
又
古往今来忙裏過今古清光静照人行道雖似素娥
長見好見頻只是催人老
欲駐征輪無計那世上多情却被無情惱夜ゝ烏飛
誰識破滿頭空恨霜華早
又
俄落盞中如有恋盞未乾時還見霜娥現恍何翠鬟
斟莫淺慇懃此意應相勸
光景尤宜年少向千里同看不與人同怨席上笑歌
身更健良時只願長相見
又
千二百回圓未半人世悲欢此景長相伴行到身邊
瓊步款金船載酒銀河畔
誰為別来音信斷那更蟾光一點窺孤館静送忘言
愁一段會須莫放笙歌散
又
人逐金烏忙到夜不見金烏方見人間暇天漢似来

樽畔瀉須知间暇欢無價
銀色満身誰可畫两腋風生爽氣駸ゝ馬待入蟾宮
偷造化姮娥已許仙方借
勸酒致語
適来已陳十二短章輒歌三五盛景畳ゝ清韻
尚憩梁上之飛塵抑ゝ佳賓須作鄉中之醉客
同樂當勤于今夕相送或繫于他年更賦幽情
再声佳詠
萬籟無声天地静清抱朱絃不愧丹霄鏡照到林梢
風有信擡頭疑是梅花領
萬感只應閒對景独倚危欄攙ゝ人初定吟不盡中
愁不盡溪山千古沉ゝ影
又
誰悟月中真火冷能引塵緣遂出輪回境争柰多情
都未醒九回腸断花间影
萬古興亡閒事定物是人非杳ゝ無音信問月可知
誰可问不如且酔樽前景
又
忽送林光禽有語飛入遥空失素帰洲鷺照處無私
清望富餘輝不惜人ゝ與

玉繩欲到中天路且待飛觴緩々移瓔步花下影圓　醒醒
良夜午東南樓上還相頋

又

一望瑤華初委地更約幽人共賞巖邊翠试把万诸
聊與试無情爭得無中淚
飛瀑恐送星漢至漸向窗簷但覔寒如水自愛一輪
方得意輕隨箕畢還成畢

青門引　社日遊雲門

鴻落寒濱燕辞幽舘雨成萬室蟬眉人少自古雲隮
洞门何處南望数峯秋曉千騎旌麾遠去尋真忙中
心了佩声盤入烟霞絶頂谁闻欢笑
當候青童相報因待枋仙人長生微妙置俎爭来四
鄉宴社且看翠圍紅遶似可捫青漢到北扉兩城斜
照、醉翁回首丹臺夢覔釣天声杳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蒲路花　和秋風吹渭水

乾坤生古意草木起秋声移人名利境夢中驚便尋
灵宝鳳髓與龜精客報黄芽就紫府門開道情有箇
鶯々
问帰舎楚山青卧影水天明松庵誰笑話見還嬰鶴
帰日落聚雨忘情好笑人癡處白頭青塚世间猶说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挽辭

神宗皇帝挽辭

奔逸三王後憂勤七閏間生灵千載會造化一朝閒
空致盤中露應尋海上山鳳凰人恐到不趁御龙还
一息指朝野春殊日正中月明宮怨滿天遠世緣空勇
智貽王業久章紹帝風生民瞻不及終日向遺弓
集英春又到聞了萬年觴曉鼓催措殿悲風助挽郎
帝符歸有道仙仗去無方誰念頻回首諸生淚兩行（諸生迎駕盤前慶回天顔）
國治心方壯追班世忽非禹中龍蜿〻陵上栢依〻
物外音何情人間夢亦稀少陽來侍宴天意已知微（甲子秋宴集英神宗引皇太子）
忽自明庭去風高帝所寒有期修玉檢無處覓仙丹與
子基圖遠開天數度寬錦幖何以報空展賜詩看

哲宗皇帝挽辭

忽追班入未央宮急问宸遊早御風流俗豈知塵念
斷故嬪休嘆愛緣空還元精爽留天下復土声灵在
夢中來自武夷歸去否幔亭聞說好如嵩
数行空下侍臣班十六回春一夢闌天意預形傳国
空人生難望返魂丹銀河寂〻星垣暗金闕冥〻羽
衛寒月色滿宮誰悵望春來無處接回鸞
何事騎龍不可攀衣冠空自在人寰詔遺夷夏秋容
動言付公卿玉几间能使抱弓號百姓豈勞求藥问
三山元符事業誰相似兩漢須看鳳露閒

欽慈憲肅皇太后挽辭

懿範存遺記香歷守濟衣中天扶日上西邸司龍歸
方慰人寰望那知世路非仁恩和夜月千古在慈闈
相門陰德遠天妹儷周文還政前期速求賢內助勤
仙丹尤訪道金闕已乘雲紫極空回首虞號慘日曛
聽斷簾方捲遺留事已傳繼承知有後建立許誰先
救弊趨中道論功列上仙九重空怨慕霜露鳳臺前

欽慈皇后挽辭

夢中懷日有誰知莫恨眞人下降遲會合裕陵同祔
處（二陵同行陪祔）因緣潛邸獨飛時九霄重引眞仙仗四海
初傳大母儀悵望鳳臺山下去東郊無計上金巵醖
（兩詣東郊獻酌）
平日未露天下恭芳春先棄域中遊昔送內今任思
順今起東攢舜解憂衣在果聞成赭色書存尤喜見
銀鉤（恭承欽慈尤長于文墨）懿園故事誰攀得再幸仁皇御九

州（章懿陵園步數今用其故事）
已傳龍德與承休果在丹臺不可留新冊却埋千古
玉舊恩重起六宮欽尊開園步松雲遠縈到支陵雨
露憂三十六宮休說恨誰知先作裕陵遊

曾魯公挽辭

曾侍前星在玉霄親為元老立清朝重遊西府羈孽
膺危坐東臺鑒庶僚攘々萬緣留事業悠々千載想
風標傳家已有蓬萊客何患于門到寂寥

王岐公挽辭

世事今朝了天閽昨夜開自當騎鶴去誰更作霖來
讚前夢琴（白鶴上天）室座扶初日是光落上台管絃空帳望重
蓋幾時回
貳車登第日秉軸蓋棺時未掩西陵土先埋上相碑白
麻人已化黃壤客空悲歲晚林間趣歸侯想恨遲
雋味難求和鼎鬚忽許攀應隨先帝杖已立太師班人
散沙堤情恩收客館閒風神巖親秀千古畫圖間
富貴風波靜文章態度清有緣登相府無日出都城
舜雋垂行止金珠照死生百年留不住廣阜暮煙橫

秦國夫人挽辭

三封皆大國（三更封號）一子已重金位到西樞重春帰寸

草深榮華緣斷忽寂寞路難尋愁入章溝境回頭月
滿林
偕老人惆悵秋深鳥獨哀西風何處問比首幾時回
白日晞朝露黃埃掩夜臺已辭班第一內殿不須催
（夫人常為命婦班首）
慰使來三殿澆觴走百官送行千乘冨帰宿萬家覓
自今騰空往誰能入定觀曉堂終不見誰展佛書看
（夫人素耆佛書）

安康郡夫人挽辭

未滿中身壽尤虛大国封德明埋玉篆魂冷卧銀龍
（上以水銀龍腦賜斂）漳水恨涵月秋風悲入松塵寰應不住無
處訪遺蹤
俄拋中饋世緣空君子休悲老未同不負大寧身後
計道山人山觀風中（大寧郡夫人安康之女兄方其疾篤以令秘閣李士為託）
堂々歸處魏公家繞飾笄珈日未斜萬里數声留不
得豊安松下早聞鵶

郭將軍挽辭

新里秋声不悉聞黃埃千古宋將軍東兵二百今何
在尤有西人想似雲
赳々汾陽十世孫閫中奇業與誰論盖棺雖愧凌烟

阁尤有著豪說旧恩

佛書看盡更何憂不怨生前未是僕日到中天春夢斷御風帰去玉華秋

顧季正挽辞

行人缘断絶吊客淚縱横白髮凄親重青衫一命輕仙丹誰際會禪頌自分明去住無尋處今生與後生

夫人陳氏挽辞

曉来悲接夜来欢安不人驚夢不還已御翔鸾天上去委形空寄古楼山

寶奩人去月空寒百歲荣華忽盖棺萬葉遺经香一篆日華簾下與誰看

北堂旁立兩青衫六十春風愜笑談追遠亭前思不見怨隨霜露滿山南

陳朝議挽辞

簫鼓声中遠、帰只因千里有庭闈彭城君在今休望黄髮樽前看綵衣

六擁旌麾一夢闌陳公橋上小棠间掛冠桑梓情尤厚誰愧遺形葬客山

送来風義不憂貧果行幾、踰七十春世上荣枯漚影散進階空有帝綸新

信到温陵不恐闻使君何往盡沾巾最高仙桂君家物更契黌堂遺里人

未及帰来且勝遊忽聞庭木已经秋羅源三十年遺愛今作還山一日愁

俞法曹挽辞

一息秋来誤壮図揚名声後喜諸孤平生樂易帰何處恐逐清風落有無

鐏前故旧欢尤少世上光陰惜未终去歲書来曾說夢攀龍應御九天風

陳達壄母氏恭人挽辞

百度韶華少一年有誰堂上可争先錦衣養志帰来早報了春暉已獨賢

眼明身健莫扶持遽向華堂看綵衣已共月明無認處孝思休殤盖棺時

方彥稽母安仁縣太君黄氏挽辞

文科名峻帰寧日鄉部官高致养時罔極是恩誰報得更缘霜露有餘悲

八十三年婦德成綵衣欢笑過浮生含虚臺上尋仙侶瀨口愁人月自明

來處缘應異帰時寿已稀校雛孫继子無限是春暉

數終還是福道盡更何言子到康民處方知鞠育恩

壽安太君挽辭

榮知隨養去恨向蓋棺歸故里三千遠浮生七十稀（壽安享年六十有七）曉臺空匣鑑秋露謾沾衣相伴勤田上殘蟾與夕暉

章銀青挽辭

八十六年盡追中丹未成貳車歸去勇（公自官還）通判棄辭轂老來清寂寂水天境（公葬雲上）悠悠春露情揚名尤有子身後許誰爭

悼張公賓

六十三年素自知人生如此更何疑（公実与予会于京師自推其数六十三歲過則行七十年果卒于六十三）調詼常為佚狂笑騷雅偏能斷小詩悼予杳冥歸往路悔予輕易別離時水雲村記相期事雖到家山已恨遲（水雲村記與公実為方外之约也）

悼陳伯修殿院

塵勞常共笑匆遽忽相違已失重歸約應無再見時短長前事定來去幾人知陰箱更何累惟餘身後悲亭送楊子過江湄惹起浮生一段悲不見武林吟笑侶卻來京口看銘詩少年科第少能攀未及登庸夢已闌豈意蓋棺尤有地千飛同在戲魚山

悼陳先之博士

五行纏情已忘筌妙旨知誰更得傳夢幻去時無別苦旌幢歸處有前緣寂寥月伴松楸室悽愴人逢雨露天尚記辱書來見報春同寒谷未踰年

悼李承議

去後家山安未闌已聞忙蓋旅中棺幾多言笑情先斷此小窮通夢已殘友愛方嗟離別易子賢休恤繼承難曾相送處應留恨未結松庵棄外觀（予南还焚掃適潛夫待次鄉里相從臺數予被旨薦已知以潛夫應詔未幾潛夫被召次撫州予在親識宴集中忽聞其訃）

哭陳商老

浮雲前事定壯志此生休夢冷水中月文高天上樓（李白捕水中月向往）冥冥誰造物哀哀自封侯南国一緘破西風雙淚流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墓誌銘

中散大夫林公墓誌銘

公諱積字公濟其先比　干之後莫知其所由來唐末避巢寇之乱走延平白泉山中遂世家尤溪曾祖日扶祖仁就考商不仕商累贈中大夫慶曆六年公舉進士中乙科尤溪宋常有仕進者自公倡之後遂有人始為循州軍事判官縣解强盗五十八公再訊得其情坐罪而黥者三十餘人其他釋去憲司意欲薦公而罷公曰吾失一薦而得生者五十八復何憾哉改大理寺丞知湖州安吉縣被謗坐出謀殺罷官為通州監稅知吉州安福縣改殿中丞安福江西之劇邑面折訟日數百紙不下吏無留獄邑子弟少向學公召其父兄開諭義方建學以延之用是有登第者道士張嗣宗率其徒由龍虎山而來自稱漢師君二十六代孫持銅印出符錄其文曰陽平治都功印所至風從有欲必得公採其偽而治之案後漢劉焉及魏志張魯傳以弊其獄言自東漢張陵作符書惑百姓謂之米賊陵傳之衡衡傳之魯漢道既衰而邪說鬼　行于天下力不能討故魯據漢川垂三十年有曹操之强然後委質操斬衛于陽平關則所謂陽平治都功印乃賊物耳以為能與吾民知禍而邀福不亦妄乎而況古今天下有道豈容漢末所不能制之妖賊亂民罔上與吾政事相為利害者邪于是力究其弊奏毀印廢恩例勢要或為之地莫能敵江左妖學遂熄知真州六合縣為橋梁以濟人新孔子廟以延學者開陂塘三十六以興諸洩灌慨之利有以權勢求來田者公執而不與抱恨而去自是見知于王荆公常誌其能改太常博士赴闕荆公是時方知制誥相遇于道從者告言太博避焉于道側荆公揖曰豈非為六合太博乎公曰然荆公喜揖之曰誌公之能久矣請訪于私舍公卒不及往然而荆公常稱之用覃恩改屯田員外郎繼改都官員外郎賜五品服表賜其父父之二親懷歸戀戀不樂公謂今日之仕為吾親耳而親不樂焉用仕哉乞監邵武軍稅以便其養得請監司惜其才移權建州建陽知縣有悍民劫盜盜民傷而官捕之係其家得者賞以千緡愈久而不獲鄉落驚擾不安其居公至以謂盜無大惡見窘而無所容其變益大于是言盜可釋當縱其母妻使之自陳以從新盜果出悔過相誓自今勿為惡

生祠公言公德不可負未幾丁同安縣太君詹氏憂跣足冒雪霜負土為墓廬其側中外莫敢干以私手植松栢萬餘本方卜葬有雀三足翔于公前得赤蛇于穴中葬之前一日大雨如注公泣訴于上穹遂霽既封而雨作郡守表于朝詔賜粟帛且旌其孝釋服赴闕權鑄鑛務改職方員外郎為撫州通判移淮南發運司句當公事提舉廣南東西路銀銅坑冶市舶利害轉屯田郎中民以銀銅入官〻負其直且數十萬以故廢業公至出績貨滯財之在官易者而償之坑冶復作課利遂集表乞稟議于朝中道丁中大夫憂哀戚之至如喪同安太君時釋服赴闕句當汴河堤岸未幾知齊州尋移知泗州泗當賓客之会飾廚傳悅往來郡守之先務也公之為郡無志于悅賓客于往來之譽故其于民事也能精而詳考課遂為一路之最被召　神宗顧問良久稱其廉能除江西轉運判官既拜命即訪部吏之賢否得令尹者三人下車如其所聞公首以充薦是故江西之士能者勵才才廉者勵節莫不以為公俄移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官制行改朝散大夫奏言二廣士人多貧職田厚薄不一欲等均賜以養其廉戶口丁米遠近高下有差

欲增減立文以考諸縣之課瘴土悪弱士大夫不利其往十常七八故常闕官難于差注欲申其賞以恤生命乳香之貨存額甚衆人憚峻法官鬻不售欲寬其禁以發滯財銅治不下數十歲藏日收委塲官帑官負其直欲權罷收買且用見支之價以償舊欠運諸滯銅以杜宿姦朝廷行之召權三司廣支判官尚書省成天子選用英才分治曹務除庫部郎中改朝請大夫本部剛定勅令格式公與有力焉上殿奏置揭貼簿以閱天下軍器　神宗覽之喜謂如指諸掌移太府寺少卿鈎考財用出入更無所容其姦覃恩改朝議大夫俄知福州兼本路兵馬鈐轄公方登第時鄉老有夢迓者携角數枝至其家夜度曲且言以廷公後果如其說福多浮屠氏居百姓十六七占沃壤收厚利其富非民產所可擬然而歲之所入不以為衆類託于權要易其尤富者而居之謂之買院郡守亦自以取謗公至集郡刹而論之寺望人才各以三為等注之文籍遇闕則隨其材望而定之故諸院取捨皆出于公議雖富僧有私意無所施焉下車及期政行訟簡獄吏稟台今聽奏者一二人耳前日多于此且寄縣舍以獄空聞于朝公曰既有聽奏者豈

得以為室邪誣上邀譽非予之志也自是僚屬事無小大責實而後告俗々規財為婚不如其欲往々遂誣以非理有経歳追不及数而残辱其父母公聞之久矣適有両造于庭公諭之以義理正之以刑憲親為告諭布憲屬邑民始知耻是法不敢為是弊政中散大夫赴詔在道除淮南轉運使自淮以南漕輓尤重于諸路歳歉而財之則貸于發運常平二司故所欠尤百餘萬部封之廣屬吏之衆太察則怨少寛則慢使者多務姑息養譽苟度歳月而去公至督促倚辦率用中制百廢具舉元祐六年六月七日得疾卒于山陽之官舍年七十有一明年十一月十七日葬公于黄龍山先娶陳氏六子長曰叡建州建陽縣丞次曰敢汀州司理参軍曰旻少亡曰極曰帑曰毅皆治儒學二女長適霸州軍事推官吴擇次適吉州廬陵縣尉韓用章再娶徐氏一子曰又假承事郎四女長許嫁進士徐敏餘尚幼公之過事勤慎而精審事無小大預為條目故其處繁若簡吏無所容其姦公雖尚儉然而買田割俸以給族人之寠者赴長樂過家上塚與其鄉老族属置酒相聚以叙其情則其恩文不至于泯滅公嘗謂裒自釋中大夫憂至京一日見王荆公出其所録天下之才吏指某之為某縣有是能為某縣有是德相與甚厚然而公之見荆公不甚数亦不能遷合故其用止于此省寺官類借職事見執政志在于習熟因緣以見知公為郎卿時某事當有所稟而後往有進取者諭公以勉裒数遊公卿门下公謂予笑曰吾之病也豈敢以勉公邪故裒知公尤詳為之銘曰

公自一邑　要人器之　稍々振發
天子有之　分符而使　持節而使
為郎于省　為卿于寺　皆有能名
其崇以義　近世風節　寖々衰落
勢利在前　或窺或搏　奔走權要
乃析乃託　公獨不然　未嘗數々
由公而歸　閉门自樂　公之取捨
終始如此　熙寧元豊　有此佳士

朝散郭公墓誌銘

元符己卯仲秋之庚寅朝散郎郭逢原字公域終于京師之甘泉坊九月丁卯其孤奉葬開封縣新里鄉張村先塋之側公域之先出汾陽王後高祖英開封遂為開封人生超為鄧州團練使超生守信為右侍

禁守信生父慶宗初用名臣之後補京兆府文學參軍丈正范公忠獻韓公薦其材武換授右職至副供備庫使生公域少年力學自奮既冠登進士第主秦州成紀縣簿以遠于親乃求侍養後二年調處州縉雲尉丁其母李氏憂致哀如礼熙寧初從王文公遊文公器之累辟掌法書局修三司勅諸司庫務歲計司農寺條例李衛公兵法元豐勅令格式　神宗皇帝由是知名召對便殿詰其所修要目條対明白奏言李靖軍法此載其大略耳神而明之実存乎人神宗愈其說特改大理寺丞後進九軍营陣図被旨按閱既而再對有旨除館職後參李憲問軍既事沮于言者除知国子監丞修太學覈知將作監丞　公事知河南府壽安縣入為太常寺奉礼郎遷殿中丞官制行換奉議郎進秩承議元豐七年丁其父憂釋服會司馬光執政以為元豐党人閒居久之請受監倉遷朝奉郎俄除磁州通判公域素豪邁達官要人皆喜與之遊是時内相蔣公時以巡轄邊郡致之鎮陽中書張公定武樞密韓公〻域至必優游樽俎間論事道舊累日而後去郊恩賜五品服加上輕車都尉遷朝散郎除鎮戎軍通判下車講究禦戎利害之說有如今日之策鎮戎小壘幕掾相習苟簡公域至奔其不職者因以得罪公域博覽彊記善為文章尤長于詩藏書數萬卷得一書不計字多寡必親錄而手校之心記其統類及接賓朋以文酒談論如流牽援證據出入百家傳記之中貫穿今古至于醫卜伎藝樂師膳夫之法亦無不覽隨問有應惜乎公域素豪于氣不能與人相為俯仰有犯之者雖權要必折故其仕宦進寸而退尺晚節失志寓窮巷留意佛教訪祖道不飲酒不茹葷屏去声色一日布巾野服訪予于南第問予釋氏所以談禪其旨安在予瞪目以視之公域悟其旨方將專氣致柔稍進乎道柰何其數至矣有文集二十卷古律詩二十卷奏議二十卷藏其家享年六十贈父朝散大夫贈母孝感縣太君娶蘇氏為宜芳縣君贈金紫光祿大夫才翁之幼女男二人曰犖以承務郎知解州解縣事衆先卒女三人一許嫁右職葛迥餘亦先卒既叙而銘曰

天下之士　多流乎世　或以才學
騖遠于道　或以名位　變更其志
公自失官　留心定慧　方悟本來
不容私智　雖則流落　于沒何恚

承事陳君墓誌銘

君諱士傑字英伯高祖避唐季亂自光州趍温陵始爲晋江人三世有佐〻有錫〻有成之成之有士傑成之治生雄于財益向佛爲善既逝士傑斥金千萬作佛事成先君之志弟妹方幼君撫育而訓之婚嫁恩義甚厚生業既富慨然歎曰有限之生豈可樂于無窮之欲乃舉家事付其弟以恬養性盡日邀賓朋列樽俎笑歌以自適孝友寬厚樂施與勇爲善事喜道人所長多攸而寡愠鄉党宗族称爲長者好儒士率子弟從師友應接惟勤不顧勞費自謂持心如是必有以文斈起吾家者子六人详评证谟谔谐而詳果擢第察人情曉吏事年少而寬大有老成人之風予有子婦爲弟士俊見友甚篤先亡君如失左右手晝夜撫棺以慟竟以哀感得疾卒于建中靖国元年孟春之六日行年五十有四奉议郎王景純以女妻之再娶其姑之子王氏五女一適縣令梁某二爲尼餘皆處子孫一人崇寧二年三月五日葬于晋江之崙山爲之銘曰

致富而身投閒弗沉于俗好儒而子擢第弗違
其欲往復何憾崙山之腹

夫人陳氏墓誌銘

延平沙陽陳氏有女今爲汀州寧化縣主簿俞備之妻宣德郎漳州通判括泰州泰興縣尉授之母元豐六年仲冬之九日卒于寧化之官舍享年六十卒之夕與其家人飲酒語笑安平如故夜分而寐家人及曉問安夫人已化去矣徹其衽席發其篋笥葬服薦資無所不具家人始知前此數日與我語言悲疑皆其所以付托道别之意不欲以明告我也明年季冬之某日歸葬于翔鳳鄉礼賓里古楼山東南之原宣德郎節度掌書記狀其事使來求銘而予慨然歎曰古爲斈佛之士以謂無常迅速或以清淨持戒或以超悟傳法類能勞其形骸騁其言説予皆未究其實徐觀其化而已然其脫然以往如委蛻然罕見其人多爲緣類所累形氣所制爲求造化而不可得或者有能忘累棄制必由疾而後往亦已勞矣是皆内久于迹者也聞夫人之化豈無愧哉夫人自少奉佛中年益篤多不茹葷持誦終日無妬忌之心飾妾婦以奉君子與人無忤見善如己所有内外親屬趣或不同皆能和全之得其歡心爲女及婦晨昏之間甘旨之饋盥櫛之奉廚爨之役躬服其勞未嘗有厭色甘

苦休戚相間于姒婦是以主簿與兄某雖少而孤同居共財二十餘年義不可析主簿方爲季時釐所有之資下教其子甚嚴是以主簿與括授相継登仕夫人若固有者有一女豪右求之郡人曹格家貧而有文夫人與格而外豪右未幾格登進士第今爲宣德郎知邵武軍光澤縣親故始以格貧爲言後服其識男四人長曰括次曰授次曰振季曰舟振應進士舟偕一女先夫人而卒孫男四人孫女三人嗚呼夫人之所化者予不得而誌之誌其顯者如是爲之銘曰

夫達于晩節子榮于少年鄉閭尊之夫人之緣
女孝于親閨婦順于夫室族屬樂之夫人之德
立德以昭棄緣而歸笑声既闌酒盃未乾長寐
不覺寂然無擾夫人之道云誰能考

公原居士墓誌銘

昔有王氏務琨由河東來爲長溪令遂不復去六世有文昉詣闕獻萬言除著作佐郎爲蜀中官以其甚遠弗就爲山林計錄書萬餘卷以示厥後七世有粟承志不仕八世有度得祖所錄書而讀之天聖中應擧天府不第有子惴庅字天休少而嘆曰吾祖有志而無命安用有涯之生而困于不可必之徇哉壯而改曰世爲儒家者流以嗜而廢食可乎遂教其子應中師族之賢有力者闢斋舍致師友鄉人子弟教無師居無舍者皆得以趍焉熙豊中　天子銳意教育兩促應中爲太學遊應中請以侍疾在側乃曰汝以務學而往固承志也吾死何憾應中之材由是有聞于士大夫間甲子之朔歷年有七十矣聚其族人而告之曰吾生于三月之十七日當復以此月而遊人皆怪其説前期一日沐浴具冠帶飭山具及寢伺明而化居喜施于多寡隨所求或不足継則稱貸以應之閭里無醫自窮黄帝書列雷公法具藥劑不擇人而救之則其化也亦其所养之至歟有孫一人南玉幼女歸進士楊臻有甥二人彦固彦強應進士奉乙丑某月葬于山南之北崗使來求銘爲之言曰

日之升矣　君還于幽　物之作矣
君休于常　前溪悠ゝ　後山巍ゝ
孝思不忘　是乃懿嗣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墓誌銘

夫人王氏墓誌銘

元豐八年五月某日供備庫副使贈朝請大夫王拱安之女武安軍節度使持節冀州事冀州刺史檢校太師判北京大名府拱辰之孫通直郎知某州某縣平甫之妹杭州餘杭縣尉方烈之妻卒于餘杭之官舍前知其變遂為送死之具及其感疾果不復起方十九歲歸少府君至此二十有二年矣華于容介于性孝于姑順于夫元豐庚申太師薦賜冠帔男四人曰先知曰先覺曰先見曰先庚一女先夫人而卒某年月日歸葬于睦州桐廬縣之某山為之銘曰

姑華髮而康夫朱顏而良子勤于庠婦勤于堂
命也何往桐山之上

滎陽鄭君墓誌銘

鄭氏始有諱元宪者自五代時僞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我宋統有天下遂不復仕乃家于尤溪二世而有瀜三世而有淑皆奉進士四世有某五世而有愷字和叔預試礼部不貢行年六十來去以壬戌始娶張氏再娶潘氏終娶江氏長嗣汝霖季嗣汝楫皆讀儒書汝霖稍自勤孝無好利志長女為承務郎陳咸妻季女為處子元豐八年歲次甲子二月之某日汝霖葬君恩數之鄉以書請曰先君幸有一日之好苟賜一言瘞諸墓使光于泉壤之下則先君閉目而往矣如是汝霖以為慰予曰有志于顯其親者豈可辭為之銘曰

鄉里一峯　榮枯之數　壬戌一周
往來之序　樂事未行　夕陽已去
堂〻其人　黃埃千古

夫人葉氏墓誌銘

熙寧己酉孟夏之朔日湖州歸安少府章君存道蒞事之明日入謁郡守夫人葉氏告之以亟歸既歸夫人曰俟君久矣閉目而化享年二十有五後二十年存道貽書曰來年之春葬葉氏于故里願得誌銘以瘞焉夫人仙遊人曾祖贈太常少卿祖都官員外郎知耀州事考將仕郎泉州司戶參軍幼亡其親蓄于姨及歸念其姨尤親也葉為閩中大姓夫人擅飾無驕氣雖出中門必以其妾從與其姊卜鄰于錢塘無故不輒造其門時遣人問安否而已夫不在雖族人相過弗敢見也女公事佛蔬食不嫁夫人歸而語諸

母曰予以不逮事舅姑為恨幸而有女公可事矣有肉先具斋食以進乃敢食姊有饋兼為之具然後致之有肉而已宜置而弗食养甥女尤己子存遺喜賓客乏餚樽輙先意為之具無忌妬之行常飭妾婦以進焉死数年後至侍兒聞風而慕之常恨不及事云為之銘曰

方变即化　非愚乃賢　子将安帰
在人在天　今二十年　烏知其天
葬子故山　有情有縁　縁也不負
情也不韋　誰其友之　曉煙夜蟾

夫人黃氏墓誌銘

長樂君生四女長裳之姊也為陳氏子之配帰十六年而陳氏子亡独以勤倹訓諸孤指與為生之路諸孤各如数遂至于自立裳為兒時尤見器謂其後必有成相待甚異裳累奉不第愛信益篤謂汝且暮當顕于朝知名于天下恒毋以少抑而懈大事乃請于長樂君使為京師遊及裳以第還里喜且悲曰汝得名雖高而吾見汝益遠後每得書必以不獲相見為恨裳〻累请郡符不報別十九年元符庚辰仲春之二十一日遣昱図像見裳于京師且貽言曰昱往尤吾之見之也昱去七日而亡春秋六十有九男三而女一長曰淳娶孫氏次曰昱娶楊氏少曰延娶張氏女為潘氏子之配孫十有九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山之原銘曰

樽酒笑言生不及款簫鼓還山死不及送嗟以
天倫之悲欢奪于世路之利害感忽一世瞻言
百載今後何言昔亦安在尋真而帰豈縁于愛

夫人林氏墓誌銘

某年月日林夫人有子象葬夫人于州之西郊吉州推官龔原状其行来求銘叙言夫人之祖林某世家福州之福清為殿中丞父某徙居漳南居士施君時號右姓以儒奉世其業夫人帰之舅早亡最孝于姑年三十悟生理不足恃诵佛書欲其鄉人為善語因縁感應事以動之不及人短長食不味衣不華如此四十年元豐五年之十月偶有疾語其家曰人生七十二所得多矣数数當往為吾具棺衾告親旧日次辛未遺言其後惟為善為能立然後沐浴易衣而化男四人長某應進士奉後夫人二年卒次子早卒次某鄉貢進士第一再奉第四皆黜于礼部方夫人疾篤時象尤客京師其家曰象趣吾家者也吾之志何

慽爲後數年象得疾夢夫人策杖叩其门曰汝起思且至矣覺而愈隨有經明行修之詔郡守荐象于監司考察而與之明年爲假承務郎次某里居最憧女四人長歸莆田林矩次歸溫陵陳況皆爲主簿次持斋不嫁次歸鄉貢進士李耕〻亡再歸鄭某銘曰

有悟而早　有修而老　其疾不耄
不化不墮　象于朋遊　趣義也果
夫人之言　豈欺于我　未葬而雨
象憂弗荷　暮盥十一　致誠以告
六爲甘露　得日杲〻　事既兩復
默窺洪造　豈非夫人　作德之報

承事林君墓誌銘

林氏始有譜達者在仙遊民籍中達而上不得其詳達生榮〻生晟〻生輝皆不仕輝字德夫少好斈喜功名嘗語之曰苟窃利名而仕焉不能事道不仁也有地數畝足以度生不能自樂徒爲有国者所覊不知也輝遂不復應舉有子七人男四而女三齜然而有改曰數畝之地耕且養足矣今子數人不能各使有事何以卒歲謂長子豫曰若俊爽磊落可以爲士謂次子巽曰若勤儉鄙朴可以爲農謂中孚與解曰可以從豫而斈中孚先公七月而卒豫二十四登第三十三陞朝丙寅之秋用明堂恩封君承事郎妻封壽昌縣君長女適進士余持次適進士陳環中季未笄元祐丁卯之某日輝卒于其家享年六十有二君爲人不事小節常教豫曰當以六經爲宗諸子百家博雜而無統欲鑒古今之治亂第求其始末然而是非得失須折衷于六經不然則雜家者流耳徒費聰明博記誦豈能爲汝賢行哉其從事也有益于己而害人弗可爲也有益于人而害物弗可爲也其從仕也所守者義所奉者法得喪窮通有命存焉苟容曲從求用于世弗可爲也其從政也以公處心以恕接物隨事之輕重小大而應之縱喜怒挾私曲剛而猛柔而懦弗可爲也嘗教巽曰士農工商先王以處民才雖然貴賤不同而所以爲生一也謹天時飭地利然後有以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和夫婦信朋友汝之務也故豫之才有聞于仕途巽之智有成于家事餘尚有待焉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之原爲之銘曰

數子之斈　試庠或畝　孰假以生
卓犖者豫　行且驤矣　有雷有雨
高原一坑　長松千古

河南方君墓誌

君諱壽字祖仁睦州桐廬人唐方干之後曾祖延昌祖輯不仕祖以父載任比部員外郎累贈尚書工部侍郎比部娶繆氏為長安縣君長子烈任越州觀察推官君其次也皇祐中宰長江禱于銜雩之祠得君風骨清俊才性明敏未冠已能屬文治平中試取国子生優等丁父憂居喪盡礼服除三預鄉貢不第哲宗皇帝視斈以獻其文甚工執政從官稱之還里會朝旨舉經行鄉老士庶以君備舉適用數足不行公議以為恨紹聖三年二月某日以疾卒于家行四十有七年娶朝奉大夫王中敏女男二人長先甲次先意女二人歸承議郎發運司句當公事黃瑜為仙源縣君次尚在室元符三年四月某日葬于圓通寺塢君性雖剛而喜獎進後斈及其卒類為之悲有礼辭未成書家存其遺藁方外之士有徐神公者能道人平生事時祖文為泰興令祖仁從焉見神公〻輙拜之祖仁意其必以我貴故拜遽問成名之年公曰令改官君即登第君登第令即改官祖仁以為登第必與祖文改官同歲後祖文十薦卒不改官祖仁三貢卒不登第今皆亡常謂世事與人相為存亡必待蓋棺始定志氣類為身事所困區〻白首葬于原壠而莫之悟已可悲者嗚呼祖仁兄弟首未及白青〻之松環列其墓矣此尤可悲者也既葬之十年襄之官過其墓惜其才悼其不幸而哭之故為之誌云

法曹俞君墓誌

延平之有俞氏莫知其所由來始有諱懷志者來居沙陽懷志生守瑩守瑩生繼倫繼倫生備字幾甫自繼倫而上不仕幾甫少聰慧七歲日誦數千言長不事產業遊斈交當世名士為人寬厚有執喜賓客與人交無貴賤小大皆為之盡礼犯而不校御僮僕有過以理諭之不輙加怒事繼母孝欽益篤善處事其始若甚迂卒如其說有風鑑往〻道中人貴賤友愛其弟同居共財二十餘年上下無間言義不可折或者窮困疾苦見輙賙之族党朋舊閒尤致其厚意家始雄于財為仁而乏終不以為恨皇祐五年為鄉舉首下第熙寧中獻策數十篇言當世利害不報元豐六年以特奏名為河南府助教調汀州寧化縣主簿其寧喜為謠刑民不便之君力為之諷止常賴其德貧民以賦不輸被囚若數百惻然代輸而出之歲餘沿檄攝監福州車盂場〻在深山之中去州縣餘二

百里私鑄之民相聚為盜吏民無敢呵首君為方略去之商旅坑戶稍〻來歸寶貨發露場用以興未期汀守薦君明法守正復為本州司法叅軍有強其子之婦者恕而赦之及其前夫之二女法子當緣坐郡吏皆欲援法而刑之君議以謂殺其身不足以償其罪也及其愛子以累其心此法之所以有緣坐今婦見殺則父之愛何在更以其身緣坐非法之本意于是州以疑奏其子遂免官吏市鹽例不之務中而市于倉以務中有常數而倉之數可以適取也君以為不義于公且慮擾其怒市鹽而倍給之皆愧而弗至月餘以疾終于官享數五十有七長子括為宣德郎通判漳州次子授為泰州泰興縣尉次振應進士舉次舟尚幼女歸曹格為承議郎簽判興化軍前君數年而卒孫男四人孫女三人余于幾甫最知其為人未淂官時常與之遊文酒之間歌笑自若不為生事所役磊落大度絕無鄙狹流俗之態故其從仕雖未甚久已稍有可觀者代輸出內市鹽而給僚吏雖難為繼然而輕物而重仁義使流俗有所激亦可尚也

照覺禪師行狀

師延平尤溪人也施氏子家于盧村為兒童時礼郡僧文兆為師名常總及弱冠試经淂度牒受具戒遂之江南衡湘間歷叅名山長老及遊黃龍見南禪師乃大悟慧行並至起用有體故其機鋒出沒萬變從應周給不見其涯岸當時名儒要官與之語世事皆言深知治體旁達吏方其言落〻可聽使之入仕待往澤加于民大抵論道之歸與吾聖人無以異常謂釋氏之季或不能自通于孔子儒者或至于棄其師而季之不能以心會佛及其獘也此吾教所以見排于世歟熙寧三年豫章守始淂以為泐潭長老堂殿獘壞廢去而新之更十年始大就聚徒數百衣上常有異光衆見之輙拜其光不可匿而師且恐或衆乃穴地以瘞之元祐三年　神宗詔東林為禪寺選大士為之主九江守李君昭遠豫章守王公韶僉言非師不足以度衆命交至而師遁走五百餘里求者相繼不淂已如其請乃作法施之會開演微密敷錫于有衆而衆言曰念師大悲究竟惟我從師大慈何為棄我為言曰一切衆生具一切佛性譬如大地無所損益故泐潭我昔住時及吾去東林吾昔未至及吾今往其地有損益者不日無所損益然則宗性亦無所損益是吾來亦無所從來吾去亦無所從去是

一切佛及一切衆生亦如是桄是時百千衆咸發菩提心無所沮棄然而師亦豈淂不往哉惠遠法師有遺記云七百年後當有肉身大士改刱茲地則師之来蓋應世耳師至為之易其基址变其制度垂一紀未始一日休役元豐癸亥神宗詔師住持大相国寺智海禪院師三至而三辭二事之詳見于吳龍記中聰明泉淂號于惠遠法師大旱不涸自師聞詔而竭及如其請而溢六月防禦李侯端懿奏賜紫衣明年仲夏奏號廣惠大師晋植巨杉二夲有禁毋代元祐二年將新神運殿適乏柱材師有意焉一夕大風雷拔二木如將以遺師尤為徐王所知四年朝廷方設金禁計未有以飾佛俄而　太皇太后特旨賜金萬箔由是大像妙具粧嚴越秋七月王復上章言師禪學道行出乎其類東南緇侶向慕依歸宜有以表之遂賜照覺禪師七年仲夏一日頋謂主事曰虛飾身後無益之事非老僧之志也然而諸子誰肯持吾形骨棄之曠野必勞常住不若吾自為之遂出囊中物令造龕結塔九月壬子謂侍者曰吾去化三日矣甲寅之旦召主事付院務及午而浴更衣坐方丈命紙筆書偈言授遺書令侍者鳴鼓曉衆趨方丈而師已端然化矣壽六十七越十月八日厝于石塔在寺之東西北隅素衣而號者千人送者萬人泐潭東林語錄偈頌已行于世師常告其徒曰行解相應之謂祖自非超悟之士必向三根椽下潔己虛心收視返聽体究大事俄而有見則如醉者醒寐者覺豈不快哉故其學者不敢有事于空言皆能返求諸己遂見性嗣法弟子百八皆寓名山演法度门弟子二十三人壬申之春侍者祖璫謂蒙知師之詳来京師求予文刻諸石于是乎書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

雜文

三清殿上梁文

三天大聖訓存青簡之文九上高真識在翠珉之刻興除道教訂自壬辰振發于山言歸乙未遺真經于光智況寶藏以積金固宜人事之攸同實惟天意之所在其麗三宮之寓處以嚴八郡之瞻依相彼仙峯考茲眞宇表衆材而取正舉修梁而建中漸引興雲之龍上征天漢俄垂飲海之蝀下瞰人寰綱紀既張栟櫋遂立已駭斡旋之雷動將疑華彩之翬飛庶宣天上之莫尊四民有賴頗祝域中之最大萬壽無疆潛致其誠顯揚以頌

拋梁東三天宮殿跨垂虹遥望王轅来爲物混元長是作東風萬彙歌舞太和中

拋梁南三分爲九一分三想見仙峯従此後紛〻鸞鶴去朝參不知人世與誰談

拋梁西太平君子告成時八景玉輿行且到此行惟有九仙知祥光隱顯在雲霓

拋梁北宝藏初成金一積此無〻物更何求讖言誰是于山客九天新起三天宅

拋梁上世間淂見虛空相道無遠迩在人心一篆天香誰注想千葉蓮花端妙像

拋梁下三宝丈人千億化當須分住九仙峯神龍五色看〻嫣欲去迎隨心已捨

拋梁中君王扶教帝論功萬壽無疆何所自家傳眞一下三宮仙源流演更無窮

伏願上梁以往眷〻三天之降鑒照〻四国之蒙休聖神萬年長屬百福致力之衆助緣之人遂結妙因悉承嘉貺仰冀道念俯従世緣

謁謝先聖文

有志于斈無志于仕則其仕也爲道先聖之所與有志于仕無志于學則其仕也爲利先聖之所悪戾其所與犯其所悪其謁謝也在所不見其荐享也在所不受而今裒等幸而登科以赴聖王之器使不敢不相與爲行義者則今日之礼非敢以爲文焉伏惟尚饗

褐謝先師文

世之斈者師公之不遷怒則淂情之和師公之不貳過則淂性之正師公之無伐則進己之善師公之不校則忘人之悪師公之不改其樂則能不爲貧所累

堅忍成就弗為小人以至今日見錄于仕版則蒙等之來以公之賜不可忘也伏惟尚饗

勸農文

政和三年予被天子之命來守茲土職在勸農視事手後四月未之及也今茲秋斂晚種適丁是時出見吾農于郊環立而語之曰夫天有時物資之以生地有利人資之以養必俟吾農出力深耕易耨均秧散穀然後天下受其時而雷為之震動雨為之滋養地不愛其利有實可積可以貽子孫有飶其香可以畀祖妣然而苟非吾農之勸其力天時亦莫能發用地利亦莫能致養夫農之為功如是之大也汝等其勉之樂生于憂逸本于勤土神有靈祈報不可廢礼田主有恩取與不可忘義一時能勤乃得一歲之佚片善果修遂享終身之報自今而後宜佩吾言以計汝生不忘也

傳神真讚

不可探測心虛之神不可壞滅性空之真不與皃醜好不與形老少彼奚傳此奚讚形與皃所在真與神彼所以得傳我所以得讚

曹子真讚

有德于陰以遺乃孫有氣于陽以資乃生非陰非陽不枯不榮強名曰神妄傳曰真彼乎此乎孝思之仁

靈一示予所傳之神求予讚文因書神真

寓言奉贈

恍惚有神杳冥有真著為皃象發為形聲坐者斂容而正色畫者含毫而運思天機寂然而弗動人意淵兮而莫測試問紫元翁曰卷中之人譬尤禪中之士謂之同也可乎紫元曰寂然弗動淵兮莫測蓋似之矣正色而斂容含毫而運思談禪者之初机也向道者之未見也釋氏接引斈人之遊戲者也謂之同可也靈一逆道之士黜聰明墮支体務內遊不務外觀固其所知而傳神真以為遊戲焉不害其為道若夫恍惚之神杳冥之真非會而為道乃出而為形面目之間悉為畫工所得斈不能忘安得以為同道家之斈自夫斂容正色而悟焉由此而入坐忘而還無坐進而歸真太冲莫朕德机不發當使畫工之尤季咸無得而相以至自失而走不然吾恐日月之改化春秋之變遷方盛而俄衰方少而遽老方存而忽化卷中之人與塵俱盡其誰尸之哉然則世之人徒寫神真不知有反本之說故予緣斌者之問輒資以為說

亦足以發焉乃書以贈昊一

書顔魯公遺帖後

予観顔魯公乞米及醋二帖知其不以貧為愧故能守道雖犯難不可屈剛正之氣発于誠心與其字体無以異也紫元翁題

書墨竹画巻後

終日運思草之以五色作妖麗態度易為美好然而過目而意盡焉以單毫飲水墨形見渭川一枝遂能使人知有歲寒之意不畏雪霜之色灑落之趣此豈俗士賤工所能為哉

書子虚詩集後

或言陶潜之詩古淡有味必能不為諸家之体然後可及非至論也人固有識高而才短者其勢易為古淡才高而識短者其勢易為豪華夫能用其所長處其所易已足以為智者有才識兼至而孝為古今体者趣古淡則為陶潜趣飄逸則為李白杜牧何可以為常哉夫詩之為道要在吟詠情性発于自然乃得至楽有意于是体牽合而後為之不亦有傷于性乎非詩之至也余観子虚之詩往〻走筆立就華淡無常将名其体終疑而置之斯亦善鳴其情性者歟

書渤海郡王孫戡傳後

戡出渤海郡王之七世無王孫態少好孝有志節寒惟炙薪明六経恥使就試礼部寓隠陽羨里兩造之民不之官即戡以辨皆得其理而去公正為人所尚名利不可易是豈世累之所能留者邪當在真人之列莫之知焉

書房元齡傳後

予覧房元齡傳得太宗兩事掩巻而嘆曰真至主也兩事治体之所資天下是非安危之所係宰相未之喩為太宗已知之矣元齡為僕射乃謂之曰僕射當廣朕耳目訪賢才聞日閲訟牒数百豈暇求人哉乃勅細務属左右丞大事閲僕射正類周官大事則従其長之意天子之務在乎一相有其人則百官萬事遂所任太宗之論僕射不亦要乎天下初定遂以創業守文之難詢之房魏以謂房見創業之難魏見守文之難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文之難當與公等慎之守文之難太宗既知之矣為子孫計不亦遠乎子孫出其後富有天下貴為天子鮮究其所自持凶器渉危事出入不顧萬死一生之地自以為當然捨我而孰得作乂既久持盈已息逸楽不悟而驕侈之心

生奢縱不戒而維持之法壞靡弛不修而危乱之事作姦僞之党迭而乘之不可救矣若夫持盈不逆之君子莫能肆焉天命之所付畀亦尤創業之主曆數所歸戰必勝攻必克一舉而有天下無難易焉太宗之論人事而已不可以不戒也況得元齡之為相任其大者正觀之間有是高明之主以德表正而下之長屬欲歙其影而應之不可得也想見其時主相一体政令一門義之公不納私謁仁之靜不啓邪好賢不肖兩途清濁殊品朝廷清明天地安靜考其所自豈偶然哉柳芳論元齡不吝權不言功成英衛之能遜王魏之直而史論元齡講法處令務從寬平不欲一物失所聞人善若己有之不以己長望人雖卑賤皆得盡其能取人不求備自非物我兩忘而出乎道從真列中來其孰能與乎此哉

書長公指要詩後

予悟此旨久矣不生不死出乎生死之中自古先聖未有捨此而能得道者也逆而入混而成非獨而為孤陰非偏五為寡陽顛倒五行浮沉兩物陰陽之中者也内以神真会成其体外以精氣助致其用及得長公指要而讀之豈欺我哉長公方外之有道者也出入明晦來去自若有待而後往莫之知焉惟予之所知苟得其幾遂登仙聖之列夫之必墮于愚衆世之人安得而知之故書其詩後

書太原王子命書後

宣和己亥紫陽公與門人王生書為言辛丑壬寅歲事及生自越之揚累了有應因詢紫陽公之所以知者其神知之乎其術知之乎生云其神知之非愚之所及也見其推究斗下衆星度數考合人生日時氣候以言貴賤禍福之故蓋常如視此則以術論吾真友者也南京太原仲先作子命書其術亦然出于河圖曆數謂其祖昔者往貳城都府啟避近斗牛先生援以出世未幾遂擗而去曆數乃其所授故得其傳夫數之本自天而下降二十八宿十有二卦布乎周天元輪然人生于其下皆囿其數中生死貴賤盛衰休戚其孰能遠之哉第鮮有得之者得之則出乎其類矣然而紫陽公斗牛先生豈世之人哉或遇之可也世之術者以理而言貴賤以意而較長短常失者多幸中者少天之數帶與故也豈足怪哉乃書其後以示其術之所自出焉

玉自然子書後

嘗謂道家之徒蔽于説氣儒家之徒蔽于説理釋氏之徒蔽于説性其徒後世之斈三家者也三家之聖所以立道皆出于一本其徒自其承斈浅末應萬不同而分之然而儒家者流多自執中以為守經形而上者類不立言稍入高遠往々相告而詆之謂非聖人之所教是不然也怪力乱神子所不語以其怪且乱也能通三極之道而為之教乃真儒者其孰能至于此哉故予之為書泛觀而旁採有可述者皆其是非有理取捨有義本于自然之道乃出于筆削為之論議庶補後斈之萬一愚之志也非溺于博者也故明于自然子書後

書李太白對月詩後

人惟不足所以有声始求其言尤生于不足使然而使者也及俄而舞乃出于不知自然而然者也泯三不足混一不知入乎大德而為一樂不亦至乎謫仙之歌未嘗不継以舞世俗之見以為太白牽于縱逸之才思而已此知謫仙之卜者也故明于詩後

書樂章集後

予觀柳氏樂章喜其能遺嘉祐中太平氣象如觀杜甫詩典雅文華無所不有是時予方為兒尤想見其風俗欢声和氣洋溢道路之間動植咸若今人歌柳詞聞其声聽其詞如丁斯時使人慨然有感嗚呼太平氣象柳能一寫于樂章所謂詞人盛世之黼藻豈可廢耶

書張茂先傳後

予讀茂先傳至于倫秀使来有請于張公共正朝廷以為霸事予云當此之時有是一幾而公不悟以云荅之有蔽于博歟為茂先計权往典之議當會諸鎮以釋其疑諸鎮既至密浮以悟倫秀自當縮手袖間烏能為邪然則張公非特除去倫秀之悪遂以扶危而免式乾之禍不然惟以忠義不惜一死以示萬世且子之戒姑行其志而已以視留侯之躡高祖頓悟韓信之邪心果安漢室亦有間哉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雜文

請羅漢讃文

竊以諸佛遇緣闡二宗而起用雙林入滅攝萬変以還無然後理著始終道存体用尤慮神明之相継但期寂滅以同帰人孰憑依将廢墜故如来之付嘱惟羅漢之慈悲留不壊之形住無窮之世護持正法饒益有情當其国王大臣長者居士設欢喜之会斋恭謹之心則是尊者與諸眷屬旁臨五施之筵同彼衆凡潜運六通之德方々受供種々現形安得弗致至誠遂陳妙供南贍部州大宋摩訶支那国某州某坊弟子某登籍塵寰服劳大宅非解脫之力不能援我于苦海非方便之仁不能携我于迷塗今則盛展法筵欽承佛勅四十九載三昧雖尋一十六尊五常尤在至誠可感尤虛谷之應声上徳所酬譬澄江之浮月想垂哀愍望賜降臨大衆同声恭行礼請

一心奉请第一西瞿耶尼洲賓度羅惰闍尊者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来赴道場

西瞿自悟都無漏中土相迎更有緣神通利物許誰先十六功名當第一

一心奉請第二迦毗羅国迦諾迦伐蹉尊者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来赴道場

己湛心源帰上德更持佛勅維西瞿遥看天北彩雲垂五百聖賢相逐至

一心奉請第三東勝身洲跋釐惰闍尊者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来赴道場

自為随緣通外典誰知得果起東洲福田長與世人修卽是護持無上法

一心奉請第四北俱盧洲蘇頻陀尊者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来赴道場

恍惚俄聞中土召逍遥宜為北雲留花幡擾擾道場深須信衆凡中有聖

恭惟尊者十地處身三光立徳或韜光于愚衆或現相于虛無或呼吸風雲或驅馳龍虎八解之應萬灵具瞻伏願尊者不捨慈悲不忘微賤錫鳴石室共臻慈雲麈拂塵寰各霑法雨慈愍故慈愍故

一心奉請第五南瞻部洲諾矩羅尊者大阿羅
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
有情來赴道場
忘物便拋流浪海虜人聊住涅槃身天人眼
見域中塵南瞻部洲難獨樂
一心奉請第六耽沒羅洲跋陀羅尊者大阿羅
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
有情來赴道場
石龕春去人難老金鈴龍歸雨乍晴中洲一
瞬到人間萬里風波千眷屬
一心奉請第七僧伽茶洲伽力迦尊者大阿羅
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
有情來赴道場
豈但應緣成佛事更能說偈與仙人寂滅場
中未忍歸只為有生趍苦海
一心奉請第八鉢剌拏洲伐闍羅弗多羅尊者
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
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寂〻性空蟾彩滿巖〻眉宇電光深千一相
送物外來過去生中緣分好

恭惟尊者或道皃清奇或風神粹秀或飄〻而泛翫
或兀〻以潛觀心有滿虛性無內外乘風御鶴辭方
外之幽居度月蹄雲受世間之妙供伏惟尊者法器
容物心燈照人有感必通無求不應暫離禪定速降
威靈臨頃刻之流光作衆凡之介福慈悲故慈悲故
一心奉請第九香醉山中戍博迦尊者大阿羅
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
有情來赴道場
法雨忽緣荒政下神龍潛出淨鉼來雲駢風
御落何方香滿人間新有会
一心奉請第十住三十三天半托迦尊者大阿
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
愍有情來赴道場
雲巖集法收千卷月洞棲神斷萬緣動靜雖
窺性海深三十三天無遠近
一心奉請第十一畢利颺瞿洲羅怙羅尊者大
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
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寂〻誰送窺水月堂〻相逐過山雲人天妙
供少曾間颺瞿自在煙霞外

一心奉請第十二半涉山那伽犀那尊者大阿
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
愍有情来赴道場
戒珠立我起三界法露随人洗六塵半度波
山眷属多但見灵光天外落
恭惟尊者慾消漏盡已超三界之崇畢果蒲花開兼
應十方之緣会乗不疾之速給無窮之求以方便誘
羣迷以解脫拯衆苦祇承佛勅數百福于冥〻黙示
法音開萬灵之矇〻慈愍故慈愍故
一心奉請第十三廣脇山中因揭陁尊者大阿
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
愍有情来赴道場
已作禪宗留廣脇却承佛勅到閻浮護持正
法有誰知應笑莎蔔空淚落
一心奉請第十四可住山中伐那婆斯尊者大
阿羅漢與自眷屬千 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
哀愍有情来赴道場
出定来時塵世曉過緣歸處道場深能將妙
果荅羣生可佼世人諸漏盡
一心奉請第十五灵鷲山中阿氏多尊者大阿

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
愍有情来赴道場
鷲峯山上修三昧法住經中著一名香花開
處駭人看滿月一輪無相相
一心奉請第十六持軸山中注荼半托迦尊者
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 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
類哀愍有情来赴道場
慧劍遠邀持軸客福田兼濟受輪人付囑如
来到此休更許何人堪入会
恭惟十六尊者弁諸眷屬阿羅漢等寓洲上者有水
月之觀託山中者有泉石之適在国者與人為徒在
天者與仙為侶其所稱異而同乎德其所寓殊而契
乎心故承付囑于如来又復宣揚于塵界其李道也
皆能澄無生之觀秉不退之輪頓悟三空遽超十地
發空門之扃鑰啟覺路之緘縢其應物也皆能開方
便之門立慈悲之室設百法之要誘彼羣生建三世
之緣勸茲流俗而况今日設莊嚴之会發恭謹之誠
器幣爭華香花闘馥伏願尊者上同一切諸佛諸大
菩薩摩訶薩等其来也不疾不行其至也無遠無近
六鐶鳴杖遶山海之樓臺一息興雲捨巖都之洞府

應接無類哀愍有情来赴道場受茲供養

六祖傳付偈頌

常謂諸佛出世為一大事接引上根由凡作聖此即向上二路千聖不傳者也佛既淂旨坐進乎道然後推其緒餘建立禪律講說諸教哀憫有生以度羣迷是非向上一路俯身接物而已然而佛祖既遠根源失真旁枝不流各專所見遂失大道之全体分列而為六七六祖傳衣付法有偈雖存置而弗問冷視如遺曽莫之究乃執空性遠以妙覔自待不亦妄乎六祖相望五百有餘歲慮其大法断絶所度之士各惟上人後世學者以其無生之師不可淂而傳無物之友不可淂而論不若惟衆之從且執性見以為大道不過乎此而已故予為六偈讃以示乎世

初祖

一花迦葉離塵果四卷楞伽助道書莫謂竺乾天樣遠宁雲歸去秖須臾　誰知花葉一中生二氣相催果自成体了色空無覔處有時人說見还嬰　大乘氣象已相扶吾意方終道不孤秀出五峯塵下少中華先許到真如　日用中来体已親平常是道豈須陳淂吾髓處無他事擬議三、人且覔真　安心惟在覔心時後世支虛兩自欺寄語禪林休歇去古来先聖本無為　本来無一亦無華都向真空是一家開說一花還共笑寍甘鬼窟作生涯　如意珠含利子建立法身無二理發明道果獨為師長養聖胎誰淂旨六物名同實非異微妙如来出塵計一念中含一點来本無根種豈須猜誰尸五運催神化忽見天花五葉開含萬類貫三界無無無有非私解法輪如我神氣精廣世通他来去在九年轉了大还丹世間無價人難買　參禪須向坐禪人本末相通可了真二念同机都掃盡乾坤尤在一微塵　精傳神氣一傳精性命于中附会成道世渾淪竅不破更從何處覔無生　精傳神氣一傳精含作真空萬化行是物此中来與去莫持偏性作圓成　天游杳杳海漫漫無有無無是道觀大法藥兼心地要兩門都作混成看神光中見一還嬰　非外非中已混成忽向玉炉飛上去數声灵鵲夜來驚　萬枝燈千江月一燈傳一月攝莫知根種有虛空秖光祥光無断絶三千世界掌中知百億化身天下說秘密豈當容易說一臂尤輕冷歎雪

二祖

有地有花空具色無花無種色含空混成一物誰圓就但向無言一化工　受果時来合見仙香山禪定想多年少林淂旨圓融了不在中间與兩邊　華豈曾生種亦無迹来何事淂神珠學凡不悟無為旨但笑高人一似愚　曾窮荘易到渊源三教淂来共夲根自到少林應已悟後来誰為曉宗门　宿来缘累尚相拘何争圓成未自如十地三乘誰便了〻時尤待到無無

三祖

入道淂来自有缘許誰心地是金仙如来止〻教休說妙法難思莫妄傳　衣法曾傳莫已知兩山禪定了何疑夲無一物非何有大道宣嫌淂小兒　地種精華總是無〻中和会一神珠前缘誰是傳衣子水月如心可上圓

四祖

萬宝收還萬合中更尋心地亦還空紫雲蓋下已呈瑞佛法一支誰與同　路上相逢即是缘心知衣法有人傳真成浄土含諸種直到生〻始淂仙　解脫門中宿已知種花生忙豈須期話書回及終難起不要浮名不待時

五祖

情種俱收入混成迹并四事淂無生字雖不識人休笑壁上留題已可驚一無生無種菩提就非佛非心混沌成欲說性空何處覓可憐禅律謾相争　形生收攝出塵笼一顆圓光色與空槽厰有人来作祖自然吟入太無中　塵埃可拂是修時無物無修秀也知欲說善挂符祖意圓明未嚴想曾窺

六祖

頓悟花情有幾人源流相遠却非真須知佛性無南北芥子中藏萬法輪　泰定尤忘相行深種華當向此中生坐禪只恐人無證淂旨須教礦作金、下種人来地有因若非因地莫輕陳曾將此子教誰種安解參同向呂真　淂来生滅夲因心旁出紛〻誤處尋無性無心方是道执空誰可脫浮沉　法身行止夲来無業落歸根是幻驅生滅已除迹寂滅有情相感莫踟躕　曾戒觀空與坐禪惟因唐便說真筌九年面壁誰能少秘密先當淂祖傳　妙了形神更有人不須捐下夢中身逍遥便作丹臺客誰悟三丹有二真　大事淂来風有因太空全是氣精神牟尼莫怯無人問作用皆云已淂真　圓妙高人竟已通便

辭歸去謾參同一篇證道雖能賽不謂唐僧有此鳳
道果天成豈可猜圓光何處更尋臺性為妙種心
為地况有慈雲作雨來

泗洲頌

十數運行天與地五氣生成入無始混成惟一數相
尋十一觀音生一体耳如目聽如視通身是眼誰能
計觀盡十方無巨細有時塔上聳人看妙用無方乃
餘事

上天竺思尚真讚

皃像雖相似水中空杸月非數亦非禪使我如何說

讀頭陀安文頌

九九八十一圓明体如日豈是空說禪精魂中掃迹
立道須當修九九八十一性見與意会如何体空色

壽堂銘

熙寧丙辰之仲夏僧惠月出者城東郊即獨樂園之
右為其師作壽堂求銘于予與之言曰能使人之形
與物生滅者數也而有非幻者則生滅不能流轉之
學佛者志乎不能澈轉之則是也若非暫聚之形少
延之昇終窮散歸則當委蛻而去之何足計哉雖然
師則然耳天年云高更延其數此仁于其師之道也
銘曰遽尓聚忽尓散多者矜短者嘆不聚不散不短
不多何矜何嘆何祈何俟以祈其延以俟其歸其徒
之仁其師之功

灊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御試策

策題

問禮所以辨上下法所以定民志三王之時制度大備朝聘鄉射燕享祭祀冠昏之義隆殺文質高下廣狹多少之數至于尺寸銖絫一有宜稱貴不以僭賤不敢踰所以别嫌明微釋回增美制治于未亂止邪于未形上自朝廷下逮閭里恭欽撙節㛂欣交通人用不踰國以無事降及後世陵夷衰微泰漢以來無足稱者庶人處侯宅諸侯乘牛車貧以不足而廢礼富以有餘而僭上宮室之度器服之用冠昏之義祭享之節率皆紛亂苟簡無復防範先王之迹因以熄焉傳曰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而後之學者多以謂非聖人莫能制作嗚呼道之不行也久矣斯文之不作也亦已久矣抑將恣其廢而莫之救歟將因今之才而起之也

策一道

臣聞致道則求諸人以人者善之所在也及其行道也不可以求人惟人求道置法則從諸人以人者情之所在也及其行法也不可以從人惟人從法聖人之為天下合衆善以為道合羣情以為法其為教也則宜民下無異習其為政也則宜臣下無異說若夫蠡管之見涓埃之善奚足以致哉聖人以謂物態有新故民情有好惡俗有盛衰時有彼此事有變常道有升降法有損益以道應時以法制俗當與萬物之理相得于無窮則夫善之所在未可以廢也當與萬物之變相適于無常則夫情之所在未可以廢也陛下所以三歲一詔旁集天下之士親降 聖問而使一介草萊類得發其涓埃之情以助太山之崇高滄溟之深遠知臣之愚何足以與此然而臣聞大道之世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則俗之于物輕矣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則俗之于我輕矣不以我累道不以物累我天敍之中夫婦之情父子之性君臣之義况弟之序所謂有物者也天秩之中父厚于義而薄于仁毋厚于仁而薄于義君無為而尊臣有為而累所謂有則者也方是之時上下之分烏用辨哉不必恃衡潠之為輕重而人自以為平不必探籌與之為得失而人自以為公其正不必規矩而天與之為方圓其信不必符契而天與之為取與方是之時上下之志烏用定哉以故天之象地之器

鳥獸之文土地之宜未有仰觀而俯察者則象與器其孰制而用哉法無所始亦無所成礼無所益亦無所損道之下降在乎象器之間而已人能輕物與我而相與為天遊未有過礼而踰不及礼而偪者聖人蓋未有患也然而汙尊而飲捭豚而食遂以為礼搏土為桴築土為鼓遂以為樂營窟橧巢羽皮毛血聖人惡其鄙野太甚貴賤之分長幼之序飲食居處幾與鳥獸草木無以異焉以故聖人作為禮法以文其實營窟橧巢未利于居也為之臺榭宮室草木血毛未利于食也為之炮燔烹炙羽皮未利于服也為之絲麻布帛汙尊杯飲未利于飲也為之範金合土罔罟之利佃漁耒耜之利稼穡刳刻之利于川服乘之利于塗弧矢之利禦寇擊柝之利待暴利用之法詳于此矣然後制礼之文施于飽食逸居之時使遠于禽獸朝聘之礼所以和君臣冠昏之礼所以正男女祭祀之礼所以交鬼神為之射礼以觀其志体為之鄉禮以辨其齒位合其次也為之燕禮致其欽也為之享礼雖然肯時鄙野之風稍趨于文而文之弊使人後有涯之生隨無窮之情忘不可亂之分徇不可必之物其性失中其心失性以非廢礼也偪以美沒礼也僣遂喪天理之自尔者性命之情日入于衰薄有如横流之衝失其大防汙漫而難制是以朝聘之礼不足以和君臣冠昏之礼不足以正男女祭祀之礼不足以交鬼神射鄉之礼不足以仁州鄉食饗之礼不足以樂賓客然則礼之數豈可廢哉有數而無義則其制礼也不足以因情有義而無數則其制礼也不足以定分朝聘鄉射燕饗祭祀冠昏之義高下隆殺文質廣狹多少之數所以見于　聖問而臣以謂禮法之行自賢与貴者始賢者先王以尊愚貴者先王以卑賤者也數度存焉其在宮室也廟各有數堂各有尺其在衣服也冕各有章旒各有寸其在車旗也常各有斿車各有乘其在器皿也所食之豆所獻之爵其數有多寡其用有貴賤雖然礼數之于天下豈將進其不及之才歛其不平之氣以就繩約然後以為得哉有以多為貴者以文為貴者以大為貴者以高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有以少為貴者以質為貴者以小為貴者以下為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是故先王之礼不可多也故常不豐下可寡也故常不殺惟其稱而已天下之人頤其數則謹其分明其義則進其德此

其所以制治于未亂止耶于未形欤不然而礼之迹者適人之情禮之遠者明德而反本芻豢稻粱庶羞酸鹹以養其口椒蘭芬苾以養其鼻彫琢刻鏤黼黻文章以養其目鐘鼓管磬琴瑟笙竽以養其耳疏房安車越蓆牀笫以養其体此適其情者也聖人以此儆上古之鄙野不能使後世無文之弊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臭口之于味四肢之于安佚未有能克己復礼以為仁焉則禮之迹者適足使人流而為淫泰乖而為詐譎耳山藻之僭濫濯之陋豈可廢哉是故聖人之制礼也酒醴之美而玄酒明水之尚黼黻文章之美而疏布之尚莞簟之美而蒲越稾鞂之尚丹漆彫幾之美而素車之尚是故礼雖道德之下衰忠信之薄而道德忠信所以不喪者礼實明之也禮之迹者適人之情而人情之適未常放者礼之所尚不在乎美者而已二帝三代以法趣時以義起禮不能有異于此特其詳略未可同耳故臣常言道無常也未始有弊焉必有升降者礼法為之也時無止也未始有弊焉或有彼此者習俗為之也繼道以致用者善也制善以致治者法也異法者彼此之時異時者盛衰之俗異俗者新故之物〻之新故俗之盛衰未始有常也則以法趣時以義起禮豈有一定之論哉是故聖人之在下者或清或和以矯一時之俗而救其弊焉則有三子之行聖人之在上者或損或益以應一時之俗而救其弊焉則有三王之礼然而道失而後德則二帝之趣時也致隆于德未能以為皇德失而後仁〻失而後義〻失而後礼則三代之趣時也致隆于業未能以為帝道也德也業也皆聖人所能有者也其用之異者以制俗異之也皇也帝也王也皆聖人所能為者也其名之異者以應時異之也臣謂有成與虧者法也無成與虧者道也無成與虧之中注之不盈酌之不竭萬法之造費之彌多資之愈有唐而後成周而後備于形色名声不可以為量數若夫制于礼者為之非特不可以致治也必待數百歲其智足以相備者而後全若夫体道者慮後而致隆則堯之所成周之所備伏羲旦暮而陳之奚必俟唐與周哉臣謂時之所緩聖人不以為急俗之所惡聖人不以為好是故五帝而上其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二帝而下其書謂之二典言常道也然而常道之用又其大道之降者欤不然而忠質之過也周以極盛之文而救之蓋自夏商之末仁義失盡

矣則周之所以救其弊者其有禮歟盡仁之數以制禮盡禮之數以制法辨等之儀教節之度尤詳于二代則大道之降者未足以為恠也後世之難治惟其物我大重我重而踰物重而偏無窮之欲不測之變不可以略制也行法之吏矣于三百六十而後已豈其好詳哉礼以義起法以時行而已且觀三代之盛忠質文之不同道服器宮之不同法相沿以情相章以迹朝聘之勤燕享之欢祭祀之誠婚姻之好欢然有恩以相愛藹然有文以相接彰之以車服揚之以聲音光之以詩書明之以藻色其尤一元之散遂華

萬物而為春歟和氣之中聲色萬類飛者翔走者伏潛者躍並行而不相悖並育而不相害莫知為之者三皇之世未著于德義其尤一元之含萬物欤二帝之喻則向乎春矣　陛下体道在上造化羣材日華庶政教令刑禁下行上施其尤天道之運四時欤作者使復枯者使榮則春之風雷散者使斂華者使實則秋之霜露將與有年之類還淳反一而為太古之遊囿　陛下之志也若夫宮室之度器服之用冠昏之義祭饗之節率皆紛亂尚簡未復三代之遺法豈可望哉此宜　聖策之所及也臣聞不能以礼趣時

則其為法也無功不能以義起禮則其為法也無道禮樂之情同明王以相沿知礼有所因三王異世不相襲礼則礼有損益商因于夏礼所損益可知也損其文而益之以質故也周因于商礼所損益可知也損其質而益之以文故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文弊則質救之質弊則文救之文質相代而趣于中蓋雖百世不能易也儒者文之過野者質之過繼文之過必過于質而救之此孔子所以欲從先進欤時也惟夏之從車也惟商之從服也惟周之從樂也惟舜之從鄭聲之謠詠所可欲者也文弊之俗皆溺

于此樂則惟舜之從然後鄭聲可以放焉自秦繼周禮之情不能有所因乃滋法令以酷天下礼之文不能有所損乃極奢侈以窮其欲不能以智出義以義明德不能以仁出礼以禮明分苟以徒法而制天下禮之近者又從而充之古遠而難行者類棄而不為遂使天下之俗流而為淫泰乖而為詐僞淫為鄭声殆為倖人則其制天下也適足以為乱焉豈能辨上下定民志使恭欽撙節欢欣交通以戴其上哉若夫諸侯乘丼車庶人處侯宅貧以不給而廢礼富以有餘而僭上宮室之度服器之用冠昏之義祭饗之節

率皆紛亂苟簡未足以為恠也漢文帝好道家之斈以為繁礼飾皃無益于治皆罷去之專務朴素然而文帝豈能監周之弊而致然哉會其所好適近聖人繼周之意故其屋壁詩為帝服倡優得為后飾賈僮婢妾富人大賈皆得以上僭莫之制焉斯亦文帝不能以義起礼之過也嗚呼文帝畏甚高論而釋之與言秦漢間事而已唐太宗好三代之礼樂房杜不能對者故其為礼也沿秦故以為漢沿隋故以為唐其治卒愧乎三代而使三代本數末度廢寥數千載間未有能振之者可勝惜哉　陛下慨然有志于此將欲貧者不至于廢禮富者不至于犯義文不至于野趨乎文質之中非特天下後世受其賜也斯文不亦嘉乎臣聞有其德而無其位不敢作礼樂焉為其無行禮樂之權也有其位而無其德不敢作礼樂焉為其無立禮樂之道也而今　陛下尊為天子有其權矣德為聖人有其道矣何憚而不為然而不能因俗則禮失人不能制俗則人失禮〻失人也無情人失禮也無分　陛下以義起礼而臣言其所以因俗所以制俗而已寒煖燥濕異氣剛柔輕重異齊器械異制衣服異宜飲食異和此天理之所異者俗之所宜先王之所因析言破律亂名左道淫聲異服奇技姦色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有疑于衆圭璧金璋錦文珠玉或不中度或不中幅或不中量或不中儀有行于市此人僞之所異者俗之所病先王之禁因其所宜而弗禁其所異天下之人心与物化志逐利往譬如新生之犢猖狂而趣未知其所向則雖以儀明法以數定分斂其放肆以就繩約亦已勞矣是故九司徒施十有二教所以因俗者一所以制俗者四大宰以八則治都鄙以礼馭其民則其制俗者也以俗馭其民則其因俗者也蓋推聖人以道出法以德制行然後能為因俗而与之同能為制俗而与之異其因俗而異之同也則能使之歡欣交通其制俗而與之異也則能使之恭欽撙節礼之遠者使之知所尚焉則能明德反本而不溺于忠信之薄道德之下衰三代之礼可得而終始也此臣之計也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周禮義

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

六行人之德性所有者也六藝人之才性所有者也自其德性而充之以知致仁以仁致聖高明之德也以義致忠以忠致和中庸之德也以性立德以德制行以孝事其父母然後能以友事其兄弟以睦善其内親然後能以婣善其外親以信任其朋友然後能以仁恤其鄉党睦婣之于孝類也而孝生于上德之仁任恤之于友類也而友生于中德之義自其才性而充之以礼淂中其性正矣以樂淂和其情正矣然後射足以观德御足以观智書足以探心數足以究物賢愚貴賤其性之根皆有是德其德皆有是行其性之幹皆有是才其不皆有是藝而或廢天以僞徇物以欲不能勿動以之仁毋我以之道声色勢利之中芒昧其真天資之茂彫落殆盡充之以就名不足以爲賢能充之以事親不足以爲子弟日爲庸人固猶以老天下皆是也先王以謂德行道藝人性之所固有者在上之人不能作之使興育之使成而已人見其自溺也以爲未常有才焉可勝惜哉州長之職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則其作之使興育之使成者欤萬民之孝行藝不淂其實者以其無所攷不進其實者以其無所勸不淂其實則人僞誘之不進其實則物累盡之嗚呼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可奪然而大者不能作之使興育之使成則其小者進焉以過廢中以惡厲善而欲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豈可淂哉先王患其佚遊自棄流于城闕之間二千五百家合之而爲之州教之而爲之序率之而爲之長先王之作人才以謂好勝而喜爲名惡辱而憚爲惡人之情也好遊而外徇惡勞而中廢人之情也二情而一勝可与爲善可与爲惡吾將進人于善則當使其好勝之心生徇外之心死攷而勸之則乘其好勝之心而作之者也糾而戒之則乘其外徇之心而作之者也升秀士以至于選升選士以至于造或不征于鄉或不征于司徒凡以勸者也罰之以金扑之以楚或移之遂郊或屏之棘寄凡以戒者也以人之情聞善而喜則爲之明善能以爲之唱以人之情見賢而服則爲之立賢材以爲之長長之者其德足以使之尊唱之者其義足以使之樂好勝之情尊德樂義之心同炎于中彼將踴躍

而趨憤悱以作奚佚欲倦怠之情奚暇從事哉然而州長之所劝以進其善州長之所戒以黜其悪亦若是而已矣進于六藝則成其性之中進于六行則成其性之德所謂賢者則長于德行者也所謂能者則長于道藝者也德行之教内資乎人者也外有六藝為之正道藝之教外入乎人者也内有六德為之主是故六行顯矣微則道乎神六藝粗矣妙則道乎道然則攷之所至劝之所加豈可略哉書之不得其詳不足以攷故欽敏任恤者閭胥書之孝友睦婣有斈者族師書之德行道藝者党正書之所書者寡所察者詳故也攷之不得其實不足以興故行藝者州長攷而劝之過悪者州長糾而戒之所劝者廣所勵者衆故也州長之所劝書之屢矣大夫之所興劝之屢矣先王尤慮鄉里之吏書之有所不公攷之有所未至為之司諫焉迴問而觀察之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于國事者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然則州長之所攷烏得不悉哉萬民之斈其賢有六德矣其能有六藝矣仁與之榮矣天與之爵矣志重而物輕矣義重而利輕矣鄉老之尊大夫之貴不可慢以待也待之以賓不可略而興也興之以礼東南之主以義望賓西北之賓以仁望主歌吹降登獻酬去来以示鄉人德之可尊義之可樂然後獻其書烏王尊其所獻拜而受之也以書者道之所存王貴其所受登而藏之也以德者天之所叙以其有仁德而使之為鄉以其有知德而使之為大夫以其有義德而使之為士先王之世賢者在位以長民德而無異道能者在職以治民事而無異政是何故也司徒受教法于王公鄉大夫受教法于司徒鄉吏受教法于鄉大夫萬民之斈受教法于鄉吏則其所以教民者諸侯羣吏之私不與烏資諸王而已元王之民興于賢者之德風安于能者之政事恊其情契其志此何故也使民興賢還以長之深恊其民之好恶使民興能還以治之深中其民之利病則其所以進人者王之私不與焉委諸民而已屬之而讀法也相習以善会之而射也相習以藝屬之而飲酒也相習以礼率之而送獻也相習以戰德行之實僞道藝之精粗下不能逃子民上不能逃于吏德行道藝外之所受不能有異于王内之所受不能有異于天在朝所謂鄉大夫士在鄉所謂長正師胥在軍所謂軍將師帥百時鄉教之中同為儒者而今同為天子之吏豈有異趣哉

然而自秀士而升之以至進士自有造而加之以至有德大夫得之以為賓天子得之以為吏萬民得之以為長而微究正之所書州長之所考勸之以進其善戒之以黜其惡未有能成其性者也

官刑上能糾職

吏以德稱位有三曰善曰欽曰正而欽正者善之類也東以能稱職有三曰能曰法曰辨而法辨者能之類也入各有能事各有職以能應職應事以事應物事以日生而無窮物以時變而不測先王之治事物使之以時偕行而作與時偕極而寖則推羣吏以能應職而已然而羣吏弗致其力則不能盡其能先王弗致其刑則不能盡其力適足以廢事不足與立適足以屬物不足與應尤天下之患也上能糾職所以有官刑焉八法之治官府官聯而上處人而使之之法也官常而下治人而作之之法也官刑以糾其惡官計以弊其善然而不能糾其失職者則亦安得六計之善而弊之哉必有糾職之刑乃有稱職之實然而羣吏之于庶事先王分職以任之出法以制之不先乎事而令之及其事至然後為之所是慢事也先王有刑以糾百官然而不先乎刑而告之幸其不若則置之法是罔人也先王智不慢事忠不罔人而況王宮者守宮者国之本也国者天下之本也為国之本制治不嚴則其望天下之治也不亦難乎是故大司徒令于教官曰各共尔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国有常刑小宰令于百官府曰各修乃職攷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国有大刑在王宮則責之以事上之恭在官府則責之以臨下之正然而不敬乃法謂之不共法者能之類也不在則有常刑而已斯亦上能之意歟有常法無常人有治君無治法々者治之具也人者用治之具者也先王之法固善矣不得善人而用之則或以善法厲民者豈法之罪歟是故先王善其法則善其人或以刑善之或以賞善之刑賞非善其人之道也作人以趨善而已八柄之馭羣臣有曰廢有曰奪有曰誅此以刑之類作之也有曰爵有曰祿有曰置此以賞之類作之也善能人性之所固有者無以作之則其長人者熄治人者喪可勝惜哉先王惜其才德之美為之成始則有鄉三物以教之教人以德為主故其刑也上德糾孝為之成終則有官府之八法以治之刑計之于八法則作成其才德者也治事以能為主故其刑也

上能糾職然而稱職者賞失職者刑豈一日而致哉其在鄉党也教之已善養之已正政之已實不率者既屏之矣其在官府也旬終則令正日成月終則令正月要歲終則令正歲会不舉者既誅之矣從政之中日謹其成月謹其要以其有歲終之廢置見置者劝見廢者攺以其有三歲之誅賞及其誅之也廢置已再矣是故誅之義也不為不仁賞之仁也不為不義取過之誅能使廢者国以取置〻者因以取賞木有馴致其惡以至于誅者也是故先王之治天下六典之書推而行之者有六職六官之職贊而行之者有六旅為天官者謹于治為地官者謹于教為春官者謹于禮為夏官者謹于政不失其序為正者專于治要為師者專于治凡為司者專于治日為旅者專于治數不失其任有名為之累焉則其失職非所欲也有刑為之累焉則其失職非所敢也然則先王之之官刑豈常試哉設之使有懼而已

辨廟祧之昭穆

社稷報物利也尤其所居而右之有成其物之意焉宗廟報親恩也尤其所居而左之有生其親之意焉親有遠近恩有隆殺然後親〻有仁尊〻有義長少有別男女有序若夫服之盡者不殺其恩廟之遠者不降其制則不死其親之意豈足以為仁哉是故先王之于廟祧為之親疎多少之數以多少之數辨其分故王立七庙諸侯立五庙大夫立三庙適士三廟官師一廟以親疎之数辨其恩故七庙一壇一墠五廟一壇一墠三庙二壇二廟一壇先王之教天下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序之以昭穆別之以礼義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母之則尊之矣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婦之則恭之矣然後男子有別長少有序先王以此教民號為人治之大然而即吾庙祧之昭穆未有辨焉則以人治之大者而率天下是則難也以仁致禮以事其親所以有廟以義斷恩以等其親所以有祧不可屢以瀆也則止于享常不忍遠以云也則止于黙墨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二祧之親則在五世之外者烏得不殺服盡而義輕二祧之昭穆則異于在五庙者烏得不辨先王之治天下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其序義亂于幽閒之中則安能正其生者邪小宗伯之職謹礼于幽則辨庙祧之昭穆謹禮于明則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宫室之禁

然而宗伯之辨蓋已久矣先王尤慮尊卑之分尚或不嚴乃有禘焉非特為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以審諦昭穆為主然則昭穆之不可亂也可不恆然合食于大祖礼之尚親而主愛者也以情先焉爓孰物之近于人情者也不近于人情非礼之宜也不足以致愛焉故祫主于饋食審諦昭穆之礼尚尊而主欽者也以意先焉血腥礼之遠于人情者也不遠于人情非礼之至也不足以致欽焉故禘主于肆祼獻祼之享先王也其尤禋礼之事上帝歌泰壇之禋泰折之瘞資物以見其誠焉未若物忘而誠在也然則審諦之時尊中之醴俎上之腥滌蕩之聲祿大之器不足以勝其志則小宗伯之辨豈敢略哉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周禮義

王功曰勳

有王佐之學則能成王佐之功有內聖之德則能建外王之業然而內聖之德資于王佐之學而後至外王之業資于王佐之功而後成內聖之德未常多斈向不見其所遺者有一以貫之也無所不學而不見其所聚者有精以損之也精一作聖守內而王則聖德之顯而已王所謂大者與王化之則不可以其形拘王所謂明者與王圜之則不可以其象定有功于王如是之高明也則謂之勳焉勳者功之上達者也然而王佐之斈可得聞乎荀子曰斈者以聖王為師揚子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惟聖與王皆原于一所謂一者三者相合而未相離者也由一而之天則聖者王之內也大德立焉由一而之人則王者聖之外也大業立焉得一之体則其遊乎天人運乎內外皆其用耳一之離在天為象在地為器在人為法形色名声布列乎萬物不可以為量數斈者各奮其才智而取之或得其方者而失其圓或得其粗者而失其精或得其小者而失其大得其小者其功或為

治勞或為戰多淂其偏者其言或為百家之小說其用或為霸者之佐或為官長王佐之學不然師聖以盡倫師王以盡制惟聖與王皆原于一故其合而言之則謂之道而已大臣以道事君行止在我而不在乎人富貴在德而不在乎物其待物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其待人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其待己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囂然為我幡然為君惟道所在不知有物之能累我也故其降道于德則為內聖之化聖而能化則無所不通以無所不通者運諸言意之上與王之天降德于業則為外王之仁王而能大則無所不備以無所不備者建諸事業之中與王之人之人所以明道之天所以神德由大而化之則仁復乎德而吾君為帝矣由聖而妙之則德復乎道而吾君為皇矣是故百姓謂我自然者其功上達乎天道故也帝力何有于我者其功上達乎神道故也然而孔子稱天之大則曰巍〻乎惟天為大稱堯功之大則曰巍〻乎其有成功夫有成功則向于王矣是故古人以勳號堯而勳上達不可淂而見也無能名焉聖人例以巍〻稱天之大稱堯之功則王功天功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興事造業成之以道故民無淂而稱焉周南王者之風聖人之事未常言功以其上達則不可淂而言故也周之臣惟周公為有勳勞于天下繫之以周南因其義也因功人功也非天之所為也興事造業成之以力故民淂而稱焉召南諸侯之風賢人之事也未常不言功是故鵲巢則言積功累行以致爵位羔羊則言鵲巢之功致繫之于召公因其義也然而人功累而後成累之至則亦上達矣是故王道成于騶虞可以言功矣而不言者以其止達則不可淂而言故也然而古之事其君者為公者有道為卿者有德為士大夫者有務與智王功之臣能下而為五功也尤道可以言器五功之臣不能上而為王功也尤器不可以言道伊尹周公有道者也其佐非特王也內可以佐聖其職非特宰也上可以論道故其功之成也格于皇天老子曰公乃王王乃天公則上達王則內聖自非達上之公與王坐而論道不能內聖其德之于天道而後已是故言王之職則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言公之功則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而使萬物各由其道然而萬物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則公之有功于

王不亦至乎伊陟臣扈有德者也足以為佐而已仿聖則未也足以為宰而已論道則未也故其功之咸也格于上帝伊陟之功以言伊尹則不足以言巫咸則有餘然而非勲之至者耳統天地者陰陽也統萬物者天地也孤之有功于王足以寅亮天地而已未足于燮理陰陽足以貳公而已未足于佑聖尤言太宰之職以祀大神則為不足以享先王則為有餘然而能格上帝則烏得不以為勲哉非勲之至者耳孟子曰湯之于伊尹也斈焉而後臣之威公之于管仲也學焉而後臣之湯斈伊尹以物徇道故其外志而內至威公之斈管仲以道徇物故其內志而外重外忘則功出于道故伊尹之功格于皇天外重則功出于物故管仲之功曽西之所不為者常惜仲之才因敗以為功轉禍而為福可謂美矣然而門內之屛樞閫之坫不攝之官三歸之婦為之動心王佐之才屈于聲色勢利之中不能以道自勉而又烏能以上達勉其君哉故孟子曰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曽比予于是故君子為其君閉邪則曰仲尼之徒無道威文之事君是以後世無傳焉為其君陳善則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必使其君之仁無遺于天下則以為王德必使其民莫之為之者則以為王化然後收功于王道之大成是故孟子患不得其君耳不患其道不行于天下患其功不斈于我耳不患其君不為王者惜夫孟子以礼義進于諸侯而諸侯以勢利求于孟子其勲不見于後世可勝惜哉管仲之後有公孫鞅始說孝公以帝道而未之入也則以王道說之次說孝公以王道未之入也則以霸道說之常謂徇己者喪吾也徇人者喪君也彼方有所徇焉烏有上達之勲以致內聖之王者乎降及于漢君欲其臣無甚高論而臣屈而就之與言秦漢間而已時君不過為賢王而至有雜霸者或自其臣徒以儒宗吾宰相位持祿養交阿袂自售而已雖大有為之君而臣其所教者可勝惜哉常謂其斈不如荀楊子之言其行不如孟子之去就其事不如伊周而欲為王功也不亦難乎

百工飭化八材

攻金之工七攻木之工七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埴之工二以夫五材而加皮玉設色其為八材也欲修飭以力謂之飭形移其形之謂化飭木而化之其載物也則為輪輿其濟物也則為舟

揖其敵物也則為弓弢之屬飭金而移易之以容則為甹量以斷則為劍削以鳴則為鍾磬之屬飭皮而移易之則為函鞾之屬飭上而移易之則為甗甒之屬飭玉而移易之則為圭璧磬佩之屬飭色而移易之則為畫績纁緇之屬水火之材飭而化之運用六物者也九職以任百工故其言詳六職言其所以為百工者故斉五材而已六職之序王公出法以賜百工者也士大夫行法以督百工者也商旅阜通以資百工者也農夫播植以養百工者也嬪婦化治以成百工者也是故百工之序在其中焉相高下視肥磽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相美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陳繩墨設規矩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以義理財以知創物則未有如君子者是故王公士大夫之序在其上焉天下之民無致養之物無以為生無致用之物無以為利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王之務也太宰以道佐王者也九穀有本而已太宰任農輔之以生草木有生而已太宰任圃輔之以育山澤之材有生而已太宰任虞輔之以作鳥獸有能相育而已太宰任藪輔之以養蕃八材有為民器之資而已太宰任工輔之以飭化五行之氣為象而有五辰

為器而有五材為德而有五性五材之有為器之資為器之理蓋已久矣必有知者為之創物巧者為之述事然後五材之用著焉而百工不能上達者也苟非智者為之出道而观象降象而观器然後制其象器而用之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以象寓意以器藏礼則雖百工之巧安所用哉伏羲之因罟神農之耒耜黃帝堯舜之舟楫杵臼弧矢以濟萬民以威天下耒耜罔罟弧矢杵臼有取于卦象而為之自非遺數不能極數忘象不能定象忘象遺數獨寄萬物之表然後观象以設卦尚象以創物則夫罔罟之類自非圣人豈能制哉其鑠金也有之以為利其凝土也無之以為用一器之微為之內者天理至深眷意至圓為之外者其分足以嚴天下之守其制足以便天下之用是故日造而不知之者百工也日用而不知之者百工之務窺理所在則能審曲正体所向則能面勢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繼者如附以其巧也其為弓也辨其安危之人其為輪也辨其高下之地其為函也辨其豐約之体其為鍾也辨其小大之量其為兵也辨其攻守之国此其知也若夫仰以观象于天俯以观法于地

旁以覌萬物而有作焉則非百工所與者也先王之世或爲謠巧以蕩上心者禁或爲奇技奇器以惑下志者殺故其百工知述智者之事知守知者之法飭化八材與事造業以貢于上而已然則六職之序百工得與王公士大夫者相爲用于天下盖無愧焉

占六夢之吉凶

吉凶之変休戚之情係于王者有係則有憂有憂則有感有感在外則見乎蓍龜有感在内則見乎夢寐王之于民以吉與之同患惟恐其弗得故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〻拜而受之以凶與之同患惟恐其弗去故舍萌于四方以贈悪夢遂令始難敺疫賢能之書天遺王以治民者也謂之天工萬民之數天遺王以守邦者也謂之天民吉夢天遺王以休證者也謂之天祐王拜而受之非徒尊賢也非徒貴民也非徒喜夢也所尊所貴所喜有天存焉故尔噩思喜惧我心所懷我情所感而見之于夢非夢之正者人也非天之所爲也不噩不思非喜非惧而見于夢〻之正者天也非人之所爲也然而占夢于夢之非正者凡占其吉凶盖在人者烏知其非天邪我之使耳精者天德神者天道人之精神豈能皆全于天旦晝爲形所困爲物所役則遂遠于天地之神陰陽之理昧于禍福之机妖祥之嚮莫之悟焉人之精神寐則魂浅其所遊寤則志浅其所運寐則静〻則定〻則清〻則虚〻則明虚也無所不覩明也無所不照精神及一遂與天地陰陽流通故與萬物俱一氣耳無幽無明無遠無迩是故禍福妖祥成敗得喪之理可周覧焉安能逃我哉占夢之官以其與天地通流故觀其舍以其與陰陽流通故辨其氣掌其歲時占其吉凶其聘王夢而占之也吉者以獻凶者以舍夫能以寐致静以静致定且能流通如是况吾王乎書曰恭黙思道夢帝賚予良弼能恭則莊能黙則静思道則能損实以爲虚致虚以爲明然後精神遊乎無何有之郷而接帝于不可測之境得所賚焉非王之高明而誰能之不噩不思非喜非惧夢之正者也大抵五行之數寐則兆于夢中寤則兆于聲色形体之表而或兆于朽骨之象枯莖之數記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又曰国家將興必有休祥見乎蓍龜動乎四体茲其有開者歟然而舍萌于四方以贈悪夢其妖爲夢也烏可贈其禍爲疫也烏可敺天時人事固有相感而應與者如之何不可敺不可

贈邢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論語孟子義

君子多乎哉

道之在天為象在地為器在人為法三者之未相雜則有一焉而已及其下降于域中散萬于形數學者各奮其才智而取之或得其方者而失其圓或得其粗者而失其精或得其華者而失其實其言為百家之小說其事為百工之末藝巧者以為新奇机者以為便捷各以其所能名于枝藝之中惟恐其多弗之及也不足以相勝君子之季得其未相離者不器以應大器以受動則實靜則虚以多而求之九其求天之圓也顧其有嘒之星少頃之雲豈足以得天哉吾多能鄙事則其應分而已雖然聖人之游于藝豈衆人之所能為哉其能禮樂也非特鍾鼓玉帛而已與天地同和與天地同節君子之所及也其能射御也非特主皮執轡而已升降之儀與其志通疾徐之節與其意会君子之所及也其能書數也非特縱横之畫会乘之筭而已道理之精粗象器之終始君子之所及也然而言其至变也此其遽廬耳言其至精也此其糠粃耳吾何容心于其間哉其智故足以君國

其仁故足以子民苟為于多能所累則能與之校者君子之道不亦遠乎事物之上未形之一特收其靜復又將散出之事物之間則又有相一者蓋道之麗乎形則有大小麗乎數則有衆寡在人之得則有賢衆在人之法則有詳略而大者理使之治小多者理使之宗寡衆者理使之資賢要者理使之制詳是故事物之間君子執其衆小詳多之所宗者以相天理而已以大道治一由一以往其為十百千萬則衆人治之以大法治会由会而下其為要凡目數則有司治之然後君子之道至焉聖人之于天道者也未形之中出與萬物酬酢及其去々者歸寂々以復則吾將而忘矣或者迎隨而不可得也此其所以為聖焉然而孔子以不多言君子不俞其為聖之説蓋多能且不足以名君子況聖人乎

有德必有言

自得之謂德然而君子不忘其接物而有應焉故必有言自愛之謂仁然而君子不忘其成物而有義焉故必有勇言也勇也君子之餘事為事物而有之不足以名君子而名于言則非為乎接物而為之故不必有德名于勇則非為乎成物而為之故不必有仁蓋夫言之實在德而心者德之所自出焉勇之体在仁而性者仁之所自出焉言也勇也豈其智與故為哉心虛而德至得一而仁至方其有得也世習物累不能實其一至虛之中偶有所感而得之存為志慮舍為意思其尤柷敔有物觸其中則鳴非柷求鳴於物也考之以理則為之論難之以疑則為之辨以興則為歌詩以教則為語令約而明多而類雖然豈其得已而言哉道之在我乃天任我以應物耳物之来雖欲無言而不可得焉其心盡矣其德至矣然後体仁而安之物理窮性分定靜而不可撓柔而不可折其抱者真其守者約安靜之中有義感之雖欲不勇而不可得焉或勇于任或勇于去或勇于死或勇于四誅或勇于一怒其尤水之道乎其性順其体柔其勢下及其行也不可禦却不可滯礙萬折而東之方圓曲直其數不可計也其歸則趣于一而已蓋由德而言謂之至言顔淵閔子善言德行則由道而言者也由仁而勇謂之至勇曾子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則由仁而勇者也及其物去事止則言也勇也君子不居之仁德之餘而已名于言勇者其言無実其勇無体言生于心而心無德主之故其言無法勇

徒作于氣而氣無仁守之故其勇無義孔子不知子路之仁于貢不聞孔子之言性與天道則其名于言勇也言有時乎窮勇有時乎屈又何足恠哉

唐虞之際于斯為盛

一人之才足以為善矣合十人之才則一人有所不能勝矣何則十人之才非一人之所能至也十人之才足以為善矣合百人之才則十人之才有所不能勝矣何則百人之才非十人所能及也成周之時以左則麟之儀々鳳之師々而文無不宜以右則螭虎元々鷹隼踆踆而武無不備文無不宜武無不備又豈止百人之才哉前乎此則人才為未成後乎此則人才為已替然則人才之盛其惟周乎此唐虞之際所以于斯為盛也其唐虞之治以平水土則非無禹也以播有穀則非無稷也以典樂則有夔以納言則有龍其得人亦可謂至矣然鴻荒之世為未遠而典章文物尤多闕焉追夫太王之肇其迹王季之勤其家十五王而文新其命十六王而武廣其声其積累非一世也周召為之輔翼太公為之爪牙散宜生之徒為之奔走禦侮其致治非一人也積累非一世致治非一人是以賤而至于兎罝之武夫莫不好德況其貴者乎畢而至于漢上之游女無思犯禮況其尊者乎宜其虞舜之所不能及也夫伯夷得聖人之清而已于任有所不養焉伊尹得聖人之任而已于和有所不兼焉衆之而集大成者孔子一人而已法始乎伏羲則有所未成成乎堯舜則有所未備備伏羲堯舜之法者周而已然則周之所以得人者豈特時之所会亦上人作成之耳

當務之為急

知本然後知類知類然後知序知序然後知務其類異同其序先後見于事物之間不可以為量數由本而觀之統有宗会有元君子之智未常求知其不可以為量數者苟知其本然後當于務焉以孝悌立仁之本以忠恕貫道之類千歲之日至尤遠而難知者也吾于天星之間求其故而已鬼神之情狀至幽而難知者也吾于魂氣之間觀其礼而已是故以道治天不以心治曰海国治然後天下平當務在乎先誠其意黎民于变時雍當務在乎克明俊德若夫急親賢之為務則其智之所以為仁歟五常之本同出于道聖人之合道以自為離道以為天下其愛物也離道以之仁其利物也離道以之義其待物也離道以

之信其接物也離道以之禮若夫智則知斯四者而已仁不當務其失也泛義不當務其失也刺信不當務其失也固礼不當務其失也頗四者之得失貴諸智焉則智之任不亦重乎堯之仁憂以天下憂其不得舜而已舜之仁憂以天下憂其不得禹而已洪水横流而民有墊溺之憂禽獸偪人而民有傷害之憂五穀不登而民有飢餓之憂方是之時苟使許行之徒墨者夷之為天下計則彼將學若頓瘁且與四憂之民為轍中鮒相濡以濕相與以沫自以為鱗而後已烏足以為仁哉堯舜不然堯使一人舜使四人得益而傷害之憂忘得禹而墊溺之憂忘得稷而飢餓之憂忘得契而逐于禽獸之憂忘然則二帝之完厥心可謂真知者也惟克宅厥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後有德則文王不徧物也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欽事上帝立民長伯則文王之不徧常也有司之事所用所之庶獄庶愼罔兼于茲罔知于茲然而文王之宅厥心亦以有司之牧夫而已堯宅心于舜而五臣為之用舜宅心于禹而八官為之用文王宅心于牧夫而凡百有司為之用是故君之道無為而尊臣之道有為而累舜文之仁智後世無以加焉嗚呼吾生也有涯知也無涯後世之人為知所誘用知者藏作知者鑿或以累生或以害道不能緣督以酬萬變豈有他哉不知其本之過也

一介不以予人

一介不以與人所以絜人不以取諸人所以絜己一介之賤非人所貪也弗取者易非人所吝也不以与人者難常人之情且謂簞豆之食嘑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與之乞人不屑則夫一介之賤不取諸人奚足為廉者邪不以与人則為一介仁而已伊尹謂吾不然吾以非義而与人使人以非義而受我是貽人以不義者也使不知我者觀之若盜為不仁而不使人為不義此其所以為伊尹歟故天下所以為己任歟百姓之譽違道以干之使己為仁而使人為不義則覚後知者復有何道哉故曰一介不以与人所以絜人不以取諸人所以絜己然而伊尹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一介不以取諸人豈足道哉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自其一介不取諸人而充人耳孟子所謂萬鍾則不辨礼義而受之者是亦弗充而已一介不以取諸人而充之則不為宮室之美而易何為身死而弗受者

一介不以與人而充之則不為所識窮之者得我而為之曷何為身死而弗受者然則所樂非通也萬鍾于我何加所惡非窮也一豆于我何損如是而往也吾欲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吾欲使是民為堯舜之民也其為義也孰禦窮而失義者龍斷之罔播閒之顧尔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遠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耶與之際非其義也無以立我非其道也無以副天下之望何為身死而弗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何為身死而弗受今為所識窮之者得我而為之達而離道者也窮不失義易達不離道難一介不取諸人易一介不以與人難盖夫達不離道達而為人故也一介不以與人窮而為人故也

引而不發

君子之教人常欲以所思勝所學以所得勝所聞盖學而聞之者外也思而得之者内也内非外則由中出者不行此君子所以引之也外非内則自外入者不止此君子所以不發之也引之者所以使之至不發之者所以使之思有所至則所聞者多矣有所思則所守者約矣盖天下之理多則惑少則得博以寡所以致其多精以思所以致其少多所以為寡少所以為道而君子之造道也在于自得而已則其教人也可以不至于自得而已哉盖道不欲雜〻則多〻則擾故其教人也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凡亦欲其自得于道而已此所以引之而不發者歟孔子之于門弟子其博之也則以文其約之也則以礼其教之也則以文行忠信此所謂引之也性與天道子貢所不得聞鬼神之道季路所不得問所謂不發之也雖然此特施于弟子之問而已若夫誠至而不能問問一而不能二則又將即其兩端以竭之然則聖人之教人豈一端而已哉而後世之士不明乎引而不發之意故可詳而略寡者所以斂于約而不知統可略而詳學者所以惑于多而不知要則豈所謂善教人者哉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一

論

聖人以清為難

進退去就之間辭受取予之際人之所難全也萬鍾雖多不由其道則有時而不顧一介雖微不合於義則有時而不取者為其有害於清也天下皆知去就取予之為難而不知所以為清者君子之所尤難也段干木踰垣而避泄柳閉門而不納將以為清矣奈何其介也陳仲子避兄離母處於於陵將以為清矣奈何其狷也世之人不明乎道不稽乎義慕聖人之清節者不流而為狷則流而為介矣則清也者尤人之所難令也聖人之於天下雖極人之所不能而人之所難者聖人亦不得而易之也博施濟衆非聖人不能為也而孔子以謂堯舜其猶病諸聖人果病於此乎知人安民非聖人不能盡也而禹以謂惟帝其難之聖人果難於此乎是不然蓋知其為難而非不能也故為之常不勞而有餘裕焉傳曰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焉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焉聖人以清為難殆為是也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矣利欲之心恥而不行聖人固以為難孰謂清而可以易為也有人焉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有世之下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其人曰伯夷聖人纔曰聖之清而已果且以為不難乎有人焉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不以邪害義不以利累形十乘之馬棄而違之其人曰陳文子孔子尚曰清矣果且以為必難乎故得其一節雖陳文子之潔身聖人而且与之語其極致非伯夷之救弊不能与此然則魏之徐邈高而不介潔而不獨宜盧欽以為清也以為聖人為難徐公所易則過矣然則君子之於褒貶其言之抑揚固有顯於此者袁盎之美文帝以謂遜有過於許由孝有甚於曾參勇有加於賁育信斯言哉漢文果有過之乎略其辭而求其意則其言亦未為過論也

以法為分

天叙有典斯有物焉使之相屬天秩有礼斯有則焉使之相辨夫婦之情父子之性兄弟之序君臣之義使之相屬者也父道尊母道親君道要臣道詳兄道友弟道恭夫道先婦道後使之相辨者也此特 天理之自爾未有輔相之者顯道明理以法為分以名為表成位乎其中則天豈能獨制其人哉大道之世貨

悪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則俗之於物輕矣力悪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則俗之於我輕矣不必持衡為之輕重而人自以為平不必探籌為之得失而人自以為公不必規矩為之正而天與之為方圓不必符契為之信而天与之為取予静也在道動也在理則宜聖人棄去仁義絶滅礼斈而与有生之類同為大樂安用法哉後世之難治惟其物我太重以我喪道以物喪我七情之放五官之乱盡為物道而去在外者弗聽于命在我者弗有于性或熄義以爭或溺礼以僭有為禽獸夷狄而後已者則宜聖人斂其無窮之情收其不平之氣以就繩約辨等有儀教節有度以四職分民以六職分吏以九藝分国以三壤分地長短之度多寡之数施於名位之等而寓之以服器是非然否之辨取捨予奪之斷制其悪欲之情而行之以刑賞是故天下之人猖狂而行者不能離乎道馳騁以作者不敢離乎法雖然聖人之於名法豈敢率爾而制哉有名以為表無法以定名謂之徒名公侯伯子男此正諸侯之名者也孤卿大夫此正諸臣之名者也法不存焉其稱謂不足以相臨其權位不足以相攝為乱也孰禦先王即其所有之国家

所居之宮室所乘之車所建之旗所被之服各眠其命之數是故城各有方宮各有步室各有等服各有章常各有旂纓各有就車各有乘介儐之人饗食之禮各有數度其繁略之宜則知守其分者其小大之分則知制其欲然而法或廢焉則名豈足以命物哉有法以為分無道以出法謂之徒法吾乃忘物遺我而遊乎方外或為天人或為神人或為至人其學絶矣物理之因革人情之新固寓物之表會道之大其觀盡矣然而寂然長往而不為天下後世計此持長沮桀溺者之所為豈道之至哉吾乃接物立我而道乎方内或為聖人或君子惇五典以仁庸五礼政義為之法焉其法著矣然而法之通也無止之時法之深也會無常之道豈非聖人之以天為宗以德為夲以道為門兆於變化以至於是哉其法嚴矣然而法之文則使之繁然以相接法之情則使之離然以相愛非挾勢力以攝天下豈非君子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礼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以至於是哉嘗惟申韓之學同於莊子原於道德之意然而莊子之言名法謂高明則本之以道德道中庸則文之以義仁及申韓之用行法無情文制行無忠恕是豈道德

之意有以招申韓皷老子之棄仁義特欲斂道之華以還大樸始能救周之文弊申韓之智不足以及此得其棄絶仁義而已則其條覈豈足惟哉自道之躰分裂而為六七然後有為道家者有為名家者有為法家者有為陰陽家者有為儒家者有為墨家者然而真儒之季之乎方外則為至人之乎方内則為君子道之所寓法之所主名之所出數之所歸豈復有他哉馬遷之論六家輙以為儒之季短而從之後與墨氏並列予奪其是非嗚呼道德不一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蓋與莊子之嘆矣司馬遷之論未足以為惟然而遷不能罪其為名法者不出於真儒徒以寡恩罪其法以失人情罪其名後世之欲為法者或之於申韓而求之吾恐其為分也適足以亂天下則遷始有誅焉

不以智治國

道之末為萬物過之散殊為萬物之成理而君人者法天而体道者也以道之至虛可以受天下之羣實以道之至無可以御天下之羣有以道之至静百以馭天下之羣動蓋天萬物之変常在道之末而体道者則寓乎萬物之上為總一其成理而治之非敢作也故物之有生也因之以致其成物之有作也順之以致其復而天下之民知有常性之可樂不知物之能亂我焉於是德生矣民之德生則君人者何為哉時不勞其事〻不勞其形〻不劳其生恭已正而面而已矣此以道治國而為国之福者也彼聞〻之小智方制乎名數之中耳夫制乎名數之中有廷以蔽之者雖欲見其成理而輔之亦何可得哉其勢乃至於作聰明奮扤乃滋法令以制其家而天下之衆不出誠之所伺亦必以机巧待之故上以數乘下〻以數計上故雖探籌不足以致其公數槩不足以致其平别契不足以故其信道德始下衰而萬物之真理喪矣於是賦生焉此以智治国而為国之禍者也然則以道治其国者其棄智乎以道治其国者真一而得心虛一而得性小智大智明者也大智以道觀物吾非物也然後見物之成理而達之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信之於朋友礼之扵賓主萬物之扵天倫也有生者與焉堯舜之治悪其鑿也明天而已五典之惇出扵天叙則成此者也五礼之庸出扵夫秩則節此者也五服之章出扵天命則賞其善此者也五刑之用出扵天討則糾其戾此者也此堯舜所以無

為而治天下而天下之民亦無能名之者其為在天而已周之治亦悪其鑿也無名之道著於天地之大美顯於四時之明法無名之道為萬物而有天地四時而周之聖人為天下而有六官天地四時道所任以致其用者也六官聖人任之以致其則者也故聖人之於道立之以六典而有治教礼政刑事猶大美明法者也於典達之以六職而百太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猶天地四時者也六屬師之以六官六典建之以六職所以成位乎天地之中以民為極而聖人也体道之無為而已矣雖然唐虞至周所以能此

道者自非以道觀物則萬物之成理四時之明法天地之大美莫能在物之中而得之乎不可以物之中得之乎不可以物之中得之則彼徒奮其私智而与万物競矣彼与物競非特未足以勝物也而物之変常亦不在理焉夫物之変常不在理而或未足以勝之則為国之禍何可勝言哉君人不可不察也

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

視馬於群者足馳而口齧飢者以芻渇者以水嗜欲好悪同矣而未知其材之所以殊也及天伯樂一睨則或程以千里之功或不免於伏轡銜於鹽車之下

而困夫鞭策之威矣木之處山也長者林〻短者翹〻交加鈎曼而良楛混清至其般輸操斤而斷於地則圜者中規而方者中矩曲者中鈎而直者中繩棟梁以取乎其大居楔以盡乎其細是非伯樂般輸之使其馬与木之材性爾殊也其固有者自然之分此二人者能明之也處萬物之中最為吴者人也其始也芒然而相与生罥然而相与成陰陽之所至霜露之所墜莫不蕃滋盈溢乎其間方且坐而嬉行而遊孰知其當事孰知其當使及其久也利害日以交智慮日以萌物既不能相勝於情於是相操而相齧爭

鬬之患起而求決之者必就夫聰明睿知能通其情而辨其疑者以聽順而服從之有聖人者出審其道之若是為之等上下尊卑之次使道德槩然出於衆人之上材足以御其下者坐之庙堂之中號令於四海之外其德之賞可以勸其威之罰可以畏謂之曰君志慮苟有所明能以緝事而辨功者則任之以名責之以實相与拱手奔走以待命於下毋敢自用者謂之曰臣故君者至寡也臣者至衆也夫坐於庙堂之中与天拱手奔走以待命於下貴賤之勢勞逸之任亦異矣以至寡御至衆力不相抗亦明矣然而人

人未嘗敢以賤望貴以勞望佚恃衆以抗寡天下翕然而不容一人妄肆於其間聖人尚以為法之未全而仿之未備也為之制冠冕衣服之度鍾鼓飲食之數出入起居之節使上下之際如此其異君臣之分如此其嚴者聖人之力也所謂伯樂之於馬般輸之於木者亦者聖人之於君臣也非撓其林屈其性也其固有者自然之分善所謂道者也自是以觀君臣之間上下之宜孰以易此予是以後世雖有五尺之君南鄉而視使賁育之儔屈体於其下莫不震攝唯諾以聽乎上之命苟不有自然之分重之以聖人之制焉能致是哉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二

論

知予為取政之寶

有莫大之勢而資之以守者民之心也有不測之變而資之以用者民之命也資之以立事者民之財也資之以從事者民之力也難得者民之心難致者民之命惡貧而悕貴者民之財也惡勞而悕使者民之力也民不棄斯四者不可以為民政不得斯四者不足以為政然而取之之術亦安在哉吾將取之以權謀則恐并天下之智有能窮我者矣吾將取之以勢力則恐合天下之怨有能弱我者矣去權謀忘勢力求諸天理人事而後論焉易感者卑心難忘者盛德報施者天道往來者人礼往之有恩矣而人之情必使之來施之有仁矣而天之理必使之報人情天理蓋自生民以來未有能廢之者則吾務予民可以無惑矣然而非因其所利而惠之惠有所不均非因其所欲而予之予有所不協惠有所不均予有所不協則人情天理有莫之使者然則取彼所惡奉吾所欲豈可得哉君子以謂憂勞貧賤危墜絕滅四者人心之所惡佚樂富貴安存生育四者人心之所欲惡欲

之大無出斯數者則夫為政之術亦順其心而已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則一人之力有餘九起役徒無過家一人則一家之力有餘秋使之袁冬使之燠此佚之矣所以去其勞或飲酒于序以舒其勤或從獸于野以寫其憂其鼓樂也使之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之能鼓樂也其田獵也使之忻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之能田獵也国無三勤塗有九歌此樂之矣所以去其憂百畝之田以備其飢五畝之宅以計其寒南畝之饁北壹之饋不失乎所供山澤之餘雞彘之詞不乏乎所因此富之矣所以去其貧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然後有賢者可任有能者可使尊之有人徒益之有積秩隆之有軒車莊之有冕服此貴之矣所以去其賤人危於登涉也我安之以舟車人危於戰鬬也我安之以城池人危於疾患也我安之以醫藥人危於鰥寡也安之以夫家人危於孤窮也我安之以委積危而不已則有墜之々患安之不足則有存之々政危墜而不已則有滅絕之患安存之不足則有生育之害惡其人之絕滅也則吾收之以宗惡其物產之絕滅也則吾任之以土養之以保息聚之以荒政生者斯長育者斯成吾之予

民可謂至矣樂以天下而民與之同其憂々以天下而民與之同其樂斯民以謂四欲之樂吾心以富吾財以括吾力以考吾命則君有事為安得慹然而不為之累哉視吾之先無足以報其德者還以四惡吝君之惠而已是故為之憂也所以致吾心為之勞也所以致吾力為之貧也非敢有吾財也為之賤也非敢有吾身也為之危墜絕滅也非敢有吾命也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体中国一人四海一家然知子之為取亦利仁哉知孟子所謂宝故其国有政知老子所謂宝故其政有德知管子所謂宝故其政有術孟子曰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土地吾與生財人民吾與守邦苟廢政事則夫土地不辟人民弗聚雖有三宝亦烏用哉老子曰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順民儉故能愛民不敢為天下先故能因其所欲而予之因其所惡而去之政事国之宝也予之々取又其政事之所宝者知用孟子所謂宝以為国而不知用管子所謂宝以為術知用管子所謂宝以為術而不知用老子所謂宝以為德豈能盡政之善哉戰國之君於閔為暴於民猶欒管仲之為齊其智足以及為政之術乃其所以霸

乎然而三王之本人情無異於仲而仲之為斉卒於區〻之霸者何其異也仲知因俗而已不知所以制借天周之施十有二教以礼教者四則其制俗者也以俗教者一則其因借者也不及制借則不能馭民之好私不及因借則不能馭民之好異故周以八則治都鄙有以礼俗馭其民者其以此欤任借則其入人也淺其為効速故齊五月而報政任礼則近道則人〻也深其為効遲故魯三年而後報政因俗而與之同制借而與之異然後可以語道為齊変其所任而從礼然後至於魯〻変其所任而從周然後至於道惜夫仲之才為志所屈仲之志為不所屈苟求近功以副其欲其為德也利仁而已不知安仁其為政也因俗而已不知制借雖有太公之遺風而不知有先王之大遺卒為霸者之佐固無所憾焉

樂記

有天地之樂有人之樂天地之和所謂天地之樂也由人心生所謂人之樂也圓方之相研剛柔之相干雷霆日月風雨四時之相為用太和之中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有情者和有氣者順飛者翔驟者伏潛者游蟄者昭拓生者不殰卵生者不殈各遂其生各適其性是所謂天地之樂也一生二在人之性則為仁義之実二生三在人之性則為樂之実仁義者陰陽也樂者仁義之冲氣也仁義以成而後樂之実生為方其在心之時未有感也虛靜而已然而天理在其中不能與物絶及物感觸之始有言有嗟嘆有歌有舞蹈仁義之情形見於声氣其猶籟欤飄風則大鳴泠風則小鳴激謞叱吸叫譹宎咬其声之不同也是所谓人之樂也雖然樂之実豈能遽然樂夫仁義我亦成乎礼之実而已孟子曰仁之実事親是也義之実從兄是也智之実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実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実樂斯二者是也夫仁義之実発於天性之自爾知吾仁之実不止於事親自其親而達之無所往而不為仁知義之実不止於従兄自其兄而達之無所往而不為義貴賤莫不然也天下之愚衆習矣而不察行之而不著天資之茂見伐於外物且不知其実可以至此極也蓋惟子弟之賢者不失乎智之実遂能擴而充之弗去斯二者則其本少固矣然而墨子之徒至此又失礼之所在泛然之仁無所疑止使夫父兄之間不能全得以望我而恩義一斉於天下乃至從有涯之生私

憂天下之不足勞苦頓瘁與百姓相夷又失樂之所在哉見其樂不生也以為人之心未始有樂焉豈其性之罪哉墨子実自伐去之耳仁義之実残缺散漫又甚乎由之不如其道者夫天地尊卑之位小大之分性命不同之礼墨子輕以智故而廢之是何率天下而禍仁義邪君子以謂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我之有身乃親之支屬安得寄於人乎故庸恭於兄則不同於鄉人長吾之長則與楚人之長異仁不失之泛義不失之刻此礼之実所以節斯二者也父之攘羊可以隱徐行而後長者遂為弟此礼之実所以文斯二者也文之其介不為仲子節之其泛不為墨子申韓之徒天下之大可以違而去之莫能傷其恩而人可以望其餘恩莫能齊其愛於此得性矣始初盡其心所以求知其性今得性矣心寧有不樂者邪故不獨睟於色盎於背乃至乎足舞蹈而後已此樂之実所以樂斯二者也人之心有樂而後萬物以存其猶天地之中有沖氣而後萬物以生歟先王知人有礼樂之実乃為之感發其德性故制礼以道其志作樂以和其声知天地有礼樂之道乃為之贊其化育故大礼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其內有情有質其外有文有器其度數嚴而通不違天下之情者以礼之有樂也其声氣和而正不流天下之性者以樂之有礼也其近者合於民其大者合於天地其妙者合於道与道合則行乎陰陽通乎鬼神而萬物莫能間之礼樂之用何至於此極也耶先王亦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而已

中庸

貴賤之位窮達之時脩短之數此命之在外者自誠而明自明而誠或困而知之或勉強而行之此命之在我者命之在我者性之分也命之在外者身之分也在外之物来不可却去不可禦君子置之未嘗欲齊其分此固是也在我者或誠而明或明而誠或困而知之或勉強而行之者特其才性之有多寡德性之有厚薄耳何傷其本哉人之性一本而兩端又有三品兩端之說自有善惡而異之三品之說自其才之多寡德之厚薄而異之及言其本末有異者才德所至雖先後不同及其知之一耳即心之地莫不有性即性之天莫不有道由心之靜而之焉均有性天由性之善而之焉均有聖神夫誰不可為者中下之流類為性分所蔽遂至自棄又或自其不善之端而

達之始有徇私而智鑿正道者增以所無損其固有尚奇行驚愚衆是故天下嘗有淫性而不及正或爲嗜慾所屈脂韋疲潰汝畫而不自振或相倍蓰或相什伯而無筭是故天下嘗有殘性而不及盡楊墨是失中子莫之失庸各引其所蔽者或蕩或執以害乎道又有過於高者遽欲斂道之散還淳反樸仁義礼法一切棄絶之不復用也任其自然夫欲引天下而爲道又先廢其圣人所以引之者是令天下牽首而望圣人其後又從而引其足也是故圣與愚衆之間相望甚勤而反相絶此好高者所以虛其言歟夫道有樸有器有器也爲人有樸也自爲而器特朴之不得已焉者故道之有仁義其猶天之有春秋歟天時不春秋則絶物圣人無仁義則絶人彼將去此乃期天下於道然則天時之序亦可廢歟有者無之用老：礼不以仁義爲無之用而棄絶之仁義何其不幸也圣人君子知世之人有係於性分始有過與不及者自又不敢遽然立我高明以招天下乃有中爲中之爲道高者可俯而就而不足者可企而及者也節其泛以正其有餘充其固有以補其不及中下之流俯仰而之焉其性正矣既獲正性其心自悟爲聖人不必老子之徒高言以矯之然後喻也雖然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夫執一者爲其賊道也執一而廢百也則是中之爲道计者猶其獘焉執有常之中遇無止之時則其賊道尤可患者乃有庸焉夫庸豈君子之私情哉君子所以循理庸也君子所以行義莊子曰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者用也用者通也通者待也君子而時中爲其有庸在焉有建極之中而後道無所偏有適用之庸而後中無所執是則子思號其書之意歟嗚呼天下之人均有是性天下之性均有是道君子以是性道而教之非外鑠我也則其成位乎天地之中爲萬物極不亦至乎天之命君子固使之爲萬物極也君子豈敢不爲哉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三

策

問取士

事物之來君子照之以識御之以氣運之以才而氣以剛發將才以平定明識者水也氣者風也風飄而水為湍風靜而水為鑑然而孰使風者乎心者帝也風之所自而作者也心動而氣亂氣亂而識暗无窮之變即我而治期我而後然而氣乱而識暗如之何應之耶嘗觀斯人辯則失言動則失足剛則夬忽然弱則齷齪借有天下之奇才無足用者乃至敗事屬物而後已及其氣斂水定照見鬚眉之變態中間坎然始有所憾然則才之所主豈可略哉嘗謂後世知有有才之說而不知有十之所主者故其乏也無以充百執事之選推擇而使之或不勝其任豈足為怪哉愚謂三代之養士非養其才而養其才之所自出者而已三代之世養其生有物養其心有道而周之士資物於田資道於斈心不窮乎生道不官乎物是故形不勞其氣不傷才識知慮淂於優游平易之中非道不義未有能乘其憂患而易之者其行止也在我而不在人其富貴也在德而不在物此揚子以為周之士也貴欲道者無自而可無自而不可者也先王以無自而可脩士之心以無自而不可成士之性故其成也所得無偽乎心皆謂之德所行無害乎義皆謂之行直情而行適性而動未嘗隱忍以私矯拂以偽外為小廉曲謹要譽於鄉黨上交於权貴以義處去就則憣然為君囂然為我以命處得喪則所樂非通也萬鍾於我何加所憂非窮也簞食於我何損此揚子以為周之士也肆欲其為士也貴故能行其道其為士也肆故能用其才自貴而肆茍非其氣居之於仁其仁居之於心莫之反也然而才各有用器各有使先王為之八法先即官府之中俟其才至而處之天下之士有統有類今才德或大或小以才之大者處之為官長則使之治其統以才之小者處之為官屬則使之治其類其統甚約而才之大者鮮矣故官屬之長止於六卿其類甚繁而才之小者衆矣故一官之屬至於六十事之統在其長事之類在其屬此所以牽邦治也有六官之長則為六屬是伍其長者也有六典之書則為之六職是推其典者也制治必有教行教必有礼得礼必有政刑則輔相乎此者也事則始終乎此者也長於治者不使之主教長

於礼者不使之主政長於刑者不使之主事此所以辨邦治也幽有以事神明有以接人上應天変下治人乱以其事之大者必合六官之力而後能任以其事之変者必聚六官之智而後能應此所以會官治也先王取才而任之才不失職〻不失事不失物大槩如此然而烏知其才之体有小大其数有多寡其用有能不為之因任哉方其自之也国斈之官党庠之吏以六藝各書其能以六徳各書其善某有是藝則知其可以當是職某有是徳則知其可以當是位及其賓興而器使之用其所攷而第之以優劣之等用其所書而寘之以同異之任則策所謂推擇而使之哉不勝其任無是患矣将致其言先育其徳将致其才先养其氣教育之術使之致思以損其所可所以育其徳使之勝思以制其所欲所以养其氣其徳無所蔽則其言不可勝用也其氣無所趨則其才不可勝用也然則先王之世苟在所养無非才者則策所謂嘗患乏才無以充百執事之選無是患矣先王育才之道喪天下之士無志以帥氣無氣以育才類為物所勝然後斉之管仲晋之叔向鄭之子産以才鳴焉管仲之才因敗以為功轉禍以為福可謂美矣

然而仲之志屈於声色勢利之中不能以直养氣卒佐區〻之霸子産之徳事上也欽使民也義可謂美矣然而子産之才見於人〻而濟之若甚迂者故愚以謂管仲才有餘而志不足子産悳有餘而才不足以其事業著于春秋之世無與比者先王之澤熄故耳自秦而後天下之士才喪於拘道屈於賤拘而且賤豈士之罪哉秦有以致之耳今欲得士如古之人並列于朝廷以應四方之事凡上之所欲使左右顧指馳驅四向無乎不可其求之〻道用之〻術愚言詳之矣然而愚嘗有言仁者之作人才也其猶春工之造物歟静非春工之事也鼓之以雷動之以風照之以清暘濯之以膏雨然後美巧萬状著見于声色鄉教之中養成之三物官府之中作成之以六計使之勿以物累其形勿以形累其心勿以心累其氣勿以氣累其才然後無愧於造物者此愚之志也

问風俗

天下之衆視儀而動聽唱而應期於斈士大夫而後止焉聽唱而應而為無物之言視儀而動而為難知之行不能披心腹墮肝膽自竭以事上則天戴后之民守邦之衆何所望哉嘗謂時未始有〻常也世俗

爲之耳俉未始有常也夆士大夫爲之耳以其貴也賤者之所聽以其賢也愚者之所慕是故夆士大夫患盗虛名而失其実向爲伯夷皆爲盗跖朝爲忠信暮爲欺誕祝欽明託儒以爲姦裴延齡引經以爲僞逢吉之險邪嗣復之辯給崔羣棲楚肆訐亦公僧孺宗閔奮私挺党爲唐之乱階世俗以壞可不惧哉雖然静言庸違巧言令色堯舜之世有所不免圣人之治不能使無此屬而能使之不得其志而已小人之悪有姦心故有姦行有姦行故有姦言邪汋姦心也邪賊姦行也邪諜姦言也其政失一其刑失防然後小人之志趣於姦焉以邪誣立朋以邪朋立威誣其弊生于邪汋而已方其爲邪汋也不遽止之使之乘间得志則不可及矣先王患其然爲之八成掌於士師俟其類至而斷之小人所以造邪之禍其情盖盡於此矣制治之世将欲斉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俉弗去斯人之徒未可议也舜之用知去静言庸違孔子之用先去順非而澤二者弗之去彼将以悪乱善以邪干正郷有原人国有不物市有僞飾政有左道皆其弊耳方今天子德意至慮曉然示人如日正中臨照天下則王之所好宜知而行之王之所悪宜知而避之若夫不能以情相親以義自竭而爲無物之言雖知之行則堯舜之世有所不免者俗化之所由亦安在哉愚請断之以八成馭之以八柄而已

問納言

夸通天下之情以爲德則天下之大順成矣兼覽天下之善以爲政則天下之大利至矣方今聖人以道出法以德制行將起太平之功脩以示萬世而成天順未成大利未至何可望哉則其視聽無壅而上下之志通善悪不誣而君子小人之情淂拒諫愿之口来讜直之論固其務也嘗謂上之制治有意在法下之求治有情在事上下相去其勢有高卑其分有貴賤爲之間焉其嚴而不可犯也中有小人竊乘其勢分之不可犯而撓之天下之情与善或屈或留或附或更以至相失而莫之達焉是故上有不及知之嘆下有無告之憾天下之勢不亦殆乎然而上下之志不通讜直之論不進孰致之哉君子之善小人之悪不淂其情而已君子以善惧悪小人以悪乱善然後邪計不淂不行嘉言不淂不伏視聴不淂不壅故愚以謂邪計之行嘉言之伏上下之志不通非所患也患在君子小人之情有所有不知而已小人之情以

小康致大行以小信致大僞有所乘而入有所伺而進似是而非者也知人之道不患不知君子而患不知小人苟使小人之情在吾手撓顧指之間巧令無間以行其志然後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罔匪正人庶常吉士是故諸侯之復逆則以太僕掌之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則以小臣掌之羣吏庶民之復逆則以御僕掌之外通諸侯之情覽諸侯之善內通公卿羣吏之情覽公卿羣吏之善下通萬民之情覽萬民之善下之志通於上矣以覘治象爲未足也或讀邦法以讀邦法爲未足也或誦王官以誦王言爲未足也或道德意以道德意爲未足或掌治達其平如砥君子履而行之其直如矢小人視而見之上之志通於下矣殄行之讒說無以傷政況衆之浮言無以敗俗則其致治之具本末備舉上撣於三代易爲力矣方今天子急於得才升對接踵書歷繼上片言解頤爵賞隨至朝維白駒暮躋青雲者蓋已衆矣孝士大夫苟有一日之長千慮之所得類得以自致非俟科舉而後可然則招延之路豈復有說哉揆察之方將得小人君子之情僞則愚嘗謂視其所用之是與否未果知之則覘其所由之義與否未

果知之則察其所安之仁與否蓋夫所用之是非出於所由之義與下義々與不義出於汝止而已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蓋夫汝止安然後胷中正胷中正然後所以所由所言所視無不正者言者心之聲心者神之舍而眸子則其神之遊旅故君子求人之情僞或於視聽或於言辭氣色之間或於行迹蓋六事者所安之形象者也孔子曰昔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則觀其行故先王之用人或以言揚或以德進其在鄉也委之攷察之吏国季之官黨庠之吏以六藝各書其能以六德各書其善患其粗也察之以致其精患其僞也攷之以致其實其在朝也委之揆事之臣堯宅心於舜而八官爲之用舜宅心於禹而五臣爲之用文王宅心於三事而凡百有司爲之用然而邪正之辨凡歷於此蓋已詳矣及其升對接踵書歷繼上聖人又運獨智入於所安之人所由之義則君子小人之情爲能逃我哉小人不能以惡誣善然後旁通天下之情以爲德兼覽天下之善以爲政其

為也孰禦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四

策

問擇将

用兵之道以天勝有時以地勝有利以将勝有仁智以士勝有勇敵萬夫之敵者仁智也将帥之德也一人之敵者勇敢也士伍之氣也上有大時中有人和下有地利而或軍将師帥非其人焉有天時不能用其數有人和不能用其命有地利不能用其勢然則戰功惟将者所收将功惟仁者所立一夫之勇豈能致哉以仁立智以智出算其智深者其算多其智淺者其算少〻算可以為衆則有能窮之者豈足将哉是故戰功曰多而已氣不能致柔則算不能致多不能致柔以仁則不能致多以智惟幄之算時可守矣開營以攻時可攻矣堅壁以守挑戰襲擊滯於聲形之中而落敵人股掌之上是故有天時不能用其數有人和而不能用其命有地利不能用其勢然則軍将帥無仁之靜以為智無仁之動以為勇敵人之来智不足以料勇不足以卻而求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顯明之中與日月齊光幽闇之中與先王偕榮豈可得哉三代之将命卿則有仁命大夫則有

智命士則有義是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遇威文之節制威文之節制不可以遇三代之仁義仁義之運用而藏之則為天機推而散之則為人和宴居邃幄之中凱旋出障之外豈足怪哉三代而下歷觀漢唐之將威名震乎遠人武略垂乎後世未有無仁之靜以為智無仁之動以為勇者也是故亞夫之嚴肅祭彤之安重鄧禹之深沉充國之鎮靜去病之少言衛青之謙損王霸之惠愛此皆多數之仁各隨其才性而得之其為德多數則其為智多算其居者靜則其制者動後世鮮有加焉少算之將或知所守而昧於攻則能攻者困之或知所攻而昧於守則能守者斃之與夫暗於大理蔽於一曲之士無以異焉多算之將不可為衆而得一人焉則其所利不可以勝計是故班超之於西域張奐之於匈奴仁貴之於突厥子儀之於回紇彼非畏其勇悍畏其不為勇悍所役感忽之際以靜制動而已匈奴之畏李廣避廣數歲不敢入右北平李勣之為并州十有六年突厥不敢南顧其功一也然而廣之所恃者氣勣之所恃者智而廣卒以勇悍輕敵晚年屢北蓋夫必〻矣多勇未有不窮者也嗚呼兵凶器也戰危事也夫以暴氣悍勇而從事於凶器危事紛於目前暴氣暗於胸中欲以功名自終是則難矣惟道術為能將〻惟智術為能將兵而或不仁則其智術亦安在哉擇將無難擇其深沉大度有仁之量而已多算至勇由是而出焉

閱法律

予讀唐刑法志言古之為國者不為刑辟懼民之知爭端也後世作為刑書惟恐不悉俾民知所避也為法雖殊用心則一蓋皆欲民之無犯也此說固然古者道德之體未及下衰俗之於我輕矣故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為己俗之於物輕矣故貨惡其棄于地不必藏於己當是之時不得案圖籍書然後以為直勝斗斂槩然後以為平探籌授鉤然後以為公合符節別契券然後以為信豈復有爭端哉故古之有道者且欲仁義禮法一切棄絶之反器還樸尚肯作為刑書以招天下之偽乎後世之難治惟其物我大辨自夏至周天下已歷二弊民之知故有如横流之衝失其大防汗漫而難制夏商遺俗或固於野或肆於偽野者愚偽者妄或以私怨小利輙蹈罟擭以亡其

負者蓋不可勝計也周次其後蓋知絶滅禮學毀棄仁義非所以救其弊者不若大備礼法以防之使知所避而已蓋堯之後歷乎夏商之末仁義之失盡矣則周之所以救其失者有禮而已禮以情制律以禮制刑以律制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見於周官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見於呂刑及漢蕭何得秦律令秦用商鞅之法慘刻少恩以制天下高祖約法而行之得周用輕典之意故高后時不出房闥天下晏然豈非高祖之賜哉唐之刑書有曰令者名分之所稟有曰格者有司之所効有曰式者事為之所守百官遵此三者及有罪戾之民則斷之以律焉然則格令與式資律以行者也律之義顧不大歟律令之書文靜為之損益裴寂為之撰著無忌元齡為之刪定其後元齡又復增損隋律降大辟為流者九十一降流為徒者七十一或定以為令或刪以為格降及大周以至今日之盛世科條格勅附入制出蓋不可以勝計始也以為禁書今也散於天下細民學士皆得而讀之或謂律學之弊使吏侮文使民因緣而為姦予以謂不然人主於俗式之以孚於律之以恕則吏烏得而侮文民烏得而為姦夫律失入之減少失之減多以夫失出有仁存焉而或失入則為不仁而已昔唐太宗一殺蘊古法官遂以失出為戒失入為無罪自是吏皆深文刺骨苟非太宗惟刑之恤仁恕寬厚矍然而悟則深文之吏輒行其志為害豈勝言哉四年之久天下斷死罪者二十九人而已蓋其律行以恕還家之囚及期而至無有後者蓋其式俗以孚然而法律之行有唐太宗為之主則侮文之吏因緣而為姦之民豈復有哉唐史以為後世作為刑書惟恐不悉俾民知所避也今日之意不其然乎

問天變

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人情之喜怒寓諸天時以為和乖天意之與奪寓諸人事以為去就然則妖祥之兆因人以至者也失人之情雖天不能使之就得人之情雖天不能使之去天星之變或為妖祥或為祲象特示人情之得失耳務天也失人務人也得天而天示人情之失得者安可廢哉是故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則先天而修焉故日月星辰之變動可以無志分星之所主歲相之所在可以無觀五雲之色可以無辨十有二風之氣可以無察詔救政訪

序事已之可也以天占人則後天而修焉故志其變動察其妖祥辨其吉凶察其和乖詔救政於上訪序事於下已之非也強本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二則天不能禍若夫象之可以期宜之可以息數之可以事知之可以治者志之而已妖祥祲象是乃天地之變陽陰之化物之罕至者何事詔救政訪事而與之計哉是不然也此特蔽於人者之說耳一氣之判上為天下為地魂遊而為鬼神情聚而為萬物上下同流得失相感是故妖祥之變或兆於蓍龜或見於三夢大卜則以八命贊三易三兆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而況天星之大乎五雲之祲象其應在時之豐凶十有二風之妖祥其應在人之乖別日月星辰分星歲相變動在天吉凶在物苟以官人守天自為守道而變動告凶非吾所與焉斯亦不仁也若夫與道為體不之域中為萬物主然後天星物我可以相忘矣主萬物也寞然無累統萬事也寞然無過然則天星之變與夫人事相為報施不足怪也詔救政訪事序何可廢哉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之類是以王政而救喪荒者也救日月則詔王鼓若國大旱帥巫而舞雩禱祠招彌禬類祈禳之類是以神道而救妖孽者也人之喜怒寓諸天時以為和乖則大救政之事先王不敢私焉訪之於下求達其情而已嗚呼以人占天也先天而修焉以天占人也後天而奉之則天之於王也豈敢欲勝之哉五物之變宜復其常宜復而莫之復則是數也物之罕至者也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五

策問

性學

問予嘗遺外萬物靜坐而內觀之見人之性常無者體道富有者體物形色之間陰陽五行無不具者又況盡性之分而上之可以隸陰陽官天地彼無不具者烏足以為至哉世之學者果知德性之所在不以我累道不以物累我由性而治之則有靜一之心由性而養之則有剛大之氣由性而用之則有至和之情由性而壽之則有考終之命有道可以制刑名有良貴可以勝物還碩誦數之儒利名之士不亦下乎及知德性之所在其効至於此極然則學者烏得不求知其性哉嘗謂古今諸子爭出性說而性之本不入其說中惟末之求得於此者有彼對之用善為主者有惡為之辨終身求性之所在或得其末或蔽於習以為是性也而性終不獲焉困於度數之閒不知自有良貴此學者之患也善學之士以序取道以類貫道其始在乎知務而已由性之德可以之天由性之善可以之神有志足以及之有心足以通之有情足以用之有氣足以行之四者之說未及議也取道以序貫道以類其本在性先欲諸君求性之說而治心養氣之道可以次第及之得性之說遂能制行出法以賜天下諸君敏求其本以正為學之始然後六經之微言百家之雜說吾相與從事焉

商周歷世盛衰

問湯之後二世而有太甲太甲之後四世而有太戊謂之中宗中宗之後三世而有祖乙祖乙之後五世而有盤庚盤庚之後二世而有武丁謂之高宗商有天下二十九世復興者數王孟子曰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不其然乎周自昭穆無復成之治二伯之政四十餘年始有宣王一人而已然而天下之政終為變雅歲之不通乃至於誨〻之不諭乃至於刺不及武丁遠甚世數所歷宜不及商而卒過之行八百年兼三十世夫文王百年其德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盛行及周之末非待積德而後勝之詐力之秦遂行其志此亦聖賢之作或寡或多之辨歟然而文武周公傳及後世之久商之世賢聖之君六七作世數所歷卒不及之此宜有說諸君試思商周所以治之之術與予道焉

學者之志

問子謂管仲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寔有王佐之才子路千乘之可使治其賦而已不及管仲遠甚然而曾子畏之管仲之才如此反為曾西所不為何也及諸論語乃見管仲有才而志下塞門反坫足以引之又得子路之言志其言與朋友共弊之而無憾則由也義其言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則由也勇由之志雖未甚高然而使之行前而不自卻其步烏知其不為大人者邪此其所以為曾子之所畏歟昔時公西華冉求顏淵曾晳嘗侍先聖必使各言其志以觀諸子之鄉往然而顏淵之志願無伐善無施勞則我已矣曾晳之志風乎舞雩詠而歸則物已矣是故先聖與點而顏子卒幾於聖人以二子視子路則子路烏足道哉猶為曾子之所畏況顏子之志乎一日有為於天下宜為王者之佐無若管仲然王佐之才卒不及用甚可惜也諸君嘗學為王者事則各言爾志予將觀焉

六經之失

問始予讀禮記經解切怪六經皆自聖人述作刊正不宜有失然而六經之失或失之賊或失之煩或失之亂或失之愚或失之誣果有失乎自得之士讀其書論其世則知六經之失可以亂天下深於易者不賊深於書者不誣深於禮者不煩深於樂者不奢深於詩者不愚則知六經可以治天下在夫學者之愚智而已六經豈有失哉秦火之後兩漢諸儒頗修藝文經有數家々有數說多者或至百餘萬言類非深造者愚誣煩亂卒莫之解乃於六經之中有妄發其失者予甚憂之諸君之學六經庶幾有用於天下然而六經之失何以計之

鬻納粟

問先王以仁制爵所以馭德以義制刑所以馭過則爵與刑不可以利交者後世之法輸粟入財拜爵除罪是故爵不可以勸善刑不足以制惡善惡混淆富者切謂不過倒吾一廩遂可出身於無事又復取貴焉年之權雖出一時之凶患其後有至入錢五百萬者遂寘六卿之列甚可怪也今之入粟者至老且死不得序於卿大夫之列此固善也然而陰漁吾民追復昔日之所入又得官為尚有弊也入財納粟之制其可已乎

孔孟之志

問聖賢之學不貴立異苟為高言闊行驚惑天下後世予讀其書考其行事立言皆有實用一日有為足以康世澤民使民心悅而誠服之聖賢之達者堯舜之君伊周之臣言行之實已著於當世不復議也嘗謂孔子孟子遭于天意未欲平治之時不獲大用方其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為大司寇舉族而言景公謝過以實遂還汶陽龜陰之田及其行攝相事與聞國政三月化其信者賈者弗飾化其禮者行者弗亂化其義者遺者弗拾而使欲致其地者幾矣蓋夫聖人嘗以期月而已三年有成自待其政聖人豈欺我哉孟子之轍環被列國雖未果用諸侯尊之為師恭之為賓惟恐其不及蓋有過人者諸君嘗讀其書宜求其志之所在果使孔孟得志於天下諸君以謂聖賢為人之務其孰為先咸序其言予將考焉

古今學者言行不同

問古之學者有命以處得喪有義以處貴賤其進有禮不為苟得退有義不為苟去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見脂韋齟齬之態古人之風至今留人齒牙聞者予嘗折肱為困歎此屬何其與予闊遠而未及見也今之學者類皆談命論義平視古人不在口耳之間有其流及於此耳惜夫後世不講而行之百工細民不得而知焉方今　聖人正名定數百度向古行將反於此矣然而古者衣服之制禮義之所在諸君想豁熟講而詳說之衣服之制明矣欲使斯民顧是禮則守其分者是義則義進其德復有何道焉幸著于篇將擇以獻於上

禁榷

問先王之於山澤之物為之厲為之禁妄入者防之以厲盜取者制之以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頒其餘于萬民如此而已山海之利悉歸於公上後世多起於養兵贍不耕之衆應不測之事幣帛芻秣水浮陸駕斷續萬里而望有常之賦足以給之是則難也然則天地之氣盡榷而入之榷時之義未足以為恠也時難事多則以其利優公禁之可也時平事優則以其利優民通之可也然則禁榷之法今欲不屬乎民而得利焉其術安在

革貪僭

問貪下僭上富人之情也連阡陌列廩庾亦已足矣尚欲流為豪商隱為逸戶是其貪也飽食膏粱逸居峻宇亦已足矣尚欲服侯服宅是其僭也貪則長斂

可愛者及其行止反為不知義命之士以言視行猶西之視東然則其學未至於自得邪談命論義又可聽焉至於自得矣其弊乃至於是何也

服制

問紳委章甫有益於仁圜冠約屨有益於德黼衣黻裳有益於孝先王之制衣服明分有禮明德有義稙是禮則守其分者是義則進其德非知天時則有愧於圜冠非知地利則有愧於約屨黼衣黻裳以承祭祀則其文於見神也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特其志不在于茹葷而後以為得哉後世衣服之制廢言其無分則工术之類衣被文繡府吏之賤倡優之雜衣被朱紫言其無義則紫者朱之亂色也二品以上服之朱為之次焉綠者青之閒色也七品以上服之青為之次焉其類甚衆夫民遂無窮之欲役有涯之生忘不可過之分徇不可必之物快其私情汩其良心小人之常態也服器欲其華美宮室欲其壯麗婚姻欲致其好喪紀欲致其哀過分徇物而為之不節之弊君子犯義小人犯刑無常之分不測之變或困其資有爲溝中瘠而後已者不可以勝計也先王為之數度寓於服器宮室婚姻喪祭之間其法甚著懼僭則生亂民姦且亂天理滅矣邦本殆矣保而養之驅而之善欲其從之也輕是則難也然則安富之術何歟

擇將

問古人有言天下安注意於相天下危注意於將予以為不然勿問其安危內則注意於相外則注意於將夫蠻夷猾夏有苗弗率益雖堯舜之世有所不免聖人不能使無猾夏之蠻夷而能使之不忍為以其有仁將使之不能為者以其有智將使之不敢為者以其有義將今欲得是三將果有術乎古之得將多矣所謂三將可以辨乎

禦戎

問夷獠之類負山阻險散處溪谷之間篁竹之內猿猱之捷緣雉兎之竄伏蘖虫毒草疾疫癘氣乃其所恃以卻敵者也此壺頭所以困馬援歟驟發之兵新任之將邂逅相遇心德未契蹈不測之小敵不羈之蠻夷不知氣也所宜所以見疲不知其地之所狃所以見陷不知其兵之所尚所以見屈可不慎哉然而昔之治日南者則有懷德之招降楊僕之攻取祝良之於九真張喬之於交趾敦以方略招以威信昔之

治雲南者則有韋皋之方略鄭從之清潔諸葛亮之擒縱李德裕之控扼猿猱之類請就羈束之不能出入險阻之間為中國患則此數將可謂良矣今欲諸君詳著蠻夷之利害傅德揚僕祝良張喬韋皋鄭從諸葛亮李德裕所以制治之方將有考焉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六

策問

漢唐之君所學深淺

問惟聖與王皆原於一所謂一者有天之道有人之道有地之道三者相合而未離者也由一而之天則聖者王之內也由一而之人則王者聖之外也王而能大者大則無所不備以無所不備者建諸事業之中聖而能化者化則無所不通以無所不通者運諸言意之上故古之聖王其成功也無能名焉其設用也莫知為之者二帝三王皆有是道焉三代而下漢有文景武宣唐有太宗明憲號為善治然而有能名之者恭儉以名文景材略以孝武必信以名宣帝聰明英武以名太宗厲精政事以名明皇剛明果斷以名憲宗有能亂之者或溺於神仙或至於雜霸或牽於多愛或信用非人或敗於女子是數君者果有聖王之學乎然而所得不能無名所養不能無亂果無聖王之學乎又有功業著見於世緜歷嗣續皆數百年上跂於三代有可稱者數君而下或名於多藝或名於長者或名於尊嚴或名儒雅未足究也請言文景武宣太宗明憲之學或聖或賢所造之深淺考合

其見於用者毋略以告

黄河利害

問昔爲澶淵遊觀河堤上逦瀰之韓汗漫之勢下臨居人竊惟居人昔嘗俛首而視之注者如飛淪者如堕爲陵于淵以駕汗漫之勢月復一月憂患之堤相與争畯而已今則居人在其下矣堤猶城也河猶寇也以寇攻城雲梯地道可以伺而卸之河之爲患乘漲以溢被溢蓋潰非旦暮之患也或欲南打於雪河以通于淮北引于蔡河以通于海或以宜復故道或以宜徙居民或欲穿漕渠以殺其勢或欲出之胡中以禦邊患其說勞而無功迂而無用無足取者諸君尚有遠慮以平其說乎

錢物輕重

錢重而物輕在粟帛也傷農在器械也傷工貴人富商操巨貲收奇贏賤入而貴出惟工與農獨受其弊焉物之得喪之權在錢々有重輕之權在君今欲錢與物均豪商右姓不能秉閫下賂工農之戚々諸君協慮要術以獻于上

茶法

茶之爲物社積也雪寵辱也請賓客相見以行愛恭之情者也天下之人不能廢茶猶其不能廢酒非特遠人之情也禮之所在焉江淮荊襄嶺南兩川二浙茶之所出而出於閩中者尤天下之所嗜山海天地之藏閩中以利富國得茶於山與其得鹽於海無以異也唐之建茶利者或增稅或徙植或加價其後私易雇載居舍僧保囤户或以所犯之數重者以殺次者以徙長行羣旅或至於皆死小民以財殺軀上之人以利喪仁非先王之政也先王之於山澤物爲之厲爲之守禁妄入者防之以厲盗取者制之以其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頒其餘于萬民如此而已後世山林之政廢草木之利爲百姓所擅茶之息十居其八九此小民所以得易於百姓羣行山林出入萬有　生之地趨於倍什莫之顧也欲即茶山之所在爲之厲守禁令而使民不犯刑公不失利百姓之家有以處之各書其思慮將有考焉

選舉

問先王之澤既熄鄉教廢棄四民無職十家無隣五宗無系天下之士流於城闕之間散處他國鄉里之民不得以相保受鄉里之吏不得以相觀察然後四科之選六條之詔中正之官搜薦之人九品之法十

銓之試行於三代之後漢舉孝廉則遺睦姻任恤唐舉書筭則爲禮樂射御大抵歷代之選其類不能有過於三物者周之所得歷代莫能備焉先王以謂好名者人之情也好進者今之情也秉其所好爲之名焉故誘天下之士而使天下之士以實致民其類有五曰秀士曰選士曰俊士曰造士曰進士五者明其德藝小大深淺而與之進者也夫不知道德不足以明經不知禮義不足以明法進士學此以成秀士學此以始者也然而唐以秀才進士經法書筭各有爲常貢之料其義亦安在哉今欲稍復三代選舉之法文武經法皆出於一學然慮今之士有累於貧者有累於事者不能游泳鄉教成就考察如之何其可也耶

唐人之學

問聖人之道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之後失其傳焉復繼暴秦燒詩書殺學士簡編脫亂訛缺然後有出私言以證之者始有章句之學續經緯書傳注箋解義疏雜說之流轉相講述新奇相勝六經之意邈遠而不得唐之學者更相著書至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視漢以來在四類之數者唐過其半矣然有能僅得其傳者乎略著其是非以是示學者唐之德澤流入於人心者深淺遠近予因以觀焉

吏部銓綜之術

問尚書省令典領百官者也其屬有六吏部尚書以治羣吏者也其屬有四以四善之狀究其立德以二十七最考其行事以身言書判德行才用較其優劣定其留放天下之才是非得失責在吏部尚書顧不重哉崔亮魏之爲吏部者也裴行儉馬載高季輔崔元暉韋嗣立唐之爲吏部者也崔亮之制資格魏遂失才無足論者唐之五人號爲稱職季輔清鑒有声於正觀中王勃之浮躁楊迥之沉默駱賓王盧照隣之失其死行儉察而知之爲吏部得人有如此等則致遠之才豈難得哉　國家開復三省官有屬長事有統類名實相顧過唐遠甚然而唐之五人所以銓綜羣吏之術尚可以適今乎詳著于篇且觀諸君之政學

人材得失

問人之才性温柔寬恕其失也牽制精審寅愼其失也畏避堅勁特立其失也專固磊落大度其失也疏越是非學道之士蔽於一曲暗於大理者也方今以

道立敎将使天下之才方圓適用尚有此屬未能解蔽来入聖王道揆之中出越器使夫何故也願聞所以養育之方且欲 天下之才能莫不相濟無過不及之患其策如何

禮樂

問禮樂之實生於天下之情性然後聖人為之著於文寓於器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仁之實失節則泛失文則木義之實失節則刻失文則介天下之人其泛為墨子其固為子莫其介為仲子其刻為申子禮樂之實熄矣其文與器豈得而議哉先王始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敎之中 故其中也喜怒哀樂之未發無過不及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敎之和故其和也喜而為仁怒而為義哀而不傷樂而不淫皆中其節萬民之偽弗入而廢其天其性中矣禮之實存焉萬民之情弗出而狗於物其禮和矣樂之實存焉然後聖人以文與器兼收其實而已制禮所以致中和中和之氣格于上則天位焉格于下則地位焉行乎其中萬物育焉記曰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能使其情和然後其功成能使其性正然後其治定嗚呼五禮六樂外入乎人者也其効至於此極後世有忘於禮樂者何可廢哉然而先王始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敎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敎之和設施之序感入之方試言其詳

禁衛之兵

問得用戎器而不得有之者府兵也得用府兵而不得有之者衛将也府兵之制無事則耕番上則衛有事則戰故其既事将歸于朝兵復于府介冑戎器歛藏于庫将不擅權士不失業此府兵之利也高宗武后之世衛士稍稍亡匿耗散不足以給宰相天寶中士人皆耻入衛折衝諸府無可交者六軍宿衛類皆市人方鎮既熾禁軍不足以威外衛士不足以固内禄山之變侍官雖壮不能受甲将欲追復其利懲其所以廢者各書其故

稽登校比之法

先王之政施於征民也國野異制施於授地也田萊殊等得數而知之老者疾者王舍征焉則王之仁賢者能者王舍征焉則王之義服公事者王舍征焉則王使人有禮冠笄之歲婚姻之時鄉飲之齒得數而知之穀帛六牲馬牛車輦或多或寡祭祀賓客或備或殺得數而知之是故先王之民取之則均有無役

之則均勞逸而民無憾為得民之數而已是故民數之版先王見之則式受之則拜登于天府蓋天民也王不得而私有之有不得私則狥己而屬之者烏能奉天乎後世稽登校比之法棄置不復則民供貢不均多寡有無行役不均勞逸踈數避役而隱丁避稅而逃產無所不至夫大司徒掌建邦之地土之圖人民之數可以佐王安擾邦國而民貧富有無賢貴老弱疾病莫之知焉則王雖有仁政何從而施哉稽登校比之法其可復乎議者慮民安於故常一旦籍其所有而上之驚擾而變生如之何則可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九

雜說

形得氣而化氣得精而生精得形而寓焉人之安樂得於其氣之實疾患得於氣之不足然則所以生氣者與氣之所寓恒其養哉五味以養其精所以益其氣五穀以養其形所以衛其氣精不足於養則氣衰形不足於養則氣殆是天患也五味五穀之所養天養之也斯民之愚蔽於生生之厚迷誤生理而五味五穀之所養或以為淫邪或以為怠倦伐一所生其精不真殘夭所與其形不粹則味穀所養者適足以資其欲耳客邪輒蹈其隙而感之始有四時之癘疾痟首痒疥則作之於其形瘧寒欬嗽則祚之於其氣五味五穀無如之何矣先王於是以五藥為之療其病痟首痒疥瘧寒欬嗽是人病也五藥之所養以人養之也然人以五行而生以五行而病以五行而治以五行而死人之聲色五行之所寓也藥之性其異有溫涼寒熱藥之用其異有佐使支惡五行之所寓也五藥雖足以計其病病之端不及知之則藥不行矣先生於是望其氣聽其聲察其色以觀五行之變常以賦死生所謂五藏之象可以類推者乃言此五

氣也所謂五藏相音可以意識者乃言此五聲也所謂五色微診可以目察乃言此五色也雖然以其象而類推之以其音而意識之以其色而目察之可以已乎未之盡也按之而後已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兩之也以陰陽參之也以陰陽冲氣即天地而言謂之冲氣物得之則生失之則即死即人而言謂之胃氣人得之則生失之則死眡其生死至於參之然後盡也若夫尊生者能治五行攝生者能物五行而五行不能食其肉焉則其形全其精復而氣為天守矣豈復有五聲五色為死生之兆哉以五味養其精以五穀養其形者苟知於此則過半矣先王之仁民不亦至乎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此仁民之教也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此仁民之政也雖然以五藥之養其病五聲五色之眡其死生亦施於教之不及而已

聖人體道未出則與太虛為一方是時也無得而稱焉及其帝德運而為已則為聖為神運而為天下則為文為武大而化之之謂聖由聖之妙而為神剛柔雜之謂文由文之剛而為武蕩蕩乎其無能名則其運而為聖神也巍巍乎其有成功則其運而為文武也

五聲求虛實之情三刺求過故之情

絜靜之失介而不能同精微之失高而不能下賊仁謂之賊深於易者以前民用以同民患有仁之道焉

孔子之行止以其命之廢興不以其時之可不此其所以異於逸民伯夷叔齊以清直道而已無事乎行中慮以自防廢中權以自匿此其所以不言中歟

隱居則身中清放言則廢中權雖降志矣其言中倫雖辱身矣其行中慮凡言所以明志志降而言從之則流而已矣其孰以為介哉

不正其色之謂辟色不正其言之謂辟言寓於放焉有正言寓於辱焉有正色

先王之於民將欲愛之必固威之死者不可復生而先王有大辟之法者蓋殺一人而後能生其欲死者矣斷者不可復續而先王有宮劓刖之法者蓋刖一人而後能續其欲斷者矣是故先王有不忍人之政而肉刑未嘗廢者豈以不忍人之政必待肉刑而後存歟雖然先王之肉刑非恃以傷民也設之使之有懼而已文帝以當劓者笞三百而民卒多死夫劓之

名誠可懼者咎固不足以懼之然而悖咎之輕而陷於罪豈特與剸比哉嘗謂後世惜一剸一刖而招其罪惡至於大辟者豈勝計哉

先王之待諸侯何其至也未至也致積始至也致飧及其朝享之後又致饔餼之大禮食之而弗愛是以承交之也則有問勞送逆之示其勤愛之而勿弗欽是以獸畜之也則有辭受拜揖之示其恭然恭而無其實君子不可以虛拘也又況其愛之乎拜揖辭受恭之之文也有饗焉則盡其恭之之實問勞送逆愛之之也有燕焉則盡其愛之之實其樂無筭也取其歡而已其爵無筭也取其醉而已取脯以降奏陔而去諸侯心平而氣和相與一德以尊其上大者以仁比小小者以智事大相朝之君相問之使旌節繼道何以致之先王為之朝禮而貴貴之教寓焉為之燕禮而老老之教寓焉為之饗禮也設几而不倚所以訓其恭爵盈而不飲所以訓其儉是其所以致之之道也

以貴而驕以富而侈諸侯之常態也其驕也廢恭其侈也廢儉廢恭之至不能貴貴也其弊為無若廢儉之至不能老老也其弊為無父父且無之況其君乎

先王憂其然當其入王也為之朝禮而貴貴之教寓焉為之燕禮而老老之教寓焉為之饗禮也設几而不倚所以訓其恭爵盈而不飲所以訓其儉其朝也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各以其禮擯之貴貴也其燕也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各以其齒坐之老〻也貴貴者禮也老老者仁也賢賢者義也爵也齒也德也同為天下之達尊而仁之於天下也尤不可以食頃而廢焉故四代之燕賜或貴爵或貴德或貴齒或貴親各從所貴而加之然而不以爵之尊卑德之小大為之序焉序齒而已齒之長者先乎少齒之老者先乎長尚齒仁也尚老又其仁之至也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欽其所尊愛其所親則繼其志踐其位行其禮則述其事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所謂欽其所尊者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所謂愛其所親者也

平国之時教化既明習俗既成以柔治之則非仁以剛治之則非義故用中典中典先王以立正直之德

者也以刑教中先王之意也後世過者恃刑以為威不及者置刑以為愛不能應時而行豈有他哉無三德以趣時無三典以立德孝文之賢未能以德行仁其廢肉刑也特發於私情而已況不仁者乎亂國析獄致刑之時也教化大明習俗大成先王所以待民者於是乎盡矣而民之為不善王何與焉彼故為不善以亂吾俗耳刑故無小故用重典重典先王以立剛德者也書曰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有遺育盤庚之誥為之先後久矣雖罪之小者猶至乎劓之何傷於仁哉穆王之時損刑屬之重者附益於輕者成王則殺羣飲其刑至矣故雖大辟之屬與墨劓均焉尚以棄之為不足也好其親者有之殺之為不足也殘其形者有之然而成王豈以時然而類重之乎言其所化之民則用重典可也故曰羣飲汝勿佚言商之遺俗則用輕典可也故曰惟商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新國議獄緩死之時也禮未及修教未及詳民之所以為不善者過也傳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民之散也無八統以馭無九兩之繫族師無聯司救無禁則民之有是情也上實為之新國之君奚暇責民哉亦姑教之而已

治時不同而有三國之異者以俗異之也刑書不同而有三典之異者以德異之也有久近之教斯有缺成之俗有缺成之俗斯有平亂之國先王於是以德制刑以待三國之不同教有所不及則俗有不變者俗有所不變則國有不治者先王於是以刑弼教以輔三物之不及

先王之德使民畏而愛之畏之則寓之於刑愛之則寓之於教然而畏之非先王之所欲也施之於德教之不及而已

先王之制刑也出於立德先王之用刑也出於弼教故與人情世俗相為重輕有即一人之情而為之輕重則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是也有即一世之情而為之輕重則平國用中典亂國用重典是也雖然三國殊時而即一人之情而輕重之豈可廢哉是故三德之應時也或剛或柔或趣於剛柔之中三典之立德也或輕或重或趣於輕重之中

先王使人不愛其力於事不屈其才於物物至而應事起而辦而人雖蘩其力未始有憾焉者作秩以制其常賜之多寡作叙以次其事治之先後而已使人

之費有稍有食稍所謂月廪也中庸曰旣廪稱事所以勸百工王制曰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是也秩所謂常賜也孟子曰抱關擊柝皆有常賜王制曰九十日有秩酒正之秩酒內則之秩膳是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靜而中者性之正也動而和者情之正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無中為之主故也莊子曰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智者殆而已矣夫用有無涯之智應無窮之感生無節之好惡則天理滅矣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能反躬而誘於外為樂此天理所以滅也莊子曰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聖人與物化一而不化者也小人人化物則一化矣感人無窮者物也好惡無節則感人無窮者對之孟子曰以物交物

先王為人化物而後制禮樂人莫不有禮樂之實而無化物者則天下自有禮樂矣先王安用制哉及其化物非特滅天理也僞禮僞樂又從而乘之故先王之制禮樂也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思有厚薄孔有隆殺所以節其文迹所以節其情

或言禮以道民志或言禮以節民心節民心將以道其志道民志將以正其行當其為值所以感之者言之故曰以道其志而已

可以相勝者仁義也故厚於仁而薄於義則親而不尊厚而厚於義而薄於仁則尊而不親不可以相勝者禮樂也故曰樂勝則流禮勝則離仁義相勝則相治禮樂相勝則相賊相親以其有情相欽以其有分禮樂之同異六也而使之相勝則非禮樂之正矣故情勝分則流分勝情則離樂於內合情禮於外飾皃內外不相勝而後為禮樂之事禮者理也而行理者義也樂者情也而稱情者文也上下和與夫好賢爵紫賢者所謂仁以愛之也貴賤等與夫惡不肖刑禁暴者所謂義以正之也

樂樂也德也故由中出而外設則其文也禮履也行也故自外作而中立則其本也言靜則文為動言文則靜為質內出於性故靜外作於貌故文大樂所樂者性也故易大禮所履者理也故簡簡者禮之至也易則無險阻故無怨簡則無紛雜故不爭大禮大樂之世所樂者正性所履者真理則吾復何為哉此所以揖遜而天下治

大樂致和大禮致中天地之於萬物生之以和成之

以節而先王以大禮大樂贊天地之化育故大樂與之同其和大禮與之同其節天地生成百物者也故言皆化王者收用百物者也故言不失百物得和而生得節而成先王大禮同天地之節大樂同天地之和其力則在天地之後故物之成也先王不敢私有其功焉祀天祭地報之而已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此禮樂之鬼神率神而從天居鬼而從地此禮樂之役鬼神者也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肆拾柒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八

雜說

合敬則無離心同愛則無異情事文禮樂之迹也敬愛禮樂之情也先王之制禮樂也立本有情趨時有迹情天也不可改者也故在所因而曰禮樂之情同明王以相沿迹時也不可同也故在所損益而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事者時之應名者功之報趨時斯有事建事斯有功立功斯有名為趨時而後有事故事與時並為立功而後有名故名與功偕

情可以意會文可以理考無精義不能會其情無明德不能考其文或曰夫子既聖矣述而不作何也曰夫子聖人之在下者也有其德無其位何敢作和者天地之情序者天地之理百物言其群分群物言其類聚而患其亂故皆別則言群物有生則貴衆多故皆化則言百物

先王之制禮樂也發天地之情明天地之理而已過制過作人偽也非真禮樂也故過制則非理而失之亂過作則非情而失之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者發其情明其理而已

倫者言其理而已矣倫人理也樂之情天德也以天德論人理則無病天之患矣人之德出而分於三則有中入而止於一則有正中而無邪則能徒於人正而無邪則能倂於天欽順禮之制在心者也莊恭禮之制在體者也欣喜歡愛則設於情恭順莊欽則立於質與民同禮樂之小者也與天地同禮樂之大者也與道同禮樂之妙者也先王之於天地以其妙者官之以其大者相之

王者之為天下方其圖功而謀治也則有教化以行禮樂之道及其功成而治定也則有制作以建禮樂之業道也先王非敢私行之業也先王非敢私為之明人之天而已禮之實節文仁義者也樂之實樂仁義者也節之不泛文之不固樂之不流二者之實雖人之所固有者彼所以節文而樂之則因教化而後至焉盖使天下之人耳目之視聽無非禮也手足之舞蹈無非樂也其功已成其治已定先王始有制作以收其成而已樂以象德而功成則德之著也故作樂以揚之禮以節事而治定則事之辨也故制禮以彰之功大者其樂備治辨者其禮具王者之制禮樂其情相沿而有詳略者時而已矣

干戚之舞飾威而已故非備樂熟烹而祀致味而已故非達理五帝之天下未傳之子故不言世而言時其時未失德故不言禮而言樂五帝之時其俗未頗華故其殊而不言異

樂極則憂者以物為樂故也禮粗則偏者以數度為貴故也大聖敦樂有仁而其樂未嘗荒故無憂禮備有義而其法足以適用故不偏

道之下降氣為陰陽形為天地數為萬物氣數之中以其高下散殊而有禮之序以其流化合同而有樂之和二者道理之自然有生之類莫不具焉流而不息者品物流形也合同而化者萬物並育也禮居仁義之後人德之序也禮居仁之後天德之序也自其天地始分而言之則仁義在其後矣仁主愛樂主統同故仁近於樂義主斷禮主辨異故義近於禮而禮樂之大用非特於四時是以仁義之用近之而已禮夏德也夏之序長春之生而已可以統言仁智冬德也冬之序藏秋之成而已可以統言義天地化始於仁革始於義

氣也者神之盛也敦和又其氣之盛也禮樂之道行乎陽則高下散殊合同而化行乎陰則率神而從天

居鬼而從地鬼神之神未離乎數而數實行之是以道之妙乎樂則能率之以從天妙乎禮則能居之以從地禮樂之妙能官天地而率神居鬼則分天地之所主而已唱者天之道也故作樂而應之偶者地之道也故制禮以配之應也配也禮樂之叅天地者也由卑而見貴由高而見賤方以類聚物物以群分類天地之尊卑陰陽之動靜群類之聚分形象之上下

天地之理自爾交感之相摩旋轉之相蕩鼓以發之奮以進之動以化之煖以養之天地之情自爾化不時則不生失樂之和男女無辨則亂失禮之節不生無辨天地之情所不能免故後之於天地以樂之和輔相其宜以禮之中裁成其道

樂之和失之則不生禮之別失之則亂及其得之則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行乎陰陽則物莫能違之通乎鬼神則物莫能間之凡有聲氣形數之類在其中為禮樂至於此矣然後能著大始能居成物

天之化其陽始於亥生於子成於丑而乾位西北為則知大始矣乾者天之道也楊子曰天奧西北鬱化精也物於此為天道制其命化精含有其生意時未判也及夫萬物資始於元成於艮至於震而天之用出為地氣上升天氣下降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數者冥合而有樂之和則大始著矣地之化首陰始於巳生於午成於未而坤位西南為則作成物矣易曰致役乎坤致役者作之也萬物之生天化氣地化形其化形也萌者出句者達羽者飛足者走鱗者游特未定也及夫並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游者潛走者伏飛者息方以類物物群分類數者冥分而有禮之別則成物居矣大始者精氣也樂散為和氣以著之成物之體立矣禮分為定体以居之禮者其樂之終始歟故言禮制行矣則在乎樂之前言禮居成物則在乎樂之後

歌南風和天也賞諸侯和人也諸侯之受賞亦責其致和而已德盛而教尊則其德和於人五穀時熟則其德和於天樂者象德而賞之也舞者德之容故觀其舞而知其德謚者行之迹聞其謚而知其行

雲門天德之象也咸池地德之象也樂之象德有天而已則簡地克之樂有咸池備矣韶夏文樂也護武武樂也象德有文而已則缺武商周之樂有護武則盡矣大卷言雲之形大章言雲之象

萬物之生得寒而成得暑而長然而不時則邪氣害物故不時則疾得風而動得雨而潤然而不節則淫暴害物故不節則饑穀者先王所以化物也故譬則寒暑事者先王所以應物也故譬則風雨因時之宜而立教故不傷世通物之變而用事故有成功是以先王之為樂也於天下也法治於已也則行象德然後無不時不節之患

酒之養人猶其教其事酒之流生禍猶其不時不節壹獻之禮賓王百拜所以節其流

上下之分甚嚴而不至於絕者以其有酒食以合歡甚歡而不至於蕩者以其有樂以象德有禮以綴淫皆以禮終故哀樂中其節

衆人所樂者物之盛聖人所樂者德之盛惟樂出於聖人之所樂故能養民心其感民深其移風易俗而出於衆人者彼且自荒矣其如民何

有血氣則有情慾有心智則有意識情慾可動意識可感然後喜怒哀樂隨其所遇而變君子則不然血氣心智不能淫其性而喜怒哀樂之情發而中節故不為憂思淫亂而異其音為是故君子之樂可以善民心可以移風俗

本之情性以正樂之德稽之度數以正樂之文制之禮義以正樂之用陰陽為道則剛柔為德陰陽為德則剛柔為氣剛氣陽德之發柔氣陰德之發不散不密陰陽之中不怒不懾剛柔之中有中性然後有中德有中德然後有中氣樂者本於性發於德而作於氣者也

先王以民之喜怒哀樂隨其所遇而變則天理滅矣故本諸情性而為之樂焉及以感道之則君臣上下同聽之莫不和恭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夫恭之於君臣親之於父子天理也而形見於樂則樂觀其深矣

時有盈虛運有去來物有存亡人有進退聖人之知進退也歸之義焉而不累乎其身聖人之知存亡也歸之命焉而不累乎其物〻我之累亡然後能止乎一而不失其正焉由止一之正而上之為不虧之純不雜之粹至乎抱一之精而盡焉故聖人之不動者不去不來無進無退不死不生無存無亡不加不損無得無喪然而知之所及者特與五行之數四時之運相為盈虛消息而已

消息盈虛天之理也在人為進退在物為存亡得喪

未始有是物也儻来而得之然後有存焉未始無是物也遂去而喪之然後有亡焉未知人焉知天是故進退先乎存亡存亡數之大者且不知焉〻知得喪是故存亡先乎得喪存亡吾知之矣亦有不及得喪者也故言之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得喪不與焉有天道者地之類不及見之有陰道者陽之類不及見之聖人之神能陰能陽聖人之道有天有地及其作也本乎天地麗乎陰陽者無不見之矣本乎天者親上見聖人之天道者也本乎地者親下見聖人之地道者也楊子曰仰而視之在上俯而窺之在下企而望之在前棄而忘之在後猶之蒼天也東西南北無不在焉聖人之作也其孰不見哉

元德之類即於物者其德有三曰剛曰健曰中即於天者其德有四曰正曰純曰粹曰精以剛而立以健而行以中而用元德之成物也以中而用則其為健也莫能窮之以健而行則其為剛也莫能折之成物而還止一而靜則有正焉純者止一而不虧者也粹者止一而不駁者也莊子曰索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一之所致至乎抱一之精而盡焉神者天道之至精者天德之至楊子曰天

奥而比鬱化精也太始冥〻無有無形含孕庶類運動百化窮則更生終則有始一陽之萌萬形以分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句者出萌者達蟄者昭角觡生羽翼奮莫剛之者乾元之剛不亦至乎

先王之應時也春將務作夏將務訛秋將務成冬將務易觀日而後知焉先王之授時也於春之中則使民隩觀星而後知焉春且至矣而弗平秩何以行事春且中矣而民弗析何以立功是故官敘事農敘功與時盈虛與時因革而已

制治之道有任無為者然後可以出法而應物有任有為者然後可以行法而立事稷之播種契之敷教皋陶之作事垂之共工伯益之虞伯夷之典禮夔之典樂龍之納言行法者也苟無出法之人論道而揆之則雖八官之燭理有能蔽之者非所謂亮采荣者或辱成者或敗非所謂惠疇是故舜之命九官也甯宅百揆為之先焉八官以序各任其事要在大禹詳在八官道所揆聯者斯充塞者斯通辱者斯荣敗者斯興無失職之慮而况八官以其才之所長而專其任哉

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明君礼下以恭

致君子也取民以儉致野人也致君子則使之正經界均井田平穀祿爲治野人之計也致野人則使之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爲君子之計也

管仲晏子非王者之佐孟子恥以此自待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齊威晉文無王者之道孟子恥以此待其君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知聞也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八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九

雜說

責難於君謂之恭故孟子曰無以則王乎管仲論卑而易行商君之說孝公終用強國之術不能責難者也陳善閉邪謂之敬故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所謂陳善仲尼之徒無道威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所謂閉邪吾君不能謂之賊齊宣王問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孟子曰可也賊仁者謂之賊孟子以王不忍一牛之觳觫遂許之仁不忍一牛仁之微者至於保民而王仁斯至矣然而孟子不棄其仁之微者自其微者而推之遂足以保四海是豈賊仁乎哉

望之不似人君以其無儀就之不見所畏以其無威卒然而問其志甚大雖無可望可畏之文而有可望可畏之實孟子所以惟其難知而嘉嘆之耳

仁者不可爲衆所以能一天下不嗜殺人非仁人之至然而孟子之時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則能一之非必仁如文王天下莫不與也此仁者所以無敵於天下

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油然之雲以譬仁

政之意沛然之雨以譬仁政之澤

父在觀其志故能有養父没觀其行故能有述三年之中非喪事不言奚暇改父之道哉又况孝子更有不忍之心乎上下之分無禮則亂無和則離茍徒行禮以為節制無可觀者必使天下之人有情以相愛有文以相接夾輔其禮而行然後先王之道美矣小大由禮不以和通之則離故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則流故亦不可行

無義之信其言一出而已不可復也無禮之恭上交則諂下交則瀆諂瀆之中　恥辱存焉有因人者有為人因者夷之因人者也徐辟為人因者也因人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而况為人所因者乎信出於義則可復不足言之恭出於禮則遠恥辱不足言之為不失其親者之所因則亦可宗也不足言之

食無求飽其志在乎飽德居無求安其志在乎安仁敏於事而慎於言其志在乎篤行食不飽居不安人之所憂飽食逸居人之所樂臨事人之所難出言人之所易自以為是以人為非人之所蔽其志在乎飽德安仁則忘其所憂在乎篤行則忘其所難德行忠有所失未敢自以為是也就有道而正焉則忘其好己勝矣此其所以為好學歟食前方丈我得志弗為也方學之時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及其得志也故能如是

貧而無諂善守貧者貧而樂則忘其貧矣富而無驕善守富者富而好禮則忘其富矣所好者不在乎物是故內有以制心而所欲不累乎德外有以節事而所行不害乎義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蓋夫貧而無怨則能樂耳如切如瑳道學也則言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如琢如磨自修也則言貧而樂富而好禮者

患人之不己知則有累乎志行不患不知人則有害乎物己以天命處不己知而進乎德以人事處不知人而進乎智

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北辰中而高故為衆星之所取正德政中而高故為天下之所取正書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子率以正孰敢不正為政以德故有中以養乎不中有正以率乎不正孔子曰政者正也德不與焉則有徒法而已天下何所取哉書曰德惟善政

詩之所自根於心本於性循理而發至於永歌舞蹈而後已焉有人偽與其間哉故詩之用動天地感鬼

神夫天地之大鬼神之幽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思無邪則誠至矣其言有序其情有節樂者不淫哀者不傷真情誠意之所及也雖至變風之世其俗猶在及乎先王之澤已竭在人心者物或蔽之始有誣上行私與夫亂物而作者無邪之詩不復得矣

使民皞皞而不知為之者則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未之至也民無得而稱焉則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未之至也當是之時文王苟不散神之道以示天下則民何從而附之哉靈則王神之散者也鹿見之而不驚鳥見之而不舉魚見之而不逝庶民以力為臺為沼可謂勞矣反以為樂焉文王之德不亦靈乎樂其有麋鹿魚鼈民之樂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又烏有欲與之偕亡者哉

河內凶移其粟於河內以濟所無移其民於河東以即所有移民通財先王之法然而先王與民務本然後移民通財之法施於仁政之不幸梁惠王不仁其政徒用先王之陳迹盡心之勤蓋與墨突不黔無以異也百步而後止以譬鄰國之政五十步而後止以譬梁國之政梁王之心雖動於鄰國而失所以用心則一也五十步雖不務於百步而棄甲以走則一也

無為而無乎不為之謂道僖公君臣有道無乎不為以至於無為者也言其無乎不為則曰在公明明言其無為則曰在公飲酒在公明明不必戒之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在公飲酒不必勸之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此其所以為有道歟惟其有道在已則能致禮樂以自修醉言舞則言其有樂以盡其歡醉言歸則言其有礼以節其肆在天則能和陰陽以為天下後世自今以始歲其有則其利及天下君子有穀貽子孫則其燕及後世

無体之易三才孕乎其中久矣天道陽也無陽中之陰則弗能生地道陰也無陰中之陽則弗能成人道亦然一畫而天則靡陰一畫而地則靡陽然則天地之道安得而立哉兼三才者易之道也兩之者立三才之道也

肝藏魂肺藏魄心生氣三物附會而有生焉及其散也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先王方其致之也陽達於牖屋則其求于天陰達於淵泉則其求于地及其祭之也夏祭心主报氣也商祭肝主報魂也周祭肺主報魄也合而報之用牲之氣加以蕭光礼之遠於人情者也故以报氣教民反始用牲之實加以鬱鬯

禮之近於人情者也故以报餽教民相愛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之始可謂知本不違農時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可謂知類當之然後教之可謂知序人之情其生莫不欲致其歡故先王於其生則有以養之其死莫不欲致其哀故先王於其死則有以送之生無以養死無以送雖有其負猶將棄之矣暇論其性哉先王知人事之大者在乎死生所以失人之情者在乎死生之失其所故為之政焉使之養生有備送死有具穀與魚鼈不可勝食則其養生有備矣材木不可勝用則其送死有具矣然而材木不可勝用魚鼈不可勝食生之〻道可得而聞乎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則穀不可勝食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則材木不可勝用洿池之魚易竭數罟難避以難避之罟不取易竭之魚則魚鼈不可勝用然而不違農時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此為民養生送死者之計也王者之仁至於老者少者弱者得其所養而後至焉是故五畝之宅植之以桑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此為民養老者之計也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此為民養少者弱者之計也盖夫五十非帛不煖五畝之宅植之以桑則可以常衣帛矣七十非肉不飽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則可以常食肉矣養生者有備送死者有具老者少者弱者不失其所養則驅而之善其民從之也輕矣故為之教焉庠序者王教之所自出則使之謹庠序之教孝悌者王教之所自始則使之申孝悌之義孝悌而不好犯上以其有義存焉是故孝悌有義而後少者代弱壯者代老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梁王不知所務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徒能移粟以濟所無移民以即所有而望民之多於鄰国不亦迂乎

秦之守天下也以其所取故其失也猶能剛之物一折而斷焉

周之封建失之於後其失也無德漢之封建失之於初其失也無度

三代之兵出於鄉遂之申行粮止食芻秣械用載之有車輦曳之有馬牛非資於公上秦廢先王之制而惟夷狄擅有鄉兵之利以夫區〻公上之轉輸而对夷狄自贍之卒伍此遐征遠討所以屢困中国也

温以接人使人親之恭以待人使人尊之無良在其中焉則其為德出乎笑貌之間耳温恭之德出乎笑兒

之閭則夫子之求之也豈異乎人之求歟此良所以序二德之中善者人德良者天德良在乎知則無事乎慮良在乎能則無事乎學良在乎貴則趙孟不能賤之有所爭而後良出而為忠有所修而後良散而為善使人親我然後我得以恭待人此恭所以序溫德之後奢則驕矣良德遂喪其孰為溫與恭哉此儉所以序四德之後有是四德而物重焉四德遂喪是故聖人以溫接人以良存心以儉讓處物儉而有讓則物輕無讓則物重蓋夫無讓之儉其失也吝而已儉而讓則其自奉者輕奉人者厚四德由是不累於物此讓所以序四德之後然則夫子之求之也將以自用人之求之也將為人用為人用者無處已之良無輕物之讓以溫恭為倭以儉為恪而已

以兵寄衆以教兵寄蒐狩其赴田役也猶其在比閭其赴戰陣也猶其在田役声音服容在鄉則相識於旅在軍則相識於卒在田役則相識於茇舍不測之變無常之敵趣之戰也與其比閭之間田獵之時無以異也其孰以為危事哉

天下之事無財不立天下之民無財不聚以禮防民以義制事無財不行周之設官三百六十以理財責羣吏其法尤嚴而不敢緩也財用之數驗之以書契質之以要成證之以貳令考之以參五逆之以式法辨之有類執之有總小數之則乘大數之則會職內所敘戢弊所振蓋雖餘財而加肅焉

羣吏之治在事與物先王合其日計而為成合其旬計而為要合其月計而為會　治會者至治要者正治凡者師治目者司治數者旅

萬有二千五百人居則為比閭族党則鄉出則為伍兩卒旅師軍其為軍也責其足以包敵為師也責其足以圍敵雖然先王豈敢率爾而責之哉猶為伍兩卒旅以治之參偶以相糾聯徽幟以相識別旌旗以相指揮自伍至旅所以治之〻術未始廢也則其責師足以圍敵責軍足以包敵不亦宜乎伍法為野人而設軍法為野車而設卒法為號名而設

貌言視聽思君以乂萬民者也雨暘燠寒風天以育萬物者也極備也過極無也不及皆失陰陽之中氣春宜多雨秋宜多暘夏宜多燠冬宜多寒四者之中無風不化其猶四端之有信四行之有土四事之有思也欽肅也乂也晢也謀也聖也五事之得也五者之時若之狂也僭也豫也急也蒙也五事之失也五

者之常若之物固有無意而相感者而況五者之相若則烏知其弗之應哉聖人還顧五事之至不其末至也則當以恭致肅以從致乂今既至矣則五者之來不以其敘是數也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九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

雜說

先王在上域民以禮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以仁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以義不以兵革之利雖有堅銳固塞無所用矣為軍將者有養人之德為師帥旅帥者有師人之智為長司馬者有事人之志有死難之節雖有持契司詐無所用矣長人之仁師人之智六術五權在乎拱把頤指之間人之所不能測者齊威之節制不可以過三代之仁義仁義之用非特在乎先王所以固國興威天下而已有德之將有智之帥仁義不可以勝用焉

宵則人息之時也使之索綯冬則人休之時也使之乘屋豳公非固勞之也以為不若是無以致其樂為民無遺力地有餘利然後朋酒斯饗稱彼兕觥以盡其歡則昔時勞之也所以為今日之計歟

國子之合無政則亂無教則愚其正之也移屏而已無成均之法則人性失中其教之也記誦而已無道德之師則人心失性成均之法成人之虧均其過與不及者也蔽於天而不知人非此所謂有道蔽於外而不知內非此所謂有德

政者國子之所稟則以中法治之故爲之大司樂道者國子之所學則以中德致之故爲之師氏保氏養國子以道則所謂有道者教之也師氏以三德教国子則所謂有德者教之也

天下之民不敢擅有所之適者爲夫節有期也天下之姦絶焉不敢擅有所齎操者爲天傳有說也天下之盜絶焉

五言之出是則天下治故此八音安以樂咸以五言而報上也有美有嘉焉五言之出非則天下怨故此八音怨以怒民以五言而振上也有箴有刺焉以五言之嘉美者而納乎上則上知所因矣以五言之箴刺者而納乎上則上知所革矣萬民之言以六律與之音八音之器以六律與之度是故内通乎性外通乎政君子聞之有所思焉以與聖人在之有所悟焉以政

十有二律生扵十有二氣十有二声出扵十有二律陰陽之道天地之理夫婦之情父子之性声律之中存焉况有先王之化上以和天時下以和人心述五行之和氣播之扵八音採萬民之和言奏之於六律則其所感之出所作之徵猶役扵陰陽焉

先王之政在中國者詳於九州在九州者詳於四海夷蠻戎狄人民財用六牲九穀之數知其利害而已故略於九州九州之政各有諸侯制節謹度同其貫利而已故略於中國

亂臣之肆無所不僭至於僭樂則盡之矣先王以樂象功以舞觀德季氏八佾舞於庭則將以功德自視於天子矣未至於斯極者所不忍季氏忍爲之則其孰不可忍哉

有來雍雍者以其和故至止肅肅者以其欽故能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然後享皇考之祜則曰宣哲維人文武維后享皇天之祜則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周之天子苟無穆穆之德則安能致是哉祭祀之始天子致助至有辟公之顯相祭祀之終皇考致祐至有皇天之繁祉事其先王之至者也宗廟之祭歌之以徹其以此歟三家特陪臣耳事及三廟堂上之徹庭中之舞輙用天子之制亂名喪實雍之作也又奚取於彼哉

天道高而尊造物者也惟造物者爲能覆蓋愚衆之罪過而治之此冢宰所以爲天官地道卑而親成物者也惟成物者爲能司救愚衆之善惡而教之此司

徒所以為地官先王之治有政所以立禮有刑所以弼教政不為虐刑不為暴本乎一道而已蓋自治官以道為本出為政刑豈有他哉輔予覆盖之所不及者耳後世之治上無道揆下無法守然後道之以政不以立禮齊之以刑不以弼教天下始有無耻之民然而王宅厥心不能有大宰者亦烏用宅哉

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大宰建其書佐王而治其近者也故以正典以正百官小宰莅其事貳王而治其遠者也故以正職以正萬民孔子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朝廷之上卿明之君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一人師以正則百官孰敢不正百官師以正則萬民孰敢不正

西面之鄉其德足以佐王東面之孤其德足以佐聖三公比面而有咨王之道王族故士虎士從王于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從王于虎門之左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携僕百司庶府當如文王之世有仁以為常伯有能以為常任所守不戾乎法所負不愧乎位豈有他哉守正之王克其宅心而已文王宅心有道施於有政則自王違之臣都邑諸侯之官典掌夷狄之吏莫非吉士克俊有德周公之作立政以告嗣天子王非敢廢也台德惟臣良臣惟聖百官既正還及於上此政之所以成聖乎

六典以治邦国八則以治都鄙八法以治官府官成以治萬民礼以治賓客而諸侯羣吏萬民還以治乎我者宰夫之所待則故其所逆之士而理之大宰之所待則揆其所逆之情而獎之

道之所案所以立体道之所寓所以致用立体于中致用在外故王大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皇璧則道之用氈璧則道之体其体不可外也宿次之中所以有氈案為道以柔為体則以剛為用道以質為体則以文為用道以方為体則以圓為用道以圓為体則以鋭為用氈之為物質而能柔所以象道之体皇之為物文而能應所以象道之用雖然文承節奏道之所寓以應物者烏可以為常哉物至而應事已而寂莊子曰仁義者道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此皇所以見於邸歟

先王之事天神以謂不稱其德不足以當其意不當其意不足以致其饗張氈案未足以況道之体設皇邸未足以明道之用則有大裘而冕以為祀天神之服四圭有邸以為降天神之玉大裘以象天道大裘

而冕以象天德秉郎圭以降之所以象其用植蒼璧以禮之所以象其体道以贄為体則以文為用大裘衮冕所以況之道以圖為體則以鋭為用郎圭蒼璧所以況之

鼓之為物以和軍旅以節音樂以正田役以作士衆之氣者也車驟徒趨鼓興之進車發徒刺鼓興之戒車徒坐作鼓興之行止易車險徒先王所恃以却敵者也然而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在鼓而已

立政以為八柄以馭羣臣王之所操立德以為八統以馭萬民王之所舉臣之趨走民之從服疾徐進止在我而有節焉王之所御也故王固國以仁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以義不以兵革之利域民以礼不以封疆之界鼓天下之民由道之大者而歸焉王之務也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一時之教以待不虞而已豈足以語王哉故諸侯執鼖鼓軍將執晋鼓師帥執提鼓旅師執鼙鼓而王之所執則路鼓而已

人鬼人道之大者故路鼓以鼓鬼享而王执之軍事國事之大者故鼖鼓以鼓軍事而諸侯執之諸侯有君之道故执事之大者謹度以事王故執事之大者而已

四鼓之用莫尊於路莫早於鼙

進則患怯退則患紛故軍將执晋鼓以鋭其進卒長執鐃止鼓以肅其退鼓退而止之訓習之終鼓作而通之鼓行而節之訓習之始惟其訓習之始不可不慎其乱故兩司馬执鐸所長者寡所聽者詳故也節鼓慮其過差尤可慎者故惟五人而一節焉師帥之於一軍有不能進者自為二千五百人所主而已晋則聽軍將焉故执提鼓而已

車徒之衆驟趨馳走坐作發刺皆中其節諸侯軍將旅師之馭其衆也者故鼖鼓以鼓軍事非王所務焉執於諸侯而已

治野之法有治其甿者有治其地者以下劑致甿之類治其甿也夫間有遂之類治其地也水能為田之利亦能為田之害先王為之通其利防其害便於穀粟則妨於車徒先王則使無妨於車徒有便於穀粟故萬夫之地為之五溝以致水利為之五涂以防水害會歸於路以達于畿則五涂下利於水上利於車徒矣路會十道而歸之畿川受十澮而歸之海民之達于畿也其猶川之赴海歟朝覲宗遇会同六者諸侯致勤於王者也時聘殷見間問歸脤賀慶致禬六者

王致愛於諸侯者也諸侯以礼致其勤而王弗以仁致其愛則民侯豈可以虛拘哉

智力能不未嘗相同而亦未嘗不相為用天之理也先王明其相用而為之制焉府史胥徒在官而有力者也使之為正師司旅之用乃為八職以治之百工農婦在民而有力者也使之為王公士大夫之用乃為六職以治之

有質而無文則物之用廢有華而無實則物之体廢在天有時在物有理在人有德在世有事未聞偏立而獨得者也雖然文華去道也遠且以闡吾之実然而實與質喪則其孰以為文華哉故凡繪画之事後素功者以素為質以質為本不可忘也素之在天為秋之序在人為性之質萬物至秋動者還靜華者即實然後及一春夏則其文耳君子内視見素感物而出之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体不言而喻人之文繡有不若者豈特繪事也哉

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巧笑美目之文見於容皃之間無素而後致其文則趨於亂而已有誠心之所樂然後有倩兮之笑有誠心之所向然後有盼兮之視是則素以為絢者也此莊姜所以賢乎

六色之次以其五行之相勝而相用五采之序以其五行之相生而相継六色繢以為衣者也衣陽物也君之道也則繢以成象陽主造始以肇萬物故其六色之次以其相用五采繡以為裳者也裳陰物也臣之道也則繡以成形陰主順成以奉天道故其五采之序以其相継雜而章之工之巧也無素為之受焉其猶廢甘以和味未知其為味也

白質取其以義制人申德威也赤質取其以礼事上承燕勞也休農息老物則君子不與功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猛而害物者虎豹也毅而害物者熊也遠擧而難中者鵠也先王當其役物使農與事造業之時為物去害及遠中微然後以為功焉故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服猛去害所制者廣與事造業所建者備然後博施文德懷柔遠人是故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春以功矣吾將息之遠国屬矣吾將燕之燕之恩也息之仁也不可廢威與義以制服害物者故張獸侯則王以息燕

技兼於事〻兼於義〻兼於德〻兼於道士大夫以事兼技以義兼技御以德兼義王公以德兼德人〻之

學當學其大者故雖百工之衆一士可以治之以富邦國以生百物事職之務也商旅通四方之珍異富之者也農夫飭力以長地財生之者也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士大夫勞心而治之者也百工商旅農婦勞力而養之者也一曰農五曰百工六曰商賈七曰嬪婦九職之序也六職則先百工而商旅次之農夫次之婦功次之六職為夫百工之事而設者也商旅農務特為之用而已商旅通四方之珍異以資百工者也農婦長地財治絲枲以養百工者也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一

雜說

天以六時成日而寅為一日之朝者也天以四時成歲而春為一歲之朝者也此春見所以明朝以言天時則秋之所成冬之所藏有望乎東作之春以言人事則勞於晝休於夜有望乎夙興之寅此春朝所以圖事以陳謨而有夏宗以協慮而有秋覲若天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非特圖事而已特以圖事為主萬物興於朝憩於暮則非相見之時也其見上也邂逅而已萬物散行於春以生同歸於冬以存則冬非圖事之時也協慮而已圖事則其協慮之致用歟天下之事其來也無窮其變也無常其出也不測必有事焉而後擅有獨見之明徐而應之亦已晚矣先王以謂人之心備有萬物物之体備有萬事然則天下之事非難圖也資諸人心而已人無二心事無二理心慮或離則不足以致一心德或散則不足以應萬

諸侯平居無事之時王者之使相繼於道德意志慮道之使知度量法則諭之使同好惡已壹於心用捨已壹於事及其入王則又會而圖之收衆見以為王

明合衆善以為王道以四海為一家以中国為一人
盖如此耳
邦之本在民〻之本在耕〻之本在力田野功利盖
非游惰所能致者故大司寇以五刑糾萬民而野刑
上功糾力為之先焉先王欲使其民相保以信相愛
與智相救以義相賙以仁相賓以礼欲其無流轉也
使之相聯欲其無詐欺也使之相糾刑罰相及慶賞
相共然後耕者有功學者有德是故先王近為之六
鄉遠為之六遂鄉非不耕也以教為主故其甿謂之
民其所稽則行藝而已刑之所糾者孝遂非不教也
以耕為主故其民謂之甿其所稽則功事而已刑之
所糾者力
養生之理人之智皆足以及之患在志輕而物重及
物臨之則其智昏矣故為己之謀不若處埶之得其
所
忿者氣戾而不平滀者氣鬱而不通上而不下則忿
氣勝故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滀氣勝故使人善忘
心者天之君神之舍而忿滀之氣當之則為病矣盖
夫忿之氣不用之於恕滀之氣不用之於忘不恕不
忘則為病而已咸公誤詒於所見遂為忿滀之氣養
生之道當先治心虛則能照一則能辨靜則能奮故
雖疑互之閒感忽之際有物陳乎其前不能致其患
咸公以見鬼為不祥而病以殆乎霸為祥而病去是
公之傷不見鬼也而在公以得喪累其心焉故忿滀
之邪氣得以當其舍而病之且夫生死終始達生者
將為寒暑晝夜之序而況禍福得喪之所介乎其心
正其氣平雖感忽萬態不能蹈其舍
養生之志則踦於物而倖於天故物不能為之對其
右師之介欲神王氣盛皆非養生之所尚養生至矣
神凝而氣使
從水之道而不以為私忘水之渊而不以為險善游
者也不務生之所無以為不務知之所無奈何善養
其生者也陵实物也譬則事也水虛物也譬則性也
方其習之時必據事实以進焉及其習成矣然後適
理之虛以會道聖人生而知之則猶生於水而安於
水賢人斈而知之則猶長於水蓋非生而知之即之
於水則溺而已矣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故而已故
者以利為本故者人之道也性者天之道也孟子之
時天下以故言性則誤矣然而故之在人可以成命
亦可以滅命可以滅命者所謂去智與故循天之理

是也可以成命者所謂始乎故是也盖夫故以利為本則安矣以至乎成命以害為本則殆矣以至乎賊命然而天之高星辰之遠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則故之於李者其可廢乎以利為本而已萬物各具一天惟人所之焉痀僂之承蜩津人之操舟梓慶之為鐻開天之天者也猶掇之也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氣之凝神之天而至者也不敢懷非譽巧拙猶痀僂者不以萬物易蜩之翼輒然忘吾有四枝形体猶痀僂者之處身执臂外重則內拙其巧專而外滑消則內重矣

東野稷所謂為則敗之者也務生之所無以為務知之所無柰何其猶稷馭加性所無廢性所有益理以能虧理以偽皆非養生之所取

以心稽則鑿矣為其鑿則心不一而物得以桎之工倕旋而盖措規矩與物化不以心稽其順與理相適其妙與神相遇

不能忘足則以履為足之累此履之不適也不能忘腰則以帶為腰之累此帶之不適也不能忘是與非則以是非為心之累此心之不適也不能勝物故內变不能應物故外從事能定則不內变物来而應則不外從事此會之適也處會要之地以應方来之變苟或動心則先時而起後時而縮矣殭則急然翳則齷齪其能有適乎四者適矣然而知其為適則有不適之患焉四者復不適矣心亡四者之適然後未嘗不適焉忘適之適也不適有累適亦有累不適與適兩忘而意消然後其心虛其性明生理於是乎盡矣孫休之言不知命者之事也扁子之告孫休至於命者之事也達命之情不務知之所無柰何至人之德非休之所及知而扁子遂告之則所無柰何者休將務知之矣開人之天而驚惑入其舍不亦殆乎莊子之教天下或言至人之攝生或言養生而後至入水不窒蹈火不熱則言其攝生者也痀僂之承蜩津人之操舟則言其由學而後致也養生之道惟患內輕與夫知之過其分內輕則心與物化之知過其分則以智廢理休以不過擴逐而然則外重矣而扁子復以休之所不及知者而告之非特開人之天而驚惑入其舍則養生所主喪矣是以莊子之喻養生或言痀僂之承蜩津人之操舟梓慶之為鐻未嘗不自學習以致精妙是待敎啟之民爾潛行不窒入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攝生之至人豈可為中下之

流道哉以己養養鳥盖雖深林之間江湖之上不得寄其生焉而况大牢之饗九韶之樂哉為孫休計則姑使之重其內而已

以冬見為遇則春見乃其見之專也以春見為朝則冬見乃其見之暮也朝而見之也專暮而見之也勤專而見之也恭遇而見之也悅人之情也夫以朝暮繼見邂逅相遇比大賓之禮大客之儀所以親諸侯歟

乾之位萬物之大始坎之位萬物之資始艮之位萬物之成始為萬物資始者乾元也為萬物太始者乾道也天者形也元者氣也以氣統形然後形生而氣存氣有陰陽陽中之陰下應陽之上達者而為雲陰中之陽上薄陰之下固者而為雨品物流形盖得陰陽之和雲雨之澤以化者也有生斯有形有形斯有終有終斯有始物之終始盖方流形之際其理已着矣豈俟歛入而後悟哉六位之設三陽以元成位于春三陽以亨成位于夏弗先時而作弗後時而動因時乘理而進者也六位以定分六龍以適變形氣之類弗革則窮弗因則絶隆者殺壯者老此理之必然者始卒若環新故相代然後變化之道至焉是故乾元之御天也或乘見龍御之以行或乘躍龍御之以進或乘飛龍御之以升或乘潛龍御之以止其為蒼天也則物見乎其色其為旻天也則人見乎其情其為旻天也降而與物接其為上天也升而與物辨豈特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如是而已耶以一氣統天則天有化道以六龍御天則天有變道各正萬物之性有善而無惡各正萬物之命有常而無幸無不善則無暴無不幸則無怨是故大和將殆乾道能保之大和將乖乾道能合之是故性有利為之用情有正為之體首出庶物萬國咸寧盖由利正之中在人也有仁足以長人在天也有元足以長物天乾道之正性命也萬物之所同君子以其所同者而長之則其安萬國也安其心焉非安其外而已

先王之治天下踈者內輔親者外輔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內輔者也宗子維城外輔者也內外一心犬牙相制懷德維寧在其中焉是故价人願為之藩大師願為之垣大邦願為之屏大宗願為之翰宗子願為之城

有天下者不患無大師而患价人可患也天之予奪視民民之去就視乎善人者也不患無大邦而無大

宗可患也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故也城之高也池之深也兵革之利也米粟之多也所謂地利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宗子維城所謂人利有人利然後地利為之用焉有先王之德然後人利為之用焉

三從二逆作內吉作外吉二從三逆作內吉作外凶人可違也卜筮不可違也筮可違也卜不可違也故一乃心卿士庶人與筮之數或可逆者至於龜則有從而已蓋卜五占用二伍以天道言之二以人事言之先王有作順天循理而已烏可違哉況象者又其數之微歟

樂之實本於性根於心故凡音之起由人心生非作於外物也外物為之感發而已人之心其猶柷敔有物觸其中則鳴非柷求鳴於物也声者心以應物者也

單出曰聲雜比曰音單出未之變也五声相應而变生焉声成文謂之音此言声有所变〻成方謂之音此言変有所歸惟其有所歸在故其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繹如也以成無方則不可比矣孟子曰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情有節其言有序樂夫仁義之性而已永歌亦可謂之樂也然而樂之未至也及其手舞足蹈而後至矣蓋未至於舞蹈不足以為樂〻生於夷曠故其声嘽以緩喜生於愜適故其声發以散哀則抑故噍以殺怒則揚故粗以厲敬則義心感也故其声直以廉愛則仁心感也故其声和以柔六者之感情動於中而形於声者也性所有也然而非性言性則静矣無六者之動言性則合矣無六者之別物能動人之情先王能制天下之物故協之所以感人者先王能為之愼焉声之所出則有樂以和之志之所適則有礼以道之其行喪同則有政以一之其姦害同則有刑以防之礼樂以治其內刑政以治其外其名四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其実一也

倫理之於人同有於性同生於心然而無樂為之和同則至於乖絶無樂為之感通則至於堙塞君臣上下聽之莫不和恭父子兄弟聽之莫不和親則不至乎乖絶聽鍾声則思武臣聽鼓鼙之声則思將帥之臣則不至乎堙塞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一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二

雜說

怨有以責之也至亡國也不足以責之思其治者而已下泉之詩是也怨有以親之也至亡国也不足以親之哀其亡者而已黍離之詩是也政有淂失則於物有善惡物有善惡則於情有喜怒情有喜怒則於聲有美刺故曰声音之道與政通其君不驕則其宮不亂則其音不荒其財不匱則其羽不亂其羽不亂則其音不危故曰五者不亂則無惉懘之音矣誣上則天下之誠心喪行私則天下之和心喪此亡國之音所以作也

禽獸有聞而無知有情而無文故不知音衆庶有知而無德有文而無實故不知樂

聲變而為音故審声以知音〻比而為樂故審音以知樂政者樂之安樂怨怒中淫恭慢之所自作故審樂以知政樂與禮同出乎仁義之實禮之寔節文仁義之成樂則樂其成而已然而樂之和已有節文在中焉子曰禮者理也樂者節也以其樂為主不淂謂之禮耳故曰知樂則幾於禮心徹而為智〻徹而為德偏淂樂則和而有所流偏淂禮則中而有所倚非所謂有德

極音致味以物為音為味也朱絃之有遺音元酒之有遺味以德為音為味也先王之制禮樂也以極口腹耳目之欲則雖極音致味不足以厭其志而教民平好惡反人道之正則內足而無待乎外矣故雖朱絃之濁疏越之遲三嘆之希元酒之質俎魚之腥大羹之淡足以勝其欲是以先王之制樂〻也務使人以理而後動以節而後作

天命之謂性人為之謂習孟子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故所謂習非所謂性

性之中含孕萬物之理率而一之不散其樸則其體無乎不在不流其真則其用無乎不善道者無乎不在無乎不善者也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所謂率性之謂道則成之者性之謂也所謂修道之謂教則繼之者善之謂也

道者天也合而言之也故率性之謂道教者仁也散而言之也故修道之謂教率性而為已脩道以為天下不為天下後世計則道無事乎修矣

道之無不在也雖稊稗瓦甓之間無不在也道之不可湏臾離也雖蹐步跳蹈之間不可離也惟其無不

在故不可須臾離
隱微之中有無不扗道隱而見微而顯有必然之理
此君子所以慎其獨也能慎其獨然後爲己則能率
性爲天下則能脩道天下之道由中而生者也禮曰
至德爲道本道不扗小亦不扗大道不扗高亦不扗
下惟過與不及然後道喪
以五禮制中以六樂致和然後能賛天地之化育故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君子成位乎中爲不和則不
相交不中則不相合
君子之道其微也在所不睹在所不聞其顯也在乎
天地位萬物育苟非知道之無不在知我之不可須
臾離安能至於此極哉
君子以時中則有時不中矣此其所以爲中庸更而
不可拘犢而不可窮其從不流其守不固流者執庸
而不及中者也固者執中而不及庸者也執庸者害
道之常此爲庸者之無忌憚也執中者害道之變此
爲中者之無忌憚也揚墨失中子莫失庸
過者大高而不及者大下非時中者固三者皆非所
窮未能至道能中則無過不及能庸則無固此其所
以爲至德歟

中者人道之至神者天道之至
智者過之故夫婦之愚不可以與知此所謂愚者不
及也賢者過之故夫婦之不肖不可以能行此所謂
不肖者不及也
智者行之然後愚者得以知焉賢者明之然後不肖
者得以行焉
莫之知避者不知罟擭之爲害也不能期月者不知
中庸之爲善也不知其爲善則不知其爲害故不知
辟與不知守皆非有智者
舜行道者故曰其大智也歟回明道者故曰回之爲
人也
均天下國家能義而已辭爵祿能廉而已蹈白刃能
勇而已不可均而均之則傷義不可辭而辭之則傷
廉不可蹈而蹈之則傷勇在乎爵祿也可辭在乎中
庸也不可辭而勿辭之斯能廉矣在乎白刃也可蹈
在乎中庸也不可蹈而弗蹈之斯能勇矣
南方陽明而主生有君子之道焉生則子民之仁明
則君国之智北方陰險而主殺有強者之道焉君子
之強而強不足以名之者以其能強能弱也寬柔以
教所謂能弱不報無道所謂能強衽金革死而不厭

所謂能强而不能弱能强則不流能弱則不倚
富貴不能淫故國有道不變塞焉貧賤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故國無道至死不變
百姓日用其道故曰費日用其道而不知故曰隱費
則顯諸仁故曰匹夫匹婦可以與知可以能行隱則
藏諸用故曰聖人有所不知有所不能有所不知者
以其神其德有所不能者以其神其行孝悌之始行
乎父兄之閨則匹夫匹婦其孰不知哉孝悌之至通
於神明則雖聖人有不知者而況匹夫匹婦乎
天地不為人怨咨而廢寒暑君子不為不能者而卑
其道孟子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是故語君子之大
者其混成體一妙用體變而不見其迹故天下莫能
載此其極高明者語君子之小者則置法以民制行
不以己而不戾其情故天下莫能破此其道中庸者
天下之人同有一性而人之性同有一道君子之教
則修是道而已改而不止則賢智過之愚不肖不及
言其不遠人也欲離之而不可得也言其不害人也
欲即之而不可得也千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故
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
也則己先盡子之道而已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

則己先盡弟之道而已
庸德言行以德行之為貴庸言〻謹以言謹之為貴
能謹則不易其言矣心有所造然後發為言行言顧
行〻顧言
富貴貧賤在外者也吾無所加損焉在我者也以其
不願乎其在外者故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
貧賤無入而不自得焉不陵上以其富貴不能淫不
援上以其貧賤不能移二者出於不願乎其外
上不怨天處己有命下不尤人處己有義莫非命也
君子道其常小人道其幸道其常則以為善而後得
禍故居易以俟之道其幸則以為不善而未必得禍
故行險以要之幸亦命也君子不以為命而謂之幸
妻子兄弟宜家父母君子達此以治天下者也達之
天下所謂譬如行遠其道本諸身而已所謂自邇父
母其順天下順之
視之弗見無形也聽之弗聞無声也凡麗乎形構之
見聞者有新則有故無故而日新者其鬼神之德歟易
曰日新之謂盛德惟聖人為能体道鬼神數能行之
體物而已体物而不可遺故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文王聖父也述之可也武王所以為達孝繇叟頑父也

諮之而後可也舜所以為大孝
舜傳之賢而曰子孫保之者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天下為公傳之賢也猶其傳之子
尊為天子必得其位也德為聖人必得其名也子孫保之必得其壽也富有四海之內必得其祿也大德材也祿位名壽因其材而篤賢者也
舜言德為聖人而武王不言者其避文王歟此亦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不及文王之意然而公之為盛也不足以言德
樂由中出不可以為偽樂得其道而正樂興焉樂之由中出者也樂得其欲而淫樂興焉樂之由偽作者也均是樂也而樂有內外在外之樂無常其欲無已無常之樂不赴無已之欲則憂至焉物累其心又累其樂之玄則惑而已矣
反情以和其志則以道制欲廣樂以成其教則以道制人之欲
成性存存非幼不識道義之門闔則義入而歸道闢則道出而行義
川谷異制民生異俗遲速異齊飲食異和衣服異宜器械異制先王將使四海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此非所同者使之同歸於善而已四方之政事上下之志四方之傳道嘗患其法不相通其情不相知其善不相聞自非以意致德以神會道之人居則覆乎方動則覆乎形雖欲相感以情相聞以善不可得也然而先王將務四海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不亦難乎置官設屬使取四方之善訓而同之蓋無難者合方氏通其時物以合其事除其怨惡同其好善以合其情此齋其政而已欲其從之也輕則必有訓而後喻焉訓方氏道四方之事以訓其事道上下之志以訓其情雖然予道而已欲得四方道而訓之則其傳道焉可廢哉四方之傳道蓋見於文辭予取而誦焉正歲萬物更新之時訓方氏則布而訓四方正其始也新物使人志深而好辭有戾於訓焉訓方民務若其情而訓之使人好惡之情好善而惡惡則亦觀新物而已
四肢之於安佚人之情也樂徇其情惡勞其形不能非禮勿動而使非辭之心輒棄安佚以蹈其舍則無所不至矣而況王乎天下視儀而動聽唱而應者也
先王制禮視有旒聽有纊言有紀動有佩堂上之行門外之趨為之樂儀以防其肆使聽其声而其意以誠使顏其体而其氣以正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進揖

退揚而後鏘鳴之佩左中角徵右中宮羽君氏士物之意在其中焉非僻之心無自而入是故祭祀朝會師田封建之時王在五路則其步趨之節責大馭焉五路之上王安佚矣然而頤車之行而闇肆夏之韓則由吾於堂中顧車之趨而闇采齊之韓則由吾扵門外王之言動造次無非禮者樂師之所教大馭之所御與有力哉

君子之祭不盡志無以致欽不盡物無以致愛致齋於內散齋扵外齋之日有所思祭之日有所見此盡志也內心也其備小物也水草之葅陸產之醢在焉其備美物也三牲之俎八簋之寔在焉其備陽物也昆虫之寔在焉其備陰物也草木之寔在焉此盡物也外心也

惟聖罔念作狂則為僭為豫為急為蒙惟狂克念作聖則惟謀惟哲惟乂惟肅此狂與聖所以序八者之間欤伯夷叔齊辟地者也柳下惠少連辟色者也虞仲夷逸辟言者也辟世之士其未張欤言行不見扵天下孔子不得而論之序在六民之中非夷也非虞也非惠也晨門荷蕢丈人接輿長沮桀溺之徒一方之見皆以孔子有求扵世而非之者孔子所以論列四辟之士而見其志焉故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往來不窮謂之通萬物之理也推而行之謂之通四序之運也往不窮扵幽來不窮扵明則亦推而行之而已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二

演小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三

雜說

合異為同易之道也天下之道散同而已冒天下之道此易所以無體無乎不為蓋非冒天下之道不足以為易

道為天下之母然後寂寥之中生出有象長育有器建立有法老者入死故窮則變少者出生故變則通往来不窮新故相代故通則久夫窮則變〻則通〻則久易之道也黄帝堯舜禹湯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遵易之道者也不以人廢天不以故減命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乾坤役使六子者也其言能變化成萬物所以不及天地其言山澤通氣雷風相薄則曰天地定位而已

既有典常者易之書也不可為典要者易之道也言要以其不及詳言常以其不及變典之為道要常而已

典者道之降則者典之降法者則之降易之道至於為書示已粗矣然而不言法則何也以易而示他經則其為書猶主於道焉禮以世法為主詩以人情為主書以時務為主變動不居至惟變所適言易所以為道其出入以度至既有典常言易所以為書易之為書有道存焉故以同民患則有濟天下之仁以前民用則有周萬物之智不可遠也尊之如父親之如毋其人以度使內知懼則雖入無保如有輔翼之者其出以度使外知懼則雖山無師如有教之以事者虛一之中真性存焉利欲不能復奕其猶井欲既潔淨矣無事乎渫既正固矣無事乎甃其地洌其泉寒供物之求而已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易之道也故能與天地為終始萬物入死矣天地未嘗有終萬物出生矣天地未嘗有始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不聞名曰希易之道也故能與天地準是故形体之所覆載情氣之所交感未嘗有餘未嘗不足天地物之大者爾未離乎物而不與物同為始終有餘不足夫何故也易有所與故也

反身自愛致靜而動之謂仁復本反始以齊萬物之謂道復之初九一陽來復之時萬物歸根之地其冥也為明之藏為物之復始其固也為有之舍為物之資始以人言之則反身自愛致靜而動之仁以天言之則有復本反始以齊萬物之道〻與仁相為左右

道與物相為得喪六四與初為應從道者也上六違
復狥物而徃者也

貌言視聽思五者君以仁民者也而暘燠寒風五者
天以生物者也是故肅乂哲謀聖五物之時若之狂
僭豫急蒙五物之常若之聖人之治天下無往而能
肅無僭而能乂無豫而能哲無急而能謀無蒙而能
聖是故五物未嘗極備而予未嘗極無數或有之聖
人能以五事裁其有餘戒其不足易曰裁成天地之
道則成能乎其中矣輔相天地之宜則成位乎其中
矣

舜以禹皐陶為己憂故臣作朕股肱耳目特以命禹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特以諭皐陶夫禹皐陶與舜為
一體者而舜或失之則一体廢矣為己憂也不亦大
乎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為惟辟作福言之無有作惡遵
王之路為惟辟作威言之好惡不作公生明衷曠之
中遂無萬物之累故言其無滯礙則曰王道蕩蕩言
其無險厄則曰王道平平言其無邪枉則曰王道正
直

遵王之道則有作福之仁遵王之路則有作威之義
會而歸之以立有極之本散而行之以致有極之用
方其會而歸之未始有好故能無作好未始有惡故
能無作惡無偏無黨或見於公無反無側或見於正
此則有極散而行耳

人之於學有情然後好善有志然後向善情有好惡
志有向背以好惡之情好善而惡惡則孟子所謂若
其情者也以向背之志向善而背惡則書所謂遜志
者也蓋惟窮理之學為能遜志學在口耳之間未有
能遜者也

惟學遜志則有受道之資務時敏厥脩則有致道之力
乃來為其質有所受力有所致故也高宗之學暨厥
終罔顯豈非志之所在有所未遜歟故高宗之命說曰
爾惟訓于朕志說之訓高宗曰惟學遜志

學之序能辨志然後能遜志能遜志然後能繼志辨
志求道之時也遜志從道之時也繼志會道之時也
志於道則無累志於仁則無惡

伏羲唐堯周公無成與虧者同乎道也有成與虧者
異乎法也可異者法而已矣道不可異也荀卿以道
過三代謂之蕩法異後王謂之不雅然則荀卿所謂
道與法者異乎吾所謂道與法也推之言曰法始乎

伏羲成乎堯匪伏匪堯禮義哨哨其賢於荀遠矣相道者天相天者人道無形也視之不見道無體也搏之不得無所由也無所居也無所行也無所止也及其之乎上者其數三天之乎下者其數兩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偶者合之以奇奇者合之以偶生者斯成始者斯終積是而為辰積辰而為日積日而為月積月而為時積時而為歲有生類不能逃此五形之數有生有成有奇有偶有盛有衰有清有濁或相制或相順或有餘或不足有生之類食息蠕發上下小大不能逃此言其道也或居乎小人或居乎君子言其位也或居乎上或居乎下言其分也或居乎富貴或居乎貧賤言其情也或居乎厚或居乎薄安其所居不相乖異此天相之也五典以叙五禮以秩其為彝也始終之不可窮其為倫也先後之不可亂然而九疇之類初一曰五行非人所與焉欽用五事農用八政協用五紀建用皇極乂用二德明用稽疑念用庶正安其所居不相乖異此人相之也叙者以惇秩者以庸不可窮者推之使通不可亂者辨之使治天子施禮於諸侯以十有二牢以多為貴也諸侯報禮於天子膳以牲犢以少為貴也以多為貴者外心也以少為貴者內心也禮器曰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諸侯之於天子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得不以少為貴乎郊特牲曰牲孕弗食祭帝弗用諸侯之膳天子上同乎帝尊貴之也天子之於諸侯為之牢禮之數而諸侯之待王官也令百牲皆具樂美之也蓋謂待王以多則為褻待百官以少則為簡故禮器曰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焉

不矜而莊人之道也不言而信天之道也不厲而威神之道也

致民力而望地利可必也致地利而望天時不可必也天時之運豐登中下未始有常先王以耕計積以仂計用以鬴計食非其恪人以自養也為國備天時之變則以耕計積為民應天時之變則以鬴計食司祿一年之上不出斂法則其取財有義廉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則其用財有禮天時之變其所生者弗盛而國之所積厚焉其所取者弗多而君之所用殺焉

六刑為六行而設造言亂民之刑為六刑而設六行之教不明造言者亂之也六行之俗不成亂民者害之也

孟賁之不動心也以力告子之不動心也以言孟子之不動心也以德有力者不必有言故孟賁之勇衆力能勝之有言者不必有德故告子之勇衆雖能勝之孟子之勇不可爲衆擧天下之雖窮天下之力未有能屈之者孟賁告子區〻言力之閒何足道哉而公孫丑以孟子過孟賁遠矣將欲賢孟子不知其實畀之也此孟子所以言告子先我不動心者以鄙公孫丑之言欲告子先我不動心且未足以爲貴則雖過孟賁遠矣何足以進我哉

北宮黝之勇知用其氣而已不及自守孟施舍之勇知守其氣而已不及自反　知用其氣則養之無所枉故曰北宮黝之養勇也知守其氣則養之有所枉故曰孟施舍之所養勇也孟施舍量敵慮勝與夫自反相似視不勝猶勝與千萬人吾往矣相似北宮黝惡声至必反之與夫不可者拒之相似二子之勇皆不及自反故曰未知其孰賢北宮黝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此使於區〻之氣者孟施舍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此使於區〻之智者量敵慮勝能慮人矣不能慮己無嚴諸侯惡声至必反之且不能慮人而況於己乎然而皆未耳本之則無如之何及之有知

居之有仁行之有義此曾子所以爲勇之大者直在人曲在我則禍寬博吾不惴焉曲在人直在我則雖千萬人吾往矣

心志之君也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体氣之窩也人之氣時發於心火無志以將之則趨蹶而已君子嘗使其氣次志之所至志之所至爲之限而氣不得以過之過其所至則猶新生之犢猖狂妄行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莫之知辟者衆矣君將有爲也任志而用之帥將有行也任氣而用之特其志者心爲之君而已

以北宮黝用其氣言之則孟施舍量敵慮勝爲守約以曾子自反言之則孟施舍量敵遠足以爲守氣曾子自反乃真守約也言孟施舍守約所以抑北宮黝欲其尚曾子所謂勇故略子夏曾子之勇孟子之不動心一也孟子言曾子之勇所以自明言北宮黝之勇所以明孟賁言孟施舍之勇所以明告子

不惑故能定不動故能應不得於言勿以不動求於心則告子以心本於言矣不得於心勿以不蹶求於氣則告子以氣本於心矣氣之不蹶本於心此固是也然而心之所本告子之見既已誤矣氣之所本何

所恃哉言屈則心動心動則氣蹶告子之言率而勝天下之辯則可矣天下之辯有能勝之者則告子之心其能不動乎告子之言所謂不必有德者也夫誰不可勝哉有德則言本於心矣不得扵心勿求扵言與氣然後其說具矣言與氣之所本者心也心之所本者道也

欲其防氣壹也則曰志至焉氣次焉欲其防志壹也則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存遠不通謂之志壹趨蹶則氣之動也流行不通謂之氣壹迷誤則志之動也君一而静心之道也任志率氣以應天下之変志壹之患非特其氣趨蹶也及動其心則申之所主喪矣言生於心而告子曰不得扵言勿求扵心此其所以不知言氣集義所生而告子曰義外也非内也此其所以不善養氣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豈有他哉以言生於心以義在内而已

復為精氣則合天地之德散為和氣則賛天地之化去知與故循天之理以直養而無害者也

至大配道至剛配義無是餒也無是義道為配

君子之氣復於仁生扵義定於道有除害之心則恕氣之所生有興利之心則和氣之所生興利除害之心忌則仁守其氣矣

集義所生此孟子之養氣也義襲而取之告子之養氣也慊者自反而足者也告子外義徒行其氣而已能無餒乎中心之所畏言與義備其外焉此其所恃以不動者也其言不本扵德其義不根扵性欲使其心不動亦已難矣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三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

雜說

正心誠意者養氣之道也思誠明善者養心之道也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心之所本在言矣心之所本反在乎言則氣何從於心哉不以為無益而舍之是勿忘也不以其不長而揠之是勿助長也貧賤不憂壽夭不貳此之謂不惑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不動不惑故能定不動故能應

孟賁勇於力曾子勇於義孟子之勇不可為衆合衆之力以抗孟賁之力窮矣

義根於心〻本於道故善養氣者其大則配道其剛則配義氣合於神〻合於無此配道也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此配義也

道者心之所本心者言氣之所本言本於心故以道接氣本於心故以道配精從之氣配道者也中和之氣配義者也告子之心不待不惑之年然後不動心之所本反在乎言而已告子之言不必有德使知道者心之所本心者言氣之所本則告子之不動心也豈如是之遽哉亦慎所學而已

仁者天下之表義者天下之制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者仁也則民有所勸故為天下之表以怨報怨者義也則民有所懲故為天下之制有所勸則民知德而不陷乎惡有所懲則民知法而不陷乎罪故報為天下之利天以仁義表制天下其利如此而況下化而為仁義哉其利不可勝用也主義而言則利在其中為主利而言非特其利不可必得也義已喪矣義喪而得利則有能奪之者何足計哉

士之見諸侯有二不見諸侯有二我為庶人也不敢往見之我賢也我多聞也不嘗往見之此所謂不見之有二也為賓於他國不可不見之諸侯之未知我我也我欲行道不得不見之此所謂見之有二也不得不見之權也不可不見之禮也不敢往見之為公也不嘗就見之為義也是故行禮之際又有不可召之義在其中焉召之役則往役君欲召之則不往此行不敢見之禮其義不可召者也將朝王〻使之朝則辭以疾此行不可不見之禮其義不可召者也君子屈自以伸道屈人以從道不遠千里而求屈身以伸道者也如有謀焉則就見之屈人以從道者也仲尼閑跡諸侯孟子之見梁惠將行道歟是故君子之

行止也在我而不在乎人君子之富貴也在道而不在乎物患不得君可不患其道不行於天下

義狥公利狥私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則無大夫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則無諸侯是故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此征利於上者也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此征利於下者也

先利則人所狥者欲先義則人所狥者道欲無窮也物不可以必得無窮之欲不可必得之物相逐於外是故不奪不饜及其狥道則求之在我矣不患乎其外夫誰與為奪哉

始作俑者象人而用之於死者不智而不可為也於生者不仁而不可為也故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蓋有仁智之道焉夫象人而用之報施之禍猶至於無後而況率獸食人殺人以政豈特無後之報哉

徑始勿亟至於庶民子來則知文王善得民之心麀鹿攸伏至於々牣魚躍則知文王善得物之性虞業惟樅至於矇瞍奏工則知文王之樂非以為偽也蓋收人心之和物性之順寓諸形声之閒而已然則靈沼之樂又豈勢力所能為哉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所謂群分同声相應同氣相求所謂類聚有聚分斯有親疏有親疏斯有愛惡有愛惡斯有是非有是非斯有得失有得失斯有吉凶

治亂譬猶治病不治其病之所在即其本根而治之斯善治病者也故病在脈則治之血病在氣則治之衛一乎氣脈之疾無所資焉其為醫也用力也寡收功也大

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至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此言仁政之効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至可以無飢矣此言仁政之類無常產而有常心至民從之也輕

此言發政之先在乎制民之產而已孟子之說齊王先言其効中言其所先而後言其類蓋懼齊王以為王政之難行而挫其志也故先言其効所以悅之王政之行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孟子又懼齊王失所先後而忘其本也既得齊王願輔吾志之說則吾言不瀆矣故次言其所先而後序其政事之類以進為仁政既行則民有常產矣飽食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故卒言謹庠序之教申孝悌之義仁政之効先言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而後農次之商旅次之孟子後此又言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而後

商旅次之農次之農序商旅之先者仁政必本於農孟子方與齊王言反其本則農矣可後哉農序商旅之後者特以前朝後市門闌田野内外近遠爲之序凡為列国諸侯言之可以序其内外近遠而為説及言仁政之本以救齊王之所為則夫緩急先後不可不辨也天之予奪視民民之去就視士蓋夫無常産而有常心者惟士為能王政雖本於農而得士心之所願亦不可後是故農與商旅莫能先者尚志之士窮不失義不以飢渴之害為心害者故無常産而有常心養民之政六府外養其形三事内養其心然而先王雖致三事之所養猶先六府而況後世六府不脩而望其民不為放辟邪侈不亦難乎不學之民形能累其心物能累其形物去而形憂物來而形恱苟無常産其心焉有不喪者耶

耕者之受田未至乎七人未可以受上地然而上地之所養非特七人而已是故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且夫上地之所養至於九人而七人受之者先王制民之産嘗使有餘雖或天時之不幸不給者有助不足者有補流轉之患非所恤者上等之家生息或過其數又有養焉故曰明君

制民之産使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養妻子樂歳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其此乎然而孟子無饑矣中食七人次食六人下食五人以言數口之家可也及説齊王則徒言八口之家者孟子之待文王也異乎齊宣故曰八口之家足以無飢而可不足以言之孟子之望齊宣也重乎梁惠故曰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而八口未可以言之夫何故也是心足以王者齊宣王也以其所愛及其所愛者梁惠也梁惠由此而充之則不以事親齊宣由此而充之則足以保四海梁惠之去齊王不亦遠乎發政所至亦度其力而已

是故孟子説梁惠則曰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曲禮曰五十艾服官政孟子曰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飽不暖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然而言老者則五十與焉言七十者則五十之艾置矣梁惠之不仁五十者衣帛未可必也七十者得之可矣齊王之仁衣帛非特五十者且七十者與焉然而上農夫有食九人者孟子止於八口尚有意乎上地之所養足以及九人而周制且有七人受之二人之食以為有餘備其不足是故孟子之教齊王亦约八口之家而言之八口

無飢在齊王之政已過甚矣尚安敢窮其所養而望之邪八口之家可以無飢則有餘財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有餘力然而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仁在父兄之閒八口無飢仁在一家之內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仁義之類遂至親人之親長人之長孟子曰親人之親長人之長而天下平然而既富之後庠序之教奚可廢哉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利之本也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善之本也其利不充仰不足以事父毋況妻子乎其善不充近不足以事父毋況四海乎是故富而教之々術孟子之說諸侯狂

所先焉雖然利能養善而善亦不可使利勝之後世之利為善之寇而不能為善之輔者利猶於善而已無名之道主為大常而有六典降為大要而有八則八法之詳則又其降者也有本而無文有体而無用非道之全故治宦以成道無待之德以應人而有言以表人而有行無言以應無行以表非德之全故教宦以成德不仁也無禮不智也無義禮者節文仁義者也故礼宦以成仁內與天同德下與民同患可以謀之口以命之施於有政然後聖人之道具焉故政宦以成聖五刑除害去累故刑宦以成義百工明法

顯度故事宦以成禮治以道為本教以德為本禮以仁為本政以聖為本刑以義為本事以禮為本道德仁聖義禮非六典不成治教禮政刑事非六宦不舉先王之馭天下以六宦為轡以治教禮政刑事為術勸以萬民為馬

典之為書於虞之時有之則之為書於夏之時有之法之為書於周之時有之庶事之文至周而備是故虞夏名道周兼而用之繁者以法治之簡者以則治之大者以典治之至于有法其詳至矣後世有作無以復加焉

典者主道以為任者也則者明理以為約者也法者行義以為制者也諸侯之於國也有君之道諸侯之於王也有臣之義制節君之道也謹度臣之義也以其制節不以法則治之須其大常而已都鄙之君在王之畿內無自制者天子賜之八則使之有所擬焉是故八法之治宦府言治之用其別有八而八則之治都鄙則言馭而已馭言其治之意治言其馭之事邦國治之大者王不能獨任太宰不得專聽是故治邦國以王為主太宰則佐之而已王者之務所好者要而詳不與焉則八法八則非王所行矣所治者大

而小者不興焉則官府都鄙非王所任矣無窮之務無常之變有求於先王先王以道揆其情其迹則不官府治之先王惧其為累所困而莫之釋也為之八法所以先治之然後貴其事百官府至繁於事道之降至詳於法以至詳之法治至繁之事故其能無敗功其善無廢職

管仲奢晏子儉寧我易曾子戚奢則過分易則不及乎愛過分而充之則至於無君不及乎愛而充之則至於無父禮之所本尊父而已為君而節奢為父而文易孔子曰管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晏子賢大夫也而難為下君子上不偪下〻不僭上然而偪下妨俗而已僭上遂至於無君則禮之本喪夫禮之於戚儉未嘗不為之節文然節文奢易尤禮之所急

儉之愛物也篤戚之親〻也篤禮之所本者也進儉而退戚乃禮之文是故小過之時君子過中而厚下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亦以儉戚之篤於愛歟

天下之用皆在儉奢之中喪在易戚之中則聖人何事乎制禮為夫奢者過儉者不及易者不及戚者過然後有禮為之節文雖然禮為奢儉易戚而制儉戚近乎仁奢易近乎不仁狥情故也孟子曰禮者節文斯

二者也易不能親〻奢不能愛物仁之端喪矣求為節文豈可得哉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樂何立於礼成於樂學者之志節文斯二者礼樂之道為或不仁則節文之者無所用樂之者無所出矣欲遂其志不以難乎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五

雜說

飲食所以養人而養之過卒以害人而已是故君子養德則愼言語養體則節飲食觀易之頤而放周官之食醫非敢肆也凡齊則放食醫之所眡凡和則放食醫之所多凡會膳食則放食醫之所宜蓋謂五行之用不能相無五行之氣不能無過不及天有四時人有五臟六腑温涼之氣陰陽之中寒熱之氣陰陽之盛萬物得温而生育得暑而長大得涼而收斂得寒而堅實一氣不備則物受其病焉五臟亦然四齊相廢則或養其一臟而遺其四養其一腑而遺其五熱勝而病陰寒勝而病陽夫飲養陽氣則宜以温食養陰氣則宜以寒固其理也彼務愜適苟從其私不知其寔害之不亦賊乎春能發散而收不及焉夏能解緩而堅不及焉秋之氣收斂而不及散冬之氣堅栗而不及耎在人内有腑臟外有骨肉筋脈感其時氣無不然者一時之氣有所不及先生則過於一味以救之是故春多酸收發散也夏多苦堅解緩也秋多辛散收斂也冬多醎耎堅栗也四味一多慮其不通焉滑所以調之慮其不和焉甘所以調之甘之在内則養脾在外則養肉蓋於食醫則養脾於瘍醫則養肉四行無土不可四味無甘不可此甘之所以調欵窾者氣之所由以通者也窾不利則氣窮焉此滑之所以調欵或言四時之氣各欲其强春欲木强夏欲火强秋欲金强冬欲水强其勢必弱則他氣乘之矣木為火所乘則夏令以行為金所乘則秋令以行為水所乘則冬令以行春之正氣不獲以為生焉五行之病也先王以謂五行之於四時如此則萬物之所患五行之於五臟如此則一身之所患然則五臟之於四時可不以時救其强哉是故食醫之和春多酸則助木而强之危人致其所制者為之使焉故膳膏香蓋木之强耳夏多苦所以助火而强之危人致其所制者為之使焉故膳膏臊蓋火之强耳秋多辛其膳膏腥冬多醎其膳膏羶運四味之所養分於四臟者脾之為物也載四行之所用均於四時者土之為物也是故脾土屬也甘土味也寓於四味而調之所以强土養脾而後脾能運是四味以行焉然則五味之用不亦大乎四齊所眡不失其時矣四和所多不失其節矣牛羊豕犬鴈魚天產也以為膳者也養人之精稌黍稷粱麥苽地產也以為食者也養人之

形精不足於養則氣衰形不足於養則氣殆然則膳食之養不可相廢膳食之宜不可相失食墜則又會其所宜致其所養所宜或失焉則其所養違足以害之耳是故會牛以稌會羊以黍會豕以稷會犬以粱會鴈以麥會魚以苽天產陽也有以宜陰地產陰也有以宜陽是故天產足以養精為氣之母地產足以養形為氣之宅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養王之欲可謂備矣無禮以節之溺志於嗜欲作陰德以為淫邪作陽德以為倦怠以物累其形以形累其心以心累其德則天下致養於王者違足以累之

王何以治野人邪凡齋所眡凡和所多凡會所宜節王之欲可謂備矣是故王心常清不為物所淫王体常寧不為物所傷然後能以禮義養人之欲焉所謂君子者其智足以君國其仁足以子民勞心治人以報野人之所養者也觀王之所養則烏可不為已者以制其欲哉

大者未離乎形者也大而化之因形移易能大能小能常能變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欲與之合而不可得也是故萬物覩則言聖人者以其能天能地能陰能陽而言之知進退存亡則言聖人者以其能伸能縮能隱能顯而言之

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九二利見九五之大人九五利見九二之大人君臣而並父子而處者也

道無為也故能鼓萬物道無名也故能命萬物能鼓萬物故有富有之業日新之德成象之乾効法之坤知來之占通變之事不測之神能命萬物故大業自其富有而謂之盛德自其日新而謂之易自其生生而謂之乾自其成象而謂之坤自其効法而謂之占自其極數而謂之事自其通變而謂之神自其不測而謂之富有之謂大業通變之謂事則皆顯諸仁之類神也妙此而已

道無不為也故能鼓萬物道無為也故能不與聖人同憂天法道故有所成地法天故有所欣人法地故有所制乾以造始而成象坤以代終而効法

先行君子之言而後從之誠服君子者也子貢有言矣未必有德則有愧乎君子矣聖人欲其從君子也且見君子之言皆有實用非苟言也所以救子貢之弊其言也無德其從君子也無至誠之心是則子貢

之獘歟四時之運萬物之化無則〻失節無儀則失文四時萬物未有無儀則者使之不亂且已則狂乎聖人成能而已先王之時由庚萬物得由其道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豈一日而致哉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有禮以致中有樂以致和中以裁成和以輔相然後三者之詩作矣儀則道理以為文者也庚則道理以為則者也一陽之氣妊於壬始於亥微於癸生於子長於甲達於乙盛於丙陽之用事至此極矣長極則成盛極則衰盈極則消生極則歛無衰無殺無消無歛則夫化生之道幾乎熄矣是故一陰之生至丁而復陽成則四時用事左陽也所以助殺陰作成物至己而成焉則陽既事矣故至庚而更之更則不拘續則不窮萬物由是芸芸而作寂〻向復故者將新固則斯革是故以辛承庚則有更新之意以壬承辛則有復始之意往來出入不可窮盡夫是之謂萬物得由其道揚子曰庚斷甲義斷仁夫春無秋不能成物仁無義不能立道木無金不能制器素問曰水火者陰陽之證兆金木者生成之終始蓋有金為之終則有木為之始終之相因猶東西之不可相無也然則庚之為天則也至矣物之去來或者窮之則其勢不能為高其體不能為大崇丘言地之聚而高者也又有中焉由庚之後萬物藏於冥合於固然後長於甲盛於丙以至戊己而成就焉斯有聚而高之意高大之物高者由庚而能下大者由庚而能小作者無妄行者無遁斯有高而中之意然而高大之極豈可亂哉由庚則通由儀則和形色有類各分有等高下異勢小大定位禽獸有群草木有主相應有聲相求有氣飛者翔潛者躍夫是之謂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正乾道之於四時自甲而化生由庚而變入天理之自爾萬物循理而來循理而陞性無不善萬物無暴命無不幸萬物無怨是故太和將殆乾道保之太和將爭乾道合之然後性之用足以致利情之體足以致正莊子曰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豈非由庚而有則由儀而有文歟是故崇丘之比以其高大而中由儀之賦以其順利而文先生之世事與理協声與政通崇丘之比由儀之賦未嘗廢也嘗謂陰陽者五行之道理五行者陰陽之數器其支為辰其幹為日在天為五氣而有寒暑燥濕風

在地為五行而有金木水火土在人為五性在物為五類以至五臟之動五志之盛衰五声五色之兆數之所授不可逃也然而五行之逆順四時之邪正萬物之得先報乎人道而已文武之治群臣嘉賓朋友兄弟故舊師役道勞之中恩之有仁制之有義待之有禮結之有信仁不偏愛智不偏物樂在得賢而興之南陔之孝白華之廣視儀而動徧為爾德故雖魚麗之盛華黍之豐特富於物已未足以報先王也乃言陰陽萬物得其道理然後其報至為天下之象五志不相傷五内不相樂五声以和五色以正五類五宜不耗而音協應先王之五性殖不美哉厲王之亂不明先王内外之政天患在性萬物鬱滯而由儀之詩廢春令在秋天地不革而由庚之詩廢天時人事静不在道動不在理諸夏衰禮義熄然後四夷之無禮義得以勝之猶幸宣王之知務任賢使能小甫得以儀則推而行之天下受其賜矣故其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又曰柔嘉維則令儀令色上以相天下以成物此中興之道也方先王之盛時由庚之詩在南山有臺之後以示得賢然後萬物得由其道焉及其亂也南有嘉魚則後乎由庚南山有臺則後乎崇丘然則厲王之世陰陽不正萬物失其道理豈非後賢至於此哉

樂於獨而不樂於與人樂於少而不樂於與衆非好樂之甚者樂之寔根於人心本於人性其來久矣古人之心與性無以異於今人何獨至於今樂而疑之哉古之民仰足以事父母而無不相見之憂則仁之性遂矣旁足以友于兄弟俯足以養妻子而無離散之戹則義之性遂矣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寔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寔樂斯二者是也先王之樂豈固有他哉文采節奏收民樂斯二者而已矣孟子曰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與少樂樂王固知其非與人樂〻王固知其是而王樂於少而不樂與人者特其形狥安佚為之蔽耳孟子所以為王陳民之憂喜而告之鼓樂田獵與民同樂則王樂於獨少則亡書曰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以其禽荒嗜音不與民同樂而已王者之道固非迂遠而難為也使民聞其声音見其田獵舉欣〻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鼓樂也何以能田獵也則王之道存焉使民仰足以事父母而無不相見之憂旁足以友于兄弟俯足以養妻子而無離散

之厄遂其仁義之實則古樂之道存焉仁者求己之盡故能以小事大智者度己之盡故能以小事大仁者有道故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智者有命故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不以物累我不以我累道所謂有道也非仁莫能得之不以物累我而物忘故無求不以我累道而我忘故無對兩忘之中兼愛無心是故天下雖欲忘我而不可得也其無求也民自歸之書曰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其無對也民自服之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是所以保天下分有貴賤時有窮達不以卑犯尊不以弱勝強所謂有命也非智莫能及之在上則畏天之威在我則強於為善是所以保其國以卑陵尊則犯天之威以弱勝強則犯人之威未有能保其國者也

王好勇也孟子不闢之以仁則曰王請大之而已王好貨也孟子不闢之以義王好色也孟子不闢之以德王好今樂也孟子不闢之以古樂則曰與百姓同之而已勇也利也色也韓也四者人情之所同好為政之道本其情而為之斯善為政者也而人情之所同者今王之所獨孟子解其所獨之蔽而同之於天下上不逆王之情則可以集吾之言下不逆民之情則可以善王之政兩得之矣於勇也大之則仁在其中焉於色也與百姓同之則德在其中焉於貨也與百姓同之則義在其中焉於今樂也與百姓同之則古樂之用在其中焉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五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六

雜記

不得而非其上者無命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無義也齊宣王問孟子曰賢者亦有此樂乎而孟子對之曰有人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孟子非王之獨樂示吾非為乎不得而非之也非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王之道也樂民之樂憂民之憂是以不求〻之而已樂以天下而民與之偕生憂以天下而民與之偕死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神無方易無體一陰一陽謂之道聖人以道体常以神易盡变言道在神易之後者以其攝用欤莊老之言道也合神與易而言之似惑其說此後之斈者所以猶新生之犢猖狂而趨未知其所定止也

象之所可及者聖人能範之數之所能窮者聖人能圍之天地之化在乎象數之中者也過則絕物惟其不過此所以曲成萬物

物也天地也鬼神也通于一氣物者氣之聚鬼神者氣之散道之用幽為鬼神顯為物大為天地天地萬物未嘗相離也鬼神其能離天地乎是故精氣為物遊魂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幽不違乎鬼神大不違乎天地此智所以周萬物物生則魂藏魂遊則物变盖惟精氣散而弗聚無所管攝此魂所以遊

繼之者善而道有用成之者性而道有体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以其成之者性

樂之縱也宏人為廣博樂之純也移人為易良得詩之情則温柔得詩之快則敦厚

吾無為也有為者理而已矣是故時不勞其事〻不勞其形形不勞其生

衆人萬物役之賢人五行役之世人為物逆旅物為聖人逆旅萬物為道一偏衆人為萬物一偏

任理而得利天之利也行義而得利人之利也此其所以和同天人之際

養心莫善於寡欲〻之動也遺之有志焉之為虛空之為澄澈以至乎無遺然後寘之

所學至乎窮理則絕之所得至乎盡性則壹之

精者天德之至也神之又神而能精焉精之至也

與仁同功者或利而行之或畏罪而行之其情不同則同功者非誠仁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者利仁者惧其有善焉吾知其不能也強仁者惧其有刑

焉吾知其不能也則同過者誠仁矣其仁可知也與仁同過者其周公歟一人而已

寬柔以教不偏於強不報無道不偏於弱故中立而不倚

聖人不生不死故其生曰神其死亦曰神聖人之道視之弗見聽之弗聞故聖人曰盛德鬼神亦曰盛德

雨露既濡則萬物感陽以生霜露既降則萬物感陰以死萬物以生之時君子不忍致死於其親且謂其與物而来矣故樂以迎之萬物以死之時君子不敢致生於其親且謂與物而往矣故哀以送之孝子之祭有送往之哀而不及樂是謂弗仁有迎来之樂而不及哀是謂弗智

萬物出於一入於一出入之中坤元用六以成之乾元用九以終之非特終之也又使復出於一壯者不則之以老老者不則之以死天地之道豈能無窮哉則者天理以為約者也

六功之臣約在宗彝記在簡策先王以為未足也銘書於大常頒嘗于鄉錫燕于堂先王以為未足也祭于大烝蓋謂無王之道也無以辟四方無国之体也無以容萬民無民無與守邦無事無與應物無治無以興利無戰無以戡亂予有臣焉由國功而充之上達於王則使民遷善遠罪而莫知為之者於是乎勳立由國功而推之下達於民則通其變使民不倦於是乎庸立勳庸功之大者上之於王則通乎神下之於民則通乎義不可以有加焉勞之為功內則劳心以應事外則劳力以集事辟草萊任土地有能於力而已未必劳心多筭勝少筭負有數於心而已未必勞力使王足以有臨使国足以有容民足與守事足與應治足與富戰足與安則予答臣何敢略哉論譔其功書於王之大常祭于天烝然後盡其心焉

大常之用王屬天下而後之天下視王而從之者也屬天下而後之天下視王而從之在乎法天而体道日月為常法天而体道者也以祀也則以天道交之以討也則以天道正之以朝諸侯也則以天道臨之以紀成績也則以天道明之以教治兵也則以天道威之然而大常之於六功不然而已當其天下視而從之六功在其上焉孰不知吾臣之有才吾臣之有德以至於是哉此周先王之意也春享主於詞夏享主於樂有物存焉未足以言物也物成於秋享則嘗物而已至冬而大進內盡志矣外盡物矣此烝所以

為大焉然而冬享而謂之大烝其猶冬教則言大閱歟先王謂以六功配四時之享則失之大數配三年之禘則失之大略祭于大烝其節不疎其叙不略報功之至也顯明之中使與日月齊光與人知之幽閒之中使與先王偕榮與神知之顧不盛歟以勞定国國功也法施於民ゝ功也以死勤事ゝ功也能殖百穀治功存焉能扞大患戰功存焉周公之功非群臣所能為故特賜之以重祭周棄之功非萬世所能廢故特祀之以為禨一烝之報未之至也

商周之王嘗稱其前人與我先王胥及逸勤服勞王室其見銘書者以勵其後則曰厥有成績紀于大常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其言從享者以勵其後則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然則六功之後以能出力以就功名以衛王室茲實有激焉梁之修之唐之韋挺見祫於十月遂以大烝附會於五載四時之烝三年之禘皆弗與焉自是功臣之食踈矣唐配于祫其踈之也無恩漢坐于庭其輕之也無禮

王侯民而尊国侯民而国事侯民而立治侯民而成戰侯民而克六功之建所帰不同而民实有力焉然則凡頒賞地安可取其中上之地而属民以瘠惡哉是故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則以任民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則以賞功

近郊圭田在焉遠郊二十而三賞田在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采地在焉鄉而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則鄉以下食其半矣士有土田矣又有稍食鄉以下有采地矣又有圭田則亦何事於賞地哉先王以為不賞無以進功則登之一食得於常祿之外何歉於下地哉然而三等之地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之法賞地之賦二十而三不亦異乎蓋須於六功則賦自六功而上矣非八家所助焉

先王以德報之則有三之一食以義取之則有二十而三之税地之所受已次乎中等之家國之所取已重乎近郊之税可以已矣則夫加田無国正也不亦宜乎征之正之帰諸受田之家而已加田無國正也不為過優以其有三之一食不為過薄以其有圭田采邑

五等之封或食者半或食者参之一或四之一其不食者山川之餘則食附庸焉然而賞地三之一食則

以美惡之地而差之封建之地其食之者三之一則
以尊卑之爵多寡之祿差之
先王賞六功之臣則內有六鄉之地祿五等之君則
外有三等之土其地與民足以共貢賦備役作賓客
祭祀之用稱其作德而已是故王朝之臣列土之君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去驕以恭去侈以儉無以徼幸
作偽而為淫慝者先王之賞不亦仁乎漢興初定高
祖論功行賞裂土而與之鎮服新造之天下以功而
侯百有餘人王者八国其始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
六百户及其民帰户息大侯或至四萬户者小者倍
焉漢莫之制子孫驕佚淫嬖大者不庭小者不軌其
賞賓賞之齊熏五侯之地魯衛之封各四百里自非
大公之功魯衛之親且有盛德不以賜焉然而周之
制內則有六鄉之地以進六功外有三等之土以封
四國安得而不議哉
癘疾之作或感四時之邪氣或自養之失素問曰夏
傷暑其病在秋為痎瘧秋傷濕其病在冬為欬嗽此
自養之失月令曰孟秋行夏令則民多瘧疾此感四
時之邪氣先王之於時氣不能使之無邪而有以裁
成之不能使萬民無癘疾而有以養之疾癘之醫所
以養萬民之疾為之礼義之政所以裁成其時氣而
又為之膳膏齊和使營放焉所以維持其五臟六腑
仁民之政也
醫師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故疾醫死終則各
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
瘇瘍潰瘍內作之疾也金瘍折瘍外作之疾也古之
治病移精變氣祝由而已移精變氣自內治之故不
假毒藥祝由自外治之故不假針石後世淳朴散壞
易為邪氣所乘是故先王養之治之備矣以神治之
則有祝由以物治之則有毒藥以人治之則有針砭
按躅愚衆之流賊天理窮人欲而有是疾焉特祝以
去之則亡矣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特祝以去
之拘於鬼神者也
取民有義而接我無礼以其所取有義而受之則失
已於苟矣是可以承交者也且自辱焉取民無義而
接我有礼以其所取無義而却之則失已於介矣是
剛而後充其操者也且侮人焉聖人之於諸侯也恕
其取民之無義取其接我之有礼交我之有道弗却
而受之不失已於苟亦不失已於介不侮人亦不自
辱

諸侯取其所有而過者也盜則取非其所有而已據我以禮文戒以道猶弗受之受之適足以自汙却之不足以侮人然而萬章引諸侯之不義而與盜者比不亦甚乎

似喪其偶故能無對有偶而物我辨矣然而有齊物之道者不必喪其偶而後能齊之似喪其偶而已有偶而能齊之真齊物者也

如槁木則忘形如死灰則忘心有心故有形有形故有我有我故有物〻我兩立而是非好惡不可以勝計也齊物之道喪矣心如死灰子綦所以喪形〻如槁木子綦所以喪我〻且喪矣而彼烏能以長短小大計我哉道與我相為得喪者也

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似污其形之不齊也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其声之不齊也若之何齊之哉勿觀其形勿聽其声而求其後此者則齊之耳形從於声〻從於風〻出於大塊之噫氣大塊以其常無也故能從氣而作其声氣以其常虛也故能從形而受其声自氣而觀之衆形衆聲之不齊也且可以為一況其噫氣者邪

齊物者毋以形累心之虛毋以我累道之無自道而觀之萬物一府矣何大何小何是何非

大木百圍之穴竅以風而虛以風而滿以風而鳴以風而嘿而風以大塊而濟以大塊而起風能從乎衆竅者也声之動靜且不能自有之況衆竅之虛實乎猶有待乎風則累於形者其去道遠矣為大塊者無實無虛以其無形無鳴無嘿以其無声故能役氣而感其形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六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七

雜說

人籟自人之氣而聲生地籟自大塊之噫氣而声生地籟之形聲雖不能使其自已而齊之然而比人籟則自然耳故顏成子游聞人籟而未聞地籟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吹萬不同使其自已則不同之萬鳥能與吾辨哉然而吹萬不同本為天籟而人籟地籟則其末耳其末有声会歸于太虛其天籟歟

人性之善充之足以保四海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先王引而充之慮其不充而害其本也故貴〻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

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然而盟誓果非先王之事乎先王以輔德信者也後世德信廢而盟誓獨行於天下此民所以畔

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後世之言礼者猶陳其數焉

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財用自其有德而致之其取也有義非悖而入也其出也有礼非悖而出也

巢窟之後有宮室羽皮之後有布帛血腥之後有爛熟非作而致其情者也

以能問於不能則有若無也以多問於寡則實若虛也有諸己之謂信充实之謂美顏子美矣未嘗以為美猶即寡者而問之則我忘矣犯而不校不以己之是校彼之非我必不仁也我必不忠也詩其至於禽獸然後棄之則物忘矣

孔子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我忘則不止乎形中物忘則不止乎域中形域之上顏子忘於進焉自善而進於信自信而進於美自美而進於大未達一間耳所以具体而微自大而進於聖未達一間耳所以屢空若夫自有其所能自実其所多而我累之與此之是奪彼之非而物累之形域之中其一化矣非有非無不多不寡之地彼烏乎至哉

合而言之道也無善無悪無動無靜方是時也一旦不得而命之矣有二哉中下之流不能反本惟求之從此道所以下降於性端有仁之端有不仁之端自其兩端而充之仁不仁著矣堯舜充仁之端者也故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幽厲充不仁之端者也故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国

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孟子之於諸侯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幽厲之暴不法堯之為君自其不仁之端而充之近則不足以保一身遠則孝子慈孫不能改與堯之保天下為君臣者法不亦異乎然而堯舜亦豈異乎人哉充其仁之端而已如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孟子嘗為文公言之然則此言幽厲之暴不法堯之為君乃至危削而後已當時之君孟子有以警之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周鑒不遠在商之世而周之諸侯未離乎周耳幽厲之暴不法堯之為君乃至於此矣不悟哉然而孟子之警諸侯不以不敬其君者言之

蓋方是時天下無王久矣孟子之於民當被髮纓冠而救之教之為王可也事王則未暇教也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仁之端也出見紛華盛麗而悅不仁之端也自其兩端而充之一為君子一為小人為則充之而已

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克己以之仁者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克己之道者也

妄念在物曲聽在事所謂意也有意則無德莫之為而為之者天也而人或欲為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而力或欲致之所謂必也有必則無命能止而不能行而或能行而已能取而不能捨而或能捨而已所謂固也有固則無義彼己之是非吾之愛惡所謂我也有我則無道

毋者禁戒之辭也毋意以至無意無〻意毋必以至無必無〻必毋我克己者也無我忘己者也無我有我之對無〻我然後莫之對焉子絕四聖人之於天道矣無事乎禁戒不惑故能不動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不惑故能定不動故能應荀子曰能定然後能應古之人四十强而仕能應故也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不惑故也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五十而知天命均是命也五十而知天命知之至者耳孟子曰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俟天也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之故能存其心養其性存其心養其性故能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所謂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之則不惑之時也所謂知其性則知天矣則知命之時也孔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矣四十而不惑則立人之道五十而知天命則立天之道五十而無聞焉斯亦已矣何足畏哉

耳擇克己復禮之時三十而立者也耳順則已忘矣無所不聽実無所聽巧言淫声不必勿聽而後仁焉耳者心之官也耳之所得善則心有所養耳之所得非則心有所累五官皆然心為甚

其心虛矣未嘗有也非即乎法故能縱心而得天下之至圓未嘗無也非離乎法故能不踰矩而得天下之至方自志于學及七十而縱心為己至矣不可棄物則不踰矩為物而已

志于學之後非必三十而後能立耳順之後非必七十而後縱心不踰矩古之悟道者在乎少頃之間矣必此哉聖人為中下者言相去十年為之約耳三十而不立七十而不縱心則女畫矣非善致道者也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當是之時吾為內視及聽者矣不獲其身故無物交不見其人故無人交及其出之域中見其人矣能無交乎身者

累也人者身之累也故人能輔仁而能敗仁人能與吾為歡而能與吾為怨吾之有身々之有人學道者不可不慎也出之域中不能無交而亦不可忘交有身則人為之對焉奚能無交其德未至乎大成奚可忘交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不可者與之其如累吾仁何不可者拒之其如遺吾怨何不可者之為交或交以勢或交以利勢利不可為常勢窮則棄利窮則散勢利之間一或不適其意則怨望傾覆在其中焉然則不可者之為交不可拒之亦不可不拒也以義交我者吾以心與之以勢利交我者吾以迹與之

獻子用上欽下者也故獻子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則獻子有尊賢之義焉故其與樂正裘牧仲友也下交不瀆樂正裘牧仲用下欽上者也故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則五人者有貴貴之義焉故其獻子友也上交不諂獻子不驕五人者不驕獻子以德各有義焉

子思之於惠公有道者也故惠公師之顏般之於惠公有德者也故惠公友之王順長息之於惠公有才者也故惠公使之雖然不挾而友苟無其實君子不可以虛拘堯之友舜與之共天位也則尊其德與之治天職也則尊其才與之食天祿也則尊其功而舜之有二女百官牛羊倉廩若固有之綽々然有餘裕蓋無所挾故爾

晋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不敢不飽也欽之而已不及用焉繆公

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使己僕：爾亟拜也受之而已不及欽焉

大樂所樂者性也故易大禮所履者理也故簡先王之制礼樂也豈其私意哉礼致其性之中樂致其情之和而已由性之中制礼以致其中由情之和作樂以致其和然後天位乎上以生地位乎下以成而人位乎其中以贊之大樂之易大礼之簡天下之理存乎先王以礼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則成位乎其中矣

至於義也行止在我至於命也死生在我

樂者樂也德也故由中出而外設者其文也禮者履也行也故自外作而中立者其本也外作於皃故文內出於性故靜形則著誠之者也故誠者不見而章動則變誠之者也故誠者不動而変不見而章博厚之道也不動而變高明之道也無為而成悠久之道也同出於至誠自其見者而命之所薄者厚所厚者薄末在所先本在所後未能格物者也量其薄厚度其本末然後物格誠意正心在其所先治國齊家在其所後然後知至由家斉至天下平出於身修由意誠至身修出於知至中庸曰知風之自知遠之近知微之顯風之自在意誠遠之近在齊家微之顯在天下平

動物天產也以作陰德天之化也植物地產也以作陽德地之化也天之化動物之產能內養其精矣不以外作之礼而防之則類為情所流當至於過地之化植物之產能外養其形矣不以中出之樂而防之則類為形所踐嘗至於不及然則天地之道百物之功未之至也有俟於先王焉先王之於兩間以道成能以仁成位者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則血氣之物不能致其滋味以亂天一之所生者非礼勿視以去其亂色非礼勿動以去其淫志男女之別媒而後合幣而後見祭則交爵坐則異席此以礼合天之化動物之產而防之故其所作不為淫邪

以樂侑食動血脈通精神使人倫清而聽聰心虛而氣和則尺寸之膚不能苟得安佚以昏其性焉堂有琴瑟車有鸞和樂章之節以趨以行玉佩之音于左于右弦誦之声舞蹈之容遣去滯思形見天性之真樂耳目口鼻心智百體皆由順正此以樂合地之化植物之產而防之故其所作不為倦怠

樂陽也配地之陰禮陰也配天之陽茲其所以為合歟

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之性天下之人豈能皆為君子然而天產作陰德而或能不以色肆視不以味肆口地產作陽德而或能不以安佚肆於四肢徇性之欲喪性之善其淂欲也則勝之有礼樂其失欲也則處之有命故天下之趨於君子之塗罔或自棄者先王之防亦已至矣

以樂合天之神動物之產使陰德無淫邪與天地同節者也以礼合地之化植物之產使陽德無倦怠與天地同和者也

義理之在人心久矣其心莫不尊善而疾惡為善者嘗畏而尊之為惡者嘗畏而疾之人心之所同也然而善惡之所在其智不足以知之其勢不足以去之天下皆是也無足以相畏者有能取人所畏而疾焉者刑之引人所畏而尊焉者賞之人斯服之矣此刑賞所以馭其威敺善民之畏為善者而尊之畏為惡者而疾之畏之未至也仁義權智足以照見天下之是非報天下之善惡吾之喜怒無與焉天下之公義人心之所同無收在我則天下之所畏者捨我其誰哉

以怨報怨以德報德而高祖之殺丁公也不亦異乎曰高祖不私仁我之私恩而害後世為臣之公義殺之可也尹公之他不為其君殺子濯孺子孟子賢之蓋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為甚於君事丁公見殺淂布而卒用之則高祖宏矣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七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八

雜說

以禮制民以俗因民而太宰所賞則其入禮而為善者所刑則所出礼而為悪者此其忠厚之至也其威有德天下之人中心悦而誠服之惟其所役其孰違我既刑賞之後繼以田役馭其衆此其威〻至也爲喜以刑去悪悋以善勸善天下畏之而已莫之愛焉其威之在天下也譬猶至剛之物難犯而易折況或以刑去善既怨之而已詩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怒悪而刑之足以沮乱而已知善而祉之遂破小人之党其道消矣此乱所以已焉夫一賞而已乱天下之威莫大扵是有恃權勢而威天下者所與非善所沮非悪行其私心不顧天下之公義勢窮而威去則威非負權勢者之所能馭也有尚名法而威天下者無情而寡恩善悪高下一斷以法求使畏我而不能使之愛悪者有可免之義而善者有不幸之惧及其失也心離而威去則威非尚名法者之所能馭也然則孰能馭之君子之威天下也不求為威而能使人中心悦而誠之威斯至焉

九職之民進扵野矣未嘗知文進扵力矣未嘗知德進扵利矣未嘗知義教以六藝然後知義焉不競利以亂知德焉不恃力以暴知文焉不陷野以愚然而義與文德能使人輕利先王又患其弃職而去也教以世事因其業矣工者世工商者世商農者世農此進民扵其所任而成之者然而向者學藝未能行焉不足以為善也制其爵禄吏諸官府之中與賢且貴者聯為八職以服王事此進民扵所斈而成之者慮其廢此九職也扵無職者使之出夫布以戒之慮其廢此三事也扵無職事者使之出夫家之征以戒之王之鄉遂三事未嘗廢也大司徒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以陽礼教和則使之斈藝矣以世事教能則使之世事矣以賢制爵以能制禄則使之服事矣九職而加三事焉頒于邦国都鄙而已非天子不議禮而天下無私法非天子不考文而天下無私斈礼之與文自天子出諸侯遵之而已及其有事焉或得乎在外者之福有斈焉或得乎在我者之善弗敢當也以謂天子有命故吾得有事乎神有教故吾得有事乎斈我何與焉以其所受之福所享之善悉以進之尊吾君也則歸之以善受吾君也則致之以福先王無收而獨享之夫善在我者且不敢

私焉况不在我者𢦏
鄙家之封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之邑有社稷焉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有五祀焉人之所恃以安者也有先君焉國之所因以立者也有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有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后者鄙家之治以責淂民此族實陰相之者不可忘也先王為之須祀以馭其神為之宗人以典其祀而或賜之禽焉王以不與其祭而重之也夫為之須祀以馭其神為之宗人以典其祀則鄙家祭祀之礼惟王所議神之所享惟王所賜其福安淂而不致𢦏而况子弟之親公卿大夫之寀邇壽王以福固其頤也祭僕展而受之膳夫受而膳之受而膳之示王享其所致而已
先王之世君能下〻以成其政則有燕饗以致其歡賀慶以致其勤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則於中心惻怛以致其愛惟恐其莫之及也欲其福祿之高也以山祝之不足也祝之如岡欲其福祿之大也以阜祝之不足也祝之如陵欲其為下所厚不可淂而壞也以南山祝之欲其為下所益不可得而衰也以松柏祝之以祝吾君未之足也又以吾君戩穀之臣祝其無不宜焉無事之時至誠之頤於王如是之至也而况祭祀之致福豈徒行禮而已邪其於鬼神也必有至誠以感之其於王也必有至誠以致之雖然王豈徒受其福𢦏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則諸侯之致福也王固有以報之矣鬼神之意盖亦頤為五福而陰相之則王與諸侯相交以福非徒以為文焉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九伐之法正其罪惡之名然後命諸侯合卒伍而從事焉言伐則其事也言九伐之法則其討也討者著吾法度之言以問其罪耳
馮弱恃強犯寡恃衆高而自危滿而自溢者也則宜伐而告之害民則伐之行庶民之所惡也陵外則壇之行諸侯之所惡也先王之兵豈將黷武以快其私也𢦏野荒而不治民散而不繫無智以及其所有者也則宜伐而削之員固不服無仁以保其所有者也則宜侵之先王之兵豈將征利於下而極其欲也𢦏彼自取之而已賊殺其親充類至仁之盡也則宜正之內外亂鳥獸行不仁而無其親者也則宜滅之放弑其君充類至義之盡也則宜殘之犯令陵政不義而無其君者也則宜杜之
施貢分職以任邦国簡稽鄉民以用邦国其法既廢

而後野荒民散者天下皆是也比小事大以和邦國其法既廢而後馮弱犯寡陵外負固者天下皆是也進賢毋功以佐邦国其法既廢而後賊賢害民者天下皆是也

周道之末九法既廢而後九伐之權遂爲刑國所擅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所謂伐之者非必賊賢害民所謂侵之者非必負固不服所謂眚之者非必馮弱犯寡所謂滅之者非必內外亂鳥獸行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九伐之法以正邦国往而正之而已

九伐之法施於九法之所不及者也諸侯之心弗平則爭弗正則亂九法所平則治其爭九伐所平則治其亂然而大司馬掌建邦国之九法則言佐王九伐之法九法之一事耳蓋非所以佐王則言以正邦国而已

王與之守邦而有萬民王與之共民而有羣后當其入王而王弗之臣也以其從主則謂之賓以其敵主則謂之客諸侯尊而有疑於王者要服以內則謂之大賓諸臣微而無疑於王者要服以內則謂之大客王之待賓客也有礼以致其恭故拜揖辭受事爲之節百物以致其愛故問勞贈送物爲之數乃有牢礼饔獻飲食幣帛之用先王將其厚意以收萬国之驩心者也

年有豐下財有多寡禮有備殺財少而不殺則失礼於奢財多而不條則失礼於儉奢則淩礼儉則廢礼以親邦國者也爲奢所淩爲儉所廢且孰以致親哉是故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賓客之式與焉邦国萬民相爲賓客財之多寡禮之備殺以是爲差不可過也

祭祀之式先王以事神賓客之式先王以接人喪荒之式以待天變軍旅之式以待人亂幽闇之中有鬼神爲之祐顯明之中有賓客爲之相天變人亂有備無患然後有共吾肥甘者則羞有式焉有共吾輕暖者則服有式焉有共吾便用者則工有式焉有共吾行礼者則幣帛有式焉有共吾行恩者則好用有式焉然而神不祐乎出人不相于分則夫六式已矣賓客之式重與鬼神豈可廢乎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然而九式之用特曰九賦之所入者九賦之所待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都之賦以待祭祀然而賓客之

用特用邦中之所入者亦有義乎先王以謂吾有九職以任萬民以九貢致邦国之用非以奉吾欲也還以為邦国萬民之計而已千里之内吾所自治者以其自治而淂之者置諸九式之用則其事鬼神也斂其待賓客也勤九式之用羞服好用無所愧焉人情天道相為遠近者也礼之近天道者人情遠焉非礼之宜也鬼神之卑而親者不可以此事之礼之近人情者天道遠焉非礼之至也鬼神之尊而遠者不可以此事之君子事其尊而遠者以意為主事其卑而近者以物為主王礼之至上足以降天神下足以出地示中足以致人鬼無他也能與三極之道相為近遠而已以禋礼祀昊天上帝則以我之意達之物之形氣不足與焉以実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社稷五祀五嶽則以物之氣達之以貍沉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則以物之形達之一牲之微投之於淵瘞之於土疈而磔之將為四方百物之報豈足致之哉形氣之中先王誠意之所寓故足以致焉日月星辰飌師雨師有象者也山林川澤四方百物有形者也有象者以物之氣臭祀之有形者以物之形体祭之是則可矣

昊天上帝其降而與物接也不見其形其升而與物辨也不見其象然則如之何致之哉無形也不可薦之以味無象也不可達之以氣郊之血祫之腥三獻之爓一獻之熟自熟至血其去人情遠矣祀帝足乎先王以為未也泰壇之禋羔羊之裘未孚之牲陶匏之器無文也無情也無味也且非祀天之所主用血而已豈礼之至哉五者未離乎物非其所恃以格帝者也以寄其誠而已先王之於天神也以誠意動之以精意接之定之以七日之戒齋之以三日之宿不御色不聽樂不飲酒不茹葷眂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王齋贊幣爵告時告備告純告潔以誠其意而已心齋以致其精意祭祀之齋以致其誠意先王所以使人誠其意者將以致精焉人之意粗則交於物精則交於神盖其理也有無之間帝之神用在焉古之聖王精神與帝感通夢帝賚予良弼盖夫精神之接於帝也豈粗於意者之所能及哉以恭致莊然後以黙致靜以黙致靜然後思道以致其虛此其所以接於帝也精意以享其猶孝子之致其親敬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声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嘆息之声君子之事

帝亦猶是也天璽帝省見其在物之上爲尊之貴之惟恐其或失之精意以享者也然而精意以享在乎先王以爲至乎未也不可以言論不可以意察致者不期精粗焉精意以享是礼而已先王之制禮礼也期於百執事而至斯極也先王無所事意焉是以大司寇之戒禮祀五帝則戒之曰蒞誓百官戒于百族將欲致精其意而已雖然有道者足以格于皇天有德者足以格於五帝有才者足以乂王家大宰所佐則王也未足以佐聖所戒則宰也未足以論道是以太宰祀大神則爲不足享先王則爲有餘此大宰之職所以正言祀五帝而祀大神亦享先王則如之而已然則先王所以祀昊天上帝豈正於禮礼而盡哉大神大亦盖惟有大道者足以對之有至精者足以接之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焉公乃王〻乃天〻乃道則道之大者自非王公不足以体之記曰孝子爲能享親聖人爲能享帝孝之於人道之盡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之尽者也則天之大神地之大亦自非聖人不足以享之若夫百執事則効於禮礼而已太宰且有大於此者況先王乎然而以血祭社稷五祀五嶽而已不及大亦者以見地亦二而小故特舉小者以見其大焉以禮祀昊天上帝而已不及五帝者以見天一而大故特舉大者以見其小者昊天之有上帝也其猶國之有君欤五精之帝則四方之諸侯而已諸侯有君之道故皆謂之君五精之君有帝之道故皆謂之帝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八

雜說

祐民以神治民以吏表民以士制民以禮因民以俗糾民以刑勸民以賞簡民以田任民以後然而財用不足無以立事無以聚民無以守國是故賦貢之用序諸八則之中上以給神人下以立政事不可失也公邑之田六遂之餘地家邑之田大夫之采地小都之田卿之采地大都之田公之采地王子母弟食邑在其中焉仕地之法無過十二其財之入也職內貳之其財之出也職歲貳之都鄙之用資此十二之稅而已有無之歲輕重之征備殺之禮多寡之費皆取於此不敢過焉此所以馭其用也先王慮其征求無藝費出無節則有土均之職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礼俗喪紀祭祀皆以地美惡為之輕重之法而汀之掌其禁令此防其無藝之求宰夫之職掌治法以攷百官府郡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司會之職掌国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此防其無節之費慮其奢或犯義儉或廢礼則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法于職歲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弊此防其犯義之奢廢礼之儉

六官之事不為之職則其屬無與仁不為之書則其屬無與學太宰之佐王也立道以明理乃有六典焉書而示諸治官之屬曰以治邦国以紀萬民此治官之務也書而示諸夏官之屬曰以平邦国以均萬民此夏官之務也小宰之貳大宰也推理以立事乃有六職焉推其治邦国之道而行之至於致平則治之効也推其紀萬民之道而行之至於致均則紀之効也然而平邦国紀萬民政典之事也小宰推而行之反為治典之効亦有說乎均節財用者大宰之事也均節財用以貳大宰者小宰之事也善教而後得民心善政而後得民財小宰之於治典推而行之為効不及政典之事雖欲均節財用以貳太宰豈可得哉大宰之治邦国也猶治水然使之循理而往無穿鑿無畔岸故小宰推而行之其効為均

均財之、政聚人之財守邦之眾安人之道季氏忘此四者有事於顓吏苟得其利則不知所謂均而貧苟得其民則不知所謂和無寡顓吏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則不知所謂安無傾孔子曰

謀動干戈於邦内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然而季氏之計不亦誤乎先王之政致以下劑安之以田里擾之以樂昏此庶而安之也教之以土宜利之以興耡勸之以時器任之以强予平之以土均此富而安之也不患寡而患不均故以土均平政成政之終不患貧而患不安故以田里安甿立政之始

財非衆不生故貧非所患也患乎其衆不安而已衆非財不聚故寡非所患也患乎其財不均而已無貧則有聚人者是故無寡無寡則有守邦者是故無傾來則安之則所謂安者為均無貧之先務焉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安〻則養之則所謂均者為安無傾之先務焉故曰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不患寡而患不安〻之未至者也至於均無貧和無寡之後則安之道至焉始安之以所居終安之以所養始安之以施仁終安之以懷德

萬民之數小司寇登之内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盖以民力生利則能與王守邦故也司民獻之内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盖以民心生義則能與王守邦故也然而内史司會冢宰以民數而制邦賦以邦賦而制國用王或圖而退之慮其貧民使之陷溺於罪是王之仁也王拜其數而受之内史司會冢宰得以贊吾治焉放辟邪侈罔有為者是王之義也制禄賞賜則贊為之内史之事也致邦國之財用令民職田野之財用均節邦之財用司會之事也故貳小司寇焉以制国用掌叙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内史之事也凡在書契板圖者之貳以送群吏之治司會之事也故貳司民焉以贊王治

齊之為政以俗則近乎民魯之為政以礼則近乎道近乎民則所入者淺其為効速近乎道則所至者遠其為効遲是故齊一變至於魯〻一變至於道管仲之為齊俗之所欲因而與之俗之所不因而去之太公之教其用為管仲其効為桓公非王之道也王者之於民以礼制之以俗因之有以制之則民不能以私意自為用捨有以因之則民不能以新物自為好惡此民行止所以見馭於先王也一變而至於道然後與焉齊知所因魯知所制蓋未足以言馭

天之生民有利興之為生有善興之為人利興善相為廢興者也即善而利廢即利而善廢利之廢也彼將救死而恐不贍奚暇知礼義善之廢也逸居而無

教則近於禽獸矣先王慮其救死而不贍且近於禽獸也不廢其利亦不廢其善為之三時之務農與之為利者也為之十月之飲酒與之為善者也十月萬物佚於老之時也北方萬物佚於老之地也先王於是為之蜡祭焉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勞乎坎則天勞之也固索鬼神而祭祀之先王勞之也物之成終且蒙先王之所勞而況民乎爭心之生惟利所在三時之務一志於利而已老老之仁長長之義貴貴之禮固有之善不振久矣以正齒位則教之也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以年為尊而正其齒也三命不齒以爵為尊而正其位也一命受職齒于鄉則以鄉之老者長者先之也再命受服齒于父族則以家之老者長者先之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老老之仁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長長之義也齒所以序年以仁尊之也位所以序德以義尊之也齒于父族仁也三命而不齒者義也所尊者義故雖父族之親不得而齒之貴貴之禮也受職以能未足乎德者也故雖鄉人之疏得而齒之受服之士蓋處賢能之間而已尊之也不齒于鄉卑之也齒于父族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睦姻則孝之類也任恤則悌之類也人之孝悌多止於父兄之間而孝也不能充而為睦姻悌也不能充而為任恤飢渴求之有不足以事其父兄者仁義之实於是而喪焉不可勝計也鄉之教法鄉吏讀之屢矣其言入之不深其实未見利或勝之矣安得六行之民孜而興之哉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使見其实者也教之長為其近於兄也教之老為其近於父也教之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而睦姻任恤不可勝用也則仁義之实何患勦致而喪之哉仁之实至於親人之親則仁立矣義之實至於長人之長則義立矣仁義既立孝悌已著則民之德就矣可以觀焉是以州長之於春秋會民而射于州序射者觀德而已其飲也作其德之時也其正齒位欲其察察而致嚴故以黨正各屬其民而正之其射也观其德之時也民德已定察察致嚴無所事焉故州長獨令五黨之民而观之庠者養也序者射也射以序矣此序所以言射焉與春秋会民而射于州序其有序矣之意歟射于州序矣之意則飲酒於此亦有其意歟以正齒位固序之也先王之於民德也飲酒而作之射序而观之然而飲酒閑暇之事也先王行乎勞農之

時宜矣農時而射可乎兵出於農先王欲其知武備也猶農之不可後焉行乎務農之時宜矣

飲酒田獵無非事者飲酒則礼教之所寓田獵則兵教之所寓悪勞而好逸悪危而好安悪寡而好多悪後而好先人之情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或勞或逸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或多或寡也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或先或後也行礼人情之所難師從人心之所憚飲酒田獵馳騁獻酬以為樂焉人情之所好以人之所難所憚〻寓人之所好之中而教之故雖五十者立而人忘其勞六十者三豆而人忘其寡一命齒于鄉再命齒于父族而人忘其在人之後也其猶教之戰欲人知從禽獸馳騁之樂而已凶器危事不可樂者也而人莫之知焉後世井田州序之制廢天下之民其耕不屬于田其學不屬于序其遊也無三時之務農其祭也無十月之飲酒轉徙離散免溝中瘠不可得耳奚暇齒位之事哉幸而會也無所屬幸而飲也無所正以無所屬之民而飲無所正之酒或以卑踰尊或以壯陵弱卒乎為乱而已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此君子所以思古焉先王之欲息已其民何其至也春省耕而補不足則甫田所謂食之也秋省歛而助不給則甫田所謂介之也及其息已之時其民相與從事飲酒之樂齒位之教優游而平易無復不足不給之嘆民知老〻仁之類也民知長〻義之類也民知貴〻禮之類也仁義之類不可勝用也又得髦士而進之古之愛民也教養之如此後世之民有不足事乎父母者尚能充其類乎天下之士或流于商或齒于屠販之伍若夫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而得髦士焉不復見久矣

王畿之國天下列国之所望政令事故異乎郊野縣都之間則不足以同千里之俗而況天下之遠哉先王於是自野至於縣都別為三等之采地又於采地別為九十三国公卿大夫之長可以君衆王子弟之貴可以長賤而公與子弟之親者之於大都卿與子弟之疎者之於小都而大夫與其尤疎者之於家邑此朝大夫所以目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国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也令其朝大夫者使之下都家之國而已凡都家之治有不足者則誅其朝大夫為其弗之告也則都家之治於国者其可不因朝大夫而後達乎大事弗因非掌事也特達於朝而已在軍旅之治而有不及者其車馬兵甲之戒令欲都司馬

家司馬備軍合率而有不及焉則二司馬之罪也且夫朝大夫日朝以聽国事故以告之国有政令則朝大夫下焉王朝之事都家得之詳矣此八則之治都鄙所以略於官府欲然而先務一內外之法達上下之意謹始於畿內可謂備也告其君長也則為之朝大夫教其士庶子也則為之都司馬君長之治不異乎國政士庶子之率不戾乎国法則上下之治一矣天下之本在國先王所以正其本之道何其盡善也加田無国正〻於受田之家猶之国子及其倅欲司馬弗正凡国正弗及正於諸子而已言征則廢正之之義言正則征在其中焉都司馬以国法掌其政率以聽於國司馬大司馬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則司馬正之矣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則諸子正之矣授之車甲合其卒伍是以正賦之也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是以正〻之也

負者小人之事也乘者大人之事也王之至尊后之至貴五乘不足以名其車則曰路而已孤卿大夫士〻於王及后則卑於小人則貴不可以五路名其車則曰乘而已路道之大有往來不窮之通有殊塗同歸之會譬人謂之大人譬道謂之大道大人不仁大道不器無名也無得而稱焉無物也無得而用焉言玉則道降於德之美言金則道用於義之和言象則道〻用於義之辨言革則道用於義之制言木則道覆於仁之質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九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六十

雜說

孰周為人孰蝶為物以覺為真以夢為妄則是非物我辨矣夫覺夢周蝶亦異矣以異扵周蝶皆物也斍為周夢為蝶皆物化也周蝶皆物而物之斍夢皆化則夢中之蝶覺後之周孰為真孰為妄扵無真無妄故不知周之夢為蝶歟蝶之夢為周歟周與蝶相得扵夢中必有分矣蓋天下之物一聚一散相得相失莫非分也周以蝶扵我為有分則蝶與我齊矣世之人所以有是非以其有物我所以有喜懼以其有死生物我死生不能一此人所以無逍遙遊而養生之理喪矣故以蝶為周以周為蝶然後忘物我以斍為夢以夢為覺然後忘死生物我死生兩忘而意消故能緣督以為經而智與故無與焉養生所主者也

生在外者任無涯之知赴無窮之欲逐不可必之物以有涯之生隨此而致其養則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形全而生亡者有之矣以有涯隨無涯用智者也猶曰殆已況其為智者扵為智者以其知之所不知而害其所知者也其殆決矣善則用智者有之也惡則為智者有之也善之發聞惟馨千里之外譽之者至矣故善者名之召而名其報也惡之發聞惟腥千里之外誅之者至矣故惡者刑之召而刑其報也有召斯有報有報斯有累至其有累而觀物弗之察矣尚能及是養生之理乎蓋益理以能者名之召虧理以偽者刑之召吾將任萬物之自為而能與偽無與焉則雖同室之人不得其害惡而報之況其遠者扵緣督以為經不務知之所無可柰何則智行其所無事矣善惡為生之累名為善之累刑為惡之累則四者以非理殆之矣或禍其身或殘其生遺親之憂而夭年不能盡其道而死則殆而已矣

牛以喻其有生牛之節間以喻其生理遊刄扵節間以喻智行其所無事循乎天理而已至理得扵心而樂作焉以理解牛故其声砉然合扵桑林之舞中扵經首之会技兼扵事事兼扵義義兼扵德德兼扵道然道無乎不在雖一技之微而道寓焉至扵一技之微妙則與道會矣所好者道或進乎技或進乎事者百工之精者也或進乎義或進乎德者士大夫之精者也庖丁二也故進乎技所見無非牛者以喻為知者不知生理之所在則養其形而已未嘗見全牛則見其理間矣雖然猶有牛焉未能忘牛而会扵理以

喻用智者未能無累也割也故歲一更刀折也故月一更刀折則繁矣未若良庖之善也然而良庖猶喻以形傳生者也但賢於族爾養生之道未達一閒則相去楚越矣況歲一更與夫十九年之遠哉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以喻夫大知不知不知故其用愈多其智愈有而不可盡也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以喻夫養生之理或有礙之者未之盡也當此之時用智而求之則其失逾遠矣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則微運其智至於造理則已矣故善刀而藏之以神遇不以目視則牛忘以喻任萬物之自為而能與偽無與焉養生所主於是乎定不以物累形不以形累生不以生累德靜主道動主理天理真空之所有依乎天理則悟空矣物之於形形之於生猶之肯綮大軱也豈能為大竅之累哉用智為智之小者也豈能為大智之累哉思者心之官知止則其思置矣神欲行則惟神之所欲行焉無不在理者介則獨獨則無與人皃有與也人皃而天無與也無物不能對之右師其孰累之哉則養生主定矣十步一啄百步一飲物之善養其形者也不期蓄乎樊中求適其性而已矣然而所養未離乎形其神雖王未善也神王非至人之所貴精盛則神王精復則神凝至於神凝則生傳矣不知其盡也號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所以三號而出老少之情適天而逆人信情而癈天如哭其子母人之所受恬淡自然不過其分而今哀樂為之累至於此極豈非適天倍情而天故以哀樂刑之邪適來而生適去而死去來生死非人所與而老少之情至於此極不亦縣乎人之有心猶天之有帝帝君於天心君於人而人之哀樂入其胸次則其帝縣矣有生妄也以已有生之厚而過傷夫子之死又加妄矣以形傳生猶其以薪傳火形不得不化薪不得不盡而生與火其孰傳乎老聃之死是其形化者也而彼老少有生之厚傷其形化何異乎以薪而傳火哉蓋未之悟也指窮於為薪則悟矣真空之中有養生之道有傳大之理忘形與薪而得於此焉則不知其盡也蓋夫為薪之指窮而後悟火之傳非薪為形之指窮而後悟生之傳非形帝之縣解其指窮歟彼老少者之哀夫子竊謂老少有生之厚而不自哀也生之所無以為者生之在外者也所無奈何者知之在性分之外者也固

務生之所無以為則所主者喪矣固務知之所無柰何則害其所知矣所知者不以其所不知害之則所知者理矣所知者理則生之所無以為者吾何容心哉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則見其攝生矣之物則勞其形故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無離形則累其生故形全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是生之所無以為者也生不免去形不免化而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是以幻益幻者也其為不足而不為與夫無以為而為之皆有累焉有累則不能正平而養生之理喪矣達生之情不以物累形不以形累生不以生累德棄世至於正平則其德無累矣與彼更生與物化者也與物化者一不化而生死兩忘不與物受輪於數者其惟一不化乎故更生則其免為形近矣

生之所無以為者生之在外者也智之所無柰何者知之在性分之外者也在性分之外者固務知之則其知鑿矣理無事乎鑿也所知者不以其所不知者害之則其所知者理矣所知者理則生之所無以為者吾何容心哉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則可以攝生矣物者形之累生者德之累物也形也生也去来變化長短多寡三者非所與焉陰有造之者不達者為有生而養形為養形而之物之物則勞其形物役之也故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無離形則累其生形後之也故形不離而生忘者有之矣物也形也生也真宰以役物者也所遇不齊而求之不可以必得不可以必得不達者切為在我而私欲有之此三者所以常相背違而欲有之者至於兩失而莫之悟也且夫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亡是生之所無以為者也生不免去形不免化而不達者以為養形足以存生是以幻益幻矣吾不然以謂真宰之道在我者吾實有之其寂也不動其常也不化其存也不亡其真也不減可以生〻可以形〻可以物〻雖吾之至於此也豈異乎人哉不以物累形不以形累生不以生累德是非無好惡死生無憂喜真宰之性精純之氣於是乎在矣時不能運數不能窮而物不能誘者而變散之則彼偶化之形暫来之生何足計哉形與生且不足計而況形生之外乎嗚呼養形果不足以存生之物果不足以養形季者不可不察也

無以為而為之不順乎生之理其為不免而不為之不順乎命之理皆有累焉有累則不能正平而養生

之道喪矣達生之情不以物累形不以形累生不以生累德棄世至於正平則其德無累矣正則其心一平則其心夷而真常之性精純之氣於是乎在矣蓋夫有生之學者未有能與物化者也形學者以事役其力故也精虧者以生勞傷其心氣故也大人以精化生亦反以生虧之何其自賊也君子遺生而嗇精焉非徒嗇之也又能運之非徒運之也又能復之嗇之者仁也運之者術也復之者道也工智無事嗇之也復之而已矣夫人以精而有生及其達也致精而攝生焉亦知所復而已天地不生而能生々故為萬物之父母物之成体則精氣之聚成始則精氣之散死者生之始成体則言其生成始則言其死天地之道内則不虧其精外則不虧其形故能合散萬物是謂能移我致至精焉反以相天精而又精精之至也雖然相天而已未足以祐神々之又神相天不足以言之

中者人道之至也故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神者天道之至也故曰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焉至人其神乎常無其氣故潛行不窒妙有其形故蹈火不熱太虛其体故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象凡之流智

巧果敢與物相勝其氣與智巧果敢相逐損則息然弱則趨蹶晝為想夜為夢則氣之守喪矣豈復能純乎喜怒哀樂忘而後有純氣之守純者謂其不虧其神也其神不虧則外物之感何由得閒而累之故水不能窒其氣火不能化其形萬物之上不能惴慄其氣体凡有皃象声色皆是物也物何以相遠則夫智巧果敢之列將欲勝物不亦妄乎氣之散為喜怒哀樂之色物得其閒而累之潛行則窒入火則熱不窒不熱彼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物我兩忘而守其氣故能常無其氣而不為声色妙有其形而不為皃象則萬物之上行矣物何以不相遠不形者妙道也無所化者真性也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則與道為体矣無物不然夫得是而窮盡之將與不形者為一矣而有形之物豈得止之使不為至人哉人之性滿而不淫圖而無端處乎不淫之度則不增其所無也老子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有道者不處是也藏乎無端之紀則不示其所有也老子曰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是謂道紀是也紀者綱之所恃以勝物者也使之有也使之有端則物勝之矣一氣幽明之交故不麗乎陰陽遊乎出入之際故不轉

乎生死

形之中物之所造而能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則通乎形数之外而與物之所造者通矣物奚自入焉物奚自入則吾無入而不可水火豈能拒吾入哉

人惟神與氣衰而後至於死當其未醉也智巧果敢與物相勝神氣與智巧果敢相逐及其墮車則驚懼入乎其胸中矣神與氣衰矣故雖不疾猶死也當其醉也冥然不知物我兩忘物我兩忘而智巧果敢不從事於外故其乘不知也墜亦不知也蓋知之所在神氣亦然而乘墜不知則神與氣在醉之中矣非在物也及其墮車則傷其形而已不傷其形氣故雖疾不死也況全於天乎藏於酒非自然也故酒失其智巧果敢復於物矣惟藏於天者任萬物之自為而吾無與焉故物不得其間而累之至人離乎人者也聖人則不離之為其不離乎人而物莫能傷之者是其藏於天也至人則行乎萬物之一矣藏於天不足以言之

鏌干無意於殺人而人或使之也飄瓦無意於中人而天或使之也聖人之刑政其猶鏌干飄瓦歟民自犯其政刑而非聖人犯之則天下雖有忮怨之心而無所用矣無所用其心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乱殺戮之刑

開人開人之傷也開天開天之性也之天之於天道而已性生德傷生賊開人以智治国者也開天不以智治國者也不厭其天性不忽於人偽則民近乎用其真矣

失者錙銖失者十一方其習之時也猶掇之也則習忘矣其技精矣一技之粗有道存焉所謂有道者在此忘我在彼忘物而已吾處身也若橛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則忘我矣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則忘物矣用志不分則不以萬物易蜩之翼用志而分則我有身臂之異有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蜩翼之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用志而分乃散於物雖然痀僂之承蜩兩忘之中猶有蜩焉是工之有道者也工之有道且若是而況君子乎

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此內重也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此外重也水忘則善遊金忘則善注其猶達生者狹不務生之所無以為則其養生至矣

陽為顯陰為藏精者陰德也力者陽德也單豹入而藏則内實而發為嬰兒之色張毅出而陽則內虛而

為熱疾攻之豹嗇精而養其內毅修力而養其外是皆不鞭其後者也聖人不入而藏也不盛其外不出而陽也不虛其內處乎陰陽之中與道為体復為至精則不必入也故無嬰兒之色散為至和則不必出也故無內熱之病猶柴之不生也何有嬰兒之色猶柴之不為也何為內熱之病三者若得其名必拯聖也神也以名道者也其名必拯其惟聖神乎單豹張毅生々之厚非道之所在則物而已虎視之物也烏得而不傷之善攝生者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而比於赤子者又其次焉毒虫不螫猛獸不據攫烏不搏若夫單豹有赤子之色而已且不足以比赤子之德厚而况攝生者乎蓋夫生々之厚然後巖居而水食微幸其生之久而不知道不在焉則動之死而已

有生之厚至於精離形弊而不自持者大欲累之也故二者有所戒而後攝生可忘焉精生氣々生神而飲食之間不為之戒則傷其氣衽席之上不為之戒則喪其精々喪氣傷而神去矣雖然衽席之上不為之戒者其弊在乎飲食之間而已天産作陰德而為淫邪也地産作陽德而為倦怠也淫邪倦怠之情外誘於物內汩其心當此之時其孰能嗇精以養其神乎觸其情而已故君子之於飲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所以防陰德之為淫邪以和樂防之所以防陽德之為倦怠日不之於色四枝不之於安佚陰德當清陽德當彊則能尊生矣攝生者可以志焉學者不可不慎也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六十

宋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贈少傅黄公神道碑

龍圖閣學士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国宮鄱陽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賜紫金魚袋程瑀撰并書

徽猷閣直學士左中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魯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户賜紫金魚袋李擢篆額

布衣韋帶之士懷材抱藝砥節礪行所負者重不自衒曜而未有所試其為家人所敬者鮮矣况能取知於鄉黨乎見知於鄉党者益鮮矣况能有聞於天下乎以孔子之聖而易於其鄰子路之賢而慢於同門之士自是而降盖在所不論也至若嘯詠衡門之下誦詩讀書考今證古作為文章脩然自適而州邑鄉閭推為豪傑不敢或與之齒已而遊場屋學校有司每得其文必以為第一而声名達于九重天子遲見之一旦策士于庭親擢以冠多士榮問休暢入以未識其面為恨如端明黄公者是豈易得哉惟漢儒拘於傳注或不見聖人指歸而隋唐以来窘束詞章文律盖下神宗皇帝始以經術造士公以自得之學謚為文詞超然獨步而還合如此非偶然也公諱裳字冕仲其先金陵人五代時遷延平曾祖曰護祖曰添考曰文慶皆隱德不仕考以公貴累贈特進妣吳氏贈高密郡夫人公元豐五年登進士第歷越州簽判太學博士秘書省校書郎太宗正丞尚書考功員外郎起居舍人太常少卿徽宗朝遷兵部侍郎又遷礼部侍郎求外任差知潁昌府移河南府未行留為礼部尚書閱數月申前請除顯謨閣直學士知青州移廬州又移鄆州久之乞宮祠差提舉杭州洞霄宮政和四年以龍圖閣直學士起知福州歷二任除龍圖閣學士於是復以提舉杭州洞霄宮居錢塘至宣和七年除端明殿學士再領宮祠建炎二年始歸延平抗章乞致仕轉正議大夫次年八月十八日卒于里第享年八十有七遺表聞詔贈四官恩卹如令冬十月十六日其子玠以公與夫人同葬于郡之板橋坑先塋之左公襟韻曠遠文詞出於胸臆浩渺難窮而趣詣深奧見於演山集六十卷少有魁天下之志士亦以此期之至仕宦則泊然無心故久而始達晚而油然外服老而超遙物表世故人累不能嬰其中而拂其外與夫鈍進而下說初會得而倒行逆施者其可同年語哉為兵部時嘗言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

難備豫不虞古之善教天下無事而為有事之備則可以坐享太平又言雄州弓箭手趫捷勇健北虜畏憚請增額選募分屯邊郡又言東南城池頹毀無戰守具萬一姦人竊發惧無以制在礼部会朝廷議推太學三舍法扵天下公謂宜近不宜遠宜少不宜老宜富不宜貧不如遵祖宗科舉之制是後公私煩費人不以為便卒採公言復科舉而方臘寇入之變悉符公所論由是人知公言不見用而身去朝廷老扵州郡其蘊蓄蓋有不獲展者為可惜也性澹扵財利甫終父母喪奉貲產畀二兄而寓跡僧舍不挾一金之資在太學有同舍生遭喪無以為歸計罄篋笥所有資之仕宦俸入未嘗省録宗族親故貧者多仰給焉頗從事扵延年養生之術博覽道家之書往往深解而參諸日用凡世俗之所競趨而共騖者公獨漠然無係累兹其所以享令名遂雅操得遐壽也娶同郡張氏累贈越国夫人世儒家方居約時事舅姑盡禮祖姑疾病侍藥餌供澣濯備極艱勤宗族嗟服及公顯達閨門之治不待告詔而悉得指意其生若卒皆先公一年是亦異矣生四男七女孟曰瑜終扵朝奉大夫知徽州休寧縣仲曰玘終扵承奉郎監真定府糧料院叔曰璩終扵朝奉大夫直秘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季曰珩今為右朝奉郎大宗正司主管宗室財用奉直大夫直秘閣知單州蔡脩承議郎河州通判陳詳承奉郎曾紘左朝請郎中書舍人張擴左承議郎監察御史陳積中朝請郎坊州僉判李棑七女婿也詳蚤兩娶云父既葬十有八年珩謀墓道之碑于舍人張君張君與予善因以見屬予念切嘗誦公之文固已欽想其風猷比遊兩學延平之人多喜道公事蚤樂聞之扵是著公平生而系之以詩曰

延平重淵　斂龍蛇蜒　演山崇巔　悽息真仙
靈蹤緬邈　誕降英賢　篇翰星繁　操履玉堅
高標獨立　逸翮孤騫　智參蓍蔡　言立世傳
侍從之老　誰或差肩　初終進退　人無閒然
孰謂公死　斂逝仙還　藏棺深窆　柩橋舊阡
高風遠矣　永懷莫諼　鑴石墓道　垂千億年

紫元翁塑像記

左通直郎致仕賜緋魚袋方

漢顯宗有云郎官上應列宿范蔚宗亦云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蓋物生扵地精成扵天理之必然以是知嵩陽方外志所述紫元翁像繫

微天官九真人之一豈欺我哉紫元翁實尚書黄公冕仲之道號公世為延平人在熙豐間以文章鳴方未第時嘗作遊山記上達聖聰神廟酷愛其文以為場屋遺材無何由鄉舉策試于庭遂魁天下頗愜聖意雖經事五朝綿歷華要每以紫元自稱蓋必有所授之也素愛桐江之大明洞俾主僧作草庵于其側將為棲息之地遂以紫元榜之紹興丙寅歲邑宰南昌胡公和仲博雅君子也得嵩陽之說於其兄偲幹基仲即書其事榜于洞中且塑公像俾寺僧永奉香火暨丁卯歲公之幼子純中得漕司屬寮巡歷過邑欲聞其說遂趍淵中恭拜焉且屬予敘其事鑱諸樂石予不敢辭故書

桐廬宰胡擬得其兄偲幹祀言嵩陽莊念祖所述

方外志載張伯端致和中通名謁黄冕仲於延平繼使人寄書於吳仲云平叔自謂興黄冕仲本紫微天官號九皇真人因誤校籍墮人間今垣中可見者六星所潛耀者三則平叔冕仲雖陽于先生冕仲曰紫元真人平叔曰紫陽真人于公曰紫華真人胡因書其事寘於大明洞俾寺僧塑冕仲之像於洞中云

題演山先生文集後

宋興承五季餘風士弊於俗學久矣神宗皇帝以經術造士崇雅黜浮當是時演山先生首以高明自得之學温厚爾雅之文為諸儒倡及射策丹墀天子覽其對而異焉親擢以為第一由是名喧宇宙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得其片言隻字競傳錄以為楷式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歷年浸久中遭危亂先生遺文類多散逸先生之子孫亮睽摟緝次為家集而他人或未之見也歲在乙酉先生季子出守盱江諸生聞五馬將入境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郡得賢太守乃端明黄公之裔端明之文吾儕平日恨不得其全而觀之自今可覬矣公下車累月挺因以諸生之語白之請以先生之文刊之學以廣其傳公曰唯乃治其藁為六十卷屬挺是正竣訖挺觀先生平時所著則已慨然有經世之意及志得位顯一篇一詠凝情物外筆下無一點塵埃反如山林逸士之語其所養有大過人者或者以為謫仙中人信不誣矣仰惟先生之立朝深謀儁識為時蓍龜所蘊之施百不一二方且守易退之風饗難老之福嗚呼賢矣哉此邦士子讀其書詠其詩視其平生出處之大節而

景慕之異時登魏科歷顯仕為名卿才大夫未必不由此也左從事郎充建昌軍學教授廖挺謹題

先君由布衣取魏科歷顯要享高壽自少年已慕清修之道其他一無所嗜好居官之暇日必以文墨自娛每有著述必高卧腹藁既而走筆成章其流傳於世者人竟以抄錄自後子孫以先君布衣時所為文章相繼編次為家集幾三十萬言建炎丁未寓居錢唐會兵亂陷圍城中悉皆蕩亡迄寇平凡歷年求訪僅得二十餘萬言其不存者奏議表章居其半竟不能成全集

然玠竊觀古經書及後世名人所為文必待聖賢刪削訂正以取重當世如先君之文雖未經先哲去取然皆自得於胸襟故盡以其所求訪之文釐為六十卷迄乾道改元初夏玠被命來守是邦會鄉人廖挺為軍學教授惜其文之不傳請校勘舛訛鏤板于軍學庶傳之永以為學者矜式玠敢不敬從其請而書其後云乾道丙戌孟夏玠謹識